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四七冊目次

陵陽先生集二十四卷 （宋）牟巘撰 清初鈔本 〇〇一

張文忠公文集二十八卷 （元）張養浩撰 附錄一卷 元至正十四年刻本 二四六

野趣有聲畫二卷 （元）楊公遠撰 清康熙三十二年楊表臣知白亭刻本 四六一

玉斗山人文集三卷 （元）王奕撰 （明）陳中州輯 附錄一卷 清初鈔本（四庫進呈本） 五〇八

陵陽先生集二十四卷

（宋）牟巘撰

清初鈔本

牟氏陵陽集二十四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牟巘撰。巘字獻之、湖州人。父子才、理宗朝官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以剛直著名。巘亦登進士第。官至大理少卿。入元不仕、閉戶三十六年。故其集中九日五言詩序、論陶潛於王宏中路具酒食事、及題淵明圖諸文、意皆自寓。又嘗謂世喜稱淵明入宋書甲子無年號、黃豫章亦曰甲子不數義熙前。然今陶集詩本無書年號者、淵明恥事劉裕、大節較然、此未須深論云云。故巘文中多書至元年號、意本此也。是集凡詩六卷、雜文十八卷、前有至順二年程端學序、王士禛居易錄稱其詩有坡谷門風。雜文皆典實詳雅、今觀所作、知士禛之論不誣。牟氏本蜀之井研人、世居陵山之陽。至子才始著籍湖州。其以陵陽名集、蓋不忘本。以韓駒詩先有是名、故此集冠以牟氏、用相別焉。

先父提刑性簡易嗜學問自蜀來雪盡得盛世文獻之傳先光祿存齋翁清忠大節重一世公在侍旁贊助居多人謂存齋有子矣紹德嗣志敭歷踰二紀所至以廉靖仁厚稱理宗訓辭有曰爾名臣之子漢人所稱家之珍寶國之英俊者也至元丙子即杜門隱居凡三十六年年八十五以終公少年為文搖筆立就若不經意而有過人者子弟為置稿輒棄裂去晚歲筆力益勁南北學者皆師尊之達官鉅人嚮慕拜謁求文訓者相屬於門文益富於壯作而應復宦遊四方且留京師又不獲抄

錄深懼泯軼無以承先緒近數年來得官吳會間始遂悉心裒輯僅若干卷十未及其一焉應復所知如靜軒閣平章先世墓銘雪樓程承旨藏書樓記雪樓記士瞻張左丞共山書院記三省堂記等作皆未得本姑集其已得者類成二十有四卷敢鋟諸梓俟有所得尚續刊之

至順辛未八月朔旦男承事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應復百拜謹識

陵陽先生集目録

牟巘獻之男應復編

第一卷

古詩五言

東野平陵圖
趙春谷約遊北山次陳本齋韻
擬東坡九日和淵明貧士之首
和鄭漁莊救燕
題淵明圖并序
九日并序
簡趙子昂
和趙子陵閑居十首
米元暉山水
十月望能静飲海棠花下索賦走筆一咲
羅漢臣莊芳亭
文本心參政約遊西山分韻得頂字
送姚子敬
題張老山從好堂
十日菊為子昂壽
用韻謝戚子雲
別西嵓使君
和徳清簿魯卿七十一詠
餞潜岡南提擧
栢生西石間寄倪栢山
送洪竹堂
贈姜醫
贈日者薛東湖

第二卷

古詩五言

和徳問弟苦雨
和無逸子敬姥獨山
和善之游龜溪乾元寺
和善之游法華
真隠詩
俞好問又號菊莊為賦數語
借昌黎人日城南詩韻謝鄉曲見過

李千秋訪黎語代謝
宣和御画紫芥
岳君舉用東陽釀酒
德清孫氏和樂秀明堂
贈俞月山
送唐同知
適安齋
次韻程晋輔
用仲畏中秋詩韻
同賦開元宮避暑詩
次韻秋夜
送家自昭長慈湖
贈陳一齋
送王仲敏長明道
和馬侯游何山
送呂錫入閩省覲
聚星堂并序
史秀明致樂堂

次史德茂韻示諸孫
借淵明詩運暮春篇
再和

第三卷

古詩七言

長江圖
山水圖
鳳凰山澗石圖
題洪崖先生出市圖
王維画孟浩然騎驢圖
和王寅甫御史游南山
送陳正德教諭常熟
楊求仁遊何道山漫愁韻
和顏伯玉陳朝檜
寄閻靜齋徐容齋二學士代人作
善之入雲萬巢置酒紀出山事
倒撐魚船上灘圖
趙石心詩

贈劉心月
送陳正德長慈湖幷序
題喊泉亭
再和楊求仁韻
律詩五言
和孟能静總管西庄九日閑居見招
和張氏合族詩
和梅君遇退閑
贈厲白雲上人
羣羊噉菜畦戲作
次韻八詠樓
贈葉一山
題詩禪方丈
次韻仲寔五首
答衛音
送吳古村入越
次韻寄衛山齋
送周東甫教授餘干幷敘

次韻雨中
水村圖
第四卷
律詩七言
勸農日漫成
次韻謝張教刻先人所被理宗宸筆前二
荷花次韻
和張教雨詩
試院和李提管韻
和韻別無黨
次韻無黨留別
和劉朔齋海棠
和善之舒游何道二山二首
送李仲賓同知
七兕應後同客然攖桃圃猶新歸以遺
題用其韻識
次韻王貢甫
和陳無逸九日二首

目錄

和張老山辭免運司
和李笑九日二首
賀張老山除代
別趙子昂
送蕭子中
春雪
送羅漢臣
過洞庭山書湖中所見
送趙蘭皋教授學

送鄭南仲主簿
題用拙齋
蒙在長沙有遺以石山今歸之漁莊
餞留忠齋丞相并序
和劉會孟
和盧谷韻簡唐月心
餞陳正則學錄長城
再和盧谷韻
和梅吾遇二首

高賢濡厚齋使君之子來雪崗舊
和王梅泉黃靜齋載酒問花
雨中正月十五日示諸兒
十六日謝郡官兩學及鄉里朋友
十七日謝趙子昂孟能靜及諸親友
送楊興府
大雪後得雪二首
再和
三用韻

四用韻
道士號庭梅為賦此
送張衡甫廣德學正
十一月朔冬至
餞俞好問入燕
和徐容齋正旦
和趙景程提舉見招
再用韻蓋座上有九老繡障
次韻本齋二首

十月海棠次韻
次韻除日閙鵲
送鄧善之
送人赴宜興教授

第五卷

律詩七言

次韻李千秋中秋
癸卯人日送千秋還杭
失題

丙辰元旦立春
和任東津山長
和汴教野律伯明
新城羅氏棣華堂
寄昌化孫梅泉
文性之惠餘剡綠橘
送李雲在學録
次韻九日寄史推
次韻寄史彥明
答宋蕃林見寄
次韻李侯喜雨
謝李侯枉過
次兒館杭閣秋十四日會於後郎
和陳無逸木樨
和秋興
黃元靜飲客蒲達海中庭勝絕
次姚子敬韻荷高司丞
王梅泉生日惠詩次韻答之

句章
次韻
送程晉輔長和靖
寄趙君寔宣慰一首
孤雁
贈陳東洲
題陸起潛皆山樓
送曆存中教授環之
送彭南翁教諭歸里

題德範弟三香圖
次韻洪帥喜雨二首
遊高園用前韻
和本齋止酒六首
送程茂叔二首
送羅竹山術者三首
和陳無逸中秋風雨二首
餞高仁卿農丞奉使還共四首
舜舉水仙梅五絕

舜舉馬
秋江晚渡圖
夢會圖并序
題戴子雲五雲圖
金南峯隱居圖
四安道中所見
題羅御史詩
丘咏涯
月軒陳李明

題擇庵雲山圖
豹詠性存
送李際可婺源學錄
鸂鶒圖
山礬圖
贈東泉詩師
送戴性傳
送蕭之剛
倦繡圖

題鹿宇高跡
毗山二首
右軍書稿帖
題四畫四首
用前韻賦句絕五首
三禽二首
挽詩
挽揚知府三首
挽師叔理三首

挽趙春谷二首
挽趙孫太監
挽陳本齋尚書三首
挽王厚齋尚書三首
挽成穀峯二首
挽趙止菴二首
挽觀家孟從吾
挽岳君舉
挽姚景春
挽趙碧瀾母劉氏
挽張師道二首
挽唐學賓

第七卷

雜著

喬林亭銘并叙
玉成銘
周公謹真贊
陳玉岩真贊

謝竹所歲寒圖
學古齋藏并序
漁父聽琴圖
有翅天馬圖
石上道士閱經圖
贈月川道人
張季直像
益禁虛像
畫竹四首
虎圖四首
畫梅二首
畫猫
放鶴圖
故駕部郎中柳塘先生金公贊并序
贊繆淡圃之祖四訓

第八卷

奏劄

咸淳辛未十二月初一日轉對劄子

狀

乾會節進狀
申省乞祠狀
辭免除浙東提刑狀
申省乞祠狀
武岡置清安寨申省狀
創大禮庫申省狀
祈雨未獲申諸司狀

表

賀乾會節表
賀壽崇節表
浙東提刑到任謝表
謝告奏
賀明皇慶成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后牋
謝赦表
賀壽崇節表

賀乾會節表

第九卷

記

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蒼山小隱記
木齋記
以齋記
范文正公義學記
重脩妙行院記
松江普照寺記
君子軒記

第十卷

記

周公謹復庵記
俞好問交樂軒記
重刻蘇菴景行堂記
重脩顏魯公祠堂記
普照千僧海公堂記

紹興嵊縣新建東嶽行祠記
至樂齋記
林菴記
周景遠君子堂記
第十一卷
記
游桃塢記
劉麟叔以齋記
報德院記

義齋記
敬慈侯祠記
松江普照寺釋迦殿記
普照寺千佛水陸院記
澹軒記
簡齋記
新廟記
第十二卷
序
顧伯玉文稿序
送梅君遇入龍虎山序
文子序
杜南谷壽峯真率銘序
周公謹齊東野語序
仇山村詩集序一
杜南谷老子原旨序
送文心之釣臺山長序
張仲寔詩藁序

羲光天先天圖義序
厲瑞甫唐宋百衲集序
送俞觀光序一
張氏學古齋倡和詩序
俞好問詩藁序
送程晉明赴和靜書院山長序
第十三卷
序
虞舜民學建須語序

趙氏族譜序
送張剛甫之廣德學正序
袁稼學重刊勉齋講義序
極圓覺上人詩禪録序
陳一齋詩序
費茂卿方書序
繆淡圃詩文序
鄭御史序
義門和樂詩序

陳公輔聽雨亭詩序
吳信之茶提舉序
桂蘂詩序
唐棣詩序
張竹山文稿序
送王仲敏山長之明道書院序
唐月心詩集

第十四卷

序

高景仁詩稿序
邵晉卿序
湯善甫詩序
贈甥李松坡天瑞序

說

家自觀字說
林清甫自說
碧潭說
持無隱說

怡雲說
覺非齋說
程堯封靜山說
湯與權靜德齋說
畊隱說
劉耕心字說

第十五卷

題跋

跋杜隱君墓銘

跋韓子蒼帖
題博愛堂詩卷後
跋范令君晉陵詩十九首
跋歸去來辭
跋梅花賦
跋厲白雲詩
跋小學大略
跋葉一山所藏文山相國書後
題四明二僧詩卷

跋劉君擇所藏十七章像
跋顏魯公乞米諸帖
題三高圖
跋捕魚圖
題闔靜齋與張仲定詩後
題西秦張氏世譜後
跋周公謹自銘後
題淩波圖
題向氏山居圖

題淵明圖
題松菊圖
題仙人樓居圖
書東坡石菖蒲贊後
題趙主簿遺像
題徐容齋存稿
跋忠烈手傳居後
題唐饒州遺墨後
跋浮漚歌

題周味道菊埜
書陳養大祖贈告
跋崔清獻公帖
跋蔚上人約梅集
題范氏文官花
書范雷卿家譜
跋湯敬昌言錄

第十六卷

題跋

書范石湖遺墨
題畢良佐山水圖
書蔡琰歸漢圖
書陰符經
擊磬圖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第十七卷

題跋

題李丘異菊

題俞子清侍郎畫
秋江晚渡圖
慶省掾楊彥遠得子
跋周卿所藏坡帖
跋三蘇帖
跋趙元輔駿馬圖
題元吉猿圖
題毗陵所吟
題李伯時雜畫
跋繆淡園文集
跋意山圖
跋陳忠肅公遺墨
題牧羊圖
題淵明圖
題費茂卿隨分二字
跋傅雲
書蘭亭修禊圖
題百牛圖

古木老柳圖
鼠齧瓜圖
題牧羊圖
元吉二獐圖
細竹圖
三鮮圖
跋蘊帖二
跋十六羅漢
跋李自牧詞卷

書尚書講義後
題東臯南園圖後
跋范天碧定史詩
題恩上人詩

第十八卷

啓

通湖南王帥漕啓
通湖南李倉啓
通交代楊寺正啓

回公孫倅啓
回張教啓
謝葉丞相啓
通汪帥啓
通陳提舉啓
回教授謝薦舉啓
通交代汪守啓
賀汪安撫開閫啓
賀汪帥參啓

賀陳提舉建臺啓
賀寶慶陳知府啓
賀吳提刑轉官啓
道州徐宗丞到任啓
謝曹考啓
曹考謝運使啓

第十九卷

啓

通交代趙寺丞啓

通曹漕啓
通劉提舉啓
賀汪帥除都承啓
賀運使建臺啓
謝徐大理正啓
謝徐右司郎中啓
賀左史王侍郎啓
浙東提刑通交代啓
謝馬丞相啓

謝福王啓
通洪安撫啓
回鄂徽州啓
通鮑制置啓
賀朱漕啓
賀章參政啟
賀刑部陳尚書啓
賀陳察院啓
回倪處州啓

第二十卷
啓
賀鄂正言啓
賀陳殿院啓
賀黃丞相啓
通陳制使啓
賀徐察院啓
回安撫洪尚書啓
回洪制機啓

賀婺守趙侍御啓
賀平章之啓二
章參政二
福王
臺諫
陳殿院
洪安撫
處元陳制使
吳提刑

陳提舉
賀平章正啓
汪安撫
運使
諸郡
代鄧知縣謝啓
代謝得解啓

第二十一卷
別

集347-017

賀陳倉赴召劄
回何尉劄
賀李運使赴召劄
賀浙西黄安撫劄
賀董都承劄
賀安吉任守劄
武岡送交代物劄
回鐵安撫獄空劄
荅太平趙侍郎劄

回送小錄劄
回陶省登第諸鄉人請劄
回趙園令劄
賀洪帥美倉劄
回洪帥謝宴劄
賀洪帥入宅劄
謝洪帥宴劄
謝福王遣令劄
回福王請宴劄

賀福王子除秘撰劄
秘撰
賀福王生日劄
賀洪尚書生日劄二
回洪帥送生日劄
謝福王送生日劄
冬至送物劄
歲節送物劄
端午送物劄

七夕送物劄
重九送物劄
送丞相析俎劄

第二十二卷

祭文

祭梓潼文
祭范尚書文
祭陳司洪文
祭楊觀使文

祭心齋文
祭叔時齋磬院
祭孟從吾文
祭射洪文

祝文

謁大成殿祝文武岡
先禹帝廟
諸廟
渠渡　城隍　盘山
社稷
大士
三大神
射洪
祈雨謁龍王祝文
諸渠渡祠
祭二郎
再禱諸神
諸渠渡

送渠渡龍王回廟
二月十一日祭七曲聖父祝文二
梓潼
祭蠶叢祝文二
謁府學先聖祝文浙東
書堂先聖
朱文公
尹和靖
諸廟

青詞

祈雨青詞二
薦父心詞
願意
入宅保安青詞

疏

乾會節功德疏
壽崇節祈穀疏
天慶觀送經畫疏

薦楊少監疏
脩修湖州路儒學疏
喻義務洞庭山建廷藤記
游德明入燕疏
建城南第二橋疏二
俞好問刊詩集疏
與里疏
三皇廟疏
陳守約葵龍疏
倚茶提舉引疏
陳正則問銓疏
張制甫勸婚疏
第二十二卷
上梁文
七先生祠
樂語
晏交代楊寺正樂語
晏公孫倅樂語
晏黃倅樂語
晏交代趙寺丞樂語
燕交代樂語
晏安撫洪尚書樂語
詞
木蘭花慢餞公孫倅
千秋歲壽黃倅
鷓鴣天壽何籌方府
漁家傲送吳參
水調歌頭壽洪雲岩
念奴嬌同前
賀新郎同前
滿江紅壽趙探察
山調歌頭壽福王
第二十四卷
行狀
黃提舉行狀
墓銘

朱雪崖朝奉墓誌銘
朱山長墓誌銘
野翁禪師塔銘
東臯友山恭和尚塔銘
龍源禪師塔銘

陵陽先生集目錄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一　　牟　巘　獻之　男應復編

古詩五言

東野平倦圃

軼事不可攷壯士騎白鶴贈古平陵文本樂
幽茂苦吟詶詩日危坐縛持釣俗情見擺落嚮
雁極衆口而曹節甚之雖滿百乃報吾為不以
此而易彼并斗小哉世料棄官事竟來了斯人
生詩窮苦在斵天巧有如發其蔡為譚豈不暴
卷一
理宜得嫌憎禍發霹雷玑屁屁乞李氏此煩天
意不

遊春谷約游北山次陳本齋韻

高士酒於懶學世少正與未省讀道書低頭蒙
絡附夢想北山北山保久不勝折簡許從游藍
興輕不借肥馬自然淡淋窮今與邀遊得长
竹神明湛吾舍山寺紫翠擁了不費要逕平生
赤雨御城市所洪惜何妨岩石間共來一日暇
高情偉卓犖不在古人下喜客見眉宇煮茗掃

風掀老仙澹一癯色忽聞靜夜擲兴倒凌景回
首撚俗駕吾儕偶會弁小語輒雷吒風雨萬慮
清誆肯隨物化商山尚局促而況彼畦畟
東坡九日尊俎蕭然有懷宜興高安諸
子姪和淵明貧士七首余今歲重九有
酒無肴而長兒在宜興諸兒藉抗潔陽
因輒继和
吾翁始落南土思尚依〻莽堂而岷峨目斷落
日暉憶昔丙申歲錦里閉屋艱甲子已一周而
我猶未歸孤蓮失本叢旅雁抱長饑百年直寄
爾曠然勿徒悲
驚飆盤路葉意氣何軒　秋高百卉盡叔實但
空園何異富與貴變滅隨雲烟細懷陶彭澤平
生極幾研朗詠今士詩拊對如晤言令人之所
趾古人以為仍
我殆勝彭澤無酒亦無琴湖外來遠餉屋角樽
好音吹帽節已迫醉鄉路可尋勿違故人意洗
盞起自斟酒之風骨甜冷冬與扗數和此清且

勁良足慰我心
人生徒自苦與世為茲姿何如有美酒自斟還
自酹斟雖不苦當用家裝易思婚嫁須已畢此
外復何覺況無下溪田得與彭澤儔年豐米長
賤一飽或可求
翁媼老白髮蕭然老江干大兒荊溪游折腰豈
為官諸兒走異縣亦各營一餐別多會面少端
復坐饑寒詁勿且眼前笑語問我猶勿問賢與
愚懷抱俱相關
好惡豈不察鑿垣植蒿蓬而此庭前菊翻蘿少
人工此物抱至潔有似楚兩龔留香待歲寒意
與烈士同冀去伯始金錢鄙鄧通千載一元亮
舍此將安從
兩山南北峙西水貫此州登臨豈不嘉出門自
寡儔客鄉歎重九歲月如奔流蕭然具果飲聊
以散百憂平生和陶集韻高乃敢酬乃複咏歌
之歲晚孫婿修
和程漁莊救燕

燕巢屹高壘鮑行危析鑿不虞猝巳侵旋事發
軒屏黄口叄漸〻紫翩翩相欺雌雄力鬬浩吞
嗟氣方盛豈不避戊巳天意特未定主人勇起
救為惠固當從鮑縱偾又渀竹首苦所迎古人
致隂獨嗜好用其性此族遭炮描往〻多天横
人固異於物縱嗲胡忍聽試看自古来善者終
必勝羿殞莽亦秀曾莫但驅命報應各以類豈
不信可証驕而敌之蒩是乃三代政姑用柳子
言鋤吾草栄徑

題淵明圖并叙

淵明九日無酒坐宅邊菊叢中竟琭寂寞江州刺
史王茂弘諸孫巳荷朝寄猶知有賦去歸来者
能於此時遺白衣攜酒遠餉邀近一醉大是奇
事集中九日詩僅兩首無酒則曰塵爵恥虚罍
寒花徒自榮有酒則曰何以稱此情濁酒且自
陶而王弘所餉巳酉九日十有餘年客不見於
詩何耶此翁志節泝况與秋俱高往〻逃于酒
而寓於菊二詩之作一感一喜微見於意固不

暇於燃〻會詩此中有真意欲辯巳忘言正當
求之言句之外以足此幅筆雖簡意有餘歟和
巳酉九日韻述其事醉中意愈来逸發千古一
笑

平生飽耿介四海寡朋交淒其九日至煩感顔
擬凋無酒解對菊無味乃更高雖識此時情白
雲行繞宵抱主有佳餉得〻良巳劳而我適避
近趋飲如沃焦来言大化内朽骨非所惝惟有
飲美酒一醉可千朝

九日并叙

陶公再為建威參軍劉裕幕府也忽棄去屈為
彭澤令未幾又棄去裕是時巳有異志錫穆之
寧死不與九錫事王弘自江北来首以此議風
朝廷裕遂移晋祚而弘為吏部尚書為江州刺
史遂被心腹之寄既来江州棨桑近在境丙子
陶公時樣〻豈非内懷前媿欲拔高人勝士以
自湔拔耶彼曷不知名節之為高也陶公未易
致則使人中路具酒食候其出醉而要之庶幾

一見斯蓋已甚迫則亦可以見吾胸懷本趣固
有在豈獨為一王弘哉盍走籃輿足以自返其
視華軒為何物而弘欲以此禁其得此又可笑
也前是論者偶未及九日蕭然因戲數語
秋風飛以至今日重陽日明〻對南山而想陶
彭澤句來　建威幕府見有此客輕車不少留
觀言公田秫如何又棄去此意誰能識寄奴趣
殊禮風音來自北只今正江州建白功第一故
是僧稱孫盛勤殊足惜欲娛望紫桑稍欲自滿
滋殷勤白衣餉猶恐不我即中路候籃輿要致
已甚迫葛巾赤兩脚頹然向州宅此翁本坦蕩
而能萬遺物〻時可訃取中運求為裙華軒有
何莫自棄返蓬華終身書田子源〻義形色如
使磷其猶安得兵何雄為有佳菊其黃正堪掬
我方持空觴千載高風激

簡趙子昂

君雖大雅姿被服蕩蘭蓀胸次錄流界本〻又
元〻手追七子作凌厲氣所吞餘事到翰墨籍

甚舜僧喧居然維自藏珠玉走中原四年御省
戶小滯當高舊官來為多士從除布春溫力爭
吾道回中流水崩奔騰言雖於為貧吝軒輶軒
我亦喜再見一笑甚寒暄首誦新詩章兩耳為
君尊高情殊磊落然乎何足論顧我寂寞地輾
物當聯言力復攜尺縱將為禍其湖爛石共
步野竹翠不蕭落筆樹中南歲晚古色存思吾
時一把此意與勿諼

和趙子俊閑居十首

況仰一室內我與尚無為凝塵淡素几今見閑
居詩吐辭甚高簡觀者未必知士固各有志實
為留貴移設多亂其純吾然井在道何似鴻與
全猿兒隨所宜揚子不遺物楚子不干時此意
諒所同相與三復之
寬步殊踏躑〻時夕不踰若或禁絆之況復望
谷駒傍〻奔平生我亦諧信書所得不債失每
與憂患俱飲水飯脫粟此意豈頹餘貪寔為我
累含貪將為如堪嗟咄到首死甘踏為恩

維昔陶元亮早歲尚隱淪從事建威幕奔走戎
馬塵晉征亦良苦從登戀軒菊莊蓮不可回物
態日以新悠然彭澤去漸與鄉里親公田半秫
秫亦足對此飲酒行之余何獨還仕求所伸斷嬌
雖云遠絃歌遂其真
九日忽已過涉漁陽光晞未濃頭上巾先與籬
中來時物尚有菊採擷頻爾晞對酒胡不飲坐
看白日飛五勝更因旺萬事誰是非且復進一
觴酒盡情依依眺蹀抱孤樂無乃昧先幾

卷一　八

勞利苦矣名節貴皦皦河縣嗣飛李家園熟
梨棗當年歸騎省名譽豈不早一朝金谷墓蕭
此後芳草無為問君賦乃請任安巧所以稚蔡
陶固窮而守道
我亦愛閒居好山環[illegible]坐來久冉冉白
雲生山中有三秀誰為采其荣采我腰腳須使
我神觀清
我居殊偏仄東西鑿兩牖卧起於其間不知歲
年久秋菜上墻生靡圓一何有只應船上人咲

我已白首橘柚非所種勸我且種柳也莫種壯
丹與爭妍醜物
所居雖未觕當時須江[illegible]支硬苗方道古旁栅共
歎忽當由結習深靈靈向晨夕特用自怡悅而
不為物役但恐好事者必覓鐵石能別真
贋一紙百金直
本無不及觧髮短不滿梳惟有憂世心望望此
生但與魚吁繳中微溫以相濡手水旦夕急豈
與人竟殊試誦反招隱無懷故吾里定何曾

卷一　九

黔行矣勿躑躅
人生與出處要不失其正手持毛義檄以為庭
闈慶祿養有甘旨東西惟所命賀客來何多踏
破蒼苔逕[illegible]新歌
米元暉山水
鶴哭烟樹外水遠山更長天地有如此扁舟何
處藏如何短篷底結習猶未忘是時水月驚不
見小夜光于今尚無恙懷袖行可將我亦流落
者此味慣所嘗誰能畫我坐我於其傍

十月既望能靜飲客海棠花下即席索
詩走筆一咲

久聞使君歸扁舟欲自載竟負九日約吾意良
有待今朝得々來適與佳辰會名園盛衆卉推
落不少愛爲語王林神無乃風景殺春苑癸霜
技一夜作奇怪此花紅濕處無如鄭城最御來
定鴻鵠萬里從雪外高情相悵然睽消出花背
固知是鄉人豈不在我輩西莊見西屋一咲心
領解主人獨妙年有花正宜戴胡爲不見分無
乃嘲老大誰令開非時故遣白髮對君勿輕白
髮々白老更耐洛陽劉伯壽耆英與刑在醉帽
仍揷花豈是兒女態還以壽主人風流更老丈

羅漢臣拄笏亭

爽氣鍾于西峨有横太白春風吹不暖着路有
積雪月照平羌冷雲頂七百漫游戲尚謫仙銀
河洒醉墨遂令陳嘉郡千古占一色一從殊方
走江山頗荊璞流落各天涯相逢未相識徽閒
莊寫吟握手話疇昔乃知此郡秀終不斷地脉
推門東如霧衆甘從手熱而君獨幾先惟恐溉
我笏偉哉百尺柱之堂郡鄉國爽氣今已回何
妨高拄頰望中來聖公千載推汲直當年幾諫
紙和笏良鯁切奚欲推百士死職非所惜此笏
豈其遺正自將風骨顧君善藏之擊邪看他日
也勿羨堆金富貴竟何益長鋏白木柄乃執手
中物惟有故鄉夢與君共悲絶何當駕雙鵠萬
里遡寥碧

文本心參政約游西山分韻得頂字

僕々事行役虔盡千峯頂忽覺亦云倦困卧跡
未醒西來依見要前約欲重訪昔暫猶在寧
復討西屏天際黔清陰淡兩横短艇控手謝藍
輿信步躡荒徑適意自忘遠迤邐誰爲詞以前
平生病拔白髮昨時何妨一咲回作僮僕煮茗
西年已三至我如飫羅膓無乃大厲厭徒欲逃
酩酊老筆忽先倡高標誰與並尚記去載游金
碧光炯々何處非吾鄉一氣相溟涬

送姚子敬

方閑與李孝久奚無令舉公車冷于水吾已棄
如土提書伯孔嬌萬代禮樂主而　先儒正厥
有聖法寓士也得所歸聖旁亦云遇共惟京頂
旧幸不生高攢斯文諒在茲天意豈輕付之子
抱渊靜蕭然守環堵光彩雖自閟珠玉满囊楮
一從鴉表飛諸公共稱許如何但熱晚引咼力
不武捷逢冷掾閻無乃太掩汲扣稟共升斗端
欲重賣字勿嫌屋打頭碑兀氣未吐六月取一
息千里始跬步期君在遠業看君即先翥風雨
忽道别恨々寡悰绪從今閉柴荊何以慰衰暮

卷一　　三

題張老山從好堂

世有嗜土炭恐唉吞棗稀海上逐臭夫自謂妓
且好々惡一失正方境亟顛倒亦有欲留者蠅
營無不到洗涸嫌渴食執鞭甘隸草于此還有
人深恥貨賂冒一唉視千駟餘賤守以道厥好
豈翁殊吾自有至宝但恐好不真回奪諒雖保
老山殊絶壓塞裳衣欲縞居々名與利何曾挂
懷抱世人定不愛昌歜與羊棗吾意各有在端
未根枯槁從好以名堂一室聊哭傲心惟有所
好乃能無所好々仁者夫子不知歲年老益既
而好易々編彰所好彼留如浮雲非義聖所悼
諒茲得其從聖言拯拯討熟重縱熟輕辨之亦
既早而我方忍飢四壁淨如掃舍魚取熊掌因
用慰衰髦

十日菊爲子昂賦

風露浩如洗漸覺霜氣凝九日已成句黄花爛
盈枝雖云清香減清香在詩脾詩人亦未老皎
々冰雪姿爲我擬繁英和露三嚥之此物最壽
耐千歲以爲期一點綴簪鬓莫是麒麟児長大
著膝上綵衣相娛嬉

卷一　　主

戚子雲出詩見過且篤叙先參酒與先
人同朝之雅意甚古用韻爲謝

白髮參河公儀刑古君子多士所共欽豈獨桑
與梓吾翁幸同朝華路時並轡流風日以邈追
慨徒倚徙子雲篤世誼謁來自携李念我一破
廬落々荒城址遺以五孚雲置之五雲裡我是

老何官未忘鮑湖水握手更細論書味潤以旨
嘉問有青衿十載詩千紙

西昌使君上冢過雲首談散廬又會飲
靜話日感慨情見於辭所以道別

何為盱江行昔然日暮馳赤子問橘待白雲游
髮乾蒼鬚重會語握手戲所思日有晚閒表三
讀起驚爽逈須平生志正在遺孫時曾擊歲晚
悍曾既公田坐曾陳閱首多疾病路太危移疾
迷扣印何忍張惟為全歸干戈除一致睽陰夷
彖贊有令子紀述無溢辭刻之並鎸碑自足承
久廟懷者姑執守欲砕花韡韡博士何偉哉奮
起力護持租沙與大石欲計竟莫施遂令兩圖
在當作千載奇此事關世道殘漫代厲秘從時
記先友要當附見之顧我方未死僅存骨裡皮
與勤綿之毗古道其在斯無物皆斷定遠大以
為斯願勿忘吾州歲晚託茅茨

和何清叟浮郊七十一吟

元日書甲子曉祭問五辛團円絳縣老宜有善

頌陳君平生是歲早挽戰伐塵明年七十二旧
謀無紆紛紆絕滯梱起方稍姿精薪餘乃爽澤
國比屋多呻吟何由除其歲吾勿開荒榛遺以
大有年在在鼓腹人逢徒步句慈覺推情日親
漢流其清洪發乎山亦潾洵斯為動我思便欲乞
其身鶴言登遺江河子恨有時于汴洛廣
幾速俗氣平生布衣日方今用鉉陪挽留不聽
去好語溫如春欣然獲所住欲東以兄九十
以珍從八十起消濯如君世益壯眼明無形昏
精力殊未衰當宮意自新吾語英彥游可是話
播倫而況二三子左右參魚鱗從前青帝且
姑置毋論真行何如許要清以淳而我已齋
如發疑尋訪妬覺進有伸大唉
何況言六田那解輪推河欲溟河飽其已動
珍重吾子意自酌不及賓和無何春春善色何
津津長我梨與東平稅即仙寂勿使他饋惕小
大相參展俊翩短足虎我細視留
貴高情澈浮雲想其筆時鍵能斡于新君偕

我當和櫛髮藩屢逖向來九老集往〻多沉淪
亦欲推從去病憶君鄉稱以周旋切磋乞我十
二句將君珠董風味我歡看吳興莊于載天
地見本真 蓋其生五月予九月也

錢潛岡南提舉

君前歲以文字瑞引吾州如潔……引衰執
牛耳平生灑落胸作事故奇偉孫以南援六星
浮數千里全徒帶五嶺古俗甚豐美一昨千戈
后竟未識列簋未檣生譽學士氣如洗此行宮
覽佩印良為吾黨嘉三閩名大夫白四海習鑿齒
堂〻始與公亦從韶石起何地不生賢幸勿選
陋視着意掬荒餘文物中州七說復名蜀客誰
其齒獨尾相與煩伙之我願命舜擇乘老我惜
別何以當馬蕃顧君為肴慶大花天下小

栢生兩石間千歲終不大韓子則欲移
之平地以遂其生栢生兩石間天命本
如此蘇子以安之石間以全其生二
說若異然韓子愛惜人物以有用者也
故又曰傷根栢不死千丈不雖至蘇子
愛惜名節以自保者也又曰雖云生之
艱與石相終始受之栢也雖然處險雖
而出險尤難金華倪君老儒也以栢山
自號因取二公懸賦詩寄之

栢生兩石間平地盍移宜平地豈不好又恐傷
生意兩弱為栢謀其虞各已至受命獨也正固
與凡木異處險猶不許而我本一致但能全其
天所據不在地我聞栢山名抱藝又不試旬種
秋栢覓雖〻滿山翠石礙曾不揚地平亦不肆
歲月漸娩娩冰雪幾凌厲此栢初不知老大見
根抵一吹衆雨不何有為英偉

送洪竹堂

家住西湖西更吟仍愛竹留賞豈不好愛愈如
轉燭一昨流落後破垣何猶綠往事何用訪得
此良自足胡為被畜誤彈冠向萬曲三年飯既
粟不飽而況肉衙有青衿子對之尋旧貫時復
吐佳句家山如在目不知竹是伴誰護蒼玉束

官滿還滯留欲歸未可卜無錢買扁舟遷居更
勿促悠然對此景行止任優遊和之兩雪深忽
已歸期告天公似有意為公閉晴旭士固不可
料窮久理當復東風吹浩蕩萬里奮鴻鵠

贈姜醫

越人嘗遊秦後世多名醫漢時太倉長亦復出
臨淄予寔同鄉里兩翁諒所師從今雪川水飲
者不厲疵

贈日者薛東湖

抱痾蓬廬下白日背我馳我生已如此天命復
奚疑悠哉東湖水不逆亦不隨相對淡無語可
以樂我饑

陵陽先生集卷之一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二

牟巘獻之　男應復編

古詩五言

和德問弟苦雨

勃鳩朝喚晴竹雞暮催雨、晴雨闕平去聲
尺處剝啄忽以詩使我很愁苦此事屬天公底
用強如許淋漓不得休土偶復于土君何見之
晚三歎琢禁拗不如兩忘言危坐擁敝裘向冬
負畦勞抱甕漢陰圃旱澇相參除天地只此麥
為我語老農未用輕喜怒使有二頃田不欲荷
鋤去我評昔遁世勿安勝根矩母為逃名若江
湖多數吾但看發榮者隱約殆終古彼以膏自
煎謝去非吾偶無已混混為躬耕諒所取吾儕
固長貧正坐少不武所營薄少耳簿涉尚難聚
却笑杜陵翁欲把滄之湖胡不歸自謀隗隗被
茅宇天遂全老鶴已放猜躍吟烏啣雖勤無吾
惟守環堵

和無逸子敬獨姥山

維址呼洞户雲氣一縷烟老龍當背搖萬石護
其巔從此叩秋壓倒翻水中天金庭迢隔凡窮
振衣擬旋巔陟四面動兀坐孤寂然頗疑北山
脉跨湖潜居眠歸来夢所屢跳波撼客眠揮攜
化為叔我髮日已夏何時庵還路去伴毛公仙
獨老田關名俚俗訛已傳一朝得此語流芳
更妍天姥似失色葉嫌休語年而我復句咲搞
乾非葉鮮聊以調二士鼓掌遲延緣

和善之游龜溪乾元寺

疇昔侍吾翁尚記入雲年未趣家々躡蒲荷履
々田龜溪見鷗鷺欲去遭逸興借茶要長晝對
床時醉臥或登左顧亭風物清且妍回頭一甲
子往事隨奔川翰林左綿秀宮錦不上紅背尋
西翁遊樂天明月泉天泉珠浣袖吟詩蕭脫弦
是誰修月斧斷地成空穿指有半泓碧崇此筆
如椽乃知宇宙力小大尚思惟堪供我輩古
瓦生茶烟雲亂聊一啜松風灑尤顛

和善之遊法華

勝遊得勝士欲齊得健將如此正自佳寧論晴
役而徐行野前山雲氣互吞吐借我為藤枝急
奔青蓮宇[illegible]可能傍呼酒酹此
脚一咲失枝拄吾懷已豁然何香殷餘怒床數
相對臨不假參伏祖晨光報新春生色浮宿犇
諸峯忽仍獻斷行作習嫵絶[illegible]其肩勇往不
可户而我敗盟者遲鈍誰比数寄步竟難陪内
熱生心猶遲速相要頃明喜欲罷興叩憩
塵跌坐直香縷四士若未還踏破幸蒐焉俱是

肯雲客那得漫主組新筍甜如蜜新名白勝乳
山靈尚有客吾欲老茲土須憇下山去塵事紛
旁午試問白太鎮何如長柄麈乞日掌菜把終
斷地主此翁無乃痴鈍如石敫

真隱詩

招隱費招呼習隱聊習步素隱或素餐充隱似
充數悠々千載内畢與真隱遇小丨翠微隱每
誦坡老句揭來法華遊正在題詩處真隱忽在
前更慕坡所慕真則思慮泯不真精無驚真則

光塵合不真圭角露真書無欲反真味無反惡
真樂無安排真說無痕苦所以要任真從渠讀
其器所以貴藏拙從妙吹推會但有真隱廬蕭
然只環堵青山以為屏白雲常在户隨宜種花
藥快意詩延客可作真率會可說真寔語可飲
真一酒何者非天趣玄真乃詩流季真是仙侶
拉之相與居巾履此客與主閑鴉寒鴉時有蒼
虬舞騁散吾邀幅誰客從誰主吾亦忘其真酣
歌下山去

俞好問又號菊莊為賦數語

人生自作計北屋連南莊其間復何有猜梁埋
屋異教村有退士用意獨異常種竹一萬株規
作歲晚想老農與老圃工部各相當春日淨
根柔羹綠千秋香鬣峻厥詞葉盛在本昌掇之
付名梳所謂養萬腸秋高飽風露繁繁枝閒黃
使天雨金不可以為粮此腸何敢慢再拜然
后嘗按準不勞明逆入牙頰香三嚥下丹田字
之曰黃梁其情惟且烈投以己饋傷爲爾制頹
齡使爾壽而康彭澤有公田秫種半頃強正使
及秋成所得亦已涼奈何不少忍決去為鴻翔
百迫與東籬采采不盈筐高吟薿清饑持此送
一觴珠玉寔其腹千載有餘光乎亦幕兩者閑
户歌慨慷但得三徑存何應一莊荒恭荒飢不
死雖與群穀方作詩所以贈一笑為黃粱

柳曲諸名勝不飢老者務擷見兩風詠
甚古語咲甚嶽報皆昌黍人日城南詩
龔少旦謝賓

人生貴合併造物忌嘲美頗與同社濕正坐兩
鄰凍南城七日游前事諸賢用但恭慕屏陋不
足羅賓從此合笑渴然歲月日時共皆壬四癸
羨可取三壬老堪送況有寒東陽初不厭藩對
渴吻久已燥樂飲宜一從笑談更溫克容與非
恆德永言銘厚意無嘉歡不東

李千秋以數語代謝

昔有孟萬年然稱狂不休今有李千秋吟詩醉
俞遒我久對佳句一兩芳未霽渡勤忽過我意

氣殊、相投能道太白語便可太白浮清論或抵
掌為沙笛在頭而我已頽然顧有此樂不條把
白卓帶下顯雅漁留同來玉雪的外家乃名流
好歌鳳將鵷飛上丹墀遊

宣和御畫紫芥

荒園老蔓青空見根葉大苦硬螫人口棄去何
足賴孫、朱萬議微醒折餘張
希君筆用寫將法猶浙、熳縷精長兒
攜歸偶得數語

昔愛飲東陽、錯認水次公似少猛　生懸
懸耳知我腎心性雖不便歎羨契闊二十年那
復此風味飲酒真飲蜜直欲噎心胃兒從南塘
歸殷勤有佳遺公等〃要在相看扰故意曲江
加蘊藉鄭公殊嫵媚一見極傾倒吻渴不能止
正性固自存邊然潤其際徐覺和以靜雖勁還
可喜酒固未易知、酒亦非易貉所何適從不
羨而不累

德清孫氏和樂秀明堂

人生致足樂莫如兄弟綽、而有裕其中自
春意龜溪有二孫能篤友于義同居五十載閨
門數百指幾微無間言輪囷有和氣學從鴻雁
散惟恐棠棣廢欲挽古道回茲事良匪易亦既
成新居始得遂初志和樂揭高扁秀明屹對峙
怡然兩白髮楷雲伯仲汶子孫皆雅粹茁闌亦
肩學識如無事詩雖得真可貴唐史傳孝義頗
記張錫李聯其屢書世世、干戈際義風不少
衰大書乃無媿嗟哉廣明台旌命曾弗至雖有

篤行者誰為紀姓字我聞二孫名不覺為之喜
兩紀信宜錄聯名盡名士光見衆論公必得一
行史行看表門閭鄉邦誇盛事我詩甚鄙拙頗
爾多壽祉

贈俞月山

童奴從長耳萬屈盤蒲縈歸從半山路問字其
亦步小樹纖虎嘯與醒平生屯前山忽謫月始
覺所適自循然有遠孫載酒江湖數胸中湛水
鏡離遊得所遭古月還相照了不隔秋毫相憐

露草濕時後暮虫號

送唐同知

平生一寸心神片夢華錄喜君既相遇風景死在日背為心則來大是渠儂福我但飲若水生意已俱復軋之哭女手何事嗟空軸欲去復停車為爾兩眉蹙猶是前程家萬勞門戶樂千家萬家喜吾意始云足路穩驅車去祖帳紛相屬賀下不賀上此語傳古俗況攜善頌歸親舍萬可掬息黑傾家釀欲声動鄰曲屢掛猶早還春

風棠樹錄之

適安齋

大圓如旋磨萬古幾曾息日轂環之走兩隆傲東出聖賢法天運所以長汲汲大禹生胼胝孔席皇煖席客寢何太康人或規不及亦有功名者齋竹遲百變不放身暫閑若欲勞筋骨如何適安齋燕處甘凝佚此齋匪侈麗易安取容膝竹几對蒲床左右置書冊有時值佳友從容遂竟日體適任屈伸意適任語默惟其適之安適且忘吾適何來孤山老保比喻羞羞以安道子孫此計固已得人生天地間何事非吾職夜思晝所為然后安可即況君抱修能當念纘前業相期在萬里無從守一室惜哉以致用龍蛇豈其蟄

次韻程晉輔

一窗邃虛北可尚不覺棄平生意何如猶動沾沾喜我喜在丘壑留貲非所需況予好山居泉甘野芳媚飛門時索家了不慕戚市或謾人材速知一未知二試看近市者事事紛夢緣正隆膠綱中展轉誤身世舉手謝圜客士固各有志結習茶已深世上謾可畏小窗陰綠淨長日惟宜聽夜半呼僮奴發火然枯葦滿紙詩已成文采一何麗墨汁潑雲晴窗調徽弄自子來此山與山相昆弟又將三昧手於焉小遊戲向來蜀之日往、召指吹道爾付一噓千載息探袂變滅今安在但有山鏡翠可憐七十翁嬉遊尚董稚坐閣酒如川留客爛熳醉亦思翩然去芒

穠睹〻初霽就林爬短笛帶泥落花藥清絕恐無
分得已吾欲已耶堪迫暮未央日餘錢幾城外
土饅頭〻〻說過許由獻荷鍤行藏迹未可數

仲寔示中秋詩甚恨不同此樂用韵一
咲病中殊無恩也

誰其持水供晨夕闖我庭碓哉木希后乃有此
窮薯不受百藥餅索何預且吳是時八月半無
雲天正清居然作災怪流汗如翻瓶捕逐出入
荒弱共愁 而子方與酒賓主更醉醒作詩

調明月顧兎下乞靈欲量闊小成托能双南溟
空疾掃已空蕩〻白玉扃何必効渊明若問神
影形吾生七望八腦胸但犇經下乘證真為義
子鬢未星何蔣定一來眼中見鴛停軟路到夜
闌發火烹中冷誦子新詩篇我亦能靜聽

同賦開元宮避暑詩

避暑如避寇山林須遠遁誰知浩穰内自有清
靜緣同來冀弃殘作計良亦賢是時正流汗赤
日行中天勞坐苦役〻何異烹魚煎居然得勝

地神觀爲真然凉飆起弥鞏妙香汎瓔寫坐客
易生感泉隱獨談玄靜者喋之君方寸湛其澗
勿謂大勝月此意誰黙傳氣江隔陵迹還金玉
真仙〻游雖云遡背逐大化還曲池况未平中
多消與蓮更有離〻者使我增愁涓

次韻仲寔秋夜

空庭兩崖株吹香滿前軒頗疑顧兎頭幻此金
粟繁或是姮娥女月窟分天根更與瀉浩露盡
洗蛉蟀喧苦無好事者爲我載一壽而我子張

子古誼風所敦官將新詩句到我羅雀門何殊
小山賦欲招楚客魂平昔眾佩行迢矣不足論
老我罕出入卑潛甘曝暄應同花下醉式副我
願言

送家自昭長蕙湖

眉山鍾神秀俯斧不下偉直到仲虎輩奕〻殊
未已家為文章家百年兼兩待存爾名侍從願
山古爾使秘書性共存文脉益遒逸前除羅王
樹乃復有令子操趣曼不羣老氣壓紈綺早歲

琇僴篇短檠午夜几 要渠細編刻教示正勤止
家堂未輕出吾儕方側耳一朝當班以申書事
行李堂上白髮翁為爾顏色喜江濤日々靜酒
酣可以起慈湖在何許精廬屹其址我欲鼓枻
遊尚從子淚々長風駕高浪曾忽可千里如此
岳亦超躋為前儀此川如歸宿処其溥元甚爾
鯉庭尊所聞同自有源委溯從此近讀書愈
窮理僻程與遠業亦從今日始合沓來衆與姮
赫繼世美特以貽家聲謹以當山

卷二 二

贈陳一齋 二首

謝公文物郡山川如錯繡轉眼成前塵儒雅曾見字
復有向我識君于再拒中與秀卓雖妙言語經
術更萬茂早歲六典書學々嘆孤吟存宮失分
一薦不入吾穀天意將有待本郡須吝授鄉人
屬采行以仍々到隨貢薦入典慶儒席右
固知致遠業當持無近售多士皆景附三道共
輻奏而我初何心高下隨所就澹然守吾一擁
書坐清晝交帚謝俗物氷雪廉懷抱獨於吾輩

人倒屣惟恐后誰云一推挽不如雁門守好賢
篤緇衣同心藹蘭奥況乃蕭芒翁夜丈耿殘宿
殷勤見尊禮能使風俗厚斯儒世議溢或用儒
為詬元氣須愛護大體必爭掾浦言百僚上大
作萬闔藹君當自此升儒禮獲盡是為斯文
福豈弟神明祐平生關人善喜氣知饑餾作詩
繼曾須千歲俾君壽

送王仲敏長明道

君本亂世下行何建業去故都多意悅盡在登
臨處乃心所歸何當作上元簿閉門玩微言春
風會歸趣

和馬侯游何山

行路吳興岱兩畫而游路信意時出教所覽深
以窮何山在何許細路容本末齊攀不憚勞歷
々見邪郭晴嵐堆紫翠王在吾屋角世事苦全
並我似專一壑嗟彼競利者為計何各々緬懷
安定公雅合屋臺閣平生惟何消夕守輕遷腳
尚從海陵來始爾所謝泊湖學得公重學子有

卷二 二

攸託南劍譙令閣亡老曾會所當年為太守高
誼潔操以鄉為之記文字滅磨落廢今同姓
伊胸次有活昔長篇作移傳寫脫欲脫昨閑
上尚故寒色正措寞樵水不為黔黔然漣漣
新祠已卜龜筆表佇立嚮神游備老下瞻遼邈
塵縛

送呂鉄入廣行詞

吾友鄭善之從游多佳士其間最妙數爲一有
呂子虛中風塵處子獨鍾秀美德昨初過我半
歲如冰峙不冒逐利名惟耽玩文史閉門肆探
討往往窮日晷刻意道必深飛辨摘為記我欲
濯其源融液會根理何事非素明發事行李
入咨須添游三山亦甚遂人生著儒衣侍官真
束止行當拜嘉慶觀廟為県嘉北縣日阿蒙首
于能如此便可置縣下家宋勿軒跋

聚星堂并序

穎川周宅有聚星堂世但傳歐蘇句戰詩句梅
翁在建安因作新陳氏之書亭始繪前陳聚星

故事於屏上欲詩指示其詳且多以贊世哉然
先生為政高蓋花萼中一語若不得于縣上長
文此時二孫者然其意則為他冑發也陳氏乃
梅前之孫發口課史其事獨舉余衆此横幅意
亦是時所作以便按覽爾今考亭已燬而此本
獨傳於世豈偶然哉曾以聞博雅士也能寶藏
之因識于下方云

建武重名節狂奴傲猶故容星侵帝牢一夕感
乾度風聲激未遠騶首死黨錮不五百里內乃
有賢人聚行行望德星高陽里中太息聳則星
暑時綱不足與元氣之所全致在聲歲處乃知
此賢類不及下其徵二老甘陳論四海起群慕
有如子孫行已足御府其深期任世道相期扶
國步望路方險希愆轉當急趨未手徒捧塊距
障奔流然後知政特其忍誠諸叛事豈有坐
雅意乎天所付汝南傳堂皇考亭繪續東室有
聚星事四遠氣傳行路眼苦昏暗見畫如隔霧
巻還坐太息歎嘆擾百慮

史彥明致樂堂

高堂有壽母黃髮映兒齒天方畀偕樂家無
多祉樂然人子之何物堪倫此和氣為愉色皆
自深愛始郁勝氣春風融怡於天理此是謂至
樂之則為可已再拜為獻之養極娛侍隨時
熱輕暖每侍進滋饈物非假外內至樂皆在此
況能以志養老意承手指斯故自珍惟不如
菽水有時平反歸與喜親亦喜吾以名吾堂致
樂義最美試看純孝行昔曾今日史會有邦人
士升堂奉觴壓俾爾登期頤俾爾宜孫子

次史德載韻示諸孫

我家無絳帳貧賤人所棄忽聞吾孫声老懷倍
歡喜比隣亦驚怪投眼不敢睨先生史魚直自
謂骨不媚珠玉在短褐深藏未輕示而況附
高指不屈第二曾應童蒙考為尔贊當襟袖中
一卷書傳之自名世尔其近從師益勉從學志
人品分中下教法初無異尔其復安尔我曰自
新美那似斤鹵瀆弥望並付蒿蝨闌閬耿屋不

見花樂麗賴此小窗明晴之開窗負日長書光
讀所講於幸為見示此土拘勿復事嬉戲後池
蒲稗深負日照溶此之洞池邊照影如孔翠
低頭勤箕作描籍溜掃祛男兒十四五年紀非
幼稚不妨笑阿翁情之共所以先生有雪霜嚴
感不汝霽今朝發吟其無任無所以開門苦覓
句殆似陳無己陋之古人之今人人者幾平生
翻州教不作功名計但令李都尉子孫敬易蠍

侍路傍叔過山廬意行甚逸夜過半乃
知醉卧山中而親友或去或留因借渊
明時運暮春篇一咲

宿或觀太葬食然親攜幼偕往歷覽江河鳴吼
在谷時雲在霄灼之桃華青之麥苗且行且扶
且憩且羅摘有危巖湖有退嶼古人惜春常若
不足又一月多何如其樂猬者息渝狂者詠沂
千載彭澤與致同歸匪然匪荒天餘蘇檡大阮
靜澗心慕以追暑嬉我林夕偃吾廬或醉或逃
聽客所如林隨片月空耿殘壺一笑成詩良非

起予

再和

摩肩趨利市門之朝夷然抱関市也亦郊一念
靜躁懸隔攘霄旱火禾焚寔炊我茵飲氷内熱
其何能濯大播睞目近或弗賜我有至境反觀
内足寂寞閑門寂寂其樂芒芒禹跡海岱淮沂
游子倦矣故鄉如歸牛羊在野犖肱一枕既入
其笠夫又何追入荒我圃天地我廬六鑿何有
一席晏如西風籬落剩東衡壺靜以觀復閉户
者予

陵陽先生集巻之二終

陵陽先生集巻之三

牟　巘　献之　彭應復編

古詩七言

長江圖

漢川影落鸚鵡洲金山鍾到多景樓老龍戲載
卧寒碧中間不斷萬古流晚來雪浪天如屋彭
湃舞我一葉舟舟移岸轉知何處離離烟草令
人愁如與漁僕莫倚舵轉帆別浦盡日對此圖
此景俱可惜晨玩不足空白頭家在江水發源
處何時還我舊菟裘

山水圖

凝塵不去鼠行几劃見巨然與千里備眉拂暑
遠意開碎點孤炯如峯峰能聾聾新翠揺我
覺翦公孫嫵媚嫵媚付與楚梁具歲晚霜雪須
飽諳蒼翠蒼翠鍾暖寒長松造天水裂地蒼皮
玉骨磊磊磵千丈世絶巖誰能為我試貌
取奇姿偉狀來眼底張君平生飲所見雖復愛
此秀而美雖然莫作吳吳泥觀老杜險惡同一致

鳳凰山澗石圖

南澗山人小戲劇夜半鈞天開樹擊音節琳宮鳳起舞至今筍簴遺堂業君來訪古用此時地老天荒何處覓從從洪荒眾異岡確峯徑微予以棘重華忽已三千載鳳鳥一去無消息石兮石兮奈爾何搔首湖滑徒竚立群仙拍手相笑若但知嶽穴叢叢瑣瑣動問翁今何如方朦朧丶映丹煙爛爛生石上無讀書健跌兩苔澁歸茶盤似翁一吹飛瀉啼雪那苦憶子其為我謝群仙不妨大遊復入極袖中行記真畫圖留向人間作奇特

題洪崖先生出市圖

洪崖先生任何許支離擁腫之為伍蕭然行李偶出市東書瓢劍嗤可數何謂生在三皇前野鹿標枝何大苦當時但以結繩治書中正復作何語與馬欲謝從從之雪精胡為見紲具只呼張老無不可面觀觀御氣戲侮承平無事相娛嬉力追遐忽來湛露一朝忱惚思草昧此意似已厭繁聯千村萬落亂紀生死是洪荒一反土袖中紙驢不吃草拍手還向洪崖去

王維畫孟浩然騎驢圖

窮浩然然布韋詰平生交情兩莫逆也曾携去宿禁中開從待人命奇薄只應寂寞歸田廬此翁殷勤殊未足作詩借問襄陽老詩中猶苦憶孟六愁愁江漢今幾秋一夕神交如在目分明寫出騎驢圖風度散朗兒清淑更有傲儻一片心不是相知那得窺行復行向何許蹇風吹驢耳卓犖向來十上困旅塵驢飢狂也愁向洛不如乘與且田園萬山亭前大隄曲鰥魚正肥甘處漢縱柰可是揚梅熟一樽相與壽先生醉歸勿遣驢失腳

和王寅甫御史遊南山韻

平生愛山若躋攀晚此財兩美屋至也曾杖屨極躋攀峭崖磴礴轉重出徑塔青猿看上行所歷衡高山衡東紅亭白塔樹湖外下自諸峯寺臣僕祖禪宴坐服生獅法席宏開擬清衆何人

梵唄呼僧定劃然違戶如擊筑浮嵐暖翠忽紛
披依、詠舍傍修竹至今扰作呀唔声飽食頹
嘶空川幾時崐崘日亦已勞憊檢消前端爲目
道人對境了無欲然端中偎脫粟小立爲爾
起深唔衝事掃除甘蕾掬峥嵘歲月苦難記三
寸稱杉依立踽山中老宿亦向盡話旧無人空
感觸細訴道人似豪家臺般說、枕岩谷當時
氣象雄一方誰教淑火燒康竹十年旧观未全
還金錢奔走何貓俗何山試何所有闍一溪清

卷三

令嗽寒酥入門使我意也消不省人間有華屏
始是高人勝士徒山東咲許茲論萬曠蕩山深
兩俱勝胡不重游男奔罵多病憔悴久決心良
辰美景寧相隔昏、午窓供坐宗眺九西走白
日速夜共可奈風雨盡力催花亦良酷痛新紅
三萬片剩枝憐落節老木作詩遣愁悲兩吻那
知翻作愁根留古人真欲焚筆硯苦語始可書
紳笏頹慵既展共頌綴此咲周妻與何肉留連
一物即是贅羨君閑襟少炳促受詩乃復宜相

似句語卓犖光追幅卷遥始覺心術平人共有
手莫操牘

送陳正德教諭常熟

此邦自是高陽里帝太丘家好孫子十年閉戶
養篤声我先子後一時起前時談今道帶鉄
衣拜親、爲喜人言昆令而秀雖貧昂酒懷如
玉峙善和尚有千卷書一、窮探親夜几新詩
那更鎔之成便當拾芥取青紫小管甘旨更書
去且煩私淑青衿士天公意令今广情任國相

卷三

望幾尺咫蘇州明白照兩縣正好高吟清嘯裡
吳江定作對床留咲隔舟缸艙鮮魏紅好我已
三世深待老孫當二生緣蕭、風雨無災客萬
里飛鴻看漢昔瑞明老子旧家声一墜失難從
此始

揭求仁路教游心道山之明日余始自
洞庭歸根深與隽婦憑風韻一咲

君能西騰過苕水杭正總湖者橋里人生有後
會不絕先後差池數日只乃教新年暫相見極

手如獲丹與砥君似德公上冢面從人就談傾
底裡如聞前月清興㸔杖藜旋對南山里起蒼
官揪鬚自紅舉清泪瀝彩時謁時我節已既不
得倍惆中平生信有鬼獨留詩簽〻我和思枯
腸怕搜脂髓小溪深處是何山藏〻〻句無多
子當時言下詩領會只認泉石爲對遊至今道
跡記東坡遂使此山同畏壘隱〻何已輸一籌
躋攀饒欲窮〻花真境不落有無間更使高人
爲標指先生醉歸古數賭凍蠅一任鑽故紙

卷三　六

和顧俶玉陳朝檜

長城大雄古刹裡一庭老樹皆已死依約僅見
古幹紋斑〻布葉乃如此相傳云是陳朝檜欲
論往事皆死鬼水驛傳除黃塵盡何須見美相
料理只應孤以〻鐵石堅不怕如壺之赤膽四旁
那復有生〻生意却從中心起陳氏朳滅根株
朽雖淵子孫何足倚崢嶸霸業墮三衰五傳不
堪重屈指君詩居然〻硬語千載興亡雜悲喜
隋唐而來尤可感尾〻夫〻教鐵與李

寄閻靜齋徐容齋二學士代作

斯人宗工國司命容齋有文靜齋靜海涵岳峙
俱惟人心同道同下同姓向來先后侍玉節共
仰福星在吳分一公歸朝侍仙班一公繼登玉
堂驚甚大名本是梁相敦高蹇書性地步峻尊賢
亦是翰林長快掃魍魎消息驚天教兩翁轉洪
鈞亦子到爾今蘇醒東南秀士愧不足當年著
意極搜羽而今造化凡在手想見姓名猶見省
石生已起有温生我獨莫耽德恫〻皆爲百草

憂春雨坐待風霜吞花韻

善之入雲谷某買酒小詩紀坐中事

病翁禁酒如世〻不省人間有行樂主人善畏
客善之邀我同來雖春為清搔快叱船落歸隨
悔從前豹杯樽故人久別如此酒一時傾倒愁
離索更華新娃小奇淘狐宋攬葉未須學殷勤
入座資遇款老饕話吞不受呼人生難得是合
併開口一咲且不惡呼車載我雨中歸阿香推
車截飛電分明戒我輕跋扈故把春花都濕却

卷三　七

我亦投床作雷吼無數魂扛挑強落

倒撐漁船上灘圖

倒撐漁艇逆上溪大鷁過飛風退飛呂梁懸瀑
竹越之勢頭如象人西歸一笑恬風險與衆同
波委順未必非

趙石心詩

試問吳兒歌心海何如齋來醮擬花一片石心
元不死平生不落徐蹇家趙子陳〻有曾霄雲
拱半夜生雄芽自持盤空吐硬語更覺世上浮
且夸誰能為燕青黎杖苔莓荒畜天祿與辟邪

贈劉心月

心月還將眼為月秋空表裡俱澄徹閱盡世間
媸與妍分明無處藏禿鬢我亦田向心地初含
光自照非外謀平生宿昔恨剛宗戚舌兩字何
曾說

送陳正德長慈湖并敘

陳正德甫本齋端明公之孫資稟穎異而氣象
峻整與其二兄無逸正則相后先克持世業蓋
本齋師蔣定齋友湯東澗而聞之魏鶴山真西
山者也師友指言講之甚悉以選為慈湖山長
兄無逸取東澗送本齋教授金華詩和之以送
而送者亦皆和焉楊文元自號慈湖在慈溪其
鄉里在樂平其仕國遂有兩慈湖相望十餘里
慈溪之慈湖其在樂平之慈湖否耶不可知也
或謂莫妙乎吾心之神變化無方俛仰之間
再拊海外安知慈湖之不樂平乎然正德則之
樂平也亦且三月聚糧擬日而戒行而吾行於
當所往來閒逸之出所執為迂遠乎其既至書
院也亦且〻〻蹐而進登階而升堂乎集其學者
正席而發義乎正德曰若是者固知之且慈湖
每舉心之精神是謂聖者語其徒亦未嘗不曰
孝也敬也悌也忠信也誠使學者極高明而道
中庸下學而上達盡心知性而知天其有不至
於聖也乎深味其言夫義理無窮其是非疑
似不過毫釐之間諸去其疑而求其是可也昔
呂成公平亭而議陸氏之學以為勇於求道之

時若不由階序然毫髮之偏不敢安兼聽並視
却立回顧不違終至乎從容之地弗措其語可
念也嘉以是求之爲逢和詩以贈
本翁之孫盛詞出下欲泛華十倍過家書雖散
尚千卷其存儲無措石何二兒研帶與其勘
辨不遑毫髮兆一朝東書惹湖去惹湖之學自
象樣人之高明鶩高遠不由梯級手上援而其
下者保固陋終歲無路登磋峨萬形惟從乃無
與此道自古悖思軒惹湖論心論無我有意初
不煩鍛磨虛明一語更超絶不肯與人同其庭
咲禪宗用心錯究每讀此毋屢哦撥言曰酒諸
老尺獨抱承書如此衍吾家詩友講貫孰持之
以往豈在他我耕然進經式腹而後徒學其糵

題喊泉亭

大龍心能天下總水從窮掛三千尺呂梁懸水
那復言便應壓倒栖憐峽黄牢前水法儘形姓
底老崖枯欲裂龍公何處抱寶眠鬧當精枯禾
渠泄誰知水火本無根便捻可以隱氣滄倚空
長嘯山爲開以虛爲感尤烈千山龜角方溢
寒淮孔珠流忽秘發珠璣噴薄雜霏霧璣瑶頃
潟濺白日若非撥取銀河來那得變幻任呼吸
有泉滴暑無暑時自無而有乃奇特龍公作事
真叵會吾儕回惹亦苦極經營小立看未了洞
門[illegible]已熏霏湿龍公龍公可以止何如翻手揉
飛雲便將豐年數明主蒼生亦今侯茲活火雲
六月汗如漿更爲與饑沈炎熱一笑回首謝龍
公神用俱偕天地寂

再知場求仁何道二山韻

雪堂西席雪江水曆史先生是如此偏平生
事崛奇欲上虛空鞭綠卉迎來際識老鐵錫來
許容易試龍踪神天光氣尚歷歷若爲菅樂岩
石裡仲華太顛郡文學百年功名一日趨崢嶸
今不少自取吾道非乃太孤時若將新句調山
靈不避陳迹蹈死島世從肖耳不貴日誰得其
丈夫得繼翰林主人黑客鄉曾將此事奎何字
吾旣正頗何所用西鐵之鎌邊箕簸國知梅老

雖抵當夜半倘捕夾研單襆硯黃筆供堅坐亦
以不戰應容貲天從凍合萬木偃軍中廟惟多
隨指春風呼酒爲解歲千部從事貲一紙

律詩五言

和孟能静總管西莊閑居九日見招

風物居然好亭池穩最安上饒初春景西壁且
逍遥朗誦詩上有高風日飛塵放懷閑孟浩乗
興過藕端延扃人人喜閑居事事寛扶筇差可
發杖亦非難歲月期非青功名付鼠肝相將

斟壽斝一咲拂塵冠紅蕾春猶小黄花晩更寒
攀學鉆銅狄惟許雀來观

張彦清學士以使事未抗訪問忠烈王
子孫蓋其先皆自保定原承運全廸合
二諸賢族謁廟叙拜厥頭甚古仲寔賦
詩以紀録寄山中之輙和之

有偉秦咸望厥初保定人風雲際綵運茅土襃
勳臣端自積慶餘匪徒榮一身聞孫謁企譽抗
志播秋旻嗜學今難古闗安昏復是金方感義
氣內譜存宗熟膺使光華盛輶軒來訪搜延知
清廟羅供是嶼小珍分派既同出馳声尤絶倫
仙班重典領肯府久弥綸抛卯方宣化揮毫晉
爽神慈嗟遠借禮欲淵古人風鉅模同三晉高
情臨入報其香前遺像原拜他嘉辰喬爲清
貴學嬪仲寔貧論延百年詒裔合一家春學只
飲此酒勤哉書亦神尋盟許愈篤踏道毋胥淪
暫別山河阻終期事業新相從萬里去伐鼓起
通津

和梅君遇退閑

鞅掌徒勞耳人皆羨子閑惟甘寄市隱句苦憶
家山街鼓晨眠穩丹田夜氣還肅然無一事意
已出塵寰

贈厲白雲上人

蹇徑閑鐘罷而今但熟眠事須紅日上身在白
雲邊古貌塵違俗高吟不礙禪爐頭煨芋火相
對各欣然

羣芊踏菜畦戲作

活計元堪咲毛聲尚見取號號元匯夢樊柳覺
何禪正爾設諸葛從何捉左慈苦鞭莫后者猶
得養生規
　次韻八詠樓
八詠樓中景都從筆下收使君容此客詩卷重
於舟我頗曾三至君應倍四愁滿湘但會貢千
古只同流
　贈葉一山
氣岸有如許當年乃鶴冠覓官談笑易知己古
今難膊鋒如山瘦心堅可歲寒部潜有痢駟博
士却儒酸
　題詩禪方丈
切忌犯正位須教截衆流閑鐘應已悟縛律未
為道室小晚客勝詩成自點頭出門忽大咲明
月一天秋
　仲寔幾約來訪又得谿甫方若同行擻
日語蟬聯甚懸五詩寄意甚高次韻為
一咲
重離嫌畢濕那堪暑雨稠抛書事無裡欲枕聽
溪流何用摅孤憤惟宜號四休誰能訪生死天
際有來舟
江河去不息合石仰而觀但去隨流轉安能制
汗漫就情人所重友誼古尤難二士俱來意遠
知可歲寒
紅帶冬類日青霄奮翮時猶乘雲升約肯為水
亭嬉快婿豈嬌客老翁真小兒五噫且勿作舉
按梁齊眉
陽羨長腰米僧州秃鬢翁相傳作嘉話好為表
遺忠發揚溪山勝從容詩酒中南湖來歸客歲
晚倘來同
平湖好亭子高出亂雲層一水作之字庶山羅
豆登襟懷為尓豁杯勺尚能勝却咲鐏敲缺窓
中效凍蠅
　答術者
賢關抱多士子獨抱遺經不尚日時獨睢誰全
日青直須行萬里未許赴三星會友誦佳句等

閭生鶴翎

送吳古村入越

笑我廿年隱因君動越思緑波元可鑑緇髮已成絲共說脩齋老仍懷闕道時〻還別去江海又新詩

次韻寄衛山齋

蜀客嗟流落廿年學圃遲年華空自老心事復誰知未有盡歸日還須上冢時諸餘何足論相對但期〻

送周東甫教授餘干并叙

太學賢士之閱異時英雋如林蓋如雲聚功名富貴可立致一旦高舉遠蹈鴻冥入山林惟恐其不深且密也蓋久之而後稍〻出為世用何進之難耶然沉落顛頓之餘尤為人所愛重譬如珠玉犀象之珍要未易爍壓之也吳興周君東甫以前太學諸生教授饒之餘干州人皆謂此未足以處東甫也東甫咲曰曩使吾幸而久於太學或四三年或五六年又甚者十餘年以得一第而又幸在前列法得為學官須次且數年幸而得至其官豈有異今日之為哉而何所寘淹速喜嘆於其間廼亟裝為行予鬩而壯之以東甫辯博而文通敏而能何適不宜況博士非冗官可任其志餘干非陋邦可施其教行矣東甫久替者其發必大其進孰禦予始自愛重敬脩其可爾以像步趨者大者為是邦自忠定公以及近世之諸賢緒言遺烈尚有存者詩云高山仰止景行〻 行敢以是為贈言詩曰

博士廣文館遷客二十年新邦重于越舊谷記諸賢謂古心東澗碧梧辯拈峯鶴首南風至筆比右齋岑寄年尤惜別搔首意悽然

和雨中

但聽四簷滴有成萬事休空封流誰飲高樹蟬吾廬那忍田翁咲還憐木偶流老人渾忘事畧記酉年秋

薄宦亦良苦教官泥滅寒陳紅猶不足太白欽曾浮頓有兩詩好聊覓一日憂天公應念此未

用祝篝甌

水村圖

山色濃還淡孤村水遶之俗塵非不到野老任偏宜綺岸疎〻抑茅簷短〻藤小舟歌又過使是少陵詩

陵陽先生集卷之三終

十六

陵陽先生集卷之四

牟　巘　獻之男應復編

律詩七言

勸農日漫成

白髮紅顏烏帽斜年〻從爾覔年豐手書漢詔來身畔便覺幽詩在眼中且喜畦秧三日雨莫愁花信幾番風我今亦是隨游者不豫而忝媿食功

景定甲子理宗嘗以顏曾傳道配饗下詔臣越咸淳丁卯時以曾子子思并侑孔庭蓋推本先意也先臣所被宸筆藏私家會庠學撤田西崇新閣額得摹刻其上而其闕未敢也府教張君遂詩以成之後之觀者將有考於斯文謹用韻以謝

在昔前朝帝問頒龍摸當日正承顏曾思參侑蘘榮后先舜相傳密勿間道驗光斂昭若日於皇吾道重於山老臣獨抱烏號痛不及臨雍屺

從班
藻有嘉魚首白頒飾儒樂育士儺頒宦奎恍若
從天下餅習學成不日閱要識道原觀洋水坐
今文物盛默山照明殿下起龍舞便合歸陪蒔
讀班

荷花詩於淫邪陷於老佛幾千載自死
根濂溪而后始得以其中通外直者擬
於道而近世有魏山又推本周子以為
取澤陂之詩所謂碩大且儼者歸之君
子為明倫堂后新池縣普華栽殺遂見
之詩且有取於周子香遠之句奇與遠
矣因次韻
道中何物不生生頃刻能開碧玉蓮抔脚好時
花發越源頭活處水漪漣喚醒伏土從前夢細
繹陳詩景錢稿霽月光風真洒落千年此意後
誰傳

和張教雨詩
占雲日日閣何如物意焦卷重可吁微洒人皆

卷四 二

憂夫源積成我自娛中宇霑宰已將先兆甦
砥行晋躋上腴此事相関情正切吾儕初豈事
誇誑

試院和李提管韻
聖世旁搜盛武宣幾人含未對幷紅武成宜取
二三策稽古選誇滋萬言充棟此時唯悠後着
鞭它日竟誰先坐登相對真堪笑半夜魚龍已
變遷 起字宜改恐字

無黨為東岡賦遠游余病卧空山聞而
壯之和韻為別
鷄録梅雪兩鬢鬢底事征車人指南自是會游
習熟色不妨小仕話魚蚕漆伏中歲情民苦羨
來平生分所甘若有書來詢生死白雲多处是
吾庵

次韻無黨留別
濤波萬木撼新秋却喚茅廬似葉舟我但蕭殊
眠顛尾君方嬰鍊句盡頭早凉已喜無殘暑老
別當須似壯遊黄木扶胥最奇處想當句子詩

卷四 二

浮洲

和劉朔齋海棠

人物當今第一流以花為墨玉為舟晚妝未許寨幃看夜醉何妨秉燭遊鄉里宮華思田夢黃州定慧起新愁何如歸伴徐公飲穩結一巢花上頭

和萬之寄游何道二山

行盡千峯日未晡齋餘折檻喚紅魚百梁扶棟神輸巧一鐸鳴簷樂出虛那得詩情陪獨可但誇山色勝衡廬老禪趺坐渾無語案上常行幾葉書

兩人相對說鑪畫篇稽堪嗟滿故宮忽見画圖如雪外不知更世此山中餘生總寓一粹米猶性殊欲六尺蓬寄得詩來何處覓南湖浦稗淺覓莉

送李仲寶同知

一別手儀十載間新春再見為開顏雞林傳去詩如錦龍節歸來鷺未班白日絲綸端可待平分飲月早須還此行已滿英雄殺同上桐花紫禁班

七兒應從同客飲櫻桃園摘新歸以遺親用其詩韻識所感

開汝相隨入翠微歸時晚色已凄迷櫻桃為喜筠籠重燕子休嫌茅屋低我老恐妨兒輩樂新詩欲繼古人題年老自覺推顏甚送客何妨過虎溪

尚記當年舊寢園百官分賜荷恩寬帶青絲籠空餘夢繞白頭人苦不歡詩老誇稱作崖蜜野翁驚看瀉銀盤南山見說紅千樹鳥雀兒童任入闌

次韻王寅甫

共惜餘春賦式微莫教當飯失苗糕行々直度南雲北得々還尋東院西白燮已應隨日長黃鸝更與盡情啼試晚小雨輕埃句絕勝莿村滑々泥

和陳無逸九日

揚鑾設醴巻旌桐九日臺頭詠渚鴻豈遠風情
雖曠代淵明霸氣直橫空卧龍自命初非過戲
馬當時未足雄莫笑東籬太岑寂南山長在醉
醒中

萬事真成一繆悠西風節物若為酬鴻飛未覺
他鄉遠菊老誰同此日愁已洗形骸看白眼更
扶衰病費丹頭吟情笑我今何似癡覓寒泉漱
不流

和張老山辭免運司

曾驅海若激波臣庶事年來若乞身徑為尊鱸
稱退祿要將蓑笠作玄真流空素月光難掩過
雨青山老更新祇恐未應閒袖手鹽梅留鉉止
須人

和李侯九日

自媿龐瓶井在湄廟思時從一中以平生殊少
題糕字今日堪憐對菊時烏帽已新欣得酒白
衣誰似更携詩吳興太守真三絕爛醉輕教玉
笛吹

歲回九日九江湄杖屨從容信所之下逕遠尋
觀穫處東籬想見醉眠時　今日吳興守猶
記當年已酉詩我亦平生知所慕飄飄衣袂任
風吹

賀張老山得代

富貴方來本不期湖山逕去豈無辭泉咻直欲
愁為涸一笑姑存劍與譏難辨求田還問舍且
教入務併尋臣帽然殊為招延起從此岩阿爛
蕨薇

別趙子昂

粉省星郎嘯說班暫隨使傳走人閒荊州刺得
習鑿齒江左今稱更子山邑邑新多尋漢喜人
情争羨錦衣還但憐老病叙〻別白髮如何更
可刪

送蕭子中

誠齋手摘千岩葉詩律清森近代無仍世科名
香未歇諸孫文采蔚相扶橫經為喜鼻比穩覓
句何妨雅骨癯會見蕭生起東海幾年志抱一

詩攟

春雪

一冬只解作嚴寒剪水飛花事竟難閉户不知
春意動撲窓忽覺雨聲乾彌閒萬事正雲集何
處一蓑如画看但喜畦疇得蘇醒從今小摘有
餘懽

送羅漢臣

向曾平步上仙梯拂袖歸來氣尚豪自有西山
堪拄笏不妨右手且持螯凌雲載酒渾如夢泛
雪回舟也自高顧我餘生復何事閉門三徑近
蓬蒿

過洞庭山書湖中所見

欲泛旧事恐悽然誰遣奇觀墮我前鷗陣萬屯
湖爲黑冰澌千丈水皆聯無多風色似天相阿
耶人家疑地仙更有一般堪羨處嫩醅綠蟻醉
無眠

送趙蘭泉教杭學

一似彭城向潁時重開講帶盡征旌青衿喜得
新師範白髮能言旧尹蘧獨冷定應非熱屬衆
芳況復異凡姿不妨且作回翔意直上搏扶亦
未遲

送仲南仲主簿

六客堂前聚竹屛度路鋪下碧麟生通經此老
行吟處可是常行傳舍人吏爲祈蠶覓休暇官
因祭灶請比鄰也知凝座難捐滯且與穿山作
好春

題用拙齋

柿林園裡任文簷金谷園中石賈壓漫說愚溪
誚當世苦將巧宦目他人何如拙老西吾處一
但無傷太古民說道書齋名用拙可存吾道樂
吾真

曩在長沙有遺以石山令旧物雲散此
石獨以磐爾獨存漁莊爲賦九芙蓉之
句送以歸之目爲壺中九華致其懷望

當年特餉自湘東共載尤憐翠色濃莫向壺頭
疑慝泣要能華甫自其蓉諸郎自是階庭秀此

物聊堪筆硯供劇咲仇池無與伴闕中張望几
奇峯

餞留忠齋丞相并叙

趙忠簡公自靖過永嘉寓文清公行邁過姑蘇
曾以八十之年就養于舍與東州盛衛包大丞
相忠齋留先生視而公為德同鄉里同歲年同
而東閣府判將之安輿以趨芳躅邦人士日夜
望老余以老門生叙語前此賤〻對酌公之行
咫尺柯山路匪賒人生遊養最堪誇倚茶山集
過吳下霜戲綵堂來永嘉入袞高齡竹子舍開
鄉盛事羨公家邦人莫咲門生老日〻花間望
小車

予與會孟同遊古心先生之門死生契
闊今見其十年前與和寔甫師初既追
和予亦繼為

擾〻人間萬事壓旧交無存白頭對此翁真是
同門友今日真成曠世人千里嘗音知能識几
秋落木見横陳也休斯把遺篇青說到銅人更
愴神

和虛谷韻簡唐月心

平生自分只虞既況是而今一橋枝江左何人
譚太極浙詩有吾眼詩物情於我真昧矣吾
道非公誰與斯未必梅邊無賞好與共
參之

餞陳正卿學録長城

本翁十載鄉博士司封何行亦未遷蕁屈吳松
湖海氣求肯陳檜雪霜姿近家附書片既穩遠
業當萬里期老我棄難堪寂寞不妨時寄画溪
詩為

再和虛谷韻

肯隨世事〻誇此得〻來尋霜雪枝若由新添
漁隱話陵陽別論派家詩卜隣江喜同王翰到
處猶能說項斯不是晚來投社去杖藜〻〻啟
何之

和梅遇二詩

除却壺中日月長不知何處是真常等閑鉛來

自生死從古薰蕕更莫香蘂掃殘還覓鍾呂步
虛曲裡換任涼何當月明風清夜喚出胎仙舞
一場
行止非人所可為陳情何事不違蒋已驚夢裡
鷄鳴早翻哭人間宦到蓬剡曲船回空此乘洞
庭飛過怕漢知悵然身世溪亭上售用新添五
首詩

高賢儒屋齋使君之令子自雷來書訪
朋觀旧此題甚古獻辛亥余識厚齋金
陵通守之令堂陪翔齋劉公飲海棠花
下使仰四十五年追念悵然

厚德流光報必豐當年商擇已重奇蘭芽秀擢
孤操內樂表驚人一夢中宵向陳人論世好絕
知新句有家風海棠花下首鍾將說首令人念
此翁

和王梅泉黄靜齋載酒問花

逃禪形容兀似搓雖暴獨樹老夫家高人早擇
無復馨佳客爭看第一花已為義尊成鄰更
誇信筆寫能華班斕小草真兒戲得借餘光亦
所嘉

吾五十年間未嘗一杯自壽汝曹所知
者今乃力營甘旨為心喪憂事出創見
欲深辭去又不可使汝曹它日懊恨復
如吾者小詩答勤渠意丙申正月十五
日示諸兒

七十新年未盡窮香醪滿泛鑊尤豐使同五禺
為吾養汝有雙親勝邇翁一念自能通造物諸
孫更與振家風華燈壓月今何夕春在觀情笑
語中

十六日謝郡官兩學及鄉友

七袠空餘家感情南園舊病閉柴荊一朝破戒
為兒子四坐合并來友情把主每能容柯拼天
公特為放新情餘年得此今多幸白髮頻歡一
醉成

十七日邀竹昂凝能靜及諸親友

兒將白髮共嬉娛敢意高軒訪敝廬七袠年齡

同年縣諸發詩句過黃初閣芝那胖出拄打亦
蓋使能傾閭里瀾醉休須問生理貪家今有百
車渠

送揚興府

細語當年别后春驚心當縣尚吹塵濁醪易賈
新豐酒衰俗難逢舊雨人君似伏波當益壯我
幾南手不能神合弁柔父叙々未應相薦鼓謀
興隣

大水后得雪

便須飛酒又何佳得々來尋貪士家破屋青燈
饒一春荒園老樹忽千花凋殘寒夜饒偏貴詩
出窮人倒太誇西月兒書渾未到足應行腳更
天涯
蕭條籬落勝於村還徑人稀早閉門過眼風花
無一瞥到頭石鼎只雙蹲何妨歲惡詩仍好那
笑爐空火自存笑殺車斜微雪事諸君本々又
元々

再和

餓年得雪意殊佳天亦終憐田父家是處連雲
畦稻麥一時猜不數呈花開占餅餌真堪喜若
比瓊瑤未足誇我正坐須來歲起夜中踏雪喜
無涯
正思覓食轉諳村聒々今朝雪塞門屋角空囷
飢雀噪床頭敗絮凍鴟蹲分無醁醑能相熱賴
有詩篇傳白存堪笑少陵窮不死區々苦欲問
黎元

三用韻

雪中何處不欣佳却似偏尋困乏家老病尚應
餘菜色風饕未合到梅花頁瞳擬向田翁覓面
旋時聞兒女誇何是年來四不出也隨人省傷
南涯
慚愧長驅市入村送詩踏凍到衡門未愁蕭兔
千毫禿持看陽烏三足蹲我亦欲尋安道去人
應共笑阿先存界天雪窖依然白更憶當年李
仲元

四用韻

眠食于人苦未佳從來逆旅便回家四時長是
餅無粟一夜偶然燈有花雪夜之寒誰復料物
中惟老不堪誇巻書危坐時相望不覺西南各
一涯
五十年前三尺雪以　拄杖下荆門坐驚在萁
吳楓換長榜輕蔄蜀芋蹲獲爲糧加一日事赦
厌能有幾人存新詩讀罷令人感轉首首〻又
歲元

道士號庭梅爲賦此

苦把庭梅當野梅庭梅元是野梅來官辞台鼎
當年貴𦍒向丹田向景閑山意濃時還耐看道
根狐慮更深培玄机黍透何分别猛拍闌干一
笑回

送張剛甫廣德學正

桐川處尺路平費垂擲春風句髮憔擻有羣全
三考樂彬居擬家四時安的傳何況白話老謂
寔嵛本爲遠業豈徒榮一官從此以東有新句
寄來應對暮雲看

十一月朔冬至

曾勝丹剛執爲偏五載之終似遠然辛亥徒爲
章首歲上元直在大初年是年上元甲子朔旦
始正周正秦正未從元凱叩長歷且與少陵吟

餞余好問入燕

短篇一緣閑披隨〻長以客星老此江邊
疚酸漸已轉涼總想已渺𥨊送別時翁輟功名
初得意聯鑣賓主總能詩昔人猶自薦佳客今
日何憂久已知畀只人生急三釜高堂白髮数
歸期

和徐容齋正旦

想元新年試筆時風沉應不滅丘遲歸來燕子
元相識落盡桃花若未知何事蘭亭修禊樂便
懷異客感秋悲湖山勝踐無由共禪榻茶烟老
鬢絲

和趙景程提舉見貽

高標照我髮星〻百尺修途一寸丝撫自不空
如此海客非可欽似公棠田弦驚起開豪唱五

斗擻教鮮宿醒何事詩笛來較晚且容湯弱煮
榆羹

再用前韻蓋坐上〻有九老頭陣
耆英圖陣爛如星勝似耳風暎紫薇洛社便如
同此樂商顏夫必爽其榮戴花罰九徒欲醉當
局温公豈醉醒試問諸賢閒得否照豐一飛沸
於羹

次本齋韻
卷四　六
七十八春華髮老幹龍文鳥力猶堪品題人物
多成傳署領溪山盡　衛了不安排方是適本
無全缺又何慚誇傳析國雖陽舊　字新詩路
枕函
怪底屑門雜子歡倒衣迎拜病猶堪告晉詩奉
斗腰大衛說踏車鵝尾從風誰傳雲誰得似雲
泥技遲我增遶新年精力知強健酹答端能日
百函

能靜十月海棠花下飲酒同知遼王因
言昔在漢中十月海棠亦開用韻
試車曾上漢中臺十月海棠無數開萬里相逢
曾識面復勝舊〻更樽杯高情共〻荷燕〻畢歸
夢還思灑酒推客去主人應〻夜不妨燒取燭
籠來

和除日開鵲
門前車馬氣如雲鵲噪嘉猜意甚馴别識風光〻
從草〻報人消息喜頻〻當家金印君堂〻得朋
日撤盤我自觀共樂高堂稱舉壽要與迎春趣

卷四　七
送鄧善之
尺一俄聞有急徵風雲會泥有南溟正如蜀客
懷鉛筆未羨鴻都篤石經此事惟須一良封今
朝指尾西文星精消姿畔停書去人在金坡白
玉高

送人赴罕興教授
摧喚沙棠港口船門前龍象聲初從春風如願
家良近事道中年志命〻探谷一新吾禮樂高
賢多羨此山川不妨且為拔翁任却上玉堂陪

衆仙

陵陽先生集卷之四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五

牟巘 獻之 男應復 編

律詩七言

次韻李千秋中秋節

節物詩情總索然漫將梨棗當盤筵甚憐永夜空尊月記取爽翁斷酒年十日尚留花影在兩瓶便作竹根瓶分明破戒緣佳句免使兒童誚禁煙

癸卯人日送李千秋還杭

喜聞鷁畫初回棹便擬共公吟過春何事客鄉還送客今朝人日更愁人風吹杯面梅花老路轉裙腰草色新只恐西湖留不住重來好為語疲民

又題

篇章何事等嬉游尚想燈前剪燭秋從古殺青徒自苦只今醉墨可能求忽傳鷺立沙頭句又見鴻歸天外洲撲研去來須搭肯不由自己更誰由

歳在丙辰元日立春是時先人守當塗
郡齋賓客雲集皆用元祐八年東坡和
王仲至秦少游詩故事所謂省事天公
厭雨回先人咲曰天公省事今乃多事
耶今三十九年矣追念慷慨小詩聊記
當時咲談之語
一昨姑溪歳丙辰老仙元日去班春當家句子
頻催客省事天公却咲人紫鳳天涯今已老泥
中歳首又還新咲談誰記當時女獨立東風倍
憎襟

和任東津山長
吳興學法偏諸華吾道元無適與還今日誰能
下馬古人猶自爵先花胥開燕豆鶯流俗共
喜麤比得當家入手新詩惟連拜賀須那時並
飛霞

和汴教耶律伯雨
翩然來自舊京華歷數山河不謂遐往事已空
惟重泰玄談未了更澆茶南游句好誠鶯坐東
道情深未憶家也欲衝門門外去一聲長嘯入
烟霞

新城羅氏棣華堂
中和偶向此枝聚友愛當知吾意同十世共居
尤盛事一家三代自春風試看華鄂相扶處正
在閨門叔會中淑謙而來名節偉更添新記與
無窮

寄昌化孫梅泉
彈手泰循信宿洪來行役已兩周天雲織尺素
嶽開後雪輕度溪恐陸前高韻誰能似孫寧日
題應復記燕仙何時布襪青鞋去摘野芳苗古
寺邊

文林之惠給綱綠摘
二珍胥會到柴閔詩為高情慰寂還海上便如
蓬若士橋中應不減商山可人風味知渠隽老
我形容有許循誤黃包烹紫穀為君呼酒一
開顏

送李雲庄學録

橫經之暇即吟詩三載如常匪懈晴雨不知
官獨冷看雲自與竟俱遲羣飛觴字坐所頌觴
立儒衣動去思還恐西湖難久滯此声梁楚已
先馳

次韵九日寄史推

弁有山兮水有渭登臨含山復何以娶琖帽脱
狂嘲后雁過江涵感慨時盛府主賓俱好事满
城風雨苦吟詩人生自可行樂耳劍首功名但
一吹

次韻寄史彥明

箏閣音嘉弁衙此守郡卿須奉檄馳候管乍拔
新定志郵筒忽見故人詩君方清絶行明鏡我
正摧頹据槁旋爲嘉錄衣懸膝下歛雛趁得須
花時

答米鄉林見寄

天目葦仙帝所毘列來刊劍但神駝分明輪輿
嶺山老活脱吟求玉句詩論旧驚心幾甲子扶
羸咲看一筇枝如公再合慵然起休戀春山笋
蕨肥

次韻李侯喜雨

誰似當年名信臣天教來此活疲民水鄉怕旱
相傳古甘澍隨車總是春坐看豐登成樂歲只
將憧憬對神明已聞宣布形歌詠賓主殷勤用
意新

謝李侯枉過

鳴騶窮巷忽相過其奈將迎窘步何每理故郡
身不踏欲磨新句硯空歷籃輿掃復爲公出泥
飲惟應説共多都是寒覘工指點若爲公錦雜
演蘩

長兒授館於杭每休暇遇仲昆家相與
談經析理閒則飲酒賦詩爲樂今閏秋
十四日會於稷軒相視而咲曰好天涼
月邪中秋况今歲雨中秋乎遂留飲劇
論夜参半聯聯不休情愈袖發予聞之
甚喜因爲詩寄之

共飲方酣月滿樓劇談無倦露侵裘此宵此景

應難值吾聲吾吳亦罕傳情誼渥如同一姓風
流不負兩中秋絶憐老子婆娑甚破戒何當太
白浮

和陳無逸木犀

秋旻金氣正高張拼作西風一夜凉何處杯中
無白墮如今扇底有黃香白衛老於如犀汎却
笑春花為隸狂勝賞情吟兩奇絶吳山横過即
仙鄉

和仲寔秋興

金飈吹暑殲炎濤闢早空庭一葉驚狂頻倫宜
對朝爽揮毫正好賦秋聲鮑中歸短休煩鑷堅
上弓開不受桀志士由來多慷慨何如百轉聽
鸎鳴

黄元静飲客蒲蓮海中殊勝絶

扁舟徑入其莫國一咲俱非纖穢人抵拂郁陰
佃隆暑苦蒸炎愴快寄衛小巾挖去我光野大
杓取來渠更莫獨嘯數觥詩與發羨君超様老
精神

次姚午欽韻簡高司丞

西風小立對晴川今咲人間自聖顛使事瑞因
荔枝求歸期休在菊花前平生漫說少陵老終
日誰陪上界仙淮泛杜中雞與鶩詩情比旧更
依然

王梅溪生日惠詩次韻答之

堪咲衰翁作許狂又隨簽簡到魚梁未秋早覺
凋蒲柳已老安能種豫章誰似讀騷仍飲酒有
時贊易自焚香梅邊有約君應記但愿年年久
羅觴

白賛

致鏞雖云貴則亨含章内照乃為真離明外附
天光發良止中存道體純玉質未凋虹貫日素
功后繪物生春也應咲我玄猶白不比羔羊已
直人

次韻

大海相環宛一洲浮漚乍起已千秋三千笑白
人間世四癸時尋物外遊我輩安能知許事平

生未若樂斯且閑寫翠竹時相對更說諸餘總
繆悠

送程晉輔長和猜

傳家氣脉固深長技策來登和猜堂南渡金鞶
元不泯西菴豈色可餘荒要知持守爲涵養好
把精微重發揚共喜蔫蜀德甘旨化時遠到未
渠央

送吕寶宣尉別三十五年矣未由再晤
近張倩仲寔轉似西湖詩圖乃知吟嘯
湖山之樂輒爲五詩奉

南屏環擁翠雲堆誰遣精廬特地開茶酒先生
甘隱遯烟蘿火乙忽飛來胸中磊磈五千卷門
外笑藥十萬哉白日竟抛妻子去群仙攜手上
瑶臺　右南屏書院

橋園庭畔市多塵趣院橋邊地轉清山色湖光
精舍敞筆床茶灶釣船輕奈何一字不堪煮且
與三賢相並行笑問壽藏何早計不妨更學趙
臺鄉　右西湖書院

毅齋大老除　名節尤偏母所尊曾是傳臚
第一唱却留衣付外諸孫抱媛抑汁初承渥祢
泛霞觴共拜恩尚記吾家多夙契何當握手得
重論　右鄭夫人傳

伯子先夫豪傑人四時佳致四時春靜能觀動
一机活會復承元子古淳造物生〻還化〻世
情故〻又新〻不妨長向亭中醉自覺沖融氣
味真　右四時春

平生知旧一李及別後長閑白叔靠偶有客來
獼猴趣也無人覺小舟歸儘漁俗子頻相惱只
恐仙禽未肯飛莫咲嚢琴并煮鶴醉眠林下兩
忘机　右小舟歸

孤雁

如何苦作斷腸聲度盡關山失弟兄萬里它鄉
誰是伴單栖半夜若爲情嘐〻每歎衆人薄落
〻孤將一意行只恐影沉湘水後更無來者繼
高名

贈陳東洲

散髮披襟頗自由野麋見客忽驚投新詩生怕
將愁至博學何妨與熟遊未說天邊金彈子試
看城外土饅頭不然且學伯倫醉荷插相隨死
便休

題陸起潛皆山樓

醉翁朝暮四時景誰遣描摹入此圖喚作皆山
真箇是携來到處與之俱也曾佳客相陪否亦
有清泉可釀無更喜一般僧侶舊高樓百尺俯
塵區

送番陽教授溧水

直道古心古所難任渠俗眼笑儒冠子能有塵
猶黃孃老鄭無氈漫冷官一片湖光清客睹三
州禹足此詩壇只薦舉麗迎人意歲月功名正
好看

送鄭南俞教諭歸里

試把溪堂舊譜看三年苜蓿守酸寒吟肩祗自
初來瘦遮尾方知細消雖憂患可能期學力功
名終不誤儒冠到家莫作多時住趣取秋風送
羽翰

絕句五言

賈節菴冒畏景越脩塗過我茗雪情頗
甚厚今閱古式無思大節不可復見而
骨肉消息訪問難真相對殆感愧不能
爲懷青燈夜語誦少陵夜闌更秉燭相
對如夢寐之句意甚惘然其歸也見曾
以此爲韻賦詩道別余亦作烏蕪老拙
惡姑寫我懷且以卜後期云尓

君留劍水湄我眺斧峯下寸書九不到思君無
日夜
一朝忽在眼喜極生悲酸老淚如撒菽談盡氣
亦闌
事故不可料柯爛棊局更兩家留白內往、隔
死生
英、君令弟介烈承所秉既死得處所我意㦲
何恨
吾女去二稔何處吞声哭忠孝果何辜神理諒

未燭
君能為置後此意不可忘嶢〻峙頭骨正好王
其相
自言勤敎督燈火與之對泉明定不孤門口栅
汝大
我為饑寒困坐違義恩緣君固不忘我〻愧當
何如
連宵接軟語共說夢中無粟行共未多掃騃忍
已動

貧賤別尤苦轆轆那得寐后會尚可期握手三
致意

拂林天馬圖

赤手謝銜轡踏蹴翻九衢健哉此女子果勝大
丈夫

和漁具十絕

買得五湖舟江湖浩蕩手呼此〻爾去此事集
能了 舟
臥吹月明裡龍吟躍打鼓別是一家風荻花擺
頭舞 笛
拔時響蕭騷臥炙推僧〻感然烟雨中安有知
雕澤 蓑
輕圓几其顏不受暑雨包時將蓮外挂旋轉卷
七澤 笠
裊〻不自持何以制沉賭聊憑一鮑餌鯨縋春
可押 竿
彼已若其發此猶患其緣歡呼試新圖一舉雙
白魚 網

態〻枯錄中急雪洒不減西風明日晴双花為
儂結 灯
呼風壯趁魚一片如掌天上等後船來過湖猶
早在 帆
登〻遠還合舞從何處起魚〻潛深淀搁在深
波裡 柳
即此是瘦水酡綠舞波面何似宮亭湖為我見
如顧 楫

贈薛東湖

抱荷蓮盧下白日背我馳求生如此天命復
奚疑
慈哉東湖水不近亦不遠相對淡無言可以樂
我饑

布平初度老友王命岳寄舟過訪谷題
甚厚既以十詩寔用淵明采菊東籬下
語五字云每歲思親不特坐對菊花幾欲
廢詩雅蓋深知予心者讀之愴然輒爾
和留

卷五

六年似蓉蕭蕭髮已夜改此身尚我累採菊時
自來
古人歌既醉其中有五福如何樵採者忍飢但
餐菊
有酒中可澆無酒檯自空但懷停雲友相望各
西東
九日抱壽酒時節差池無我生秋已老菊荒而
滿籬
爾舟過寂寞十詩繼騷雅定是王弘孫猶記南
山下
淵明六十三我已多數秋長短不偶然俯仰錯
繆係
平生遇初度何曾具盤筵意思知何處貴賤賀
嘖然
人生百年內無甚慢少選何似樂天翁歲晚長
相見
堪憐大鳥鄉推落向江濱虛名竟何益空此斗與
箕南

卷五

淵明詠三山詩學馬綠霞斷消章不廣石高姚
廬山

方竹杖
此君久不見憔悴伴雜顏在鄭費斟酌句論古
與圓

溪邊釣舡
莫出前溪去隨宜下釣鈎此生若不愛鱸鱖滿
船頭

題東李櫻山圖十頌

是誰挼藍染千條萬條碧我欲問東風東風渋
無迹
輪囷肖天巧露紫含丙高惟厲野老知此是豊
年瑞　瑞雪
雲臥不禁冷訝[illegible]若太徒紅光被
空曲　東壑
落、金彈丸飛鳥不敢下盡播不到吳楊梅同
過夏　枇杷鳴
行、西疇西瞑色蒼然之芦、各歸根我亦望
卷之　五
得息　西山
綠陰春艷、綠水[illegible]散延句空以愁
自競　梁碗
奇闌談長嘯援筆記旧游頽見回來者俱非第
二流　第一源
桃源迷不知真[illegible]在日要令不識下知有古
風俗　桃源
泉脉十字過石[illegible]没来眠者茗風味故
應同[illegible]

青、南澗芹雪消春已動如閑修磨筧岩半發
流湮　南澗
鱗鱗無處避[illegible]釣臺畔袖手看
落日　釣臺
神仙好技繪空飛[illegible]小如許鐵杖響
彭鏗　石橋
捫蘿上復上未省所歷高忽與歸鴻值萬里一
羽毛　山毫
冷石眠夏天水望遠毛骨所以安樂窩大暑苦
卷之　六
不出　安樂窩
澄然蓄精祐百尺注、深不故寒源發可以觀
滅心　寒湫
此處若爲閑自[illegible]有無心人不妨相
伴住　雲閑
都將千石危化作一枕雪盡日無別香五月何
曾熱　蓓菊蓀
此人讀書處皎、霜月嫻香影不可假高花在
岩畔　[illegible]岩

別來五百歲於茲尚駐飆馭吳市梅子莊錢居示
神遇　聚仙
好著在眼前世上小人覺欲此不必㐫付與神
仙著　仙奕
張敞畫眉圖
眉嫵厥罪小〓〓一笑休明日章臺路便面越
風流
相如撫琴
不負百年心琴中托意深如何渾忘却猶貫白
頭吟
猿鹿圖
猿歷年月猿猴授憑臂長由基去[illegible]何以能
相忘
胡猻圖
山果包已盡然丙嘯中雌雄自相命憐其尤
秋風
陵陽先生集卷第五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六
牟　巘　獻之　男應復編
絕句七言
己巳秋七月不雨人心焦然迺戊午禱
宿致城隍清源渠渡龍君齊山五神于
州宅以禱始至雨洒塵旬是閒微雨輒
隨闍旱氣轉深苗且就槁更袖佛蔬𥝢
憂惧不知所出越癸亥日亭午牽郡僚
更由禱于庭未移頃雨大擊澆懽呼舞
蹈曰神之賜也某既拜既又明日以禱
歸念無為神報者乃作送神之詩七章
以侈神功且又以祈焉
休、旱稻已焦卷晚稻搖風更可憐枯盡百潦
無一滴老龍何處卷雲眠
幾度看雲眼欲穿不應氣數促關天去年炎火
今年旱守也於民自寡緣
五神萃止足精神迅發風霆一欠伸能事莫嫌
相趁促門前多少望霓人

老火猶驕氣蘊隆爐香藥罷日方中此際忽來
天河落頃判難名造化功
神祐恭惟及物深中間感應妙精微要知歷覽
還爲感終始惟當秉一心
眼前物象頗昭蘇未省郊原偏乏無更覺泱車
三日雨普教大地活焦枯
龍斛欲駕已多時父老遮留一日遲秋菊寒泉
何以報精勤更寫送神詩

集六

都梁北鄉士多好學有向君敏衡者一
日謁予於謙甚謙氣甚和禮甚虔予心異
之問爲予言曰家故沅徙也今所居有
谿寔自沅來乃築室聚其上書以教子
弟因以沅溪書舍名之而於亭則曰無
加蓋其地舊號無加莊以其東上于石
而止于岸南止于路北止于泉也殆有
以發之予既爲攝右書二顏而向君又
以所謂齋崖者屬予、輒此石傑立千
尺寔背屬峻削可咲可倚有類乎齋崖

頗思一至其處摩挲此石以激衰懦而
未能也乃各爲一解以謝焉
書滿精廬並繞門、前流水出於沅夫君自得
濂溪意直向洄、識本源（因予寓廬號濂溪者本舂陵故君也）
右沅谿書舍
無加之義復何加解盡當年太極圖（朱子曰太極者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八面四方都恰回更於止善用
工夫
右無加亭

集六

齋崖千仞孰能干一一直令人毛髮寒可以人而
不如石哉當爲石具衣冠 右齋崖

三

予方卧病枕阽劉君以蜀椒堅索詩口
占遺之
今年四野赤如赭安有吟情到此花何況病夫
空百念只於真是認根芽
題德範弟三香圖
水僊侑食老逋家更着江南小白花三雅如渠
好兄弟衆芳未許以肩差
次韻洪帥喜雨

瞰車亭午作雲頭喜雨亭前黍稌秋但得人間
飫宴游等閑萬應一時收
感乎妙處捷風雷造化於人豈遠哉見說商霖
一尺字內前車馬待公來

一遊高園用前韻

蟬声驚客回頭係納踈餘夫後秋不是先生
新句子一川雲錦費句妝
儘渠枝索粮春雷相對清風君子哉原觀主人
歸去得不妨却許蜀人來

和李孫亡酒

白家老尾慣從游和氣如春不汝鄉近日更難
遇外酒夢成喉吻吸青丘
羨渠痛飲日亡何一石如泥亦未多麴米春濃
禁不徹酒腸喉我本無它
聞公久矣室諸妄山酒真成一事無旧說蜜殊
憐飲蜜不妨試候小風爐
嗟憎市酒赤如霞難放當年老阿嘉一任花前
發風景破除旧賜小龍茶

酒名真一妙形容古法傳來玉局翁搖動天關
出瓊液潑然不比小槽翁
病餘井臼不任勞欲飲無錢何是高一吠猶堪
推出腹少陵詩裡學糕糟

送程教叔

天涯忽送非常喜阿同班衣卿縣前話盡青燈
十年事床頭周易拔依然
莫成有子萬事足何況人生七十稀莫道梅花
還五嶺頭輕凡別去如飛

贈羅竹山術者

此君乃肯與人亭辨吾生風有竹山何似竹林
嗜痛飲嗒然藏百爵迴酌
魚酒翠碧俱拋却重將今居卜隱中門外有來
能握粟為渠消息說征豐
韓於紙帳紛蛙衲擢樹地如蝦手使此是人間
莫留貴莫將輕為訣渠儂

和陳無逸中秋風雨

身似浮槎何足紀家同覆甑不須將咲莫白髮

三千丈可奈青泥入百盤
病支教劇声摩壘月避人深日眛嫌一盞濁醪
如許偉諸餘不用苦思量

錢禹仁卿寢丞奉使還杭

常平旧法最為良頗記中丞敢奇昌此意推行
在人耳肯教豐歉制低昂
好泉使者惜經常歸路西風水國宇但使人皆
歌美稷堪應此即是甘棠
別來五度見重陽草〻賓朋共此觴聽得酒邊
新句子可人風味故難忘
裝輕路穩好蕉程還向鴛班侶嵩英自葉流根
誰識此老最摩應送餘生

舜舉水仙梅五絕

橫出一枝誰與並疊青葱瑠立多時窓明几凈
好風日移向此中渠不知
擅國金杯兩擅奇脫風併作一時此中畢見
同是別付與司南鼻孔知
雪碗冰甌薦茗時蕭然相與對幽姿一生肝胆
何由俗時有清風拔拂之
當代沼翁有素丹此花雅合與梅兄玉宸殿上
重差次可是詩人許與輕
老逋久共同梅住好事誰令偕水仙變化侯王
等閑耳不堪猶到最香前

舜舉馬

常得與仙翁拂拭也思驥首一長嘶好隨便面
章臺去翻色如煙路不泥

秋江晚渡圖

晚來江上鱸魚風千里青山一望中自是欲歸
人意急等閑付與麻川功

夢會圖弄敘

趙堯卿嘗夢東坡野服乘驢訪之顧室中書史
羅列喜曰天下之樂無以加此日又夢同閱
書事即答以范滂語堯卿與斜川游硆而
是時方補註坡詩故心誠所感如此今翰林張
周卿所記陰照德公之事人皆以為異余謂東
坡之精神無往不在而平生喜佛言句流布中

土歷劫不磨豈非澄然素知向慕雖乱離奔走
結習未祛有以得之與一以詩一以禪雖不同
而所感未始不同也樂費以形神不接而夢焉
因東坡爲之說曰心存曾見有夢〻覺之間歷
〻相投傳數之後失其本矣豈非因乎信斯言
也二會之夢東坡必它有所因也〻東坡則數
傳之後亦當復爲東坡故無有疑于其說然澄
照夢公時年六十有一而其壽至一百有十四
則倍壽之語亦驗矣 正甫御史視澄照爲同姓
是宜保其圖而登其壽二小詩附下方
覺來猶記旧儀刑趺坐無言月滿庭畢竟是因
還是想不妨重舉夢齋銘
洛僧加滿九十五也向香山画作圖况是東坡
曾囑付壽年多是手中珠

題戚竹雲山雲圖

一從蟄去波翻海夢欲從之不可尋當日五雲
收淘處市人擁拳自微吟

金南峯隱居圖

高哉千丈屹南端路入層雲欲到難試著幼輿
岩石裡人間爭似畫圖看
身在山中不見山却因遠看西山看顏煌〻三秀
如堪采携石眠雲去擬還

四安道中所見

蒼凉初日破林霏幾度言歸今得歸兀〻籃輿
繞幾村門前兒女挽人衣
分明路入萊山去喚起昏〻嗜睡翁共吠翁爭
已差晚球芽秀甲老秋風
一溪百折渡復渡盡日如行線篆中自歎勞生
欲飛去琴高借我赤鯉公
何事區〻外諜光五粱光饒豈其當代渠爭場
仍爭屑物我而今已兩忘
生怕秋蟲稻把稀堆鐮爭出傍晴曬屍高首下
泥中雀啄得黃雲盡歸始
狹路傾欹下澗隈駱井忽帶夕陽來狂塵瞪視
渾無奈憑杖誰人撫吳回
紛若多岐意轉猜若爲溪向此中來平生不作

窮途嘆途若窮時一咲回
依約茅簷傍翠微吹烟風〻半開扉只未起日
連加潤〻〻英爭風拍拔飛
木瓜已過竹山來重帕封林未啟閣想已句上
紅照裡繡羅落見影擬進〻〻报〻人取瓜
理其半于上中以下花賦
上以爰水西之日晒乃紅
千顆豐融怕日徒精生調護貴於金莫須待折
囊封了方見冰霜一片心
薄酒三杯醉不成雨蔽陳尾見微明破寂寂作
空搘滴〻到乾時也解晴
聽得荒雞第一鳴吹燈發火飯初成衣囊職盡
渾無睡又是蕭〻帶雨行
崎嶇路破布行纏負米担簦似織絲為菜生涯
隨處足五湖鮭菜飽公船
人向長安渡口歸長安不見但空帶只應白鷺
曾相識船到前頭更不飛
可是茅岡太無賴苦要錢足剌船行打問官路
相將近便覺山輿使擔輕

千山過盡又行腳慚愧道人非客歡果得白雲
欲相贈一甌茶更白於雲
行〻〻〻老採抹春節暮出〻〻〻〻憶昨此中
逃午暑前知愧不及老夫
落〻長松〻〻年輪囷拔幹欲換〻〻漫已化
為神物枉損蒼鱗亦可憐
姑溪小隊帶薰風笳鼓鬧公〻室髮翁三十九年
成一夢幾多陳迹淚痕中
每恙句平婚嫁了定遊五岳可曾回也應未熟
塵緣在依舊擔包入游來
支離病骨倦泥行擬向蓮窗睡到明鏡髮秋紋
故相惱更冬底物是觀情
亭〻明月無人伴一意孤行天地間憐我扁舟
連夜發肯分清影落灣到
中秋有約竟須歸未到家時月已臨不合盡情
看到晚今宵殺滿雨蠢〻
兒能忍渴留佳醞我亦開包得快梨自咲初無
泥可喜頹然還得醉如泥

歸途纔向城中去踰日翻溪人已非帳望敬亭
煙雨外平生謾託謝元暉

題羅御史詩

諫草詩篇好護持又吟蜀井竹西詩携將高節
堂前去題作雲蒼也更奇

丘詠涯

聖道洋洋陋百家說其淺矣詠其涯直須辨取
乘槎去未許當年海若誇

月軒

坐欲冰輪吐復吞長風忽爲拂羅昏塞開萬里
無纖翳到處人家月滿軒

題擇菴雲山圖

老圃畫裡也藏機雲抹前山凍不飛寸許塔尖
何處寺扁舟應日訪僧歸

約家性存

春風小語記懷岷二十年中屑屈伸白髮道民
幾人在重來老罹更精神
蕭條今尚有誰來也尽荒庭一樹梅多謝高情
宵相過冲寒自起掃蒼苔

送李際可婺源學録

說看瓊臺氣塞胸次發育兮時然也春秋爲喜
一經在兄弟誰知異姓同
乃祖當年洗日功持書賴有紫陽翁此邦況是
闕源地好玩遺編振緒風

鞨鼓圖

春光一曲透霓昇紅錦纏中春不庭誰道青峯
白雨點開元宰相也渠聽

山塔圖

玉殿何勞定等差弟兄俱是老僧家李方也與
新名字免得人呼作瑒花

贈東集講師

飛錫曾闡五臺去雲間瑞相是耶非嵗眉清現
更奇絕萬里白頭吾未歸
東集何事字無功誦羅應知萬法空時枕茗溪
作歸夢臨平一路藕花風

送戒性傳

睢陽書院感先生綸也名孫侍從臣文物相傳
今几葉又開詩席承來之

送蕭之翀

甸宣幕府得君重首到千峯盡處回閣道雲陰
春更綠不妨依旧入東來

倦書圖

日長偏困校書人袖手旁觀亦欠伸一覺黑甜
酣午枕絶憐識字苦勞神
誰道春酣兩不禁朦朧服色透雲屏若人花氣
深于霧却是三郎醉未醒

題高麗字跡

片紙殷勤贈致篇來從箕子旧朝鮮六經元不
經秦火好為刊傳惠後賢

崑山之居不皆竹也乃其所尚友獨在
竹遂種此山子觀野筍擅陳荆扉共客
小舟找挪下不覺欣然呼渡徑入萬竹
烟霏中山靈頗怪俗客何自來耶因留
詩云

指點山居阿那邊閉門花木恭風烟隣人不餓
蒼玉東一一而今欲造天
山人猶未出山時風月雲烟總笑開年來
間何濶此盟應有此君知

右軍書禊帖

戲持墨妙寫烟雲捲如驚蛇失素禊盡洗當年
羞澀態從今不比旧羊欣

題四画

天氣融和凍已開桃花浪暖亦佳哉人生那取
東南尉底用一貴鴻鵠來
多情死頸兩鴛鴦貪戀湖心錯裡忙散髮出人
休傷葉夜深花露湿衣裳
金飈多放木天容蕭影清波分外江玉立前庭
一公子風標不與俗人同
積雪凝寒冗官融梅花佇立待春風嫩波正比
鴨頭綠厚葉竹嗟雀頂紅

南岳魏監府晨自躋拳詞始杖摩利十
餘年來益閉户讀書易人罕識之余托

嫻且歎比來吳興教五絶萬叙故旧情
謳謌然用韻復寄不足酬盛意
人生一世叙〻乖蹉跌亡何已族酬南岳爐頭
等初熟等閑知閱幾春秋
誰知白室早登門遺墨猶餘墨漏痕卧艹〻百年
同慧脉固應自有不亡存
全真閉户魏不琢二犯怡然外世学留得詩名
皮陸集到君句法有餘情
阿囝離鸞嗟瞎耳誰陪老婦吞餅盂二雖幸足
寬懷撒慾讒濟添有外條
靜採五一共誰論悔不當初逆扣門自咲吾玄
今尚台刻舟空守旧時痕
三首
何處飛來把竹數吉圓活夢遶鶯雨鴨那解
知人意寂寞梨花雨又晴
鳥裡空餘碧玉柯離〻秋千不勝多莫教却向
人間語金井銀床愁奈何
送思上人還雲門

當日親曾見拱如雷辯舌怪空凡 今明句〻
字〻是又向若川訪病翁
溦師何事自遁踪出縣雲門寺裡縫正自年來
若衍脚簡中元自有千峯
挽詩
蜀有古愛直公為令子孫駐原曾婉書治獄錄
平反播落崇观尽行徐雅適存靈光洞叔人德
齒晚殊尊
右挽揚知府
龍醫羣棄外歲幾已來餘耆年滿諸禮細字無
抄書十數甘隣館三州奉板離程冠天末可惜
猗老歲寒仝上
見訊佳瓶合遺骨殘自憑方期撫几杖纔過易
床數久詩者旧德仍成嫁娶闕淮岑望不到洒
淚向天隅 仝上
挽師叔理
卓尔見成鐵超然藴絶世無双無轉幅千高烟
精神正自開天人含慧難語俗人誰收身後叢儁

進更新清
已飽憂患味方叔翰墨頓龍飛新進上振賢老
將單于里從東軸畢二絃斧斤天手如有道更
爲鏡洲也
四海東坡老平生泰大原神遊已矣漠水含更
教欷手墨舒犹湿心期烟赤練樓遊譜昔話愛
痛勿驅車
挽楚春谷
隨地進風驄番天駕海鵬嘆哲中道止籍甚判
劍稱凡士特筆火一生甘飲水居然使路青念
此輔人唐
于吳轉同谷寰均懷此都倚名千載短彡雖一
臣孤天意終難特之翔自不偷西風吹更急蕭
索閉泉壓
北斉方賢會西嶠遽莫追 律孤寧詰 病臺沼雍
門悲寗有還家夢嗚咽反哺 闘龍岡松檟近足
慰九原思
挽孫太監

埋玉悲鬧蓮露歆向來書芝日消磨平生所至
榮陰在晚歲其如麥含何名社竟靈同田會鑑
渊應改旧時波四春手植煩調護萬感今猶憶
斕柯
挽陳本巖尚書
在昔寔翁老公銜繼盛名平生守師範晚歲革
獨榮懷教原兵禍畫綱世 物情神臭蘭東去勝
上幾公卿
天俾公多壽人知道不孤超然 室内不與萬
泼俱甲子新詩蒸蒸曾日月 稱何妨傳遺老交
字照龜趺
有意超塵俗無心愛夕暉勸餐惟藥却持璧竟
全歸得正復奚憾偷生良所非傳家孫子盛端
不墜前徽
挽王享齋尚書
清要三朝望文章一世崇掌綸誇獨直荷素表
肇英石室資稱洽金華賴闡明 孤淚寫暮景風
雨自鷄鳴

閑慶書容悅成淳奉旨箋無從時字怨自保哲
人全盛世三千卷歸田二十年冷亭行消據猶
拍思潸然
文獻遺諸老風霜曾殿餘斯人不可讀吾道意
何如來念年家好曾聯選部居如由階播送東
望淚沾裾

挽成敬容

輕舉游仙宅高辭神武門賜湖分世路遺筍付
諸孫玉輦神光闕鼎成道付尋只履冢頂月萬
里照仙魂
吾叔聯姻好當年記漢嘉回頭一甲午遺恨滿
天涯尚喜長安去依閩大臺嗟厄厄論時昔何
處挹蜚霞

挽趙正善

自愛若素士不知為貴游多覽是敍正寨欲更
清修方借望郎重已深宗因憂嗟戲事先不嗇
木委林立
昔日三株樹彫容頓可驚一癡危獨出多難共
泓澤宦含煎若芬交准呼人亡空無內述重後救
淚嵐不生

挽謝家孟徒吾

東野哭其子雖存百歲身江湖何在六人存共
沾巾滿目家閑樹何時淚葉春花生為知鶴定
足化鄉人

挽岳君擧

五十餘年事都將作夢空江方應鉄硯吾逐葵
相握蟠結空方臥驅馳未已歸山前一六片蹟
昔為悲酸

挽姚景春

昔在仙都世人稱吉士相門丘山秋燕原風雨長
卧桂寵驚空餘激鴻更散患指處書萬卷嘉
有外孫存

挽趙碧潤母劉氏

南齋立王後儀刑自若訓云帷參王樹氣未盛
秋蓬衣制先期具舟帆出夜家攷進芳龍在位
刻貴出宮

挽張師道

少日追楊晏由來聞氣類雨抄、追比萬里有

奇逢正喜甑鼎重儀鸞鴻舍出精忠节遽秋已

見若堂封

在昔台州守先人事分多通家能記憶上冢每

來過老氣病走、死、逆□淸奈何賢哉幸有子健

翩看雲摩

挽唐學賓

英世詩書味端知積慶長於人不睦盼為世作

津梁官助、鄉修泮饌令齊發学陰功天淅相食

報在諸郎

陵陽先生集卷之六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七

弁巖　畝之男應復編

雜著

喬木亭銘并序

晉國王公祐手植三槐於庭雖不作王溥宮諭而寘于文正公旦為名宰相溪蘇敏公素為名諫官名將節曾孫鞏蘇文忠公為記三槐堂稱其好學而文以世其家又為作銘發其替前故國世臣之義以為世臣者其勳烈已著於時德望己服乎人譬之喬木封植之勤養育拱把以至合抱非一日之故其論懿敏公之文衍于孫蓋足以當之矣倩張拔字仲寔循王五世孫追惟前烈寶其旧物述文復蓄之亭蘇文忠公所稱王巽定國者乃銘其亭曰

循王甲第吳山之麓勁身掌國鐵馬刀鋋而不忘殺一令純然二十年間壇不絕星厥文維喬異彼樸樕爰自萌蘖以以以至拱把合抱連幅忠根義幹積善流其昳歛歛萬世之福

我思其人猶愛其丈曾是六劉弗戒樵牧僮豎
斤斧容修神護維持照瑞有倒心目瞻之以歸
天寒後茂風掃其旋雲漲新綠縱有王氏三槐
賜足日有清暉如蹄膏本風有清音如韻琴筑
可娛其龍可虎其枝我誦角弓封殖是祝自今
以始公侯必復儀萬子孫並受藏毅

俞好問摘西銘玉成二字揭之座右俾
其子若孫因名思義克遂有成

天光以心主於萬物其生維何凝沍罹剝冀蘇
蒼蒼受衷乃成霜露既教而況在人會睽憂戚
是為福澤德義術智足為疢疾增益我能立之
其身於誰此意未成不仁父母于予夫豈不愛
厥既愛之曷驕以敗恩之過甚如飽則傷所以
古人教必義方昔哉西銘造化全体惟好罰甫
以訓其子他山之石攻玉以工物有相假始就
其功彼粗而厲此溫而齊既其成矣錯落圭璧
如琢如磨君子自修熙尚且慄錫簽犯居匪玉
其美伊石其力生成之德

周公達贊

儒而俠其非欲墨而隱其幾欲違俗而蓄牙玩
世而滑稽欲吾亦不自知其為怎人薦李成狂歌
醉墨是殆見吾衛氣織也將求之北山之北忽
在乎西湖之西然已見周於筆墨矣儼幅巾而
杖藜

陳王叢真贊

頭巾猶古爾嬰未班畫筒易有其風致不凡早
識場屋畧取二三一旦棄去隱几窮探時乎神
游彼溪之間亦有茗茶相與仕逞悠而無極昔
露挑樾山空月朗紅貿岩

謝竹所歲寒圃

我觀在昔交道寔難盛雪凌芳眾卉日殫盛乃
三友始於歲寒松獨梅清綢繆相歡竹亦欣然
枝擇葉擷如相告語晚節是完復有石友竦立
嶙屹三而四之久愈欽賞允矣謝子取友必端
衡彼市道哦其交歡設爾燕坐銘詩載刊勿渝
此盟以鑒以觀

學古齋箴并序

吾婿張仲寔好學者也嘗要其家教授生徒晉籍頗衆束修以養意甚樂而尤與吾鄉鄧善之相友善其之江陰也善之寔然爲之今所謂學古齋者蓋是其處善之比有遠從比齋復歸張氏程則去焦寔來德孺子筴矣始不同也事稍以其年仲寔方念自弘道滋溷歸老屋擬棣環以華竹日挾二子開卷其間咿唔占然之外然如鷇鷇學子欣然乃皆來集如其初讀肄之暇術仰千載欽欽一室自樂其樂書史頗情驕婦循意予欲爲弁自致以同其樂而未能也夫世有古今學無古今一人己之今覆擬無此乃聖師喟然爲人語然施之教學之室則幾若教人者之爲之之而爲己者之終焉己予疑爲仲寔曰今將使教者以爲己之心爲人學者以爲人之心爲己若何余曰然何教非學何今非古則爲之箴曰

今人與居戚戚同宇古往之宙孰越而躋匪好焉求匪執焉御是以君子惟古是襲學古之餘不過環堵我友寓之子去歲遲寔明几靜研席有所爰命二子象侍中旁亦有求學五合六藝無雅重習其進以序執業呻畢豈不夙夜其執伊何吾行之與非以爲己成人之故雖我有餘不稱閑拒大匠自治爲世規矩其學伊何反躬內觀非以爲人人之之是然自足于己不外馳騖舍己而耘何有黍稌雖學惟教惟忠惟恕古人皆人今人則否勉今不爲是謂學古何以學古日學心悟不惟教哉叔仲寔甫

漁父鼓琴圖

出緇帷坐杏壇環弟子而琴操然漁父蓋託之文王與孔其人漁者何爲下舡而來持廁以聽既以仁教夫子苦形甚苦心勞形而欲語之以所謂真者豈以文王之操其有憂患之心乎故其離世遠害甘於寂以隱淪然自居以知道未有真而不仁者也曾餘論之夫竟張莫駐於孥音

有翅天馬圖

何年塵鏡下窗此金背鴻仙狀怪號古今言馬
生角今乃見馬有翅恐是渥洼種：生：感龍
氣惟神飛行若傳兩翅何足背相似猿天子會
瑶池內多身重不浮飛一朝乘之超邁出六合
奔風軼電那容進萬里一息日未時當時從官
無乃疲或云車轍馬迹往：有如此安得然翅
為徒留誕誦誑後世我願觀者更勿疑我聞西
王母參日而虎首物以類應固宜爾

石上道士問絃圖

石磐：可容膝 山竹亞壓烟直捎所畜桐爾筆
嗒然坐自納息

昔者桃樾見高士虞琴视而其意已黄傳言固
不若不言之全吾終日言而未嘗言亦不自知
其所以然是語是無以問月川

張季鷹像

貌古貌巾兒巾孰知其腹下筆如神蓋昔之
勇往深而今之老斷輪也可為中國之式席上
之珍然且弗窮方超然企浩翁而挹玄真

畫竹

臨風承雨飲露斜巨下御商飈正而不阿
玉立娟：現清節自圉雨之力本無垢塵
緋翠環玕高拂晴空胡秀之發有若長虹
枝葉清潤發此華滋紫務之力而不自知

孟集虛像

貴冠野服倘然於大漆之枉無何有之濱吾與
之盃而妄蛇其屋緣而葆真者歟

四虎圖

蔡藿不採林有伏猫其何一旦朝無骨鯁
鷲雷游雪趁此渴吻下嗽清泚有文其炳
假視有威岩下之電不疾而速風行草偃

畫梅

清香襲人無處可尋起視天宇參横月落
在逋之詩逃禪之筆洞其玉雪忽在吾側

畫猫

剪紅以聘文炳如虎鼠輩疾走莫予敢侮

放鶴圖

放鶴兮林皋落落與兮蕭瑟欲素風而孤翥兮舞空中之落毛翁在南山南北山北兮羌欲往而從之數翁弖為自還兮波渺渺而送歟鶴如迎兮乃下翔婉欲止兮銜鳴嗷噫吾與汝兮猶未離乎天狡數數然肆可逐兮宇宙雖大將焉逃吾曾不得夫白淝兮以為曹吾何意兮容之適與遭吾氣以為馭盍來歸去來兮波延埒

秖徒勞日暮客去但見雀啄乎空庭兮首下而覓高飛亦喈喈然而忘吾兮眇天地其秋毫

故駕部郎中栩滕先生喻公贊并序

唐詩喻鳧天寶末從駕扈蜀嘗為陵州守卒官遂家焉蜀之有喻從此始其俗益蕃大與牟氏世通婚姻如古朱陳人以為美談栩滕諱汝礪汝舟則其季也無栩翁諱煒然皆有文集傳于世越自羅雉先父存齋公與勞氏名紀先後出蜀勞氏寓太湖之西山蓋隱于稱諸子亦能自樹立不替家聲昔陶潛嘗作外祖孟嘉傳其勞不自揆援此比為栩滕翁贊當求名筆書而刻之碑後有攷為外諸孫牟某贊

蜀有遺直陵陽喻公靖康之末駕部郎中維國與主已所循忠陽九百六阨運適逢兩宮北狩外詛內訌金虜為奇讖易宋宗裁之百官苦首若聲以次署議拜臭厥恭賊臣邦昌何等妄庸借手天位自取其古介於是時義憤填胸吾滕雖惡與鐵石同堅下步屈以任楚宮擲筆遷去

翛如鶩鴻栩滕之令走卒兒童不曾帝秦自以為功鳴呼曾連萬夫之雄惟吾栩滕異代同風國有生氣炎紹再隆揭節逾蜀公來自東一有不合歸卧蕭蓬信意為文七篇春容時乎自寫紙上橫縱奇奇怪怪龍蛇之蹤而其英烈徹于貫虹弈葉詩書至無閼翁惟我祖母慶昔承種越至吾母信安壽封蔚為小子敬恭世從受述嘶術傳示無窮

贊綬溪圖之祖四劃

繆淡園以其祖中齋君遺訓四言者求予言衆俱備乃出述其意以遺焉　積善曰有所為而為善必不力能真積力萬善自一　持忍曰雖不忍於人乃能忍之己忍乎其所為忍過事堪喜　勤儉曰勤儉必起家更有為己學進德貴自勉斂退貴自約　安分曰人生已分事猶恐不得盡雞豚謀鄰栖毋乃非吾分　雖然所以行之者一敬而已矣祖訓孔昭淡園其懋敬之

陵陽先生集卷之七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八

宋　牟巘　獻之甫　程復編

奏劄

咸淳元年十二月初一日轉對劄子

臣一介疏賤濫廁周行無狀惟念自先臣子才以來世受國恩至于臣屢沾族矣報日愧空官茲者皇帝陛下視朝前殿諸門洞開日氣清明而臣以此時獲自轉對天光下臨其敢具文以塞故事臣嘗伏讀國史竊觀元祐三年五月一日蘇軾轉對條陳三事其一條曰唐太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曹寺監長貳有所欲言及與大藩鎮奏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究郡臣能否情偽非苟而已臣望且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閣封知府外許[illegible]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間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

宗故事元祐六年八月一日范百祿轉對亦條陳三事其一條曰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詔百官每五日內殿起居翰林學士及文班常參官轉對既又命尚書省集官議其可者而行之真宗皇帝詔有司錄轉對章疏〻去留仰祖宗之於轉對其勤且至如此今一歲之中侍從有職臣僚每次二圖轉對不過十餘人借使人盡如而言〻皆見用亦不過十數事耳望詔執事審議轉對之制考太祖真宗舊典二臣之言大抵以轉對以通下情以廣上意而已臣當謹心考觀元祐五六年間大小之臣類無不得其言者或入見上十事或經筵陳三劄此言足以昌德者也或議差役或爭回河此言及政事者也或言陝西地震或言久陰不雨或言日食去分之變此言及災異者也或十九既論黃廢或十三既論察確或十數論黃壽此言及小人者也或乞免浙西五穀力勝錢或乞罷放五部餘弗錢或乞取常平勸令制為一書易放款或收稅斗

斛此言及民事者也或乞貽寶元慶曆令內侍省取先朝收藉比較近年用度之數或言奉宸庫已取珠子六十餘斤戶部已用金三千六百兩此言及節用者也其或言民乳母則劉安世等言以內中朱紅雨乎亂行則蘇轍對以其言足宮闈者如此皇太后親閱向宗良知荊州則蘇轍言之皇太后親屬陝府漕務少文官屬錢勰作七年送納則曾肇等言之其言及戚畹者如此隨龍馮宗道遷轉則王嚴叟言之內批錢班幹當差司劉言齡當齡坊司則曾肇言之一宋用臣叙復出州制也則范祖禹以為官弁與土木不可以從用一陳黃元敕黃六論書則范祖禹之以為興端虛起不可以成宗矣於一時更進迭諫議論已有餘并包兼容聽受已甚美而臣竊臣百僚猶以〻以復舊制議轉對為言豈尚計哉忠言利行周不厭其多王前刊宜開不擁其類也伏惟　皇帝陛下作其即位於今八年元祐所建格諫能一二可行以元祐為的而聽

言一事尤極難。隆初元詔書盡從祖宗旧制，開
門求諫，避對殿之戒，諸中最守令使言，固已無
所壅蔽。乃因此歲頻與河傳旨，諸增官進言，猶
有忤嘲聖意，獻納和色，況將或顧左右而言，如或
視望而不答，人臣知難進，亦無難事。將今
未能施用，奈何更加沮傷，遂使循默成風，此豈
盛世之有哉。以古今國列聖相傳，未有第一
言者，雖中更長獨然，未備取而從捷之，其文不終
有願於人言，然則人言何罪於此伺　陛下不
從孰簡發，以去士忠臣無不為之解休。況外而
邊事，況而陰邪皆膠，日食下見，天見忌示而
入冬過燠，炎氣未散，其何以興來歲，感嘆想起
或能勝乎，而豐儀因然，抱有之，其何以善其
後。惟有一段言路所當極意，其時今日果已盡
如元祐間，陛下以是固當益循于元祐，今日或
未盡如元祐間，發言之路亦當百倍於元祐。陛
下試取元祐諸臣之論奏與夫慶歷前者之條
陳，覽覆蔡閣，特賜觀者，眾明之意，以將有所於

其八

一

四

中其情，自今茍悖謬疏辱，疑其矯偽而尊直無
譏某之意而奨名於者，若口以言之，皆虛心以
改其御制批旨，則收然容受其忠，定有補者則
以見施其行，或有偏非其人，則此山之石可以
攻玉，不當以人而廢言，豈容無可矣，以塞污
山藪藏疾，亦當容之，而如習聽，幾無言之，天一
與元祐同於天下，幸甚。臣於二臣無能為役，特
援轉對之比，以冒瀆之，且干冒天威，陛下
幸赦狀

其八

五

乾會節進銀狀 貳

竊月不獲於賛一人之有慶，任土作貢，丕昭萬
國之共，朝上件品列於金，英生於石，堅不受宝
式歡萬億年之代天，用作慶誕，受九五福之壽
品

申省乞祠狀

某本以閑賤，知以罪歹荷扶持，曲諭於先，猶而
大造不棄於微賤，擢之於患難之餘，實非以臣
性之寄，蓋亦自知其非，極惻欲少舒於殊私，頗

事以來盡力所至雖一毫未有以建惠而千里
或諒其苦心願以資淺望輕平時不足以鎮壓
繁奇命薄所至輒宜于深惡嫉雖人禁咎將誰
執何敢效相尤之語但知為自治之規賴廟朝
遠暢於德威幸封境護清於旬挾有如旁郡之
元惡亦為多方而恐擒尚藉羅將未開綱罷茲
遂害于下考止當勉於後劇外則敝簟客邪內
則補治元氣必得精神強鋼之吏歷無歲月玩
惕之風重　念某鼠技已窮馬力已竭況以踦
年之久病凜手未路之雖全深恐疾顛有辜隆
使操真樞上瀆公朝欲乞矜憐特賜敷奏繼來
加于踣躓顛巫畏於閑祠得粉遂休息之私寵
仰拜生成之德 啟

辭免除浙東提刑狀

除渙陟加恩渥增惕伏念某素無獻能見謂過
隸自汗省戶之華營憩況竭比甌河宮之請寔
出恍真盡深惧于踰涯惟必期于從欲俄蒙寵
擢職界其司惟外臺之寄最鉅而左翊之區至
近地大物夥岸獄煩滋人微望輕風稜何有況
復侵於多病方欲覓於稍休欲乞公朝特賜敷
奏收回成渙俾諧遂刑政失之於微蹤尚敢畀
于小壘庶可效涓埃之力茲無報稱之日

申省乞祠狀

某竊以歷膺誤寵與扶平生夢想豈望於臺閫
旦夕馳驅況在甸服固知極難於稱塞首衍猶
救其疵箴遑此殊年居然竭日既不能悉聰明
智慮坐救於獄成又不能休疾痛瘵痾力甘於民
隱振拔何有傀然已多豈以物望之輕忝為郡
將之玷戴惟弱質無能受衰且甚以淹冬寒
當病而寄權況心力必凋意緒怔忡無非觀瘵
和之時固已積瞻療之苦前奉才祈於尿退歷
幾小遲於疾顛旨墮固備意增惕伏惟幸畜於
下考其敢特於初心是用瀝控微忱上干鈞造
欲望察其真切曲賜敷陳特畀祠官俾安愚分
別求時望以重司省諱旨大之動仰答乾坤
之施

武岡置靖安寨申省狀

本軍雖為僻陋然西通融梓北控沅靖南連全永家與溪洞相聯旧來節次於要害去處置立堡寨控扼防托無慮十五六而後徭首各安武岡一邑雖地無溪洞而貲為鄉都分最闊去軍將且二百餘里其俗頑獷又與永卲接境往、所少之所出沒迥無紀寨以為彈壓致長妖賊相挺嘯聚無所控制幾至猖獗本軍隨宜招捕仰賴聖朝威靈隨得殄寧事定之餘倘又不知

非所以懲前事而毖後患也某雖侘傺替去然不敢不為此邦長久之慮非著定相度丁責渡乃崇陽鄉要害之地遂行創立寨柵三十餘間反寨官衙守等皆是本軍自行措辦一毫不以擾民並已齊備萬畢今來欲以靖安寨為名招刺寨軍一百人駐札防守見將標釘到已斷妖賊周千四等及其餘妖徒田產並行撥入本寨充養軍之費或尚支用不敷在本軍隨時那融應副其數勘得本官旧有武陽寨監押一員并同管轄一員闕官歲久欲乞公朝敷奏將上件二闕省罷特置知靖安寨兼兵馬一員專任武岡縣崇陽長樂兩鄉防托之責仍下吏部作闕注授任久法或從本軍選辟一名差撥此寨既建可以聯絡吉然亦之安寨千里均拜安靖之福實為利便

擬大禮例申省狀

本軍每遇大禮例進奉銀二千二百十二兩一錢四分隨銀別進羨餘三百八十四兩五錢二分五釐所有價錢係照指揮截撥及剋刷雜色窠名應副外尚且不敷因來契勘或數之營庫據戶或數之軍縣吏胥甚至有告許獻助之名本非得已而吏緣姦重貽民害貿庫據戶之徒、傳聞以猶科買亦並然日甚一日某是歲抵軍備知此病應詞訴並不許告許獻助而它未能屏慮也緣本軍以縣為軍賦入有限每因妖徒調發官軍民兵為費不貲某不敢以一錢一粒科擾百姓自行那融應辦者尚於常年調

虞以外部計僉見弟君無可措盡逐漏行姆斷浮費及供給等錢鈔積寸累計見錢一萬貫者創置之謨默綱貽助解庫一些月收微息專一椿管不許移動無窮之禮節令收買兩河雜奉銅兩邊之例截撥州郡錢外將本軍二年所積息錢支出添助上件銀兩價錢於淳八年明堂大禮為諸大約可增錢六十四百餘貫者亡之日今市價略同在民可無倍費虞幾稍常稱凱獻耶等數田里之間生意相固務以仰裁者望朝廷恭大禮不遠下擬之意本軍除以部次裝行外所合具申公朝欲乞剳下本軍照應求為無窮之利

祈雨未獲申諸司狀

本軍今歲苗稼於盛但自六月以來一向缺雨高下之田並皆告病早稻枯槁者亦多俵奏迨日祈求雖四郊閒有得雨未霑知未霑足萬人之命一年之計決此數日雖已多端方發獄訟寬行寬恤如舊年例繫勘酌減放合催錢物等

萃實械外切念繇改致災寔為守者之罪實容恬然自處雖師食稍自省應出入並用小轎儀物後與減省少見身修省之意仍備申諸臺乞賜申奏指揮以謝□□之已

表

賀乾會節表

陽居大晏定於炎運之與德為聖人交之虹流
之端亨嘉之會福祿攸同中賀恭惟皇帝陛下
祗通睿敬不違奉命天宜多子共知有道之長
漢數馬年亡欲及人之老時萬時緣之德之純
臣幸際昌期恭陪賀列周而復始泰元衍神筴
之增釐無不宜天保叔南山之祝

賀壽崇節表

至哉坤元乃順承天祢誕厥月于其王恐受茲
介福於萬斯年貴無疆歡生有截
壽和太皇後陛下倫慈元宗帖隆無為在太極
先自己兩儀之運以天下養坐有五日之朝瑞
節和光瑤鑠符憚臣欽達華旦越在黔郡藉長
奔之歡鍾莫陪為王增泰元之何筴復己衛環

浙東提刑到任謝表

右銓留日方自愧于躬材在姻龍風俯戚馳于
驄騎龍光爲爽感激輸罔中貽惟兄之生皆天
所命本無不善何有于刑自後世尊用司空城
旦之書啟斯人違法罔離難趾之患然因泉事
有象發安傳人者以司之勢於未然轉所不及
於升廣戮心深罪聖人不獲已之心與清軍雜
制皆非俗吏所能為之事兹皆臣罔所受嘉師
伏念臣見智講謙粗承忠教帶衛佩經催守曲
士之尋常錯節盤根初權良工之剖劇荷曲于
于先豁無加錄于後踪出領州麾專城昆泰久
滲省戶曲護何稗自知孫塞之謙頗循止足之
分命者沈閲誤漣更加叨乘使傳之華越在帝
鄉之近然而地大物衆爲郡府之能昌人微望
輕于振揚乎奚有聖訟り之甚鈍保緜奪之莫
任觀事兵初討前增陽巖蓋恭遇皇帝陛下好
生如錦兵罰若湯稱位曰仁式廣天地之大德
措刑不用方轉帝王之極功爰重職司以康甸
服臣敢不明謹不獄事恐厥心送猶樂而有光
媿昌當於華選畫夜任而不把惟俯贊于盛時

謝告奏

將命俶臨贊書中錄寵寰戶設散臻奚堪忝儋
皇帝陛下体令臣工惠敘爵服訓詞至厚蓋有
三代之風威嚴在前不違咫尺之地綸音適逮
節瑞以光臣自媿微蹤驟稱隆使雖不敢然命
何以對揚監于茲祥刑尚思勉勵

賀明堂慶成表

慶九又之達稱秩元祀歌萬年之測中命用休
慶符宗祈溪洞函夏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齊莊
中正寅畏嚴恭式彰致美之忱菲食如禹率薇

卷八　六

昭事之德畢服即文宜迄用于肇禋而畢來于
諸福臣濫將隆指幸際昌辰宮庙駿奔莫贊盛
明之盛邦家燕社益祈蓮祚之長

賀皇太后表

世室合祛肇成熙事東朝介福喜溢燕顏萬國
咸歡兩宮交賀中賀恭惟皇太后陛下功高保
佑德備微柔祈社庙之忱此思齋祈以望等加
山之壽曰天保莫不增屬載擧于舜儀楮茂迎
于景貺至觀進盛只盛治使準燕及皇天饗社

顧綏于丈母于波原黑惟豫樂聽于兆民

賀皇后牋

禮嚴上帝于皇統垂之儀奠莊中宮受贊王盛
以祀萬方提福三殿均懽由賀恭惟皇后殿下
文定厥祥承嘉維則以身家而譽承孝敎相成
姒在庙而蕭雝叔音是嗣贊今日皇猷之盛躔
我朝後德之賢臣幸目耶宗樂宮外脈東文顯
相與陪多士之慶形俗厚倫共美六宮之化

謝赦表

卷八　五

熙事倫成禮嚴三載慶條數宥和陽九垓聖澤
沉於嘉生懽懌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寅恭饗帝
忠厚承家神感至誠已聿懷於多福邦有大賚
用敷錫於庶民閔法無苛蕩燕然治臣初將隆
指即本覺書為網羅跂咸識自新之路呂刑明
恤益覺不殺之仁

賀壽崇節表

四月維夏日行南陸之長八千為春天錫東朝
之壽宮聞歡聲海宇均懽中賀恭惟皇太后陛

下秉德靜專游神恬淡謨猷震承宗法時維姜嫄易用正由介福。茲天歷數昭光於嘉會藻旒親奉於怡愉臣無際昌期欽覩善頌述歲持御英陪長樂之儀賡內綴觴笄想瑤池之集

賀乾會節表

歲在壽星爰記誕彌之節日躔大夏況逢長养之辰華渚流光寶扆解變申鮮芬惟皇帝陛下聰明天縱聖敬日躋德載怡愉方奉彩觴之樂四方綏靖自臻盤石之安於萬斯年既多受祉臣欣逢盛際敬輯頌聲自慚周雅之使臣但倍在列願與帝鄉之父老仰祝遐齡

陵陽先生集卷之八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九

牟巘　巘之　男應復編

記

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文正范公忠烈廟今在姑蘇之讓里天平山公自禮部侍御部兩省三世松楸不但漢之通家上家以歲而嘗已建白雲菴奉香火洎參政府得請奉三世置功德寺始奏改菴爲白雲寺祀徐國公唐國公周國公蓋愛實時也猶未有忠烈廟之名也是元昊擾靈武納旌節嘗位兗藏曹諸羌叛屬繼與戰兵攻剽邊以邊事付公首用神臂弩奇兵抗扼衝要大營屯田聽民互市朝廷乃異詰西夏貢路但嚴備不出以示招內有蔡大順城以控環慶築細腰胡蘆十二寨以制明珠滅臧二族元昊聲勢於乃命公及諸號知兵者分領要害爲持久計以待其斃已而昊卒內疑如公言而公在廟堂以議論不同均佚南陽繼遂謝事矣公內剛外和恩威迭用

當時夏人相語此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
不比大范指雍也或又以范老子七范周老子
稱之其為人所畏愛如此所覆謁與高慕者
立生祠繪像以奉其祀凡羌酋數百舉族會
舍哭之如此三日乃去宣和間覆御守文虞中
以郡人思公下所祠事上請奏賜額忠烈廟宅
首田額留易新接錄無元秦熙豐間當然與在
宅方始致奉於天平山每歲上巳三司率僚屬
奠情出帥前序倩來致祭廟久舊毀至元乙酉

卷九　一　二

主管知瑞擢曾士貴共議重建廟其費餘太歸
以義莊而士大夫司計朝餘宗豫費贊之其年
四月興望於廟成丙戌二月吉望舉祀焉安蘭
設文正公神像內設三國公神像面北十櫃數
粟丹漆條極壯麗供具皆完好大抵用蘇行省
關於錢其治煩擾學奉之處於是士貴以書抵
某碑記厥成謂為未學周辭弗獲惟昔文正公
在朝聞延州危急自請代張存正欲委身不測
之地人以為難慕竊謂未若公上百官圖斯亦

相為張禹雖觸盛怒坐以越職曾不少沮為尤
難蓋不顧其一身之利害禍福故能內肅奸細
外抗方面諸曰文正廟號忠烈加是之偉也夫
士大夫則知尊祖先善之者何銘其德善也是
宜作為銘詩刻石列廡下其辭曰
甸陽諸葛留漢再造志扶剪鐵汪與斯道乃
府濟陽范都與可魏同光武西人慕嘉相傳
向記識變鐵劍文惟文正與世異轍雖在直
社難殊不于精忠英烈具在狀循音討靈武

卷九　一　三

望威德加虜勢震坤維其節安忠宜有廟秦
錯西土公像在堂英予嚴梅天平之山白雲
以終公歸自西南郡我職寒我以偉矣拄
石上公之原其係山本內祀先公受稱廟制
雖頹居宇光榮三世具濟美忠宣弟之昆學
業所今代有賢孫陳學務廟乃廣義學恩忠
吉為新籍依作勝我姓卒率我宗黨獨處安
惠然通與贊公在帝旁兵亂既駕神游碧落
馭氣之下百我後人俾熾而昌綿祐是俾千

戴奉常

薈山小隱記

歙之發源有佳士曰遜叟戴君惟何其先人以詩書濟後至君惟遠遁而皆能名其孫務之泊然無當世意蓋嘗取爾予書四：而私園爲十六者上下四極之若曰世遁避歲流寓茲庸郡非吾自鈇時乎別業在薈山距其居二里許饒信諸峯環左右皆歷、可名物指數一方勝處也築樓藏書譏事丁畢其後當小隱於山之傍其瑰泉自山趾以爲九曲泓游者必道泓中曰横舟者以入稍進則名花異卉駢羅雜紫於四時佳致窈而洞崇而壙位置略如京洛好事家又進則羅分二圃蒔佳菊而植艷香若梅松類也參合四弁與主人而五其堂曰五隱蕭然幽人静士之廬也又稍進則爲沚漵環有船出菰蒲中桃花流水洸尋源而闢三山對峙藏春中敞殿蒸鏽亭觀相望便疑神仙去人不遠錯遜叟杖屨日游而樂之り足足供吾老矣既書

若雲爲予記之每笑世之隘小者足雖值墻壁枕荊棘顧在隱約而平寬若遜叟之於薈山者其樂蓋無涯而居以爲小隱何也兮先生隱狂猶稽句謂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何必深山之中蒿萊之下於是有大隱小隱市小隱、陵藪之稱世以出入名判者此固其所藉口小隱豈果小哉吾嘗觀大隱於夫子曰賢者避世蓋已皆辟色辟言之右而乾初九之文言遂發其義曰遯世無悶夫不見是而無悶非乾之大孰能之遯乾之變也故曰遯而亨而亦言大矣哉之辭者大而不亨者也至於考槃在澗碩人之寬乃詩人所以形容賢者退而窮處之體氣象而夫子曰於考槃之詩見遯世之士者而無悶于世遜與乾並言之夫亦惟其大而已矣吾所爲大隱者蓋如此要非方瀏輩所可與遜叟厲况學甚博氣甚穌不恍於物變者而選方且依山林即閑曠觀理而參乎數以觀夫寒暑之代謝草木之榮悴人事之倏來忽往而自與其

所樂以遂吾求志之願於矣乎所称易詩之旨固已識其大者也生紫陽之里居蕪翁之號而九曲之迤邐爲小隱称若非僻高希賢也切余陋夫能々至其處窮惟九曲有大隱屏之名反招隱者也敢附斯義以棲於遊覽其小也極以爲大與彼灘之東迤邐而志不果者也余得以暴遊興曰大矣哉乎此夫吾隱也乃歌曰雲山之蒼々兮言采芳榮集于九曲兮彷彿乎大隱之界吾端策而得遊兮又慕夫嘉名嘐號知吾之樂兮肆其外而中閑紛衆美此具備兮大莫天乎吾身吾將出王游衍兮日旦而明哉之至密兮拓之無垠擧堪輿其猶小兮何況朝市之與山林

木齋記

東平李君公器自號木齋屬以記予々曰古蓋有端木其氏于木其名子木其字木心人其號者抑是之取乎公器曰非也非敢自擬於是衛平生循爲佳々以諂言悖物從爲雖骨不從而

不能早聞論語木訥近仁之義因窮乱其辭爲特木嘗知莊氏所称形如槁木常之如木雞者何如也試爲我言之夫仁道至大也子何取於形之不外飾欲故其言訥也木訥者也則亦許之以仁巧言令也反乎木訥也則在以鮮仁目之人焉不木訥其然豈頑之不敏樸堅戮之中蓋有闡動發生者存于其形不于其心非所以論仁亦非所以論木也人有心木亦有心仁人心也心之德也且夫天地之心春也德在木是木之德具于心者也春也即仁也木神曰仁是木之神妙於心者之仁也亦春也程子曰不仁之氣像惻隱之心春之氣象木也春也仁也蓋合三者而言此木訥之所以爲仁質樸堅戮之所以爲闡動發生也公男其以形求之乎以心求之乎天下固有形似而心非者彼南郭子綦以形之從勞行若馳而莫之止也終身役々而無功也嗒然隱几使如槁木焉似矣然心可使如死灰乎純消氏以雖心所關理悖而悖氣也

蕉齋榮而疾視也養之三日使如木雞焉亦以
矣然其德全矣豈吾所謂心之德乎信斯言也
是率天下而不仁也毫厘之差千里之謬蓋不
可以不辨公嘗有文墨議論嘗為吳興紆曹又
為臺省掾皆有聲質直而好義志仁而無惡不
肯婉阿容悅固已知木訥之義矣予猶疑於形
似之間故以是語焉

以齋記

漢嘉以嵗首重本名首山郡後乃易今名不但
山川奇絕闢天下昔康節翁前知璞康分裂此
為善地可避兵故邵氏之孫皆來卜居人易之
學遂盛行于蜀其地距我郡百里雞犬聲相聞
也我先人嘗仕為當宗豐九年而予以生越十
有二年倚親去蜀昔之善地莽為荊棘六十必
復今已踰其數矣辛丑曹君克明概然自蕪
來撫漢復有人在者儒選閱之良惠爽仲寔為
予言克明篤寔有氣義異乎流俗闢門讀書一
意予學謂易六十四卦卦下彖皆有以字因以

以名其齋且求予語夫易聖人憂患之所作吾
與克明俱流落萬里外憂患備嘗固當相與共
講易是之諸卦皆觀象取法勉焉其首孔子於
此不過曰天行健何哉伊川曰天道覆育之象
至大非聖人莫能体欲人皆可取法故取其健
而已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天行之健也大率人
一呼吸為一息一晝之間天行八十里一晝夜
萬三千六百息故天行百萬餘里然則天之行
健人之自強不息寔相流通一息間斷人與天
始不相似矣以齋之以要當法乾之自強不息
而予講文言則又知所以自強不息在於學以
聚之問以辨之而言者又學者吃緊用力處夫
之運行無已時聖人之學問無止法孔子就韋
編三絕而況從人學者孰能用其力者雖終勿
休胸中有全易而理無不明自一至六十四何
莫非吾日用間事未可以責聖人以易之書
也克明尚勉之予老憊不能進矣毋忘鄉里故
其亦有以儆我哉

范文正公義學記

古者二十五家為閭閭之右各設塾鄉先生為以師襲衣帶晨坐閭門教其民之出入田疇者有教有養誠為良法自井田廢左閭廢古制遂除漢以來或為講堂為精舍而養則未之聞也范文正公嘗建義宅買義田義莊以教其宗族又設義學以教養成俗意最治古矣歟初宋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書院為首其思鄉人感同文聚徒講授去不遠千里而至文正公亦依之以學同文為人質直尚信最宗族貧之則賙給以衣食振卹以不請時下富居室或苑之報曰人生以行義為貴安用是義之一字定與公意合暨公登第立朝為守為帥以至大用名位日盛凡賜予學遂成義莊義學為其宗族老于斯學于斯術耕皆義田所濟皆義路何適不宜嘉遺後人可謂篤至繼繼承承亦惟成祀是守與乙卯兵火俶擾未遑茲事至元丁丑提管士貴主各邦瑞六部與驛驛下拙于事將三祿

一

里距祖塋二里所洞日范工為屋三十楹祀文正公于其中會講之堂扁曰清白東齋曰知本西齋曰敦典外闢齋舍教諭廨舍之區適稟廚湢井之圃或在外為周垣扁其大門曰義學清溪松竹以閑時關鎖讀誦是從也義莊掌計之官為之提督又擇節用濟浮周增曰山陵百畝脩飭舊東修之費于弟輩札之費一有以歡

大德戊戌

朝旨以義莊義學有補世教申飭有司禁治煩擾常加護恤無後干吾者可肆意于學矣至大戊申提管馳書來屬俾為之記昔錢公輔嘗記義田某也何敢與斯文竊觀文正公早歲就學應天時夜以繼旦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糜度日人不堪其憂公不改其樂心勞形苦如此博通六經尤長于易學者從之問質與曰從讀無倦弗究其難疑答問者又如此用力何啻十倍今人耶今不以學者以儒術為從遊為先志悦為華毋以居暑而怠作輟厥幾日業精行成武

卷九　二

克育立得名為僑以應還周以副二施居嘗々
興學之意其年七月旦日記

重脩妙行院記

杭、北関之外江漲橋至安家橋有喻彌陀淨公
據詩妙行院淨公晉喜畫彌陀佚無為子楊次
公呼之曰喻彌陀名遂大傳院東喻家橋甚近
蓋以其姓々其橋也予與時屢至院北下々其
文每記無指張公所作安措銘界吉予牒以乱
淨公從入院豐碩以一竒花一拔以命匪陳為

少踐夫為善之心勇猛堅確而本于誠寔是能
感通神明彼盜賊之徒雖其悍然亦有人心寧
不為之革面改圖惟吾之歸乎況推之以造事
立業將無不可為者淨公前後所為如欲飯百
萬僧乃至三百餘萬鑿西湖多至以為彌勒像
又增廣其居為殿堂樓閣皆々念之誠寔始而
終方之其盡時坐一淨室禪觀微妙見阿彌陀
光明好像而後示寂故所遇如所見見所建造
如其所遇也事見於張忠獻趙忠簡張無盡之

頌之趙皆世以鉅人元天也周悟勤大慧杲真
歇了皆敬重之如見在佛則佛法中之大知識
也不亦偉歟院更多故久廢雖圯勾山沖公提
點哥慶華妙行往來諸山適座僧職各有勞能
雅意第欲紹其祖師前規以願見顧而已乃以
華悳再始西湖八百六十餘畝山一百三十餘
畝編以常住一新其院三門殿佛殿法室冊
並壽閣廊廡舊楊高下曲折奇花異卉芳菲掩
映究為勝處大闢養魚池每歲臨池放生以申

祝讚圍々祥々不可勝紀又通紅步拓苑園廣
梅稽林以竢猿鶴參步建菩提國之脩陸堂由
中徂外莫不完備紹師所謂勇猛堅確而
本之誠寔者朝夕奉以從事沖公年已八十許
健強如六七十其力足以達其所為虎克底于
成也是喻彌陀之徵如繼淨烈矣以文癸之
王玉世孫樸予增之承其先志以來求記戊申
十一月也予聞沖公自秋可居閣觀其大作佛
事無負祖師之付囑亦可以小慰矣而猶曰未

是閒也自有此院來始有記焉大父嗣事必得
記方是閒也其異遂可聞歟正願沖公益加之
意雖休勿休愉彌陀死而不亡嵩時來歸禰瞻
新字亦當忻然為之一咲

松江普照寺記

一切世間佛法最盛盛矣而不能不變者數也
變矣而不能不復者時也必理足以馭數而不
盡諉乎數智足以周時而不坐讓乎時而莫能
又足以立事或克底於成故諸名無窮焉普照
本堂乾元八年大明寺也相傳為陸氏故居始
孫吳時陸抗封華亭侯世居華谷三十五里各
水之陽崑山之陰時尚隸姑蘇天宗十年始為
縣石晉天福五年始創秀州割華亭以隸至元
丁丑陞為松江府史傳稱陸抗自孫氏之亡退
居舊里蓋自建鄴宅歸也普照實非其別墅宗
自夢形黑蟆挑化寶坊喜鐘磬鼓而作佛事此
其盛之始也會昌五年天下僧寺皆廢普照亦
其一也錢氏時鎮守司空張瓊於寺後鑿河通
流寺故基去三之二矣此其變之始也大中十
一年良惠元珂等再建寺來祥符元年改為普
照王僧必以學行主寺僧至二百餘房者至無
所容此其變而復盛者也建炎紹興至淳祐以
中更經燹依此其屢變于也寶祐仁印行今再
造山門翬飛翼張此其累變而復盛者也後之
火者擇迦毗千佛水陸觀音僧海會堂予嘗為
記已具載其事它如渾聽海月堂即為僧惠辯
號海月法師也其衛院曰五觀堂即日之五百
羅漢殿也善住教院即日之東塔院也至於圓
通殿西方殿懺院蘘殿之類靡不完具鐘樓鼓
鐘声聞五十里而宝塔峙峙屹出雲表尤為奇
觀每歲官僚於此建道場申祝禱益廣善緣為
民祈福遇首春仲春仲夏四立日皆修建觀誦
經典率以為常此皆前後諸人所共修營或捐
己貲或藉化施或出王僧或出徒弟其智足以
時而能足以立事不諉之數者歷幾盛而不
復傳為前王僧傳智傳悟大師不與定捐貲想

迦叶贊其力居多大德丁未因來求記非徒修
土木之盛也以見諸人之劳使後者效也況佛
之智慧即吾之智慧不如待時也佛之能仁即
吾之能用力於仁也豈流俗住智於能者之比
哉銘曰
大相國寺并包百数咸塗同歸不内外故人
之視物必於會通剖去藩籬蕩滌文所於〻
總〻普照陀宇言梱於發殊統鏡有萬其
法各開戶牖賓以一理何殊已有而今而後

卷九　三

闢尔私規洞朗軒豁盡燬已私自然福德適河
沙界不可限量亦無障礙是普照釋迦之殿為
高棟揮雲飛壞攸莫蕭宇霜吼扶桑日出紅光
陸離幽霧辟易靡所不照斯之謂普〻照之中
物無患苦潮汐以時亦無災祲猶戰日留而施
日史稽首佛為其何以報護於東偏是所是待
悔過興善一念猛烈爾尔衆生永離厄趣

君子軒記

是氣流行偶一而陰二故為君子者常少不為
君子者常多有所不及則有所勝焉惟立教之
君子以降衷秉彝脩道而制其欲以默扶造化
之所不及之為君子亦欲人之皆為君子君子
多則為物之春否則草木當之更而黄落分數
少多之間數之以淺深之驗也古者家塾而黨庠
遂序小學而大學皆有教法當其時之可不過
時而扞格也知類通達至於大成不小成而止

卷九　二

也從容以盡其声不徒記問也長善而救其失
不徒私淑艾也此即孟子所謂君子所以教者
五雖各因其人品所施若殊要不過教人使為
君子而已先儒以孔門弟子言之時而化之〻
淵曾成德之門冉達財之由賜固君子也若乃
樊遲之不能絶於君子陳亢之難有聞於君子
亦得與答問私淑艾〻由是而推凡聖門教人
之大法也從百氏觀孔子所教之君子散在四
方既已畧盡異端起而功利熾孟子不求勝之

惟群聖法以示學者聖法修則君子多君子多則邪説息孟子之所傳也孟子亞聖似顏子傳道也曾子時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子且曰與其徒離類答問歟然自謂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者也夫孟子曾不得為時雨之事淑艾自私獨為君子豈其所欲哉天之生聖賢固不使其自有餘然已而獨為君子也張仲蹇居今而學古從之者衆而拓學古稱之君側為使稱既明清曠体日以劇放日以譽學者日以親予本孟子語據之曰君子軒而戴君師初為之銘仲蹇復求予語予聞嶽歲來吾黨之私淑艾者不忍獨善循出其緒餘以惠後進絃誦之声相聞教之將盛與洪欲人之為君子而無世之多君子仲寔之志也今將進而任君子之教與世道之責有大於是惟吾仲蹇勉焉若時雨之義則師初之銘美之矣

陵陽先生集巻之九終

陵陽先生集巻之十

牟巘　獻之　男應復編

記

周公謹復菴記

周公謹以復名其山中之菴間謂予曰歲丁丑吾廬被焚去而寓杭無産適故墟猶有嶕嶢之迹況先中丞迨先人三世之墓故在雲數一至哉再至焉錄傳從不忍[illegible]去者也無以自遷抱恨從[illegible]得[illegible]土先人之兆惘倘異時營蒐表遂狐首下從九京志願畢矣幸為我記復菴新息後在怕浪翁影貽中所念從弟少遊平生語欲守拔墓於鄉里不可得今抗視雲為穹丘邵公瞻歲時展省沃酹不廢已悵為點步遊也何[illegible]從然以為予言之天地之間一氣[illegible]而[illegible]蕭求之於黄鐘八十一分九寸之管齊什一丈三尺一寸四分之陽九為四千六百一十七歲[illegible]豈不在吾方寸中利[illegible]復反覆而後[illegible]後[illegible]復君家

無極翁曰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復則無不善焉
復之初九復之善者也不遠而復何悔之有故
曰元吉夫之也昔乃以三頻復失之厲危矣而
此曰迷復六四獨復乃以微離矣而此曰以從
道此其意闡人以善行非然遠不復如上六迷
豈不致其悔悔公謹齋乎從邦蓋不辭尚苦勞
於性分矣云夫也循然以處家事而心樂者
取闡離歐終使潛復養而曰從事於復不以違
復之難自謂必以不遠復之善自期一旦晉卑

卷一　二

林馬問復菴之里覽其藩而休於其居圖書無
甚錯大有藏惜然以笑曰吾今始有備矣載膝
拱揖根芽開於雨露之既降而涵浴於春雨
之既涵善極而流則又以之培壅以之積蓄而
培植以固本至于也之一大復卦也則太初
真以而以已寓之所為得以而以有貴則非吾
所復而得吾之初是善孰有如於此樹之開復
道善也亦長道也其來復也關而正以擲其長
其既復也順而行以導其長順斯長而再出

無疾則得壽無悟乎終命之福也朋來無咎則
乎源遠者必復其始以杖也予故自賀善頌以

落復菴之銘

俞好問交樂軒記

俞好問自其軒曰交樂以問於吾吾曰是何居
好問曰吾嘗以此詩吾曰豈非君子之語南
宋然所謂交食於地交樂於天者歟他日於秦
以語九方甄則又曰交食為交樂為何也夫交
者同也遊者共也試就其說而言之曰交是矣

集一　一

交食於地人樂也交樂於天天樂也人樂與人
為徒者也天樂與天為徒者也人游乎天地之
內而未出乎天地之外是故人物同宇而物與
泪乎人利害同域而害定乎利四者蓋同行
而與情天而不人則相安以恬樂也人而不天
則相爭以奪不樂也吁吁交得至人而與之論
天樂好問聞之洒然呼與無日町無留意居根
處之上荒數稍至有出毋以交為矣葵哉木盡
歎有如甘首一可樂其性喜書畫移夜誦有四

耽于時來請詠二可樂又喜為詩援筆立就有
佳客至相與吟哦三可樂隙地雜植有香之花
四時皆春芳菲不斷四可樂好問每曰我交食
於地不與地爭險隘之利交樂於天不與天爭
陰陽之和孰為人與物孰為利與害惟其無四
者之累是以有四者之樂未嘗力避而強取之
如于去者之天耶人耶人耶天耶吾聞之吳曰
吾於好問託其交而不知其樂吾其至愚哉何
足與論天樂雖然至愚同至人其亦可樂吾所

樂乎哉

重刻梅菴景行堂記

古者建學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而郡先生
亦得祭於社焉三衢郡故有尊賢祠如識明江
公太史范公猶合之它祠惟江山縣學祠是正
介先生而次五賢然景行堂則國故也鄉先生
之位也文公朱子記其氏名與其樂行氣節餘
矣車渾之平章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故
獨之以為好賢如此〻五賢之所立雖若不同

然正介學於胡安定延平學於楊龜山所以求
仁誠蔵力攻孜京竟質仁人之能惡又也叔顏
以一二曹好叱踰稱完細以一太學生責金蕎
則又殺身成仁者也豈是皆以人心天理之不
可誣故信史參聯閣大書深刻以風勵當世而
興起後人孟詩之好仁朱子有為夫無欲而好
仁一人而已在孔子時已歎其少況後乎孔子
後乎朱子乎滹然以來僅百餘載碑已湮殘
扶挺在榛莽過者指帶怪為嗚呼可觀世變矣

郡人紫君求領教事丞與周君謨君匠治石更
刻遺文重搆宇賁祀旧加嚴於是五賢之遺風
餘烈猶有足謹暫掩溢彰而觀者亦改容更貌
俊知學行節氣之皆可重可企慕有功斯文
有補世教寔之其頗發能好惡乎己所好者歟
二君皆名家後裔君深以世外諸孫其先世
潛心君兄弟嘗與延平其學龜山之門而周君
則正介諸孫也至今猶歲其詩獨鼎流有句是
尤可紀者既成屬余識顛末其父子嘗先後貳

衢從日子將按部又至為每以未得一拜祠下為恨為今頗代深潛且尊且追乃肅諸是別之新從附名於碑陰勒自吏夫為小從亦者知之事景行、止者行之事何莫非學亦何莫非仁俛而孳、惟尊聞行知是務此又求予所為推本於學之意因併以諗觀者矣

重修顏魯公祠堂記

吳興多賢守在唐顏魯公以名節著人皆曰吾郡魯公也余獨曰天下魯公也蓋張巡許遠張史兄杲卿平原蔡州事具史冊無庸察、言惟是朝元已亥公嘗撰天下放生池碑銘進之而真卿所進大字本以上元真子節百僚上表請問起居而言遂從達所則庚子八月朔明年辛丑至大曆癸丑十有三年公由撫汝轉吳興始進刻而建之郡東於生池上之所謂一日三致天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示天下必有尊也蘇文公以為公寔規諷肅宗非是、放生池者可謂知公之心惟公大忠大威奉不斷每為朝廷無典禮為國家析奸邪而又、正其本為天、後世則制常使凡為人臣子無故遺忌後顧雖觸逆罔趣卒陷死地而不悔夫感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正居鄉起顛預謀則臨難能仗節死君謚其為正、宜公也與當宋嘉祐辛丑之際始於池上祭魯公祠繇興初始賜額忠烈廟宋崇封表章備矣乃有述焉補刃難居廟毀像壞適考太息東平李侯奇以今辛丑夏四月從來為守下車聞之瞿然興嘆祀典考郡乘舒至元庚泰定中書而謀諸長者鼓從作新廟民相其役始七月成十月中肖公像將凝座堂之其對無歎某軒並樹剛兮閱傑既用贖祠下郡學教授周鉉以候為竭記於陵陽牟棠、址也東獲碑陰吟輪奐壯觀照應懷衢昔嘗識濕拓石觀波此涼讀既竟掩卷興慨上下而公忠義所在其精神之感慕悠、千載如生安知不勝遺民懷激劇乘風來下余蓋不足以見之若夫斷荒而興壞舉墜而扶正如

李侯之為者則識有補世教而與然異流俗於可尚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〻止惟侯有焉後之人尚毋忘斯語是為記

普照千僧海會堂記

三代盛時禮樂制度學校倫教燦然明備於此莫干其藩廢後浸衰以微東漢明帝時竺法蘭摩騰首賚四十二章經至白馬寺荐更六合矣之夢上所崇信趨者瀾倒諸人先生徒持空言以抗曾莫之止日蔓月滋唐會昌五年以前不啻二十七萬餘僧宋天禧以後不啻三十九萬何其盛也一盛一衰相與消長勢使之然昔伊川程子嘗游觀海會於其精舍見衆袖方食忽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彼其坐則膜拜衣則僧衣非可比而同之三代君子之言斷皆是何歟禮失求之野或者觀其會而得其意與方其于〻而來既進揖而升跪而坐不語而食諷食藥必齋齋如也雍容可觀古意猶有存焉者故程子有慨於衰不覺喟然而發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日繁多要不必盡同亦取其意之存乎古者而已已可類推特未知佛氏所謂三千威儀八百細行同乎否乎雖松江普照寺有千僧堂自齊乾元宋淳祐兩成中毀繹之厄無復旧觀崇教大師祖祥之所建潼川北澗之所建者又燹焉瓦礫之場至元丙子万户孤侯來領是邑與慧悟興教大師其相為倡師賁撤鐘樓廣堂西廡而千僧堂未遑暇也又四年己卯里人趙癸閣捷所居堂為之因願就能意未幾臨化之際專以此事囑其後人於是徒弟通辯大師其繼猶子某且募檀施大德癸卯於舊址重建其堂完明周密風日不到設坐備物使僧衆淨以如法而住錯諍經懺〻自己功夫必得聽說法中說讚功德無量因來求文以記遂施之人當去來去說彼臨化語說明〻一辯大事者為何如且強立文字以傳之遠海會之叢林有具眼者不得獻笑乎重說偈言曰

盛哉海會千僧之堂是為普照選佛之場其

首座客句丹霞既出選去官不如選佛霞問
選佛當在何所選佛之堂江西爲祖宗中選
十〻中選百於百之中又選其一愈選愈少
其最佳何人以爲少叢猶曰多有如此堂耶
夜所造寂几靜深床坐究好夢有既葬又有
重席拼衣而起振履而出千僧齊唱一口百
聲千口萬聲清徹對〻有大禪師默然永嘆
忽獅子吼喚醒惛惰關者廣越得大警悟頃
史之間屬善成異九諸佛子皆得度已稽首

首照朝夕禪指

紹興嵊縣新建東嶽行祠記

古者諸侯祭境內山川以其能出雲氣爲風雨
祭之禮也春秋書魯猶三望公羊傳曰望者望
祭泰山河海也鄭司農以爲魯境不及河魯得
祭泰山曰河者非也三望淮海岱也公羊義疾
之然魯之田濱泗則僖雩時嘆求雨而已未聞
有事於泰山是魯雖得祭泰山而謹之重之不
輕於祭也如此今東嶽之祠遍四方窮鄉下邑
往〻而有田夫野媼日夜拔拔叫號以禱以禬不
恤其贍何則夫泰山之靈膚寸觸石不崇朝而
雨天下其施溥其功鉅天下通祀可也魯固不
得私爲嵊越之名邑也其民知禮義而通於法
號爲易治青社余君洪以丙申歲來爲丹平易
近民以興教風夜孳孳民與親爲便安明年
一里有東嶽行祠比歲旱禱輒應丁酉秋青岳
爲華禱之雨日數陽潤公知神之信也愈自
飭敬事神已亥夏六月大旱旱苗多槁死邑衆
謂邇遠冒籍從而號季不從矣今闕之底曰民
以今爲未合觀又謂然殺不棄如老農語且
始今獨何心獨舍從走何下頓職已壽年爲百
里命請命於神越二日果大雨四境沾浹焦槁
盡活苗始長乃有秋民皆喜色相告曰從今得
雨今足活我今謝曰神賜也吾敢攘神之功惟
是舊祠久毀弛樓殿尾下前令李能於其東南
六百餘步作後殿今令尹繼作正殿揭虔妥靈
盤薦始有所而兩廡門觀未備也乃諗於衆曰

闔之用答神貺民之皆喜願盡力賦丈屬役某
任其事而為之期起九月畢十月趣具百爾工
梜竭作至期成為屋凡百楹昔所未備今也大
完翬飛雄跱一旦傑出官道之西中為一亭由
亭達於橋由橋達於祠凡薦其魚腊犧牲未備
循貌而昭神貺也士民共樂之擢歌在野鼓舞
在道董為太和以迎善氣以占嗣歲其屢豐年
無有菑害又益相喜賀願以不拒其成則因予
世田上黨劉仲揩西秦姚揆以來請記惟神無

方無在不在賢令尹不有其能欲以拯塞民災
發於秉誠非有一毫自為意故神之聽之雖遠
而邇大庇於茲茲從之後下嚮將合其說者而
或者昧損上益下之義則民之飢雖已是利不
畢勿恤誇曰匪吾答神勿顧吝則且將事土木
以要於神夫其本實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予
嘗使越亦能忘其民也與卒其獲答神休而志
有感於令之義特書之俾刻焉以告於來者而

猶猶泰山冥奄東曾龍鬭〻役爰作神宋使
靈有驪虬雨為御欻予上征乞古帝所淮越
在宬翔翔其衢碑彼瀾乾沃之膏雨旱火不
光休氣布濩山之陽民拓新亭石翠既既抗
於民予悉而凝孔碩神其來下其雲翔翔瑤
肩稼枉載瑜亦琱其欽以舞木有魴鯉陸有
兆於蒸孫來茲豐年其族神功莫名樂哉此
士維耶維邑皇受多祐

至樂齋記

古語又君之閒為予言吾家環堵蕭然落然
孰使吾終日安從而不去者非書乎書誠吾之
至樂也或且曰書糟粕也嘗然也至樂無樂乃
嘗束書不觀游談相高以是為至樂為人蓋有
飲食而不知味者有矣有不飲食而知其味者也
吾固疑而不信且吾先人暴穢而好書殫勤、
樸儉耕以遺其後授而讀之未嘗一日而舍書
以教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此歐陽詩語也
故吾猶之以名讀書之室而求吾之所謂至樂

者予閒而與之讀書不大難與之藏書之家所
少非書而讀書者少無他書易得常而不知其
為可樂書肆而已雖讀之不樂也與古書同佔
畢而已雖讀之不樂也與不讀同鄉族之樂一
一廛牙籤新若手未觸觸于之詩視歐陽殆不
免乎識韓言藏歐言讀者繁夥其能與讀而樂
乎否今之書日益以少而難得讀者宜益以少
君知其難易將舍矣有能知書之難得則知書
之可樂而至樂者出為心之生長見聞資稟草

卷中　十四

與意氣之盛如川方增乃退然承其先志以歐
陽子讀書為法夫歐陽子蓋知其難者也自其
蚤歲卒從人借書且抄且讀凡得異集於隨
州李氏破篋中求之以歸始為古文無意在袁
陵欲求史漢一觀不可得是時承平日久書難
得尚爾迨其晚歲所藏僅萬卷三代以來金石
刻千卷又皆出於四方萬里窮絕之處得之難
然二者非有聲色臭味可以移人而公甚篤好
或手自校讐或以正訛傳或以訂史傳百家之

訛謬至與其為六一而樂之終身其得之之難
而樂之之如此將益言其平生之所得而寘天
下之名言也彼謂歐凡不會讀書豈知言者哉
心之藏書不多於歐陽子之晚歲亦不易於歐
陽子之蚤歲今也坐一室中已明凡靜左右攬
陳俯仰千載非芝綃縹帙部居條列以為美也
非虞初稗官也將急就以為博也非薰香摘艷
以功也益有其至樂者之存吾心而已所自得
言莫能喻抑知其難而有以樂之欽心之屬予

卷中　十五

訖顏能特因記其所與予言者且以信予之說
好進德不難而愈趣於焉則其樂亦無窮矣如
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此則
至樂之候也又將以是觀焉

林菴記

上虞前春林菴廣鄧僉事殺溢後樂郡之吏
民莫不洒然改視易聽與民俱新不以苛察為
明健決為斷詳刻為能酌緩急寬猛之中與然
亦豹在山材而聚叢不林蓋與人之涵如此而

予卧病荒園久絶情逭請乃特枉車騎過之潤
略脩迎高致頗詠瀹茗從容因知其所存過人
遠閒謂予曰若知吾林菴之意乎吾昔吾嘗從
事安西幙為蒲城長由河洛嵩華道襄峴以出
峽泝往來秦商漢蜀之間今自監察御史出参
浙西憲司由魯從淮泗渡濤江至京口游姑蘇
錢塘以及苕霅凡天下之名山巨鎮雄偉
而傑特孤峭而奇絶娟秀而窅深者皆紬繹而
歷覽雖外累于職未能超然自放其閒以遂吾
平生之志然未嘗一日不夢想其跡無念入林
恐不容之游為慨歎故以林名菴以見吾素願
為我識之予以既喬辭不可竊惟古之高人勝
士胸中自有林壑功名富貴不能汩其當其
處故在魏闕如江湖在市廛如山林不見其異
否則富貴之念也入其中藉令居川巖其視
嘉木奇石縈紆耳晴嵐霞翠雲靄戶朝暮夜寢
籠檻耳適足為吾病爲況方沉看富貴又安能
使之一日以此易彼哉林菴恬淡文雅公退之
餘觀書之暇或浙硯與筆濃墨大書體嚴勢逸
各當其物或倚枕聽雨紀審句嘲弄風月其
欲與騷人墨客角其技或屏卻騎馭畫舸上下
林壑窮幽選勝返其日娛其視富貴為何如也
林麓之山豹林之谷衛岳之雲棲霞之道林
廬山之東西二林固已盡在林菴之尚何羨乎
吾尹以林菴之飲渭物爲有功且之當大定厥
蘊次稍當長蔵宮衛史言聽志行使窮陬僻壤
山鄉澗壑之氓皆被其澤而安離流竄不得與
木石共老豈徒專林菴之樂以自樂哉尚乎可
嫁娶而浮游五岳訪安石成功而謝去東山
付之他日未晚也

周景遠君子堂記

東平周君景遠甫以貞之質以使事過雪苕篇
舟訪予雁静書大雅渊然君子也是以既見為
喜他日再見語移蓋君子堂名其燕處之曰
君子而以謁記予夫君子成名之人也君能取
以自名美矣予何足以言之且既不顧為君子

如此時君子十六人同時人皆有士君子之行
而魯亦多君子其類衆其道廣寓君子之類也
不必自有其名然鳴一陰二天從小大可爲君
子而皆爲君子君子可化中人而不能化中
人則君子之類少而君子之名始著君子之名
著而君子之道始孤矣豈君子所願哉名者忌
之招而又甚之然抗其名以爲的於天下吾與
其立於獨却笑衆方無心故遂伯夷獨爲君
子何耶也耶不能使人皆爲君子而已立於獨

也後之君子豈不能爲淺俗三從徒惡直醜正
者競起而相仇名過爲君子累甚之好脩潔之
尚節義廉之清流是也無乃好名之過歟因君
曰士之言教矣其曰好名之過者何也君子病
其名之不彰學以求君子求而不得者有之矣
未有不求而自得者吾方求於君子之不暇而
暇好名之避者避好名是君子不以爲必同流
合汙而後爲得也夫是以所在名斯從之抗君
子之名不可避君子之名滿不可吾非吾堂因

名與義亢易象傳記稱君子者殆數十百其嘉
言善行一日森列左右遂眾外乎名哉吾家壤
溪子曰寔務善名務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孜
孜不息務寔也寔謂務寔則其寔脩而名善非
惡乎名也而敢以是流俗禦君子後以自敬隱
不亦可乎子孟吳之從闡陽君之先世蹤仕
習關中州風俗文物之舊君雖長家晉甲首全
蔡宦轍所至不合輒引去不少詢流俗往往寓
意於詩奇崛其肆今以博文多識與於禮文之

事益所謂君子以制度議德行者無負斯堂
之義而於務寔自儆如此可敬也因其識之于
前言則陋矣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一

牟 巘 獻之 男應復 編

記

遊桃塢記

程周卿拜湖學晉輔長丹堂兩邦相望故家莆如此會晉輔秋滿歸相與挈家望母題桃塢庵楚望漢卿偕內外諸孫侍文獨解秋候於門親友來會者五人與文姓之史酒甫劉道甫何俞步至庵五六里所庵唯澉可居滄洲翁所任羅翁以來增葺之前曰桃塢後曰更不疑巨碣峙立趙庸齋筆也先人氏名亦在焉時適三月米雨新霽青松如沐筵已上雀茶叢甚開芍藥亦有開者主人兄弟怡怡愉愉連日以奉母之觴稱酌客飲酹甚歡中夜復浮太白對床臥語猶真吾觀周卿飯不足晉輔囊無餘而能調娛其親不知山中為寂寞而妻子皆有自得之色此固人之所難而吾儕之所為喜也留三宿雨時止時作拄杖叩諸庵論山若供硃清適性之玩全卿由是久隱山不常行寄於貴不可致者而藏還庵中惟之大書雪堂且賦詩一章曲盡佳致昭老堯翁亦繼來同而不至者史載陳正則正德者之鴻甫予則謝隣途某獻之弟也時丙申三月十八日記

劉叔麟以齋記

郁邑浩壤承平日久上梧下撰弗惡兆圖一旦風雲條起父子兄弟對面猶如秦越心之大者獨在過故權賂遺請處慕傷嗟有不能自已者為若劉叔麟之復為此齋是也叔麟之先父諱恭自號以齋居杭新門東朝市翁相挈下樂仕進自壯至老手不釋卷尤善書以落其所蓄也八法咸備見者忻羨生乙亥然而子年六十有二五子綸雖叔紳素綬附武麟少年事遠避去杭且三十年歲乙巳來歸有宜問其兄弟鮮矣問其室廬燬矣與言往事無與共語古有為塞言者曰去家千年城郭如故為人民非而家舉矣歲代遐邈理有必然無足怪者三十年者特

千年之一脈猶賴叔麟之所以護邀至於如此可勝歎哉幸四世之祖墓在西湖之上守者亡恙再獲勝術有念以齋不可復見不覺感慨傷嗟非吾心之天者其孰為之要不當以世論爰叔麟卜居柳閣復為以齋子昂孫賢趙侯為大書而揭之越乃申憂因表容蘇公記其事不惟以齋以以名齋非徒自謂也蓋將遺其後之人不在叔麟乎夫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為人之子終自行之猶恐弗况生事葬祭之而不得以其禮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心當何如傳家名齋曰以以之一字叔麟固果敬恭朝夕奉以周旋思其音容而屬其荒絕存其手澤而著其德善以齋在是則吾親在是吾親在是則吾心之天在是千載一日而何三十年之有叔麟入今而貌古有學問有踐履必能立身揚名以顯其孝之熱以大其門以無愧以齋之義矣

報德院記

距松江府五十四里而近曰下橫涇時思報德鐵院在焉蓋佛氏有大報恩之寓郁子厚以為此亡篇奇由寺而極其業以徼夫世之蕩誕謾訛好蓮其書音夫報恩即報德也報其父母生成之德也而其報德又異於徽罪報德者昊天罔極而致其時思也惟隨氏過還善而致其怛惻也蓋下五體投地千乘萬騎而求罪消滅哉院之主僧曰友蓮汎字猶寓於宗林寺自幼敏悟穎發天然能背誦法華經俊長樂觀氣貌古朴不事外飾其通周易嘿參妙義非苟為者來咸淳辛未易徐氏基址結菴廬以充風雨以事香火度弟子元吉普潤等善治生營業者潤習白衙教於邁衆分任院事次第而舉惟習諳吉與潤曰吾年七十行且去矣盖為我盤丞盂建九品觀推淨土蘇且市田為供給刻之石以示久遠元貞乙未春長興申祀攢首怨三門兩廡僧堂歲發未竟大德戊子壬寅惟與吉者相繼示寂潤竭慶嗣乃重建法堂兩祖塔構鐘

臺建禪迦殿塑左右侍從普陀大士羅漢諸天
備極莊嚴壁有金水沼有紅魚曾潤殘盤高切
雲漢平蕪絕島近在目睫嵯峨瘦遂為一方
勝處於是沓長潮之聲東北陽然竹罔雌靈芝
天竹之有鸛四時不改柯葉已非凡植花靈
芝煌煌與寒光翠氣交相暎發即然宮室日遠
游者生祥下鄉以有此之德實時人以耳目故
一切與衛有相之道次第而成以待識罪德已
報矣越至今日成歸功於潤高潤自號澤師為
宴而既逝是能盡報德之義矣與先業盛其福
澤至大戊申春竭金補製號慧光普照大師
尤有榮耀為良月謹來求文以記予益不獲辭
乃銘曰
於惟惟公秉志既堅矣發弘誓願奮空拳始
來橫淫把茅三楹殿堂披龍一旦屹然翠起
之妙華樓高懸是曰時思以報所天報之雖
何識是先眾務化德修崇植勝緣姻組知氣
之寔鐘為九整三寒宾具金歐東銀牌其

歷大寺人所創見該誇以標潤也師吉後克
紹前提夕董修以增益處議於奕葉益昌以
附如澤之潤獲福無邊

義齋記

臨安山水天下奇發時英雄崛起之蹤勢文和
平錢氏子孫布列移文章青衣而為文淵取科
目司誥命至近代平齋洪君出又以倫綱常著
名節流風餘論至今猶可成以化天端卓然於是
鄉邦獻考發揮模範修勃書咏古而喜為詩其
若有山月吟窗日鶴嘯其閒家則堂曾為作詩
序其篇次已不啻又以義名其書齋而問於予
、曰識務學語然尚闕仁以義齋敬覩、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否則愛無差等墨氏也氣可配
道與義故浩然塞乎天地否則以義為外告子
也敬義立則德不孤存於以直內而不以義
方外釋氏也若是者皆不能以無義、者固非
一行一我之為而以蹈、焉以義為揭者何
哉豈有半夜叩門拜衣從之不以存亡為解者

中亦有懷憤不直咈人色上而捫人質衆輒焦
責不衝者乎抑亦有排難解紛往來而不受
因絶其人不與通者乎天瑞曰是之所義非吾
之所謂義也必若以辯義、之與比君子喻義
之類曷云乎言之而已、麟之取節則原道行
而宜之、語也昔曾子曰義者宜此也中庸曰
義者宜也揚子雲曰事得其宜謂之義也韓子
始本此說予於是知天瑞其好義者矣夫天下
事物莫不皆有當然之則行之若是義也盍試
思之自君臣父子兄弟以至朋友鄉黨鄰里以
至一語一言一舉動云爲之際充行之而得其
當處之而得其平由之而得其正辨之而得其
分者皆所謂宜也義也是義之名也因標揭於
一辭之表而義之是無義制於衆理之中雖以
之爲詩可以興可以立可以怨可以羣之旨也
發於情止於理義止亦身之宜也傳曰詩言義
之詩也義翔吟寫之不謂義齋乎

敬愍張祠記

唐以來使海外亦曰絶域使其選處重至元甲
申朝廷以日東國負險遠不可武令遣使者
宣示德意用懷柔之於是刑部尚書福建道宣
慰兼提刑按察使福壽正使然參知政事張帆
杖節乘舶以行候變讓山立足以諫揚望知略
輒騰廷以應事會詞辯淵博足以由使指人皆
謂是行必能得要領歸報視海如塗不虞戊申
坐以無事曾幾何時淹溺後傳朝爲其借具列
其故追贈録衛惠定謚曰敬愍從平時年五
十六五子皆蚤世禄其季子爲中爲少中大夫
平江路治中即吳中賜田宅所以歸慈恤後者
備至其孤奉母張氏來居吳相依爲命母獨深
念旅魂不復歸天曷報乃削髮爲尼住妙湛寺
朝夕繙經禮拜歸誠於佛修寺起廢役凡再舉
蓋佛有大報恩且使其孤一事意國爲厥既就
職追薦不少裁又念人子事死如生事亡如
事存求之無不至惟俯仰之間再拜海外吾
父死而不忘安知不往來與俱遶閣寺東無創

敬慇祠塑侯遺像以安香火以致廷俘冠佩肅
肅神式如生相率拜祠下且喜且悲因市田百
畝捨入常住為此祠歲時薰修及七月十五日
忌日追遠費專一僧掌之具有規約治中樊侯
大中去為浙東宣慰副使歲癸卯自述顛末來
以諗其先支使將弁葉求為記刻石余方乘明
呼予尚忍書哉樊侯之事哉昔葉公〻高將使
齊問於孔子以為事君若不成則有人道之患
事若成則有陰陽之患意欲處若成若不成以

卷二　九

自免而孔子則曰事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
盛也盡勉之使志其身而遂行且今侯之遠使
猶未入國不幸賚志而終雖處患不如葉公子
高然視孔子之勉子高者夫何歉是廟宜書況
有賢嗣於南宣力身揚名式克負荷其為是建
祠捐田種〻佛事匪直以安靈悲也其一念之
孝根於心通於神明抑亦宜與俱書以告後
之人尚守成規廣前志惟誠惟敬弗懈益虔是
祠也于與一日承替長存可也欽名猶前日朝

名觀政留耕先生伯大之猶子故自號存耕留
耕嘗為端明殿學士制置福建云與我先人道
誼交而侯又與予厚死生契闊無替法然後為
敬辭三致意俾侑祀焉詞曰
　於穆烈侯宜爾堂〻一朝龍節徂遐方揚飆直
欲捕鼓鼙怒濤發天激蒙征帆忽焉為尸不
獲聞天聽〻以無疚取命下招遺魂偶謂我
弗信斯室章矣翼翼維嘉翔田東山峯窅
洞房湖山左右蔚翳翠湖詒不歸此尚祥進

卷二　十

思罔極渺泗浮新祠屹若依宝坊雨花繽紛
甚明揚侯兮來歸駕鸞鵠佩蜺旌杳佩玉鏘
有椒其馨羅饌殽歲時奠娛瑰縷鶴子億世
〻永奉嘗

松江普照寺釋迦殿記

松江普照寺據上海別業也自孫氏歸晉兄弟
入洛以文章擅任盛繁榮樞要當時倚伏者
相承舊址悉已有華亭寺映以雅而其臺榭
化為像設所捐化為梵唄乃至今存何以寺北

坐九峯層巒疊嶂積青擁翠𢌞為藏聚陰陽家
者流謂氣真藏聚可安千衆蓋特以供僧為宜
也唐乾元時本號大明寺僧雨禹言創揭迦如
來殿遣宋祥符閒改賜今額道奇嚴善誓僧宗
幸真歇九三度重建淳祐戊申已於記融興人
鐵武翼仰之首議此造迄寺未成乃信現力
繼之使殿後出宇其费曾祖魏等伴其從官厚
甲戌佛殿與武翼田余不可無前人以永敬
樂蹟從以助殿始成衆請行和與殿畢復興而
營像設於是慧辯願慧倍秀以白鉄守助侯欽
然致從臾且導施之趣益阿曾化禮丁悰勞費
久之而武方毛鴛浮重營冀致加以藻繪金碧
交耀中殿釋迦像若左若右分列八位備極莊嚴
而三世如來圓通大士慈真難漢諸天人之相
亦次第而成至於琉璃無盡燈以華諸供具莫
不完好無歲時侯御其儀盛於此建道場中祝
讚而祷求早禳風災者亦甚至爲夫成之難則
其傳之也以久是役也再見丁未甲子從實至
非一手足之力而趣成其終功亡多可謂難矣
起既欲其聞于聯默是重修事遂來求文以記
曰是固所以久傳而不廢也予聞萬形皆有性
理獨不朽者而佛氏亦曰一切諸法皆有破壞
惟有法身常住不滅雖然吾儒若不盡同然所
謂法身亘古今彌宇宙到處充滿亦無雜壞豈
拘於形而外於理哉噫噫言辭之字如浮雲如
空花乍起乍滅了無根蒂又欲取其常住不壞
者託之以傳聞也果以為然久傳不廢也蓋亦
歸於諸已而已乃為之偈曰

維我普照王本法身自出光明編方寸虛空
常獨權盡三千大千無限河沙皆沃慧照
中之是之謂普照生宿業重展轉動迷誤顛
倒由慈悲與憫諸障凝礙如摩尼珠炯炯照
濁水一作是念已業去煩自然而我初不覺
心自剔開明稽首釋迦尊尊為我證明之

普照寺千佛大殿記

普照寺自唐乾元元年迄於宋幾百年矣屢興

屡燹洊祐戊申迨今又十六年寺之耆宿分任
其責山門列廡佛殿次第興建千佛水陸院地
廣費鉅衆請爲之惠蕩大師恙辭弗領主席於
是慨然肩之孟營禮蓮寺僧元德爲之分幹徒
弟淨心淨恩關入爲之叶贊大作新之始於戊
戌繼奉護持之
告其事尤彖越丁未乃求記予嘗記釋迦殿求
矣因辭弗克則從之曰善以因積累而後成佛
乃曰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
百千萬佛而種善根何也夫詎億兆者萃於一
至究乃所以爲至衆也且一者何心是也心以
方寸而攝萬善如有水之有根生意涵活千條
萬幹聳壑昂霄皆自此始水陸院之義亦然背
梁武嘗制水陸儀文三年而成幾三千卷其後
雖設者以上六位各分八位而爲上下呂請則
通三時法雖簡茫則博其上八位慈容瑞相爲
人敬慕下八位殊形詭狀爲人恐怖有善有惡
有勸有戒大率以懺悔爲先有敬畏意猛烈一

悔之間諸惡消除衆善成具曷嘗不本於一哉
今惠蕩於此亦從俗隨曲當山門兩廊塑湧天
台聖域五百高流閣上設西方三聖榭鑄千佛
閣下設千葉盧舍那佛普賢之殊三大士左右
塑湧水陸冥陽三界像刷飾以金碧炳耀衆目
類聯方隅而其池而萬萬數抱巍巍相屬生者
不斷頻淨土發求此地諸佛予於爲修行莫不
超然得大自在嘗聞數十年之間苦心勞形之
所成然亦其胸中自然積善如天有根株一人
所發有此殊勝非徒擬莊嚴事觀美也蓋欲使
生者觸其罪業日增福禍死者發其幽滯覺墜
輪迴而已世安有一念之頃不能感動鬼神而
能使齊含靈功德無量通聞沙界乎惠蕩號之
矣銘曰
我觀人心力有善兼惡迷波弗知往往
路頭錯亦時諸大夫一切諸菩薩應現善惡
相與衆共說法之寄向心遠離亦因心起心
起罪之空各已得復已衆生地獄衆共道何

偷躍隨佛登天堂只在一刹那

澹軒記

鼓山喬侯商所居軒曰澹齋然後正言公起定
名而書之浼余寄聲俾爲之記顧其孝悟無能
爲役而喬侯之意友朋之屬不得以辭澹之義
大矣嘗試求之蒙莊氏反覆其刻意則曰澹然
無極而衆美從之繕性則曰在混芒之
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知北遊則曰相與無爲乎
澹而靜乎而刻意之言爲尤備焉始澹終言淡
中言淡三言者雖若不同其致則一寔相爲用
爲夫惟澹然然後能無極而衆美從是故夫平
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德全而神
不虧言淡者如此虛無恬淡則合乎天德純粹
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言行
淡者又如此一澹之中衆美咸具喬侯名軒於
爲取義不亦善乎然蒙莊則曰此乃養神之道
非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之所好也惟是喬
侯入則郎省出則贊藩古今又惟淡江史二

組有社有民識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而能
澹是好獨何歟乎竊謂人生而靜以上容說不
澹澹乎止之旨於氣淵然路彼澹功名富貴
以役芬吾形者也滋味之養以吾神攻者奚存
皆暴性焉蓋於其說各與其意而自以爲澹焉
物之來也有不莫勝擾失其故常者無他神
以全故也神無爲始萬物皆賓淪於空虛同於
無朕故夫存神以致用易觀也豈惟蒙莊賢哉
喬侯日坐澹軒因名思義恬無專好焚香讀易
參玩爻象以洗其心何其淡乎秋鍾史左右奏
雅今味其間奇與尚雅何其澹庭空月朗神閒
志定素琴橫膝大音希有何其澹所養愈淡則
所存愈澹神不虧而思不煩然昔曾相國避堂
舍蓋師用其說從民之欲雖以爲且矣然深
更而進雍厚長者清淨寧一天下寔受其福所
謂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非耶故以是記澹
侯喬侯名貫字仲山壹云乙巳六月二十五
日記

簡齋記

人之有宗族猶水之有源委木之有根幹其所從來遠矣司馬子長班孟堅皆自叙李翺及旧史皆稱韓氏自叙其先本漢司空稜潁川人後徙陳留中昌黎韓文公之先世也世之自叙率本諸此惟陳氏本京人從徙眉之青神太常公徙雒陽長子忱京東轉運使靖康中進使子慈州司士參軍頫避地湖之隋〻遂家焉簡齋則太常次子恂之孫也靖康南來紹興間參知政事以疾請去除知政殿學士知湖州歸老烏墩之精舍既設遂塋於歸安縣德鄉上強里之嵩南北隔絕二百五十餘年而參子孫晉𡎺下絕但不從附閩區宇混一以來參軍之伍世孫損齋公參為浙東尋訪使即是參政之五世孫坐訪損齋浙東叙兄弟為難而護合夫豈偶然〻損齋既念水木本源自浙東韶吉來雲拜簡齋之墓漢人以識家人家為榮公之此行蓋為得之俾予識其顛末將刻石列之家祠予與簡齋之先俱蜀人今寓於雲窈嘉公尊祖敬宗之義不敢以固陋辭云

利廟記

以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誠而不可揜所謂造化之迹也故社稷有祈有報有由辟而山陵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民所取材用亦得祠為未有崇而不感〻而不通者世非獨處理或倫虛幻或涉怪誕事神之義戾於古矣越上虞縣四十五里是為廣利侯廟崇嶺列峙大溪横陳乃泉流所滙淵畜精祐前有二石荷東南有二龍湫禱祈必應其民無水旱之憂宋熙寧八年制以神聰明正直庇於一方供民之求如應影響特封廣利侯熙寧間大守趙公抃記其事于石使石祠事益恭如制有侯蓋石晉之方石聖宮而吳越錢氏所封通濟侯是也按吾乾寧三年錢鏐以其渡江浸舊功遂併有越歷五代至宋初八十四年雖通職貢奉正朔猶自封其境內諸神故侯有此號然嶽無所攷旧記乾德

三年邑令盧　禱而獲應其得封殆斯時乎又
十七年錢氏始入朝又九十七年始去錢氏旧
號二百餘年閒畧可攷者如此而晉非典午之晉
則明甚建炎省方過縣而趙四明覆族喩惡見
空中旗志有昔賣利兵之魏此其尤卓異者也
廟旧在石菌下臨深谷公始更面勢並今之杼
百有餘年日毀弗不治存酹無所前尝護之從
神弗衛答歲在乙未里儒余慧臣悅處古謫與
任之於是金夢柱潘行孫分其職曾遠來夏其
施若廟寢若門廡次第一新樂闕廣翼軼於旧
觀揭處妥靈延建來會歲從大禳嘉氣時効呼
釋載道推神功是賛以其異時尝使本道其治
任越祖無嫌於神推以使來求記惟侵閑五手
能保捍茲邑民於兵革搶攘中以侯平一府荷
㒺實苗食其土有感必通惠利貲無離中更多
故而神之昭明發旦晉在人心如一日苗貌戴
新數事目今始宜有紀述推獻公辭弗獲次乃
推迹本原嗣書之用傳神之休烈照示方來無

有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一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二　牟巘獻之　男應龍編

序

顧伯玉文蒙序

士散久矣卑陋非常者自持其能不肯俛首從流俗時又無大科舉等以得之徒居〻建敎人之草縣一第〻數而欲待擔江之續不已躍乎且羣衆茂異取一人若名盛節也取不以為希闒難進而幸一值焉然不閱監刺史勸為之縣次駕續食與計偕又不閱公車朝奏而莫乃散士始而奮排而疑且怠進端宏大而其選也小事之不可料每如此獨李顧之孫伯玉豈非所謂卓犖非常者與年弱冠文名籍在是選勇不自制一旦濯淼數千里新豐逆旅走馬酒獨酌解橐出所為文類皆行卷者鏹以求雇以上無象是伯玉年小意氣如川之方至乾太阿之出匣三軍之朝氣其視一世為何如濡留兩載挽我仇〻亦不我從悵游以歸邑董公孫皆前為博士乃[illegible]其材詢其[illegible]有不能正使須試而後用何乎人[illegible]薄人挽在群博士下乎滋所以解者者曰伯玉論太高又太奇嘗稱作傷已賦以為稱之退之子厚憫已然皆諸賦殆不可復辨又嘗上書[illegible]第[illegible]則[illegible]當在弟子之列其辭藹然無所謂驚穿知不取造物者所忌耶予觀自昔文人往〻窮阨封范[illegible]吾諸論故蹊塞天下奇作其中合者不敢[illegible]泰壇謂隰[illegible]作三部賦待成當羅酒甕狂當言謂吾文奇當得屈宋作衛官離昌黎亦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何獨以尤伯玉造物所不能者亦皆[illegible]其英華而大其器業然[illegible]伯玉擊曰以知文日蘇必有盡能天下[illegible]理書備古文震斯名世而後止命之通塞特之大小要不必深許伯玉之文[illegible]之勇于[illegible]能講文過之若以古道相尋[illegible]生多受奇氣習界盡無以知伯玉詰論其大者而歸其編

送梅若瑕入龍虎山序

梅君瑕居澄山有詩書之業水石之勝以資故不能不出從士設多友事游苦疑勞非其所樂一旦賦詩楊衣頌去何其見之高志之决也自號實以道之名之為其家入句曲山為道士布褐芒屩霞餐遊蹤而識之者皆以苦嘆笑而不答尚喜為詩好風涼月時復明吟偏自適其意以寄声云雷由樹聲樹以終以勁龍虎之仙山而贈言者衆少老病日侵飲食息人間世日暮且盡欲附六翮從之不可得甚恨甚恨君遺其浮貞之尚羨瑯仙山乃騎麒麟翳鳳霓旌麾節之所上下而往來是行也安知不與子真神遇乎為我問之曰自古九江隐者市門翻然遐舉為仙果樂否雖無變于岩然亦生一念惓惓憂國能遂忘千載之下誰與論此意猶為我莚尔而笑否

文子序

禹之計於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武康許籍以因計然書題於世而作石洪其義固有所本范蠡師計然見於越亦稱師古以益然孔子曰時是也其書見之于吾有與五字問答語答是府遂以為周平王時人殊誤甚劉向晉錄文子書九篇并李暹所注作十二篇試以莊無然其聞武頭乃楚之平王楚越相通平王時楚事日非子胥說孟是以計然亦出世習道爾雅不可考矣而答杜君辨博而篤定悟靜而疏通其能可以用世而其志果於遯世雖嘗領閩粟珍館獲莽按史之黃以計小上燕處經容取文子書反其事之散見它書者會粹而刻之三代古書道跡一旦覆盡於煙塵之餘真山林一大奇事予觀古前世名陸群有能自全者計然之策悉也用之於越十年生聚既以報吳乃飄然遠隱竟死於鴟夷之毒乎而闔誄相使計然乃袖手以遊道人

已盡許然壽拖於老子者也充善許不用壽東
此豈屑屑錄君傳於書於輿不以示天下貴
難得之貨不吝於宣以以不足萃有餘然財
而不有成功而不居若是者蓋幾乎道同已超
然於利害禍福之外而以其利曹利者往往
達天時識地利自滿以心許於於是而知正犯
道家之所深忌者以為蹤跡滿跡而利器當棄
之悟可疑也南谷當證老子德道無爲之旨此
書俾與師說並行其醫世功於學者多而溉之

卷三　五

可也雖然壽徒知傳脩道德以歸虛閒胸中
篠景雲霧蘇路豈不一快然者哉又安得從南
谷若登壽家望玄壇求踐東子所以從湖之處

杜南谷壽峯真率錄序

百世在吾前千萬世在吾後求為可傳而後有
以傳從來得傳與名山同夫章既往而書亦
必不可忽已此壽峯眞率錄所為作也許叢山
父陽城有民既周許然子文聞乎其先晉太極
左仙公葛玄雖其後雖年穫六遐然乎增列升
遐可蕃趙前朝南渡號逍遙無憂請蘇常蕭輿
宇以奉家祠者大獻陽公故庭也表其改為觀
瑭昇元之觀命蓋人洞淵先生祖常其席遂
當左仙故號壽以德壽宮觀額賜之華扁
昭回雲漢焜耀林泉式克至於今壽峯甲當
塗杜道堅寔東上距祖君十二代然才百年而
朱華之餘次第經理爲乃盡者書雖祖君時有
於願訖擇撰若構牧以安以寧則側棄以廉荒
山巖潤澤意輝類以浩因輿與樂發一斯之百

卷三　六

蕃其思嗣無不可傳者斯前人源委世次未紀
用為缺典乃為真率錄覽其名氏諸左方俾
後有考為文繁萬不齊長其初一真而已真則
一而不二純而不雜至定而無妄故真心存則
真氣聚真氣聚則真祥亦然之人尚思杜君之
所用心斯讀之推原之其可傳者將與此山相
為無窮若然縱范蠡傳說為識的不繫於此山
故不書

周公謹齊東野語序

野史稗録尚矣類傳疑信傳信為史者綱羅散失率多取焉吾則參稽互證馬永卿謂李林甫天山開元録中語治通鑑取之沈存中閣辨樂天樂甫無徵不攷莊宗藏三矢於廟雖五代史闕不取唐史如高祖字叔德則見於晉書載筆姚崇十事要說則見於昇平源記室皆次俱采擇江失於詳攷不絕承明皇謀録之語詩長編録為謹嚴乃以涑水紀録附見閑窗之末遵紹以後曾布日録等徵捨補而不以人廢而秀水開店之類叢亦要録亦援及之然皆道寔攷析西為疑詞故不足以累其書昔名臣言行録之始出東萊踰書晦翁以為尚多攷訂留略舊稿相與討論大抵皆以意識謂建隆遺事涑水紀聞邵氏聞見録馬永卿元城語録等書若有所去取其間則前輩嘉言善行在人之耳目相傳以習者所存殆無幾是又不可不知也余病卧對播擊平生結習猶留意藏隱人譔舊事故寔往往而無汗下已為推曾太疆人周公謹忽以齊東野語示余崑尚以故意待之耶公謹生長見聞博識殫記載之富年於時以為是編所資取者與其言近代事特詳蓋有余之所未聞或聞而不盡同者乃自託於野何居文勝則質史所謂文則野與其史也寧野野固非所病也況夫禮求之野謀之野而獲何獨史而不然他日任筆削者倘有取證不能請安氏之缺而録其所譔於書中載說辨析贊先君子之遺事也嗚呼宋治開慶之間姦邪小人叔事黨禍中外翔鹿以醜正誣善之說陷君誤國則至不可為識者推原禍本未嘗不太息於斯因攬涕書於卷末

仇山村詩集序

觀水必以海觀其會也抗杜其詩之會乎非精能之至未易據其會而擅其名山村仇君仁近嘗有言曰出奇詩無從而不效而淵明則自此亦皆以甲子書似此例者甚衆而世獨喜古淵明蓋淵明書甲子凡十一詩自叙其平生

出處本末畧備庚子鎮東參軍使都巳有靜想
田園好人間是非辭之語辛丑還江陵中途欲
投冠歸故瀣以申前志乙巳建參軍使都則其
田園日夢想其意愈迫矣是秋大為彭澤令入
十餘日遂賦歸去來義熙元年也其使事往來
反留上京還舊居在此六年也何以不獲游
乙巳至丙辰又十二年庚戌西田曰獲早稻
以丙辰下潠田舍曰遙謝荷蓧翁則往而不反
致命遂意然可綴其餘淵明者要當以是為諸

伉君自號山村有山居不難富貴而志在田園
正如乙酉九日庚戌西田丙辰下潠田舍穫耳
足其知慕用淵明者可尚已

杜南谷老子原旨序

偏反壘塊中胸次憤憤對俗人讀益不樂南谷
杜君高蹈獨立以今意相與發
道場雲峯當為退休半箭所為老子原旨
令不疑然微旨拈出好處惜不但發明其宗
旨而已然其費辭亦老聃氏常出乎本又曰是
為文王武王事忠其說以為老聃為柱下史所
識者史所記之書亦定然以書求之余謂
異為何司馬子長以老聃司傳中載於河上
公注老子頗及吐納導引之類其後孫登痛詆
又標詩名月久覺大謬而意之相衍其後所謂
之道然者六朝之而難論甚正不以泥窮友辟
其力於書傳通倫類案宗古今雖不背司為詩
、杜華妙融液泯體不見剖斷之痕益其趣南
為而精神足故從容自得豈由老之發字頌

而各
發之道一鮮出於天理游及嚴ミ
至於其族勁刀甚欲樵然已解亦可謂精詳者
矣使在宋時和其声以鳴國將被之管絃薦之
清廟衛不得為此而使見於行慶娛悲引思遣
老下能無感時令湯之語然京華百年黍無旧
事白髮遺民於其祀者頗時時見之遑無事變
而懷其舊俗是亦古詩人之意也詩謂若千篇
題之曰乙未集昔治盤者識名望極經世書ミ
甲子他如丁卯集乙酉家乘六十年以年譜辨

之類亦皆以甲子書其來尚矣世獨喜稱淵明
淵明自庚子迨丙辰凡十七詩辛丑還江陵中
塗詩舊說以為入宋時所作黃魯直疑之亦曰
四十不數義熙於後俱集諸詩無書年號者惟
祭妹文稱義熙三年蓋年爲十七又辛丑後
六年淵明避書於宋然後須深論宋之
習景公靈仙人號道士茂玄英然呂翔葉亦皆
註老子又述神仙家王輔嗣以老子解人或非
之然其辭老子則初不及易至無乎由真以是
謂鬚明為釋氏之傳燈者亦豈意其末流之于
至此也今杜君乃求之於帝王之書發之以帝
王之事譬如猶發際出幽深明白正大氣象頓
殊豈不甚遺世未有能察杜君用心之者夫道
術之裂人各私其私競立門戶甚至標幟鋒鐵
以相非詆莫宜體然各已求為真是以歸杜君
雖自號原旨而不主一家惟理是同惟經是鍵
惟正是宗務使天下後世無所惑然於其歸之
說其用心蓋將此可謂見之真明與原道義

發余固悅於原旨求深思遂論其大意云尓

送文心之釣臺山長序

子陵口占天撥劃功嗚鉉懷仁輔義天下悅之
兩語十四字平生所學正在此也武風同研席
乃蘇曰狂奴故態詞耶伏肯擔然昭蕩為理必
紛以仁義爲英豈漢武之治當不止蹟世就
功而已又要劃文叔已在子陵劃量中陛下差
增於註義深窮其所獨以資於麗前后之不能
自然其樂以從人哉河水不魚母落吾事子陵
可謂不負所學矣釣臺距水極遠登道轉山腹
乃至無論野王所記水道有乎石陸水者昔猜
蹊然據斷地絕真足以隱處而湯帝卿叔嬰千
載乎況此地乃遂建精舍廣半徒列以學官益
如太空浮雲切紫要有盡而君子之學結山臺
高而水逾長也古語之心之為山長將行求予
言趣書所以貽之以之韙然縱人雖不過貫羣
時父子兄弟自為師友蓋其樂乎去而求山水
荒寒幽寂之處尤可靜以讀書暇則登招隱閣

羊裘軒從容吟咏其樂未有艾也予嘗欲取所謂十四字者大書刻石洞而不忍心之尚有熟乎。

孫仲寔詩藁序

始余聞孫仲寔名未之識頗嘗見其詩仲寔生王侯家不有其貴富力學自課如諸生閉門多維是無所嗜好惟肆意於詩閣之山水寓處雖吟哦忘日夕詩浸有声而家事落矣仲寔夷然不顧建言詩不能窮人為之益力遂以詩名昌黎云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也能自樹立不因循是也近世士多失故常拔去流俗卑陋之辭致声響如仲寔之能者豈因循所至哉故予決與友既來抗諸公見者閱無甚外欵欵乎賀得佳壻比還其家書數來茶數串泊如也仲寔俛首微祿時奉吉羲娛其親而賓客日至則人人與為酬答成甚歡極飲論文賦詩一不問有無其中要有過人者焉所謂詩殆千餘篇已之傳好事抗乎自刪去十之三四擇之

嚴宜其為之不苟也夫以仲寔邁往不群天分高而筆力勝不肯稍從時尚必闗於簡潔深穩而後止譬泉決渠就然帖為力蓋甚雖然也詩之病既盡去而渣滓然竟盡消融亦可信而見焉余尤喜其遣興一篇善推跡景本有関倫絕而感行役謹時物往往入小隱此非予之私言也嘗謝賓訪遊山川草木風俗氣候皆在函陝豐鎬之間至秦雖而感涕念漆矣異時少陵由是安走隴蜀秦關以入蜀次其道里所出亦皆在於西秦州諸詩至今讀之猶恍然真足以繼風雅而驗世變仲寔屯秦人詩以少陵為法余閱其稿可相與根極而論云

嚴光大光圖叢序

邵子發先天之秘不過四圖然自一分而二推之至於無窮以為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朱子亦云本是小底變成大底到那大處而變成小但其假圖以明之則四圖之義亦為空虛以盡之而東之

以之西南使是自否以之泰是兩角去射上與乾坤相對之謂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類詩人句是說方圖中兩交股應意以分諸四曾晳又謂文王八卦惡地之方是邵子見得四正卦生出四角是方底意思皆若有取於圖者竊爲吾恭游心通於易數以窮其位之關鍵之妙以九畫毫分縷析如抽繭之錯綜經緯節覺豁然可猜而未始有所吻合者參天地一本於邵子康節之說如八卦相錯一卦分八卦上下順逆對待傳易數從中起天根月窟乾坤六子模擬之類皆有以發其義蘊數之不能終止自非潛玩默察先具此圖於胸中安能與之脗合乎亦可謂精且詳矣竊從一圖而易之所謂太極邵子所謂道即太極心即太極而朱子所謂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四象之所從生令衛列于諸圖以後蒙吾之真自洗滌盡歛復其性初於寂然不動之時尤見先天圖心法是當求之象數之外

厲瑞甫唐宋百衲集序

詩雅四言漢以來遂爲五七言唐開元之際又始儷偶爲律詩於是謂詩之道至是爲盡始可復求百餘年然後有集句者出其不變之變於是之田文雖合楚辭古靈韻建除邵邑名諸作無復集句斷者雖然後以對深時吾詩同粹然以之之無之席施集句遂窮古作頗異若是始於半山王公半山平生屢經乾物行新法則詆諸老爲流俗作字說新經義則自春秋爲斷爛朝報乃古皆拾陳言從事集句何所然其天資秾纖學力至到然之後不勞思惟立成數十韻對偶親切脗合自然初雖累四明厲君寰是瑞甫傳學其家集句之易爲同易故爲新大概從半山而自有法法前後凡若干首題曰唐宋百衲集某時在為去歲春聞吳與太守東溪李侯與其友王秋李君皆有詩名偶酬甚盛來而來謁一視其集皆潔再三孫佩纂之刻之以傳而屬歌於序昔李沂

公以聚琴為百衲琴黃豫章以集句為百家衣直戲言耳今廷瑞情態之至所謂细意熨帖平滅盡鍼線跡而百衲之可乎吾儕讀之得一破衲爾裳須於素絲詩今何敢言集句然亦能知其用力之難非一朝一夕可為嫁接矣以此目以見君子式人之不苟典公名垂千秋名昌齡

送俞觀光序

俞君觀光自新淦渡江訪吾覃理學參同而盤桓其論辯而博詢其詩雅而潔以思學名其齋蓋名御史照齋公之諸孫也曩余嘗得侍照齋同朝聞其論高見解也知照齋解也以[illegible]為山陰教諭乃古者鄉校黨庠之任雖地若分於吳縣而教實本於一鄉其蕃位又先也游從師友之皆與予爭也論議日日忽固未占己乎然亦豈其可也苦遂何以過江交結之人東者往往皆在山陰而王謝諸人雅淡宮理暮風流前刊未之聞也顯發百世光樹建流再循南渡於是正先生以遊談流消謝而東呂太史以省侍曾文清公而來朱晦翁以常平使者救荒而求後先相望繼遂泝河洛淵源之地而士亦知所推尊由濂洛泝洙泗江左風尚為之丕變非前時之山陰也氣數因循識不意百年之間諸言曰淇東興文物夜艾星稀默齋公獨巋然以身任道行年九十視聽不衰方且立訓傳俟來豈非天相斯文使之施教導以興能學世乎雖藏書老肯較深窮意觀光自有得於執役容傳之際是行也升堂登集於師心以發其異聞與學者述鄉之教即家之教歷歷淵源所自猶可攷習俗所移猶可回當仁亦毋遽為談玄理而尚風流夫然則不[illegible]

張氏學古齋倡和詩序

木犀之名出於近代或云即爾雅所謂梫木者移枝偃蹇秋半始花々遍於枝香過於花公等安往往相見之晚廣寒宮丹桂娑婆下有[illegible]於一旦與之齋名王局翁驚案結窗之句就錢播於四海其名益盛此花蓋際遇而翁猶恐孤

芳苞於淵遜欲掇擷而佩之士含芳抱潔伏岩
谷而不耀者曾不得如此花之遭句救於凡草
大翁獨能無情乎茲仲寛氏學古齋前一枝初
吐香氣洋溢君餉初相邀諸友就飲花下林時
適竹露降之三日天高氣清餘暑殊解吾仲寛
遒往之韻挹蘭峰翻結錦為花序語謹落不毛
四坐詩況較於詩意而丹鉛擁仙頻復與花共
語嗚昔不喜賦之艷陽而喜真風露之高寒不
取花之富貴而取其山川之耿介風流貴賸勝

卷三 九

絕一時可無潤色以芳之叢矣予方謝遜對庭
中西華扶翰紛落並闡諸賢雅群恍然想見其
豪懷不克陪觀和其詩後書此貽好事者與會
和詩者一十五人郎初王三慶司茁之鄧顧學
白廷禾藏禹祖唐存博陳無逸顧伯玉王德玉
丘良卿淩德甫仲寛之姪如海景忠不與會和
詩者一人余某識之文

俞好問詩藁序

詩直耳目玩耳自昔詩人往往以之針心指胃
甚至鉞喉其心而少陵亦有良工心獨苦之語
夫想勞其心以娛耳目如膏自煎益可憫而世
且競為之悲哉而吟不肯止豈所謂夫亦各有所
樂耶余君好問曰以吟哦為事吾意其未免苦
人之所悲苦而君方爽然以笑曰吾將以是娛
吾心閱其帖佳句曾山不務為刻深憔殺自有
悠夷諸之猶能使人喜豈不足陶冶性情哉必
有得之心而非耳目所能與者吾觀一東共詩
句且娛心者名其集又取林和靖暗香疎影凍

卷三 十

水冷清茶獨酌之句為題而賦之用意如此宜
其有以自樂也余有幽憂之疾念不能自釋今
而後知詩之可以娛心奏金石破蟲蟻之吟安
得與好問同其樂

送翁晉輔赴紹靖書院山長序

教授州選比年以來不無賢愚同滞之歎求為
變通之以妻外銓注學正山長與教授同議振
澄救弊之活法也士相遇館閣久或倚而就之
予姻家程君晉輔前是十餘年嘗為吳之和靖

山長矣至是復為會稽之和靖爲晋輔忠文公諸孫有文學有議論見為得人胡安定教授蘇湖陳后山教授除頹徐節孝終身教授楚州初不以小大擇遠論也或怪晋輔往矣吳會何若是教〻然而晋輔曾無毫髮見顔面嘗語人曰始在吳時吾年少氣盛得老須禄養居之三年不見其不足年運而往欲某不待省得一席地溫者故執手陳迹懐紙所也安所置不足其間哉况丑先生戴其衡熟遠自以洪柔想而奉也

而侍經筵為侍從浩然猶在西齋也其從弟侍從老會稽亦猶在西齋也險夷一致然始之節天下尊慕吾晚學少得再托宇下諸賭言夫何幸余絶江濤一日而至某處湖清且漣如從泮水有蘋與荷如從洙泗莫非澤亦何莫非教而凡能為學校累者吾書堂舉無一焉尤幸之大者也亟裝為行閲者壯之觀朋簪集酌酒賦詩以餞而予為之叙予同三十年前王千秋鴻禧老祠官也恨不與晋輔俱聚春風擷水不改旧波而吾非故吾矣如有問者以是語之亦可一笑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二終

凌陽先生集卷之十三

牟　巘　獻之男應復編

序

虞舜民禮樂韻語序

約禮之文而譜之以韻語略見於儀禮士冠禮三加之辭而傳亦有之曲禮所謂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少儀所謂不窺密不旁狎不道故舊不戲色是也他如太公丹書管氏弟子職莫不然至於賓之初筵抑抑威儀相渠有體之類則適於詩矣客歌驪駒主人歌毋歸肅王五伯桓文宋襄楚莊秦穆亦為五伯也如朝宗遇覲會同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亦曰六禮乾坤六子曰六宗天地星河海岱亦曰六宗六藝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亦曰六藝名數同而事則異見於施用必且龐雜而無章舛戾而不協矣虞君舜民名數啓蒙乃自歷代以來涉乎名數者皆摯其凡要字其次第而又參稽互訂取其是者附註于旁其義較然如指諸掌可案而行無悖於理夫衆萬不齊者數也至當歸一者理也通一而貫萬則殊會而同歸此蓋天地人名理數之総括非直童子方名日數暑行數墨之書也

趙氏族譜序

尚論其世世必有詩宗則專為族則應為予觀自昔華宗茂族遭時多故宗譜散亡蔑於民歷往往弗克自保況其族乎劉知幾作宗史又作譜攷如云彭城叢亭里諸劉不承楚元王之類括据非不精然後世凡言劉氏悉曰彭城而知幾之宗史譜攷不復論矣蘇明允作譜法又作譜引如云眉之有蘇自唐神堯時郡刺史蘇味道父子始以親盡不書之然書法非不嚴然近世凡言甲乙氏族必曰江鄉而明允之譜與族亦不復存矣可勝歎哉東平趙氏避靖康之難舉族過江蓋五季劉漢鳳翔節度司空章業之後也其六世左丞公被遇孝宗時有子侍郎公以知淳熙閣選用榮辱矣言出同尖憂喜聚門

雖皆不得老壽以終其後乃益蕃衍而十一世
諸孫某又能於祖趙族譜於世變之餘不亦賢
乎譜首用做歐表爲圖通雅之以譜例辨目張
綱聯珠貫不盡用蘇譜例族無晚成遠近初皆
以六第書其散居某所則見附註以雜某氏則
見因親録姓之本始則見記序至於誌狀本末
姻戚閥閱見閱歷軼則皆見右集與摭遺同績
數歲然後成益衆譜所不及勃矣備矣某字仲
德傳學工文詞其爲楚譜定譜成先維官之志
首舉淳熙旧序其述遺訓列于譜之前後於椽
、訪祖塋而令先滿歲時必而益備寄苑子弟
而致翔望孝慈忠孚由重懇至發於內心可以
上對左丞侍郎公無所忝後之人欲知其心觀
其譜可也四歲十一月旦陵陽牟巘書于十下云

送張蜩甫之廣德學正序

儒有環堵食不類任吸菽飲水以事其親誦詩
讀書以誨其子嘯歌一室仰俯于古亦足以樂
而無求矣然吾不靳人之已知而人之知之者

有不能已焉此昔人所以爲親擇徽而動色也
節孝徐公台山陳公服勤苦志所若登亦節雖
母是非此宗有意於母而諸公知之朝廷知之
節孝由望江曆教授山陽白山越有衣教於嶺
川節孝家山陽台山家於、潁相望也所以奚
兩公有加其所得處故能力全其性命以樂外
去其留貴之務時爲歌詩以見其志節孝之顛
奇台山之高韻先詩乎哉吾友張蜩甫蔣忠
文公之外諸孫也性直而涵學深而約詩雅而
麗東魯翕然而不浮敘其事親有篤行自其埶
闈微恙未嘗一日去左右湯液之調護寒燠之
適節服與之殺其志自任其勞積數歲不少懈
尤人情所難者常當仕起家未嘗然不能甘
貧數學以耿甘旨而詩日益多感時物探性情
非以求知也蓋其節概節孝台山者如此它日
請友相與言如何可之頗甚苦勤太以奉養可
無三釜少報其意乎閣者用爲廣德學正郎家
縣迎不歲山陽穎川而皆有任于學聘綱又不

薄矣可以出矣至是諸友交賀且書其行覲為善強加督遠近皆載酒賦詩走西郊以餞予謂劉甫是行親友也況為舅甥蹇屬不售緣開宜在予行矣勉之是邦風俗淳厚想側聞高行董善良而興遜順者已相尋於桐汭之閒觀況而友信怡然其春臺攬山川之美而賦之尚以寄我丁酉二月朔序

袁孫學重刊勉齋語義序

勉齋黃文肅公講義二十餘卷大抵本朱子提綱挈領不為枝辭而簡要嚴切於中學者陷溺沉痼之病世不可無此書舊板久廢是足歎接學袁君守約篤學乃發數輒為一編朝夕玩味精加讎計衣食合足乃重刊之以貽朋類意甚勤而工甚鉅其子德遠御訓嗣其誌成之自今家有其書因勉齋所以承朱子之言其為發明弘益多矣余曾既慶學者見其成窮推在三之義父師居二焉勉齋力闡師說有益世教同己無愧其門而孫學之子能繼父志以廣是書之傳亦可尚者當年撰供書用識其末發學名俊明云

極圓覺上人詩禪錄序

少陵云不見旻公三十年後於極圓上人正復爾興時當行腳衡相又適游天台雁蕩倦而歸休老於青山之崇福祈嚮鷲中煨飯福三十年終日聞覺不涉世故七十有七雪齲猩儒精禪不棄江西李後林參菊山吾翊陳冬齋諸公皆與句語後來寄偈極即同同那極屋下架屋泥中洗泥無有是處有人於此因有覺發大省悟一念之覺一覺之頓頓超上善譬如雲開霧除忽然見月全體呈露迥出常情又有一人勤修積習從微至著一毫不到便成欠缺譬之月之初生至望夜十分猶尚無虧又以見全功致問極圓上人只此一輪可是同還是別

陳一齋詩序

永嘉自謝梁樂後山川神秀皆發於詩流風漫遠近代作者乃推陳止齋氏大抵詩本於學無

無論魏晉一癖陳君博物多識而以詩名視止癖猶曰吾家千雲耳其雅言步躡山癖之十章奇采橫溢如明珠纍纍足使人驚駭不定白石雁蕩紀行則又如挹剛風浩露神情為之爽然也止癖僅白石嵒一首異時讀書雁蕩乃獨無詩豈偶遺落耶此集人與境勝足當補遺止癖嘗謂以雅琢奇句華麗訓詁則付之諸生一癖師友淵源講明有自豈但言語之工而已溫柔篤厚詩之教也一癖嘗授教其鄉詩之教固已行於閭里矣今合三道而主文盟所施益以廣一吟一詠何莫非教因其風俗道其性情自近而遠無難為相予圖成周之盛惟二南國風作而二南之正始爰曾鄘小國有匪風下泉之作乃以終南風而又繼之以豳風何也蓋亦止癖之意而予斐然發樂敘於一癖詩卷之

費茂卿方書序

方術猶云一方以適此不方殊分區氣候限道則一而已醫之為道藥雖出於手其而方多傳於古人故備方之家采之欲博擇之欲精而其用之人欲有活法蓋醫者意也所以通迷塗而會一理也世率謂孫思邈得龍宮玉函其方其事甚怪及現千金方論積聚為虛治則取之雷公藥對傷寒則取之仲景華佗風眩則取之徐嗣伯鍼灸則取之張苗陳廩丘莫不各有所本而況當是學說一如江右晉時醫師所述其用存范祖類等脚氣八十餘條晉宋時蘇氏所習小兒諸方皆前所未見則又取其經驗者用之它如崔文行度嶂散西州續命之類亦所不廢其博采而精擇如此非胸中有活法酌古今通南北孰能會于一乎吳興費茂卿世醫也予給之四十年矣兼明諸科博習諸經而因知南北之俗安分知足志在濟人謁方求藥者日躋其門悉意調護多所全活暇日采博古今名方類為若干門條分縷析無微不載往往其平日以活法用之而有明効者蓋非一朝夕之力也得古千金方為多茂卿不以自私將校行于世使

傳之者亦能用之以活法守常而知變潛利陰
益可勝慨哉昔陸宣公閉戶集方程伊川泛上
施藥予竊慕而不能故茂卿是編集爲之書茂
卿名某今爲醫學教授

繆淡圃詩文序

古人謂辭其文謂不聞於詩則不發於口不俊
者屬辭不得流使也此豈有風致可尚耶詩固
無取於鄙朴使澀而重遲耶世人朝暮夕搜句
煆字煉以爲唐詩而務少亂致正如做猕猴叔敖

卷三

衣冠而不得其抵掌談咲之態故必有唐人風
我乃有唐人詩句半山從宋次道家盡觀唐百
家詩平生硬淨且復軌物而詩則唐人也如萬
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千紅萬紫凋
零後始見關人把一枝殊有風致不類其爲人
則又有不可曉者合沙繆君自號淡圃風骨崚
峻必事篤實平日執、惟乃祖遊訓自守文不
苟作贈遺交朋以規不以頌第要祗則告之以
禹之行太行其無事論舌鑄則歎其田不耕而
曾翫春陌持論甚正及觀其詩乃更清婉句以
意聯意以韻聯諷之而有遺音抱之而有餘味
風味醞藉如此非吾乎雖求之劉後村潘紫岩
集中亦奏多見予交淡圃久不觀其詩殆不能
盡知淡圃則不知淡圃者多矣然徒觀其詩果
能盡心其所未知乎淡圃咲曰是但見吾樹氣
概

鄭御史序

卷三

余聞有內樂有外樂人行之事觀以志養者內
樂也以祿養者外樂也是雖不能無資乎外而
未始以易乎內、者天外者人內者重外者輕
也古蓋有捧公府之檄者有列五鼎之養者有
鄉六常而去蔑以尊母與者有百畝官班而起
居者固樂守外矣而猶未全乎內也有裒之以
義方者有喜其居官會宴者有爲京兆而樂其
平交者有爲御史而勉其盡忠者則有以樂乎
內矣而未始易乎外也非明夫內外輕重之際
孰能與斯於監察御史鄭君鵬南堂有九十之

母稟寧而好撫尊江張璉善亭而紀之燕山史
齊明傳之以詩云余觀其菽水飲水有同旨甘
進我名師為友其孫以成其子之志而鵬南亦
能稱身受位不為苟得決獄亭疑求為可生以
藏其母之訓雖史傳所稱何以加諸是宜大夫
人登高年膺五福以介善祥之報御史保清名
分六案以對觀榮之盛不特以祿養也能以志
養廣幾不以外易内不以輕易重矣遵善有行
誼彥明能孝養其言宜信余既用洪筆傳其盛
事云

義門和樂詩序

人有兄弟均氣同體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
言其華鄂相承也鶺鴒在原兄弟急難言其首
尾相應也友蓋愛之誼莫切於急難之際及衰
之原隰憂患既平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必曰兄
弟既具其如是則和樂且孺矣妻子好合如鼓
瑟琴必曰兄弟既翕言如是則和樂且湛矣蓋
友愛之情尤不忘於安寧之後棠棣之不可一
日廢也如此德清孫氏上世以來兄弟同居見
謂義門至明之徵之其義愈篤中更憂患散而
復聚不但飲食之間室家之好一如平時又
作和樂之堂取義棠棣昆仲結首嬉娛其間和
而後樂由其樂好養其恩義未始忘憂患時也
庶能知是詩之旨矣於是姻戚族黨鄉里化
其賢郡邑輶軒從時以表揚之上大夫嘉歎作
詩以寵綏之流聞四方以為盛其事母當余好
問梓為一帙以序為余任川謂棠棣之詩章多
句少多者援其重輕少者各裒一義諸賢同皆
得之觀當陳之辭選其列似昔不叢說又曰月
書編獨能無憾乎

陳公輔德聽雨亭詩序

豈識陳君德輔平生業儒殘老陵陽峯下韜光
鏟采人不知胸中有國子監也獨喜聚書教子
公輔能承其志好古博雅汎摇一室左右置書
冊閒以名畫古彝器比前種三竹列湖樹中置
一亭名以聽雨讀書之暇雨則卧而聽之用意

殊不俗此數物者得其一已足為勝況無之聽
雨事自菖蒲州至錦城延陸蘋黃然〻而有它
未暇悉數惟三元之容瘦竹撲書橫竹宜而以
夏俱乎〻而有溪布聲焉自此備物其真意者名
亭蓋集元之也韓仲文句予言想望與無由至
其處然聽雨一也所以聽琍珠公輔欲寄溪幕
方為身用非山亭聽雨時秋禾耳生涓熙皆愁
樹念瘦農乎泥深路滑竹雞聲若樹念遠役乎
風定雲黑床〻屋漏頗念寒士乎崇莊蹋聽以

耳不若聽以心聽以心不若聽以氣聽以是為
聽雨亭之助

吳信恭提舉序

壽山黃以來頭首茶歲造万八千斤謂之貢焙
大曆五年始有進奉之名建中二年袁高為郡
嘗進三百六十串高郁尚然慨在被垣徵責有
回天力予頗疑其心舉問改之則其來日久非
自高始高不過循前代而已況又作詩一章刻
石筆本同進寔寓規諷非專為進奉也其後每
遇進茶湖常兩郡〻守會顧渚張宴賦詩遂成
故事先朝重建苕顧者蒙發熱三百觔歌惟今
日權治金沙泉侍書貢焙設湖常等處茶園提
舉領之其事益重矣吳信之明敏詳練嘗任茶
所運用為副西浙外日每以嘗通民情〻餘
年間詩書到漪多所其白溪山窮谷之間不知
有官府也貢焙之網以時而進其撫其甿而人
戶亦有茗撫茶語之樂暴書上徹得專擅任以
先致功尤入情所善者信之嘗為予言茶之香

味性情地之陰陽向背斂其要摘之宜先後之
際曲盡物理僅所未聞可以為玉川子詩及凍
存中筆談補注而用是益知其能雖然玉川意
不在於先春抽出黃金芽紗帽籠頭自煎喫而
在於翦匿蒼生受辛苦到頭合得蘇息之語吾
信之行且再為顧者茶願毋忘此詩

掛蘀集序

久不見俞好問忽自餘杭携其居正撰藝集過
我達廬誠問之寔〻乎何其辭之臨也意者取

之胸中施之筆下如出自然無一毫艰澁寒儉態而其間多有佳處如西園三十六詠好當而又有濟勝之具宜其能自樂其樂遇好泉石則吟好風月則吟好朋友則吟李觀復鄧善之仇仁近皆有往還言句而山村尤深熟而甚焉求山村詩居正欲掛漁蓑於其詩境大是奇事虛谷老子逐以王蓑衣稱之可知其人矣江上漁夾堪畫處漁人披蓑ゝ一蓑歸故自佳也不如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下把手腳自然圖畫矣天晨景火雲如山飄以此書掛蓑集如何

唐棣詩序

予卧蓬廬中忽唐棣者袖詩來見名甚異貌甚臞詞甚敏問其年甫弱冠問其師則心居子陳泰初也泰初名家宿儒何幸親炙之教之讀書作書以啓其知識而唐棣能有立志不肯碌碌隨俗用力甚勤亦可喜者又問作詩之暇既筆和墨留意於畫嘗作二圖可是餘憾足殊修而岩壑草樹心自但到有非年少初學所能耕予益嘉之但願毅詩與畫二者雖並進或者曰詩乃有聲畫畫乃無聲詩不必差殊觀要當養其精神老其歲月多讀好詩則詩自好多閱好畫則畫自好其進未可量也予曰然因書以勉之

張竹山文稿序

予聞竹山張君名久雲鞦參差未及識荊存婿作泰張譜於忠烈王從子恭莊公四世下特書竹山王因是益知君能集已矣竹山來書始胥會風骨森秀襟抱卓犖殊非侯門富貴中人因相共劇談頗及往時中朝臺吏西州同社所見聞知前日實為之慨然且欲其白首滯留之不遇也几閱有文一編題其上曰斷藁好奇似太過予竊為自昔文人多護短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若不自知小斷小好大斷大好退之自知之自言之信斯言也中鄉貢其小斷乎中進士第其大斷乎宏詞不盡中其大斷而尚有未大者乎退之固曰觀所試與得之ゝ久吾亦無甚愧

為退之衆慚乎否毋乃有激而言乎否則直戲
耳竹山又謝揚屋其高未嘗不欲步驟古作而
猶慚蒙云者激乎戲乎予故曰好奇似太過也
大率善持論者文不必優優為文者理不必勝
以予觀竹山議論辯博傾四坐洒洒可聽及伸
紙操筆一揮累幅瀾翻條暢足以發其意之所
欲言然不為支詞蔓說言言皆理自本自根而
尤好言易若銘若贊列之坐右驗之行行日用
無可愧竹山而既盡得之矣非徒追逐時好而
使人以為好奇也夫易有聖人之精有聖人之
蘊予蓋不能言甚慚於竹山或曰慚之一字為
善從出一慚之不忍終身慚乎道我服矣竹於
竹山乎叩之以法我感吾之慙庶幾其少解也

送王仲敏山長之明道書院序

明道先生嘗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必有所
濟其主上元簿過稱黏偽雀者折其竿雖哲人
細士推是心也得時行道決不忍一物之失其
所此蓋與時爭新法張本耶然一主簿位至卑
乃獨以學道愛人為心彼為天子學開塞輕重
之權震動一世漸甘心功利以新法毒天下其
用心何啻霄壤哉豈非學術之誤而新經義之
害甚於清談王介甫之罪浮於王夷甫半山衆
寥過者未嘗不發新亭之歎先生自靖達論愈
許雖不能少行其志如上元時然天下後世皆
以斯道斯民之責歸先生至今聞言之然則學
者宜何擇焉王君仲敏為明道書院山長諸友
賦詩餞別余衰病不能出郊以學道愛人為勉
仲敏趣向正詩筆高今懃懃為先生來必將益
崇其學而求其用心之所在遠到未可量也

唐月心詩序

唐以詩取士士皆工於詩蓋有工而不遇者矣
攜筆既發為詩者乃更加多然工拙深淺有定
評名冥之間要不可眩正不待決得失一夫目
也唐師善自號月：旧時舉子業備而學博去
為詩人詩尤工世人往往苦心竭慮求合唐詩
而卒不逮師善則優為之句意至到音節諧美

處活脫善詩聲吕若𤨏𤨏以趣未爲工而不遇
也況西蜀以來崔李雖至而支説那乎其編
不能置者昔李獻公以詩送贊善公蓋田進退
韻世傳爲落韻詩者治非贊善語特高吕千古
去國一身在此詩爲史對之故律簡易所欲學
詩者以唐詩拟入少陵步驟繩墨中大抵句律
是尚師善以濟齋之流參范蔚之語千古一月
當印此心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三 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四

牟 巘 獻之 男 應復 編

序

高景仁詩稿序

商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又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予讀書至此然後知和平者物之極致不但聲之與味爲然雖詩亦然夫和平之詞極淡而難工非用力之深孰能知聲外之聲味外之味而造其詩頌之所爲和且工者乎故精能之至反造和平此乃詩之極致也福唐高景仁序其存稿自謂平生刻意於詩既去其諧俗者又去其近和平之詞者所存者僅十之二三爲何其擇之精也景仁天藻濬發蓋異時擧子之雄一旦斂芒鍔束繩墨以爲小詩豈所甚難然猶佗佗用力如此景仁其亦知恬淡之難而又欲造乎和平之極致焉耶天下惟寔病難除寔德難進自昔詩人護愚愚是其一敝未有能自知其詩之寔病也景仁識者見定獨斷以心爲

叔度身爲鍼乏公其是非襃其去取無一毫自
私自恕之心勇夫其詩以來和未平者弗少斵
寔病除則寔德進今觀其詩金石相宣鹽梅相
濟大抵皆出於和平詩之進之之驗也夫豈特
詩爲然詩之進德之進蓋予於是仁之存稱而
得其爲人

邵晉卿歸涿州來觀求諸公詩成牛腰
軸矣爲序以勉其行

皇皇求仁義與皇皇求財利雖若同而所以求

卷十　二

之之意則有不同焉涿州邵晉卿敝衣破屣奔
走四方皇皇然若有求何如此其急也非求財
利也求詩也非求詩也求仁義也何也晉卿之
親年高矣浩無嗜好獨喜吟詩於晉卿求詩急
於求財利所得已數千首其意未渠已将褒成
巨帙携歸爲親壽以承其志而悅其心通之事
父亦仁義而已矣其來吳興趙子昂集賢昆仲
首爲之賦繼之者其衆々小張仲寔亦自抗以
其詩來求予詩且求爲序峻拒而請益勤推古
詩南陵白華華黍三篇有其義而亡其辭義者
南陵孝子相戒以養白華孝子之潔白華黍時
和豈豐宜黍稷是也即所謂亡之三篇之義
本與衆篇之義合編不氐於三篇之首是以三
篇亡其辭而其義獨存賴其義之存因以知三
篇之爲某事而作也序之於詩豈不重乎今晉
卿之詩且數千首一是以爲其親莫非南陵白
華之辭不待序而傳亦既明矣嘉其爲親之篤勉
爲後序云

卷十　三

潘善甫詩序

閩多詩人然不可以一槩論昔晦翁師劉屏山
東萊師林艾軒其淵源皆在閩晦翁送胡籍溪
詩屏山和之艾軒題漁梁詩東萊和之屏山固
非詩人詩也晦翁罷經筵敎曜菴爲太學諸生
作進送賦甲寅行吊　定而憤愈急與江湖集
興奇禍而名愈高爲詩人重矣潘紫岩早歲已
奇人謂太白子瞻後身及奉大對策言巴陵難
其名第三人而士朝後數日擯遠流落猶論巴

陵不置以巀其身銘其藏者八百國之同不能止一士之異此世教所謂只恐其有關於國論者如此彼詩人如趙仲白之流不必論而其已貴者亦不暇論紫岩亦足爲詩人重矣予嘗爲吳之吏幕紫岩補處也所題詩在姑蘇臺壁每慨想其人恨不得見今乃見其從子善甫爲吾甫父寓吳名弥堅寔用庭堅之字　慕名節力學工於詩殆紫岩一枝之横出也其爲晚唐者不鍜鍊以爲工則糟粕之爲陋刻鵠不成詩道

日替善甫雖不屑屑爲如此之詩而氣脈厚格力道自有意度不見刻劃予蓋喜潘氏有詩人後村謂紫岩既去筆墨畦徑秀拔精妙其後益進條鍊奇崛趨平悖以善甫之能加之以學爲此豈雖哉予尤願善甫家法之外益求之朱呂氏關中淵源則不但詩人之詩而已善甫又嘗爲稽山山長讀書講學有所得其進蓋未可量也

贈甥李松坡天瑞序

吾鄉文物李氏爲最盛宮師公首登進士第爲宗正簿有隆山易傳采晦翁多取之宰饒之德興有德政士民立庿封忠惠文烈公是生三子秀岩布衣召對賜第專領四朝史事至工部侍郎著述甚多東窗爲山甫登世科鶴山官至参政同知樞密院而東窗止於兵部郎中撰詞明道學聯前門人黄勉齋李敬子皆推重之江東提舉徐荒餘合稱吉安矣相不合去長子字竹伯亦由太學登第爲成都節度推官妻曾要所

撿閲次子字平叔後秀岩嘗修撒欽史浙東憲可謂盛矣秀岩先娶吾曾大父介壽翁之甥女也先又存齋甫寔受知於秀岩故予娶其外孫女鄧氏長婦亦歸東窗之孫僉判剛字伯長女又適僉判之子姻好蟬聯爲僉判夫妻不幸早世諸孤尚幼使義其第四子天瑞瑞名也吾擇師教之分係閑之日數其成立世異事殊流落奔走餬其口於四方既喪其妻慨然有離世絕俗意聞有王野愚結菴於塘頭郭通道書持戒極謹乃往

依之野愚喜而愛及語以其所罰惕頗能攻苦
食淡痰勤不懈一日來拜且言其事予語之曰
人生一世流轉塵海中何有底止倘有一把茅
可蓋頭一稜田可種菜喫粥飲水便了此生況
又有所主歸聞所未聞乎行矣勉之清虛以養
其氣恬淡以全其真堅苦以持其行此在汝師
法中無俟予言因書其先世文獻本末遺之新
冰暇尚念之勿忘吾七十有六矣過門幸時問
其死生可也

說

家自觀字說

頤山先生名其[illegible]曰頤孫[illegible]是[illegible]老人以鐩
觀字之洞山遺老中頤山之意合孟氏之說以
訓之重規疊矩見於家庭之間自觀亦既朝夕
奉以從事而性存以書抵予曰吾兩家相好子
生孫〻又生子獨可無以語吾兒乎予與時嘗
見頤山西湖之上從容留語出所爲頤山書院
記示余曰此名雖示不忘家山而象則易也蓋

畧如洞山所云今三十七年矣因追念慨然識
既齒落衡未知爲自觀言者夫名以實定字以
尊名是卦也濂溪嘗以之更名而字曰茂叔則
茂定之義就從旧名伊川又嘗以之爲名而字
曰正叔則養正之義始廣名叶自觀之字其諸
藝程者欲當啟予之祖若父之進于於學也予
觀易卦取象於物皆言養不言觀頤取象於物
乃言養必言觀蓋觀自觀提省察之義觀於物
固未若觀於身之近而易知也頤首言養正則

吉而觀頤則觀所養也自求口食則觀其自養
也觀者非他亦觀其正與夫正而已謹言語節
飲食養之事也於出入之際謹之節之則得其
正矣舍爾靈龜觀我朶頤觀之事也於方動之
初舍彼從此則失於不正矣伊川之傳各於言
下互相發明反復致意尤莫切於觀象以養其
身謹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之三言
余切以爲此乃伊川之大字說也自觀盍亦以
是觀之惟侍郎公文學行誼重海內而家教肅

傳之顛山又傳之性存皆有聞於時傳於後自觀生長聞見姿質美氣象離操趣正已足為佳子弟方且孜、於學深樵自觀之義求以無負名祖名父之訓其進未有艾也自者自用其力非他人所能與余誦伊川之傳相與共講焉繼自今學益成見益老養益充正言之福益厚予於自觀乎觀之矣

林清甫字說

永嘉林氏德芳家世本儒有擢登第者弱冠慕道風骨秀麗趣向恬淡其師杜南谷字之曰清甫求予為之說予謂清甫旬子之為此名、已從予而不去予、字又從予之名而不去雖微予之說予與予之名若字未始不相從予而不去而何以予言為且為子之說者曰天得一以清一者何而得天之以清也或曰此在吾說中一者無極而太極者也與予之說同乎否乎吾蓋不得而知徒見夫渾淪既剖物之清輕而上浮者其色蒼然其狀窅然其氣溟涬然遂以為天、無形也而不能以無形也於是其澄然者為河漢湛然者為雨露瑩然者為月雪而冷然為風又清以此為天之清其所以清者果一乎果太極乎天且不能自知夫孰從而知之吾無以語子也然是清也流行乎天地之間人之有值焉義焉今早辭世擾[illegible]蓋始以游於曠浪之野汗漫之鄉所謂清者其必將值而有得焉字曰清甫不亦可乎清甫曰吾將食六氣茹六秀以養其清濯滄浪以激其清游神之庭以暢其清轉結蟠蟠當是者不足以滓吾之清伐毛洗髓者始足以雪吾之清而猝狂垢穢者又適足以混吾之清毋盜為聚均之獨清其庶幾東郭順子之清真可乎余曰可也歸而求之南谷有餘師遂書以為說

碧潭說

梅溪劉公之孫景潤甫自號碧潭蓋取山子詩語也所謂無物堪比倫教我何如說者亦不為無見但以指晶然作用者而言與程子人生而

靜以上不容說之意雖可而定與夫靜極而動
主靜工夫又在此意後大率直澤去得淨盡則
徹上徹下可與天德明鏡止水同此一理碧潭
兩字後同不得而專之也學者於此須見得動
靜互根然後一原則果不溺於物欲而不淪於
空寂矣否則殆不免指心見性之偏也碧潭妙
齡而靜忘其昔日之富貴安貧尚念盈書澄
然之際知其所用力之地不為外物回奪變遷
則墨言而儒行亦可也晦翁既熾爐取寒山子

卷五　一

詩予不能記此詩在其間否始以意言如此然
亦贊矣觀當有以識之

褚無隱說

吳興褚君自號無隱屬余為之識予惟夫子之
言事師事君則曰無隱也曰語二三子則曰吾
無隱乎爾而於事父則為父隱獨何如無隱曰
言雖若不同而義各有攸當無隱同也有隱亦
所以無隱也為未始不同若夫子之自處則天
也夫何隱之有然非學者事也惟近取譬於無

隱之二字求無愧吾心而已且人心本坦蕩孰
為充塞使人一旦視之祕於鬼神不可依而處
豈其情也哉吾平生不敢欺其心行年踰五十
惟恐纖芥留藏以為吝悔益顯以此自警予切
謂亦夫子之意也此老言之於天下告夫子猶
以為隱以為慈而況巧言令色鮮仁色厲而內
荏患然而世其人者必有乎固思哉〻之有隱
也又執夫此附公正正大疏通洞達皆為陽為
善為君子回大燕抱深黑幽闇者為隱為惡為

卷五　二

小人〻莫不曰我為善也然而陽善而陰惡人
莫不曰我為君子然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若是也
則又不可知則能知其情有不知而其趨舍往
〻道則心路為二塗故予於無隱深有取雖其
質直不為緣飾不為崖岸阻深言心由衷洞見
底裡不信世間有所謂兩頭腹毒裹甲笑刀事
人者以長者稱以每進我告世以忠信教
其子若孫栽培方寸間乃子孫無窮地此無隱
所以無愧造物流變者文者也年益以高猶勤

〻揭無隱之義直欲披肝膈以示人予愧無能發其意閭里往還之間以空懷而語開口而笑矣

怡雲說

予病卧空齋雲林在望疲曳不能去忽有剝啄聲推枕起視乃空隱　公號梅方者自長興得〻來為之喜出其詩編見上有怡雲字乞為之喜雲之於物乃天地至和氤氳之氣騷人墨客競喜吟咏自太和氣散而雲日以蹻朝〻暮〻陽臺之下其雲蕩白衣蒼狗斯須變滅其雲傳上下四方以從東野其雲芳碧雲暮合佳人未來其雲愁終南一片裡餉應門其雲孤若是者其去太和愈遠惟隱陶居山中之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吾餘兮藹兮融兮郁兮含乎太和與造物為徒最可喜豈非梅方所謂怡雲者歟師居浮雲之山其心漠然無所起其容淡然無所滯其意怡然無所憂其詩篇亦似之不刻刻不推敲不鉥心而擢腎管乎有得於怡雲者也然雋永不可以數計者梅方之雲乃托於詩流曠逸之地如予之昏眊鄙朴者亦得而玩之何耶梅方曰吾於日吟詩而吾詩未嘗作也到處見雲則吾之雲未嘗出也又安知自之與他予笑曰然予之詩曰山好野雲〻高卧白雲歸而來之可也此真用意會心句也它日見莉梵不妨舉似

覺非齋說

廬林鄧君覺非過余苕霅上從容曰言吾鄉昔有平亭慕氏訟者已而交遜所自述以為鄉飲酒之堂而先正存齋翁實篆其楣揭幼時從父兄與觀禮焉至今猶想見其處也惟先人淳祐壬寅由史館通守盧陵郡之日亡相從講學閒因其求命筆大書以記其山川而存其風俗遺蹟往〻而有甲子且一周而覺非乃能追憶鄉飲堂事如昨日聞之重感嘆且嘉覺非去鄉其久而不忘本如此覺非之先書硯文吳所居在甘泉門建炎初隆祐太后如章貢駐蹕其家故

門陸特異至覺非之祖學者之先生文學行誼為鄉里州縣所尊敬有史記者義佩鶴錄等集行于時見於中齋鄧公所記者尚可攷覺非今始居吳門室僅環堵以其字々其齋趙侯子昂甫為作稿古覺非齋三字復求予言曰將以助觀省昔衛蘧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一念之覺寔為之至淵明辭歸去來因有覺今是而昨非之語而覺之早亦未如衛蘧淵明二公皆能自覺其非者誠可敬可仰此兩字遂為後世學者改過遷善之大机括大鍼砭蓋天下莫善於覺莫不善於不自覺其非覺則知々則改不覺不知何改之有是遂非也遂複也医書云痿痺不仁正以其疾痛痾癢之不知沈痼之極耳故先儒以覺言仁最為切近覺之字本出於吾書或者竊之後既以性為物不知所覺者何吾見其迷而已孔子不言覺而常取其覺德行之詩及語顏子又欲其視聽言動隨事省察介然有覺之頃知其非則勿之故一日克己復禮而歸仁為覺非之效也惟顏子足以當之覺非之貧而仕未能為淵明之高予竊謂以其癸知寔踐下克己工夫希顏可也予老病日侵大棋隨於昏惰而不自覺何能為覺非言哉歸而求之覺非之齋

程尭封靜山說

人莫不樂佚樂宴樂而仁者所獨樂山遊何取於山而樂之夫山屹然停而峙于雲霄百千里歷萬而山之靜自若也亘太古之盛育時變衰而山之靜亦若自也一舉目之間全体呈露豈不與吾心同一靜乎而吾之所謂靜者何如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仁人心也所以主靜而立人極者非兀不動道也然食無違主一也皆靜也山之体也吾非樂乎山樂其靜者與吾同也孔子曰仁者樂山仁者靜樂言仁者之体段又言仁者之性情惟深於体仁者知之深仁者不知也彼其胸次膠々擾々私欲萬端山自陳乎前不見也見而不樂也無它靜躁之不同也樂

佚遊樂宴樂固有以奪其所好矣或曰孟子之
言仁以火然泉達無乃與夫子異者孟子蓋指
仁之流行發見者而言此蓋言其心之苗裔而
其体則太始之蘊也不然智者利仁亦豈自戾
其說乎眉山程君從滄洲尚書諸孫天姿明敏
故能動心忍性於憂患之餘以靜山名其書齋
曰人見其為山吾見其為仁將求其所謂靜者
爲予深嘉之程子嘗曰靜中有消春意深得仁
者氣象予每味斯言而其樂有不能已者以語

卷六　　六

堯封庶幾為靜山齋中觀省之助云

湯與權靜德齋說

湯氏寺丞公之孫榮字曰與權而以靜德名其
讀書之室發其意者已詳僕其以為夫銖兩斤
石鈞是謂五權名雖五而實一蓋猶揆諸黄鍾
之宮於時為冬而有四時以義為匪徒塊然而
已故權與物鈞而為衡衡運生規規生圓矩其
用則其遷而不居其体則一定而不易人但見
其推移往來靜也而不能動無違曰權变也殊

不知物有輕重勢有低昂形有圓方而所以制
其輕重定其低昂而成其圓與方者則存乎
權非至靜者孰能之靜誠之後所謂動貞夫一
者也伊川深闢漢儒反經合道之說以為權即
是經龜山則曰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豈固
為異哉時措之宜靜之動也用也權只是經動
之靜也體也動而無靜靜而無動者物也動而不
動靜而不靜者神也以動靜体用論權之義乃
可言周子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義太大

一　卷六　　七

學知止靜能之義推類而言行之以中衡也處
之以正權也發之以仁規也裁之以義矩也動靜
周流亦曷嘗不定且靜哉與權倘以是求之則
知矩本於權權本於靜而所以字其名扁其齋
者皆在乎是矣予於寺丞父子同有事分雖未
識與權聞其敏明而靜故願相與切磋是之

耕隱說

自昔以來士或以隱遁為高事或下同其致一
也有隱於耕者長沮桀溺耦而耕是也有隱於

釣者叢子陵披羊裘釣於七里灘是也有隱於卜者司馬季主賣卜長安市宋忠賈誼過之是也吾友俞好問之田隱蔡道明字子誠自號耕隱其養耦耕者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爲此言者可謂知本矣要使其後人長留得讀書種子耳吾老農也曾無寸土可以施其鉏鑱於耕隱蓋不勝健羨因書而歸之

劉耕心字說

三叟劉國良甫自號耕心因俞好問來求予說

予再世作儒若有夙緣無間儒者人輒喜況世家好學者乎耕心蓋取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之義也余謂國良浙右瀕歲水災田與江通波民饑無得食所旦暮漂墊不自保而國良方自耕其心之田何其色之恬而討之迂耶國良咲曰吾之田不耕種不留畜無南阡北陌之殊無耒耜錢鎛之勞無水旱螟螣之害以上世以來口分世業常熟之田也歲雖大饑顧視吾方寸之間其田無恙吾復何憂余然後知國良之所耕在此而不在彼天下未有耕而不種種而不生者脩德以種之講學以耨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以養之其用力蓋百倍於農夫者矣因以鄙語爲一詩遺之云爾夕陽猶作子孫計尺寸之疆抵死爭勞苦形神何日是見成田地沒人耕傳家書種休教斷積善心苗自會生今有劉蕡種田法盡除蕪莠保吾成

陵隱先生集卷之十四終

牟　巘　獻之　男應復編

題跋

跋杜隱君墓銘

予假守武攸會眉山杜君來爲李曹掾爲定而文同寮相好也一日愴然示予以其先隱君山莊老人寵銘因獲攷論隱君之爲人蓋廉毅所謂質直而好義志仁而無惡者力學華皓不一與計偕嘗志以發李掾君乃能以科第自奮國人稱類爲是可知隱君之教矣隱君素爲鶴山魏公國博李公所知異齋吳公南軒先生高第也固不輕許可亦喜稱隱君隱君平生所爲類多可紀如不負楊大安雖古烈士殆無以過也始賊盜蜀一時諸賢義不爲賊汙往往避僞棄其官棄而權大安軍楊公震仲遂死之楊公前死以書遺其家有曰是第一廟無媿于此又曰不錯不錯其處死從容如此予讀其書未嘗不爲之流涕隱君蓋其客也異時力仍宣威上其事易名賜廟且褒錄其孤而楊公之節顯於天下雖人心公論有不可泯然寔自隱君白發之也翟公不云乎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方是時楊公而既死矣寒根斷緒誰復顧存隱君獨不以死生爲間奮匹夫之力爲人所難洗暴白其忠是豈有爲而爲之耶嗚呼楊公爲不負國而隱君爲不負楊公矣隱君且不負楊公使之獲用其負國忍哉其後蜀變潰旅猖披隱君憤罵遇此視楊公之死雖若有小大顯晦之殊要之均不宜爲不義屈意者主賓平日於死生禍福之間講之熟而處之審矣或謂隱君之遇潰不足以死異辭以免可也嗚呼孰有楊大安之客而爲賊屈者乎昔于嵩依張睢陽爲張籍言巡死時顏色不亂洋洋如平常昌黎著其語後敘中千載之下讀之猶凜凜有生氣而嵩之名遂附睢陽以傳然則隱君之於楊公法當牽聯得書惜無以告之太史氏也嵩死於仇隱君賴于遺事固有不幸而適相類者然嵩死無子今杜氏

有李掾君而諸孫諗〻又曾領薦斯文蓋未艾此又隐君無𫞧之報固非當所可望也予生也晚恨不及升堂拜隐君因竊識其大節於其銘之未使後之覽者有攷焉是亦其子若孫之意也

題淵明圖

淵明來彭澤幾何日一督郵至飄然徑歸高矣乃托之情在駿奔何耶古出處關世道豈真爲小節哉二者要未足以論淵明也淵明既賦此詞自是不復出意固有在帝鄉不可期蓋其歎詞所寓而論者或未之察也嗚呼内望彷徨傾門愈邀吾生行盡去將安之亦惟安乎天命而已奚復疑哉此又致命遂志之義與子雲遜於不虞以任天命者異矣

題松苗圖

尺寸之木加乎岑樓之上高于哉不高也勢也苗之於松也亦然松栢之下衆草不殖苗非加高於松也今且易而置之苗居山上若助苗長者而松顧居其下則一寸之莖可以抗百尺之條矣非高也勢也然是松也勢若雖屈於苗而已性挺然無一毫惨阻抑鬱不自得之意此固處於非據者之所甚愧也世率謂積薪居上愈於久次之沒直七葉珥貂愈於白首之馮唐果何如耶果何如耶

題仙人樓居圖

吾聞至人御風騎氣與造物游直緣所見者超無所係著故其觀人世樓觀臺榭儵然而泰條然而橫如海市浮空烟雲變滅爾未知亦有丹臺絳闕金城玉室五城十二樓若是昆〻者乎辭學作此圖寫言於仙筆意俱妙陶隐君中三茅而立館又建三層之樓巳處上層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此殆是耶吾抗未免詰曲世間安得攝衣從之

書東坡石菖蒲贊後

周禮朝事之豆其寔昌本註者以爲菖蒲根切之四寸爲菹四寸一握也春秋載周公閔來聘

饗有昌歜注者亦以為昌歜即菖蒲菹而唐人乃謂偏檢諸書傳昌蒲草無別名不知其所由疑之似太過文王嗜昌歜安知非昌本而禮運設之耶月令孟秋其味辛注者云大草之和氣即昌本也既言其辛又言其和何也本草云菖蒲味辛溫二者皆脩與此注之說合但東坡所致乃節葉堅瘦根鬚連絡石上好事者移置盆中為几案玩如今所見者也若根安得一寸四寸之長而可為菹耶況所謂水草之和氣初未始言生於石上意深山窮谷之中或有如本草所云然未之見也退之云昌陽引年則又別為一名豈退之亦以為似是而非而人得以訾之耶余好問示之以東坡石菖蒲贊因書所見如此以俟博物君子攷焉

又五

五

題趙主簿遺像

事親以承顏為先其殁也事之如生既為木主象其終身以祭焉陳其衣物思其居處與其嗜好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至禮記曰三日齋七日戒必見所祭者則幾若音容之可接焉吾之身即親之身精神氣脉相為貫屬有感必通幽明無間也後世之俗生則繪其像謂之傳神殁則香火奉之謂之影堂禮雖非古然方其學望四顧思見親而不得忽睹之在前欲衣冠容貌宛如平生則心目之間亦庶慰矣像亦不為徒設也昔伊川先生以為毫髮之不相似者為疑而其家自太中公以前固當用之要為不可廢曩更矣夫士大夫家修幅長頃飾以績錦往往不能全桐川趙君必淵乃獨得其先主簿之遺像於東隣雖僅片紙粉墨慘淡而丰神自若孟主簿之殁以甲戌此生所寫也失於前乙亥得於癸巳二十年間若有護以待其子孫而畀之非一念純孝通於造物何以致斯耶特白其母裝纏而揭之祠堂如久出乍歸喜極而感感極而潸然以悲也予觀其篋出貴胄能力學取文薦不第其志轉從公之訓是宜有子世其傳之將輯其遺事非獨此而已予得之予友張

又五

六

刘甫因識本末遺其子若孫尚永此意於無窮云

題徐容齋薦稿

昔古靈先生陳公襄薦司馬温公而下三十餘人蘇文忠公亦在焉其章草皆親筆塗改匀注其旁温公亦有薦士録自至和逮熈寧九百有六人皆公手録其外題曰舉賢能六人所作隸古也前輩薦賢報國誠篤懇切如此真可為法東平徐公琰自號容齋有寸長片善人不啻如自口出廣問浙西士之貴者多所論薦尤留意學校舉學官二人焉以示勸江西李淦性學西秦張楧仲寔是也於仲寔称道尤至不但喜其文詞言語直以高邁超卓通國體識時務者歸之謂其他日成就必越倫輩可驍於天下曰知已矣此其申牘之章凡更定增損于再于三而後定尤見不輕於許予也公其有慕於古靈温公歟仲寔併此以示予猶記丙申歲予偶來杭容齋自訝寄聲仲寔不置且賀予得壻称意甚悠悠攬其遺墨已成隔世使人愴悲仲寔感念知己不能已因書右方歸之云

跋忠烈王傳後

天生非常之人所以撥非常之變光武當四七之際中天而濟大業時則有二十八將高宗值百六之阨南渡而成再造時則有十三處戰功君臣相得豈非天之所授哉高宗御將同符光武維張忠烈王四將之首戰功之偉者也攷其本末大類好畤侯耿弇蓋弇起扶風而王家三陽則鄉里同弇謁光武盧奴乃王首事大元帥府則遇合同弇言使者從西方來欲發兵不可聽王亦言蠟書從圍城中來此事作詐願勿聽皆有關於利害王御騎至夜渡叱沉弇則合漁陽兵騎以援邯鄲苗刘甫謀倉卒航海王亦戰明州城下以挫兀朮皆有關於危急存亡至於破五校破李成皆為平劇盜破臨苗破劉豫皆為敗齊寇大率英雄所見畧同非偶然者况漢中興不亦宜乎予觀宋史所載黃石存包桑而外

無疆虜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而無權臣內然弇自堯舜之後功不再見范蔚宗猶疑時之庚數不足以相容而況紹興偶和檜寔怏國方見抉殛虜而忠功臣則王之處此蓋有難於弇者矣江遼累疏爭罷極策扶是口絕言兵全身遠害而已尚賴主知護保晚節雖英規偉畫或有未究而苴茅胙土延慶於後子孫昌貴至今猶盛要終而論視歐氏累葉功名與漢與衰者何以異也其曩侍先人頗獲窺金櫃石室所藏建炎以來元功之次每以副墨散落為欽王之五世孫瑛予傳也卓有立志能大其門而尤其宗暇日來旧史參家乘為此傳以示余詞約而倫事覈而寔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蓋深嘉之惟論史得引古相方因詳著如左以附于雲臺之列史秪歐貫潙烈忠烈之名要當相與並垂無窮焉

題唐饒州遺墨後

唐公景寔初主簿于零首見先公執弟子禮相從諱學寂寞中先公以其用志堅苦必能有所立甚敬之既滿去以書見脩齋先生王公曰吾自脩齋本心可遂為知己予寔知脩齋益與景寔厚在越以狂愚觸權戚幾陷夫何景寔獨為予喜走書追勞江上踰甚偉明年冬景寔忽起雷陽守聽事旋變俱身白刃終全大節視偷生苟免者異矣同時如湘陽之趙長沙之李及趙死義者數人偶訪存先生門世率爭速言之懷梅君分教此邦出所往還諸書讀之快然最後一書三月八日也距景寔死無几日書中所云此惟有死等語可為悲怨毛仲翔嘗為予言景寔遺業僅十八九畝可敬哉又聞其二孤已矣天何不佑泉明之龍也因泫然書卷末

跋浮漚歌

浮漚何所起、處起於雨之勢滂然下注而水之氣蒲然上浮相遇而相激不能以不為也然而謂雨非也謂水非雨非雨非水強名曰漚果非雨非水耶既其散也既不得為漚而抗曰漚者何耶將不曰漚而且曰水曰雨其可其不

可耶或曰漏須臾之間且起且滅本無成也何
有於壞若使能壞而復能成雖佛之力有不暇
為也而孰能　為之即樂普和尚因六觀之義作
為浮漚之歌意者以為人生之起滅生死亦猶
是耶抑以為無起無滅無生無死即其法嗣古
潭源上人書之以傳當已然解大意間以示余
既自曰浮漚予不可曰浮漚

題周味道菊埜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地氣定人力之勝贊之理

無足怪雖菊亦然近世諸菊者多至數十種時
之庭園人力勝其天往往競出新奇以悅可人
意變之速有甚於堇荼性一種花小而正黃芬
烈過他品蓋菊之真者也顧林樊籬落權闃寂
歷乃獨不変反蒙野菊之誚野則放放則真真
則大吾方賀菊之浮此名而何慊於野哉風俗
之移人賢者有所不免得見野者斯可矣殆有
甚於菊無已則求諸野可也靈均惟其野故能
作離騷彭澤惟其野故能醉東籬而書甲子非

野不足以見二子野固二子者之所願也嗟嗟
風節遂與花俱高後飲菊潭南陽者遽変為容
悅為晴常結紫名以誤人正坐不能野耳非野
之過也菊可変而菊之野者不可變伯始可變
而靈均彭澤不可變是未易與俗子言吾鄉周
味道々雖早孤流落困頓萬有一生既艱窶中
以老吳門所謂辛勤三十年始有此遂廬城前
君少恭偶于沙而衍出于　而亭嘗情於此未
必不境換意遷而味道方且以菊埜扁其書齋

圃而列之岩之峻以喻其前日之險阻菊之埜
以况其平生之孤介風霜披剝之餘寒花晚節
有不変者存之將以保其歲晏之芳菲蓋其所
自叙如此論議詞藻之曄然贊雖野而文則史
吾惧其山林之不果也味道方自此弃昔人穎
水忘在莒時予亦願無忘在埜時乃無負於斯
菊

書陳養大福獼後

自昔喪乱之際至有以大將軍佮身最一醉况
有甚於此者故家舊物雲散潦空不自意全古

抗陳恭大乃能訪其大父贈朝議大夫求告雖斷爛尺許可取種之貽恩吏部之印重陳氏兩世之官名猶有可見焉其念思親志存舊物期於必獲故遺物亦陰相之世有藏唐誥多顏魯公所書而陸農師追錄其祖亦來南宮為書告家則堂師蔡卞所書也既識於事而性存又以忠孝稱之則陳氏之所得侈矣不但取元章之字畫而已也

跋崔清獻公帖

嘉定中清獻崔公以次對帥蜀其後遂制置西事實客從者忠文洪公定顧陞輸崔公清規重德洪公雄文直道參會一時蜀人紀之以為殆過石湖放翁也崔文出蜀歸卧五年杜門謝病而洪公以考功郎論巴陵事得罪擯天目山下端平改紀崔公遂相仍麻一出天下傾想風采公力辭不拜御筆手詔絡繹以道朝臣中使守門趣發公泛不起以至謝事是時亦起洪公為臺諫給舍為兩制論駁不少貶須以為不大用實主相為終始蓋如此至是乃由得觀兩帖於唐師善家為之感歎崔帖後有中書省印乃程滄洲家舊物而洪號平齋又號蒙齋云

跋蔚上人約梅集

村來衲子紛紛籍籍如麻如粟欲求一梅花樹下僧乃不可得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誰與領此必遠自越以蔚上人約梅集來三十年前當面錯過方相對於集中不契而合大是奇事上人高提句律咄咄逼唐人晚更老辣與梅莫逆尤苦說梅顧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歟端正留梅矣吾儕食息人間憒憒遇目徒歎老嗟卑而已不知去梅幾格此老陶次故自不凡予謂其詩集有梅花處可無一本

題范氏文官花

韓魏公守維揚郡圃芍藥有腰金紫者四置酒召同察王岐公荊公而陳秀公亦與四人皆其後為首相亦異矣草木之華其花異者至和之英也本乎天而應乎人理無足怪宋以翟林寺

花文歸闈苑近世盛称玔臺范氏文官花紛碧緋紫見於一日之間變態尤異於腰金紫章㨿軒嘗為賦水龍吟句髮儒冠誤蓋爲瀘溪令君物不虛生必有其應〻之發必大作宰令君瀘溪孫而稼軒外諸孫刻其詞置花下至今猶存若有護持之者其子雷卿遂以行文發祥領學事王之盟文官之應不虛矣今皆曰花范氏瑞也夫以雷卿之賢兩家百年忠義之脉文物之傳在其一身宜造物以功名事業付之花本出唐翰苑中雷卿郎為翰林主人花亦崇耀吾方賀茲花之遺然則花瑞范氏乎范氏瑞花乎

書范雷卿家譜

范君雷卿以學事至霅示余以其家世本末盖范自唐以來為邢之著姓所居堯山范解村環千里皆諸族行為處部郎中者君之四世祖通守公號河捌岳公情世之亂能全其宗収窮周急信義具著世進士出身為蔡州新息縣紹興辛巳十月以其縣來歸及悔復取盟飛以成閩鎮上流趙構屯德安掎壷潰膂時也晉氏既過江者皆以忿苑遇之高宗無愛南北凡歸正人事厚加禮秩以係中原之心事優前代矣中緣和議指名取索傳忠義之氣絶英豪之望至是公等未法當起發以勸乃使添差湖州長興丞緋衣銀魚不盡如事也未几亮隕復繼和默者決策又倡為遣歸附之說動搖物情鎮南堅定公等以安始公由邁至宣諭司有念公子之曰益稍增飾功狀可與超用公峻折曰吾父子歸朝廷要以忠孝立身奈何冒過淮河邀賞君欺天乎乃以質言反命下俟然就職尋又倒為不羣務不屑也益稍倖禦治亂民惆寒士委社於後意蓋有在改簽書鎮江軍節度使判官廳公事召赴都堂審察添差通判本府以壽終于官葬丹徒遂家焉子澔溪令寔同決策孫招討司參謀有詩名曾以從寧令有政声五世孫即雷卿江浙儒學提舉以從事詩書事業未艾皆履公信思順積善餘慶天之報施始蕃終豊

如此其窮惟先朝竊蘇神州收其豪傑公與辛
公棄疾先後來歸忠義相知辛公遂婿于公公
當留府陳公俊卿王公炎皆知公而公老矣不
果用賫志以殁辛公聲名日起入則尊客出
則齊執摠領師恒嗚呼公之不遇命也惜辛公
不經以前賢例取濂溪作行狀使卅十餘祇漸
靈斷幸玄孫之賢收拾完補為巨軸傳示將來
不負勵志之殤矣高曾百年之意其亦少慰九原

跋馮嶽獻昌言錄

紹熙甲寅七月五日太上不克執喪于重華遂
位東宮改元慶元寔趙忠定公之謀也尊韓侂
胄不過傳導之勞乃欲專定策功為藉肺腑居
中用事羣小忌之首去田宮僚又出御批去侍
講朱文公以撼忠定其勢已非孔熾陳謝所可
解生秉再撲所可除乙卯五月忠定竟貶死遂
以逆黨偽學誣為厲禁一時諸賢皆在斥籍
議中國空無人姦兇愈肆卒至啓釁稔禍流毒
海宇而後已甲寅之初撫獻馮公為學官建以

太上未須移公又言未公不當赈去與忠定意
向違同忠定以長公求外補甲子始入為丞郎
時朝論漸平故也繼待次合州乙丑以知常州
嘗移書於韓極論其非且論蘇師旦開邊之過
時北事已有萌中外洶洶丙寅遂出師取於
紅縣公又移書數其罪狀視前益峻丁卯招撫
北來人意在再舉公以應辦錢糧不繼降謫賴
州猶還前職也是冬師旦誅未幾侂胄殛公甫
得召便黄巾賊起而後赦黨人之罪幹甫不陷

中山府而後言黨人之忠馮公所遭不幸適類
是嗚呼可勝歎哉四世孫丹陽尉禪老父子世
其科進念先烈裒集遺書為昌言録趙南塘以
忠定黨護重譴者其挽詞併附見焉五世孫弥
昌公領鄉薦前劉學諭倪山長某與朱文忠義
之報也因余求□亦以此錄敬觀感慨
繫以所聞識於後云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五終

陵陽先生集卷第十六

牟　巘　獻之　男應復　編

題跋

跋韓子昌帖

韓公字子昌蜀西之陵陽人故世称為陵陽先生政和間以詩〻〻館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靖康初起知黃州晚以次對奉祀居臨州人號此窓居士其父德翁登〻第及曾負之門公早為二公所知中遂以〻祐學術罷又嘗與陳了齋游集中屢參是也以詩名天下呂居仁欲要入江西社然其詩自成一家有陵陽集行於世室中語載集中此帖闕訛諸提蓋在臨川時諸賢患難落何必不有雖林下衲子輩流抗餘用情拔萃了谷亦多賞識諸禅帖此帖筆法佀山谷老硬寔亦似了齋書其家與公同郡五子廸登進士為變濟之祖姑嫁其二其諸孫有克巳者仍世姻特科入仕藏公數帖尚見分當時忽不取今亦不知存亡矣觀此為之感歎

題愽愛堂詩卷後

吳興郡判官自號愽愛堂主官甫嘗〻〻皆謂其持身正處士公聲譽赫然一日訪余敝廬相與論旧因知所謂愽愛堂乃其亡虛為宰時所自創而廣詩使者遂賛持所書扁也邑之士共賦詩弥道爲鉅細采之親友程背輔其以示余三十餘年前予使槐安部首書上表另記其山川風俗閱此良以嘉歎不獨為堂但發愽愛之肯昔吾夫子未嘗輕然言仁然故以博施濟衆為難而孟子則推人以善欲其推不忍人之心以及人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不忍人之心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蓋指人心天理流行發見者而言也譬之泉爲涓　一滴其動甚微穿石遶留逆運為江為河以至于海莫之能禦者非他源愈深則流愈長流愈長則澤愈遠此自然之理也君以愽愛存心思其己識之明驗在上廣推之以及於一郡不既博矣況其先世之遺愛在吳興推之以傳于無窮不愈博乎勉旃

力行終始必一斯可矣雖然愛不可無差等況
愛衆必曰親仁博愛之謂仁必曰行而宜之謂
義敢以是復於博愛堂

跋范令君晉陵時詩十九首

晉陵范令君閑靜翁十九詩介說其孫月觀提
舉昔說以令君出爲枯參掾野安分增益長歎
撫敎以來何古婦翁風聲及親行服行游視畢
等作乃能細爲爲民竭倒爲至如此其大父通
守公以紹興辛巳來南至是甲子一周敝江南
風俗利病詩之甚悉思仁民令君之用心詩曰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晉陵之民孫何樂於令最
近民一膜之隔天壤懸殊水旱常有而賢令難
不常有可以發不古一慨天慶奚疑觀爲刻本
今甲子又踰一周而月觀藏之楮墨如新可欽
已山陰道士愛說少黄庭經予謂不若取讀士
愛此詩之有益於民也

跋歸去來辭

淵明平生志在田園雖嘗薄宦未始一日不念
歸凡始為鎮威參軍經曲阿詩曰聊且憑化遷
終返班生廬已有歸意及為建威將軍參使都
詩曰田園日夢想安得久離析歸意愈切矣既
就彭澤為三徑資八十餘日即賦歸去來翩然
而去自此不復出矣此其意豈在區區一郵督
耶松雪齋為虛谷翁書此其亦嘗深知其心事
虛谷賦詩題其後因以自見老筆雅健讀之歎
歎若子昂此書又妙中國已言之

跋梅花賦

梁昭明稱陶淵明貞志不休安貧苦節白璧微
瑕雅在閑情一賦文敏亦稱宋廣平鐵心石腸
而梅花賦清便婉媚不類其為人兩事正同然
閑情卒章有蔓草而蒲窈南野然存其誠與廣
平所謂皆不移於今昔不渝之節者異詞
而同音頌美益未足以知之趙子昂為虛谷翁
書梅花賦真本虛谷既取廣平叔文系保貞固
之語以明之予因發淵明之旨以補其說焉

跋厲白雲詩

東句萬氏自唐殿中侍御史與姚賈同時以詩
名至太師屏山公尚世其家法而益俊書錯落
吧峽閒予從老人丈〻嘗及見之今白雲其季
孫也從家於杭年甫踰弱冠籍〻有詩名為諸
公所稱道是家信多能行一日來雪以白雲集
侶予其辭雋其思清其興寄遠蕭〻乎使人有
凌雲意白雲無心浮游江走閒身悅然有志於
世獨寄放山谿澤之間白雲之繇趣要未易與
俗人言陶隱居答嵩帝神虎書謂山中白雲祇可

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蓋落遺外觀自樂其樂內
足於己不以己徇人者也覽者白雲思若世俗
殆有意隱居之所樂乎是將脫轡宦趣塵埃以
與莽蒼鴻濛游方之外矣不然何其放逆於雲
乃如許它日上下四方從東野見之白雲深處
當相視一笑

跋小學大略

縣令位卑而重守以守令為民之師帥其任乃
與守等蓋所關於教化者大也言政不及教言
教不及化則簿書期會而已耳世之為令者類
曰吾位卑期會猶恐一不應程誰責四知至日
救過不暇師帥之任教化之事直守任吾奚為
與之哉其自待何薄耶史君平明嘗宰無為之
平江不勞而辨暇日翦進其賢士秀民相與講
學又取所嘗手習簡古今制與大略刊之梓而
引先儒盡性成形之說序之以復原幾有補於
教化之事矣來雪以示余閱其編大抵本諸晦
菴朱子小學書所謂立教明倫敬身稽古者而

其條目則不能悉備至於外篇嘉言善行以廣
而進之者則又無之夫大略故耳然其參採
類聚用力甚勤不但視之小學使塾童家有此
編豈不有助於修齊而有裨於教化是則彥明
之意也方彥明在岳陽郡不知其長躍雖而一
令乃能若是使凡為令者皆能加彥明之用意
非風俗之幸乎

跋葉一山所藏文山相國書後

宋丞相文公昭與其傑以盛年負重名居高位

其視一世為何如所答括蒼葉君書乃不惜餘
論期與倫至而詞氣又迴自護羅如此胸中所
存可概見矣書中又云思永義與陵名有犯諱
更之蓋為永興陵也公於嫌疑之際造次之頃
猶不忘恭謹他日臨大難守大節死而不變亦
此一念所充耳葉君首江西漕解推輪於公一
飯之報不以存忘間藏其齎墨於患難奔走之
餘如獲拱璧賦詩遺記有主死安犹未之句讀
之使人酸鼻朋友之義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並世道日薄頃刻變態棄之如遺況一生一死
乎況又有大者乎一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
姓楚龔語也文公侶之思着主不衰為人作春
妍有舜當澈天有淚當澈泉煙后山語也葉君
侶之然則葉君固可書也

題四明二僧詩卷

東平謀師以四明此山並因雨上人見余於蘿
廬過當過當讀行卷莪佳蓋有意趣有標致殆
不類僧語聞二人皆傳家予源委固當自書中
未也今歲七月廿江淮一之異生靈一大厄可
駭可歎是時此山在吳下承天黃岡在京口浮
玉遺與擁會詩中乃無一字及之豈定力自能
遺憂患耶昔琴師欲進其弟子以學則移其耳
目志慮於衝風怒濤鳴蝗振海之際安知二子
之詩不因変而奇乎然此山嘗與岸國口沙錫
者葬竹澗看花華閣寄之亦曰斷垅荒畬依私
編竹此犹未涉憂患懊悶故山已如此今當山
益深林益密吾恐詩雖奇無由振落人間矣

跋劉君擇所藏孝經十七章稼

先朝仁宗沖幼時有㨿孝經要語畫為圖以資
把玩者此閣其起此紙雖不盡在筆墨之間然
其前後布置亦甚雅細觀可見況當筆畫夫子
及侍坐者皆有所本非徒苟作也

跋曾公乞米諸帖

太保李天夫耶勃大將管樂嗣皆爾坐者蓋孝
勉也曾公以名節相期時有所須不自嫌外然
必數日食粥乞米妻病乃乞兕脯於李公乞乃

不苟求如此清介之風可以概見世稱曾公得王右軍筆法豈不信然後有杜祁公富鄭公及蔡君謨蘇之翰宋次道諸名賢所題尤可寶已米鹿浦二帖舊刻在忠烈面廳下今不知其尚存否有能摹此本刻補軼遺亦一奇事也

題三高圖

周訃然策佐越功成至於五湖而去之其得脫於鳥喙之噬蓋已甚危而思蓴鱸者雖輕於一出亦幸勇於一歸千載之下可以號於知幾若

夫終身甫里笠澤之間釣烟波以老遊杰杞菊以自肥初未始出也而何有歸於此又所以有慕於天隨也

跋捕魚圖

陸魯望皮襲美作漁具詩十首詳其取之術可謂巧且密矣東坡謂乃放魚東池恐獺嶝之猖饑鼠長堤之隅鳶鴟何用心之仁也然吾能皆免之於此果能終免於彼否今觀此圖江天欲雪魚正深潛而漁師四集綱下如雲無所逃於天地間乎然其筆意活動殊可玩賞與魚相忘於江湖亦足樂也

題閔靜齋與吳仲寔詩後

士抱負卓犖方混混眾人中邂逅知己一言而喜攜手以上益未易得況未識面而深相知者乎黃豫章教授大名未識蘇長公也江梅有佳實之句深致其意而蘇公首知賞之自是遂為知己此固非常情所能與也靜齋閔公褰使浙右薦撫仲寔時為江陰學正殊無疇昔雅公

望聽一時而願動下士不惜餘論獎成後輩聞仲寔之能遂作詩寄之試出意望外詩中稱其門閥嘉其辭采且有黃金燕市道神駿會見風雷起溟涬之句期待之者甚至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之言久矣而古不恆之然而於下爾騏驥奇汗血孰別其神駿哉靜齋之於仲寔獨得之未識面之間可謂不凡也矣是時仲寔年三十許已能為文辭致聲譽今年愈進試愈定刻苦恢業以求本原力於艱深之學以用遠大

自期定由靜齋與漱之靜齋已長翰林倪記憶
不忘得遂其祿養而公之意未渠已也渥洼風
雷之路不待出必能相其成之

題西秦張氏世譜後

古者命將出師固將除殘暴定禍亂拯民火水
中爲之師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非尚殺也
在師中吉故能上承天寵三膺錫命以有邦國
承家之慶若太公望受封于牧野封于營丘子孫
數百年與周興衰是矣漢初封功臣四百十有

五人帶礪之盟爰及苗裔而太叔百年之間見
侯者乃有不盡然者五焉及觀張撫仲運謀其
祖忠烈王世譜其事始益信蓋王起行陣積康
之勤王紹興之戰雖皆冒矢石爭天下身於犨
虎狼之口豈非以殺止殺德在生民功在社稷
而澤流子孫歟列王之爲將未嘗妄殺嗜殺偏
裨將士卒有犯意此其所以能殺以止殺也自
三班以來三世三公皆以王貴王位極人臣分
茅胙土逮及其孫四子名冠以子諸孫名冠以

宗々之下則取五行相生爲次三弟之子孫亦
如之節鉞之重師保公侯之貴易名之美後先
相望有光史册何其盛也後有登進士第者上
舍釋褐者有與極鍾而援以世蔭階者任守閫
而竟以殺使死者雖但書往叠贈而已越至于
今則有落甫年高德邵爲族之望仲運其子務
學而通至於閨閣之雅而更覆經籍之業而多
義皆子之所識者其未識若姓之若仲芳守其
內而無求于外積以善遺其子孫蓋可尚矣述

歲名門華閥居多凋落惟張氏克持其世詩書
不墜是可書譜昔蘇太史公年表爲前述書之
至六七世末艾原官爵見于右而於本宗單英
特詳第其所自出亦猶氏譜法也王字伯英仲
延以撫爲名嘗奉父兄之命捉屯田修家傳又
爲世譜而叙其首示不忘本來求余語既具論
之抑予聞典午渡江重氏譜藏譜状雍州是爲
郡姓張氏本三秦國尚徙江北四姓之列而其
勳勞名位子孫文物之盛又如此是譜也後之

人尚寶藏之

跋周公謹自銘後

周君公謹以世舊承序余閒不見且久梅谿被道吾廬無來跡君忽拔蓬藋相就談始予巳太未時如川方至之意氣貺一世何如也歲星四環天公同甲亥君亦華皓能不為興慨者耶君晚自號弁陽老人刻石自銘出其詞似予循挫灑落大抵輕生死等淹速太史公不云乎誰之使人爽然自失顧予猶急於斯之勺今昨之混隨突公孫夏使其徒歛裹齎趙臺鄉於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及巳像各為之贊爽然野小杜公牢季劍諸人皆自誌司空表聖豫治示卧起其中林和靖自賦壽藏詩舊之定自作顏淵遺老傳秦淮海放淵明自製挽歌高枫曠達不膠而卓君非斯人之徒歟何其脫畧机詳殊容可喜凡氣有聚散有伸屈乎之於始而知所以生則反之於終而知所以死故理不可不明世或以了生死為一大事其視泥沈剎欲落黄頡贈者固異然未嘗窮理盡性以安世人卒亦未免怛化自私至於晝夜死生之說則又習聞其語之不知所謂通而著意之道蓋衡之無二非強之使齊也是皆未足與語弁陽君超悟奇而老厭忠循會通而觀變化之博趣約落其華英澹然一室同巳清玩至理而有得觀其所自綜挽以百年之澤一身之系為不易力為其所當為以求無媿於父兄祭於先訓蓋有臨深履薄好學不倦之生之意非徒示曠達而已余以其能析衷於道得所歸宿用援先好書諸左方云

跋凌波圖

洛神一賦發於神遇俗極寶態卒能以禮自持此圖遺而龍鹿而潔蓋深得其意予窩之於予昂可謂耽好矣觀者殆不能伯仲之

題向氏山居圖

叙望母儀三朝寔又簡公諸孫故其族益盛而多賢無流及游觀之習適江以來忠毅以死節

著其子秘閣居衡山從學於胡文定公而節林居清江尤有聲績故知道號為博雅居于雪書今莫知其誰下三十年前頗聞其家所藏名畫古彝禹器皆入权門以賢相尊感之後乃凜不自保每為慨嘆此圖出於散墜之餘亡使人把玩不能已豈徒以其画哉

書范石湖遺墨

石湖公由廣石帥蜀不但賓從之賢詞章翰墨之偉照映一時漢中望謂三樹如彝未嘗不慨然有所賦也此詩送人猶知為泥封函谷草土彝禮等語不能忘情令劍棧自夷矣扯老大意欲鍾疊嶂事復何如安得起此翁而問之

卷六　五

題畢良佐山水圖

閔寒林多矣此卷殊佳葉脫林疎遠山横陳根塲雖露而猶有蔚然秀傑之氣筆簡意足把玩不能已少陵云畢宏已老韋偃少良佐豈其苗裔耶

書蔡琰歸漢圖

蔡文姬陷身沙漠十二年曹操遣使以重贖之一旦與使者俱還既愁山關且悲先世家基悍其正矣觀此圖當發之際二稚牽衣方里永訣旁觀者皆為之掩袂乃與胡笳十八拍少同一悽惋何其悲之甚耶母子天性雖文姬以義斷恩而骨肉之情終有不忍忘者要亦不失其正也押婚而　歸董祀宗日文姬文能言之曹公深其死罪於當絕之頃故史書曰董祀妻繼烈女之後宜哉曹公於文姬一事獨能始終恩意亦可書也

卷六　六

書陰符經

陰符經或以為黃帝受之黃成子或以為受之玄女又以為黃帝風后共工女論云甲陰陽而稱書既以可贊程氏則又曰非商末即周末人為之而朱氏則直替其出於李筌蓋本山谷之論也不可改矣然其言則多有可取者三茅觀旧藏王逸少親書已歸之權貴之家徒使人感

擊磬圖

孔子往来于衛殆至四五所遭宜可數此擊磬不知果何時然不無所感矣荷蕢者雖智足以淂其聲聖人之心要非彼之所可識孔子固亦自知其道終不可行自衛反魯一正雅樂盖不淂已也不然擊磬猶能去而孔子顧不能耶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皇祐三年十有一月文正范公在青社用黄素小楷書韓子伯夷頌遣京西轉運使蘇公舜元

盖天下萬世大經常大議論扶植天地不可一日以無者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伯夷固知其將終身西伯改辟付而歸之其心豈遂忘殷哉一旦武王之師 載木主而以王號於其眾非文王意也兄弟奮然以身為天下萬世爭綱常維之以死其事誠卓絕然人乃或非之至孔子時猶有以為怨者而孔子獨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至唐時猶有以為褊而不通者而韓子獨曰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韓子之言上維孔子而公乎天下萬世有功於經常甚大時無韓子議論廢則綱常泯吾為此懼而卑攬范公賂之所書義士仁人壯顏毅色凜在目心肥使頑者懦者一見且泚汗破胆知是議論是范公亦與有功於綱常矣公平生自許忠義前後緣論諫得罪至殺以誣謗自以朋黨擯斥遠外而公信道之篤瀝而愈奮老而愈厲伯夷頌固其中素所蓄積者嗚呼皇祐盛時明公之書此猶義形于色跋不率處

綱常之變當何如若公者真可畏而仰哉大興李侯勘得此本丁丑歲于燕揭來守姑蘇管齋南陳君禅泮梁焦君德明首謁公祠下訪問其子孫而以畀之尊賢尚義有如此公之孫邦瑞士貴敬受而藏不啻拱璧始其家嘗以摹本刻于義莊歲寒堂至是乃得真蹟於二百四十年之若有神物護持以待其子孫而後付授殆非偶然二君議勒名傳不朽而吾友湍君孫堅寔来執其輪顛末俾以刻晏元獻杜正獻文忠烈

當文忠蔡忠惠諸賢與公忠義相期各有題跋
而蘇公詞翰氣概又公所重宜併刻于後若昌
朝執中輩雖素有抵牾亦不以人廢言抑予觀
忠宣公兄弟有感于德言深意外忠念深矣尤
後人所當取法二君皆有與刑文學能无其宗
族黨戶其耕田卿其族之人與其子弟謹守此
賢關繼前忠訓清忠范氏之集可永之無斁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六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七

牟巘 獻之 男應復編

題跋

題李氏異菌

大名元城縣李氏新授分宜縣丞其母濮氏
知禮貞潔德著閨範九丙江以鍾愛終卜塋
太湖源振山堂四月八日忽菌生棺上狀甚奇
草之類牡丹張倩仲寔書是為予言其事蓋甚
怪昔唐張九齡墓陽安詞有芝紫芝生其墓之晉
奕然上有雨露之滋下有土泉之潤猶有可發
今孫氏之棺隔以衣衾周以膠漆是菌也何自
而生哉不宜生而生必其潛孚默感寫實之中
自有莫之為而為者然則李氏之事豈非母之
積善其子之純孝有以致然與因書此以美之

題俞子清侍郎畫

雨清公帶侍從之事以其世事跌宕筆墨閒此
二紙真跡九其一樹竹其木本石各有態其一
水行石間筆墨淋漓故是此翁胸懷本趣余家

旧歲山水四横拔今不可復見　此廝可矣比
獻力學邰書而游息之時博雅之意如此豈非
知仁之所樂耶

秋江晚渡圖

江楓木落晚色方開小艇横岸慣舟子熟瓶夫
醒也扶杖之叟從以童奴將渡江干非利非名
何多遲如許意者謂江以外人之宿有期約不可
酉刻後歟安得仙家雨翮騰凌空越之

慶掾省揚彥遠得子

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在早歲已可喜在中年尤
可賀速固不如遲遲則根原定而福澤厚易固
不如難難則愛常深而與理切亦理之必然者
東平揚彥遠持心近厚積善餘慶五十之年逾
二始夭第一雛平生於事一無意滿然憩之旦
賀客填門蘭以爲沐金犀以爲錢文綉以爲衣
綵或稱天上石麒麟或喇明珠出老蚌彥遠皆
歡然領之作湯餅分利市其彥可知已予聞
啼聲而張倩仲定為宗語昔棗伯之生伯溫又

平數歲行年四十五我始爲人父喜之者如此
愛斧誠在吾所汝為大賢期之者又如此況在
彥遠乎敢用此爲善頌

跋周卿所藏坡帖

此東坡公所題謄黃時與其從兄書也公以嘉
祐七年二月十三日被命與決獄於屬縣
因乃是月十八日與治書中云近有游寶净是
也既竣事送新謂太平宮並南山而西游樓觀
大秦寺帖中云因得游南山是也十九日然
始歸書中云近方還府是也是時老泉被命編
修禮書晋京師書中云屢得韓禮書是也此書
後題三月初五與十九歸府時僅半月勝翔大
蜀殆近家問不絕猶以得數爲況吾儕留落羈
旅萬里外回首故山何勝凄然

跋三蘇帖

蘇氏一翁二季詞章翰墨其見於三紙間歛衽
伏讀有感焉前二紙老泉爲編禮東坡爲鳳
翔簽判時也後一紙東坡謫海與顥濱謫高安判

時也未四十年而盛衰之變如此可以觀世道矣然東坡不以患難流落爲戚方且遊戲藝苑骨造橋以濟病涉此與陸敬輿在南賓集古方同一意故顛瀕有能安遐陋恤佚病苦之語藹里兄弟依依之情凡使人慨然上今學士所印章程滄洲家旧物良可寳也

跋趙光輔駿馬圖

飲水齕草翹足而陸馬之真性也而燒之剔之刻之烙之曰吾善治馬馬之性始離而多病矣蒙莊氏以爲此伯樂之過也觀此圖豈不然哉治民與養生者亦莫不然

題元吉猨圖

柳子厚以爲猨之德靜以常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猨之居山常鬱然此黃黑二族山深遂其植故猨之居山常鬱然此黃黑二族山深日暖朋儔相命雄雌相從領末子皆相[illegible]嬉遨攀援上下反掛倒懸若相語相持而其老者或隱樹間或伏枝上以視領之百態雖殊意甚自適了無諍勁跧噉搏挽齧裂之態而其傍

老幹叢條蒼然自如與鄉之所言無異可愛而玩也圖有泰定印章可攷真元吉画

題毗陵許咏

昌黎子亦惟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辭易好金君世之爲午甲氏之閒冬以詩分往來蘇常郡中多及官府承平風物所謂惟愉之辭也然其難工者而工以無他恬淡之致常存乎胸中芬華外物不得而誘故也然無是而作者亦亦愛而爲愁苦之辭悲鳴而吻不能自已吾固不顧扶之之爲此也扶之自敘蓋已有感於憂懼之欲矣豈非其所願也哉

題李伯時雜畫

物之變態千彙萬狀非其會則得不盡其奇此卷蓋非一時之事一家之說而各效情狀於一短幅之間使覽者得以隱几而觀詭世荒誕者可怪可愕深濤幽聞奇可喜可笑不勞思推若有所得而岩壓草樹雲霞皮澤又皆曲盡變態令人把玩不能去手然對[illegible]句[illegible]

不宜入社者胡爲亦在其列耶龍眠真墨戲
矣以定观安以常观變可也

跋繆淡園文集

古有山澤癯可仙之聖予以合沙繆仲醇甫氏之蓋能澤天地閒至清之氣足以自號淡園淡於進取澹於聲利澹於嗜欲顧獨謂書尚史三萬卷皆取英咀華挹新衍異於時趨而爲文私淑泛應往往成帙予頗與观焉如大明珠人目潜深閟幽光景時見而有卓犖者存如清湍急流從金玉戛音節爽壯而有遠逸者存如晚菊寒梅凌雪傲霜意氣凄冷而有芳烈者存其老於文學者也然文豈徒作观其論辯飄衣裳之會者獨以贊冩成有所重也辯光聖章服之異而深孔鄭氏之詩有所專也讀禮志傳則以商鞅之術慘爲寒食散由韓之法甚於用牛羊有所數也至於記異周將軍留侍及蜀事於孔明公瑾之盛心若又有所感焉它姑是書尚俟有待於世道徒文乎哉予病老餘生弃置萬事無復出有惟愛奇一念結習未忘於吾淡園誠愛之重之因書其文稱如此上推緒餘能爲我發一唉

跋意山圖

人之於物可寓意而不可留意昔有是言矣蓋留意於物則意爲物役以能爲我與爲適爲我累作夫山本無情而好山者往往用意過當如謝靈運自始寧伐木開徑直到臨海從者數百駭動旁郡遂之登無山絕徑不可下邑令百計取始得歸留意於物其害乃至此山猶爾而況聲色貨利之可以動心者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始無意適與會意之去之內惟淵明得之所謂悠然者蓋在有意無意之間非言所可盡也今观此圖林巒泉石皆無有之乃武岑王公之隱意山蓋其自號也可以想見其爲人爲世故甚恐幸而有山林之樂惟恐其用意之不誠似未容以留意於物者議之

跋陳忠肅公遺墨

陳忠肅公在合浦與其弟書也公因其子正彙告蔡京至於足了此獄正彙既護在吳公亦坐此貶海上謝表所謂更覺有生之累不如無子之無憂讀之凄然而公此書乃云但願劉氏之安不顧周予之禍則其詞氣念禍福以亡家國為慮執益可敬而佩也歎人亡驛馬論賊之論王公於蔡辭始自稱婿至四附始謂言攻之雖只無見事迎然奏之推見至隱求有如公者焉其後睨日錄流言之說皆顯其本於公之論亦何及矣公卒於政和之甲辰又二年而中原塗炭距辛丑一百七八十年遺墨飛落猶見蒐藏於秦副尚侯之家轉四展玩不勝慨歎

題牧牛圖

此牧童者煙與雨笠[illegible]牛背如屬與其一犢也其野之狀安洛之貧豈復知有世間富貴憂患耶鄉公出焉后陳公坐論二章萬里百謫九死一生偶然北還而定國早以蘇累貶南荒叔黨亦侍翁通海皆備嘗險阻者矣雖然此爲所寓蓋不可得政和大觀於今一百有七十八年矣覽遺墨慨歎

題費茂卿隨分二字

人於自己惟分內往往不暇省察務認非分之物爲己有極力圖四而不知有生之初天之與我者隨大小高下厚薄各有定則非可以一毫妄求而倖致倘可受而安焉為守常知足本分人無異與費茂卿平日受用隨分二字吾友子昂甫書之昔莊子因鵬鷃而論分辨至齊物篇則曰分者有不分辯者如不辯故茂卿曰隨分則順乎理而分則安乎命者也茂卿畢而隱不近名纔而仕不違俗有子宜以傳家有善輿足以樂人不以萬物擾吾之寸不以人之富貴易吾以環境所謂之分自樂其樂蓋有約於莊叟之意矣而與茂卿往來最久知其守常而知足順理而安分喜而識之如此

題淵明圖

淵明以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

歸平生胸懷本趣可見此又在彭澤以前按君謂旧廬在澄江一旦念歸遂脫塵鞅作此圖將獲展玩亦不俗矣以仕官者無問官之高卑如能家此圖於座右存此意於胸中雖未能高舉遠引庶幾知其涯分不致從從貪而不自止也

跋傍雲

四明樓攻媿之甥寄身道士法中自號傍雲世之傍人籬落騎馬傍人門者皆是此獨傍雲雲之為物清虛閒曠卷舒無時去來無方非如富貴利達之人有可托以托人之所托也不彼之即而即此何耶傍雲其亦知天下依形而立不待勢而存者矣

書蘭亭脩禊圖

王謝諸賢一時高風玄契豈堪持此金谷二十四友望塵而拜少游以為喜何耶余嘗見龍眠真筆於廬陵曾氏閱此益增感慨

我有泥牛二去時總上田矣黑牡丹何用許耶然爾可見或降或飲或寢或訛氣象

古木老柳圖

老柳踈散肥太離奇正如高人勝士蕭然滋垢之中有不可點污者此筆力在癡點之乙酉憶豈不有感於黨錮之諸賢耶

鼠竊瓜圖

獲落其大者至瓜爛也而鼠輩已窃入腹心咀其翠使猩然無遺種因念往事為之慨然

題牧羊圖

左慈以身化羊黃初平叱石為羊神仙人乃作此等技倆事舜舉此筆法可謂得言外意觀牧羊啓此生余於此圖亦云

元吉二蟬圖

秋風樹葉嘲鳴相命正爾自樂其樂何自涉人境吾儕可得狎而玩之同其樂意亦復可喜使值曾景宗輩因將數助而射獵飲血飢食肉加甘露飲人以為彼之樂矣幸寄聲朋曹深藏而

決游此樂勿使人知

細竹圖

好事者醉吐胸中墨每作老竹怪石用為豪放而不知嫩篁密幹之難工此圖蕭森婀娜濃淡相扶霧氣襲人淇淥猗猗宛然在目

三仙圖

呂洞賓唐末進士鍾離五季故將皆修道者跋叢何為亦相參語豈非安離其形而全其天者歟

跋坡帖

坡翁雄文博識高雄一世人皆謂其下筆時信意用事不暇思惟不無渠西已之漢令觀此帖乃發人借史漢撿尋一二事其留重如此此其所以為東坡也前言殆淺乎其知翁者

跋十六羅漢

此圖筆墨甚簡率而緻密精神活動能得言外意張舜民字芸叟號浮休居士取莊子生浮死休之義中遭黨錮晚始得歸此殆其所藏云

跋呂自牧詞卷

雲中呂晉卿以其乃祖自牧公樂府詞卷見示或憂君或傷讒或客與閑欲求似其歷卷一首有不忍觀伐國不問仁人朝歌墨子迴車全忍之哉亟卷還之晉卿年雖少好學善問用意不苟嘗從予友鄧善之游其進未有艾鄧孟以學自勉不必作晏叔原康伯可輩人可也毋以吾言為過

書尚書輯義後

講學所以明理理之不明而括之徒費雖多奚以為伏生書僅二十九篇史稱秦恭增其家法至百萬餘言亦既多矣論衡又稱說堯典篇目二字十萬言但曰若稽古二三萬言就其中亡探多為度與近世所謂時文大義者復何異班固以為不思多闕疑而務碎義逃難便詞巧說破壞形體不惟切中當時之病殆若為時文發也嗚呼書出屋壁簡脫字訛尚難究悉若於分外汎濫而引喻臆說辯愈煩理愈失終其

自無所見可哀已今為詩說者固當一洗此陋
然簡從要求其坦然明白者庶幾聖賢之意哉
得五六不然亦一時文義耳予借張仲寔在江
陰時嘗為諸生誦尚書其徒寖取數〻示余異
時吾家君高有年氏章句授業者万人願予皓
首不名一藝甚慚無發之然深喜其不以為游
詞浮語經之法蓋先攷音義名物度數次列諸
儒之說辨其是否暢其同異大然隨文直解毫
分縷剖求其至當而一皆訂之以求予之說求

卷之　吉

予雖不立訓傳其見於他書與於語錄者往〻
求用為如以克明峻德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
萬邦合於大學之微精一允執厥中合於中庸
善於言聖人矣仲寔勿飲家苦力學通於經術
徒然其詩文表必深知仲寔者天假理無窮學
問亦無窮所當誦者似未止此尚益勉其未至
畫畢餘義成一家可也孔安國始註尚書其族
兄臧貽書規切因不稽當同相私通有稱道覽
者當自得之

題施東皋南園圖後

先父存齋翁以淳祐丙午卜居雲川安定門之
裡馬公橋之傍乃慶曆間郡守馬尋吳六老於
南園處也越明年丁未冬先父以言事忤時宰
罷告來歸始築居焉嘗賦五絶其一也買家喜
傍水晶宮正在南園故址中我欲築堂名六老
挽回慶曆太平風蓋然是也時〻馬公廷鸞大
書南園二字揭焉真〻陳貳卿與先父有同朝
好今跋此圖乃庚戌七月五日後廿年丙辰中

卷之　五

秋後所書偶不及為直齋後重修郡志始書曰
南園今乃存齋所居是其處也〻今年庚戌施東
皋攜此相似況直齋所書之歲適同豈偶然哉
把玩感慨不能自已輒書其末而歸之庚戌清
明日陵陽牟某書年八十有四

跋范天碧定史詩

事當論逆順不當論成敗漢昭烈帝室之胄立
於蜀漢高祖始封之地章武改元不改漢號而
拾祭高祖以下名正言順操名漢相欲賊也五

受漢禪然簒也孫吳雖通蜀好然實賊也助簒也乃千萬世不易之論陳壽何見帝魏然蜀下儕孫吳習鑿齒力破其私以蜀漢為正而魏為簒且謂晉當越魏繼蜀漢其義偉矣其後歐公黨魏以正統筆望之非之治鑑書諸葛入寇朱文公非之而張宣公經世紀年遂以獻帝之後系於昭烈後主之后系於魏尤為確論孫吳之事世往往置而勿議何邪題舉范得定史一詩乃歸首惡於仲謀以其讎蜀襲殺關羽盜賊之靡而簒奪之助也義例精詞旨勁讀之竦然方關羽之破曹仁降于禁斬龐德威聲震撼操至欲徙避之漢事幾集關羽死荊州陷蜀勢孤漢望絕魏禪成誰其使之况操欲吳圖羽以解樊圍權遂表附稱羽自效寔承操風旨操聞纂已久尚俾物議權遂稱臣陳說符瑞寔率先傳會黄初之始大行封拜遂為吳王受九錫寔首受上賞誅心而論仲謀復生殆百喙無以自解定史之詩予深取之始張習仲寔以詩來予謂之曰天碧讀史有眼目論事有波瀾因復詳記之之如此是闗大誼不獨為雲長吐氣也庚子七月既望

跋東坡帖

東坡賦此詩送其鄉人謨自青馬遺之蓋自治平丙午去蜀至熙寧乙卯為十年此當是自家移徐時年恰四十然字畫比前遒勁狀山舊好在孤客自悲涼之語誦之凄然使人益重故鄉之思也

跋恩上人詩

予多病不出戶限又頗嗜聽人戎與詩難置枕閒意殊憒憒莫曉何故苦苐苦苐近四明恩上人忽自姑蘇來訪不覺躍起因是我輩人何相見之晚也閱此上人有詩千百首自號攔江声價噬傳達近予以寡陋今晚識之年來詩人槌向僧中去而僧中亦罕見如此者予所見乃游廬山百餘首遊洞庭二十四首雜詩四十餘首不過千百首中之一二已為奇特大率大琉菌

不蔓藤又老辣又精采而用字新用字活所謂
詩中有句〻中有眼直是造出畦徑能道人所
不到處想當[illegible]從情入非[illegible]〻故苦吟生鉢
心臆胸作為如此詩乃成語[illegible]〻每以詩為外
學古上德多有言句不知是詩是禪是習是悟
是外是內[illegible]受業雲門口〻靈機若是到
處亦復何[illegible]夢得子厚諸人知之然
正亦何用人知其為通鄙[illegible]曰下方雷作
嬰兒叫非常語也予因題云把[illegible]試光不許通
坐天日頂月明中下方雷作嬰兒叫真是山僧
耳大聰[illegible]一人笑曰[illegible]道驚倒人間八十翁
予亦大笑曰然且還詩卷去也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七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八

牟巘　獻之　男應復編

啓

通湖南王帥漕啓

果[illegible]一[illegible]載聽帥節之麾重民兩間是肆眾條之近走[illegible]坐[illegible]約吏而詣大府乃聯事竿牘而効[illegible]其官偉望駿隆宏規開濟綠竹之歌聲聞文華由道學而來紅玉之節手手忠信妙精神之福自先朝之發東揭華貴之瑞儀歷上三丞皆第一選史筵夢久風資極洽之長君户重來獨東清通之議[illegible]益出於七聚油幢旋倚於十連薰時使三山其屹昔龍汲甘霆如四海之望何方自遣於考槃之餘盡亟還於訪落之後雲明衡嶽劍見祝融南之餘野潤洞庭好張武池釣天之奏果魏巍[illegible]門[illegible]福星出虚危間一方[illegible]矣金交聚丁卯歲多士翕然況蕃帥領之崇尤係翦憂之重中叙後勁咸惠荊劆亦茅重方氣勢聯絡乃蹄[illegible]於我華以晋直於

先輩雖太史之在長沙寧有滯留之意然申伯之式南國宜贊屏翰之功使銍侶碧落之從班行遂續金華之拘誇某山樊弱植疲痾餘生東帶立朝久負空餐之媿止弋爲武誤叨秉障之行良切凌兢幸依巡管丞稟令於道塗之次尚擁顏於芘戛之闇熙之墳巫之磻敢觸鳧於遠俗水之漢星之手第翹企於下風

通湖南李舍啓蒙

同師文清之門風欽先契假守武攸之郡幸隸使家屬湄上日以建臺阻順下風而伏謁丞馮贊積以闡賀來窮以慕李元禮以造門自言上世閩蘇儒文之行部喜有二天何敢扶故於平生所頗受客於今日幸哉晚值有此際逢某官請老劉源奕葉文獻永嘉響振復開正始之音楚井咲高指入江西之派踐揚中外會蔚西南久弗頓而硎若新火洞然而玉不爐重來省戶咲晉元都觀之花嘗從鄭城快寫平淮碑之章肅使娄馳京輦之轡晉君最得江湖之心寧屑

表之　二

領於鐘官乃白怡於珍館雖英猷之少贊然倚望之益隆野渡方横坐睨秋水落霞之觀浮雲蓋捲劃闔天柱紫蓋之峯乃起郊潛來宣上指綸郛綸錯既便硯風豐就金繩又闊翔識儒星馳於龍節淑春满於熊湘太史公平準之書仔閱治最真法從甘泉之藁即上禁涂某卑且寅闇孤根獨植立本朝而甚忝人謂斯何得支壘以爲依天其或者甫閱戍樓之後適旅蜎傳之馳卜三星之在冒南畢爲會稟千萬闇之庇天下尚記惭㦤

通交代楊寺正啓

冠惠文而卒屬久候歸期弋止武以名邦獲當補處出入相爲於先後交承寔托於雲仍况忝通家敢稽尾聲某官倫覽風望善類夏盟準周易作大元後世子雲之學約春秋作史記平生司馬之書嘉自綿歷標排膠轕士昔咋吾晨漢釣黨之累人公犒請言數唐軍客之誤國天王明聖世適清夷追三代之英方吾侶於議禮防

表之　三

六轄之旧乃屈贊於征誅大夫司升少府出節
是宜在論思之列盛持膺臨遣而來宣布教條
於是黃龍之詔作新風化一如白鹿之規揉以
和平與其孝秀責力相熟士始譬自六郡騎竹
欣群昔未來期汝齊史欲麦熟共愛棠陰人人
傳續志之編字字皆最書之寔安得結葦數千
盡令天下之種頗借箴爲一經之醼讀夢之詩
越既懋賜金之與便去歸群玉之班表用而爲
公卿蓋其存於故寔決獄而傳經証顧方東於

儒生乃屈仁人俾司邦鐵泰尚存其一巳洗淡
文堯曰宥之三觀更定力况近世諸公之大用
多自理建而中興吾蜀之類元嘗躋接路是始
寄徑可但持養其哲慕古深涔朝良忝周章野
虎雅雅者然豁紬歷落餓渴或自渫於梁稻補
外稍諳其本趣聯前幸有於良規所望旧政必
以告新不然小知其可大受山去在覩汝不孤
矣黨記斯言宗州名士何以代之未知所称
回公孫倅啓止

久涔本朝補外重謠於天幸繆分支壘治中獲
屈於人英惠謝扮揄啟用竿檳其官器未以達
玉鎮而湿唐家相之湖秀獨鍾於英氣漢蜀川
之第早巳策於雲名詎應常調之抱學便合曾
霄之凌厲乃低人禁春迂簿領之勞積冷官清
自得襟期之樂然道闕而昔範丞被慝以謫學
雅最邪矣變塗横鶩荊川用武國今最重於上
流長史寄相餓昔其存於芳躅惟制梁鶴山之
處猶別來年駕而來蓋其大耐於功名于以厚

培其風力在剸犀無害不妨司馬之從容游
又倾有餘不見全牛之肯綮沂歌四達儒效
益章丈蓋小留始借黙嘗巫礎之重尺書丞下
即歸獻後闕循之閤俟久抱出憂輕蕩深容高
人長士且將相與策之小國寡民或可行其志
耳指摩初無於他技闈共賴得於斯人四海友
游孰若同鄉同官之契一家相守尚几胥訓胥
誨之忱欲請正名其重莫喻
回張教啓

武岡侯之行吏迹幸從於遂諸文學掾之至後
先良善於同將况在年宏毅鉅宙好集宿鈞部
雅韻金壁清曬考亭武夷之閫淵源有自西銘
正蒙等作宗派道同與凌厲於魏科尚拘攣於
常調乃稽簿領高士宵為縣錦紐綱膂鵬借重
坐閣羣飛之上來尋獨冷之曹黔嶺巫礪曾不
勸英其尚周情孔思孟將大肆於文恐未嫂於
皐比那催歸於蔡直棊無禪綱路討寬牛城正
度盡萬山而來乃幸依半六之重言政不足化
方自撕俗吏之為匯頌而以規其勿靡古人之
義

卷之六　　六

謝葉丞相啓　夢偶

載幬載持感依大造因循玩愒遂至弥年媿治
狀之蔑聞孳謝函而恐愒窮以漢之循吏傳無
可書唐之高賢表可說下故善兵不求於赫赫
而奇策莫若於平平智名勇功弗见於當時之
近風流善政竟存於既久之餘然非得姻媼無
華之人孰以為苟且自安之地伏念其本非翹

厲見謂潤跡摶散雖奇其姿不足以適用鴻飛
歷落其打不足以為儀荷楢物之所私致逾涯
之若是入則汗班綴出則發守孝漳欽試於平
生曾不量其匪我固知非健決之吏初未嘗鄙
戎其民一新學校而與之處凡出之本者催
科並綏吳恩移聽訟訴頓希本無勤照粗若相
孚於父老然而未了於見痴蚩蚩之識咄其
旅余糖路謂誑何從以為嬉帶猾苦生曷若安
於無事幸多全活早得歡與是皆之過缺雖辭

卷之　　七

以青非臣之力也悉自王靈載惟負乘之愆宜
在離何之城消百巧雖荷於并包有七不堪
當思於感退及茲初考庾若後圖而況驅止一
鳴它無使倆崔仍多病愈覺離機所幾息影於
祠官惟切歸心於翹館茲蓋恭遇某官而朝元
老四海真儒永底蒸民之生性上承於德氣之
計郡吏之治污不餘於官瀰至若遐僻亦嚴櫝
尚念孤危之積俾遂瘵曠之跡某敢不仰体鴻
私益殫駑力歲有餘日不足非敢急於近功人

所欲天必從尚小休於末路

通汪帥啓立信

肅被詔專畀鎮方面地廣北固久資節制之尊
天聯南州舊領帥建之重置劉所歷歙誦惟均
其宦守典兹共規有偉俊傑識持務已更軼
於人羣文武有威名宜當事任有所謂經
綸之妙曾不盤錯之難將有納遣望詔會蔚知
征妾治法謀借寮寀度定使華幾費條委當識
度於漢甸欽風之近寔諳明乎司官范政之條
太上 一
擢蘭錡以華總油幢而保東內則跨江介襟岸
連之勢外則遮淮楚鼎峙以形制閒宏開端任
重方之寄儆繫峻崇肆須推律之惟準密古於
揚庭通仙班於雄殿雖久袖旁觀之手未容橫
野渡之舟東在上心起鎮京口風寒壯其不遇
一衣帶之閫威望隱然所恃方甲兵之老肆訓
偉績來重全湘声聞嚴鉞之臨日侯樓船之下
魚龍不動坐澄洞庭青草之波牛斗自明無復
斷海瀆沮之習不煩教令盡藉提封星沙千里
之平如在几席寮而几刊之施即此叔輿佇看
詔復即膺訪問其本能艱無何有施為雖盡此
心求副牧與芻之責然非其撫局逃負且要之
詠方下役之僅看李前茅之表治貫天下士之
託頡頏少陵之詩書澤部帥之勲請觀武岡之
刻

通陳提舉啓

榮被詔擧起將使捐出少府綠使公帑之一毫
望祝融峯淨雲陰之盡路先聲所汰一道為清
天一 り
其官九授盛名兩社異等渾渾灝灝而安達章
句光禮精能本本元元而確治見閩氣稱宏達
有著身於芸閣便策足於清華晚侯玉堂泰翰
於主人之對夕譽黃本發藏室老氏之備義體
潘房舍晉禄直儒獻小試為開鹿洞之書省户
重来仍補寮廉之贊判舟風急出岫雲遲正元
朝士之存今其能幾小雖促厭之遺毋乃更迎
上方以延甸而覲邀鳳公其持豐年以報明主
小臨對勅之有以尚恩雖雍倉庚氏之司諒已

在文字官之選最宜為詰允屬當仁人喜福驪
方先臨於翼今史占奎宿又入次於紫薇其末
熟文書豈關吏治但知持已期無媿於高〻寧
有及人考性甘於下〻已上詞官之請幸逢輶
傳之末十三星在胃南是為囷倉千萬間庇天
下尚託帡幪

回教授謝薦舉啓

同門而事河汾風固知於所教下車而薦文舉
騰不嗣於此風公方爽然僕則媿甚蕤幸訓於

卷之

隊諾其最辱於鴻藻其官天今陵明風徽凝遠
平生參請盡得諸老之淵源小出緒餘足為多
士之模楷肇新釁舍益振說鋒要機鄒魯之風
允矣黔巫之重諸公登臺省少閱舉飛先王作
棟梁竟收七川使命任樸於群萬豈必常調之
拘牽而甚自顧何人敢於言士堅而不先愧也
盡致負荷焉能乃無乎尚期發藥

通交代汪守啟萬項

亂思寢足作鎮鄣淡已覽施恃含淡禱之來暮

自慚晚迺真慄慨之在前儀好雲何綠步藝史
其官翔川〻川厚重鎮游豫章孤標珂碑共期
於器業芙蓉尤孚盤禮定安於英普旬千步於
華金奇等迺然割任宣威幕下時看鄲城夜觀
之基繇戰偶邊力致蜀將帝定〻惡八嶺日盤
出領提轄屬大閫之宏閒後元宗之倚賴聯鑣
向閫方陞支監之華澄華符堂於上蜀川之冕
未容家食益想籓知肆頌苑佩之榮俾旅龜琴
而上中軍詩書之飾岳韻海澄湖南賓客之賢

卷六

雲飛川泳甫借籌帷之重即閑符傳之催載惟
此邦雖非昔比然而潢池赤子久矣相安白水
青衿居然可喜日謨仁侯之至自藝靜治之休
惠然臨之為績武岡之刻自此升矣徑登文石
之班某全拖返蹤居虛玩惕苦心何補良有負
智牧之求歸夢已馳会且竟尊鱸之假喜聆使
蓋來望御領凶惟窮淡歎〻東河又歸交承之
契靡曼淑接函喜忝先已嘆沙鷗與我茗溪之
上尚隨竹馬迎公巫永之瑞

賀汪安撫開閫啟

榮舉宝綸敞開玉帳洞庭九州之廣盡入提封長沙千里之平悉歸兜令星晄刷斧畱動鉞恭某官氣塞兩閒身當八面經綸宇宙妙算畧於胸中表裏江淮多壁壘之補處比金焦之砥柱盡歸閫閾之籌稜帝謂望湖令為巨鎮欲壯東南上游之重勢必得文武兼資之偉人二矛重弓屬方謀帥中权後勁全以畀公趣音肆頒剛辰叶吉旌旗之煥然生色巴蜀殫履之封豕綢而正魁台佇聽十行之召某瞻仰斗無擬其黍韃望嶽麓之雲幸為依於臣芘真素閒之石尚祠紀於殊勛

賀汪帥參啓

元戎自辟天子曰俞與我共理惟良方資賢牧屈公以望此府允謂英游雖千里之觖然而一道之幸甚某官器宏以達天縱而温人物英英實鍾九芙蓉之秀經綸緯緯自有万甲兵之奇比紆竟佩之榮爰旅龜琴而上有加黔贊巫瑞

之岑寂已覺耆老騂齒之歡呼公不屑行上為改命中軍詩書之帥岳静海隆湖南賓客之賢雲飛川泳留借箸帷之畫坐策撫綏之勳大夫同升小於前某方象文好亟往賀賊斗絶一隅圍擧緣之莫遂雲連大幕尚芘冒之為依

賀陳提擧建臺啓

風馳鞀傳肇建崇臺一節星臨頓覺漢常平之重舉岑雲叅爭看韓吏部之來布護先声提封交慶某官文章爾雅議論崇欲海内第一流自是老斵輪之手湖南二千里乃尚紆攬轡之行公不以驅馳上下而為勞士則謂內外重輕之當計長孺發粟何如拾遺禁闥之間太史浮湘豈若執事從官之內恐未容於帶緩行即有於詔温歆四牡而勞使臣毋淹苞相尺書草而詔賛香趣對蘂花萼在於前欣聞上曰快覩條教已知藉箸之新自附門墻倚念然哉之日

賀宝夏隱縣對啓

疏榮北闕作牧南州上之意其宣親奉如綸之旨

下車伊始歡騰令袴之歌一念所孚千里幸甚
某官風睽膺敏天分高明敏𠡠袖傳見謂甘棠
之抗在新洲又發縱措節之文咲照化風發
能声於著既著班於厲玉壺方軌於九衢上念
此邦寔先帝龍潛之以綸綍多我消比耳猜佩
之風共傳條教之簡寬頌衢施侻之呼鑄最書
立上名節仔細其諸燭分類然亦將負燕方來
貿良自媿於後陟鴻可為偉出悰然其言語

賀吳提刑轉官啟

貞又

出綸中禁進律崇臺厭以最称遂居諸道之右
若時明陟豈但拾級而升成命伋頒有開皆懌
某官文獻之縣明哲之師某暴詰姦髯弄兵
之驚洗冤澤物由折獄之明兩載諏詢九州
函活吳公河南第一已應褒書貫錄中超遷
即歸其通其自險言路倍切懷悰恭惟之賀夏
成蓋不自知其欣躍龜魚之藻尾影尚有賴於
芘存

道川徐宗丞到任啟

薦膺明詔來領名邦上日吉圭方稱紅之喜滿
乇声右渡已湘綠之頌浮乇在從封誦深頌譯
某官英ゝ人物錚ゝ規模起勝龍淵獨奇鍾於
一氣手高擅鈞遂連擢於兩科既妙譽之霆行
宜横驚之日躍入濟工督川衆今種開爾監
部壽士心交屬麟正丞十五事治道依開方壽
日玉歷之日簽壺在紫翰端之刻選翻然淌竹
久矣種棠亦既終三年滄渼以二千石延公行
隽執雖未振於輿情上念眷陵寔欲隆於吾道

卷之　五

吳貲碩望伊究儒獻驅鷺雪以隨車歲年豐羡
豈條風而出教父老歡呼方小惟於猪餘已高
絶於沉俗坐令今日復見古循吏之風歸重本
朝即補真侍臣之選身卑依陞敘賀夏成參
錯數十公但細哦於此詩泥御三百未尚可窮
於餘波

謝書考啟

揭日山城偶戎細滿騰雲雷極敵隊大思咸切
輪困欲陳芊糟伏念某分惟循已智昧濟人者

治箕裘既夙嘶於家教牛羊芻牧敢自詭於民
甫初非子子之姿徒有區區之志讀撫字勞心
之傳則窃慕哲之高嚮簡中和樂職之詩則思
發漢之盛德中更紛紜遂墜繆悠厥既血指而
汗顏何能為役不適匠創而剜肉誰從可憐旋
始顏之浸乖異後圖之是勉閱時云久課効益
疎而況兵旱相仍民尤寡遂疾病居半吏奉多
逾雖優褐鐵綫以為長縣鉛刀而使割竟無強
謝之故自見當時惟有凋瘵之餘以待來者居

然不武何以自文薇亦柔薇亦剛荐存歲律瓜
而往瓜而代已迫戍期然且盡瘁不加訶士民
不推去再襲番於下考度逐保於末金來惟此
恩誼無其旬某官端委廊廟砥礪臣工寧為詔
王三歲往大計於肇造視民由己四海無不被
之一夫際此遐陬欲其静治每曲加於函覆俾
克底於壘全某敢不感烈銘心凌厲壺尾一日心
豐度如始至之時敢更函還尚兾曲成之造

書啓 謝運使啟

列部受客卒書攻下戢司論薦猥與藝中不足
采楊敢忘所謝切以周使臣爰咨諏訪詢度漢
郡守樂職宣布中和惟五善具皇華之篇乞先
諮問必二詩合度鳴之雅而後轉潤尚不其然
亦祗以媿某小而兵敢且遂其辭以自行圓是
圓元之所惡行散坐散頹為兔鼠之徒周章殺
著於兔缺賊耆桐鶉然鈍鼓然次走从兵複徽
昂雖於保障銷綠粗知擇當於爌犯鬘聳以所
辱其先惟知似似以下心豈意咄咄其怪事虎

兕出於柙是誰之過欲龍蛇放之菹以僻為壑
也竊詩書之謀元帥於樽俎而折衝千里動
中於事機一朝尽寒於賊胆提封以爲全活雖
多由公而仁大書譚帥例中丞之績非臣之力
每涌潮海甕之守之言但惟勇受之惊幸免譏
河之域滿百乃報已辱并包有七不堪所當亟
退久鷗盟之久夢低鶚長之憐憐宇之褒
荣於衮衣豈九州之大無此芳草或音表裡洞
然之既久是以先子奉瞭而但書之必心誠求

之而謂之有志不能亂麻遞已而謂之得宜稱其坊止水以若中詰其守拔皆之知故由加拔於此示寵綬然而無定之名是乃先民所慨嘆其襟藉凜若制其某從容儀道然指李元禮歲寒後凋之風操持立千秋江左獨步之聲名高縣四海況踐揚監察之要乃當謂人物之聞謂察吏已熟於見聞而報國乃吾之職分共理良二千石曷稱上求參錯得數十人乃擬公貢遷俾漢薦士之業恐有負牧民之職末敢不敬服徽言益堅素履心馳其意思壽已聞於當歸身托平生作爾詩咏於遠志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八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九

牟巘　獻之　男應復編

啓

通交代趙守崇叡

鯫班外府究牧南州奉從龕賢之聞具知上意坐使仁端之下如在近畿尊附交承亟簡葉閑并宮天台神秀之望守華冀諸侯王有模苴茅之舊唐進士第並馳常布之先輝、貴名類、華踐登瀛游又初何有於盤根前者借籌蓋居多於婉畫遂由驛要入蓮鴻儀既鍵司賦祿之炳且銜正傳鴻之事謂宜從上分極蔡姓之端領首斜飛坐稱梅花之外復持美最歸重清班三丞朝望之風便列銜省衙之平樂粗有足一組何用選之甚高紫翠七一峯裕風綠之有幸卿傳至止繼踊愈然歎縱洲而難非昔比然而演池未了久矣自云白水青秧居然可喜允資坐鎮所衡建驪帝東宗英亭久作夫夷之長朝知治行即峻躋侍卷之班某全抱一疏兀嬰多

病初無循良之効何望古人性育凋瘵之餘以
累君子稱揚已歌於史蔡地懷惠施於行簡納
言奕葉之雲仍惠徽交好尚與郡從之父老敬
候先驅

通曹漕啓

自天錫命寄地建臺占於其分以星移運同躔
次戍分已屯而雲列正賴轉輸輕傳宵來提封
晉擇其官高標絕俗運學齊聲奕當數千於其
高地靈不斷魏蕩一再傳而後風烈如存身垂

戢於羌塗巴共翔於遠器田外司馬為之郎官
六院浸高晉司禁鍵專城廣取宵向　淮壖
作埸以甚藏倉更名官而尤重轉而反楚後此
爰周時並播於淮臺身運集於漢陽外則觀詢
不絕病能相徹內則斂散以時常平並廣征謀
客贊常績於昭公宜疇最以登歸上從用賢於
已劾偹契丹寬河北當護本根遣鮮于出京東
宇之軍致顧然湘其客迎馳驅焉以增先人境
而寒性涓劉而視等杰懿前代知氣潛孚自北
而尚重湖正資於均惠不風則莫一孔會見於
趣還行從家冠羽侍禁葉還今之輿徒玩識
華食粟何裨聞戍期而已過合符良近程歸夢
以先驅自卑夫塗晝達揭銜尚一日而來去得
奉六條尚二三其為依安與乞塵

通劉提舉啓

榮被詔聲起將使指湖南二千里畫歸攬轡之
中天上十三星是乃積倉之次先曆所豐和氣
已孚其官望聯大名劉操將學蕭然風骨所謂

山澤列仙之臞偉甚詞章如鈞韶九成之雅
峻嶠清貫風負有聲太學諸生托記祿幡之日
集賢學士共驚落筆之時追家蓬山望御省戶
使其依違婉變以辭乎俗豈後塵傳四翔以至
於今逆以沈之以初爰借隸工之重記正元之
朝士能幾人陪止雅之侍臣是也一哉貧飛
鴻之翥矯淑猶雀之來歸木竹清裘閣書跌宕
神全和氣涤王身退而台益高而空棋閒雅久
袖爛柯之手樹峯雲巻獨涤知敵日之心果關

黄紙之除書茂東白頭之老監起節揭節消日建臺太史変湘皇岩執事從容以内長鴻鵠乎何如拾遺禁闥之間上方以近何而視遐飯公冝特豊年以報明主有寫於四方之最声寧久滯於六經郡乎登於兩制其浸今山幽何清縣宦蕭索我樸久㕥期之云熟喧啞歸揩覺專與之已秋正未路之凜然掀鞘軒之至止倘尚留於一日幸得事公雖獨有於二天敢云払我

卷九

賀汪帥除都丞啟

榮拔湿綸肆加異數覺憂南顧允資中軍帥之賢導客西擁英進真從臣之列提封所暨須諫烘均其官寔學甚該英規有偉胸中甲兵數万敵胆為寒湖南壤地二十八州端謂根敷令乎於期月威風悟於重湖冨公之在青州非多家振魏國之帥定武頓華陶驕治最卓然寢表東在乃丞坐扑從橐仍倚重於帥垣惟承旨視驟其之至嚴而入寺與𨋳坳而並峙紹興趙子畫寔莫次對之華元祐王彥霖探領本兵之寄佇觀摛用以展儒猷某仰莇充庥獨深慶忭挽府擔趨之末掖未能前正拜辭之下循之悃來賀躍之以喜疊之異常

賀運使建臺啓

卷九

載消剖旦華建崇臺英蕩轄函彩當臺笆之分寞陰兩世恰逢甲子之周初淵源之一新倏兼其官夙傳家學見謂吏師玉潤三峽之泉去爲江海洞庭重湖之野采奏鈞韶坐使離騷之鄉復見皇華之雅羽戈韡哱於宵飽諸生倚賴於

五

夏盟一尺商霖已慰焚輿之所千艘廷粟坐通下漕之太行方有最高之寧禁路其頻聽天大花樾為依雖旮賀語茲欣進於上日暗啞歸增尚丞請於下風

謝除大理正啓

外齋何敢徑指徐謀後方寄塾自歸造命輒儀烟幅仰答生成竊惟士制刑之中史告戒於正是為地官卿師之屬寔視南臺侍書之班厥任匪輕以人而重要必於寺中之絶乃可司天下

之平籍矣，能得西京、黃指之道[illegible]當後句士
顧榮之秀望，始為宜稱，無負選[illegible]之姿
獻啓之識，如飄[illegible]護落本空，如紀[illegible]雜重橋
已盡專叨衆於一障，偶[illegible]圖然三秋[illegible]以曹閑
初不過俗吏所能為者，問其治狀，何敢勞長者
之言[illegible]籍大鈞，權璣細滿，縱予環而使入
受上[illegible]以[illegible]條優晏歲，雖式微之
疏韋已[illegible]常棣之詩，恐其或廢，屬經營於
薄[illegible]以後時暮雪，免圃自慚，冬至春風
燕壘尚許重尋，旬擠吏羅搦乾之餘，復與光明
敝大之際，昔渭濱[illegible]遠，每懷報一飯之恩，今東
閣天寬，又龍鈿四方[illegible]突乞限着於大厦，依
精[illegible]傳[illegible]躍人賀其遭[illegible]非擾其官勤勞
再[illegible]微京邑空囷如[illegible]世太倉
粱粟寔同禹稷之[illegible]輯庭闈之
慶事八十者[illegible]仁三千年一花
益衍綿綿之笑[illegible]積於陰功
謂其旧服於官聯，蓋亦[illegible]於[illegible]汚是正
更廣[illegible]書衣冠
[illegible]於明時帶答著以遊，尚與少安
於愚分

除謝右侍郎中啓

元祐[illegible]軒之旦，浮[illegible]選[illegible]
[illegible]越於華[illegible]烈輪[illegible]軒即恭超
雅屏[illegible]兩選以
右銓爲屬七千八十六闕七數[illegible]五[illegible]
詞條兼能[illegible]曹綱
為之一清，然而[illegible]得人心，自是服衆多[illegible]口妄
黨[illegible]必得張[illegible]公之
蜀士[illegible]可貽清華
其結約無[illegible]老先生之後良
嘗見聞，徒慕兩京循吏之風，莫知[illegible]
於班筍[illegible]
春成[illegible]之尚寬，豈喬遷之過
望不圖[illegible]
甚青[illegible]直如列星之哭，何莫[illegible]斷敬辭弗

遂以使無覓失躡一一照吧一一惟少文安
飲敏絶精倘俛忝弥切凌競其宮文武華貴寺
讓盛德緇衣兮又改造之出至謝契諸以侍肯
功於蘊貴遐再念銓衡之公法是明晉勵之機
杖深愧愚惊昌當隆使某敢不敬脩職守祗服
休明自知無學與詞二二可半與望何敢以老
爾官之語而忽還曹潛與巧二勿無辦員

賀某史王侍郎啓　葉鏞

于華柱史晉二天官鈐衡司鑑罪之班出漢之勞
又王　人
彩上雞翹豹尾之列金鏡題才宸命誕頒朝紳
胥慶其官四照閣氣諸老雙真海內第一流爾
古人所自任之志胸中三萬卷成當世不能為
之文權與杜秋于汎雲洲載令德自文正而
懿敏暢治濡碩適歷清華々金鑾乃一一乃籍
甚告獻之益内王出門小而擬與乎宜詔之稱
丕彰近旬之吳甫式胥本朝之公望復作蓬以
領袖盡為禁路到緩之餘於乃載筆筆
厳於書法孫華老之禁垣游持衡愛別於品流

增貴綸垣行登政府其安侍宮溥泥托年家衛
無任使

聽揚庭

浙東提通交代啓　家鉉翁

丕璣趣一一使臣之來出節俾行環承賢書
之後軋脩初贊自託下風其宮明學淳涵風獻
紫游士乙孔擧文老一高規於人羣推兄陳元
芳一於世瑞越自馳英声於哉寧成吳
其士八一一天二使並濤江而東驚
恭元
乃馮珽之左扈珞聚重夾一道蒼崖赤子
自以為不免玉壺清水挂之而勿滴含香經濟
於省一一奎鈞有功見知原省因任
留之以為帝鄉之重待之以成宣室之釐方底
綠錦綃覺一一近禹車清蹕即齊旧筆橐
之班其積嬾一一鑑刀之鈍甚如
銜一一以瑰瑶而自詭其則
不速庶幾摂獲一一
謝

太微積星之次良琺素紈[illegible]望華之歡瞻膺
重寄循墻弗遂銜袖以前謝以[illegible]過江昔之
所重觀風近甸今者尤崇況我朝初設於群刑
雖外郡前猶以出使自非局望昌稱嘉飾其義
爾微察凄其先緒帶德佩絳憧中曲士之常尋
錯節盤根初蔑良工之剖劂平生惟思於斂退
所至輒用其疎愚治郡平平甘從拜以甚拙司
銓憤憤雖緩以為[illegible]與[illegible]逃健吏之名幸不
在巧宦之日胡不歸兮賦娟[illegible]菊荒無何有之
人元
鄉乃全携散比陳情以自列恃知己之汝容豈
意出綸又叨持節地大物衆莫如馮翊之遴人
徵望輕豈稱職司之辭無以[illegible]而就日稟其
受命而歎以其官學與[illegible]俯[illegible]類周公相
祀上來許於明農而結當世[illegible]容共於陰德澇
入荒之間壽費一道之好生忠重謀詢允加遴
擇謂其雖甚留工[illegible]若不足以激昂然有志於
民可與闕於欽恤逆令[illegible]其敢不
敏服明辭莫殫薄効相期勿犯幸逢盡像之朝

尚賴曲成亟友羣羊之肆

謝福王啓

明德茂親[illegible]皇華胄雅謀將使指
之隆術墻莫[illegible]於[illegible]積[illegible]於禮敬竊以
鼓揖而過江[illegible]晉謂[illegible]雖露冕而行[illegible]陽世稱
殊寵洪惟今日九重帝緯三載黃圖供賦洪馮
之[illegible]赤子[illegible]涵豐沛之恩心將坐致於無
刑[illegible]可延洪[illegible]有愛[illegible]當[illegible]昌受嘉飾其本
以安[illegible]游勿任使[illegible]司民社曾微慈豈之稱入
泰元
十一
於[illegible]曹之之清通之識竊自知其[illegible]散安淡媿
於食浮力請賦詞性期從欲不能者止[illegible]量
之所安愛周咨諏敢馳驅而[illegible]知
遂一致之性而闊步未易祈兩端之疑爾視關
然[illegible]風[illegible]官盛德而仁熙行高而屬尊陽
脈牆於弟兄式篤先朝之愛分宝玉於伯叔益
隆[illegible]王之恩大路[illegible]章之備[illegible]黃髮台背之
介多耻[illegible]勞謙而下士[illegible]推番於好生其敢不
明清卑辭[illegible]畏要[illegible]畫衣[illegible]而治將[illegible]補於盛

時帶參符以樗散承蔭於仍以惟祈丞護孫切
瞻依

通洪安撫啓

建牙鳥會集開碣廢之新河指周原畫疆擬衣
之山雖造化曲為之地宜汲引以至於今蔵育
衡行寂守心由其官光明俊偉凝重淳益耐藝
之者乃鱗蔚朝儀於昭代山川之出雲雨將擇
澤於蒼生出入當刃絕之餘皦然雖一荆之質
變白晴夜蕾於分閒乃忍絕真氣於游惟若居

卷五　三

川觀花香竹色公雖初看猶以李上方鎮當康
之鄧謂田單棗之臣惟靈光以獨在而小道萊
之地乃為翔以要害五關絡繹十連訶伽為煩
強越未容卧龍於淵波惠然宵長況馬徒譜然
爵路先聲布濩騰說雄疏而東方之搢紳慕洞
瞻席翔西曆之典故知鉛洪撫其立朝何補乎
節良吞若時華選茲當小雅之遺使臣定有風
總樓見文召之師長乃平生之知己為定今日
之至榮所幸有承文之可觀敢以外臺而自

列軍會承教常如在幕府之陪當趣遠也願復
入陶鈞之教

回郭飛州啓

觀風問俗慨無古賢使之能宣化承流幸僑東
鶩候之望敢備閣轄御侵司誠其官寔匪其議
宏規有偉盤禄列器未容有學之少經堅車大
軏首賁錢於行與自吳汲於儒猶已舜者然
英俶畏邑晋班珍曹與伺魚況旁選招為重洞
之洪英最昭于徑雖鋌工之說然益以於游罰

卷九　一一　三

維久國於銓綸若時大參之避繁按黃忠之習
綠巔起於初人皆昭陽以其前觀既致之暨公
攬其盛而遂寔典昔潮作以談笑降千里之安
方器其技藏于益振嫻担日承已知基箸之高
筷依舊品更勞事經之議上郇輔梁傳揭
求嘗惟同從之匯輕正望同舟之共濟櫟辭
於喜獲見其淳之風更恆馳驅無與徼安靖之
福

通飽制置啓

瑞旟至海方啓統府之第一六纘于原號功君臣之遭風雲徵於先兆茲又託於下風恭惟首參簡在帝心早膺官風儀蕭遠器識宏深小試古括之精英定鍾閑氣太山共河之淵負卓為儒人自到家於廟堂遂厚器於言路抒謨補闕回其一御之風史忠讜日陳不在六諫官之下既歛手以避於司隸乃特宗標上於甘泉史館典華秋總攬綸王休國論方有賴於論思後經中權忻出頻於舊任仍躋仙殿於重瀛旋膺從臘令之新命使提封之轄春生秋肅山立霆行海不揚波已獨高於群牧猶恭有典策歸兵於帝乾寧為十洲之步留即闢兩地之經拜恭奚堪用世甚參爲和歸孰久推熙繞蔓苔之辭則適厚伸持英蕩而東迎隆指之英將帝高苦之露進周原膴膴敢包説於懷抱恭驥騄尚局依於芘耳

賀吳漕啓

報武機庭將輸河漕大天寵且遂弼康之顯

銀漢要擬家齊長茨以日懸閑揭節盡爲疑封甚宜天分試高人門花備方筆仲溉花古自成於波瀾游文發例所至無前拱肯榮自與閱參國討論裝定以英潔有鮮佐古盡齊事任對予消之在握接從朝觀公之謀解于既之號福星出聞廷之語教悠所發和氣已孚謂引以歸中都守昭異敬於囊而從上躍遷紫禁登襟庭荷春知之深受驟覩驥英蕩敢云六轡之並持訊落草學尚祝于蒼生之大

賀章參政啓

恭審蔵奎聯晉陟台衡宣寵命於銀袖播之聞聽自今以後參國是之隆對奇一傳譽芳交賀在昔仁祖有若韓公爾文清忠之投褒曆之治惠澤微露其形祖宗之詩洪惟今公克篤前烈早官清要聞氣經綸全該鞠躬太山極包涵而雲雨付翻祥麟瑞鳳不競惡而羽毛畢翻兵以明思之英與圃公輔之器歷諫官御史之職有偉建明啓沃中傳法以開益隆物望

俯於清要猶未究於經綸旧學甘盤上方簡從
游之眷中興常武公遂膺恭命之聯乃敕宸衷
擢贊宰席謀思岩之深念賴非爲國家久遠之
圖天章閣之宏開方自任天下太平之責于以
慰蒼生之至望于以昭真儒之效抑以首春而
攝行宜但用優遲之致事當中書之虛照行
遠發集文簡之芳啟某章閣陶鑄第深慶林駟
路之待榮擢應以漸於瞰自燕雀之托帡幪其
敢忘於覆履

賀刑部陳尚書啓 宜中

趣覲召驛晉長爽鳩王人多聞密贊月將之益
偏者給事懋恭夕拜之勝疊組生光曳紳交慶
某官倫魁偉望善類宗盟永嘉正始之音斯文
獨任慶元鉤黨之錯嫪菊尤昔白五色之占祥
已九霄之茂泉御史惡宦女其蔡象用以威太
常不是御往上難翹之刑典司帝側俗極儒柔
出地南而蝕政途益用手翹介之故事萌福居
以便養親乃懇其忠悳以告歎于 乘惠臨入闕
猶醒然而於有伏猶所當歸建於本朝海不揚
波顯可獨然於遂際忽招遊之系至依龍履之
程升暇日到石渠丹地開黄卷渠頭巍立注意
益深濡墨登歸已引見綱維而無大體把麻庭
治行送誥潤澤以福蒼生其將指關於權趨燕
夏奉今承教方將仰繫於紀臨當歸東鈞斯額
於陶於坯冶

賀陳察院啓

某官夙望推居為首公第三次閣方寳筆劇之
長寮簡行馬門遂任紀綱之寄於當筵布與論
交孚甚宜無以典刑大雅宏達明月宝璐騰內
美之好惜繁塞正杯范資從而獨冠之周南之
留滯饑宣室之興思隙教啟蔵積經宗正博士
謂卿之遊名籍多擬承明著作之庭七資風望
益光尊學名詞儒要躡天華以亂路從霜臺之
公察才致天理人欲之辨尤嚴君子小人之間
第一法宜之晚假然後茂二三執政行强踐於
延際其趣在乘超奇於出尙鑑思之將魂之祖

後生之詩屢賡羅願第哦杜陵老之句

回倪處州啓

琬琰豪氂作鎮延纖細旃屢履之間方倚成於
君德古括少微之令乃自藝林以背繇流宦途
壯騰與須其宦金友際麗澤內源華亭方並著
高名時松巍卓乎奠乃粲奇示見課治刑小試
學士之樹模遂容玉堂之筆孔武群飛龍之舉
務博聞明夜然羹起以責獨儀中秘遊葉自戶
繫式慕除乃莫回勇退以懷楊東田補遊之衷

昔在朱氏之生已聞學子之會歸今邈然賦而
來親見邦人之相慶蓋久浮以教化而何事于
施爲田里人安江山閒懌坐令今日頓見古循
吏之風歸重本朝卿遵真從臣之列某居素與
不令幸同貢胭駱驛京臼怨馳驅之何補然崔
賀慶萬欣貢盡之所依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九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二十

牟巘 獻之 男應復編

啓

賀郭正言啓

竊被新光躋登驛召御史六察方資糾正共京
邦諍臣七人尤賴扣劘於君德簡書敭下與論
僉言惟歷聘增輝於陳呂若袁公宋璟於海服
自昔右拾遺之妙選無如此六日之新除久違
功名蔡忠惠公封尚之風采瞿河南論石徂徠
將天下之須盡任當時諫若神人肆今日復開
盛事其宦人物師表間學淵源磅礴扶輿秀出
五羊之表疏傑特獨立萬馬之中比及東於
宸衷遂晉司於臺察紀綱頓肅奸宄潛消且嚴
白簡之威從上青瑣之列不但去者治袁士競
相欲聞王可為忠言公是自奮謂宜俗當使之
粹美謂議論當見之施行有如第一義以建明
足為千萬代之懿範言能如此豈不致於大
平宰相可行之遠尺擬於素學某陳陰陰同倍

切惟樂為廉使傳之來旺與賀宗之賀朝陽鳴
鳳方用奏薦之傳從小驚陶鈞許定其之託

賀陳殿院啟 堅

奎筆激放臺端奮武有揮常右志前鄰擲之功
執法殿中益峻糾繩之任忠賢進矣頌誦翕然
昔在建炎若出謂然一元以顧甫任求負越
一月之間經略臺司既不說求書之其最宜知
相繼寔則已以攻言事慮行行戎行積獄取擇
府御而入御達彙均 惟令公復當歲聚其官

又元

色知氣勁寔鉅焉 對大蔡神著洞視萬物而中
見積臣石柱瀾倒百川而後知蘊為善類之宗
茂著众望之眷姑名以小計榮晉司治世為望
平生豈樂於聲譽之叱龍殊第一式對於殿闕
雞聲再然芬芳前節上古嘉忠嘉之論公方進
遺補之宮辭避公存榮璞知執知雅意劉元城
稱京言路最有直聲豈以豪無長官屢殺國有
君子曾未聞旬時之亦之其膽氣字之新頌象
明甫級以榮聯延英閣供侍於世爲供奉之聯

二

下節凝久海任參黃散閣即聞天任其成功為
顯儒材微論其惟賀茂興已居於人後塵慶幸
故倘自遂於函初

賀葉丞相啟

來在淵衷雨作作霖矣公當羨連傳則閩將興
三朝曾同數事則命以始揚麟有前庸海交權
惟仁祖之盛時有祈公之勳業風后雀葉蓋獨
尚羽翼之功業當日龍德被股肱之寄在昔
維聞於宰輔況今之異於平時豈其代公可逮

又乎

雅志其宮然通造化學貫天原如璧如圭琮偶
本威儀之盛在想在樸嘉客皆憂愛之真尊從
遵右天之輝以安正太微之次是自羣相上分
倚公已致平於朞月之間乃去嘉於宗廟之階
言而勇退寔然欽豈猜之名臣錦其昔無論雖
叔之之行雖背去則以於存汝而聖主每問於
起居謂新命從容遂賢而若不負謂初元論
輔益青宮而績于成做架信之寄傳思少從之
重務依閱惟旧荷深可知屬當四郊多壘之餘

威陝一馬二黃之送諸少樂階於闕下使者結
轍於山中雖富貴不足動其心然宗社宜謀爲
之計天高氣爽喜聞吳犬之消蓋忠言清尤渴
辰獻之吉父野講以安門寧息凡以是爲至孜
之相文公特下百官班迎之路無敢之為正獻
適當七月入對之時有識者而劇仍路大老歸
而野爲往于以於天承命于以迎武闈功益隆
盤石之安茂人秀行之晝葉夙吻鈞犹辣厥衛
東僞尚留懸舊之蘭猶得然莫衣之入敏詩几
百字姻莫鶯於龠鳴聚觀數千人喜即迎於馬
首

通陳制使啟 存

遡班馬闕出鎮瀛頒尚書五兵方峻騎於蒐獵
元戎千乘遂開皇路分弓騁旌一隼大為戎旅
共官治朝嘗恭善類聯鑣出沖入天之文迷姚
古作內望外王之業翹然偶宗物望風隆寵褒
茂宗自重来其肯之依端立於謀拔軌法端門
嵌生獨鶴之聲花言洞葉已奇而耕之坳公無

夢相於衛若上方旅留於紫禁以夏卿而掌帝
制若元祐之東坡以春秋而侍經帷若紹興之
文定學雖優措撰之重史庭注筆削之公異華
已孫於儒宗一武卿登於發路而乃凌抗茇天
之元於為東海之行藤渊錦琴運帷都會右扶
右翊在昔浙府經勁中權千人之重躍之賢當
益之材然與所召篤莫前後一開任望之新
坐致提封之前史上且序下元余許荒咸從於
雅樂楷亦從容姑領丁渊之黃經論究勿固歸
兩地之榮其成予眷知速跡成舒為喜老之
遊聽依蓊衛之承翊路無原白笑亂探之巳修
燕雀賀夏尚惟范自之建嚴

賀徐察院啟 謝好

光被創除晉司分察 郎少於巳闈次漕之通
軌簡南臺咸諫霜棱之峻背書注府與兹會孚
載稽先徽大臣言路登陟真難曾以使選之餘
軌淵源行其邑錄而用益勝國知於民事若
時復舉於為重兼官冰蟲英聖其詩教讀地雲

饑出宴爲仲原常文之邦風采善聞夙有无城
了翁之望厚蹈落落不撓然蓋風前素書
撫守心勞之考金羅門裡獨行之學從內之班
方豈秉於九重備懷隣於四轄見大夫無可者
利社稷則顧之發河以舍此勞使時乎御史印
其無慝竟果秋秩知遂吾劉任毛其力陳於殿
陛之上莫非日擧於田里之間守備十三條言
以亡切於法從第一義演之之乎聚蓋將一正於
爲心于以共扶於世道善類有主元氣益昌斯
誠蒴啟正倚忠嘉之吉汝爲汝翼遂躋輔弼之
聯其趨在秉軺欣聞出鎮請南州高士之德雖
未按於下風續東曾祖妹之詩善說達於盛樂
自推吏事幸隸舊治之楙之款何有詢諏之若
珍襲萬丈尚祈花冒之仁

回安撫洪尚書啟

生晉繼之宮人曾憐於奇分挹洪崖之袂天欲
制其鼠翼以蜉詞謳乎盛總其官制於色耐
行雪調高琴而初置於彩球之際旧與士成曾
游於赤壁自愛新腔擬記厚在泥塗之際特行
世掌綸綍之手幹有瓣此然知鯉筆之貴杜有
千歲公幸附長松之小草猶穢勿更探竹存矣
清韻洪篇尚憐於叔獨南豐吾鄉竊自愧於
殘膏之藥不淡之凄其多幸再命三命而走其
敢厚於用言九月十月之交倘早請然歸志

回洪制機啟一

王樹生皆蕤幸托通家之好銅狄話晴昔存存
初度之臨封語遠從瑞世增樓其宮參絃清越
金攡琳瑯文章當家自有五鳳樓之制而君早
貴即推懷抱鳥之朝不莿珠璣日華然矢其所
謂功媽妖嫁之作廷彈此名父哲子之間呂宗
臣丁未之同許樸餘福文潞國而作之會獨视
者桑茶有婦雅術莫當鄉階與程瑛於鏡留空
記當年誦頌杂雙鶴食翦蛇飯題

謝安守趙侍郎啟

東知當世姿重於當天光玉宇登瀛書之遊
地歲領女光分瞥朝之期月戠勤文已漸興誦

其官三代循吏兩漢宗英徐公自有常不易乎
生之介叔度德不濁何知徹底之清每從廉頼
之一錄對秉均吳之裝衛入聯河漕坐鎮神皋
京師無憂有營名式任雅望門節不到有包老
益著清名爰暨最於尹翁遂作華扶以遊湖嶽
為真之近只急流勇退以謂何適國事思起家
有詔惟此邦風以還承明之去在今日尤當用
慈惠之師益敦一頌花號未變此初丹石生令
風俗之歸賜頴川金璽侯捐年之久即從筆藥

恭于 八

大冕經綸其由恭侍朝新闡建牧自媿無一毫
之善如古疏而乃衛千里之間得賢師帥尤
心之喜舞手一言已具歸舟端為鱸魚之計相
欣賀履未忘燕雀之情

賀平章冬啓

六符之星曰太平天應運啟之瑞一陽之日可
來致君獲賦復之姤雖否元臣握衍若社其官
春融盛德天鑒精忠觀陽復於羲文朋來有喜
占歲臨於吳分三猶奏功深慾芬芸采殽戲穀

序開都鶴方停賡內以雕首直麒麟散作函生
以福其有漸而度所賴庶金綫律一嘘頸呈田
於生意春氣方盡但願致於須哉
乾清坤夷共睹璇璣之瑞漢賀貴會獨冠鸞玉
之班雅載元陰運時旁開其慶風雲會見天地
心金木薦而宜群陰之退戴銅儀而運知元化
以付談笑端敵維以反其陽春踴以慶來初之
元起居世運方春冬至之吉詩人函生豫福茲
傳摩把餠其茲賀語甜罷使之梅瑞悉由於造
化對衡公之竹嶺常穀於平安

恭于 九

賀泰政

歲次在蜀尾還符元始之壬申度起中斗初子
數泰元之甲子維時司輔茂對碩穀甚宜學採
天禁身惠國政下承相一等參幹機陳泰階
六符啓亞元化履長俟始受延淑宮前綏後祉
益厚東郊之春啓賀長會卿卯竹之班其使
傳功乘賀冀朝端領衣直指白廣其一孫以長
黃髮萬斛前初初千齡之壽

黄鐘起曆九寸之律敬長榮於秋備千歲之日
可致誰時弼輔茂鮮須知其宮北斗躔紫慶雲
世瑞昭于陰陽以光昭資於先天文經武緯
以全福於論於而不黃 初籥載製惟多作開
泰制以典即列大呂以盛朱綺康建傳與播寶
榮濡響六繇何有綵長之補珍豈萬世尚禀凝
釐之温

福王

暘比君子處方圓運律以奇曰以 於文學宜介
秋籥之妻順乘泅其茂鮮須知其官都若重綎
靜然大玉玩易義初爻之動占休應於朋來錫
鴻疇次九之全福方臻於爵以適而黃鐘之候
並開泰卿之祥受祉自今有邦同慶其偶叨把
特與旅受務書縣觀以雲已共占於多嘉盛渠
園之雪南路映於餘極
南於從長吾方增於宮襟東平樂善愛宜藏於
宗藩式對初陽莫時喜炳其宗官齊社萊賁黃鐘
孟和三十分而後成妙詠義黃九五陽以咸倫

宜用其時益嶽之以候受自天而鬱黃方開
於焚有求保家其蕃昌麻弟將受其封衣葺
猶初何有於十長黃以宜前者須於多祉

虞德

之諸於日[illegible]不出[illegible]黃泰初甲子協清曜
與萬之秋雒行[illegible]人[illegible]應其宮司嘉國脉
學探天根與星愛雲以[illegible]之瑞嚴霜烈
日懷然王公論之明[illegible]以屢[illegible]氣韶
依於扇影莅貢盡會方臨於歲之朝前微後丞
御褒歟庭之命其撰叨沾節慶與賀孫濡響六
繇何有綵長之補珍豈千古尚依提履之温

陳殿院

黃鐘為律首起于陽歲之首味於在啟出陰接
天衢以[illegible]維時[illegible]祥其宮學探易原
身為治氣[illegible]之盛瑞應[illegible]嘯崗
成[illegible]之[illegible]歌放宮多五更三點
以朝方陪丞嶽奉暨於播之擢即正中台其越
於[illegible]贄陪[illegible]業究自謝於丞反既

望爵雲頭曲垂於庇冑

洪安撫

登臺書雲物以符發斂之占蘇龍上星已紀纖芒長之度維時樹老戴雅頌春其官北斗參班陽春盛德與年穀政之條，嘉之歡和氣致祥已應六爻之喜芳芬初吐馥薰集多逢縣嚴序之崇入補舜虞之缺其偶然知，瀰熙龍飛鶴會前殿之八能騰騫發用於闕宮之十載綿歷壽祺

慶元陳制使

踰南端之圭景式應迎長之表東遊之履賞宜多介福可來衡山黃鐘通聲其諧蟬嘆又報作為元氣春回田里雖僻海陬一杯酬之共安靜謝皮小民奇之萬甲以上介衛中吉應護朋來林寮倚巢嬉信依髮臨六絲滿鬢想何補於點賜千丈珍彩而為依於庇冑

吳提刑

漢曆太初律先起子聲往南至日喜加幸大迎綵緹以長時斝皇靈之祉某官名高雲壑令爾得蓬百致恰浮以歲，新明燕千二百泰之律文積餘功已徹閭之虞況日陽剛之英長用舊游線轉條御來其生花部封草趋贊應翁甲允符寵卿紹作奉之班經羅蟬鳴佑契嫡紹之迎

陳提舉

律起二千百泰履貢鍾琳運一七二星於光翠節若時正歲讀斝迎長某官遵送之大度光之綱爲曾太史冒書平日之雲發漢常平真是光年之穀上方旁入能而明然以宜真五喜以從升有對制文與道溫說共為深行鼓莫欽賀綏緩辮擁然宿何安欽示之運翁開泥推衡和陪供奉之班

賀平章正啟

一氣轉鈞樞起心彌以六六之期璧日眉眉壽之綏宜對御辰益增若祉某官心道元造窮致太平南紀波澄再啟庚申之運東淮原學坐叔

田成之功乾清坤夷慶賀書會桃林騎火共博
臘月之接書稍葉打臘氣戰蝕端之萬須方開
梅英來燕之餘引領精祈尚冀放鳩之惠

汪安撫

王者古今尤望南維長子懸障宗廟中吉新開
雞帖喜溢歡洵恭頌運動升心蘇建和門
令甫旁行青草洞庭之邑熱擁班高擁紅雲
通明以髮整運以嚴列部當去年下下掉趣鎮
王將之方面九天翼伏歸陪元會之班頭來年
花方開又逢三始雪落成豐年早許於瓊更春
滿率盤張冀陪於施賀

運使

春回紫囿吉占元日到人日之晴桃環皇華麵
致新年勝田年之祝頻於社福氣全湘其官
績茂方輸樹物郎潛久滯說簪務之宮墻
式計有餘列部東右九重
著使鄰之泡三通求曾階家龍之坐鯖照火城
云云　諸郡

卷　西

七閏浮丹正太初之重萬有千官閏宮
以時勝乃介福然叶氣其宗端於始泰內
其尊重霓卑轄之為則瑞黃龍謁甘誕布
聖朝之仁茂對青規趣歸其母所膺睦又
見歲元春入年盤魏徒動於煙錄雲從成疊冀
遂早於瓊更

代鄧知縣謝啟

篳蒲蒼生久切昭蘇之望去歲窮甚特蒙拔拭
之恩濟渾泥淤羅於清波信雨露可生於焦穀
恭循林紀綸龍伏念某夙寓朱斷鄰林麻
黃揚牌之於司馬外民之書幹湘之於昌
黎空參諸德之列役參徵官歷落途自知命
薄以數奇所至勁而事左圖書不量既疏貫
試劇縱相望前無宅舫抱琴獨往殆若棲
踪於而安步投來
路凌乾之際之言長官誰使汝
為儲至此公喜奮當時雖當時
咸謂其非數語之巳甚落千仞而此

卷　未

晃英白趙五載而兵書尚存惆〻行吟舊〻湖
嬰身在旅蒲外無舡容以自言翔鳩沙上中幸
有天之可列采生開於大照遂盡益其前愆纍
餮賜之汙令知兔矣餘皇舟之復非幸而何徒
憐屯蹇之餘重費乾坤之造恩深啄葦心哲期
齊其治恭遜其官忠背而儀重壁二柄金城周
上拓回日之成規五絃奠中釀豐年之和氣方
周八荒之壽夫忍一物之枯謂范忠宣孤有外
祿雖其共揖謂丹御魯堂陪上客猶記汝憐遂
今棣萼葛披之蹊亦勤赤葛萊衣之聽拔之陷
阱兇矣遺逆其敵下鏤骨銘肌息黥補劓治面
江之鮒已自幸於餘生起中流之駒尚希戮於
一顧

代謝溥擢啟

委身化治借露則茲可萬計羞操功動搪兇矣
寒微之幸異哉特達之恩晉謝階符恭覩竿標
甚賢良若蹤分璇奇穹衡雁武鴻曷奮飛於霄
漢常觧凡介甘漂泊於泥沙棲〻州縣之間波
〻歲作之嵴遠行湘水竹領制召之拐其中無
易實解以披繁濟于外尤難然歎〻馴良白笑
於鉛刀雖恐傷於斵龍安堪撓坐日積環視
蒙楚為手之歎何能為役舞五鄉歸方之臨幸
遂此心難窮喜於壁金豈不忌於頹脫羈韁或
漸蹊磨仍迂欲戾九設之小分為〻賢非浮于
丈之梗飄板重潤旅食京華上書光範方擬闔
於績食宰無遂於合尖貶荷既陶伊遊幕府連
欣依倫闞己其崇爪棘待齋心為遍望截惟冰
漕越在淮堧中無武入之閫昔對此語東園登
將之辭今匪當時然必覽遺之智而後可佐方
鄰既斂之幾而後可以綢繆[illegible]其[illegible]
所以案其宮功被生民心存王室衡猶立極力戾
再造以大功飛龍衝天自受而觀之衛命當重
任如伊尹勤小物如畢公遂使安備亦必能使
其敵不服蚓我守期稱恩知塞下貔貅無之運
當之側淮南雞犬尚有獻髯之仙
陵陽先生集卷之二十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牟巘獻之　男應復編

劄

賀陳舍人名劄

惠在清衷依然廉石足知明良迎時四牡之功式遄其歸愛趣入鸞之興仁賢進矣氣類斯然恭以世出詞家朝一治春風一道守制正之芳韭晚日寸丹頌江淮之清舜又芳徒指望眷知謂次直當在於拾遺而仲舒最宜於為誥屬鞘軒之循部乃急詔於喚歸治舍人裝歸行在行几重虛此趣之至四華之號多上共期夫然居兩制之選練觀奎華入告寵獻甚尊腑門墻喜聞綸綍頒如藥買之後賀無以自文若曰文子之司升聞之何敢

回何尉劄

屈公以望此府之決舍賢取人而救其尤庶幾報國非相為與作謝之云其官經緯之全淵源之正有足幹千鈞之龍偏規步一時求善辭文一以芳銳難鋒四和越自紅旗之破賊坐肅赤汗之兵兵未違時胥始相簿書漸有化宿否正自不化乃使相吏不居然可數況當興文武共弼之数益所謂顯達不足之於事宜驅奏於上前契許宜驗於道側且將大任剩復小試兹附笑于庭初無翳詞文傳尤喜韓尹何殊吳波不忍負古者方此古吏豪之品胸不知量且維泰古識之勤業藻以蘊之

賀李運使起居劄

蕤布韶綸歸膺最遠有禮然望華之使文矣遂遣朝幣清之內於之衙既其頗周仁賢進矣蒲補詠合於甚寶善類可信況此禄秩簡茅後勁鍊奉樂於之數左鐵古鐘大家宅攝以腑賢勞允此盛惠而蒙壽安之滿或進遷御繁稚冝於為熊果紹班之歎歎以髮賜於喚歸治舍人蔡蔚仙在衙上心忍似意之至四華之多除自惟椎決於居兩制之選深從禁闈平政致塗其尊附尚門中聞而出參風覽擲而下已治春之可

旣撰雅賀度之成媼愛函之良緣

賀漱西晉安撫劄

紀張升省晉領神朱江左之有炎晉方高人望西都之儁黃伯仁湖王右管書初傳擢翰交賀某官識高見卓學博門周平生曾南豐獨詩文章之派不比大老范有傳經濟之胸文武而有宗風儉餘力識時務何嘗關任要秦司公征謀治法之發明其從行吉之要紀雖從北門之聲綸眾任方隆然制西事於南堂此言當念保家褒之來在愛峻音以趣歸左理台鴻始小顧於强臺一食二作逐坐究其源流由省府乃成於政途盡祖宗具存於政從華顯溫席即燕揚庭京兆通雲霄已獨高於樂步而長喉從上行從副於會期兵風荷珠知煉閱新經途聞濤江之遠媼旅賀之莫前騰言髮屋之花尚游旅之是賴

賀董都孫劄

騎被無褻肆放異數晉班東壁露廒上帝之闕書進旨西摽透遷侍臣之筆崇祥興以喜舞蹈做同其官何爲媼行以關融合名父之子以推學問之淵源知兵之偶見謂經綸之實稱屬與行於軌建用剛回於激再宜時衛望之賢俾為一老之助乃升並綿齊侍籌帷惟承旨觀薰禁以至廠而入侍與縉紳而封侍歸與楚子書逐莫決對之華元結王彥宗行佃本兵之要節視晉用以究宏施

賀安吉任守劄

秦嶽澄江易慎哲水年杜公於境可知文老之微歎自東坡追念度鄉賢之至止覺條見疑甫遺顧僉孚其官甦玉方流發根利器家声嘗甚蓋元於樵史之後人治行卓然為西京循吏之冠寬盡蔽於從從戰斡華惟此判牽用名流在今日忠孫從收端輔於資之望以華截輔之民藹策方開依公顧已詠其風馮循院歷試而有成奉時甘泉即歸而徑上

武岡送交代物劄

三年上最一節趣遂卧鄉懸鯨魁絕紫陽之父
老持羅醫筆鄉為筆落之從陸甫入術門峻𨀤
韡贊其鱉瞬雅好借功變悰為行色之叙裴鄰
菲簧而將意依依婦忍益不勝𣂺鄉之情謹謹
護持當共愛慧棠之菱

回錢安撫獄空劄

化洽神集謡嘉空囹圄以上隆奎和州揩以風
書且姜壽偉丹重之績和声所謨蘆節以顯甚
甚宜濮大司徒領右内史為治行之第一已東
殊知問甚獄之幾何郭登迓列援抗揚而不周
篤疏殊於將來甚次沐貽函陳顧拓本濃墨大
字媿莫繼於纘貞說辰罔羅書亦同於生成

答太平趙侍郎劄日起

癸石風清想驕源之正總在以崇冷而致鮮之
芒思葉宦行垂蒼發蛤陰羅頜于壽日卿將屬其
前華以風臺銀與淦淺此宦僚之此其莫名所
感臥拜而登見皎而聞于崇教當握意下說而
微黄伯惟切頌言

回送小録劄

臨傳仙集殿在薦世之明曠頂戴千佚經術清
時之盛事指函下逮拓本焦頌窃観濃墨大字
之所題深媿新學小生之亦與贊嘆㓂嘆名感
曷勝

回南省登第諸鄉人請劄

泥金姓字方喜蜀珍之有人衛紬之書忽驟趙
璧而過哉且以互鄉之晚出獲奕峻興以同升
猥見與聯鐮陪容與荷眷私之甚厚豈菊陋之
攸當執牛耳以主盟青夫罪登於入青眸驥尾
而致千里尚加惠於异曹

回趙潤令劄

詮指是將妻托鳴河之苑高情良厚首勤拄翰
之臨深切感藏謙言極謝其言器闓以遠於粹
而溢東不奪風其森步交雅單以自救尤添
執以於譽瞻皆之案華文琳宮之均供奉爵
而見宗廟武昭勳業之勁賜勝以觀弟兄行其
均盤之涯簇綸與下丐作徇典於來逮投門陽

叨秉傳通莫稱咨詢之職胡敢當受罰之賠曾
瓊報之弗副尚俯歸而致謁

賀洪帥冀會劄

絲綸誕頒臺閣並建部數之謀元方仰吳中叔
太史之上會猶爰循平準便潛異數布護徵声
具官學博用周德全能鉅使華御何異數器以
有餘惠氣感聲達四方而它邑某明胃南之積
會澤及天下之函生某自謂陳根欣傳新渙開
屢戚而賀第切權傚依郊轄之恭欲當侍履

回洪帥謝宴劄

位不同禮亦異敢逃法從之名曜薄仁收尊而
光肯枉元戎之小隊欲少見事長之意用極恩
寵寧之嬗里詠金歌不足以爲盛德山有鶬篾
不足以奉清徽覺席凌航勞觀崇謝弱南陽公
賓客之盛於其主以可知廉閣老禮數之寵蓋
折今之未有方儆惟門而拜序乃勤損翰之下
頒輕身以光匹夫曷當盛賁衆人而報國士敢
昧殊私

賀洪帥入定劄

務卜劉辰新臨大府文昌爲帥長前離祭戟之
旗州定似仙居出得蓮花之駿今方循於庭戶
詔歸生於劍堂某仰止崇墉益懷慶勝燕雀之
賀大廈其喜可知龜魚之藝新亭付今以始

謝洪帥宴劄

宴以示蓮致爵獻酬之禮歌而發德甚偷縟籍
之詞敢以下某貧當求之今而宇有某官經綸
偉望文章當家元帥率路如郤穀之閱禮樂初
筵有秩如衛武之謹威儀遂令未至之衆亦與
特招之命令茲備設太堂思使入三遜而后升
所以示不慢不爭之教擺五善徵不拜豈足建
發揮爰定之詩若小人屬饜則有之與先生並
行則過矣爰居於九奏震孔徒垂於異金某既
累啟戢尤深悚惕偕樂而延春予已猶有於光
華辭香而敬南豐第益節於歸何

謝福王請會劄

願拜對揚天子之命幸際昌期況鳴珮樂嘉賓

之心俾陪盛禮極降漉而下士出珍賜於上方
御宴分錦瑞筵更翻於薰風宮施層霄香藏
筵肴令醉飲以歸寵榮無斁其殊勤篤重迎
遊宵闌受居享九韶萬美增於駿服台背俾千
歲彌祝於熾昌

回福王請宴劄

乾亭懸會庭家闌秋雲作紳縉共致三呼之況
天顏諧音載於篤慶以隨承代殊於對承襟被
陪於盛典共自推千歲之觴濃致不再拜而旅
承

賀福王子除秘撰劄

鯉庭鮮愛厥闡流思樂善推東平勝衣綬列侯
之印好學如中興詔書照太乙之藜詔署頒誕
宗藩增重

秘撰

持清貴東論漢躋華蓥發之玉圖書允為清選
服猶之觀兄弟宜選旧異翰緯畢頒庭闈增榮

賀福王生日劄

以殷仲秋誕彌厥月在壽星之次喜逢應於歲
行玩先天之圖方益增於乾萬御容騈羅於珍
錫慶霄節務於孫祥永有三毬之夢不啻崇縈
以重其觀叨乘傳安餘貌鶴言求其有輒効
忱以敬俾將而文歡渚紀擬之祈

賀洪尚書生日劄

竣極備燕於初紀前貫山泉老白眠又閱八變
之將來同舊昨說誦少遊中元之生自今始
以莫不增其官四海與刑雨劍壽考斯文印
記赤霄之前身與造物遊挹洪崖之袂無心
出岫首紹自天為方正於小郊宜趨登於大老
台背俾壽艾受歆千歲之儀端見龍咸韶即與
五人之列
明時鮮慶初度題輿月在斗牛之躔適幾秋望
殘起角亢之首是曰壽星蓬萊方沸於歌聲藥
球已傳於貴詔峻躋省寺朝騰其風蚕登
門浙遷將命校中元列仙之籍但祝脩齡致南
豊一瓣之香輒伸微款

同洪帥送生日劄

蓂葉甫突蹤安知初度雖男子始生之旦爰有璽弧然古人已孤之餘猶不純采效此日每增於多感蓋頻年務切於苦心所謂豹慈特諳矜念有來介使賜以領言歷几蕭條忽有珊瑚鈎之照海圖新裂蛟鸞錦段之奇其在微踐寔難當荷織而焉者而芝於自壽於何心尊者賜職者辭恐不恭以有謹已頭箱而登拜茀芷指以帯皇天既謝私尚謝籠侍

卷廿

十二

謝福王送生日劄

蠲磨竭之宮旬揚徽續蓼莪之什安識揆初距意其官下士而極勞謙懋德而勤小物寔函裝建照以陸離之光列蓮横陳錫以庶多之品於照盛禮若偶恩奚聲音賜既者辭何敢方於嚴命感而焉者而芝衛還致於須言

冬至送物劄

芴挺初生式應得與之吉梅花速寄嘗備賀履之恭豈意其官甚界函書記存節物詞華有爛於乎重縑之溫既施偶米甚矣列王之媿其函言登拜倍切感藏增一綫之愁正肯憐於病況聽五更之滴額還致於須言 田諸郡

復用來之亨陽甫初長帥在中之吉天寵宜承皎對昌期經登膏斧其容依崇屏盡致慶孜芹獻主徹甄仰于於主遊雲氣多壽而造筵於賓榮洪帥

在端午之班媿莫修於獻羅援青雲之筆迺忽辱於貽緘申錫既篋有光節物況駢羅於品錯益昭假於眷私其敢拜而登莫名其感技頭春信官分將驛使之梅夜半風寒自笑雉嫡殘之芋 田洪帥

卷廿

十二

律起黃鍾巳應葭萌之候位隆赤社肯謂藏穀之祥纫以陽丞壽藏來介其辭依宏花盡致慶私 福王

南至日長雨測丈三之景右扶風近宜舊第一之褒方輯慶函已紆顓頊莁官霞光之飾露寒之水旨戟凝香坐看諸縣豐登之樂翠綫鳴玉

尚憶去年供奉之班方慶在於御屏即蒙來於
詔綍禁塗直上翕影徐開某喻金州門欣聞與
誦會入韓於前殿懷施微書纔六容之後慶敢
忘拜既 田安吉守
紫宸天近周亞歲儀金堂月高侍少府節宜來
閶旦茂縟蕃釐某官和氣挺溫清姿冰潔玉人
京府請侯上已照賢勞公輔在兩朝閎厥惟世臧
符屬詔綍歸捧御衣某未克跳鱗首崇陽婦托
府可飲兵可用亦既登嘉西平有子我有臣敢
忘善頌 田淮東總領

歲節送物劄

泰道始亨來獻辛盤之頌護光下燭首蒙子墨
之榮如被陽和自慚泉樓某官清防水潔雋采
春華地重宝藩聲雄燕香之樂天頌聖詔即歸
豹尾之班綏福錫於新元戢寵光於敝邑某敢
當好諾秖佩高情爆竹聲中笑蒲袍於行役金
幡影裡尚頻邪於賀私 田宝豐提守
天又田約是閭三朝之會地加錯繡甫備一介

之勇豈謂某官德婉陽規誼高風栗梅花歲晚
肯媲樊谷之孤芳彬蔚春濃特寄新元之善頌
申之既遺契苔情文某既拜而登奠名其歲至
少伸於謝悃兼重列於慶言 回滿郡
斗鵲龍角方供金於毘躔春入鬱絲爰載馳於
使傳況在右扶風之近宜膺內君與之亨首奉
宸奎峻繼蔡甫尚公孫曾之未分放蕭蘋之多
三壽作朋醻獻伸於善頌五綵先續陛益謁於
盛心田平江倪倉
龍鱗斗杓方舒紫宙之和鹿西車轄爰輕蒼君
之瑞宜多壽祉以介仁釐某官襟度瑰明詞華
藻麗人孚條教共歌凝香森戟之詩天錫褒書
已想增秩賜金之渥盍從元會峻陞某塗某路
猶宏麻冕依善頌來儀但嗟侃之列共朏班春
所願托賓客之餘亟走賀夏田安吉守

端午送物劄

飲同水餅不知嵗物之臨玉嚼銀鉤忽被韓函
之貺橫陳珍錯瑞芳蓉私進五時團粽方膺於

飫謳祝千歲壽觴仰致於嵩呼 四福王

奏吹簫之五絃來從殿角開昌華之九節宜從
宮壺窈窕獻芹之意尚冀矜容截艾之詩
弟勤頌琢 福王

夏以五書式表端陽之盛書當三接宜齊懸艾
之新蒲雖微芹能效寓懷擣艾須纓延信有
於欣榮入知慶白方大爲天下之福延依枝晚
度不至小人之歸 洪師

衆人醉我獨醒方欲高躅、獻書賢十部妻被
運須速自蓬萊光生蒲葉傾銀注尾共挹清香
切玉浮金送成佳節恭延言登拜倍切感戴欽
美酒讀離騷莫當此意欲徵涼生殿閣即以公
歸回慶元守

香雖豐雪號須天上之恩來玉壺清冰分駒人間
之奇艷北府同知於兵務爲獸尤見於味同歆
美酒而讀離騷真成奇事該徵涼之生殿閣快
問歸期回鎮江趙總領

七夕送物劄

石漱天津御街凉於霄外雲錦段昇畫天巧於
人間遂令極隨之蹤亦被球珍之錫敢不重拜
承既色勉以登嘉雖則七襄未諭輪囷之感懷
四福王

重九送物劄

坡老在城之秋重修舊事忠獻埃 門之日彭
最愛既香宜獻壽觴以對嘉節更枝遠在弟仰
祝於脩齡菊把蕭然敬敬脩於緣擎 洪師

閣三三之徑既已動於歸情祝九九之齡方欲
脩於徽擎首勤鈞翁仰佩難隆煥列品之前陳
於昭厚意亟整卷而下拜莫喻感私 四福王

天開北闕分茱萸佩之香地近南陽宜飲菊潭
之壽適逢佳節益贊寸忱自歎落之微蕭疎莫
掩遠脩撰者之夫。虞頓足折 福王

送丞相折俎劄

發簪趣行夏車入覲須吉徵動可知四方萬里
之情禮貌優加參用兩日一朝之典爾紳綬而
迎勞開閶闔以祥延某偶忝梁司風閣鈞播告

覩逢於盛事盡少酬於愛私寧相禮於百條何敢奉觴而進上 公享用九獻鄉仰參祖之儀

陵陽先生集卷之二十一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六世孫　獻之男其璲編

祭文

祭梓潼文

繄西日之旮窅兮珠玉不脛而走神翺發乎七曲兮夕余至乎帝所蹇九州之博大兮何必懷乎故都騰翱翔以遨遊兮山川蕃其田亙紛游旌之被楚兮又蕙至之氤氳霧以候輸兮以此焉止息嘉處保之豐靖兮羌不知其神之力雖忽幻此怪妖兮蔽幽幽而不見曰狐九首以毒噬兮覡豈陰使攘除神輔帝之不救兮下民之按指是亭理之是經兮洞虛明而軒翥揭嘉名以號顏兮植羣芳而羅無數雲游之宴娭兮落容與乎靜宮儼多士之庭兮存陳敷醑以薦來命觴以占焉兮芬芳蕤之胸膈蕭將文之增輝兮與茲山其無窮

祭范尚書文

維蜀范氏代有偉人至蜀公四朝老成越西

太史元祐紹興至公二雄盡少前關長公氣概
特立獨行古之遺直位止列卿物望在公身任
典刑繼公者䍦金玉準繩若不勝衣退焉循循
而中所守甚似其父蜀公之正太史之淳帝在
東宮早聞公名旨請先生以為之賓包敷啟容
啓鑑之類盈乎河洛約束然明從容密勿言忠
誼之譬之球玉必景不半荷列陰益山川晶熒
帝曰嘉公旌重出文徽蘇孔去絕晉焚然激感
東南公母久動二宗虛席發公延登云何不淑
遽隕元身當付太息奪我盖臣嗚呼善類夜支
跂星又弱一介龍蛇何屯山澤之臞骨堅氣清
乃不壽艾此理莫詢走也無似辱知公見不鄙
孺子教載之門公今晤昔拊我甚温露垂拊教
有味其言謂為此來往別公門公慘不怡歲晚
重分我以書詞□不嗣音外舍遠傳踪弟失声
因循啓問魄羞平生愚剝千里雖祭淳陳公而
有知尚鑒厥誠

祭陳司法文

嗚呼年盛氣壯車堅御良中道折軸云何不臧
維母之恩匪身之疾泣血哀痛其死以孝母先
子後再㒮翻翻至此極哀鳴呼哀天理車云逝
危酒以告魂而有知毋但遠逝

祭楊觀使文

嗚呼悠悠慢前華日逝晚月長庚在者其幾國有
喬木世臣之謂文獻所發典刑所寄存乎其人
豈許爵位於唯我公克弘小孫老國之勞克喬
之子雨前在昔同之元氣德節高風抗眡一世
聞者至今凛凛生氣公定象賢蕃武嗣事制行
如玉遺榮如介晚仕斗進甫半剝及我懸我車
日此先志未黼是錫珍歸是野樂之懸之其志
未遂公志未遂公請不習名利之陳趨者日靡
聞公此風真衛希淑公仁雖毀世道彼勢婆娑
丘園黃髮兒孫濟濟環列福履順備平生樂趣
浩乎無愧昔有高蹈蜀景仁父不以憂患而易
富貴聰明强健飲酒樂只涑水有言神相豈弟
公視景仁其實一致甫躋八帙曾不憖遺西州

耆舊幾盡於是有識之士相與永歎其也晚矣
世托姻誼方擬升堂撰杖捧几云何不淑變此
衰德感念今昔不知涕泗亦既後時迺薦菲
維公有知鑒我蕪誄

祭心齋文

嗚呼昔者兩翁同志莫逆偕處同遊夷險同節
一二兄弟相與左右公猶我父獨視猶子天之
降割喪我先人所恃維公自公而往煢然幽憂
誰就其撫公雖在遠勞我良苦我免于喪重至
卷三
京師見問藏闊遲公來歸忽得公書不類他日
心之憂之語不敢出我斯外補得請出關道開
公病我憂在頹贈詞未遠遽以凶訃追惟前書
殆其別語飯曾虎丘雪深如泗道江而西不與
喪會輴車既脫葬且有期我病在床感極益悲
嗚呼猶不得憑穴不得臨幽冥之間求旨此婉
不死來歸公喪已除深衣舉首以拜公墓新松
離離宿莽草之公不可見曷慰我思嗚呼公之
平生多所遠亂餘流落白首終歲哭歸稍常

寧彼自賢不肯少貶山立屹然真人物與誰儷
晚遇大用屬公而又熟共方心直道正詞勁氣
壯顏幾色崇論謨議嗚呼公兮歿而不忘而況
有子肯構肯堂孝友婦子怒聽泣有淚無聲
尚其來歆

祭叔特齋翰院文

嗚呼吾叔清修博雅和易謙與前輩典型儼然
而炙匪棘匪徐所守默默深之令人則不可得
親止一與年近七袤嗚呼天乎其理莫詰叔始
卷三
微恙舍匿弗即諫曰平時氣體素健因循荏苒
致不起即我省侍不寐通夕叔病我侍病來
自力曾不踰宿遽以易簀替我二親教養視恤
我輩卵翼俾陟研勞無怠情深以昏
以官長各成立其周未嘗有顛月別別最久者
遊湘之日雖三四年讎而後合可圖一旦遽爾
永訣嗚呼哀哉此情何極一殁之後涙然猶忽
豈不我視奇偏莫克施用其愚猶所叔我幾陷
大禍幸觀爲暢行不絕艱難其傷惕我之於叔
五

自歎莫及歲晚相約謝晦日息未能免俗破戒軒岀叔方杜門坐半一室見之慨然又以媿色許公有常道介苦一飯停箸入自為今昔叔既全歸我服其識嗟哉族姪萬里家貯錢嘗義田欲蹲宗法叔每是之曰予之責也曰一時相須以濕惧不能保百年之澤叔今已矣顧〻孤拚日益淳意後死何以效伯樂之不遇尊觴來來攻心有深源聽

祭孟從吾文

卷三

維己亥十一月戊子朔越二十五日壬寅魯國牟某謹以清酌致奠于近故親從吾曹元之靈嗚呼哀哉君山澤之儒癯舂不衰之氣骨瘦堅強而壽耐胡大損于眠食昨扶憊以造城將善保焉是即驚奇疾之已就殆雖攻於藥石有骨肉之可望况田園之自適何沉憂之伏疾而直為此焭結昔子夏之哭明喪良友之義貴嘗引此而力譬若至昔而吾孟曾別去之未幾竟莫起於斯疾抱孤孫以哭喪增見者之酸惻始久要以期君送行歸之行客乃先我而長往非意料之所及亦倉遽之何計受寓哀于薄觴嗚呼哀哉尚饗

祭胡洪之

維神孔毅且仁救亂遏氛剗削全蜀遷晏五神宅降之余中天白道路雪北時數不處未結綿未去此我得奉俎階存壽宮祈徼福于神寄無物我屬年穀以無與于里蒙神休而其雖去亦與有幸焉尚饗

卷三

祝文

謁天成殿祝文武岡

恭以甫生武弼始見學宮示有先也越三日再至於庭惟仁之一字其在聖門未可驟語若乃節用愛人居敬行簡則恭也敬不忘夜從事勉焉孳孳求以無悖於聖無戾於民肴宮墻如見尚鑒厥衷

先禹帝廟

恭然被上命出守是邦恭惟明祠實在境内照事三日欽用典常祗拜于庭罔敢不肅

諸廟

惟此神者二氣之良能而造化之迹也無媿于心斯無媿於神無媿於天受其被命來守是邦敢不夙夜敬共於其所以無媿者神其鑒之繇静十里以有豐年神之賜也

渠渡　戎湟　盤山

惟神昭德赫靈是有廟祀以食于其土而芘大其民其假守茲來寔與有民之責罔利自封而莫之恤則何以見于神祇謁之初矢詞以告神尚歆期之俾克行其志於神之休是嘉賴

社稷

恭惟有民此有土故曰民為大社稷次之土民而後致力於神也恭被命守此土視事三日未有以自見于民祗用典常來拜壇壝其敢不恪闕歲方閔神尚監相之俾自今其有民力普存敢忘昭報以答神休

大士

惟大士以大慈悲大願力翻救一世如月在水隨所闞見莫不瞻覩尚惠都梁曲垂全慶其始至敢禱

三大神

恭聞神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往不在不以方所論也神廟在蜀惠此都梁靈披東下乃蹟西蜀茲來始謁蜀也某蜀人也固不敢私事神神尚有以私之俾茲為人兼眡事之始敬恭以告

射洪

肹同遺直倚同遺愛誰其祠之遡奠千載惟神英烈生為諫臣直道去國以遂其仁惠利所施沒而稱普愛在兩全何媿千古王罪之下玉壘之東神之精神萬里而通壽分汎盥奠川椒酒英風愛寒如在左右

祈西諸龍王祝文

禮記謂山林川谷丘陵出雲氣為風雨見怪物者為神然則是山之泉其神而為龍也周將暹氣成雲伏光景藏震電神變化承下土無疑矣越有分乾以來高原苦病民吁嗟忠雨者日甚苦黷洒太足旱氣頓深倘如是數日徙畸且見矣告萬人之命一歲之計懸於旦夕冲其恐深關聖徙而不之衍乎潔誠以祈禱其函請二帝驅風霆出雲雨振迅之間澤徧千里嬌乾督快歲則大熟吏得以逃其責而神益以昭其所為神者民之報其敢後

靖渡祠

維神面金蘇共見所信永益以神之能御災捍患大死民見令元日已極苗且稿死人心望望大命迨止焦然思立有祀以於前令以往禱不祥請致牢禱為俾至于庭夫民望不可以久孤神功不可以久闕神其界降人之沛甘澤活此朝夕焦旱之一日有一日之利旱之一刻有一刻之利惟神與潤之形饑以為神羞倘以吏為不武則究于其身以塞祭異以謝千里亦吏之衡也矢心以告神尚鑒之哉

祭二郎

蠶叢之怪龍神之藥三犀刻方羊之祭神之異諸覆於金蜀者蓋不可紀碑誌之太史公之所記則不過曰鑿離堆辟沫水而已豈非大旱之為灾是益自昔之所畏今使蜀人有灌溉之利而無旱乾之憂則神之所以為神固在此而不在彼也神而拜其惠于蜀者用忠哉千里大沛甘澤迎有豐歲則滁牲豐盛所為報神而報之者將千萬祀其毋替

再禱諸神

某日眢焦心竭誠告於神凡爾環一兩治千里民延望又信宿矣神聽適邈神其果無意矣乎夫神與民相依者也苗旱而禱其野如播所謂得食民無所亡而神失其依矣神之所安乎或且曰原有陳粟糴貫不擿於無傷也嗚呼當家若有餘食民豈有饑乎吾州雖可支來歲其可支乎其行將散代去矣不敢以去而忘其民而遺其憂以後以爲是懇懇或又曰誠意不孚積意而求神且張旦暮之憂以迫之宜神之不汝聽是則其有辨矣而神豈以其故重患苦吾民乎然則其犹窮有餘卑也惟上寺城隍能司雨澤惟濱江神鱗鬣惟盤山祠最古惟禱源在蜀能使蜀人不識有水旱是吾民之望也夫有雷於昔而問於今者也今疇而還豈無一可以救吾民嘘吸陰陽迅發雨雲一舉手投足之頃化枯槁而潤澤轉枯槁而昭積幽靈孔昭民益以附矣神何憚而不爲此寵望綏解神旌徒反因非民之願也亦豈神之願哉謹竭就禱敢固以請

賽渠渡

天子以神能庇此土之民而去其菑害而由賜號俾褒廟是用嘉神之美號以龍光於神神宜有以報上德昔逾今日氣日深高厚畀天無所後望人心皇皇神而承承斯人賴然下雨俾欽禱之苗犹得盈活則其德爲甚大其靈爲益昭而對揚休命爲無斁其談率僚吏留拜于庭屏息俟命以對爲歲神其念之哉

送渠渡龍王回廟

比者亢陽愆月嘉氣弗効高原旁邑日就槁萎是用致神以來一意精禱不敢事語言爲神賫豈意神貺顧哀拜跪之明日而雨林浪滂沛盈三日夫已也禱者濟濟者蘇千里動色曰德神之功嗚呼神勤於民其皆而可也若如此德自令民其益有所依賴夫事宜不識三年之間勤神者再雖干取于衆不汝厭瞰而其靈不重

自媼乎然而斯謀少仲答謝神其終相報稱事
但流于成無有害其後代有日尚祠告之神以去

二月十一日祭七曲聖文祝文

維神贊趾鸞祥篤生聖子以孝彝彰闡誕敷之
以奉鶴稱壽人神理一乃者首春原鶴諸音挺
頌維我惠文忠孝武德仁聖上肇新義號懿璽
肆然對揚聖天子之丕顯休命以光於親其在
茲時敢因舊額以告一堂與禁其尚鑒之益留
斯文用惠我多士其永無斁

卷之 六

醴泉有源靈木有根積善餘慶篤生神君誕称
先後是曰同物式欽斯錫叔父子之洸

拜潼

日有癸卯神降之辰凡我多士齊宿以奉重修
今乃克用牲幣祭歲常非緩也惟神以壽其訛
者壽斯文壽我民萬有千歲其無窮

祭蠶叢祝文

維神之靈以蠶為氏肇我郡洪其欲生以祀浴種
條桑維其時矣神尚相之以有絲象

墓銘

朱雪崖朝奉墓誌銘

吳興郡東踰一舍有所常朱氏之雅號曰雪崖朱
曾入城市蓋何知止足所謂鄉里稱善人者也
辛丑春其子天錫來為郡學正拜與姓還因稔
知日用閒中居三載學正代歸猶不罷甯而雪
崖已下世矣嘉人亦亦又重為之慨歎一日天
錫墨衰造予拜而泣曰自吾父抱痛於天走
級餘息矣當修以有大事在吾所下遠劃墓道

卷之 五

之石無刻辭顧可謂孝爾孫而界之銘庶幾遺
善永終長存九原有知不捽不幸矣又泣而拜
嗚呼予既用拒終沒人善不以慰其孤而歸其
悲乎按狀雪崖諱嗣發字士榮姓朱氏其先自
徐徙揚十世祖冀宋天聖中禮部尚書冀生尚
之生存之其間仕者不絕如綫當炎紹之際避
兵至郡之烏程常與鄉地曰東林遂與姓村遂
占籍焉曾祖說將仕郎祖信京學諭父文質廸
功郎力善務本並行以裕雪崖生於甲午風

夫有物於此儼儼乎變化如神則固之有司者
矣然其性喜溫而惡雨神其相之俾毋有害

謁府學先聖祝文浙東

某以諸生叩試具事至之三日再謁廟庭惟序
言析獄在聖門猶難之而況於其餘然敢不夙
夜惟欽求其無愧於經無負於法者其在上
尚鑒厥衷

書堂先聖

聖道如天無往不在某適既躬拜于學宮載瞻

某居由由天天有德其容某敢不為虔

朱文公

某猥以衰足為先生過化之地也而某也以
從事來自顧不肖不學大懼無以祥刑敬獄祗
若明命惟有請求遺風尊用格言朝夕從事以
免於世俗吏之為者始謁祠庭某敢不肅

尹和靖

先王之學以敬為始自能修道因節克配其師
自吳來越祠故靜然過者必肅某叩具茲事來

能躬拜受用集典尚鑒厥衷

諸廟

某獲被上命于茲祥刑恭惟明祠寔在境內職
事三日敬用典尚然躬于庭罔求不貳

青詞

祈雨青詞

沛然下雨茲深傒望之情仰而呼天是亦吁嗟之義恭惟淳穹仁利芭悸伏念臣素無行能安有政術積其鬱慝以發氣沴行求以感通又寡精誠之感遇旱既太甚將之何筆淵小巴造化以仁函哀救困鬼之命徵從一轉生意立蘇逝夕以來從雷震夜降陰已隮於雨霽光兆可卜於滂沱伏願深惻望畏卽數甘霔宋使霄寸雲之合毋抱於旦垂幾方千里之間實均此澤

稻畦粉翠急須一雨而蘇華茂揚秋慶致人天之禱不勝憂迫祈迭感通伏念臣貪冒無狀及叨將代安帝小拾廣可謝於瘝病距意餘慚又重罹於亢旱祇畏來者何辜斯人夫豈無因而致然其敢以夫而自解伏願矜此一方之命救之數日之間大霈甘霖仰蘇氣之胥決曲全未路寶幾敗之稍甦

薦父心詞

蹈跡為亂久悖孟高之聽吉翻事前肅由欲報以報雖由后時益處初源伏念臣父其以微白致直道學回其行己可得奪其身不妄言宗社先帝去而從七閱照其清忠聖主訪落之初將延登於嚴近方祈香火之謝東奠寅之日深常陳情而露章鄉以臣之延文葉以父之疾加臣身然而從有此心於者數百身莫酬豈維事之可言一念未酬恐他時之遺城茲報備於菲薄履少進於積德伏望皇慈特賜昭鑒俯先父平生之大節勿墮沉淪則微臣未死之餘年敢忘萬荷

願意

臣輒有危苦之衷上瀆穹隆之聽伏念臣歲在甲子省覲京華時則先父素久痿痹病成奇患憂惶窮夕靠趍自叩摳海悲尚推天是顧由臣不幸莫究少延嗟流涕以何追偶然臭而不死因循遠宦嬀貢初心雖此壽春遭當由潮昔

先父寔生於是日而微臣未報於大恩是用借
公宇之龍淵而肅壇之蕆潔式陳淨供載瀆真
科以酹宿昔之祈以與哀矜之造伏願帝慈昭
格陰祐潛垂營魂早遂超生元化莫名於块圠
誓堅素履仰荅洪私

入宅保宅青詞

傳舍相承別有可行之日篤惠甫至猥將使事
之新輒露悃衷上塵真宰伏念臣困形履蓋賦
分褱寧揣己循何承戴鮮緣之造發官所至無
凌霄之廣茲叨誤渥之榮職卑祥刑之寄至言
於役匪便其私幸險相于過江之餘尤懃祈於
入越之后乃眷蕃蓋之潔甫修藍芰之拜伏願
美錫高穹鑒否則聖爰居爰處莫寧長雖以之
巡載馳載驅飛琛始終之對越

疏

乾會節功德疏

招搖指而天下慶適當誕日之辰星斗騰而聖
人之生況在虹流之地敢裒善頌仰致精祈皇帝
陛下如升如恒時萬時億天所助者順坐臻寧
敉之功邦永孚於休益懋延洪之慶

壽崇節消災疏

太極生兩儀是謂先天之妙南風長萬物適逢
孟月之臨敢涵真科用陳善頌恭念自今以始
既壽而康膺內於錫福極四海九州之普泰元
穀英蓋穠萬年億載之期

天慶觀送瘟蟲疏

疵占鳴鶴止切瘝情野有生蠓恨將貽害求惟
此異厥有其原良催科大昔而田里無以遂其
桀獄訟不察而吏胥得以容其奸既積繆冗遂
干五蠱顧微臣之有罪將斯人之何辜敢扣琳
宮輒攄丹悃伏願瑀之獄雨護此稃袂盡驅食
葉食心之蟲但無背賁?致多黍多稌之慶寔

荷至仁

薦楊少監疏

治感戴翔方歎漂漂之舉然能多死遇興起起之嗟訴音遠聞善類姬氣近故里踏山盖梅坡揚公立朝雅望治郡最声吳會相才諒方稱於進詔參垣而毙翊又須於[illegible]躍平生未究其設施有識皆為之痛惜長身立之學獲斯人満眼家陰已成陳迹鄉里遺愛仰扣真乘以宰山邦父老之思以見爽世交游之誼伏願真靈不昧白晉山經歸境寧之天恵引拯舊失仲卿衣顧相鄉之地

脩湖州路儒學疏

夫子之美宗廟者屹然增魯人之脩泮宮寔我路寢唯湖學司文昭而始蓋教法乃治道所關溯先生作棟梁本為雖事使處此背雍肉良忍此心大臣不顧太章雖生但京鄉興或既基懷而逃于墨此方撤首而代之庖薪程目前則幾成於架滿經營分表則殆獺於談空用告同盟庶幾共濟生我者太極可昧厥元勤予至仁人恐非所預好乘邃熟特書費甚泥沙但敢盡錙銖之取恬無風雨然後知併蒙之功

喻義齋洞庭山建退菴疏

有騰空飲也曾飛過洞庭湖無買山錢太易卜吾粥求久好奇其境共結勝緣提舉知觀喻義齋惠和悉陪重無輕利當年駕部嘗汎漾以經歸今日仙壇亦棹通而下顧餘書下已於碧落結屋欲倚於陰崖乾我蓮盧任渠為虎授乎鼎玄宅未深飭傳商山稍隱所尚餘無地既平時臥言何增物豈一旦幻出何有宮藉惠步題大闕擅施買一尺屋只在咫嗟對七十二峯不妨奇特

游德明入燕疏

故國非喬木嘉見諸孫行者有畏猿坐孫二星殘立環於冷淌浪沙激於熱心德明路數首次真醇葉端洒落當時一琴一鶴清甚家風今日無車無魚凄其旅別況霞城其漫久望雲路以

載馳予敢傾囷誰餉周郎之負優孟抵掌仰劫
楚相之談端倚賴於仁人用濟登於道後風塞
易水且勿動游子懷意重泰山非敢忘國士報

建城南第二橋疏

天上人間熟為最上善鄧南門外未有第二橋
况當馳驛要衝真奈斷虹斜照三百步沮如之
費支吾十一月徒杠早須料理正好領笠對願
相與驟石為梁下導衆流上通千里布施當無
鱗次不日可成往來在慈悲行是人都喜
千里晨昏雨盼大塔而歷秋不中斷小橋倘袖
手以旁觀恐禁喉之吞聲而況三百步沮洳偕
費工夫十一月徒杠正當時節自無楫於纜石
端有賴於捐金堪笑草堂杜老翁自防爾岸豈
若香山白居士力求險灘猶未忘情又謀鑿石
把鉄作鴻毛替何事不成救人在慈悲行我心
亦快

俞好問刊詩集疏

太白平生詩卷長留天地間豫章以後派家亦
有江湖集俞好問肅胸中筆筆下清新七步
即成章吳喻其敏一字不堪貴乃出此窮此則
客諸老山南羽翠藻容文相雅品值可流傳
可與理斤成風便逸妙斷勿令淌瓢附水徒費
苦吟慨與發端以諮好事

與里疏

蘭姿未嘗取清承河之潤是年貢竹春可服
以枯身報生成之恩是即如天之福與里步府
史氏諸甥俛仰百年親欲歸於黃壤東南一尉
見已嘆於白頭事已至煙時不可失故今治命
難劬揭土並恐為義氣當與郡之嫉

三皇廟疏

人之壽考康寧是皆了然王者神聖工巧孰啟
羲和昔三皇乎天地同符為民立命河圖易畫
分險而分陽真錄靈樞乾坤而教寰于萬世是
崇當諸十三科各務精誠其在吾邦盍彰顯祀
日來月往撩繞梁楣木有本水有源盍中招數
眾斯飛陡斯翼宜啟其規用是竭然諗于識者

資多助比覩一新皇晉頌歌有風馬雲車之至
物與疏瀝苔青芝紫菌之功
陳守約葬親疏
游于思龍沒齒而有誠仁人孤悉友勤心於
無背范公指麦舟而付石曼卿蘇子瞻衣帛以
遺李方叔一旦而葬累年之喪此皆盛德之善
問誰謂義財之難捨陳守約甫闕嶠角儒者养
而適四方本圖廿音遊窮而遠多難邊滿客亡
竟弗遂中途之柴預越在叢貧之次討試靜而
風不止已矣奠遠城如故而人則非歸欲未遂
發言欲淨決策在任莫乎三月之聚糧莫大
乎百年之終事哭貧上塚可不如安睡為壟半
夜扣門乃所望於孝心劃孟嘗為之增俾掩諸
幽殍古道復見今時而陰德必有陽報凡好事
者幸特書之
修茶提舉司疏
群仙司下上玉川當謝於月團天臣無稟村酒
翁葉煎於茗碗載玫唐朝之制最重斷者之春
越至于今益康哉首提舉司兼城醬組載酒開
筵坐中合一家春事務在兩州界陳詩述取筆
下不惜千金之資更把它工賬中不為百姓之
擬祭後丁前誰表未到辰入酉出剎會孔慶老
屋徒縱於清風良幽益更於粟劉郭吾靈受謙
況敢煩人物皆情得尝豈無好事要幾叶夕相
與之心能復家全家缘泉更添新樣無雙大夏
緣沙應不比旧時
陳正則間銓疏
一飛而悖三年不妨高舉宿春而適百里始試
遠游雖云給發而升可無提背之力正則學正
蘭茁其初青發於蘖卿有術能雅守字以則正
參除豪氣豈但光之之來問者長城之行推為
短袖之舞般般有背滿良可求設披腹呈瑰琲
未能少快閣銓已迫擬步猶遲誰為不淑慷慨
而以之千確凡且滿近渴何能飲之能須借更
好風得暫航而競去凡我同志幸為特書
張劉甫助婚疏

迎尔相承宗事移卜佳期關有客使前長宜神
慶遺昔阮宣子當長年而定室若李名流爭先
至以出錢固非直賀娶之辭蓋亦古勸婚之意
可無孔既以倡義風況吾鄉間學正故水恰新
締羅歸好締衣而偕萊婦始是万金紫車而延
少君或云大箭買羊酤酒好一洗首蓿槃撤帳
擲門酒之門共蓉蔣相與作成於如氣度艷娓
耀於餘光此日高堂共致千金而稱壽明朝前
春共看百兩之將迎

陵陽先生集卷二十二終

陵陽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牟巘獻之　男應復編

上梁文

七先生祠

承流郡國當知風化之端取則儒先受於淵源
之自相與社祠而尸祝羨幾目擊而道存惟七
先生實萬世祀不旋踵獨於天下脈絡尤係於
湘中蓋關洛之傳實自舂陵而倡蜀閩之老其
患岳麓者深都梁固已在過化之餘郡吏乃獨
無揭虔之所寧非欠事或者厚顏期會簿書
猶未免於俗道德性命人亦且以為迂然宅家
方新于夫帝皇承學友誅於宗旨乃規奠壇乃
闢堂皇不日成之未始勤民之力高山仰止窮
希尚德之風凡其致知而力行與夫與化而善
俗具存本末隨寓著形恨不操几杖而行之則
有若磬欬乎側者深衣大帶緬懷師友授受之
親秋菊寒泉勿替歲時奉嘗之敬備梁舉矣善
頌禱焉

兒郎偉抛梁東地闢天開一畝宮吾道至今如日揭後先諸老發明功

兒郎偉抛梁西州宅相連屋角齊欲盡承流宣化職須將此道達民迷

兒郎偉抛梁南對面雲山翠潑嵐自有此祠師道在明倫稽古足相參

兒郎偉抛梁北伊洛湖湘同一脈師友淵源華此中規模雖小開三極

兒郎偉抛梁上景行可行山可仰媿我奉但此心安得從之操几杖

兒郎偉抛梁下洗石開池更清洒理者自躍飛自飛活潑真機誰識者

伏願上梁之後儒術光昭人文增盛川融山峙莫非吾道之流行政簡刑清是即諸賢之福澤

樂語

宴代交揚寺正樂語

上界真仙方翹駕玉乳而上東岡假守揭來敢竹馬之餘敢定組以相謹承奉觴而為壽其官琨璁琦琪彈見洽聞易在畫前妙探太極函三象魁當參首正是瑶光第一星京伴填楷史筵筆削王民踏爲胄傳李抗遠在曲臺共称清袍朝士之敢言力詆朱衣常侍而不顧笑罰石頭之路炎吟地脈之春幾詔喚歸臺蓬萊簿見崙而不即扁舟經去窺九疑浮沅湘而肯來大書唐武岡之銘復見漢循吏之傳十二條無非善最方千里如近在欽亦予更生頌以揚英宗而為字青衿成列皆從鄉子學以學文坐使風俗醇可為雲山賀更書甫上夜席即前縣刺史為三公盍展濟時之略倫與丹覓河北益知憂國之忠虛皇久矣凝流父老至於截鐙書破萬卷何須讀律以致居文似六經便合從今而脩史想青旗之後仗已紫禁之催班我其官同社西

洲聯題兆寺李君文舉風潑上世之通家學得
與天最昔人之文代机緣偶熟臭味不差重真
事契之蟬聯且春容而燕衎各為主〻反為客
一笑生子〻又生孫永為嘉話況今日逢於
人日而古山不異於蜀山冷烟濕雪之吹晴聽
管繁烟之歲暖蘭生北謳酥不妨共少於醉歸
花枝臭長紅未許使催於行色其萏甑陳簿技
以侑歡顏
背聞黃色喜浮〻天造為皇為相仗新管絲
綸歸石掖舊游泉石記南州春風自滿甘棠
國晚雪初晴杜若洲學飲更為三日住邦人
未許別賢侯

宴公孫倅樂語

山城斗大幸依典午之賢鄉杜雲連共講同寅
之好机緣湊燕衎殷勤兵官王粹以溫山立
而靜幾年蜀道共稱廉揚司馬之文當日漢庭
爭誦晁董公孫之對自蹤膴仕不厭卑棲諸生
環侍於虎皮百里平開於驥足方城漢水盡是
最声聞嶠達壺盡歸清著再近丞壁未展賢皺
坐看七十一峰之奇皆增岷領要將三百五篇
之作盡變楚騷雖若田翔未妨嘯詠金花剪綵
晚行湘水之春珍珀傳柑夜侍端門之宴我某
何殊滄浦之奇利國不安行著海沂之詠肯田
敢於丈蓋印墨下於尺書起亂青氊仍持紫袷
我某官名雖五馬心只孤鴻帶答箸而游會且
歸矣開筵望之至喜甚從然既一見以定交遂
相從而卜飲山青野穢雖然前陳明月清風添
箇公破于晉樂只逢我頌兮從來爾蜀同風不
妨桯手辰適伊兵百拍莫斬經雨上佐清歡無
陳短韻
向來南兵欣鳴再賀縱拜又一星曾文物君
謨丹荔譜江山句傳百花亭春客相與嘯呼
聳肯蔡爭看妙發硎紫蒙青纏吾旧物孔窮
行矣集明廷

燕交代趙寺丞樂語

紫綬仙人來作隼旟之瑞蒼茫倦客去尋鷗社

之盟既上印以相摧敬奉觴而為壽其官光風
霽月黃鐘大鏞淮南二十一篇文章爾雅天台
萬八千丈神秀獨殊新篇突過於黃初博學下
觀於太乙王岩叟為飄公之客趙德麟從東坡
之遊鄭曲藏詩想見園林明夜觀空同飛提坐
看洗甲挽天河既含爵以筆數遂聯鏡而向闕
官紅塵已倦黔領于東使為千騎上頭方佇行
役別燭與方會為甚喜相逢一見不覺於傾蓋
同心有如於與蘭南樓小北樓於無當無公事
之時左手藝右手杯鄰喜有監州之處不妨趁
舞相與定交明月清風自添別乘平分破冷烟
溼雪贈得新春作上元重枯坡老之話頭添入
都梁之郡志某等輒成口號以俯須佇
後先相守是鄉人自有都梁見未曾槳王舡
中頻送酒錢金勝畔又行燈雁橋日夢猶能
記鳳闕新除自此升一笑不妨追樂事坐看
諸縣樂豐登

宴黃倅樂語

半刺昔來覺江山之勝喜肆筵有秩接守相之
殷懃幸協同寅頗畨吏僕其官手儀前整抱負
瑰明甘棠茇之家聲居然猶在雙井茶之風味
正自不凡兼其大耐於功名是以厚培於風力
五載宜驅九萬里瑤琴聊鼓一再行日照潭珠
方開府有公之舊事江空贛石復尋東坡老之
醉題嘉惡引舟雲還山油顧都梁萬山之底乃
副吏兵覆而來亦更洪邑正宜展驥象百里有
小循更迭作步青蓋已快東圖方壬之觀盡遊
甘泉倅臣之列額翁遠莫薄邑畬而不即乃駕
豐隆鞭列缺而青來好雨隨車元氣淋漓之俱
溼豐年轉手平疇穲稏之三春生意五田先聲
甚偉泥飲喧嘩而詩新丹憶是歡聲銀抱環五
以詩醉翁眞成盛事熊賀快活瑩晶明豈但
唐武司之銘復見漢循吏之傳未容帝媛即有
璽褒特方公液湧衣便當補處上鄂陵淩金鑾
行在禁塗我其官夢繞紅邊灌迎馬首欄柯山
下曾諧傾蓋之歡紫苑洲前遂有合符之幸机

緣良熟負味不差剌史列能詩共記樂天之語
昔人重交代更誦元之之詞無術真情蟬聯小
語況玉露金天之正與宜秋絃翠琵之相高鯨
吸千鍾莫辭痛飲雞鳴五更寸笑捧盃恭等輒
冒顏行聊陳口號
帝敕雲收重雲山程鄉清朝玉立班八月星
槎來海上九天恭伏照人間頻以政事文章
手闢此江山父老韻若到西湖應記取明年
此日看徽環

燕交代樂語

嗜最使家方領蓬萊之勝綴班肖戶來看衮繡
之題既交組以相催敢奉觴而爲壽某官淵原
聞學光輝胸襟玉界尺之端方自然可則木假
山之峻特卓尔不群衡牙再至以餠鳴游及不
勞扒官禁趾爲俗吏緬有儒風武城久聞絃歌
之声春陵寧拙催科之筆從六院平步三丞
薄寬斋蓋閬風共欽雅趣上會稽標禹穴真有
風緣記盛事之重臨肅清風於一道冰甌雪桃
每涤筆以洗兗絶岛荒崖忘驅車而問俗清選
動詩曹之梅與穹班分書閣之紙香愛及三年
遂乘數器料理道之在越遺愛居多恭晦翁之
爲倉採荒尤切吾王函韶而趣入父老截鐙以
進留黄閣經綸巳且相業堂之記青瓊步武便
催通明殿之班氣宮某久挐苕遷漫游剡曲居
然來傳良斷龜緇之新章悉通家風有蟬聯之
旧會逢良巧具味不差共燕衎以相從將寔仍
之是托懇棠謹藏心丘妕作於語頭把薊細論
笑共傾於心事某等輒成口號上侑顏行
兩君先后締交承一笑何妨玉筆傾馳驛催
人來異渥卧龍留客自多情告新甜說三年
最敘旧欣尋再世盟天上除書人已到便看
鵠立待通明

宴安撫洪尚書樂語

碧油幢之元帥擇日建牙紅渠幕之旧人趨風
將指搢紳共誇於佳話俎豆肆秩於初筵願希
吾子光敬爲先生壽東宮端平之脉正始之音

我欽呂榮陽以其德齒不比文范老自有甲兵
京兆已過於雲霄尚書盍毀於台斗呼眉吟間
撫與游性物望益高庶事二龍開洛杜精神正
健未容棲憤崇慶府果渴想於儀刑遂出膺於
藩翰東坡揭來揭類獨冠河蜀閣老之班香山
福歷蕃抗猶羨會稽州宅之勝昔時補處盡屬
我公君王賜鑑湖喚起日邊之夢因文逸泥飲
誇談新丑之賢況盛事復司於此衣而一時並
特拭翠鄉鼓角謹亮山川靜嘉鎮趣堂前尚傳
平齋翁之宅嚮題名記裡自有瀛洲相之芳猷
信露銀青詔催泥紫便轉洪鈞開壽域喜看黃
色起天庭我某官雖合扶犂漫來乘傳仕至六
百石頗動歸情向來一瓣香幸逢知己望旌旗
而至止操几杖已從之蓬萊宮闕妙音正宜參
叩甍李場有佳宴曾未奔指方將洗竹外之玉
槃乃肯縶柳邊之韈坐胡床寶從不妨老子之
少番繹帳師貧好爲門生而一醉輒成口號上
贊頌行

瑚戈紅旆粵加緣暫爲吾王填玄鐵下鵲池邊
漸有詔臥龍山畔又催佛共留閣老今黃麗都
笑門生也繡木起舞祝公千歲壽蓬萊雲氣正
霏〻

詞

木蘭花慢 餞公孫倅

山城如斗大，君宜為兩年留。請畫堂前，倏然松雪，留得君不。天邊乍傳消息，趁春風、歸待翠雲裘。留取去思無限，江籬香滿汀洲。　下姑無鬟有監州負味，相捉怪底事，朝來驍歌催喜倡喚起離愁。羨君藍衫脫却，一身輕無事也須要聯夜夢，隨杖履道林嶽麓同游。

千秋歲 壽黃倅

平分敬事，更覺山城小。卿肆時舒嘯。當年塗浦月，偏照香山老。頭未白，而今半百饒渝九辟遇九年樂天詩也。共說東園好。閒春餘多少，紅藥晚金沙早。花須風日耐人看，功名又催洗醆，對花一笑為君壽。

鷓鴣天 壽何灣乃尊

埭杖龐眉瞿髮仙，詩中有史筆如椽。安蓮題自平生趣，吟到梅花晚更堅。年九十，食萬錢，誰如有子綵衣鮮。爵陳日事君前記，貴盛還歸變作

漁家傲

病把逡逡驚曉鼓，邦堪送客江頭路。莫唱驪駒催客去，風又雨，花飛一片愁千縷。　折柳淒然無剩語，加餐更把籌衣護。泥滑籃輿須穩度。雲飛處，親闈安穩應多付。

水調歌頭

表海歸來後，眠食喜清安。身輕於鶴，上下山北樂山南。句必文梁大忠，自是霜筠雪柏，歲晚越堅完。摩詰本無病，微笑指蒲團。　大有意，留一老殿諸賢。平生出處何似，試把二藉看。惟惟有黃閣最貴，況是龐眉壽九帙，閒人間持此為公最壽，即是壽元。

念奴嬌 同前

山之天目，蔚蔚為第一最佳泉石，見說老龍高臥處，正擁深深碧獨閣雲霧。人思霖雨，未許無心出岫，寰宇而今誰為藉息。昨夜涼透西風，天緩脫，浩喜見帝為八十二歲皇鑒佇久飛下陸，離宸畫錦，尚使留供福衛位，催綴新班

立旂常婀娜要陪沙路清蹕

賀新郎 同前

雲擁油幢碧蹸蓬米宿緣一紀竟須公出上界
清高仙地位耿耿為民還扐此自是平生獨力
雨後新飛凉如濯喜湖山十里皆生色便乘此
問閶闔 殷勤好與摩銅狄炯精神依然來老
霍漂龜息造物生賢非無貪偏逆中元時御試
記取平園萊國況有盤洲當家模商年秋恰已
升樞極總盛事看今日
決文安乾道己酉六月樞密八月參政九月簽
同知十二月相

滿江紅 壽樞密

七葉新春閑底事以人為日記正觀鄭公恰至
名因人得況是今朝生上相者天着意尤端的
便喚為人日豈徒哉公人傑 宇宙要公扶植
萬類要壯拾公爾我公千歲長陪丹極山立揚
休人正健耐寒緣勝參難學看看年年 天際不
曾陰真奇特

水調歌頭 壽福王

其官燮輝望家祥開泳社秋巧萬物既說樓
慶丑中福者百順之名若時並錫天地其壽
宗祐之休敬陳樂府之詞仰祝閟宮之祝
叔父茅封貴九帝隸華朝平生為善最樂風德
死天人玉葉金枝、、發瑤階丹壺如畫光景鎮
民新正福一曰壽萬象總皆春 正秋分記初
度觴、纏麟傳宣來自絳闕瑞來蔚輪齒與有
釣天九奏算有仙家九醞翠釜 紫駝珍笑把南
山指還以祝嚴宸

陵陽先生集卷第二十三終

陵陽先生集卷第二十四

牟巘 獻之 男應復編

行狀

黃提幹行狀

先生姓黃氏諱某字齋叔隆州井研人其先自金華入蜀子孫散居邛資隆三郡而隆之族為大四世祖遷登元祐三年進士第元符中以選人上書詆時宰名在黨籍曾祖某時敏三冠里選嘗著易通六經釋疑號為博學祖某順卿與兄朝卿同舉于鄉里中稱雙鳳朝卿後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乙科為青神宰考子說性剛介青神當磨勘朝奉郎告且下而卒無子或謂君宜亟圖之廣錢賞延者君正色待不可人以為難曾祖妣陳氏祖妣喻氏妣王氏先生於慶元丁巳髫齓嗜書十九喪父哀毀柴立既葬即肩笈游蜀學成都石室郡四方士猶萬數先生試輒上遊而已歎曰是不足為吾學歸所居窮經貧益甚學益苦從之游者日益衆晉慈索多士歲率以是秋之間為講會至羣比者皆宿學大師士不憚贏糧競往聽先生持所見與之相叩擊蓮桂五應君會之棣服早游秀岩東窓二李先生之門而某之大父寓溪公先人存齋公尤敬之奉書幣延致家塾先生以師道自處誨諸生有法每講誦逾夜分未嘗假詞色以諸生一笑語稍謹步趨稍異一容止稍慢先生輒厲聲呵責之人謂焦先生弗過也大父即世與先人俱東流落阨窮有不堪其憂者二老方相相與紬繹經傳考訂同異以不足日為事其後先生家於吳喜問往還無虛時歲或一再過先人留館累月子弟奉巾屨侍左右不敢怠與先人道同志合每相規以正先人立朝議論或抵忤先生輒喜聞其得請去尤喜諸賢聞先生行誼皆儀之退菴吳公潛齋劉公雙溪李公前後交聘先獨從潛齋隻鷄往而於潛齋尤久潛齋以文墨稱一時往往賢之先生而後出先人守當塗先生已倦遊強以往凡書檄墨以煩先生

嘗建小學屬先生為之視約甚備先人得罪权
貴人歸卧苕霅先生杜門亦教子不復出先生
建置名場淳祐癸卯甫薦江東景定壬戌以累
舉當入對諸老力勸之行會有旨學縣皆設官
職教鄰郡博士先生得主慶元昌國縣昌國居
海中洲淨雖其而無教法先生首以白鹿洞規
從事升堂講學記一則使學者先知學之所以
設與其所以學之序自是朔且輒詣反覆推盡
不為空言學者翕然以得師為幸閒復嚴課試

歲終則校分而升黜之學廪田縣令持濟書賴
并屬先生先生力却之毋慮十數反曰君任養
吾任教毋相濟可也令不能強始至無所舍有
無容州僅三楹上雨旁風先生請于縣捐奉撤
而新之復增堂室公君以為來者利一不以擾
縣家丞相西磵先生葉公時在鄉閭得先生請
義大加欽賞即書其牘曰學問深醇講說明暢
堪充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且將及春而舉用
會先生解去弗及用咸惇以單息循修職即再

謁台州寧德縣丞、應成催役錢為閔子九龜
有奇人逆悍莫敢向邇吏聊攝焉益積逋如
山而諸吏攬上戶相表裡不可問甚者去其籍
先生究知其病乃條畫諸鄉白之且曰州縣毋
子相依痛癢相關盡立定期任專卒毋徒困
其子守戴侯侗一始見輒握手論文如日相識
留之幕府先生力懇還曰丞雖卑吾職也敢曠
官乎侯益敬嘆先生所請悉行之至邑則白守
一青冊使有鈔者銷無鈔者納未幾負者畢輸

解新補舊不督而辦下戶預借之弊盡革先生
初與二鄉家公同寓吳幡中短褐日相從蕭寺
公性高簡不可一世士獨敬先生二子須山坤
翁則堂鈺翁因與先生厚至是則堂提點本路
刑獄首問先生所在屢羅致不就舉以覺升應
詔薦士復以先生為首曰學有淵源文有楷法
持論堅正制行潔清早登西州諸老之門獨擅
文南日評之譽蔚為人物之表宜備師儒之官
共相推重如此趙侯子昂來為守未識面亦以

所知桑先生宰海為業公通德里公角巾還第
先生候之郊坰公猶不忘昌國時一見喜甚攜
賞贊文譽語再三閒語其鄉人以先生學問操
履稱之不容口迨歸公復貽書中朝相料理
而先生已無意榮進矣過越則堂乃要叔撥決
官先生亦為之盡心讞議務得其情使吾出猾
部先生留司吏抱成案促詳覆譯致行司日不
下十數牘先生剖析詳明傳以經義多所平反
壬申秋則堂召而某擬之辭不獲命先生知某
某當奉趨為蒙將歸某亟書占少留願受教先
生曰子以一毀之性處群囂之會吾為子惧雖
然勉之無負所學時雪岩先生洪公起帥越兼
庾事雅知先生辟茶鹽司準備差遣某有省文
書日與同寮賦詩飲酒為樂遂艇棲閣館閉不
通門無雜賓郡有西漢書板訛誤落差幾不可
讀先生欲白府判正之適洪公以真文忠公所
編文章正宗屬先生校讐先生曰是吾志也乃
并漢書白之即倉司置局字字參訂雖暑盛弗
輟所釐正摘已具未刻辭先生忽感風眩謁告
小間猶自力擬文請咒書策應人事如它時時
先生二子請舉江東秀還某往省先人使人送
報之閒屬先生之姻婿吾司獄書佐視先生先
生謝醫卻藥曰吾無所苦也一日與楊君坐語
且暮忽疾薄咽喝麻蹶作色終于官之正寢癸
酉九月乙酉也某以諸生定制服之及洪公七
嗟惜賻贈特厚且經紀歸其喪先生性靜專於
書無所不讀一再過輒終身不忘尤粹於經絡
言要義往往旁求誦說明義理居多士曾得其
大旨率本伊洛而諸儒之說亦旁參考互釋貫
穿融液以會其歸義有未安者未嘗苟同嘗為
設易其於象數制度名物口講手畫粲然可觀
以致訓詁義疏一之語無一字之誤人所不經
意者先生言之甚精備敷暢通本末該貫世之
號為儒者弗之能及也晚歲學者好高騖遠獵
等陵節之病故其教人必以致知格物為先而
主之以敬使人靜坐收斂身心整齊莊肅曰不

如此無下手處邪丞寡言笑又好學則急以開
導誘掖旁引曲譬亹々不倦其詞氣從容平寬
和悍請師三聽雖經時而學者皆言下有省先
生制行甚謹如循規矩如奉圭璧終日兢々未
嘗見有燕咲之色不欺暗室不愧屋漏先生有
爲威加之教行於家方嚴不可犯然其中洞然
無城府處事接物一出於誠與人交篤至周盡
終始無間人有片善寸長不啻如自己出逢人
輒稱道不置聞言人之惡則掩耳避去尤謹於
禮篤老不廢雖童幼亦與爲酧對不少忽不求
人之知而人自知之於其知之者亦介然自處
不可親昵言不及利徧游諸老而貧自居環堵
蕭然無儋石儲不顧也所居必痛掃洗一室藝
蘭菊列圖史布衣疏食其間以名教自樂不知
歲行之徂學成行尊朋友宗之鄉里化之公卿
大夫欲之不得已而仕白首下位不沮不戚惟
職業是勤蓋有爲乘田委吏不卑小官之意然
明練通達

其於文根據淵源乃閎以肆天然以諸物中而
書之乞鈎章棘句巧譬悅而舊逸暢音先生所
不爲詩則漢魏晉尚王蘇精深華健得騷雅意
與大父先人與謝翺諸老爲酧唱翰筆法七適
勁逸嚴柳真之名皓中奕辨也爲金石書皆以
不得先生書爲感如岷峨樓記喻施君基碣太
白祠堂記前後等書皆盡其妙爭寶藏之晚
自號穆菴老人有論語口學說易集傳詩會解
漢晉史論通鑑類石物見數性理指南信筆錄
等書皆蠅頭細字每帙不下十數策藏於家娶
先生適四十不娶大父以孫明復卿康節之事
箴之娶史氏省元之一之孫子男四人壽文起
潛待有進士黄中爲外祖喻氏後皆力學能文
詞世其家良老早夭女三人長早卒次在室次
適進士王佐材先二年卒孫男三人思心奎壽
璵老皆夭孫女三人其孤將以甲戌十月庚午
奉先生柩葬于平江吳縣至德鄉鳳凰山之坤
原嗚呼先生師道立之經學之術如胡翼之孫

敏嗜書嘗以登仕郎就禮試不利輒棄去銳志
奉親曰謂護其膳食不肯離左右甲戌初事會
古殷由督爲超補官資後遂以朝奉郎致其志
厥既歸附殿門罕出治田園整庐舍聚書延師
教子使克有成立世方以儒相詬病獨能脩學
宮禮賢士與流俗異趣聲譽益起中丞雍公或
馳驛相訪辭不行郡守李公東發同知俞公琰
舉充提學、校官亦不受勉清隱處士之號以
雪崖扁其使齋標致高矣爲人恬淡簡約桐帽
棕鞵徜徉山水間吟哦自適然性篤厚有信內
與卑眷撫掖作諸利益事貧者解衣推食病者
予藥死者給槥無所靳癸卯歲大侵民艱食饑
殍流亡相系于道雪崖慨然倡義捐廩或捐價
以濟或計口以食自春迄秋遠近之人賴以全
活無慮萬數皆舉手曰生我者朱師子也郡邑
指臺次第列其狀宣撫使博采公論具以達聞
于朝且諭郡邑推表其門曰清節朱氏道義之
門人皆榮之會子舍歸侍拜處人士踵門舉此

以賀盛事者一時雪崖雖病倦意甚喜強起爲
加餐謂當務淳實以事上壽晚年浸華或其子
以忠孝立身勤儉保家夜焚香從約已而其香
然坐倏然而逝天德甲辰四月九日也鄉人德
之往往出涕而嘆昔賀者亦共嗟惜焉娶沈氏
前太學進士熊桂之女男一人天錫孫男福孫
、女二人俱幼以乙巳正月廿六日癸酉葬于
東廠里餘慶之原予惟雪崖平生言行類可紀
而捐廩之舉尤有德於民昔成都黃承事平糴
賑飢有陰德張忠定公詠時爲節守一夕夢唐
君揖黃承事坐于忠定之上雪崖蓋無媿於黃
承事矣有陰德必享其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
孫乃銘以識爲銘曰
百年之計惟德是樹栽之培之匪積曷裕世或
趨利苟且旦暮是恤孰德爲宅日廣於唯朱氏
笄宗華緒十世復昌繇指衆致賢哉雪崖仁性
天賦尔鍾尔粥全活逮孺我書我詩保守潛素
以儒爲官有子克付年開八袠榮及三釜乃表

義門乃著清譽人所難得已獨簠其夫溪何憾含笑泉路爾亦爲山李思遠慕嗣人綿價春雨秋露白棠流根永篤永祐是曰翁夏雪堂之墓

朱山長墓銘

前安定山長朱君君望卒于吳興寓舍以長歸葬毗陵從先塋其志也婁孤共載哭泣感行路予嘗爲詩吊之越三年其姻家秀石山長繆君叔畹過予曰吾君望之墓有宿草矣長婿池州學録錢逵自毗陵來將圖其不朽者敢以其孤乞頌聆而畀之銘予因善君望視其孤藐然弱也誠不可無述詩其長使有攷而按狀君名自彊君望其字也本衢州龍游人曾祖某迪功郎妣孫氏祖某將仕郎妣袁氏父某登仕郎漕貢進士妣汪氏繼趙氏自其祖宗諸爾隨宦晉陵遂占名籍後徙居城之東君幼敏悟程每聆語入曰此孫它日必昌吾門景定辛酉年二十請鄉舉德祐乙亥補太學生方庠屬以須屬時多故束書入山括無仕進意龜山書院兵後久荒圮君來爲山長撤古殘營且新其祭器籍其田籍百觀建議立論以之又爲安定山長時爲祠溪亭四見故宮其物冇亡勢不得爭以狀以謂乃節浮費叶衆議惟新是圖得曹氏廬改創書院後遷遷爲鼎撰有所以教以育推廣做始寔自君望又捐已俸請瀍並可謂知嗟者愛是邦其山水湖蕩佳選乃買屋以居嘗　胡安定先徐節孝頭徹側曰頭容直節孝因以頭容直心示直君望以爲此乃敬以直內之義則以敬名齋本心又命爲作古篇其高端坐讀書其閒暇則往來南北諸山從容觴詠與朋友共樂平儀考槃惟行洛雅樂道人之善內恕及人雖僮僕不見其有疾聲遽色遇有之者輒賑贍之無所靳人皆稱爲善士其子春忽念先塋當以時歸掃扁舟亟歸道得瘵疾疾止復還竟不可爲其卒三月廿六日也以六月十七日葬常州武晉縣古石之原年五十有九娶東陽劉氏通判君之女先十七年卒生五女長妙雲適錢逵次妙

再適宗萬妙思適樓英發妙淑許適鄒志遜妙
由許適趙由璣繼室沈氏生二男之文俊次文
英女二人妙安許適繆世昌妙定許適錢迪弟
慶女三人妙素適張復妙明妙善尚幼與時進
取之士馳騁乃不足從鄉貢已難况得入太學尤
難孟育楊頊黃鉞不能與其一者君望十餘年
之間領鄉薦補太學甚取人以所難得造物豈
無意於學化之需未暇而去遺田濡滯又二十
四五年一文學掾竟不克申施以待何始豈終
蕃所有二子而女十人其婿皆有門之族名士
也宋乃能綜紀其喪還定其所卜始言又擇
師教二子使有成立造物以報善在此君望其
庶幾無憾矣銘曰
人誰無死君以孝敬王事用致處時春暮夏畦
焉醫皆上丘墓我胡不如星言即路抱恙而還
魂已先去其何去依若祖若父成顧初志銘魂
歸晉松楸良又難求蔡我銘昭示以封以樹

野翁禪師塔銘

始不聞野翁為本論者焉足觀其所謂本則曰
吾標溜深々々本達而心傳西命其有志後其
傳愈遠支派愈多然本未嘗不一也野翁一
本乎禪故有此論且深以施華過其為世戒在
其法中所乎知本矣其何疑於是野翁之英且
三四年其徒師足、、、於鄮句越以覺恩上人
所次遺事求銘敢按師諱岡野翁字也越新
昌張氏生嘉定癸未年十一歲家投邑之大明
寺智大轟為師端平乙未祝髮受戒且感隱殺
有志於道竹筵從台東夜蔥法師習天台教居
數歲棄所習從大轟大轟器之待其長而
老者成者轟之教北瑞嘉以念吾蜀祖絕冲公
無準範公唱道東南學者傾嚮皆願為之徒師
首從祖絕于道重一見刮目坐數歲大有發發
乃之徑山見無準時聞道音有相重師年最少
執最稚無準亦賦進之又數歲往謁大慈潛大
川之宣明樂朕月火燒山語擬對竹篦拄之當
下有省因留不去　靈隱以為書記力辭且

葬歸雲庵禪雲從有詞藻人多師為誄尚後學
記偃谿吳公判郡知其人俾出世自天寧遷延
壽又遷香山越丙子昇陵實靜閩世故會秋
錫避席不得避一年十二年虜檄不在鄉里刻
川自更兵火積骸滿野即收聚焚化始有可數
設水陸大齋於石佛寺前費為說戒惠及枯骨
矣山多暴虎人定小兒捕遭咥作偈責行無其
惡而去之虎岩靈隱所以歸浦藏金剛大新僧
堂及諸寮舍學徒四衆傾翹慕卷容庵時衆象

無錫官河客舟一日而覆溺者三十八人師憫
之斷石為華勝幢七級其長一尋有半仍為銘
刻而立之洲渚之上施食設以救沉冤三年東
歸遊遽徑雲塢有遯堂舍蓋意亟欲服遠杖錫
而其室曰晚泊院手書法華經首老來非厭客
靜理欲書經之句雪竇晨席衆謂無以易師因
其舉師督王亦爭欲得師不能奪寺揭書夢名
山昭陵所感稽陵所書號為勝處師益喜得此
雖歲苦饑食而持缽浙右不衈也用實禮延致

東岩石公相得歡甚它日行寺東偏岩謂師盡
遂即此營菴表既成終性存之罪書寄幻二字
揭之極乳峯珠樹雪瀑映帶左右師往來游憇
禪寶其間隨化演順意甚適壬寅八月十五
日升堂語衆勸勵極懇切蓋自別也衆請留偈
笑而不答丕夕而逝越七日奉全身葬寄幻遂
塔焉壽八十臘六十八度弟子若干人師為人
質孚篤運病者與其食者割之隨意作佛事不
厭人善小言徒守想道不容口文集十卷蒲庵

經史詩偈大涵落每於座記禪人騷語敢絡貫
穿綴為一詩而條分縷析各由胸發放痴絕
云如周伯琦宋公濂宮之太心黃東發歸蜀風咸
與之游予謂野翁立談不恥本路行不留偈遺
武不恭此塔而銘之宜師道乎其徒因是之謂
寄幻銘曰
一切世界及一切法無有堅固幻依幻滅幻既
俱空所寄何地而復以何寄我所寄幻則非寄
〻則非幻強立名字夫誰二患欲閑寄幻〻〻

久寂瀑流千丈雪峯之側幻為奇觀研窮誠實凡有耳目如夢斯覺逝剎堅珉興寄幻對幻身何在法身不壞

龍源禪師塔銘

道場山龍源禪師既寂之五年為乙巳七月其記室懷琢類次遺事偕其徒甫問參求銘心源之塔予尚記歲甲午訪師雲峯留三日窮極幽討意甚樂又七年與今翰林待撰鄭善之再至為師喜見顏闊含予而貞意語旧夜無倦色明日下山握手若不能釋不料遂為死別也當耕先生王公伯父先衛名執政與先存爵忠義相期議論同肝胆同而予不復交其子若侄師蓋公之族也故惓惓於予者如此銘可辭乎師諱人清龍源號也世福州長溪祖諱一夔古田縣尉父良輔知黃岩縣母蔡氏素好善嘗夢神人予而進一子曰是善知識當生爾家果娠而生師幼不茹葷年七歲喜育佛書長益頴悟泛覽經史百氏更知其不足深出家于郡之雪峯居半載行脚出飛霞嶺抵義興法藏得度叔一峯齋禪師年十五雜髮受具戒遂徧參諸方是時靜慈石帆衍靈隱退耕寧徑山虛堂愚皆明師有德争欲致之師頎然山立衆動雜容言音閑雅志不苟從通般若與道場東叟頴以為典賓繼東叟者與等馳即請師為內記力辭絕江過育王謁寂照禪師入室有契以為侍者次掌藏鑰寂照自結神〻〻自寄菴得其傳受皆南劉偉人師世出四明寺因過問寺育史皆相之子州井見師行解相應塔開壽行府與師嘗莫逆曰西湖蘭若為終隱計未幾道場虛席兩浙諸山舉師於來此山居剎自寧照間天蘇益公浙道場諸詩一出名愈重天山由此其還不輕舉也丙子赵火洞然化為瓦礫迨乙酉凡十年旧觀未還師既至慨然以起廢自任首葺大佛寶殿金碧佛像旋葺好次建觀音藏設華大藏經五千四十八卷及彌勒林列翠閣蒙堂法堂僧堂之等鐘鼓法器由中徂外煥然一新

四方衲子聞師之風執橐負鉢衲衣屬肩摩雲歸
霞集於是聲達帝廷欽奉綸音賜金襴袈裟敕
定去青加號佛海性空廣少蒼其道心精勤之
所致也辛丑六月一日忽示微疾書偈淨髮易
俟日佛坐有書却後坐十七年於世生死義者
今無終先燈然不語聽者惟依然能七日神色
不變闍維獲頂骨舌齒數珠不壞者二壽六十
三臘四十八度弟子一百五十餘人今住宗恩
某循為之上首來勸無二塔師以為撫闍黎其
徒士等建閣又乃捐己財買朱衣山林寺之東
和尚三塔且　請為與塔了且旁廣塵脫啟
師過去因以來之策又集衣資四百以供為塔
之費俾行者聚薪掃灑三年則推其名次之居
首度以為僧而禮當代住持以改名〻〻已者
復禮塔為師其規約如此予是之求乃作銘
種〻供事有皆為法此本足論親源然龍原此
立亦因其時之所可為而慮其力之所當為非
為己而為也故終嚴有為而未始有為如必為

此而為法一切護之不為則登觀師之僧伽塔
昌黎公何以稱其公才史司之過人而以其靈
骨已書而為之銘贈師之願力亦弘矣銘曰
留料之爾家教之樂樂坐雲峯十有八年慧緣
而出緣盡而歸吾然一旦水解縛脫吾往本空
無亡與存是為能海龍源之源昭之不竭無言
無今是能源方寸之心乃營三塔而四其三為
是為真化心源之菴各自道場無處不在是〻
龍淵亦無離無雜爾孫子孫刻辭如來見師
自源來之

東皋友山恭和尚塔銘

四明慈溪福昌院友山和尚之塔之表銘壬寅
秋雲門邑上人懋宗行寔與其宗首自集賢趙
侯子昂所來求之以刻抑予寧當謂然天乎岩
得用碑晋宋多法梁多禪唐多律而所銘南嶽
諸律師廟廟之言禪者不從旁行指則泥物証
則離真〻離無益勝者深有取於律必將用既
己為室宇而慧為户由是發慧一歸真源無大

小乘也其闡揚龍樹之道南嶽天台之教甚大
顧余未之學哉曰此吾法中是其指其道光明
蓋戒定慧是離然何以語友山按狀師名智恭
字季禮友山其自號慈溪陸氏子陸故大族母
周感夢而娠生嘉定丙子早孤母改適王氏挈
以俱往聰悟絶長誦書輒能記唯喜咏游止巷
文話師在德潤湖華嚴院持律甚精往依焉服
勤不懈年二十祝髮受具戒日以律爲務能通
旨義淳祐初更從佚光晦岩照公于南湖延慶

獲有機語辯不滯文字乃入觀堂居三與年儕
輩十人者狀指律宰輒大得而歸結第董孝子
祠後以便養母堪輿翁解相視切同其語鄞邑
之東泉瓶精廬爲接待飲食藥物百備其往來
者賴之因以誘進初學無不滿意后愈開示遂
爲稱最寺院尊正菴第一開山亦不忘本也有
良田若干畝歲用平餘入其租使佃自學重宗
有列石于題曰入門不問古偶化缽不限鐘鼓
用心平廣爲古此時出游諸方編如稱者多所

悟入本定宗旨嗣佚光咸淳中白雲堂舉節之
布金訓力辭勿就自是教益載蹤外務振山不
涿林不麻禁晉哩坐唯習事是隋比僧使過而
禮之號以法惠招以悟真而師泊然無意於世
於戊子歸老于菴蓋廣曰又開首王典今首寺
曰明年去年交院事世間誰藏老師心友山得
之寂咏嘉谷已六月洪谷示病越五日書偈逝
表闍維齒不壞勁塔于採鄮在華嚴湖之右臘
五十八壽八十八受弟子宗要宗益宗子又宗

要徑初傳業能守者乃友山悟詢安詳塵止中
更雖檖鞋布被而精神照人人不可犯澤未嘗有
嘆怒好楊濟周之語舟梁治道路以佐事華
與白龍祠久圯壞則新而之之平生交游多名
勝士晚歲倘廬山蓮社故事檗小孫隨機勸同
社留而歸作習俗樂從者甚眾曰蓮公撰名錄
閒爲五字詩天金碑紫示及世心叙起觀二
義人多授傳曰東山鐘僧亦知問經婦敬爲昔
求先人存野爲善佛光當時常于如友山者殆

不可復得為歲少還自明也是與思上人背趣

銘思亦辯傳有信行銘曰

止吾師也山吾友也吾以為歸與吾同嶽非山

非止是曰奈何要與之燕安閒之路乾護持之

山空月明無法可說龍之聽之

琏笏先生集卷之一　二十四張

基石

張文忠公文集二十八卷

（元）張養浩撰

附録一卷

元至正十四年刻本

歸田類稾二十四卷（永樂大典本）

元張養浩撰。養浩有三事忠告，已著錄。是編乃其詩文也。養浩嘗自序其集，稱退休田野，錄所得詩文樂府九百餘首，釐爲四十卷，名曰歸田類稾。富珠哩翀序（案富珠哩翀原作孛术魯翀，今改正）作三十八卷，卷數已異。文淵閣書目載養浩雲莊傳家集一冊，雲莊集三冊。焦竑國史經籍志則作張養浩文忠集十八卷。書名卷數更均與養浩自序不符。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雖載歸田類稾之名，而亦無卷數。考吳師道序云：公雲莊集四十卷，已刻於龍興學宮。臨川危太朴掇其有關於治教大體者，爲此編，而屬予以序云云。則龍興所刻者，卽養浩手編之類稾，而改其名曰雲莊集，亦卽文淵閣書目之三冊。危素所刪定者，卽經籍志之張文忠集十八卷，而所謂傳家集一冊者，當由後人掇拾，乃外集補遺之類也。然蘇天爵輯元文類，僅錄養浩文二篇，故明葉盛水東日記頗以天爵失載諫燈山疏爲說，疑元末已散流播。近時王士禎偶得養浩王友開墓誌，歎其奇詭，載之皇華紀聞，則亦未見其全集。惟明季有刻本二十七卷，尚存於世。既多漏略，編次亦失倫類。今據以爲本，而別採永樂大典所載，刪其重複，補其遺闕，得雜文八十八首，賦三首，詩四百六十三首，共爲五百八十四首，釐爲二十四卷。較之九百原數，已及其大半，亦足見其崖略矣。又集中有和陶詩序，自謂年五十二，退居無事，日讀陶詩，擬其題以發己意，得詩若干篇云云。今集中乃無一篇，殆別爲一編，未以入集，故永樂大典不收歟。養浩爲元代名臣，不以詞翰工拙爲重輕。然讀其集，如陳時政諸疏，風采凜然，而哀流民操、長安孝子賈海詩諸篇，又忠厚悱惻，藹乎仁人之言，卽以文論，亦未嘗不卓然可傳矣。

張文忠公歸田類藁序

聖朝牧菴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天下英才振
奮而宗之卓然有成如雲莊張公其魁傑也公
自弱齡以才行名縉紳間仕於朝讜言行直
道自禮部尚書參議中書請謁親濟南俄以吏
部尚書召親疾終喪省臺奏召至再至三至五
六不起
文皇即位關陝以西兵祲旱厲民苦政荒拜行
臺中丞廼起西馳及秦民四流亡耄稚子遺苦
鼎魚筏蟻天毒方熾湯沸之溢吏士偈蹶目瞠
神駭莫克拯拔公傑悃愊倡務用仁術官帑不
繼傾己囊橐日不勝給每每大慟民僅蘇復公
疾薨
天子聞之惻然閔悼贈攄誠宣惠功臣陝西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
忠中外嗟惜無何翀使焉陝西士民談道琅琅耿
耿未始不悽愴以聽之秦人悲思樹石刊頌不
忘公質學剛毅正大明白仁於家忠於上確信
不渝己善不伐人之善推奬若不及其文淵奧
昭朗豪宕妥帖其動盪也雲霧晦冥霆砰雹激
其靜止也風熙日舒川嶽融峙綽有姿容闔翕
頓挫辭必己出讀之令人想像其平生千載而
下凜有生氣不可磨滅斯足尚已公素知翀其
子引偕其婿翁吳甫彥清持公所輯歸田類藁
二十八卷徵序因書其槩如此公諱養浩字希
孟雲莊其自號也行業發歷家乘 國史有載
茲不容贅元統三年龍集乙亥二月甲寅朔中
奉大夫江淛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孛朮魯
翀序

雲莊小象

雲莊畫像記

愚在京師時嘗從濟南張君引求其先公文忠之遺書讀焉已而歎曰是何公之能貇貇乎古人以善也非其忠藎之意積之於中則其發於言訓者豈至是哉及觀公之出處行事則眞有古人之道故能事君以忠臨民以惠守職致其謹極諫致其誠洵然而休人不以爲倨愊然而起人不以爲僞卒能瘁心發勞以生西民若是者不得爲一代名臣乎哉余時獨以晚出不得識公顏面爲恨後數年來還江南君由西臺御史爲閩海道廉訪僉事道過嘉禾而適與遇焉乃以公遺像示余曰此吾先人於泰定初元謝事閒居之時之所畫也余既得瞻拜已若親見之者然向聞公之爲人意其貌必巉峭刻厲有若其所爲者而乃睟然而粹郁然而溫蔚然其氣之秀不翅如列僊公子然後知古之人有疑於子房者信不誣矣且當是時公年已五十有五而醞藉充美無殊長壯則其平昔之所養者又可知矣顧乃以野衣緇笈翱翔鵲華之間咏歌雲莊之上隘天地於蘧廬等千載於瞬息營營若纖芥不足以入於其心而謂富貴可得浼耶惟其素節若此故其風槩有大過於人而見於形色者亦不以榮瘁老壯而異也使後之人因睹是像而能肅大敬先睹德之思則其著而存者又豈止於羹墻而已哉今君不遠數千里襲之巾篋而奉之以行其意必在是矣況其緒善好義紳乎有公之遺風用其家學發揮於風紀者已皆其効則他日立朝大節必有克肖焉者豈惟無負於寶藏是像之意抑亦公之所望於後人者也公諱養浩字希孟晚號雲莊老人

其歷官次第生歿歲月則墓隧有碑國史有傳茲獨記其像焉耳至正十四年歲在甲午八月五日棗城倪中記

雲莊畫像贊

恢然其容睟然其色有質有文有功有德立朝之言閑居之跡凜乎高風千載一日

番陽劉耳贊

大元勑賜故西臺御史中丞贈攄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張公神道碑銘

翰林侍讀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知經筵事臣張起巖奉勑撰

天曆二年己巳秋七月廿七日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濟南張公薨于位秦元士民感公之德里巷聚哭繪素以祭導送歸柩絡繹相屬於途群有司大夫士執紼郊送靡不揮涕痛悼文而知公者爲祭文挽詩臺察僚吏爲之請謚章疏交上越至順二年

天子遣使觀四方民風使者還駐言陝西兵荒之餘儲蓄一空饑疫相仍死亡流散而張中丞獨任臺事區畫荒政極力殫慮閔民之窮哭泣憂思成疾以卒耆老扶携數十百人具其行蹟請加褒贈以慰其死於是制贈公攄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曰文忠

今皇上即位之三年三月廿三日詔翰林臣起巖譔碑銘奎章臣巙巙書其文臣師簡篆碑

顧臣起巖伏惟生與文忠同里閈為鄉後學應
進士舉文忠為侍郎實考會試為門生茲承
詔屬筆於臣臣曷敢辭謹按公諱養浩字希孟
姓張氏先世濟南章丘人大父興居濟南遂為
濟南人大父諱山累贈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叅
知政事護軍追封清河郡公父諱郁累贈資善
大夫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清河郡公祖
妣苗氏楊氏妣許氏並清河郡夫人繼母尚氏
清河郡太夫人右丞三子公其季也質貌偉重
厚幼歲嶷然如成人初入小學讀書即曉悟如

夙習不數年大通經史旨趣於書務無所不窺
每誦讀至夜深未曙起續讀大父慮其勤或致
疾戒毋恒誦入夜弗與燈公匿燈屏處候大父
就寢以衣襆蔽窗舉燈取書默誦不輟以為常
年十七八以才雋聞南臺部使者薦之遂計
偕入京時太傅魯國康里文貞公以平章居政
府方汲引多士公裒書往謁一見許以國士辟
掾禮部一時名人如緱山陳文靖公牧菴姚文
公中菴劉文簡公皆為知己轉掾御史臺有幞
官為臺臣所詆奮然去職閒日復出眂事公以

廉恥大節面數之或若以為侵官公歷引故事
以辯衆不能屈辟丞相院知管差除為東昌堂邑
尹知管差除掾舊例得朝官公素有時名顧乃
出宰外縣官復七品人謂公將不平公欣然曰
縣近民而堂邑大縣生齒數十萬今以畀予儒
之效或得以利夫人固所願也至官以四知榜
其堂清心滌慮思所以施之政者起而行之利
興敝革扶植善良禁戢凶暴尤無良者杖殺之
彊宗豪民皆重足立王邸使者及漕卒過其境
不敢肆暴於刑獄審察研究得真殺人者寘之

法復能化為盜者改悔為平民旱乾水溢有禱
即應不再歲縣以治最聞去官七年民思之為
刻石紀其政
仁皇在春宮召為太子司經階奉訓大夫未至
改太子文學俄拜監察御史時方立尚書省立
又言其變更法度易置宮府將厲天下遂皆肅
政嘗揚言曰臺察所以制治也今尚書省橫恣
御史言之抑而不聞何哉昔桑葛事敗
世祖皇帝切責臺臣不先事言今若復爾將恐
它日無以辭責矣未幾尚書省奏除御史大夫

中丞侍御史公喟然曰是尚可為哉稱疾不出
猶疏時政之敝上之幾萬言於是柄政者深銜
之奏改翰林待　制不數日誣以罪黜且諭臺
院亦不録用猶未慊也復欲中以它事人皆為
公憂密告之故趣使辟之公乃詭服亡去數十
日朝士大夫過其門不敢正視尚書省罷公乃
還
仁宗皇帝御極首拜中書右司都事一時發號
施令更革庶務公預圖田知無不言言優無所
顧忌人亮其誠所言皆見之行擢翰林直學士
尋奏代秘書少監貢舉初立轉禮部侍郎明年
進士集京師或謂試之嚴可得真材公曰場屋
廢且百年一旦忽之得士必不廣恐沮後來竟
議如公策而不第者皆賜秩有差改陝西行臺
治書侍御史省臣重其去留再任延祐四年拜
右司郎中未幾陞禮部尚書先是擬一某官為
尚書
上不懌曰春官大宗伯須用讀書人數日奏公
上曰斯其人矣除詹事院奏擬太子諭德
上不允皆參議贈左丞元文敏公明善知延祐

五年貢舉
英宗初年拜參議中書省事時右丞相以疾不
赴中書事皆決於左丞相東平忠憲王拜住公
竭誠匡賛言無隱情臨事處之泰然猜疑不卹
也嘗都堂會食因言與人交食其食至于再三
它日其人有託於我猶必竭蹶應況　國家以
高爵厚禄盛饌待吾輩其所報效當何如哉且
歷舉某人可用某人不可用某事可行某事不
可行丞相深以為然明年正月留守臣奏請元
夜搆燈山大内如
武皇時命下公毅然曰聖上初政宜輔以節儉
柰何示天下以侈歸閉閤草疏以聞大略以謂
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
亦禁況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慎今燈山
之搆臣以為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
患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為法以喜奢樂近為
戒
上覽其奏大喜趣罷燈山輟少府錢五千貫賜
之丞相曰彼位亞執政職所當言重賞恐未必
受不若賜上滯使衣之以旌忠直

上可其奏中外翕然咸謂諫諍路闢由公啓之
時右丞年且八十公堅請還養右丞疾公侍湯
藥不去左右以吏部尚書召辭右丞以天年終
執喪哀毀葬祭一遵古禮結廬墓次明年再以
吏部尚書起公復力辭服闋以中奉大夫太子
詹事丞兼經筵官召行次通州以疾還即塋所別
墅搆遂閒堂名所居曰雲莊所居境亦清曠溪
山暎帶林木蔭翳北華不注山鵲山若對立拱
揖即前阜爲亭曰綽然面南山俯清流鑿池其
中名雲錦雜植荷芰菰蒲竒石竹樹垂挪爲瀠
碕釣臺亭之左爲勵士菴後雪香園公嘗衣長
衫幅巾簷帽曳杖行吟逍遥自得豢鶴馴鹿冀
從後先人望之如神仙客至觴詠終日或清談
竟日忘倦安於隱逸若將終身者不知前日之
顯達也除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不起兩以
翰林學士召辭益堅
文宗皇帝入纘大統改西臺中丞仍資善大夫
命下公慉然曰吾退處丘園七辭聘召聞西土
民饑殍流亡忍不起而拯捄哉乃治裝就道抵
新安硤石遇流民顛踣相屬爲解行橐周其老

疾者不告以姓駐車臨瘞道殣見食草根木皮
者親取嘗之有棄兒收載車中畀善類養之過
華嶽祠作文禱雨自讀其文至民飢而死等語
涕泗被面從者觀者皆爲沾襟時久不雨忽陰
晦變赤色下射民盡駭夜乃大雨雨二日四月
二日至西臺既眎事同僚張樂宴公卻之曰
此豈爲樂時耶即禱雨社稷壇太一靈秋雨復
霶沛滿三尺禾黍皆自生秦人謂之相公雨然
亂略甫定帑廩耗竭民饑而疫哀號告之有司
罔知攸濟貨易弗通斗米貫十三千鈔或昏澀
難者弗售民持昏鈔至行用庫累日不得易典
守者結豪吏易十得五民用大困公責所司監
尉糴米民得以昏鈔糴復出庫本易之又刻印
帖爲五貫十貫二等給窮人俾轉貿于易昏鈔
若偕昏鈔持以易庫驗印帖之數即如數易之
以革典守結搆之弊而窮人得錢自養又發庫
儲未毀之鈔其文可驗而施之用若廿一萬七
千五百定有奇刻朱印志其背賑乏絶家八十
緡命庫司他日眎志即易於是户得鈔而食得
續人賴公更生焉累疏於朝請大發錢粟及下

輸米授爵之令既得請分命御史馳驛賫檄走
各道勸民輸粟價之陜西命醫齎藥分療病者
又即僧寺煮粥以食餓乏道途棄稚責諸富人
里長月給其食穿大窖聚瘞餓疫死者自爲文
臨祭而野無暴胔專御史分察捄荒官吏或弛
慢者撻於市有大官梗其事抗章擊去民有殺
子以供母公聞之大慟輟己錢百緡與之謂行
省臣曰吾輩在職忍見此乎而省臣亦各與錢
如公之數公又出錢千五百緡及斥臺所有金
銀器皿贓罰諸錢四千一百餘定以佐賑濟自
始至即寢處臺中旦起理荒矻矻無頃刻暇夜
則露香拜禱泯不言笑時復泣下由是致疾迄
至薨逝年甫六十先是奉元皷樓梁棟自壞而
濟南家庭一夕有光如星自天而下家人莫知
其何祥也逮訃至寔公卒之日既而公之喪至
九月二日孤子引葬公先塋從昭穆也夫人郭
氏前公二年卒至是合祔焉公既薨
朝廷如所請出鈔百萬餘定暨授爵之錢米商
販之米大集歲熟而病者蘇民𡙇然有生意而
公不及見矣西臺咨詢輿論鐫石紀德列之通

衢侍御史郭公思貞之文也公正大剛方磊落
有大節蚤有能詩聲每一詩出人傳誦之好學
不倦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祁寒暑雨不輟
也詩文渾厚雅正氣盛而辭達善周折能道人
所欲言其家居四方求銘文序記者踵至贄獻
一不受也讀書務施實用于時恒以古人自期
深居簡出不屑細務所與往還皆名公鉅卿泊
於世味不汲汲於進故掾禮曹者五年掾東曹
日不挾藝術能若不事事者而其中凜然不可
干以私及爲政以力行所學自任勇於爲義疾
惡如讎必劃刮根蘖不止也在官三十年心未
嘗不林壑其自號曰齊東野人別號順菴晚號
雲莊老人可見其素志也一日思親即棄官以
歸與人語及閒適之樂喜色津津見於顏間好
引接後學稱其善如己出晚生後進經公指授
者作文皆有法云平日節儉自處人或病其恡
至于周窮恤匱復無所靳惜比西行出家所有
散施鄉里之窮者其家所儲蓄皆以推其兄
子迄終身言未嘗及其善士數喪不能舉捐貲
五千緡助其塟构閔子書院起鄉賢祠與鈔百

他所施予多類此其著述有經筵餘
言廟堂忠告風憲忠告衛聖編其曰
四十卷嘗置義田衣食鄉族之貧者
雲莊收召四方願學之士期以西歸
已矣公兄二人長英次塞皆先卒二
子長強蚤有名年廿二卒清河郡夫人郭氏出
也次引銘曰
天降碩材世益可數生豈徒然與休明伍公生
盛時閒氣萃精渾厚恢宏嶷然天成蚤悅古學
忘情祿仕休休其心時時行止贑試所長已擾

張文忠公文集目錄

寒雲秘笈珍藏之印

第一卷

賦
鸚鵡賦 并序
白雲樓賦
萱草花賦

第二卷

擬雅
包茅
惜陰
窐木
風林
維日之良
有鳥歸止
彼落者花
有田
濯足于溪
奚木無本
相彼逝川
倚若

有石可友
悼亡
壽子
第三卷
古詩
古意十首
過長白山謁范文正公讀書堂
寓興和
得子強也書詩以荅之
三月二十五日雨

登閟中閣 北三十里爲大内
夜雨寄呂叔泰
二月二日雨寄杜希聖
禮部新鑿蓮池成
乘傳過家同馬克脩總管宴金綠池
擬四季歸田樂
直省
登司天臺
夏日姜氏園林避暑
飲崔氏別墅
登會波樓
大明湖泛舟
趵突泉
第四卷
古詩 五言
制中辭吏部尚書
遂閑堂落成
田舍早春
記綽然亭前花木
郊行

新構草菴
書綽然亭壁
郊居許敬臣廉使見過
有示
飲田家醉歸
夏日池上
村居重九對菊
田居
春日雲錦池即事
過龍門

和元亭之僉事登歷下亭韻
長安孝子賈海詩

第五卷

古詩七言

毛良卿洗牡丹
題周氏池亭
待風石
石鼓詩
遊香山
贈劉仲憲

同潘獻臣元復初張子昭高麗寺賞白蓮
萬年松
過長春宮
秀碧石
天屏歌
西巖醉筆
飲歡堂
題李太白登泰山觀日出圖
謝益都宣靖王賜酒
詠亭中杏花
書大唐中興頌後

第六卷

律詩五言

我愛雲莊好九首
自訟
公退書四知堂壁
上都道中
御河舟中
久雨初霽書所寓壁

休日郊行
自堂邑移政博平權縣事
送宋故文丞相孫童南上西省都事
送姚學士
廉園會飲
雨後行縣
廉園秋日即事
立秋後五日夜坐有感
過友人村居
辭參議還家

探春
寒食客舍
齋居春暮
游華鵲村別墅
題任主簿棄官侍親詩卷
湖亭小酌
惜鶴 十首
飲城南劉左丞別墅
山行
憫農

鑿池
晩霽
村居春晩
晨起
池上
半仙亭獨坐
乙丑山中拜 詔
磐石
客中寒食
觀荊

半仙亭秋暮
遂閑堂獨坐
冬夜早起
晨起用諭立之韻就贈
早起

第七卷

律詩 七言

登泰山
過舜祠
和田師孟春夕韻
驛途小憩書田家壁

直省
初拜堂邑縣尹
堂邑遠心亭飲歸
登憫忠閣
飲平則門外崔氏別墅
游香山
元日朝賀
挽劉夔吉先生
過中都

同元復初飲許仲文別墅
過顏魯公廟
題康信夫宅湖石
上都察院
送范德機赴海北道憲司知事
秋日梨花
九日
大雨
寒食游廡園
留別元復初
中都道中
客中除夕
早春郊外
春日水邊
城樓晚眺
秋夜枕上
寄歷下諸君
過東方朔廟
直省
題廡野雲城南別墅

留別鄉里諸友
承宣堂早衙
興和道中
齋居春暮
中都雷家站枕上
送趙道士出祠南岳
雪後過張秋泉盆花盛開索詩爲賦
郊原清曉
京師除夕
李溉之還山隱居
過沛縣高祖廟
登徐州項王戲馬臺
過錢唐
游西湖
游靈隱寺
建寧道中
興化道中
福州
泉州
寄李道復平章

過髮冠仙姑隱所
貢院試筆
詔五十以上未第者賜出身有差
直省
辭叅議還家
挽元復初
黃州道中
登會波樓
游華不注
同鄉友宴會波樓

第八卷
律詩七言
登歷下亭
飮城東劉氏園亭
秋夜露坐觀月
哭張澹菴平章
趵突泉
秋郊晚眺
翠陰亭獨坐寄莫俊德經歷
寄省叅議王繼學諸友自和 十首

山中拜除自和 十首
雲莊遣興自和 十首
田居自和 十首
同諭仁本登標山

第九卷
律詩七言
讀史有感自和 十首
觀物亭落成
觀物亭漫興
大暑
和曾子翬學士見寄詩韻 十首
秋日村居
木榻
書半仙亭壁自和 十首
翠陰亭落成自和 十首
遂閒堂獨坐自和 十首
野興

第十卷
絕句五言
詠荷花

遂閑堂一
綽然亭即事
郊飮醉歸
過杭州伯顔丞相廟
絶句七言
觀含元殿故址
龍門
堂邑宣化堂[illegible]
行水灾郊外
送客郊外

大明湖泛舟
題張古齋書壁
南口道中
綽然亭十首
村居
拜東平王拜住丞相畫像
夜坐綽然亭
翠陰亭漫興十首
題李溉之池亭並頭白蓮
山中

題李廣犯夜圖
題林泉閑居圖
題田婦紡績圖
題洛中諸公眞率會圖
爲孔明解嘲
綽然亭口號
過李溉之天心亭
詠史
第十一卷
書

時政書
第十二卷
序
牧菴姚文公文集序
送田信卿上和林宣慰司都事序
送鄒唐佐序
送郭幹卿序
送蔣府判爲道士序
送李溉之序
孝子王茝甫詩序

送王克誠序
送元復初序

第十三卷

序

送堂邑忽哥赤宣差序
送喻仁本序
葛推官平反詩序
和陶詩序
序菊
衛聖編序

歸田類藁自序
送蔡天祥之般陽路儒學正序

第十四卷

記

李平章還山亭記
堂邑縣譽胥樓記
甘肅行省剏建來遠樓記
奉元路魯齋書院三先生祠堂記
勑賜成都紫巖書院記
安西府咸寧縣剏建霸橋記

長山縣廟學碑陰記

第十五卷

記

范德機寓田記
費縣重脩孔子廟記
沂州三皇廟記
濟南路改建三皇廟記
棣州重脩夫子廟記
濟南安氏家傳朝服記
翠陰亭記

重脩會波樓記

第十六卷

記

復龍祥觀施田記
靜齋記
雲莊記
處士菴記
遊龍洞山記
遊紫金山記
遊標山記

第十七卷

碑銘

歸信縣尹史君去思碑

朝散大夫同知山東東路都轉運塩使司事闗闗行司恵政碑 有序

勑賜極真萬壽宫碑

大都河間等路都轉運塩使咬咬恵政碑

贈中順大夫河中府知府上騎都尉潁川郡伯陳公神道碑銘 有序

先塋碑銘

第十八卷

碑銘

祈津陳氏先塋碑銘 有序

晉寧張氏先塋碑銘 有序

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議樞密院事陳公神道碑銘

第十九卷

碑銘

濟南陽丘許氏先塋碑銘 有序

章丘楊氏先塋碑銘

山東都轉運塩使劉公神道碑銘 有序

濟南歷城縣侯氏先塋碑銘

真定栢鄉董氏先塋碑銘

濟南姚氏先德碑銘 有序

第二十卷

碑銘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　制誥同脩國史贈某官謚文敏元公神道碑銘

有莘王氏先德碑銘 有序

濟南劉氏先塋碑銘

第二十一卷

表銘

處士裴君墓表銘

碣銘

陽丘張氏先塋碣銘

孫府君墓碣銘

壙銘

子鴈奴壙銘

堂銘

致樂堂銘

第二十二卷

誌銘

故甄城縣尹張君墓誌銘 有序
濮州儒學正王友開墓誌銘
故中議大夫平江海道都運萬户趙公墓誌銘

墓誌銘

大都路學録劉生墓誌銘
元故國子博士潘君墓誌銘
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柯君墓誌銘

第二十三卷

表

辭聘侍親表

傳

驛卒佟鎖住傳
節婦郝氏傳

書

上董中丞書

疏

諫燈山疏
西臺上王者無私疏

露布

擬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破黃巢露布

操

哀流民操

第二十四卷

文

堂邑祈雨文
謝雨文
祭姚牧菴先生文
綽然亭上梁文

西華嶽廟祈雨文
西華嶽廟催雨文
為民病疫告斗文
祭李宣使文

詞

唐承旨哀詞
吳道源哀詞

贊

潘仲德畫像贊
寫眞自贊

第二十五卷
經 進牧民忠告
拜命第一
上任第二
聽訟第三
遇下第四
宣化第五
愼獄第六
救荒第七
事長第八

受代第九
居閒第十
第二十六卷
經 進風憲忠告
自律第一
示教第二
詢訪第三
按行第四
審録第五
薦舉第六

糾彈第七
奏對第八
臨難第九
全節第十
第二十七卷
經 進廟堂忠告
脩身第一
用賢第二
重民第三
遠慮第四

調燮第五
任怨第六
分謗第七
應變第八
獻納第九
退休第十
第二十八卷
經 進經筵餘旨
君德篇第一
君道篇第二

君體篇第三
君感篇第四
君治篇第五
附錄
畫像
畫像記
畫像賛
神道碑銘
祠堂碑銘

張文忠公文集目錄終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一

賦

鸚鵡賦 并序

亳州人來云張庭美賦鸚鵡者三切惟禰衡之後一猶難繼矧其三乎近乃得其文讀之其屬辭比事模寫形態殆無餘蘊麗則麗矣然未及擴而充之以裨世教以厚民風以規多口故余復爲賦此用竟其義云

維羽族之三百爲號異而靡同最其口之甚者

舉推此爲長雄韻笙簧于寸舌文錦紋于眇躬形雖儕夫禽鳥寔庶人之慧聰緩呼之而輙應佯叱之而斂蹤聞市曹之衆咻豈無一而不通時擬聲以効每驚稚而駭翁原夫天之生物厖一氣之所鍾惟人焉爲至靈故親孝而主忠嗟他類之蠢然由秉受之失中或本下而末上或足横而首縱或語焉而弗答或挽焉而莫從胡於茲而獨異以能言而策功非前身爲秦儀定隋陸之两公世緜是而珍畜遂餌致于金籠欲求出而無計徒幽恨之塞胷尚不悟其階禍

猶言巧而語工嘗聞善游者必溺乎水善射者必傷乎弓善飮者必中其毒善辯者必受其殃於戲吾始以汝爲人之亞今乃知其至癡且拙而蒙也夫謹爾出話詩人所以美武公也仁而不佞聖門所以賛冉雍也駟不及舌子成所以見惜於子貢也惟口起羞傅說之所以諫高宗也至於語云欲訥書載興戎禮垂難悔易著乃窮漢史有嗇夫上林之鑑周廟有像人緘口之銅佛至慈而好生亦設犁舌之獄於玄壤天至高而莫犯猶有翕箕之星於太空凡此者皆所以明愼黙之爲多福而禦人捷給之爲極凶也且白圭有玷可磨可礱斯言一失辱盈四封故傷人則過於戈矛之刃害己則足爲禍患之宮自古坐視敗亡者何可枚擧而汝曾不闞之又何聾哉韓非自斃於說難蔡澤竟挫於談鋒知伯氏以才佞而家無炊火國武子以亢直而身不見容侯生以沐猴而怒項羽王陞以鷄犬而忤董龍張敞以私語而誅絮舜曹操以毁謗而戮孔融伯宗見讒於家室賀敦貽戒於兒童其他若太史司馬中郞蔡雍禰衡許攸嵇康韓愽之徒於事無益咸禍之逢汝苟悛而不戒旦莫必將復見噬於武氏蒙貴之蟲也於是朧貪闇之若戚焉而不爲惟悰者良久余亦歸而假寐有客見於朦朧綠兮其衣金焉其瞳趾玊而訔吻鈎而紅且躍且舞來前以告僕曰吾非不知樞機之不密無以善始而令終然造物者賦我以如是之性胡能廢而弗庸感子言之我厚荷子惠之我隆君其反而自律吾何預於民風於是余乃蹶然而興蘧然而悟悄四顧其無人而耳根猶彷彿餘韻之踸踔

白雲樓賦 用[illegible]先生泰山韻 時年十九

吁其高哉玆樓之有如此兮括萬象於宏敞飛四阿於鴻冥初疑陽侯海底覿出一老蜃噴雲噀霧扶輿五色凝結而成形又疑大鵬九萬失羊角踞玆勝境而不去兮翼截華鵲之煙雨持摩霄漢之日星我來宜鬱一登眺兮衆山故廬出奇秀恍然身世遊仙庭憑欄俯視魑四㪚耳根但聞風鐵音令令上有浮雲容與卧蒼狗下有驚湍澎湃奔流蹔憶昔我公分符擁節尹東土聲名遐邇流芳馨脯鱗膾鳳羣賢方此日高

寔不意有奸鬭境閫城萬室無一寧公秉疾傳
出閫　上亂臣必討存諸經雄兵一夕自天至
縱餘渠帥獨與刑九重賜券且與盟帶礪寵光
浮動堂與庭惜余于蹤生晚後機會不及奮筆
爲擬燕然銘雄心覇氣龍韜虎畧見無復空朋
燕雀鳴幽扃當時風景今盡易惟有風光山色
無年齡朱簾香歇桂花老金鋪色暗苔痕青長
歌悽慨弔陳迹風動彷彿來英靈忽然暮色自
遠而至兮斷霞斜照互明滅詩成欲掃雲間屛
貪徵興廢玩欲景須臾不覺一輪古月升東溟

萱草花賦

白子客燕六易寒暑蓽門圭竇廣袤尺許外乏
墻以蔽惡但欵藩之撐拄家僮隨其荒凉分寸
春於别圃畧培護之幾何忽柔金之微吐初疑
列仙風乎欲舞有黃其冠有藍其縷又驚棲鳳
色斯不擧首昂朝陽翎澼踈雨予不知其何名
乃大索于花譜已而童子詔予曰子獨未聞伯
兮之詩乎所謂焉得萱草言樹之背釋者以爲
樹之令人忘憂者其謂斯歟予曰有是哉切有
數屢若負未償試陳其畧花請與忘予卝歲學

道植志惟篤晨繹夕硏潛心理窟川納山藏洪
纖畢畜庶幾斯文載彰載昱厥志未究事物交
梏曰道冀文曰齊歲縮壯心灰如熖熖無復不
虞雲翔泥成淵覆一念及之可爲痛哭此予爲
學不足之憂也迨夫年越二袠迫於親養捧檄
如燕昧于背向庶三釜之見酬乃縻身於利鞅
賞不足以酬勞得不足以補喪賸白雲於大行
愧子職之久曠纍然無異亡家之犬茫乎其若
失雲之鴈此予奉親無狀之憂也厥今南冶北
治西寧東謚

聖元宅中統萬于一賢登按黜賞信罰必以於
是時患得患失既不能表三代之典謨疏一時
之緩急又不能訂群書之異同作萬年之程式
空一身於乾坤無寸功於家國以蠹婦之至愚
尚懷嫠憂而忘緯紉厠名於仕籍可玩歲而愒日
此予吏不稱職之憂也至其登高望遠山顚水
澨西日其沈煙混半楚仰以觀乾元坱圠之無
垠俯以察民物錯綜之交慶前稽往古聖賢之
事業後慕未來歲月之艱苦惟人之身太倉一
黍苟無德以將之雖規規其何補欲脫屣於塵

凡懼赤松之或阻將鄉原以自固處聖門之不取閭詹尹以無從於二者其誰與此子感今與古之憂也凡是四憂酒不能澆詩不能釋巧曆推之而缺籌良史書之而閣筆豈期寸草之無知乃可豁吾之胷臆言未既童子蹙然曰子何念之深而辭之戚也切嘗聞諸夫子以爲聖人無憂今子言之若是豈前論之未析乎怫然曰聖人何嘗無憂耶昔庖犧闢宇列聖是承惟天降水懷山襄陵九服既莫庶績乃凝民飽而嬉非法曷懲此堯之所以爲憂也舜既受禪四罪

咸殛萬邦胥穌群辟惟則厥有瞽瞍頑嚚罔德事而弗悅顧天爲泣此舜之所以憂也禹湯繼立綏厥萬靈蠢茲有苗斁我典刑士醜厥德天厭其腥大憝不殄孰民云寧此禹湯之所以爲憂也降而至於周公孔子曰荀曰孟或憂人窮或憂國政或憂道之多艱或憂時之失用雖所趨之各殊要必歸於一正切嘗求夫聖人之處心猶止水與明鏡因彼至而此形吾何有於喜慍又如太虛之空明忽雲雷之奮迅及雲撤而雷收固無礙夫湛淨故雖謂之無憂寔名正而言順是以聖人以爲悅者而常人不悅常人以爲病者而聖人不病若夫富者之憂失財貴者之憂失位貧者之憂在名賤者之憂在勢若槩之於聖賢舉名教之大罪今予幸不憂彼而憂此而汝獨以爲非是童子躩然惶愧無地欲質諸花花亦懷愧於是酌瓊露於椰鸚拚玉山之醒醉而筆其言以授童子則庶幾猶賢於博奕也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一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

擬雅

包茅

天子有事于南郊也

包茅輯輯籩豆秩秩百辟駿奔咸位之即維相衆先

天子是翼燭者拯分樂者磬擊爵者祗從羞者恭立載齋載祝載歌載陟神具飲食 有華其星有惠其風有祥其雲有璇其空照臨郊宮帝誠天通嘉應允豐 爰兆歲穰爰兆國昌爰兆時若爰兆民康斯世有慶 禮備三矣神樂湛矣鑾輅龍旂若有音矣薄言旋馭元氣絫矣晻靄杳冥隱其瞻矣福佑大來享自今矣

包茅四章一章十三句一章七句一章五句一章十句

惜陰勉子弟勤于學也

士何所惜匪璧匪金惜焉者何曰維寸陰逝兮亟兮儵昨與今于時弗力歲日以侵有往逡還寧不戚心 力焉者何匪文匪賦伊網伊常是究是務蠖蟻有君虎狼有父鴻鴈有昆雎鳩有婦豺亦祭天獺知本務隨物省之於道其庶彼胡繹茲言事口耳雖誦弘博奚利於巳若昔聖人夫豈崇此 聖人所崇維德維義躬行之餘則文則藝華而不實君子攸棄 吁嗟汝童其永是從匪播曷苗匪植曷叢勉斯勤斯惟爾之庸

惜陰五章一章十句一章十二句三章章六句

宰木思親也

菀彼宰木風焉則悲其音伊戚其本則哀嗚呼我天九京叵追有酒有食將安所遺孝有不逮於今信而皇皇靡從泣與涕隨 菀彼宰木風焉則呼其陰伊繁其本則孤嗚呼我天言歸靡墟有室有堂將安所居孝有不逮於今信諸皇皇靡從泣與涕俱 菀彼宰木風焉則摧其勢伊安其本則危嗚呼我天九京莫迴有車有馬將安所馳孝有不逮於今信哉皇皇靡從泣與涕偕

宰木三章章十二句

風林招友人歸隱也

風號于林靡有寧柯匪雲伊雷匪川突波使我
驚感隱憂孔多而獨何心于彼鼎歌予兮歸兮
此焉無他　此有旨酒此有異書此有良疇此
有羨居子兮歸兮其樂只且　維人之心曷有
紀極旣攏之獲又思蜀得維揞靡厭是用多咎
矧夫一身所享能幾斗珠屋鞋可曰庸鄙苟
羨苟完斯可歸矣　言觀天道恒行不足盈虧
鬼疾謙則神福予寧不知胡侯予咎　而如蘭
蕙而如玉金毀之於人寔感我心願言歸兮式
永德音

風林六章一章十句五章章六句

維日之良祀　祖宗于家廟也

維日之良嘉薦令芳于豆于俎是登是將于祖
考之堂　燭輝其前鐘韻其傍神具醉止風帷
褰揚儼承其容光儼覿其冠裳儼聆其謦欬儼
被其文章　維靈歆止我侑我侍胥悅胥怡載
皷載吹工祝有嚴儀物孔備將何以祈綢綢惟
畏　匪位秩欲隆匪貨利欲充匪居第欲侈匪
禎瑞欲豐　予祈其賢婦祈其從兄祈其友弟
祈其恭德祈其厚業祈其崇族祈其睦時祈其

雍維神人攸同

維日之良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八句一
章四句一章九句

有鳥歸止君子思退也

有鳥歸止于彼穹林矰繳靡及笙竽其音伊我
言仕歲聿其深弗知所寧遐不恧心　有鳥棲
止于彼灌木矰繳靡加鏞繡其羽伊我言仕歲
聿其暮弗知所依遐不思顧　有鳥戾止于彼
豐丘矰繳靡施翅息翅休伊我言仕歲聿其秋
弗知所安遐不愧憂

有鳥歸止三章章八句

彼落者花閔歲月之易失也

彼落者花言委于草風以起之色尚鮮好昨焉
芬馥今者萎槁予不我觴其柰茲擾　彼落者
花言彌其崔風以起之色尚不渝昨焉猗嫵今
者廡徂方陽火許俄零鬖如予不我歌其柰此
殹　彼落者花言彼于道風以起之色尚妍妙
昨願渥丹今首華皓方祝壽康俄病之告予不
我繇其柰茲暴　今人古人悉塵悉土況茲物
華其得恒撫予弗日娛歲不我與

彼落者花四章一章八句二章二十句一
章六句
有田野人遂其閑也弱冠出仕知命而歸爰廋
于邺有琴書以自樂也
有田有郭伊邇匪遼我倦而歸於焉逍遥爰力
于書且勤于菑朝斯夕斯以詠以謠式結今好
言報夙勞　山旣我抑川亦余媢維禽維魚亦
莫余畏　林則有風洞則有雲醸則有秫饌則
有芹樵則有柯釣則有綸　維人至樂曰立曰
懿得而巓之何有人爵　彼爵與名豈不我榮
其或舍旃乞有未任乞有未任且以鼓琴
有田四章一章十句一章四句一章六句
濯足于溪遂山中之樂也
濯足于溪風薄其衣載撓其波雲影四披維山
維林我屛我闥以游以觀山水胥輝有閑所樂
彼惡克知　濯足于溪風飄其袂載撓其波雲
影紛避維山維林我闥我第以娛以嬉山水胥
媢有閑所樂彼惡可冀　天於淸福其畀孔艱
借曰畀之亦罔克安　爾塵爾埃爾紛爾苦我
溪我山我得我所或杖或几或觴或俎或舟或
輿或吹或鼓溪爲我歌山爲我舞冥然心會此
適誰語瞻彼白雲使我懷古
濯足四章二章章十句一章四句一章十
四句
奚木無本美王從義孝思堂也古者諸侯大夫
至于官師皆得立廟以祭於寢所以厚倫理別
貴賤使各盡其孝敬之心也肇宗子法壞後於
人者於報本追遠謾不訾省宋朱文公先生爲
古以定祠堂之制於是班班見於士大夫家而
竭石王從義其一也比過雲莊徵文於僕僕大
其能復古而有關於世敎也故作是詩以貽之
奚木無本奚水不源人遺其先盍是鑒焉于
于承于何而受乞知其然胡不心疚　秩秩祠
宇耿耿其靈維彼孝思格思以誠格思以誠如
閟如覲苾其德馨是享是聽肹蠁無斁錫祐伊
旅於何卜之兆厥鍾鼓　禮聿成矣福旣獲矣
曰庶曰宗靡不虔矣彼皆蔑焉喪厥良矣孰其
牖之俾復明矣申以是詩後人庶弗忘矣
奚木無本三章一章八句一章十二句一
章十句

相彼逝川閔壯年之不復也

相彼逝川其來奚從滔滔靡竭日夕是同孰艾我年孰衰我氣孰雪我髮孰灰我志吁嗟衰兮 相彼逝川其來無已滔滔弗廻日月隨靡頹不復冊髮不復玄氣不復銳年不復妍吁嗟衰兮 相彼逝川其來未艾滔滔靡止日月同邁行必杖策坐必几憑食必噎視寢必憂與吁嗟衰兮 吁嗟衰兮大聖未免三復抑詩敢不自勉

相彼逝川四章三章章九句一章四句

猗若夢親友也

猗若人兮言別十禩有牽于懷宵見于寐髣髴如容止溫粹惠然見過與昔無異 言御我琴言哨我壺言樽我圃言舟我湖高我能闢嘉我不渝傾懷以懽與昔靡殊 方爾綢繆憂焉鷄唳雲散雨絕月亦傾墜頹曉窅然暝色猶未何時眞逢話此襟義

猗若三章章八句

有石可友明歸田之不孤也

有石可友玉立仞餘峭拔崒兀厥色翠如維虖其中蓄有若無命以抱雲名實則符正大不倚倣久靡渝愛而謁之勃然起余 或叩以杖或沃以酒或望而趨或坐與偶載摩其足載撫其肘載拍其肩載撫其首恬焉受之略不余否余方遯野爾適抱雲以我爾交孰挾敢云伊嘗伊鮑伊雷伊陳伊古至交亦罔克倫醉視則醒吟繞則文困依則億靜對則神一日弗面九竅爲塞 嗚呼石友其益孔多不洩所懷介益可嘉頑言則之永保靡他

有石四章一章十二句一章十句一章十三句一章六句

悼亡

伊余踐仕實以親故由吏而官黽勉朝暮維卑厥是懼維清白是務室故無聚 亦由汝賢克炊其天肆敏躬克蠲肆饎剛克宜卒以不顚昔我既冠君亦甫笄于配其宜婉有令儀婉有令儀于姑婦不違于娣姒不睽于婦道不愆于女紅不衰以迄于茲如初來歸 五子咸蓋有未曉蓋有未曉且弗壽考 始相期偕老今則汝先始相期同樂今汝我捐其嗣之不延其

壽之不綿于誰紏焉豈禮容有愆豈德美未全
豈內助未篤豈中饋未虔如舉不然何以弗年
吾既汝宛而又汝憐乃矢是詩以慰九泉嗚
呼奚言嗚呼奚言

悼亡六章一章七句一章五句一章十一
句一章四句一章十三句一章六句

壽子宗引也

於惟我祖肇基青陽揮爲弓正爰氏以張厥族
孔殷奕葉振芳周仲孝顯漢良智彰釋之平决
博望遠揚折轅有湛埋輪有綱吳牌昭直蜀賢
飛劍五龍佐宋九齡輔唐睢陽之節山斗與昂
燕公之文江漢巨量玄素遺直志和貞藏下迨
五季全義循良天水之興齊賢慨慷乖崖崛起
西土是康横渠道學于聖有光南軒繼之益熾
益昌天開
皇元有公有御九吾之胄皆時之望 繄我王
父更世多故服戎前茅艱險伊屢其周人急空
橐弗顧壽百其齡可灼平棗父年十八獨任家
務于江于淮是亂是邇以隱于賈以晦其著以
儉其出以阜其聚以開我人以萬我祐余時昉

冠儒雅是崇維詩維書靡豈靡暮其業未竟延
仕延贅薦親寔命之弗荷恒懽幸無失隧以承終
譽豈曰能官菽水攸助甫出五句遂引而去
二子变一今惟汝獨汝兄使存吾豈汝督兹因
誕晨署汝之告彼聖與賢非四耳目第性湛然
不物於汨夫道非遠在志之篤維志之篤無堅
不窟無遠不躐無高不升無深不矚其弱可強
其暗可煜鐵焉可金石焉可玉毋小成是牿毋
細娛是逐毋師友是拂毋祖宗是辱 維人之
心匪恶伊善由弗脩養道乃遂叛處彼下流又
將孰怨與天地分歲月無算此身始有胡忍塗
炭古人遺訓方册具見吾指其南汝進毋悼

壽子四章一章三十八句一章三十二句
一章二十五句一章十四句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三

古詩五言

古意十首

我夢上寥廓宮殿深綺縟上有龍鳳飛下有虎豹蹲茫茫四圍水玉鏡微纖痕坐覺宮殿搖縹緲驚心䰟欲下客相挽酌我青霞樽前後鳴雲韶左右歌天孫四座儼冠佩光爛扶桑暾囑我到塵世膠口慎勿論劃然隕穹崔雪屋燈微昏

驅車上崔嵬進寸還退尺極知太行險政爾未遑息我僕既已痡我馬亦傷策䰟斷猩鼯聲心掉虎狼迹欲迴惜前功將往孰引汲林端風雨交谷口雲霧塞惟應徐徐行庶免胥顛躓由正莫務捷其到或可必前路方巉巖仰視天井窄憂端從中來比山却平易

有客遠征戍乃在朔漠陰怙恃既云失友于亦俱沈獨存寡弱妻冰蘖持寸心極知形影孤不忍忘遺簪夜織侵昊月晨爨掃墜林有時睇穹穹悠悠恨彌襟人生果奚恃道義扶古今窮微豈爲累他日知良金

薄言采蘭芷將以貽遠人遠人天一方相望邈參辰蘭芷秋欲萎步繞蒼煙津終朝不盈掬戚戚衆苦辛徒令翡翠禽驚逝不我親禽逝再可至人別會何辰惻愴訴無所商飈動白蘋

鵷雛千仞翔所下惟德輝非竹實不食非梧桐不棲竹實豈恆有梧桐亦云稀所以高世士抱藏守巖扉寥寥經濟懷不忍輕發揮朝飲西流[illegible]米南山薇千駟[illegible]雖致不義秋毫微寄言時之人慎勿嘆布衣

好鳥止庭樹睍睆揚嘉音再三未云已慰我山[illegible]深[illegible]鳳[illegible]野服把步林之陰仰視離離天悠忽動[illegible]知出無心往公[illegible]松[illegible]釣[illegible]見三神山咫尺萬里[illegible]至難必但見雲天高[illegible]與鮪吞網不汝挑[illegible]功要使斯世[illegible]此志果終定遲速終相遭

我欲適鄒魯歲晏道阻修奎文逢相望五彩爛不收孔林無曲柯未[illegible]恆安流春風吹舞雩童[illegible]方詠游彼樂乃如許我志獨未酬徘徊暮雲遠心往形迹留何當生羽翮因之閱齊州

美人余所珍睠焉厥彼致之人爲美何玉體性

蘭蕙熙熙如陽春春物惟自遂動靜語默閒恨
有無限意我欲相徵逐咫尺胥壤異何時觀清
揚滌此塵鄙氣
我有書一函字不類人世雲擁蛟龍翔風飄鳳
鸞近寶藏將百齡時時露奇氣上令星斗殷下
益山海翠非不欲出之將恐反為罪歲宴何所
歸自樂諒無媿

寓興和

延祐四年二月余以事至興和凡留百
餘日寓居城東隅幽閒深迥類隱者所
居因得詩十首以為他日歸田起本

三

平昔嗜幽隱未敢聞斯行雖云縻以爵稚負羲
皇情茲來忘齟齬若遂林泉盟城居足肖役巾
屨淡無營閉簾納南薰庭草微波生非因容相
過竟日無人聲為衣時往還黃昏惜不驚安得
幅員廣舉若此境清僻時小隱嘉時恐易失誰謂
淹邊城
日出未云起枕上聞翁呼絅思食馬門驚騎爭
先驅而我幸免此日與幽寂居所泫惟一事事
已無餘拘或杖陟城堞或騎遊郊墟或賞來鄰
花或閱西家書歸來曲枕卧旅窗亦明虛優哉
聊復爾詎必山澤居
鈞簾坐觀雨濛濛散如絲彼燕何所欣往來經
緯之態風夾毛骨詎易物蒙滋餘潤浸迫人卻
避楊屢移從來幾風雨今始有此始乃知寸心
靜萬象皆委蛇人生故多事安得恒如斯
得子張也書詩以答之
有客附書至封識墨尚新展讀良久勸我歸
及辰我豈不汝從愛此泉石濱官事亦既簡又
多素心人羽生篤家揚更消味醇而況俱好
客有嚴眉不醒緬思其讜閒實與遊旅均為往
非寄寓矣必家焉初定書扎生民且復樂我真
三月二十五日雨
送而易風色當春雨恒經芳菲既遲迴原濕復
平寬禾黍間入上觀得停復乾農望多鹵莽畋
亦殆安豈敢付天運略不人力千我來每病
此寄非無從引所以筆耕罹百谷樂且惟邨郡
入壽莽旂行扶犁其盼盼既沾足極瞻行及觀
所以願歲登惟恐靈峻穹因之為懷上青歛耕
家山

過長白山謁范文正公讀書堂

長白何岧嶤不有讀書堂人云小范老於[illegible]
晨夕[illegible]落落休泉石[illegible]往瞻拜赫
然如相及維宋[illegible]集乾光天下
憂一瓣丹心白中[illegible]有人[illegible]力[illegible]
出[illegible]有斷德恭
何[illegible]和氏璧向非仁霸知千載血應
[illegible]
辛苦積功臣自古多[illegible]公平[illegible]心
胄壞邈相隔但能一[illegible]

日[illegible]行[illegible]色

登閔中閣 北二十里為大內

羈思慼如擣奮欲飛彼旻於焉一振衣聊以樂
我負三都鼎足峙二水衣帶分穹窿天蓋野浩
蕩風披雲新宮何巍然所見勝所聞利肆喧闐塵
市夕彩明山曛群角散戢戢衆翼翅紛紛登高
窮彌遐撫事無悲欣故園定何許憑欄重殷勤

夜雨寄呂叔泰

隆隆暑威歇稍稍秋意深幽[illegible]暫斷[illegible]空林亦
蕭森況兹風雨夕[illegible]寒陰[illegible]浸幽語得
鴻遺哀音以我耿耿衷知子難為心[illegible]情[illegible]
矣咫尺猶商參[illegible]飯就子[illegible]執子斟豈不
欲一往畏彼泥潦侵占人道義交非惟讓分金
斯事久索寞念之恨彌襟願言軌前躅尚期[illegible]
來今

二月二日雨寄杜希聖

入春不句浹小雨凡兩作兹晨尤所欣生意際
衆廓初看況纖塵尚恨為力弱扶節立未幾已
謝淚花萼神哉造化功悠悠諒難度狼戾期在
兹殷屏不復昨[illegible]雲引[illegible]杯擬勸龍公爵蕭蕭
一蕪風搖蕩春陰薄因之成短章聊發幽人嘯

禮部新鑿蓮池成

春官大宗伯非據恒拳拳云胡舒所憂鑿池納
清漣明月忽倒掛停雲亦中懸纖鱗泳幽深淨
植呈芳姸公餘爲寓目彷彿湖海前未浧范蠡
舟聊當陳登田頭白尚兒戲自笑復自憐孰知
此擧中仕隱乃兩全言念楊州鶴其然豈其然

秉傳過家同馬克脩總管寬金線池

皇皇使者車每出每忽遽茲行諒多暇值勝轍
少住而況父母邦所與多舊故依識臨芳池人
影亂波紊華堂醫歌雲香玉醺杯露于于來遠
岑歷歷散碧樹纍纍泉引珠奕奕風起絮二泉名
舊聞金線奇屢至未曾遇川妃若余誇一縷出
容與因知穹壤間靈異固無數寒氷乃生蠶烈
火能浣布滇濱有樓臺弱水不毛羽伊誰學壽
同擬欲扣其故題詩池上亭它日記分聚

擬四季歸田樂

春

日月辰天廟陽癉土脉生習習協風來顒顒衆
蟄驚農人服厥畝薄言事春耕缺堤流濺濺灌
木鳴嚶嚶白蘋颭青帘綠野明冊英蠶婦喜形
色牧竪歌傳聲天隨野色迷山與吟懷清向來
慳一際今者幸四幷尙徉子眞谷萬事秋毫輕

夏

北陸展脩晷薰風薦微涼麥波浩無津細路如
橋梁溪光林樾潤雨氣桑麻香舂聲破幽寂人
影來微茫缺垣誰所居紅碧相低昂翁媼老死
盆兒女前捧觴我行適見之亦覺心樂康昔聞
太古俗今歷華胥鄉向令早知此詎使田園荒
迷途諒非遠淑景良未央於焉遂平昔孤陋庸
何傷

秋

黃雲亘郊野農力今有功茲乃民之天治理根
其中我雖未及粒已覺飢腸充田頭父老過擊
壤今歲豐自愧無寸積坐享雍熙風秋成既如
彼況對菊與楓氣澄天宇高心寂塵慮空木落
山獻體波縮沙留蹤邂與何悠悠迅景何忽忽
俯仰田舍底或能保初終

冬

歲晏日南至場圃靡所勞告成三務功盈耳靡
衢謠鵝飛嶺外陂虹斷林邊橋將期養蹤拙詎

厭居寂寞負暄坐晴簷煦煦春滿袍對山閱吾
書懷古酌彼醪此樂天所靳何幸及草茅雖非
鹿門龐或庶彭澤陶爲詩寫幽尚刋落草與蒙
集以貽知音悵望心搖搖

直省

苊松蔭華構蒼卉延淸池雖有聲利喧吏隱良
亦宜稍稍多士散忽忽落景移嚶嚶草虫鳴熠
熠螢火馳驚飇葉蕭瑟淡月雲迷離夜澄神慮
醒人杳音塵遲感茲耿無寐迴廊步委蛇懷哉
百年心欲語難爲辭

登司天臺 同李景山元復初分韻得色字

湫居厭紛庬升高百憂失河流耿微明野燒還
故碧太行望中低斷處仍雪色翠華天尺五金
城年萬億美哉山河固兩有險與德區區遼與
金銅駝幾荊棘開闔看煙雲興廢感今昔所恨
難久留悲風晩來急

夏日姜氏園亭避暑

赫赫三伏威遲遲六龍轂劇暑將焉逃于彼灤
之曲人家佳林薄一徑入脩竹窻扉翳深青水
石帶微馥魚若游空明花如媚幽獨時於喬木
巓嚐見飛來鵲桃源昔疑妄歷此方心服詎知
盧落閒而有無懷俗心寵潭影澄詩與禽聲遂
此樂且勿竟留待重來續

飲崔氏別墅

駕言徂莽蒼煩抱豁以舒佳處尚邈然俯仰已
自如行行遵大路未覺我馬痡雲林展平遠田
苗散敷腴爽爽荒落煙蕭蕭幽人廬入門恍世
異花亭繞芙蕖皮影涼屋壁禽聲亂庭除穹來
淸夏風遐原澹夕蕪幽討起新思雅集存眞一
群賢迭詠歌夫豈山陰殊且勿嘅陳迹萬古皆

須臾

登會波樓

吾郡山水窟奇勝聞未嘗於何得全觀茲樓水
之陽群峰繞城郭飛棟相頡頏影倒漾虛宮錦
亂天孫裳明湖一神鏡照萬無留良華鵲乃後
軀使我背若芒欲擊酒相屬彷彿蟠龍翔形勢
信絕美求釋慙德涼雖云生長茲會少離尋常
桑梓尚敬止況乃十二強何當棄官歸扁舟來
徜徉

大明湖泛舟

肇余復鄉土樹石皆華滋沔彼明湖波倍覺香可庖攜朋訪蓮葉浩浩從所之俯視亂山影與樹相參差商飈一披拂爽岸蛟龍舉手欲攬玩復恐陽侯悲平生慕天游不意今有茲赤壁坡仙笛渼陂少陵詩二子孰可継沙鷗弄晴漪

趵突泉

物平貴如水陻阻乃有鬱云胡在坦夷起立若紛爭無乃滄溟宂湔洩元氣精不然定眠物摶激風濤驚奇冠天下無每過煩襟清范茫彼區域載物良不輕微水坤焉浮非天水奚生孰知一脉許而與天地并因之有真悟日晏忘濯纓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三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四

古詩五言

制中辭吏部尚書

實行諒無有虛譽日以隆二年兩見徵顏厚申九重將行懼違孝欲止還戾忠出處人所難始信此語公吾親卧丘壠子亦當同凶何心從吉召去此楸與松潢汙水孰薦溪澗毛孰供三年非我獨貴賤天下通朝著多英髦豈少莪病翁不惟隕士節將恐隳皇風明明方孝治應不罪眇躬書此奉來使感泣田園東

遂閒堂落成至治元年

去春卜斯室余方忝朝聯室成余來歸似恐非偶然門庭頗幽邃花木仍清妍不妝崇柱石所喜遠市廛好山動相見流水近在前雖乏晉公勝差比揚雄賢有時萌倦心攜客增數椽築為四小亭飾彼園與田一亭名拙逸一亭名樂全一亭名九皋一亭名半仙客來縱游逸休息從宴眠顏茲亦云易少緩良有緣物理忌大盛天道嫌曝圓殷勤志諸壁留以需他年

田舍早春

村居久習靜頁暄坐依墻兒童喜相報沙草露微苔余老愛生意拾樵衛其傍雁憂牛羊侵第防雞犬傷因視亭中花碎蕾亦綴芳風日漸回律川原泛晴光飛飛鷰外禽啾啾試新簧乃知春一動萬彙隨悠揚田園有幽事往來補斷行東隣移杞梓西家乞松篁雖非老人宜且慰丘壑藏悠悠撫淸景此外非所望

記綽然亭前花木

淵明曠達士乃廬田園無退之崛強人亦甚有屋廬而我抱二子公卿與臺與歸來得玆堂偃息權有餘門庭足山色田間水縈紆堂前數種春一一名品殊芙蓉錦帷幄芍藥金盤盂梧桐翠篠門牡丹紫蕤腴葵榴色爭勝梨柿枝相扶海棠梅菊蘭或濃或淸癯循環一年內爛熳無日無最憐兩稚松貞操挺起余凜然殿群卉次第孰敢踰有如吳宮娃布陣庭之隅老子曰何事總玩爲踟躕觀物悟盛衰度世忘智愚利害不復齒發要不復途從游有徐翁共話惟樵漁人生此樂慳況今許頭顱區區獨堅守或能保桑榆

郊行

遠山如遁藏近山如見逼老夫緩策行超遥歷阡陌淸風動林木浮嵐上巾幘雲霧自遠來忽覺川陸黑霏微數點雨顧視衣不濕野色含蒼茫如游化人國平生喜淸景攬之欲杯吸詎惟可樂飢亦足已沈疾幽閒自能年直恐人未識千載桃源春莫謂訪無跡

新構草庵

起樓城市中雖麗終塵喧山間一把茅幽勝不可言野意既無隱嵐翠亦滿軒上有靑峰雲下有瀟水源叢篁森四周何必蘿與蔦時出百無慮有守有鶴徐愚者以爲陋達士忘寒暄隱然太初意時對常在垣詠玆落成詩商聲滿郊原

書綽然亭壁

野亭自成趣日日必一臨有時俗務妨咫尺猶割於此愛山水秀非高林樾深其中陳詩書傍列盃與琴鼓琴酌我酒既誦且方吟想前隱居者亦復如我今古人不可見賴書得其心後來知我誰搔首雪滿簪幸此可終老且勿求知音

郊居許敬臣廉使見過

野處欲忘世況乃平昔友寡寡數畝園甘此養
衰朽玆晨君見過童穉駭而走牙蘇明郊原驕
從隘巖藪輝光生泉石意氣排户牖握手論夙
心相看各白首疊疊及經術眷眷接杯酒嘉我
高尚懷一卧七年久自言微親老亦欲謝紛糾
從仕非不佳其柰多掣肘所以明哲人往往去
之陸此言公近諫彼節余何有本朝野老俱執
敢達者偶渺渺煙林合浩浩風隧吼消消水穿
竹忽忽日低掷出門俱黯然人影亂田畝

有示

余出四十而髮有白者今五旬有七殆
將皤然每一攬鏡輒爲大笑或者疑焉
遂賦此詩示之

人見白髮愁我見白髮喜爲問一世人得此能
有幾陸展何大癡染之媚女子政使女子憐不
悟愈衰矣坡仙自謂達亦說簪花恥昌黎素倔
強併恨及牙齒嘗恩前輩心要皆怖身死身死
人之常縱怖能免彼不如姑舍之發高看雲水

飲田家醉歸

肇余故園復宵夢亦晏如投趾皆春塋風景久
巳除有酒略貴賤見請輒同娛玆晨飲田家翁
媼良勤劬呼童爲割鷄催婦仍膾魚坐我桑柘
陰淸風來徐徐澹前太古意彷彿羲皇餘雖未
無何有已覺春敷腴人生電之影此酒何可無
爲樂然多端未必能勝余題詩村舍壁用詫溪
樵徒

夏日池上

林深池水綠倏忽春失妍繁枝已成陰稚荷亦
田田時序不余貸相趣反手然歲月既如彼此
生亦堪憐始衆髮尚黑今也雪霜肴幸此田園
佳爲樂忘歲年況有二三子朝夕事歌絃平生
丘壑心自喜千萬全此福幾人得嘯傲雲莊前

村居重九對菊

秋氣肅村落衆綠日就枯斯花何不群當此獨
爛如有如高世士不爲流俗汚又如守節臣可
託六尺孤自爲霜下傑綜名諒非虛肇余歌考
槃數載山澤居每値三徑移朝暮必與俱割席
障巖凝引索園扶疎未發恒助澗既茂頻芟蕪
揮鋤恐見傷招蝶使相娛老來百念灰爲花尚
勤劬閑居愛重九我固淵明徒但怊樽愛空坐

閱佳節徂吾詩亦堪醉笑命兒童扶

田居

性癖喜郊野宅此十載強人云久自厭而我安如常飛走咸舒徐耄稚亦善良口不挂人過所語惟稻粱相邀坐樹根四顧多牛羊納納眼界潤洒洒心境涼脩脩風日幽忽忽身世忘公輸爲我拙孟獲威不揚儀秦詎能舌趙孟畀欲藏向者豈知此近歲始備嘗嘗疑古之人往往皆高翔其樂乃如許諒足輕軒裳此詩君試歌六合聲洋洋

春日雲錦池即事二首

晴原日融融生意動林木信穊芳池邊風生水紋綠聚散鷗亂飛出沒鴨爭浴物樂不自知觀者快心目細惟脊壤間何物無所欲泊然風月懷頗覺唯我獨此福當自遣奚啻萬鍾祿奇者難與言但可詫樵牧舉頭見青山新篇又須錄

又

樂閑不願仕昔聞陶令然而我山中居頗覺同前賢出門雲水俱入室琴書全筆硯或少隙餘功到農田觀禾割深翳行卉扶危奸移石支卧

松溉竹疏微泉平生愛物心乃始遂近年猶勝馮唐老抱恨終綿綿

過龍門

山水何地無雄渾獨削郡吾元此開基德澤被餘潤我來自神京一路翠無盡大峰儼宸居小峯翼趨進劃劃戈矛森欝欝龍虎奮連斷伏羲爻開闔武侯陣値陰水墨濕當霽金碧暈石擢九地根泉落半空韻霏嵐近可挹聚落遠難認隨行變態殊顧揖不暇瞬如是凡數程愈出愈神儁逦遲窮陂陀推阜尚

餘慣長茵塞草鋪碎錦野花襯行涉人泝流道獎客吹爐方喜脫險危焉首又千仞或云龍之門儆悅半疑信兩崖覆若箎如中有怒雷震白浪風搜穴薄谷兩林豎四時關無閑萬古磨不磷仰觀毛骨寒闇入精爽森沉沉飛鳥低洶洶去波迅懍懍控全燕深壁走諸鎮未知神禹手於此曾鑿濬圖經不得詳排雲欲天問平生子長遊勝歷神每蘄豈期驛塵遂乃足看山分奇觀自此窮造物諒無蘊古生氣空豪用詩敢角其峻捫泉滌筆塵吸露當杯醞詩語成轉九飄愁破

迎刃大書道傍祠千載寄高興

和元亭之僉事登歷下亭韻

漾漾東岡陂歷歷北山道於何浣煩襟勝處嘉
同到有亭翼簷窿揭以歷下號衰齡怜危梯未
免扶且導于時方旱乾千里無寸潦澡擱身世
忘群囂信天造雲錦相縈廻水禽互翔噪羅峰
純浸牙豎樹亂排蘿天與幾今古依舊激湖甀
不見捉月仙嵐秀想應耘悠悠割扱人誰剔復
誰驚細思牛後竊何若雞口部玄德仰帝虞凶
威翻臣鄰另來當自試已往詛庸悍猶史客踵
至屯歷邱懷頗誰談激懍氣虎年欲甘蹈盤狗
留衆鼓謂少陵傲茲游起余多外靜內還躁
古天增高涇水亦加興蛟龍時湍吟樵牧任
衝冒何當分憲回益響繼今好

長安孝子賈海詩

天曆元二載西土罹荐饑愚時拜中丞
命曰汝往癈敷三輔閤十室九困疲行者總
溝瘠居者恒餒而親戚自魚肉違恤父子離鄰
縣民有賈蝎力奉母慈闈門爲口四一妻仍一
兒摥瓢日行丐有得歸母貽不幸値虛往見姑

顏忸怩退省百無有滿屋風凄其以渴和糠粃
進母母不怡曰我幼汝飼非珍即甘飴而汝今
我哺以我犬豕爲況我老且病累汝無幾時子
懼白其妻無言掌頭垂妻曰攜此子從鬻無問
誰市呼不見售復歸泣漣洏子心抜火急兒命
累卵危除携至他所恩愛從此辭解衣縊不殊
反爲子計持瓦盆按佩刀手足隨紛披紿云黃
犬炙雅於補衰宜母知口暖哀不悟骨肉虧子
幸母辭疏不計妻攢眉棄開驚此言怒詰官先
治使民不如此賑貸猶遲疑即引造行省使細
陳帝加且命出兒肉關府備示之飭諸相坐前
余爲失聲悲促椽狀其故闘上星夜馳或將復
從役或將表門閭或序熟飲酬或還好爵縻上
以勸臣子下以安與甿延議必不変命下會有
古昔人有埋子天遺以金鬻復有貨視者哀鳴
走通津亦有棄孝迹完姪與相隨未聞刃所愛
方古猶絕奇嗟哉賈生心世俗彼爲知母以賈
爲孝毋以賈爲癡子失或再有母失庸可追孰
能庭桂惜使我堂萱萎惜其持是心屠子如屠
狸與從王政圯風靡俗亦漓子囊錢貫朽母篋

無針錐子妾曳綺羅毋裙露膚肌不慮親猶天以利爲根基不究身何來以賈爲宗枝於物尚爾新殉乃禰祧私嗟哉賈生心堪爲世俗規箴闢前哲言一孝蓋萬旒孝可包衆善孝可動兩儀孝可神鬼格孝可賢聖期能孝斯能忠厥心自親移願彼爲人子終身誦吾詞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四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五

古詩七言

毛良卿送牡丹

同門毛良卿家牡丹盛開邀余一過未敢顯言曰者以折枝數花見贈余老嬾不能副其意故作是詩以釋之

三年野興雲水俱逢春未始襟顏舒故人持一本芍藥慰我意重明月珠入門神彩射人倒一村爭看傾城妹急呼瓶水浴紅翠明窻淨几依於自言私第惟此本每開蹄轂窮朝晡樹高丈許花數十紫雲滿院香扶疎栽培直謂天上種熏染不類人間株有時風蕩香四出舉國皆若蘭爲祗貧家部屋僅數椽照耀無異華堂居天葩如此忍輕負轉首夢斷巫山孤明當洒掃遲兒歸未審肯踵荒寒無余開感德良勤劬久習嫻散倦世途深藏非足德公傲索居莫哂儀曹愚禁厨一臠味已得類推固可知其餘君持詩去爲花誦蜂蝶應亦相懽娛

題周氏池亭

東風吹樹飄紅雪碧雲冉冉迷林樾入門高掛

四面窗水光山色尤奇絶恍疑造物同我遊參
差夢裏金銀闕眼中不見無極翁閑殺濂溪舊
風月

待鳳石并序

余近得奇石一田兵部師孟同臺掾杜
孝先過而觀之遂名曰待鳳以其一峯
橫出若待物來棲者因而名之余嘉其
詞雅而意深故爲之賦

岐山鳳去天爲老閑殺蒼梧與瑶草空餘陳迹
十丈臺只辦煙霞恍凢鳥朝陽一鳴三千年天

地此心何日了幾迴月夜琴罷彈彷彿玉音來
縹緲雲闕九邑望不見几上一峯空自好青天
儻與逢十識白日終當見孤矯古來奇士志頗
同抱玉泣樊不爲少子陵坐釣桐江春正則行
吟楚澤曉白石鑿鑿半夜歌大華希夷五雲遙
兵曹命名寓世蔵廷叟有詩成腹藁斯名但恐
還徒然喜極二豪俱悄悄孤影風微篆煙裊

石鼓詩時在南城文廟

粤自鴻濛剖玄秘天祚有熊炎帝繼侯剛肅恩
神與凝摹寫三千入書契蒼姬一變史籀出鯨
攫鰲吠鳳紛結延嬴秦白帝不古師遂使斯斯愚
叔世當時玉筯天下獨爾後爭期古文棄末流
諸子相祖述刓朴遺淳趍姿媚我背嗤此愧踈
淺一髮空存萬鈞係想來庠宇觀石鼓玉立儼
然三代器細思伊始將安庸或謂宣王董獵事
且疑且信邈難詰日月群陰欲食既半爲雷霹
下取將僅餘二百七十二貞堅不隨刼火灰蒼
古猶含太初氣世間鍾鼎瓦礫如使韓千金未
爲貴昌黎作歌恨才薄坡老來觀惜時異區區
流轉又幾朝終不能言見天意若令好事堪心

玩擾竊空應錫萬許平生護有博物心迫視不
能詳二字沉吟獨立西風前喬木荒煙日西墜

遊香山

山行彌日山益奇亂峯挾翠如吾隨遊人聯蟻
度林杪細路一線雲開靄茫然四顧動心魄嵐
光蕩秀浮雙闕路迴寶刹忽風隨大鵬九萬離
天池林煙娟發將復吐欲見不見神護持松蔵
雷雨大陰黑泉迸巖藪銀虹馳我來青帝已迴
馭太古殘雪猶離離一聲啼鳥百花落兩崖紅
雨春淋漓笑驅虎豹坐盤礴悠悠萬古歸支頤

須臾興盡下寥廓長風又送雲邊詩蓬萊挽率沓何處無乃造物移於斯往年夢裏記曾到先聲已爲猿鶴知惜無奇語勒卅壁坐令清賞成絕癡斜陽忽將瞑色至山靈應怪歸鞍遲人間勝事忌多取毋使樂極還生悲

贈劉仲憲并引

仲憲衛州人以儒掾臺省者十餘年清苦如一日人饋遺皆不受能詩善談政治嘗謂爲天下不自農桑始三代之盛終不能致聞嘗叩之其言激切或至淚下余器其人類古君子故以詩贈之

朝堂非貪窮水陸風紀恵文寒鐵玉而君名位不省臺常見私憂結眉目竭來過我白所懷如枉束伸功未録諄諄三代治安本脩水火金并土木烝民既粒教乃敷和氣春風生比屋自從秦鞅廢井田王政絲棼民滋束利歸兼并齒嚙貧萬世禍基從此築漢興文帝殊有爲尾礫黃金金玉粟蠶農一切悉禁絕千耦如雲四郊綠下及魏晉隋若唐或耀武功或貨黷盡剝民力供上需何異餋身還餌毒聞昕偶尓值小登侮禍元出天公獨勸農使者徒上功虛麗秪堪文按牘繹騷後迫五季閒競投錢鑄懸刀鐲民間十室九皆空父子幾何不溝瀆吾

元有國天所資

世祖躬歷艱難既未遑禮樂刑政須首闢司農惟稽督至今在在著作林枝幹排雲葉猶沃當時治效槩可知行不貴糧居露宿茲非前聖後聖規肯特千年萬年福統元欲復今何難政坐因仍弗加勵駿奔期會誇獨賢深竟根株衍能獄毀方求媚爲消融澣垢搜瘢稱幹局嗚呼足豈經遠闕刑劉淮虞聖復公餗孟軻古稱王佐才照世格言星日煜論治畧無奇異開唯說耕桑與雞豚使當此日出此言可必諸公盡驚顧聖賢於彼非不知但恐違天拂民欲切嘗窺管得一斑端本澄源在當軸仍擇師帥專撫綏且諭以司牧事體的行黜陟表情勤重立賞罰旌賢淑如斯上下不浴業伏蹟市朝廿纈戮我聞其語汗兩如始也解頤終項縮半生醉夢鄭衛音一旦醒心鄙濩曲劉君劉君策固佳俯仰悠悠知者孰傳存拾瀋示求箴書著興戎昭往躅

君不見東家求官交近侍西家富家和徽逐柰
何溫飽不自謀日爲黎黔欲長哭我知君心如
古人我知君才非世俗子年身遠志在廷梁父
調高音振谷賈生流涕叫虎關屈史甘心楚魚
腹舊闢造物補善良比歲看來亦翻覆紛紛已
往姑莫論目擊試將吾友卜承家千里止一男
半夜麒麟大何速淚巾又燥女又殤蘭玉埋香
見無復士夫因以貧爲常門户那堪禍相爲我
嘗送米猶見邦一介他人肯輕觸處勁節義氣
凜然風雪倒山松柏益逆來戢跡尤可嘆十倍
戎途輿服幅勞勞簪領頭班白承務酬官在昏
夙否極或者泰運還有詔吏止七品服君由弱
冠冠儒冠一踩誰分鸞與鷄世間也難表裏攻
阮籍途窮未爲促昨朝跋馬過所居古華荒凉
崔堪撲座無裀褥甑上塵皮有詩書盤苜蓿歸
來嘆羨原憲貧却顧輕肥還自愧寒余亦本山
野民仕路強趁終蹐跼向非親命須官爲定買
煙霞事耕鑿書生所見然頗同欲舊不能寧鹽
櫝因知世事如意少詎止君家爲不足子孫徇
列多冥頑玉帛山堆足憂辱國忠貴繼奴隸憎

黃憲清貧古今伏人生果在官有無可與智言
難衆告今辰齋色雨洗新群木疎明麗朝旭一
杯陶寫千古情我起踏筵君擊筑天開羅帨雲
千疊地展錦屛山四簇不須華俎飣莞蟲政要
露杯羞杞菊須史酩酊彼此忘哀玉滿庭風動
竹

同滿獻臣元復初張子昭高麗寺賞白蓮

雨過琳宮失殘暑竹枝翠濕低疏圃入門倍覺
老眼明寒碧一缸花四五不勞掛席雲水鄉坐
覺西湖在稍宇蒲搖風影翻舞庭荷瀉露華珠
返浦鶴魚江海均意適蘋藻王公亦心許何年
仙子謫帝居繽倒維摩散花女三生夢斷金沙
灘未必香魂遠塵上同來數子俱好事爭擲青
兜醉鷫鸘座中老衲計更奇暗伏毛錐不時舉
忽聞題詠須即席衆氣勃然齊一鼓或昂或俯
或吻鳴或蹙或顰或目語或先磨墨務速成或
已縱橫馳軸吐須史能事俱告畢白壁明珠爛
盈瓻論功行賞四座譁我不能觴甘楚舞從今
雅會當日然轉首秋容泣寒雨

萬年松 并引

萬年松生五臺山中長三寸許好事者
采置諸囊或夾於書簡不計歲時幾何
出而水之則生意輒復以故土人謂爲
萬年松日者田兵部師孟以數本見貽
且曰當作古風一章惠我頗爲籛筍之
光乃爲之賦

君不見崑崙有栢千仞強青天雷雨蛟龍翔人
間斤斧日相踵奇材政恐終自戕又不見樗櫟
擁腫拱何鄉匠石望知非棟梁既令枝餘臨寒
際寓古澗冷南華莊豈知此樹生寸許不爲形
累恒蒼叢貞心勁氣恥土若雖遭縛束仍芬芳
皺很纏糾亂石髮細葉茸密攢針芒呼童汲井
滌煙垢已眼但見參天長傳聞産自金色界貝
典不載不可詳天花蓋落居士室祇樹傾倒栴
檀場吾家秀碧雅相稱峯巒煙縹微茫一縱
植此向幽寂劍戟森照光走當天公豈以我爲
戲故遺二物皆倘佯窮林崇岳漫貢漢而我亦
笑造物狂古今何事非幻景榮枯美惡均亡羊
作詩寄謝子方子何時更爲齊東野史分滄浪

過長春宮

往年嘗夢蓬萊宮三山鰲背搖虛空滄溟俯視
一衣帶銀河鼓浪來天風茲遊良不異疇昔半
日恍惚迷西東平生頗似有仙分足迹未到神
先通層樓複觀此誰構只疑天巧非人工繞簷
松影黑於海步驚栖鶴翔雲中西山亦喜得佳
客巍峩相向如爭功邀余與廢澀何許令人一
笑慱鷄虫須臾遍歷至方丈壺酒盤菓羅青紅
心清已覺破俗若在右況復扇兩童道人見我
樂幽勝故爲留我說無窮朋鐺百沸失膏火風
水萬里忘萍蓬點求詩句爲相答半醉揮出塵
端虹煙雲滿室動鬼神不但爲彼開百竅笑破
人境所相羈此會詎與尋常同却愁歸去到塵
世又隨俗迹隨樊籠

秀碧石

有客白和林廻惠怪石拳許峯巒隱然
色明潤可愛因名曰秀碧遂作是詩以
答之

有客至自玄冥國袖携一峯元氣濕知我雅有
山林思和雲持贈曾莫惜巉巗正立三寸強蓄
氣歸然壓秋色初疑女媧醉煉齊劫火不燒年

萬億又疑鼎湖遺寶刼水齧惟餘半尖碧苔痕
剥盡出本真頻覺嵐光異時昔虛堂畫求爐煙
微日斁道存眞莫逆若令解語儘可師政使不
高何損德聖門顔子具體微齊國晏嬰才六尺
物形固有大小殊達觀元無高下隔褰裳欲賦
還踟躕一笑詩成山鬼泣

天屏歌并序

延祐四年予以公羅過中都傳過懷安
山中得石如板者二文理類林薄根株
柯葉毫分縷析高下欝然微有丹點朱
痕隱見其上遂名其一曰林梢遺照一
曰木末餘霞總而名之曰天屏視彼區
區人力爲者蓋相萬矣嗚呼豈化工之
筆山靈不敢私秘因假余以示世耶故
志其然而系之以歌其詞曰

懷安山高去天尺巖壑尋常煙霧黑豐隆力盡
抉不開中有神君瀉秋色老寬走避營丘潛闕
仝愁絶郭熙泣物生應亦憤太專故奪英華發
之筆塗雲爲葉虹爲柯所託雖殊生意一高者
如巨人傲嵬不可即低若如始孩頭角巳岐嶷

繁如秦擁百萬兵疎似周盤十二國何年龍虎
逝大還數點和煙墮空碧嘗許眞宰元無心以
此推窮知未必無乃群木陰射透三生石老蚌
曾食明月光火鏡能搋太陽魄莫靈兩曜彼光
侵野卝蒼枯復誰惜不然那得面目眞自本而
梢一一無感怪禽欲止還周章獰獸驚看爲辟易
天生神物豈偶然出示終當需有識我來適值
春色闌紅雨滿空塵不濕緣崗方謳吟披荒見
奇蹟笑携元氣歸袖裏東海窄呼童没沉瀣老
手自磨拭黃雲捲盡桂露丹斜日欲沉霞散赤
瀧水休汰金荊山莫搜璧政爾苦索居邂逅得
莫逆明窻撫玩清畫閑却頓龍沙求爲客緬思
穹壤間二氣互消息萬象從發生不作宋楮刻
如何此段奇直欲毫髮析無聲詩句誰可續照
座白虹影揺壁雲母紙足俗眼遮錦帳何曾奇
禍隔梅花捲月坐卧俱未許閑愁闖吾室第恐
夜半六丁排闥入

西巖醉筆

興來放歩白雲嶺海濶天高異人境亂山萬馬
東南馳只恐郊原碎俄頃乾坤誰管白鳥閑令

古空餘野煙冷何當結屋最上頭擺脫塵紛事
幽屏

餘歡堂 為許仲文作

燕山元氣横秋高下有逸士思鳴阜沉冥一世
湖海豪掉頭不與王公交九雛胜沸庖鼓刀何
知時薦溪澗毛紅樓夜月龍鳳簫歡聲輸與康
衢謡食魚豈必横海鰲娶妻安用傾城妖鄧林
喧鳥止一巢蝸角幾許戈矛操平生此意湯雪
消人知不知自囂囂結有田負郭惟釀醪有子教
義期無驕赴人急難若已遭奉親不使親知勞
長安喬木風雪號一庭蘭玉祥雲飄古來大隱
多市朝煙霞徒起終南嘲召南董生皆自蕪洛
中康節誰能招清風未覺千載遥書堂合賜餘
懽褒寵余漫爲軒冕膠庠齊小岳榮纖芒日中
奔走影叵逃何時並駕塵凡超詩成撫卷心忉
忉

題李太白登泰山觀日出圖

岱宗鬱鬱天下雄謫仙落落人中龍玆山玆人
乃相從氣奪真宰愁豐隆玉堂一任雲霧封長
嘯飛度秦皇松夜呼日出滄海東再爲斯世開
鴻濛鈞天帝居深九重醉舞踏碎青芙蓉天孫
玉女爲斂容郝視五岳秋毫同長鯨一去不復
逢乾坤爲里豨秋虫當年咳唾留絶峯至今樹
石生香風我欲追之杳無蹤不意邂逅會此中
屋梁落月依然空

謝益都宣靖王賜酒

往年
帝爲民食艱妯生遠謫瓊崖山渴心江湖入吞
吐無何無路無從攀矧余幽獨久林壑風月躍
凝煙霞慳玆辰復何辰伻來自雲閣田夫走報
釋鋤耨樵青起觀遊荊芹老夫開言數郊望喜
氣千丈虹霓蟠汲泉躬灑苔蘚徑設榻旋啓松
雲關大瓢編整頓匣綠綺鶴氅抖擻巾白綸肅容
迎入方丈室攖瓶古錦封斕斒使云
賢王鎮東土知汝男退辭朝班惟名惟利世羈
鞅自非真悟孰能刪公車屢起不一起冥然物
外甘伏跧擬崇退讓礪趨辭我酒我飲令汝須
無功冒受恐非福令人發愧顔爲殷金甕玉露
天上春奇香驚倒鹿與蘭投拜伏地拜三拜感
激殆欲涕泗潸平生自忖非俊才鈍如駑馬拙

若鴟有巢拳許不能葺架虹敢效公輸般強爲血指知不免所以袖手避謗訕而人誤此作高尚適足於我爲恫瘝礕如嬰孺本好弄孰知不戲由癡癎伊誰持此誑淸聽徒使軒蓋臨溪灣西村傳聞馘翁媼東崦來覩扶挈縲林花動色汀草鮮閑鳥亦爲鳴喈喈一酌破枯寂再酌伸皺僝三酌蛻塵世詎止方寸悠然惘的日爲我求太古爲我還何當大稔遍賜酺坐使六合皆懽顔鄉技文雅謝無有但能飮啜竊非頑閑莚幸許厠諸叟佑席不必歌雙鬟地僻岫田互雲峽天圍圜山中闢至音漱玉溪潺潺只此一朝樂可當十載閑淋漓靑霞椐錯落明月環氣從少時盛形改中年存從望蓬萊宮縹緲仙所寰長嘯恣游歷百怪誇神姦阿羅現十身獨俗呈金班堅吾尾幽頰奮比蹤群蠻大鵬摶扶搖騰落鸕鷀鴟倒海騰天昊魂褫犀兕野鯨不足而寶魚不鱗而彩樓臺構半空隱隱如城闉抵掌陽侯癡怒目空爾眼不鮮藏至寶珠琲落崩崖珊瑚異光天燭龍天矯翕忽變化不可扳湘妃鼓瑟侍姑射恣態不類凡姬嫺下方半世惡緣連風撼從此或少鏺須臾松風作怒忽吹覺但見綽然亭下煙波萬頃飛白鷳

詠亭中杏花 效韓文公體

曩余京宦恒寡悰程書惟擢日不供春行偶與桃李面星火未始能從容居嘗發憤心語口若歸來與花相從自酬夙願返田園幾年種杏尋無蹤或及尺寸鶴見啄或甫萌蘗鷄交攻東君無乃亦薄惡不使生意閑門鍾邇來移植惟兩株自藩自水自土封心虞傍樹奪厥秀割愛爲枿慇前松殷勤發視曾幾時一旦英發喧群蜂大枝嬌如畵小枝僂如恭枯不入焦槁靨不淪纖穠晨陰慘慘恨向積午霽濈濈色欲鎔風香一榻春漠漠月影滿地波溶溶爛遊雖未曲江比諦玩已勝京華逢度高僅出墻數尺數芳葩翅花千重行颻水對有餘喜朝吟夕詠不復慵平生愛玉欲成癖邂逅獲此琥與琮有時幽鳥鳴其間洋洋盈耳笙竽鏞陋君頗覆爲瑣藥楚容憔悴由芙蓉明皇不悟海棠酒鄭穆竟坐芳蘭於世俗共重姚魏花推爲萬紫千紅宗孰知於世略無益不實而艶徒芊芊吾嘲甚美必甚

悪政使斗許將安庸滔滔泥色古今一奔賞讒
使人憧憧彼居壓土巳爲失況當池館繁華衒
且如此樹人境外孤高無累楚兩龔獨超衆好
識若誰雲莊老人鬓鬚皤逸情搖蕩山水縮新
詩軒豁風雲霄汎寒不用錦步障取醉自行玻
瓈鍾山中交友殘客無維漁維牧維樵衆相過
邂逅爲絶倒或遺巾幘或投節天公豈悔前日
慳着意重染胭脂濃郁愁風雨妬春色擬欲訪
古學拳龍平生富貴上直視爲花如此還憐儂
儕毫不覺笑良久野煙落日昏禹墉

書大唐中興頌後

維君南面非自娛將使率土皆寧居一人縱欲
萬夫病不惟亡國兼亡軀三郎初年亦英銳講
武風動驪山濫姚崇力用破群議嘉猷善政不
一書台衡繼以宋廣平貞公烈日秋霜似自從
政柄歸瘦月鶏爲鸞鳳麟爲猪幽陵東隙弄王
室愛之如子朔肯誅養成跋扈悔無濟六龍失
馭蒙塵走趙忠王但可盡子職因危被袗徒嗟吁
幸然天未斡神鼎盗手奪出驪龍珠唐家累世
稚女禍一車纔覆又一車柰何月嫭昧殷鑒乾
陽甘爲群陰驅乃知君德貴剛健不爾何以令
八區於戲後來其鑒諸於戲後來其鑒諸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五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六

律詩 五言

我愛雲莊好九首

我愛雲莊好夕煙樹半腰亭高無近矚歲樂有新謠農糞初開地僮梁已壞橋眼前皆事業何必立清朝

我愛雲莊好幽深稱隱居許生好山水陶令樂琴書梨柿風霜後松筠雨露餘倘徉今數載心賞一如初

我愛雲莊好溪流轉玉虹驚飈荷背白殘照身紅遠意微茫外真懽放浪中終身能若此甘作灌園翁

我愛雲莊好依稀孝敬村隣謗蠶就簇奴吠犬當門流水幽棲谷深衣獨樂園只今誰得此高興欲雲騫

我愛雲莊好柴門俗客稀行田垂撲帽坐樹蟻緣衣雲水一銅鏡霜林萬錦機東岡陂故在雕騁未全非

我愛雲莊好絕無聲利塵林泉清耳目編簡肅心神种放非樵客見宋名臣言行錄焦先豈野人見三國志管寧傳此心幸無屈焉用更求伸

我愛雲莊好衡門晝寂然苔香花覆砌石潤竹通泉獨恥蓬爲室閑遊杖掛錢白頭鄉社裏未覺愧前賢

我愛雲莊好光風四季兼泉聲聞隔屋花影見垂簾丘壑閑如傲門庭靜似嚴箇中何限福動止不須占

我愛雲莊好民風太古淳婦勤絲滿簍兒懶硯凝塵恭系唐高士張融齊逸人只因疎散久每每忘冠巾

自訟

忽忽又終日悠悠仍此生道心知有負學術媿無成丘壑徒留意文章浪得名從今都屛去密體聖賢情

公退書四知堂壁

邑壯憐才弱官微慮患深韋弦千古意冰蘗一生心袖有歸來賦囊無暮夜金二年何所得憔悴雪盈簪

上都道中二首

窮迍惟沙漠昔聞今信然行人髮有雪野店竈

無煙白草牛羊地黃雲鵰鶚天故鄉何處是愁
絶晩風前
幽都風土異六月亦冰霜草地寛於海土山低
似墻茹毛民簡古嚙雪客荒凉自愧成何事子
然天一方
御河舟中
水路苦多阻㴝舟之字行去雲猶雨點來浪自
風聲顛倒驚人影經過問地名刳水拖樓底不
覺負鷗盟
久雨初霽書所寓壁

凝雨歇簷溜頑雲開日華亢垣驚睛笋捲地惜
幽花市隱靜於野客居閑似家故園亦皆寓心
定自無譁
休日郊外
久厭官居苦幽尋到澗阿鶴知松歲月鷗狎海
風波野逈塔孤立嶺高雲半過菟裘良未暇聊
此慰蹉跎
白堂邑移政博平權縣事
吾邑堪藏拙胡爲又此臨四知民過與三語吏
驚心越俎慚非據操刀愧不任幽懷誰與語風

竹有清音
送宋故文丞相孫章甫上西省都事
之子名臣裔何堪簿領拘盤根知利器滄海見
遺珠河出崑崙遠山餘礀石孤岑紅蓮幙底佳
句未應無
送姚學士
游目當今士獨公文柄操江空孤月白天濶片
雲高班馬知誰鄙王揚奬爾勞盛名千載後江
漢日滔滔
廡園會飲

倥偬常終歲從容偶此閑霧松遮老醜雪石護
蓊頑池小能容月墻低不礙山殷勤問沙鳥肯
與厠其間
雨後行縣
命駕行農事江天欣晚晴泥塗遲馬足風樹遠
鶯聲川迥水雲活花濃田野明長官非酷吏耆
老不須驚
廡園秋日即事
雲物經秋慘陂塘過雨渾身閑斷簡策竒御略
琴尊強聒蟬多事輕離燕寡恩吾詩雖數語竒

欲筆諸門

立秋後五日夜坐有感

老火戢餘烈清商廻舊音一凉天地德
芳心月色垂邊苦秋容鴈外深呼兒理
燭擬從今

過友人村居

信屛荒寒外風煙喜達迎過橋谿鷺鷗
人行諆野詩多健看山眼倍明嗟余本
日與同盟

辭叅議還家

世味醲於酒着人多醉酣遲君霖雨策
雲菴歐負三宜去嵇陳七不堪從今措
意看煙嵐

探春

春洽花猶未雲凝雨尚難政餘仍杖屨路
峯繇野色水分破夕陽鴉叫殘小橋人一
挽過林端

寒食客舍

四序誰移代群芳自白紅滿田憐客子衣
春風軒冕形骸外田園夢寐中一杯先隴

擬百川東

齋居春菻

誦罷窺園圃俄驚春事空任風花敗北浮
流東山茲詩人課巢燕子功眼前皆道
與八吟翁

漣華鵲村別墅

蟬蛻塵埃外鳩巢木石閒老無囊底智閑
中懽簫鼓村村社丹青步步山三年方得
氣動林巒

題任主簿棄官侍親詩卷

我以官爲養君因養棄官雲尺雞許異歲
與懽戲綵兒群舞稱觴母萬安人生忠與
作兩途看

湖亭小酌

浩浩日中市熙熙湖上春竹能醫俗士
閑人得意紅螺淺忘機白鳥馴勝游休
踏總埃塵

惜鶴十首

鶴仙禽也其風姿高潔非尋常
比然不爲世俗所愛而愛之者

林中人盖物以氣合理勢然耳余嘗得
其尤者一豢之既久翩躚與人相習日
者爲田嫗傷其脛凡病兩月而斃惜哉
因敘其本末作驕鶴友鶴病鶴醫鶴挽
鶴招鶴瘞鶴憶鶴夢鶴圖鶴詩十以慰
其不幸云

驕鶴

野處幽獨甘千金得令感披雲出塵網領月到
柴扉縻足防飈去遮庭使學飛自今湖上路樹
石亦光輝

友鶴

雲雨手翻覆紛紛知己誰玄裳真莫逆皓首誓
相期把酒或前舞遊山時後隨會當作人語細
與話瑤池

病鶴

渠本仙家種胡爲久不安強行時垂翼欲立恐
遺丹誰療相如渴獨憐范叔寒一鳴雖确确猶
自徹雲端

醫鶴

饋藥人空數乘軒氣漸低無心吞餅餌何處覓
刀圭暴日資丹火抔泉洗羽泥護令通臂友時
復過幽棲

挽鶴

共處人寰外誰期禍乃身九臯空有恨四野欲
無春華表雲應淚瑶臺月亦塵當年林處士泉
下定相親

招鶴

歎微楚人些冥冥恨益增楓林空落月甲帳只
寒燈仰問天無語升呼谷謾應料随風氣飛
入亂山層

瘞鶴

非爲恩惟舊從游歲月深忍令一抔土埋盡九
臯心致奠攄情素爲銘表德音小松栽尺許悠
久庶能尋

憶鶴

立立昂藏態山中我與君幾年遊賞共一夕死
生分徐步閑窺沼高飛迥帶雲爲誰重起舞倚
杖立斜曛

夢鶴

岫幌燈昏處依稀見瘦軀引吭如有訴側頂不

容呼枕上行雲繞松梢落月孤堪憐添圓叟漫
爲蝶遽遽

圖鶴

百計無從見明窓吮筆圖研朱染霞頂屑玉抹
雲襦野狀然非似山居亦勝無却愁風露夜拔
宅上天衢

飲城南劉左丞別墅

緣白沿山路含曛近水亭青林雙穿堵紅樹萬
娉婷投轄從陳醉沉湘笑屈醒黃昏休繼燭海
月上青冥

山行二首

徐行忘路遠偶爾到山村斷嶺雲通氣頹崖樹
倒根望深增暝色坐久惱吟魂歲暮求田意悠
悠孰與論

一瀨將成性春遊尚爾勤花歆知雨力水皺見
風文碧落一明月青山半白雲却愁從此去塵
冗又紛紛

憫農

父子傳衣出夫妻遊艱分來言先欲泣乍見內
如焚徵負敲門急充飢飲水勤何當天雨粟四
海共惟忻

鑿池

野性喜觀水開池臨小亭雲天雙玉鏡波日萬
金星魚鳥新歡遂江湖舊夢醒風行文自渙三
復聖人經

晚霽

老懶便幽靜空庭步翠行牽牛上籬落鬪雀下
簷楹斜照歷窓影停雲足野情田園無限樂夫
豈爲逃名

村居春晚

門掩煙霞影閑身自覺榮年符天地數心遂水
雲盟短褐無時事深林有暮鶯清風生几硯老
子又詩成

晨起三首

夜來起常早微吟步繞籬形癯山亦病腰傴樹
尤奇缺月斜明屋稀星冷浸池戛然田器響隣
叟出茅茨

叩戶人求火踰墻犬吠林天疑山外盡雲覺水
邊深耿耿憐身世茫茫慨古今東阡與西陌誰
識箇年心

懸枕嫌多夢開簾曙色迷鶴寒依户立㹠餓近
廚啼蹴石泉鳴吞煙樹隱堤村居真可畫觸
處是詩題

池上

地僻有餘勝扶筇步繞池鶴欣常自舞魚定恍
如癡野日融春意簾煙動午炊笑呼華與鵲聽
我綽然詩

半仙亭獨坐

世路謝奔走雲山隨起居雨晴花窈窕風夕水
紆餘膠漆漁樵我坐蹄筆硯書浮生星火底真

悟者誰與

乙丑山中拜

詔

門外傳呼
詔堂前散盡雲恩榮被林木惶懼到亟群才拙
疎經濟學荒寡見聞五年凡五聘深愧報無勲

磐石

晚晴盤石上秋興興無垠水可觀性好山堪
醉人翠金明野景幽獨遠韻壓野鶴忽飛起詩
成應又新

客中寒食

鶯燕與春競綺羅乘夜遊東君何傲僻北客獨
淹留萵藻先塋夢蒓蓮故國愁宜其心語口何
日大刀頭

觀菊

始旦起觀菊滿籬金翠明色嚴霜亦懼香盛世
皆清剪有英雄氣泊無兒女情柴桑與吾土元
自不多爭

半仙亭秋暮

野處宜秋景霜林速更紅虎溪無俗駕鶴氅有
仙風槁葉鏗然下新題偶爾工閑來檢身世頗
覺昔人同

遂閑堂獨坐

疎拙閑宜處豪華老自降瓶梅疎浸玉庭檜密
幽幢猶遲硯池水鶴眠書舍窻村居吾所喜非
擬鹿門龐

冬夜早起

推枕人初起出門星尚存歲寒郊野潤天早樹
林昏窻影猶殘月雞聲已遠村孜孜何所事時
取故書溫

晨起用諭立之韻就贈

寒碧洲痕淺深青地勢平巖姿呈雅淡樹影碎
空明窻納一天曉人懷千古榮移床高處坐遥
看日東生

早起

謝政身無貴家人㳂宿興東枯吹鼎火鑿凍汲
池冰鴉宿聲俱寂鶴寒影欲凝湛然平旦氣自
覺興多增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六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七

律詩七言

登泰山

風雲一舉到天関快意平生有此觀萬古齊州
煙九點五更滄海日三竿向來井底方知隘今
後巢居亦覺寬笑拍洪崖詠新作滿空笙鶴下
高寒

過舜祠時年十七

太古淳風吁不還荒祠始過爲踟蹰坐有感
歌謡外黄屋無心揖讓間一井尚存當日水九
疑空憶舊時山能令孝子孝師千古聲與元來不
是頑

和田師孟七夕韻

羊彈紅酒而醉初一折深觀稱幽居豔雲流月
天機妙華表撑秋鶴影孤勘破宦途盤谷序歸
開天網漆園書何時宥門相携去君種山田我
水漁

驛途小憩書田家壁

蹊麻淅瀝露滴鄰鷄犬花陰白日遲坏飲沍樽
仔太古押杖野庖兒今茲荒城路轉山孤舁古

廟壖權樹半畝我本三生田舍叟買牛賣劒定何時

直省

是非榮辱日相尋壯歲何堪白髮侵三徑若非親有命片帆應與世無心天公所靳惟清福交友難逢是賞音何日超然遂初志溪山佳處恣登臨

初拜堂邑縣尹

一縣安危任不輕初聞恩命喜兼愁幷徒勞人尒豈吾意何以報之惟此誠操刃豈容傷美錦循

墻誰敢望高名前賢爲尹規模在他日須期與抗衡

堂邑遠心亭飲歸

小雨林梢生暮寒野亭朋酒暫盤桓弄花始覺春風巧作牧方知政事難吉網羅鉗非我志㐂年舜日儘民懽他時考績甘書下自有知音後世看

登憫忠閣

一閣渾疑鬼構成倚欄天外壯心驚河山都向掌中見雲霧忽從胸次生死戰一時皆朽骨憫忠千古定虛名只今兵衆皐比了留與殘僧樂盛平

飲平則門外崔氏別墅

十年夢斷鑑湖春彷彿中郎賴虎賁珮觧瓊瑰愁漢女機閑雲錦失天孫日光亂軋波光碎野色遥連樹色昏愛殺主人淸且古相邀石上共寠樽

遊香山

常恐塵紛汩寸心好山時復一登臨長風將月出滄海老栢興雲蔽大陰寶刹千間窮土木殘

碑一片失遼金卅崖不用題名姓俯仰人間又古今

元日朝賀

綿蕝區區笑叔孫聖元相萬漢君臣鳳龍齊舞雲閒樂虎象爭輸海外珍仙仗分開丹禁曉朝班浮動翠華春與天同大惟王者今日方知此語眞

挽劉夢吉先生

白髮山林僅四旬兩朝不肯屈經綸十名暗折

世間壽氣節偉髙天下人康節縱吟無限樂希
夷髙卧有餘春一生懐抱誰能識他日休猜作
逸民

過中都

三月龍沙春未知雪山環野玉參差半空蜃氣
雲間闕一路驪珠馬上詩豐沛漢皇湯沐邑豳
岐周室治平基我來歴覽開天處億萬斯年理
固宜

同元復初飲許仲文别墅

曉日樓臺海市仙春風歌吹酒家天五雲分彩

來瓊島兩鶴聯飛下玉田流水故將塵隔斷好
花都被雨開全人生佳處無何國鍾鼎山林恐
未然

過顏魯公廟

李唐不紀捐非夫竟遣忠良與禍俱抗勇一身
皆是膽留名千古不因書極知老境桑榆近爭
忍清朝社稷孤下馬荒祠訪遺躅北風吹樹瀰
愁余

題康信夫宅湖石

翠竇寒生太古苔乾坤元氣此胚胎一峯雷霰

崑崙裂七竅神刳混沌開呼丈便宜床下拜和
雲誰負座間來不須更作山林計已覺髙情隘
九垓

上都察院

栢臺人散坐堆極默記灤江四往廻髮爲豸冠
容易雪心因蝸角等閑灰慚無元素廻天策空
負坡仙酹月杯兩處飄零家萬里亂山遮斷白
雲堆

送范德機赴海北道憲司知事

金䧺銀鈎兩絶奇才華江右捨君誰一官毛義

榮親日千里呂安懐友時咩斷霜天鴻鴈瘦吟
殘山月鳳鸞飢從今夜夜江湖夢說似揚花未
必知

秋日梨花

雪香吹盡樹頭春誰遣西風爲返魂月影已非
前日夢雨容獨帶舊時痕只知秋色千林老爭
信陽和一脉存莫詩羧韓太多事仙家元不計
寒暄

九日

一行作吏廢懽游九日登臨擬盡酬詩有少陵

難着語菊無元亮不成秋雲山自笑頭將鶴人海誰知我亦鷗幸遇佳辰莫辭醉浮雲今古劇悠悠

大雨不用國書齋靈江海等字

六合乾坤一太陰仰觀毛髮爲蕭森排空疑有鬼爭戰對面不聞人語音元氣只愁今日竭桑田更比向來深須臾林杪標新霽一抹斜陽濕欲沉

寒食游廉園

湖天過雨潑春容輦路迢迢失軟紅花柳巧爲鶯燕地管絃遙逓綺羅風群仙出沒空明裏千古銷沉感慨中免俗未能君莫笑賞心吾亦與人同

留別元復初

臺閣聯飛二十年臨岐欲別重悽然人言廊廟才相軋誰信陳雷志愈堅古井不妨風浩蕩浮雲何損月嬋娟江湖秋淨多來鴈莫惜平安到犨煙

中都道中

細草和煙展翠茵雜花匀簇道傍春鳴禽嚶野

棲無樹破屋荒山住有人露濕弊袍寒襯月風飡行鉢暗凝塵去年閩海今沙漠薦得窮華鏡裏新

客中除夕

野性蹇蹇不耐官強顏塵土步邯鄲移文久爲雲山笑捧檄聊供菽水懽香返梅魂春一脉愁叢燈影夜千端古人事業余何有羞見茅齋歲又闌

早春郊外

去歲春光蝶夢空今年邂逅又東風岸冰欲泮猶乘甲汀草將抽尚鞠躬一氣未嘗停晝夜百花何處認青紅新詩亦在氤氳裏說與當年太極翁

春日水邊

袖拂煙霞坐釣磯登臨終日澹忘歸鶺鴒客俗穿雲去燕喜春陰掠地飛樓外長江流世事雨邊殘照媚林霏一閒久與時情遠尚賴東風不我違

城樓晚眺

禹迹茫茫畫九州斜陽古意滿林丘䳌呼風月

來詩卷醉挽山河入酒甌華髮半簪天與老冊
楓兩岸水分秋逢人莫話功名事且道甘心落
魄休

秋夜枕上

繞屋江聲風夜呼一燈搖影客窻虛俗緣去盡
尚懷土習氣未除猶嗜書今古等爲浮世夢林
泉空憶故山居何時眞遂平生志野鶴孤雲縱
所如

寄歷下諸君

張飲東秦記昔年衣冠傾倒漢文園禮忘賓主
觥籌亂聲攪弦歌笑語喧世路勞形眞左計人
生行樂是名言舊游回首何時復腸斷春風灤
水源

過東方朔廟

先生高識絕書時誰道偷桃舊小兒擲讒不逢
三代盛滑稽聊免一身危草荒漢構雲承宇苔
蝕顏書雨濺碑我亦從來悪苛禮斜陽遥望酹
空巵

直省

微風吹雨濕層陰寂寂長廊靜足音怒虎九關

天日遠冥鴻一線海雲深求田素有陳登志作
吏初非叔夜心說與飢烏休嚇我掉頭巢父政
長吟

題康野雲城南別墅

鍾鼎山林果孰優羨公騎鶴上揚州田園獨占
人間勝懷抱尚餘天下憂（公堂名之徵樂有）好爲習池
留故事未應（緑野）羡前脩半生乾沒塵埃底羞
向滄浪照白頭

留別鄉里諸友

紛署衙香十許年故鄉重到重留連子牟戀闕
心空赤江總還家鬢尚玄金縷歌殘華鵲月蘭
舟搖碎灤湖煙一襟離恨東州路莫謌驪駒不
肯前

承宣堂早衙

桴鼓無聲獄市清南風吹綠滿櫳廳要因服念
五六日華髮又添三四莖胥史抱書趨鴈鶩牙
兵持挺趾階庭職微尚恐才難稱敢効龐公醉
不醒

興和道中

底事勞勞形與神道途鞍馬動經旬煙横絕澗

疑無地風響深林似有人早發舉鞭揮霧露夜
行翹首認星辰何時却逐桑榆晚變殺坡仙此
語真

齋居春暮

漂泊東君底處家落紅風捲赤城霞半窓春夢
子規月滿院客愁楊柳花世事悠悠惟欠酒棠
陰密密欲藏鴉韶光九十須臾頃不是劉郎鬢
易華

中都雷家站枕上

紅塵澒洞路闌關又見東風馬首還報國丹心
炳星日壓頭白髮重丘山休疑捧檄毛生喜莫
羡歸田靖節閒説與春知亦絶倒論人不在去
留間

送趙道士出祠南岳

閬苑仙人雲錦裳天風絳節恣徜徉紫簫吹月
山靈舞寶劍飛空海若藏雲隱依然存故我勝
游聊爾歷遐荒三生我亦煙霞客追逐無從鬢
欲霜

雪後過張秋泉盆花盛開索詩為賦

道人冥坐養黃芽百順熏烝到物華風暗玉塵
門外雪春明銀燭座開花湧移造化韓湘子高
蹈塵埃蔡少霞却笑三郎無伎倆謾令羯鼓不
停撾

郊原清曉

清曉郊原望翠微隱如波浪與雲齊老夫粟里
懷方切浮世槐安夢政迷白雪糝平鵝鸛浦黃
雲翻動稻粱畦昨宵恠有維魚兆鈎艇相衘水
滿溪

京師除夕

旅食京華歲又殘悠悠身世去留難身能安分
貧於隱子肯讀書貴似官潦倒乾坤雙鬢亮凄
凉今古一燈寒明朝五十為頭數且盡椒盤此
夜懽

李澂之還山隱居

厥直承明拂袖東此懷未易語諸公高情野鶴
雲霄外往事醯雞甕盎中八表謫仙鯨海月一
襟高士虎溪風黑頭莫訝歸來早政要山林伴
退翁

過沛縣高祖廟

天厭秦苛欲世蘇赤龍從此入西都五年諸國

破迎刃四海一朝安覆盂山峙尚疑神劒在雲
飛猶與大風俱不知萬歲千秋後魂魄端能到
此無

登徐州項王戲馬臺

咄彼重瞳太計疎欲憑扛鼎帝堪輿鴻門老叟
無奇策烏岸漁人有遠圖佇目河山空錦繡傷
心劉項總丘墟經過莫笑書生懦我亦毫端敵
萬夫

過錢唐

天上鈞天杳莫攀繁華移在武林閒樓臺萬井
蔽虧日煙水四圍揺撼山花草故宮春一夢江
湖游子鬢雙斑此心只恐移聲色舟促篙師半
夜還

游西湖

一片樓臺四面山玻瓈揺碎錦斕斑畫舡載酒
來天上寶月和雲落世間千古風煙留客醉幾
時魚鳥伴余閑乃知西子真尤物竟日令人不
欲還

遊靈隱寺

毎憐無地蜕塵緣今向空門見性天一路寒松
山左右半空飛瀑寺傍前蒯㭱就手取新菓老
衲鞠躬条舊禪歸去不妨燈火晚與君同看萬
家蓮

建寧道中

行盡溪山得市廛橋樓深入路綿延商帆腥帶
諸蕃雨天宇昏連百粤煙言語不通剛作字道
途良苦且停鞭老兵來報肩輿穩使我愀然愧
昔賢不敢以人代畜乘山轎

興化道中

駭目樟榕樹半天雄陰翠壓道途濕滿城香火
民風鬼到處樓臺海市仙驛舍遠因山畝析僧
居半為水潺湲有時點檢奚奴錦盡覓新詩帶
滿壁

福州

聞說東南秀所鍾此行勵勵覺詩工飛來天上
三山島驚倒人間百歲翁荔子種成唐室禍蘆
花飄滿越王宮斜陽無限興亡恨何事煙波尚
尓東

泉州

萬里飄零兩鬢華煙火為屋海為家山無高下

皆行水樹不秋冬盡放花得句珠還合浦月亂
懷杯吸赤城霞蓬萊咫尺無由到慚愧當年把
斗槎

寄李道復平章

文武才全每許君逢時談笑建奇勳世稱李道
爲賢相帝重嚴陵是故人滄海兩扶新日月青
天一掃舊煙雲盛名自古多難處好及明時乞
此身

過髮冠仙姑隱所

抗塵自覺道無緣何幸容參杖履前春色九天
歸絳節乘雲一朶冠華顛馳神夜宴西王母御
氣時尋姑射仙四海異人今日見此行萬里不
徒然

貢院試筆

斯道寒窮百許年天開文運到吾
元鑑衡別物寧容意桃李成蹊不待言下筆圍
林驚落葉得人麟鳳瑞中原潛心爲向朱衣道
莫使劉蕡李家冤

詔五十以上未第者賜出身有差

吾皇仁聖邁勳華重爲斯文擢穎瓊漢苑有林
皆桂樹禹門無浪不桃花殊恩逮紹千餘載和
氣傍延百萬家比屋可封今起本懽餘不覺淚
橫斜

直省 時爲左司都事

翠擁長廊樹影深塵喧收盡鳥遺音古今吾道
窮途恨日夜家山故國心花簇鳳池春欲合雲
連仙島晝常陰書生習氣眞堪笑簿領如山尚
苦吟

辭參議還家

平昔微官本爲親歸來一意奉常珍郤將冊漏
門前曉辦作斑衣膝下春忠孝誰云難遂意始
終今喜得全身呼兒爲我脩園圃從此無心走
世塵

挽元復初

韓孟雲龍上下從豈期神物去無蹤知君本自
雄才刃顧我安能亂箭鋒一死一生空世隔三
熏三沐爲誰容平生碑版天留在不朽何須藉
景鍾

黃州道中

濯足常思萬里流幾年塵迹意悠悠閑雲一片

不成雨黃葉滿城都是秋落日斷鴻天外路西
風長笛水邊樓夢廻已悟人間世猶向邯鄲話
舊游

登會波樓

何處登臨思不窮城樓高倚半天風鳥飛雲錦
千層外人在丹青萬幅中景物相誇春亘野古
今皆夢水連空濃粧淡抹坡仙句獨許西湖恐
未公

遊華不注

蒼煙萬頃插孤岑未許君山冠古今翠刃剸雲

天倚劍白頭歸第日揮金攀援直欲窮危頂歌
舞休教阻盛心星月滿湖歸路晚不妨吟棹碎
清陰

同鄉友宴會波樓

久慕紅塵眼倦開飄然今喜到蓬萊春風碧水
雙鷗沒落日青山萬馬來郭外行舟喧鼓吹途
中過客指樓臺一時人境俱相稱却恐新詩未
易裁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七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八

律詩 七言

登歷下亭

童年曾記此游遨邂逅重來感二毛翠繞軒窻
山陸續玉縈城郭水周遭風煙誰道江南好人
物都傳海右高怪底登臨詩興淺鵲華曾見謫
仙豪

飲城東劉氏園亭

昨日餘酲尚未醒玉溪絲竹又尋盟爛遊償我
從前債沉醉由他已後名兩點殘紅花意動風

敲踈翠竹陰清閑來吟嘯無虛日未覺歸田負
此生

秋夜露坐觀月

亂雲風靡散縱橫老子胡床對月明六合透光
天一鏡萬家生白夜三更露從丹桂香邊滴詩
入瑤臺影裏成安得騎鯨上寥廓細將摩撫看
虧盈

哭張澹菴平章

平生許國膽團輪謇謇危言不顧身人道龍逢
非後物我知汲黯是忠臣轅駒仗馬寧無愧縛

虎擒蛟似有神故劒年來漸零落計朋不覺淚
沾巾

趵突泉

繞欄驚覩重徘徊流水緣何自作堆三尺不消
平地雪四時常吼半空雷深通滄海愁波盡怒
撼秋風恐岸摧每過塵懷爲瀟洒斜陽欲沒未
能回

秋郊晚眺二首

六鑿相攘久失平歸來方覺此心清湖山日與
軒窗對猿鶴時隨杖屨行隴上黃雲秋有望鏡
中白雪晚無成衰翁本自疎經濟誤得徵君一
世名
恐富求歸王晉平千年心迹喜雙清天低似隔
地形斷山暗欲隨雲氣行壁外景因人更勝閑
中懶與慢相成韓康只道潛身了已被時人識
姓名宋王秀之爲晉平太守期年求還人問其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十人所昧者財生財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禍吾山貧已足豈宜久留以妨賢路見本傳

翠陰亭獨坐寄莫俊德經歷

抗俗支塵力不任故園歸卧遂初心近山障霧
還疑遠淺水涵天却訝深有幸鷗盟君與我無

情鶴髮古猶今年來酷愛香山老都把悠悠付
醉吟

寄省叅議王繼學諸友自和十首

髮昔塵奔爲悅親而今雲卧復天真山林元隱
當容我館閣求賢豈乏人噩夢久隨風散曙衰
容難與物爭春綽然煙景無窮在莫怪沙鷗不
易馴
身與功名果孰親萬鍾何似一瓢真若教宇宙
無難事未必山林有退人遺語五千方外教行
窩十二洛中春老慵久矣忘機巧猿鶴欣欣燕
雀馴
筆硯琴書素所親利名常恐汩吾真客頻惟以
病辭酒景勝却愁詩迫人斷岸樹連衣帶水好
山天展畫圖春卜隣自得孫期氏獚俗年來喜
漸馴后漢孫期德化見本傳
木容垂枝手可親娵隅蠻勒味尤真詩情滄海
騎鯨客世故青樓擲果人一刻庭樹有陰僧結夏
野花無語女懷春清風一榻茅簷底六賊三尸
犬許馴頤閒見杯隆與杜湛詩出世說
厥初吾與物俱親漸喜年來喻道真心至草閒

石作虎魂離山上樹疑人息機反照三緘口變燧回星幾過春從到綽然亭子上韓家五鬼亦俱馴

好爵於余豈不覩思之爛熟見之真惟知徇貨攫金客不可越鄉懷璧人莊叟濠梁魚自樂濂溪精舍草仍春一琴一榻書千卷明哲他年燕致馴

容遁雲山欲我覩高情未覺减玄真不求天下號竒士但願里中稱善人無事舉杯澆遂古對花和露折香春一生志義仲無屈蘘殺當年漢召馴

答蓊薆樌日相親彷彿躬耕鄭子真晚節中塗九十里野航古渡兩三人愛園山水王摩詰懶謁公侯井大春見後漢冊傳豪氣平生六軍蚵消磨兮似女郎馴

鹿豕同遊木石親家山歸卧僞耶真情知五褒縣輿客肯作千金鬻策人往事回頭皆噩夢故園投足總陽春麒麟製斷黃金鎖鸞鶴閒羣仙就可馴

諸貴猶孳茂有覩卅年孤苦幸全真膠舵朽纜安能海濵几匪淋極可人黃妳肉忘三月味華胥境納八荒春刀圭自入談天口百怪千魔一向馴

山中拜除自和十首

深山傳詔自天來萬壑雲隨喜氣開仰報賜環元有志俯思奪錦柰無才雁鳴聲斷岳霄漢麋鹿魂驚羣草萊君聖臣賢太平日不妨重占釣魚臺

角巾憶昨故鄉來黃菊西風六見開道在去留從物議俗殊通介豈吾才飛昇未信海無藥陶寫且歌山有萊衰老於何息形影梅邊亭榭竹邊臺

牕下孔賓歸去來春隨三十六宮開虛言徒使燕人涙劉寶用休爭楚國才氏左世外此心無芥帶海中何物是蓬萊漫郎耳順宜知止郎敢重登視草臺

快嘆青州從事來浮生能幾笑顔開吹殘池錦風無狀純出山屏雨有才久別故人驚夢蘧儂游老子遂煙萊少陵贊影今如許誰更狂歌上

吹臺
禍福循環互往來幾人跳踏鬼門開劉伶度世
醉還醉莊叟處身才不才甘雨安能限畝稼春
風未信略萬萊寧思亘古真堪笑賢否均歸一
化臺（見唐書□□傳）
雲送沙頭羃玉來風吹亭下水芝開須知問舍
求田叟那有經天緯地才我喜擲金巢飲樹誰
期食采國封萊若將吟醉論功賞老子宜專郭
隗臺
捲簾風與月俱來滿地瓊瑤掃不開赤縣磯頭
皆酒興輞川圖上盡詩才天教踈散全山木誰
說英豪死野萊（見唐書魏元忠傳）一笑煙雲生腳底
只疑身到紫微臺
旋空有鳥去還來天遠碧雲合又開玉井瞞仙
今古夢錦囊詞客鬼神才琴書有味隨身几徑
路無媒滿翠萊趺坐遂開香一炷何人走馬過
童臺
不速三人自遠來雲莊莊上政花開獨憐山似
營丘畫共訝河如孝伯才（□如何□見□□傳）愛惜篇
蕎休打鴨扶持黍稷必芟萊高眠何敢輕軒冕
直恐時人謗屢臺（見唐書□□傳）
文季休歌子夜來淵明自折篾醅開舉觴月與
春排戰得句人驚天假才尚友誰能追北海尋
真吾欲候東萊何時晤對安心竟拂落
髮花不用臺
雲莊遺興自和十首
投閑自笑未能閑猶有微勞方寸間亂撥浮萍
纔蓋水稀栽垂柳恐遮山萬金難買田園福一
醉從教鬢髮斑脫帽解衣磐石上和雲坐看鳥
飛還
伊誰知我此時閑笑領白雲入座間號國門前
何少我元龍樓上儘多山向來矛戟蝸雙角此
去琴書豹一斑可是純然風景好斜陽吟落不
知還
飛黃幸爾出天閑自在忘機草野間田種有時
難藉水村居無處不宜山半篙殘照餘金彩一
徑雜花亂錦斑餘年星火底豈惟倦鳥解
知還
中年才過即歸閑好在河汾屋數間病裏檢書
多為藥老來忘世不因山翠斟平野和抽穎錦

委深林筍脫斑莫恨韶光太相促若非衰暮詎
能還

非是幽人酷愛閒無窮佳思水雲間兒要去鶴
斜趁徑僮覓亡羊直越山坐喜簷牙搖竹影行
嫌屐齒破苔斑杜陵棗熟從人打快喚王陽去
婦還

鷄犬衡門竟日閑挾書移榻坐花間淡無情緒
煙中柳暴有精神雨後山便可躡雲尋李愬莫
教看日去劉班（見宋劉湛事文帝事）忘機却是長生訣何
必滄溟訪大還

歸來心迹兩俱閑日日春生几案間有土不多
唯種秫無人可語只觀山隔牕竹韻風敲玉匝
砌苔痕雨漬斑說與王生莫相誚從今老大不
家還（見宋王僧達何尚之復起事）

故園輪指六年閑盡委身心筆硯間人世虛如
盧客夢野雲奇似郭熙山蔡經自契先天妙殷
鼎猶存太古斑圖史滿前琴掛壁怳疑太素爲
余還

半世求閑始得閑臚鷄飛去籠中間盆池游戲
均滄海塊石遠觀即大山對酒便當烹郭索傷
人且莫話黃斑（虎也見虓書）風煙滿目歸來好物我
從今付八還

人云五十未宜閑我道彭籛亦夢閒五斗折腰
慚作縣一生開口愛談山荒村未暮門先掩老
樹才秋葉巳斑只恐溪翁厭喧聒隔林遙喚野
猿還

綽然亭落成自和十首

莫疑五十便懸車要讀從前未讀書野鶴孤雲
天曠蕩嶺猿明月樹蕭疎南柯國裏春無幾西
塞山邊景有餘半世紅塵今得此不妨造物巧
乘除

地僻門無長者車身閑不遺子公書群山侑坐
人堪醉萬事忘懷世自疎碧玉瀲池新雨後綠
雲滿徑落花餘憑誰喚起濂溪老聽說窗前草
不除

欸段閑身下澤車少游此語可紳書園花撥亂
嫌春冗牕竹芟煩愛月疎只把酒僧前日欠未
應詩出古人餘東阡南陌時來往（平）昔私憂巳
盡除

淺學金銀不識車况能憑几口占書（見漢陳遵傳）一

枝守分固才拙三事力辭非計踈於陵仲子不附三公爲人灌園
稚子養鷄爲鶴伴田翁飼犢與蚕餘從今蓮社
從教醉百歲浮生大半除
鳩籐兒歸代安車踏碎沙頭鳥迹書漁父放舟
迷遠近達人觀竹略親踈水紋即是風蹤跡雲
影無非兩緒餘莫笑太玄終寂寞平章花月幾
新除
張弛休驚鬼一車吞文今悟夢中書清閑豈敢
班九老燕樂未應慚二踈禪榻鬢絲茶䓘際賀
鑑麈尾笑談餘人間晦朔無心問誰更新詩體

建除
門外紅塵幾蹬車閑愁元不到琴書天何負物
物天負我不踈山山我踈歲月推移身有限乾
坤呈露景無餘只因田里堪容拙豪氣而今尚
未除
緩步休乘八陣車晉馬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見本傳高眠不草
萬言書但教眼底青山在誰問頭邊白髮踈悟
道未能曾一唯積功且盡董三餘魏董遇勸學者以三餘讀
書古人儻使今留在甘向門墻事掃除
山林六柱使星車慚愧功無一可書空使時人

許高尚那知學術本空踈任真更在嵆康右屈
志誰餐穆壽餘壽後魏人封宜都王侍諸父兄如奴隸見本傳愛殺田
家風景好杯盤妻子坐庭除
僮挾琴樽子御車丹崖到處總堪書白雲有志
尋華表黃閣無心戀綺踈鼓舌爲名憐季子杳
身逐利笑陳餘自從投紱歸來後荊棘胸中有
剪除

田居自和十首

萍蓬一世百無功轉首俄成六十翁往事鍥舟
求墜劍虛名影鏡悟懸弓展開明月清溪闊吹

斷香風錦樹空託意蓴鱸歸故里始知張翰是
英雄
笑荒山堆畢歲功殷勤不負荷鋤翁荒村人靜
泉鳴佩遠漢雲高月掛弓鼎鑊江湖魚苦樂枕
幃圍國蝶虛空躬耕谷口君休笑自是沉冥一
世雄
自愧明時無寸功歸來甘作留家翁應頗身老
遺三矢陶令田荒不數弓且喜休休閑度日何
須咄咄怪書空半牕風月山房夜卧聽松聲萬
壑雄

幽居文史有新功豈止名成田舍翁六載身閑驚迅弩百年誰謂挽強弓搗殘針照春聲急搖碎浮雲水影空歲晚莽溪恣吟嘯不妨長作布衣雄

新花結子樹成功舊筍添孫竹亦翁魚泳波心深避餌鴻飛天外遠防弓鳴琴欲使衆山響宋文宗善琴書好游凡所歷山川圖之於室曰吾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見本傳詠景須令萬象空彈壓鶯花戰風月未應韜略下韓雄后周名將[illegible]

桔槔抽水有餘功抱瓮區區愧老翁游女執筐行采苣嘉賓舉爵賦彤弓溪流隔斷塵千丈雲氣遮殘樹半空落日昏鴉成一笑紛紛誰解辨雌雄

風虎雲龍百戰功秖堪供笑綠蓑翁但能目識一丁字見唐書張弘靖傳儘勝身彎兩石弓常愛德容行讓步每憐平叔坐談空漫郎非好居田里只爲人稀易長雄唐元結[illegible]見本傳

閑來無過亦無功放浪山林一贅翁枕石醉眠松作蓋題詩奇中筆爲弓年隨流水歸青鏡心與閑雲濟碧空蝸角區區渾幾許寄聲蠻觸莫爭雄

稼穡無非雨露功虞家分喜到詩翁勞心漫刻七年楮貽戚空成九載弓山展野屛隨地遠風揮天帚掃雲空絢然到處皆佳景安得狂毫端句不雄七年楮見列子九載弓見淮南子

政使遭逢有底功何如只作采芝翁邳公迎督郵戟軒冕后漢[illegible]羞拜梁奴斬馬弓[illegible]汝世始知官至苦對花方悟色真空高眠忽聽陂塘雨一片荷聲特地雄

同諸仁本登標山

香風吹扶落巖花步盡紅雲景益佳龍虎郊原山障日鳳麟洲渚水明霞藍田有玉常春色石室無人護歲華從此風煙添勝槩老夫終醉揮鴉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八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九

律詩七言

讀史有感自和十首

治運方開亂已隨陽奇陰偶見天機綱常壞自
周秦始禮法傳由漢魏非歌鳳楚狂聲振野獲
麟宣聖淚占衣若無直筆開來世一脉斯文想
更微

善數何心不我隨庶須智力巧爲機無憐鑄鐵
作人謬更覺鄒金徒木非千載紓長走日月九
重端拱舜裳衣眼中龜鑑昭然在莫信排提入
太微已上戊戌年作

揖讓雍容萬善隨紛紛擾奪費心機前車才覆
後車繼襲日爲公今日非神器聚誰承正統博
徒亦復着黃衣雲翻兩覆無從詰可是天公寓
意微

李子縱橫六印隨張儀無語不投機周衰遂使
諸侯類孟出方知二子非豈止古今知軌範要
令揚墨盡冠衣理明天下無難事可惜時君力
量微

不信忠良信詭隨於茲可灼亂亡機東京黨錮
迷戚否西晉玄談混是非被褐枉投冠在地復
仇空扳劒揮衣因知高蹈丘園者不是區區愛
翠微

爲善恒難惡易隨事機未曉況先機刊床已及
猶言穩覆鼎將空不悟非盡妻貨財求佛果誰
分藍縷到民衣金甌休倚完無缺只恐奇災發
隱微

作德休微影響隨一誠端足破千機才如智伯
才何益智似裴弘智愈非言行但宜尊道理乾浮
華日莫淡時乞軒然三命符中擇其笑宗儀眼
孔微

大斾高軒孔安患防可能娛樂故忘機退延多士
豈容飯進受群言毋遂非任使貨盈元載屋萸
教塵化士術衣丈夫用世當如此不爾超然賦
式微

古以消長日相隨此是乾坤造化機物盛則衰
衰足謂功成者去未爲非鷄豚豈樂金石奏鶼
鰈烏徂錦繡衣試問簡書來迫叓功名何啻一
毫微

政有經綸孰汝隨踵迂況侵動葉機久知好瑟

吹竽拙每笑還珠買櫝非幕府高談人側目田
園長往子牽衣分明二者安危在不信君其問
子微唐赤城居士司馬承禎也

觀物亭落成

席許池塘斗許齋翛然人境遠塵埃山容低斂
煙雲起荷葉亂鳴風雨來泉石洗心無俗慮郊
原隨意有詩材一生雅志今方遂莫作終南捷
徑猜

觀物亭漫興二首

星斗風雲月露煙松筠梅菊蕙蘭荃天教此景
全吾隱誰道還丹屬彼仙飯飽看山行曳杖詩
成對客舞留筵漫郎宦意從來少不爲蘇卿二
頃田

一亭環列萬青山奇玩寧容造物慳黄卷真憐
名利外白頭清福水雲間農人場圃深秋畢童
子芻蕘薄暮還碎錦滿庭苔蘚合定知無客到
柴關

大暑仿戰体

帝德如天本好生誰將虐焰爍生靈乾坤却願
長爲夜物我還愁遂不醒玉非琛池皆欲沸華

門走雲霓若爲寧何當喚起龍公睡一雨先秋看
鍵鈍

和魯子輩學士見寄詩韻十首

蔀屋雖非綠野堂歸來六用得深藏時離擊壤
歌堯舜年邁披書愛老莊林莫族金低辭徑山
泉分玉注蓮塘無窮湖瀲風煙在都把悠悠付
坐忘

滿座清風樹逆堂底須詹尹卜行藏淵明高蹈
廬山社摩詰真憐輞口莊花下東聲香霞帽沙
頭人影玉沉塘但行草擲相招飲多謝山靈不
我忘

佳句人傳白雪堂萬人如海一身藏騎鯨有志
尋仙李刺虎無心效下莊高枕拂雲眠莊谷直
釣和月釣林塘寄聲沙鳥休飛去老子年來物
我忘

時約漁樵會草堂放懷彼此各無藏泉鳴石罅
心花亮山開牆頭色亦莊秋意已侵潘叟鬢春
魂猶繞謝家塘從閑經濟心灰盡惟有詩篇未
易忘

約房蓀壁桂蘭堂無限春風此處藏山上挂絲

雜夢庭燈前角奕儘思莊聲寒風雨千竿玉色紺煙霞半畝塘客過不煩頻振袂紅塵名利自然忘（夢亮見北齊蔣琳傳 見北齋肅惠休傳）從閑距躍倦開堂閒客敲門欲壁藏此行古今皆夢境心無塵垢即仙莊風鳴琴筑鶯啼樹波泛水禽鶴浴塘六尺方牀隨意臥未應佳思此時忘（見梁賀革傳）青春四首去堂堂衰白侵尋底死藏老我癡蝠鑽故紙何人肥馬擁康莊翠光被日山排闥練影翻秋水滿塘自笑此心猶有着幾時喧寂兩俱忘

非傲軒裳畏廟堂白雲堆裏八年藏每思海上尋徐福不願山東說鄭莊移石庭中觀岱華埋盆窗外約陂塘春秋六十猶爲此方信童心未易忘（畏劉室孔梁阮孝緒傳）

千金子坐不垂堂甘效黃庭草底藏（黃庭堅見曆巳女子傑傳）誰種三槐期相位自栽五柳庇山莊呪蘭籟模馬衣風蕩漾風煙白鳥塘每到綽然亭子上今吾故我一時忘

春滿家園書滿堂是中惟許老夫藏對賓但可頻掛杜若論何須強假莊我愛萬山園樂水誰言五絕出錢塘閑中幾度求爲作故舊知君未始忘

秋日村居

衰年卜宅喜山村俗事經年不到門跡兩與秋添索寞遠煙因晦學黃昏倚松野叟清於鶴倫菊溪童捷似猿莫笑吾廬大孤僻塵囂終勝市朝喧

木搨

余於綽然亭左右設木搨二盞榆杏盤根也一輪囷離奇如虎伏一夭矯促縮若蟠臥而蔵其首余愛其古爲賦是詩

盤結何年出草坤山房對列鬼潛奔龍頭深縮彌明鼎虎背橫眠渤傳撥作宅已垂梁棟用漬衣猶帶土沙痕有時坐麻煙霞影尚覺餘春[illegible]

夢魂

書半仙亭壁自和十首

夢裏靈山久見招歸來懶若布衣交人間萬事老無味林下一身閑最高收豎棋童當我友竹溪花圃亦吾巢英雄豪傑都如此把菊東籬豈

止陶
丘園投老謝麾招相與無非莫逆交破屋帶花紅掩陋矮墻圍柳翠添高日明牕户蟏蛸網風動蘭茗翡翠巢人境清幽塵事少詩成元不費甄陶

自携斗酒赴佳招山市江村錦翠交身健得閒方是福才疎辭聘本非高謀身安用営三窟容膝惟堪占一巢犬足生甤田里静長官共說、劉陶（后漢劉陶爲順陽長有惠政吏民歌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天際閑雲坐可招墻頭山色淡相交推門非貴

閑門貴醒若何高醉若高揺碎庭煙風動竹衝開林靄鳥歸巢從閒精力加強健豈止壓襟解鬱陶

去留心定任相招叔夜何須着絶交但嶺有詩懷六逸華峰無路訪三高（五代鄭遨隱居華山與二道士爲三高）終身白刃畢煩牧亘古清風仰許巢佳客相過適乏酒只談風月亦陶陶

莫訝煕溪不復招詩書攻好結深交地寛飛鳥如爭遶天闊行雲欲鬪高但可對山時拄笏何須上樹縱探巢（鮭巫）戲人造物從今消遣跖從來共一陶

可人密邇若難招俗士紛然孰易交流水樹園三面闊遠山雲放一頭高兒呼赤脚澆新圃卧看烏衣尋舊巢長白太平當白賀試聽工部詠陳陶

才薄常慚只一招性孤不耐雨雲交舉頭看鳥回頭錯開口驚人閉口高痛飲且須邀北海劇談無用及南巢變名又號鴟夷子既氏朱公又氏陶

鄰家來往不須招吾黨亞同而汚交鷸蚌何心

爭勝負鷗鷺無意校低高人疑地僻如無世我愛民淳似有巢和氣春風仁壽域豈惟魚鳥被薫陶

達士應難折簡招未能數面但神交胸呑雲夢八九小氣勝太行千仞高綠野有雲隨杖屨紅塵無路到枝巢山中宰相知誰是老子如今不姓陶

翠陰亭落成自和十首

一退愁城萬里降從今按堵樂吾邦睡殘黄月徐推枕吟斷松風鶴啄牕橋木不春從撥成虛

舟無物任飄江撫罇笑向兒童道安得佳者銘
鯉雙
此心外物不能降投紱歸休父母邦日毀樹陰
濃壓地雲縈嵐氣濕穿牕詩書有感〻千古心
迹無塵月一江杖屨出門皆樂地白頭如我優
誰雙
豪氣消磨壯志降更無憂思到家邦地形蛇轉
林邊路舍影魚驚水底牕工部扶衰歸杜曲賈
生攜憤弔湘江懷賢政爾心無那何處飛來白
鳥雙

無奈詩魔未易降頓兵堅壁鵲華邦古今不捲
江山畫日月長開宇宙牕我愛園公并甪里誰
誇陸海與潘江寄聲農父須勤力已辦良田四
十雙
高岸深灘水自降為田初不異為邦鶴抹影闌
斜陽屋蚕葉聲乾春雨牕夢覺春迷天上路文
成神決筆頭江幽閑愛殺村居好盡日山行鶴
興雙
亂山龍虎若余降誰道青衫困一邦乏力病軀
資淨几讀書老眼借明牕樽中竹葉能忘世枕

上楊花不渡江自覺閑來文思進未應江夏獨
無雙
錦里歸來萬慮降兢遊何必適他邦[illegible]
[illegible]王幼思弓劍驅千騎老愛琴書占一牕分竽
帶煙寒斷王尋撫和月夜臨江漫郎雖是扁舟
容政恐漁樵不敢雙
蝸爭蟻戰一麾降春滿東秦禮義邦皮裏陽秋
寧用鑑胸中樓閣底須牕吟節有興時行野博
具無心書墜江為謝百花潭上叟肯容分酌玉
飛雙

酒令詩籌衆所降虛名誰說可安邦一行鷺起
滄浪水半世蠅鑽故紙牕談塵坐招棋對榻茶
甌笑與容分江紅塵千丈人間世此樂人間信
少雙
百戰功名孰肯降須知險地是危邦一時蠻觸
憐南國千古羲皇羨北牕老柏倚風鳴地籟亂
雲翻浪溢天江詩因韻險還奇崛隻字真堪白
璧雙
遂閑堂獨坐自和十首
鄉社優游素所甘煙霞元不責余貪山因野闊

無歲碧水爲溪窮有斷藍佳景自當書一二
機誰與論三三歌謠聖代文田里莫道衰翁
不堪
露盤杞菊齒牙甘何必鹽梅鼎鼐貪五柳似人
巖户牖百花如綬亂緋藍世傳玄圃還卅九誰
見黃眉洗髓三我道雲莊即仙境杖藜遊治四
時堪
自到家鄉水亦甘尊罏非是季膺貪竹生不喜
窺權要宋璟事也無禍何愁衣縷藍數與河圖中
行五氣原太極内函三平生伎倆多曾慮只有
調和弄墨堪
擊鮮釀酒有餘甘種竹移花不是貪世事灰殘
心上火年光絲盡鬢邊藍地環赤縣神川九神州
[illegible]人共山棲野鶴三六載丘園足
六召小臣何德
聖恩堪
世味寧同酒味甘野情不似宦情貪乘所遠遊
誰如范拍板高歌併羨藍追狗僮能功第二卧
龍竟使國分三英雄事業無涯苦樂似高人一
笑堪

涉世誰云病叟甘祝田嘗笑野人貪稻塍隣沼
多蓮葉柳岸圍村半蔘藍人馬郊行弄影四村
[illegible]風雷庭震任呼三[illegible]只應瀟洒雲莊
景繪宜爲圖想亦堪
豈蠅功名幾許甘從今斥競斷凝貪雲山使我
心如水富貴令人面似藍轤[illegible]幽處且同龜縮
六識言但恐虎成三綠蓑青箬真無價瘦處斜
風細雨堪
江山天許爲分甘莫訶雲莊老子貪對客不妨
黍玉板謝人攻要勝水監管斑許我時窺一斑
帶從來日飲三坐欲把詩滿千首還愁花月不
能堪
至味何嘗有苦甘大觀初不校廉貪苫垣蝸家
針行玉柳崖攜梭巧織藍飲興平吞雲夢九吟
魂高繞華峰三[illegible]編貝髮林泉下此樂惟應我
輩堪
老來漱石枕流甘無意高牙大纛貪二子但教
皆種德諸生何苦腐或藍[illegible]

[illegible]謀生鬼笑營十一得句鶴驚鮮拜[illegible]

三不是身閑衒詞翰[illegible]惱人風景每難堪[illegible]

[illegible]

野興二首

出門游目景無窮老子惟耽詩不供流水紆青闢地[illegible]斜陽分綠繡山容代天理物頻流潤爲世儲材向植松莫視一閑爲草草功名良苦且多宜

頗低作窮道不窮一[illegible]何異八珍供天憐幽僻青門扁[illegible]花爲裝麼照病容雲放月波搖岫幌風行仙樂入雲松此生已付林泉了莫向蓍龜問吉凶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九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

絕句五言

詠荷花

水府群仙會紅雲擁翠霞黃昏不歸去認得老夫家

送閑堂

蕩漾滁湖月氤氳芾蔭雲是中有佳趣未易與人云

綽然亭即事二首

茅亭雖若小左右皆春色風霜一戒嚴唯見松與栢

水邊月仍在山深雲不知松陰鶴立久似待老夫詩

郊飲醉歸

仁朝醉山翁欲借山爲枕其山不肯前郝枕向雲寢

過杭州伯顏丞相廟

取宋市不易歸朝容若愚誰知六經外元有聖人徒

絕句七言

觀音元殿故址

當時宮觀上凌霄田首陵夷半野蒿愛煞堯階
土三尺至今猶與北辰高

龍門

四野天門錦翠屏愛山直欲挾山行人生何必
麒麟閣大字龍門紀姓名

堂邑宣化堂退食

縣齋公退炷爐熏聊為塵煩一解紛閑戸不教
香遠去篆紋浮動半牕雲

行水实郊外

雲斂疎陰漏日華朧朧晨色散林鴉馬前恠底
猶明月路轉滿川蕎麥花

送客郊外二首

茅屋春融桑柘煙地偏鷄犬靜柴門野人不解
康衢頌短笛一聲牛背山

牛羊散亂滿郊垌日暮炊煙草際生野老不須
誇穡事馬頭已自見昇平

大明湖泛舟

浮空泥景泝流光箕踞船頭倒羽觴嘆出湘靈
歌一曲水雲搖蕩暮山蒼

題張古齋書室

鼎彝卣甗夏商前圖畫琴書晉宋間席促爐熏
談至暮落紅吹滿小重山

南口道中

巖巒秋高楓葉丹天風吹我畫圖間近來人說
鑾輿過數日香塵不見山

綽然亭十首

官余薙髮厭飄零一旦歸來萬慮寧鼓道開人
無事業翠紅栽滿綽然亭

一亭斜揖倦如蝸但遠塵埃便自佳底事東風
不容物撩簾吹落酴醿花

自築幽居古棘間興來時復一躋攀不知老眼
高多少脚底雲生無數山

詩扛揖按小牕明花竹交加影半橫燕子日長
人睡起一簾紅雨落無聲

山遶田園水遶巷遨遊隨處儘吾堪老來世事
都無味惟覺林泉蔗許甘

溪毛園甲儘芳馨野蔌河魚亦可羹術食不須
絲與竹只聽兒子讀書聲

牕影曨曨破曉寒卧看紅日上簷端雄鷄說與

休多事老子而今不屬官

虛名常恐汨吾天一日能閑便是仙賓客有無何足校署門未覺翟公賢

世途覆轍日相隨不待功成也合歸直到遂心方說退却疑老子未知機

裴度歸休綠野堂鑑湖曾識賀知章老夫何敢前賢比蔀屋荒村分退藏

村居

萬山青繞綽然亭莫怪龐公懶入城六月人間日如火披襟松影聽泉聲

拜東平王拜住丞相畫像

孤忠自倚了澄清笑握群姦不足兵壯志未酬還中彼披圖老淚雨如傾

夜坐綽然亭

夜深獨坐綽然亭林際誰家燈火明鶴夢不驚人語定空山一派亂泉聲

翠陰亭漫興十首

池荷香冷碧雲愁林樹陰疎翠幄收老子胡床山影裏擬尋詩句厭高秋

往歲歸心日夜馳而今何幸遂歸期回頭却憶從前事恰似邯鄲夢覺時

野人野處四三年雲擁柴關晝寂然時向東南一登眺亂山龍虎欲來前

終日書堂足誦聲斜陽猶放半窗明硯乾旋滴花瓶水春逐新詩筆下生

三十年前種此林當時豈憶此枝答而今蕭敞清陰底未覺從前錯用心

綠瓊州渚紫金山滿目風煙白鳥閑莫道好詩無覓處隱然都在夕陽間

山妻中饋精藜羹婦子兵廚取酒傾更喜小兒能發志琅琅不斷讀書聲

兩峯華嶽奠西東老子幽居政在中可是天公相友扶爲陳設待衰翁

向來山在夢魂縈今日山居掌握閒我即是山山是我君如不信問諸山

鉛槧圖書日與偕空庭過雨滿莓苔博山煙底跏趺坐看得瓶花一半開

題李溉之池亭並頭白蓮

月光月華幾何年一笑相逢寂寞邊雁爲湖亭風景好並肩來看水中天（月光月華晉謝淮二姬名有闕色劉與姊）

爲左右竣見皆書

山中

朝居日日憶山中擬欲題詩倫玉峯今日好山俱在眼却愁詩思不能供

題李廣犯夜圖

犯法寧論故與新無私方可見爲臣竟將尉死將軍手誰道當年國有人

題林泉閑居圖

向在紅塵羨彼閑而今我亦水雲遊只應此日紅塵客却羨吾家小洞天

題田婦紡績圖

稼穡艱難近頗知豈惟田婦獨如斯披圖不用多題品只寫豳風七月詩

題洛中諸公真率會圖

投老雲莊今八年我生常恨後諸賢一杯誰與同真率江上漁樵海上仙

諸公事業照乾坤誰把深家笑語温自愧無成年又未也辭簪紱遯莊村

爲孔明解嘲

當年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此

前輩之詩也切謂孔明之心與三代之佐同非可以出處論其高下故爲賦此以解其嘲云

孔明雖與漢爲臣尺寸無增只舊貧廊廟草廬初不異誰言只合卧終身

綽然亭口號

十年卧卧玉溪東多謝山靈肯我容爲問當伊誰是伴抱雲挂月兩奇峰

過李溉之天心亭二首

久別天心水面亭風生吟袖意瀟灑登謫仙將見爲何處拚論雲山問不應

放眼乾坤獨倚欄古今如夢水雲閑南山也解留連客直爲風光到座間

詠史

至治元年余辭官歸鄉里日以文籍山水自娛因觀秦漢以迄晉事若有感於中者遂爲詠史詩四十餘首以見意云

齊威王

君道從來本不難令行唯在賞罰閒烹阿封墨須臾頃便覺全齊重泰山

左師觸龍

水惟曲折海能通指事直言未必功常愛左師開趙后雍容宮殿滿春風

龐涓

縱横才略一孫卿底事將軍氣未平只此便知優劣了何勞樹下看輸臏

茅焦

積尸闕下欲成丘殺氣纏雲尚未收齊客滕行唯數語誰知狼虎却迴頭

李斯趙高

秦室斯高兩巨奸崎嶇心計各求安臨門到底歸誅滅本欲謾君却自謾

呂后

婦人陰類狠淫偏故德元勳半坐誅鈎弋後一非命死茂陵剛斷古今無擬鳥謂不此訓

彭越

秉危襲亂赳桓崗不古風雲有許瀆天下已平猶戀寵誅夷休恨卯金刀

周勃

兵子何堪總百官陳平狡猾故多端明知宰輔爲難事不肯傳人袖手看

武帝

內興土木外窮兵壯伐東征事擾攘自已欲多渾忘盡却評淖子不宜王

漢武公卿動滅夷殺心如此豈君宜他時巫蠱宮中禍子喪孫亡寔自貽

霍光

妻行弒逆子專權無乃將軍大默然女不納兒罪死也應慚愧稅侯賢

汲黯

大臣懼罪日驚惶强虜聞風亦退藏底事茂陵如此氣不冠不敢見淮陽

公孫賀

明知漢武慘無恩相印悲持笑汝惛政使一身攖恥辱鼎砧未必到全門

主父偃

鼎俎渾能幾許甜先生不避朶頤嫌他時舉族皆夷滅此味方知極苦嚴

蘇武

爲臣惟命敢辭難脫還艱難亦自安試看子卿

持節處雪花如席不知寒

韋賢

一自留侯去決然再無高士為膠絃力辭台鼎
歸田里此日方知有此賢

丙吉

瑞氣天成五色文長安獄邸閉皇孫護持高燭
神靈在相國應宜不有恩

蕭望之

自省無愆任衆排便歸廷尉亦何容當時恨殺
朱雲戇早是剛腸勸自裁

京房

盈虛消息理精微易學從來貴見幾箇裏惜然
無所見區區占候是耶非

楊惲

猖狂得罪息交游私室兢兢若自因歌酒放懷
非汝事本期行樂卻成憂

王章

浮雲蔽日黯無輝此際翻然便合歸說似獄中
京兆尹牛衣未必下朝衣

谷永

倚中有救恣開陳縷數危亡在暮晨去折不過
交道廢至今寃血漬京塵

息夫躬

正進猶難免罪尤況行不法望公侯區區枝計
知何益贏得千年臭不休

彭宣

百許千邪安漢公忠良那肯與相從勇投印綬
超然去不信孔光無愧容

梅福

忠言無路徹宸聰詭服深藏吳市中只道世間
無白雉豈知天外有冥鴻

龔勝

解印歸來老分甘素衣不受一塵沾忽驚有詔
從天下頓覺衰癃十倍添

劉歆

拍案胸中書五車卻能委曲事奸邪當時似此
知多少豈止先生可歎嗟

王莽

桃李元無松柏心鴟梟強作鳳鸞音當時一切
皆從古底事阿衡用意深

王皓王嘉 徵不起逆賊死 [illegible]
懷無真識保終難勢迫誰能不改顏愛殺蜀中
兩夫子甘心伏劍死空山
韓歆 以直言自殺
直言為國舉朝無幸有緣何郤見誅文叔襟懷
乃如此誰言高祖與同符
馬援
丈夫奇節在邊庭不願黃腸送此生成事
煙瘴底須居郤羨少游榮
劉昆
矯情干譽世紛然才有微功即自傳滅火反風
言偶爾此心安得不迴天
桓榮
諸生為學務明倫印綬何須廣座陳以此便為
稽古力阿榮胸次太埃塵
黃憲
風旨言談了不聞諸君降伏每疑人乃知道義
熏烝處形迹俱無物自春
楊震 事安帝
喜君清白羨君忠既去宜平磈礧胸半路慨然
甘自酖先生舒卷欠雍容
李固杜喬
危邦何可一朝居二子雖忠識亦疎地下若逢
楊太尉不須更問國何如
小人方寸足機坑君子從來直道行二者早知
難並處不如田里樂餘生
[illegible]
將進先思己所行所行不遂有何榮直教遇數
方知止郤笑渠儂理未明
范滂
時危政要似愚癡出位議評恐未宜可惜許多
忠義士纍然俱與禍相隨
朱震 [illegible]
交道甚微數百年死生誰肯與周全如何當日
陳蕃榻止為南州孺子懸
陳容 [illegible]
不附袁紹共生全甘與臧洪赴九泉每誦此言
千載下令人毛髮尚森然
禰衡
才如利器要深藏揮霍於人何可當自古殺身

多坐此聖賢固不貴詞章

衰閔 為冀人儲士 至中十八年

志士從來多苦心逃名不厭土房深弟兄妻子皆無見時有白頭老母臨

龐德公

鹿門住處恣游遨誰識沉冥一世豪莫把功名論出處卧龍終讓德公高

司馬懿

魏移漢祚未須叓三馬槽中已夢符天道好還良可畏不如為善百無虞

蔡邕

殿廷白晝墮青蜺乾道無剛政可知顧此何時陳正論有才無識亦堪悲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一

書

時政書 庚戌年上

奉政大夫監察御史臣某謹齋沐信宿昧死奉

書

皇帝陛下 伏聞御史言官也人君深居九重耳目有不及者設監察御史言之是知御史者寔朝廷耳目人主所倚以為聰明者也伏自

世祖皇帝立御史臺迨今五十餘年矣昔阿合馬飾奸亂政臺諫不言為盜殺之桑哥阿上酷

下迨其誅滅

世祖皇帝震怒臺臣不先事而言幾至危殆是知國家未嘗負言官而言官則有負國家者矣況

陛下方總群策以救太平之功責言於人而以言責之萬不如是政使或爾死自其職又可避乎臣自承乏言官常欲披肝瀝膽具白當世之務以父年高懼章成復毀者至于再三儻朝廷憐其居職不能不言之心少賜清閒使竟其說或誅或竄止於臣身則受辱之日皆感恩之年

也臣嘗觀自古國家之難多伏於治平無事之日爲人臣者欲及未然而言則恐敗無實迹人主忽焉而莫之信欲俟已然而言則又恐事成不救貽人主無可柰何之憂世徒知聽言者難而不知進言者爲尤難也夫子之於父非不親且敬也惟親也故有過不敢不争惟敬也故争之不敢不盡其誠爲父者若曰吾尊也汝卑也柰何汝不我從而欲我之從汝言或及此則人子之職隳矣臣之於君與是奚異伏惟
皇元有天下垂百餘年始則
太祖皇帝以義兵起朔方次則
憲宗皇帝以勛勞紹國統次則
世祖皇帝以賞罰一天下又次則
成宗皇帝以簡重守成功
列聖相承咸有彝憲初
陛下撫軍漠北天人胥順靈旗所指輒以捷聞
中外之心顒其即眞懸懸焉如農夫之望歲曾
奸謀內搆欲僭　宸極天下之人皇皇焉又如
盜入其家靡所寧止賴
宗廟之靈社稷之佑

太毋元淳之斷虛焰已灰期月之中民之翹首企足以遲六飛之至者不契而同邐迤一意後
聞
正位上京士賀于朝民慶于市于以見臣庶之
欣戴
陛下者可謂至矣以
陛下孝武英睿鴻福永年因民之心仍
祖宗之憲少抑浮費則隆熙之治可必底無疑固不必紛紜更張求勝前人爲也傳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前輩亦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伏願
陛下詳味斯言則致治之方有不難見大抵厥今天下譬則一室
祖宗基搆塗茨靡微不完但
陛下擇一二端重者臣謹而守之自可坐享億萬年無疆之庥況
陛下龍飛之始已詔中外凡百一遵
世祖皇帝舊制當時識者僉謂
聖心及此幸孰大焉而近年以來稽厥廟謨無

一不與
世祖皇帝時異者豈
陛下欲自成一代之典以
祖宗爲不必法與將臣下巧爲佞辭陰變之而
陛下不知也
世祖皇帝時官外者有田今乃假祿米以奪之
世祖皇帝時江南無質子今乃入泉穀以誘之
世祖皇帝時任人必循格今則破選法以罔之
世祖皇帝時守令三載一遷今則限九年以困
之

世祖皇帝時楮幣有常數今則隨所費以造之
世祖皇帝時省臺各異選今則侵其官而代之
世祖皇帝時羣物在所禁今則開倖門以納之
世祖皇帝時課額未嘗添今則設苛禁以括之
世祖皇帝時言事者無罪今則務鍛煉以殺之
彼當國者始言齊政令以甦民瘼今則瘼愈劇
而政令紛然始言實鈔法以阜財用今鈔法愈
虛而經費日絀始言下情弗達今雍蔽愈甚始
言一新視聽今睽隔愈深始欲去弊而弊益繁
始欲變法而法愈壞其他奸謀譎計誣謾詐忠

以熒惑　朝廷欺天罔人惟已是利者殆難以
舉臣欲默而不語則恐厥後事功不效爲臺臣
者責無所逃欲覼縷言之伏見
陛下信彼方深任彼方篤非造次一語所能述
然竟不免冒　雷霆之威終爲國家言者誠不
忍　祖宗百餘年富實完美之業一旦爲二三
小人幅裂而絲棼之此臣所以不避一身之禍
上爲
列聖惜下爲天下百姓憂欲使彼開而改之不
致有撓棟覆餗之虞以成　朝廷圖治美意二

耳夫人固有聞其言則若有爲施諸事則悉背
戾聖人謂言之非艱行之惟艱惡利口之覆邦
家者不可不察昔趙括學兵於父侍其辯自謂
天下莫敵然其父則不爲許母問其故父曰兵
者死地而括每易言之使其爲將必敗人軍後
趙王將括母上父言不聽未幾果坑趙軍四十
萬括平身亦不保夫以趙括談兵意其料敵制
勝如在目前然父尚其必敗者政以兩軍之交
千變萬化未嘗躬歷其險欲以三寸舌爲戰勝
之具必往而不敗哉此古人所以重質厚輕浮

華薄巧言敗實行務守成重改作者蓋有見乎
此也耳
祖宗之得天下非一朝一夕之積其立法也亦
非一臣一士之謀比及尺地之獲一令之出族
畫朋議曠時引月然後定爲令乃於頃刻之間
因一人言紛紜變易豈不與
陛下初年詔首大相戾乎蓋嘗伏慮厥今天下
藩鎮無有外敵無有大盜切發者無有宦官作
福者無有女謁亂政者無有然而所以未極於
治者良由任事之臣惟利目前而不虞其久遠
之弊惟知泥古而不察時勢之難惟知由意迎
合而不知進逆耳之忠言惟務一切更張而不
知繩武
祖宗足以爲治今姑舉其害政泰甚者一十事
試爲
陛下言之一曰賞賜太侈蓋聞自昔國家之制
賞典將以來有功昭有德砥礪群情鳩集庶彙
者也故功有大小賞有重輕德有厚薄爵有高
下輕其所重則勤勞之人解體爲其所下則僥
倖之徒生心是以善爲國者當其可賞雖仇而

不吝其不可賞雖親屬不以假之况貨財非從
天降地出皆
世祖皇帝銖累寸積而致之百姓罷精殫力而
奉之將外供上帝百神之祀成朝聘享覲之禮
待邊陲征戍之需備年歲凶荒之變施當其度
則國足民逸上下裕如少失其宜則國困民乏
中外騷動
陛下所知若謂堂堂天下何珍不有何奇不臻
隨取隨盈故不靳惜而不知四方萬里之外窮
鄉陜邑疲氓婺婦髮鶴於耕手龜於織采玉者
躡不測之危煎鹵者抱無涯之苦揀金求珠者
冒莫能度量之深比至積微成巨剝僞存真變
惡爲美斂朴以文不知爲日幾時爲功幾許爲
費幾何然後得入有司之選其上之也水爲則
舸陸爲則輿虞其盜也則又抽兵以衛之調民
以徼口之乾沒則費償於見官爲數則倍徵於來
者其成其費其來其入其始其卒在下若有如
此之難苟因一笑之歡一醉之適不論有功無
功紛紜賜予豈不灰民心糜國力哉昔韓昭侯
有弊袴命左右藏之或以爲言昭侯曰吾聞明

主愛一顰一笑顰有爲而顰笑有爲而笑今褒
豈特顰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大古人以弊袴之
微爲重於顰笑猶不輕以假人況累朝內帑所
儲珍奇寶玩之物又豈特弊袴之比哉昔我
世祖皇帝臨御三十年乘輿服御皆尚儉素左
右之臣雖甚愛者未嘗無故而得尺帛寸金之
賜故能外攘寇亂內杜臣奸國用日饒威權兩
盛茲非萬世聖子神孫所當取法者歟伏覩
陛下即位以來每及民瘼常欲銳意愈之其子
愛元元之心非不切矣然四三年間呻吟者尚
多豈非　朝廷於恩賞賚之際或未惜歟易
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語曰節用而愛人
臣嘗岐而二之今乃知節用斯愛人傷財斯厲
民矣伏願自今凡有所賜上思
世祖皇帝惜財富國之意中思聖人制度之言
下思百姓殫力罷精之苦將不待傍取他求而
公私無不給矣二曰刑禁太踈切關法者天下
公器將以威奸弼教閑民于一者也比見近年
臣有贓敗多以左右賄賂而免民有賊殺多以
好事赦宥而原加以三年之中未嘗一歲無赦

殺人者固已幸矣其無辜而死者冤孰伸耶故
古人以赦爲偏枯者政以謂此按書眚災有赦
五刑之疑有赦周官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
宥曰過誤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
耄三赦曰惷愚肆赦之原盖出乎此叔世往往
以赦爲可禳災祈福故當輕易頻數抑不知福
者由人積德累行而生非縱惡惠奸之所能致
爲田而護稂莠徒損苗稼不足以言仁爲國而
宥奸貪徒撓善良不足以言福貴爲
天子何盛不佑何祉不集尚奚假彼狴犴脊靡
之助使其宥而知改猶或庶幾如伊恃寬恩豈
不益滋其惡臣嘗官縣見郡赦之後罪囚之出
大或仇害事主小或攘奪編民有朝蒙恩而夕
被執旦出禁而暮殺人數四發之未嘗一正厥
罪者又有始爲鼠偷終成狼虎之噬者問之則
曰赦令之頻故拜恩者以爲先犯幸而不死今
犯卽當日應死之罪兩卿人貨而止坐一罪於
我已多況今犯未必死我因而遂引避拔根連
株甚故蔓其獄未及期歲又復宥之豈人性固
惡防範不能制哉誠以在上者開其爲盜之途

故也又古之赦令出入不意今詔禁未脫而奸
民已復群然誦之乘隙投機何事不有以致爲
官者不知所畏罪露則逃爲民者不知所避罪
深益熾又古者犯法受刑今也犯法受賞其曰
充魯麻者尤爲奸盜之招深摧威權甚非尊民
以善之義者漢司馬吳漢病光武問所欲言他
無所及惟曰願謹無赦諸葛亮治蜀軍旅數興
赦不妄下而敵人畏之唐太子承乾爲長孫皇
后病請肆赦以來福后曰赦者國之大事惠奸
敗法何福之爲是知自古明君良臣賢淑之后
固未始以數赦爲美事也伏望　朝廷自今臣
有犯法止左右毋得祈請好事當存者先老幼
疾廢其餘犯者一麗於法如此則刑罰中而臣
下肅矣三曰名爵太輕伏覩
陛下正位宸極
皇太子冊號東宮以來由大事初定神器再寧
喜激於中故於左右之人往往爵之太高祿之
太重微至優伶屠沽僧道有接左丞平章參政
者其他因修造而進秩以伎藝而得官曰國公
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於朝自有國以來名器

之輕無甚今日夫爵祿人君所以厲世磨鈍使
天下之人駿奔事功而不容後者以其有此而
已故書謂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
其賢苟不論臧否勞逸因一時之懽輒加以极
品之貴則有功者必曰吾艱苦如此而得是彼
優游如此而得是則自今孰肯赴湯蹈火以徇
國家之急也哉大抵人所以重夫勢者以衆不
能皆高而已獨巋然盡衆不能皆豐而已獨綽乎
有餘故也苟曰則狐白獸錦惟服者少故人以爲
貴若人人服之則與毳布奚異爲使其受而知
足猶可萬一等而上之厭心溪壑其爲患也庸
有既乎今夫鷹隼所以易制者不過恒使之飢
爲而已矣一或厭飫鮮不決雲扳主而去名爵
於人何以異此以其班資之降殺服色之等威
宜若虛名以古夫與奪輕重之間則朝綱張弛
人情離合國體強弱係焉古之人有見乎此故
寧賜人以金帛他物不以天下公器假人衛仲
叔于奚請繁纓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湖陽
公主爲子求郎漢明帝以爲苟非其人民受其
弊我

世祖皇帝朝伯顔丞相負平宋大勳官止金紫
光祿大夫今朝廷諸臣臣不知有何勳何戚無
一不階開府儀同三司者使其有伯顔丞相之
功則不知復以何官與之伏望自今普加沙汰
其有夙嘗近侍立功漢北奉
特命而官者聽其仍舊以貢獻以請謁如墨勅
斜封之類下有司拘拔已授者滿日黜降未授
者一遵選格差除如此則僥倖若無隙可乘
朝廷尊而名爵有所勸矣四曰臺綱太弱夫國
家之有臺憲猶邊陲之有禦兵雖疏人遠遁而

反側之患不可不防雖奸黨斂蹤而專擅之誅
不可不察其或見敵人之來而攻之過慘聞小
人之惜而擊之失實在上若則當嘉其爲网優
而容之以伸其勇敢之氣而收他日緩急之用
夫畜犬將以吠盜不可以盜戢而畜不吠之犬
豢貓將以捕鼠不可以鼠伏而豢不捕之貓此
舉世所共知也然犬之吠也豈必人人皆盜見
其不熟於目者無不吠也貓之捕也豈必物物
皆鼠見其可適於口者無不捕也若犬以吠非
其盜而烹貓以捕非其鼠而逐將見盜鼠不勝

其繁而犬貓有不勝其屈者矣且責言於人而
以言見罪見猶飲人以酒而以醉見疎馭下之
術恐不如此昔我
世祖皇帝每戒飭臺臣及下求言之詔必曰其
言可采優加旌擢如不可采亦無罪責夫冕旒
之前言不中禮宜若可罪然國制不論者蓋恐
因一人而沮天下之善爲細故而失天下百姓
之計也苟以一言不中徑加誅戮則天下必將
箝口結舌無復告以善道者矣上不聞善則何
弊不生昔唐太宗嘗曰自古帝王有興有衰猶

朝之有暮皆爲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以至
滅亡朕既深居九重不能見天下事故布之卿
等以爲耳目勿以天下安寧便不存意觀太宗
之言與我
世祖皇帝求諫之意數百載下若出一轍於戲
聖哉伏惟御史臺乃國家耳目所在近年以來
紀綱法度廢無一存昔在
先朝雖掾吏之微省亦未嘗敢預其選今闕臺
之官皆從尚書省調之夫選尉所以捕盜也尉
雖不職而使盜自選之可乎況中外之司論其

關係重者無過省臺兢二者言之臺爲尤重蓋
省有宰執爲朝廷股肱臺有言官爲朝廷耳目
夫人必先聰耳明目然後乃能運用股肱若耳
目有所蒙蔽股肱雖能運動詎得如其意哉以
是論之則人主苟欲保全宰相莫若精選言官
言官得人則宰相必恒恐懼脩省不至顛危言
官不得其人則宰相必肆行非度卒與禍會是
知言官之嚴乃宰相之福言官之懦乃宰相速
禍之階臣嘗觀史籍所載自古奸臣欲固結恩
寵移奪威福者必先使臺諫默然乃行其志爲

人上者苟不時引臺臣訪以得失則奸至前而
不察弊盈外而不知禍伏中而不聞庶績隳而
群心揺矣臣固知堂堂聖朝萬無於此然臣自
弱冠從事久叨　國恩不勝拳拳報上之誠所
以不容不言於未然也五曰土木太盛比見累
年山東河南諸郡蝗旱荐臻沴疫暴作郊關之
外十室九空民之扶老攜幼累累焉鵠形菜色
就饒他所者絡繹道路其他父子兄弟夫婦至
相與鬻爲食者在在皆是當此灾異之時
朝廷所宜減膳徹樂去幾緩刑舍禁弛征損服

御發倉廩止貢獻停一應不切之役下紓民力
上荅天心今聞都城中都崇建南寺外則有五
臺增脩之擾內則有養老宮展造之勞括匠調
軍旁午州郡或渡遼伐木或濟江取材或陶甓
攻石督責百出蒙犯毒瘴崩淪壓溺而死者無
日無之粮不實腹衣不覆體萬口嗷嗷無所控
告以致道上物故者在所不列似此疲瘵使佛
見之
陛下知之雖一日之工亦所不忍彼董役者惟
知鞭扑趣成邀功覬賞因而盜匿公費奚暇問

國家之財詘生民之力殫哉夫自古帝王非無
土木之役也惟相時而舉度力而行可則興否
則輟其有必爲不容已者則基焉以待歲年在
下者既知上之人愛惜如是故臨期操畚荷鍤
樂然趨事靡遺餘力焉謹按禮凡土功龍見而
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聖人
謂使民以時者蓋指此而言也昔魯公城中丘
城郎皆當農務之月故夫子筆之春秋以昭其
失夫人君所恃以爲國者無急城郭焉使築之
非時何損於政而聖人書不少貸必大書特書

者蓋天之於物也無不愛王者之於民也無不養養民之道無他不奪其時而已矣時不奪則民力足民力足則生理饒生理饒則禮義興禮義興則風俗美風俗美則教化成教化成則天下治故爲國以養民爲本養民以不奪其時爲本故春秋諸營建無巨細必書誠以民力爲重故也昔漢文帝欲爲露臺計用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唐太宗欲脩洛陽宮以脩廻幸張元素以百姓瘡痍未復太宗遂罷其役夫以天下之富

視百金之費一宮之建眞不啻九牛之拔一毛而文帝太宗猶以勞民耗物而止況五臺新寺等役其費豈止百金其勞豈特一宮之役其直又豈止中人十家之産而已伏願

陛下於是數工而罷其一無俾漢文皇唐太宗專其美於前則天下幸甚六曰號令太浮夫上有所爲而天下無不響應者號令之信而已矣號令之於國猶血脉之於人血脉無凝則疾病不作而人必安號令推行則奸惡不生而國必治書曰愼乃出令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命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言人君當愼重其命不可輕易出而造次發也臣伏見近年朝廷用人不察其行不求諸公縱意調罷有若奕棋其立法擧事亦莫不爾雖制詔之下未嘗有旬月期年而不變者又甚則朝出而夕改於事甫行而止者隨至一人昉仕而代者踵隨不惟取笑於一時又貽口實於後世廟堂之上擧措如此則外方他郡事體可知原其所以致此者蓋由執政褊心自用恃寵大言人情有未諳時勢有未審事理有未達或急於迎合之

私或牽於好惡之過或狃於聞見之近所以輕於無謀而徒爲是紛擾也昔

世祖皇帝每擧一事明見其可亦必下公卿大夫館閣諸老集議何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獨任則小任衆則弘至其聽覽之時又必出而坐於路寢之外其或不出亦必畢入群臣使各盡所懷如此而情僞之閒猶有未悉況今省臺奏事多則三人少則一人其餘同僚皆不得預有一人得旨而出衆人懵然不知者有衆人欲奏而得入之人抑不上聞者欲望下情上達上

澤下布其亦難矣臣愚乞自今凡有更革之事
仰遵
世祖皇帝館閣集議舊制使彼悉心叶意博詢
利病詳究可否然後面同入奏庶幾命令之出
有建瓴之易無反汗之難若官若民舉知遵守
而無翻覆不一之患矣七曰倖門太多伏覩衆
星麗天其所拱者北辰百辟在官其所奉者
天子次
天子而尊則
太后爲次
太后而尊者則
皇太子爲雖親且貴要皆人臣事無二制義無
獨行所謂尊無二上者是也今國家爲制寛大
所以諸王宗室皆有生人殺人進退人之權夫
慶賞刑威當出於上久假不歸則飛揚跋扈之
勢成有不可制之一旦者矣惟謹於始則無後
患防於漸則無近憂夫水之微也抔土可塞及
其盛崩城不足障之火之微也滴水可救及其
盛決河不足滅之是故自古聖君賢相所以能
遏折亂萌潛消禍本使天下惟受其賜而弗之

知者灼此道也臣比見天下淫僧邪巫庸醫謬
卜游食末作及因事主命無賴之徒往往依庇
諸侯王駙馬爲其腹心羽翼無位者以之而求
進有罪者以之而祈免出則假其勢以凌人因
其衆而結黨入則離間宗戚造搆事端諂以甘
言中以詭計中材以下鮮不爲其所惑如近淵
潤出太子賴發覺之早未嘗緣生少有不及豈
不可爲寒心也哉其致此者非但下之人不知
涯分自底滅亡抑亦在上者恩之太重御之太
寛有以縱之使然也夫自古亂臣賊子初亦未
嘗敢有覬覦神器之心或以辯給遇或以讒諂
入或以伎藝親或以功利合合則愛愛則賞賚
則驕愛之極則肆始焉輕闕而不敢進今則出
入如己家始焉被問不敢言今則縱恣無所忌
始爲踧踖而心悸今則騎其騎而服其服始焉
妻妾皆常人今則貴族宗藩之所御者使其能
夕惕兢兢深自貶損尚或可免苟因是以思曰
吾所服如此所騎如此所御如此其去南面之
貴復有幾何於是求所不當求問所不當問日
滋月熾惡積罪盈乃從而按問誅之非在上者

有以縱之使然而何故君之於臣也尚嚴而不尚和雖愛而不錫以過分之賞縱狎而不授以非據之官非政則不與之言無故則不命之坐非大勳勞則不賜以車服珍異之玩何則蓋謹微防漸其理不得不然也臣之於君也尚敬而不尚諛過位則變入門則傴背闕而坐者斜蹤馬之芻者罰過焉則下車有命則不俟駕而赴何則蓋臣近於君恐其褻瀆慢易預遠不敬故也於戲使上下胥盡其道則自古敗亡之禍豈復踵於世哉昔漢宣帝時徐福言世臣霍氏太横宜以時抑制保全書凡三上不報其後霍氏竟以不軌赤族當時議者謂不從徐生之言以致君臣兩失臣見厥今藩王宗室左右大臣倖肆尤甚伏望 朝廷自今待宗藩以恩而濟之以義遇群臣以禮而輔之以嚴凡一切鄙俚之談隱微之請並賜禁絕庶使尊卑之分明而政柄歸乎一矣八曰風俗太靡嘗聞治天下有至簡且易之道倡於上則應之於下作於邇則應之於遠端一身而千萬人化者風敎之謂也夫一家之風欲正爲親者所宜先之一郡之風欲正爲牧守者所宜先之一國之風欲正爲諸侯者所宜先之蓋自上而下者謂之風因上而成者謂之俗故風俗國家之元氣風俗厚則元氣盛而享國之日長風俗薄則元氣衰而享國之日不敢必故古之善觀人國者察乎此而已矣臣伏見方今之俗以華相上以僞相高在仕者愚玉碎而才瓦全貴雷同而鄙崖異以水蘗爲沽譽以脂韋爲達時以吹毛求疵爲異能以走勢趨炎爲合變順已者雖蹠蹻而必用逆已者雖夷惠而擯容自非確焉有守不顧一世非笑者出而正之則未易善其後昔唐天寶之際其風俗可謂汰矣至代宗以楊綰爲相以清儉率下拜命之日朝野相賀爲之頓衰郭子儀方宴邠州聲樂減五之四京兆尹黎幹出嘗騶從數百止存十餘御史中丞崔寬第舍甲一時即日撤而毁之其他聞風而化者不可勝紀所謂立之斯立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爲有徵矣第後世爲相者旣無致君澤民之誠一隨紛華頂踵俱變旣乏時望又不能勉自克治尚假威權爲已尊重所以立之而人弗立道之而

人弗行綏之而人弗來動之而人弗和一切處爲不勝其難者由行不素脩聲望不素孚於人故耳古人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語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孟軻氏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非以此歟夫以宰相之賢而猶使人感化之速如此況貴爲

天子果有志於移風易俗信乎其不難矣九曰異端太横伏聞三代有天下者以四海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視民飢寒不翅在已故井天下之田使民均有其業其有逆居不事其業者謂之閑民倍其賦以責之古者十農夫而閑民或一今也十閑民而農夫僅一焉欲民無飢寒之虞邈矣夫富民之道固不必家賜戶賞塞其蠹財害農之源而已昔漢文帝以錦繡纂組富商大賈爲僭侈農利傷害女紅猶議禁之況百此病民者顧可恬然莫之省耶臣見方今釋老二氏之徒畜妻育子飲醇啗腴率逋逃游惰之民爲暖衣飽食之計使吾民日羸月瘠曾不得糠粃襤縷以實腹蓋體爲今日誦藏經明日排好事今年造某殿明年構某宫凡天下人迹所到精

藍勝觀棟宇相望使吾民穴居露處曾不得葺茅撮土以覆頂託足焉彼不知惠迪從逆之原妄談禍福不知原始反終之故謬論死生簧鼓流俗掫徒結黨使人施五穀以爲之食奉絲麻以爲之衣納子弟以爲之童僕輸木石以爲其廬室而人見其不蠶不稼不賦不征聲色自如而又爲世所欽爲國家所重則莫不望風奔效髡首從游所以奸民日繁實本於此今夫田野之農終歲勤勞猶不免飢寒之苦彼一祝髮則情欲厭足莫敢誰何固無訝其舍彼之難爲此之易也使其精勤所業真能爲國祝釐延祚猶爲無幾今也盜獲者有焉奸敗者有焉謀反大逆者有焉夫人必先存心明德然後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苟穢惡周身彼神明方且惡而走避之不暇刻肯歆其祭而降之福哉昔

世祖皇帝嘗欲沙汰天下僧道有室者籍而民之後齊於衆多之口寖復中止至今識者爲深惜焉古人謂十農夫之耕十蠶婦之織不能衣食一僧蓋言其蠹財害民之甚也臣嘗略會國家經費三分爲率僧居二焉以之犒軍則卒有

餘粮以之振民則民有餘粟以之裕國則國有餘資彼燒壇設醮吹螺伐鼓奚爲哉近者至大二年十一月昊天寺無因而火天意較然可爲明監伏望自今諭旨省臣凡天下有夫有室僧尼道士女冠之流移文括會並勒爲民以寬世祖皇帝欲行未及之睿意豈不可爲曠代未聞之盛典也哉十曰取相之術太寬伏覩宰相之職代天理物表率百僚國之柱石民之紀[illegible]於是乎在其賢與否天下治亂係焉嘗考詩書所述歷代史冊所載有政熙時泰四夷貢職吏良民乂者必由天子命相得人而致之其有紀綱紛糾群小競進海内刓弊災異荐臻者必由天子命相不得其人而致之故古者命相内則詢諸大臣外則酌之輿議上以稽諸國典下以應乎民心殆不可寵一人使千萬人受害徇一己好惡廢天下後世議論之公以堯舜之明將有所登庸亦必四岳是咨而不獨主己見豈非宰相任天下之責其勢不得不與天下共選之故歟或者以爲人君任相可斷之獨而不可参於衆是不知夫所謂獨者集衆人之議折衷一

言之謂是豈弗謀於下惟己是任之謂哉嘗見前代人君拂衆命相以致禍敗者不可勝紀試舉其尤者一二以著監戒焉唐明皇之於李林甫德宗之於盧杞天下之人皆以爲奸邪不可相而二君獨任之不疑庇惡排賢卒致播越之禍蓋嘗因是以思奸臣所以結知於上牢不可破多由語焉而隨聲行焉而承意探其將喜而先之以笑逆其將怒而激之以言好樂則開以鄭衛之音好貨則塗以聚斂之說好飲則導以宴游之樂好獵則備以馳逐之娛凡百所好靡不盡其欲以在上祇知其樂之而不知有大損存焉祇以爲愛己而不知有大不愛存焉故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忠臣直士多責難於君故其言往往若不可聽然反而求之則所處若迂所防者深佞臣邪士多貢諛於上故其言往往若所樂聞然徐而察之莫非淺近無益之事人君誠能拒其所樂聞而勉強廻心以從其所不可聽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漢唐可有國至今不絕也

欽惟

皇帝陛下肇登寶位推心御物納諫如轉圜人
有片善不考其素輒超資躐等用如弗及是知
陛下於用人聽言之間可曰兩得之矣然言有
是非貴於詳審人有賢佞貴於別白似是而非
似賢而佞聖人謂惡鄭聲之亂雅惡紅紫之亂
朱者不可不察比聞中外皆曰朝廷近年命相
多結罪入狀自求進爲若無其事何幸如之萬
一或然自古豈有入狀而爲宰相之理今夫一
縣一邑猶任一主簿小吏猶必擇其廉慎素爲
衆所信服者爲之豈有宰相國家安危所係而

各從其自擧哉伏望　朝廷自今凡有大除拜
宜下群臣會議惟人是論毋以己所好惡上所
憎愛者以私去取焉將見廟堂無冒進之嫌人
主無偏聽之失公道開而人君之能事畢矣臣
聞
世祖皇帝在位三十餘年方內寧謐臣嚴其威
民孚其德者不過於此十事見之明守之固行
之必焉而已矣然功雖賞而不至於濫罪雖罰
而不至於苛知名爵爲報德酬功之具而不輕
授知號令爲戢奸弼教之物而不屢更基綱廢

其弱而激厲若多土木惡其勞而興造者少其
他如躬儉素以敦風化別異教以崇士流安不
忘危治不忘亂此皆三代以來聖君哲主之所
謹而後世子孫所當拳拳服膺不可忘於須臾
者也觀夫中統至元之間其效爲可見矣伏覩
陛下四三年之間事
祖宗以孝遇臣下以仁懷生民以惠其志非不
欲追蹤
世祖躋世泰和然而再易省臣迄無成功者蓋
有二焉一則左右之臣秖知逢迎而不知盡言

竭力以效忠二則
陛下惟知責治臣僚而不知改奢從儉以端本
夫匡時濟世爲臣子者固當以身任之然治理
之成亦須　人君側躬脩行以應於上然後頌
聲可作而王化可興經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惟
陛下幸垂鑒焉則君國之術不外是矣臣養浩
冒瀆
威顏無任戰悚待罪之至謹言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一

序

牧菴姚文公文集序

皇元宅天下百許年倡鳴古文財牧菴姚公一人而已蓋當人之文多剽陳襲故窘趣弗克振拔惟公才驅氣駕縱横開闔紀律惟意其大略如古勍將率市人戰彼雖素不我習一號令之則鼓行六合所向風從無敵不北雖路絕海嶽亦莫不迎鋭而開循度乎衍規彼選兵而陣擇地而途纔一再敵輒衰焉且老者相藉矣走年二十四見公京師時公直學士院每有所述於醼酣後岸然瞑坐辭致研隱書者或不能供草成則雄剛古邃讀者或不能句尤能約要於繁出奇於腐江海駛而蛟龍拏風霆薄而元氣溢森乎其芒寒皜乎其輝燁一時名勝靡不讋懾焉自閟所有伏避其鋒而將相鼎族輦金篚幣託銘先世勳德者踣門趾如水赴壑厥閟之崇學者仰之山斗矣每往來江湖間廬餞宴勞月無虛朝二千石趨翼下風吟嘯自若甚所難者謂神君仙人嘗謂唐三百年其文爲世所珍者李邕韓愈二人國所蹠若市國酬金物門限其凡論之公蓋庶有至其外榮達喜施與宏逆高朗中表惟一年愈艾而氣節愈隆顧有前人所未備然則公之奇傀瑰異者獨文乎哉公沒之十一年當泰定改元江西省臣求所述於家凡如干篇將板行世郎中賈煥華甫走書濟南以文序請竊惟韓昌黎文李漢氏序歐陽公文蘇軾氏序公與二子代雖不同要皆間氣所鍾斯文宗匠振古之人豪也走何人敢於焉置喙辭不獲因紀平昔所嘗得諸心目者姑副所懇

公諱燧字端甫仕至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太子賓客牧菴其自號云

送田佐卿上和林宣慰司都事序

余少聞和林漠不知爲何許及來京師得諸嘗往者和林爲朔漠窮處地沍寒不敢藝植禽鳥無樹棲而畜牧逐水草轉徙舉目莽蒼無居民歲夏亦雪風則沙礫飛颺咫尺無所辨行者日一再食惟馬湩禽炙而已夜則直斗取道以前茫乎若迷者累月乃至驛置五十爲里六千有奇　朝廷以頻衛邊要往年　詔闢元帥府墳

之又選貴胄者德衆蒞厥職而責任之專殆與一行省埒今年春帥府都事闕選數輩俱以遠辭於是堂掾田君信卿慨然請行或曰都事非正員和林非內地子今掾滿循所宜得固不失一近縣爲用自棄荒遠如是哉君曰仕不必乎國而惟倖一身之安吾所耻也或曰執政遂優而遣之及行同事咸祖餞德門外友人張其執酒前曰今人於仕資格小不合意噭噭論列若無以爲生既遂或所授差遠輒稱疾託故以避縱往不事事事事又不克竟者聞吾信卿其亦有所愧矣大抵天下之事常患無非常人任之得其人則難可易危可安獷可制而携者可懷且今阻聲教者非他族別種皆國家所嘗股肱手足視者第以厥初誅於邪說艱於卒改故自伏於日月所不耀之地是豈異姓諸侯王怙強逆命者比哉苟懷之以寬仁要之以信義無處其境而遲以歲月彼有不格者乎信卿嘗與其事知其臨事有遠慮故敢以是語之意必不以爲迂而冀上吾言也

送柳唐佐序

世皆曰官外者唯縣尹爲切民州次之府郡又次之譬則子於父母於大父母相距寖遠其情意寖隔以薄走獨以爲不然夫父母愛子固爲天性其或很忍殘酷自戕所生彼爲大父母者將怒而謫之邪亦將縱其毒而莫之恤也苟縱而不恤則父母之罪小祖父母之罪大也苟怒而謫之使易其行則父母之恩即大父母恩也顧何隔遠之有哉嗚呼飢而啼寒而呼癢而爲不寧或肆於嬉而及於非或輕於出而遂於迷此亦子之常也於斯數者而有一焉不於父母大父母咎之而誰哉故余直不敢以路尹爲遠民者此也友人柳君唐佐由章慶使司同知出拜懷孟路總管以余嘗職民於外過而求言爲切謂吏之於民親之如子是或一道故以是說贈之若夫唐佐之才若行詳見清河元明善序茲故不及

送郭斡卿序

余平生交游甚鮮性且不喜苟合非其人雖貴且富不以屑坐是零丁於世行爲而無伍侶焉而莫之和者二十餘年于茲矣至大改元始與

今右司員外郎鄭君幹卿同拜監察御史先雖
識君衆中其所抱則未之知也迨共事憲府無
私相勗曰仕宦而至御史要莫甚焉平昔所懷
庶乎可以言矣於是凡朝廷利病得諸聞見者
靡不言之其章則余二人必共議合署聯其銜
以上未來之禍所甘心焉事雖秘而不傳之人
君與余每言及之亦未嘗不慨然自許至於知
與不知則固有所不計也雖然君由余而瀕危
隣殆余由君而蹈蹵虎口者亦云屢矣嗚呼使
當時萬一蹈禍則余二人尚得聯武靑瑣以有
今日哉由是而論人之涖官臨事顧忌不前所
謂無關得喪徒鈌雅道者信矣君謀畫深遠嘗
欲的而後發而余也第知職所當爲成敗或不
暇計以余之踈濟君之密所以不至顚覆者亦
未必不由乎此也雖然古人舉事未始不忠義
自將固不以幸存苟免爲賢也忠則盡於所事
而無不言義則安於所遇而無不定若乃依阿
淟涊凡可保身固位者無有不至一旦事敗情
露罪延其家乃自取耳尚何人之尤哉故由道
得禍君子不以爲辱而以爲福枉道得福君子
不以爲榮而以爲禍嗚呼之言也微吾幹卿其
孰可與語此於其別遂序以贈之

送蔣府判爲道士序

異端橫中國釋爲甚黃老次之然二氏爲害綿
千數百年而卒莫之夷滅若其故何哉蓋人所
惡者莫甚於死而老氏餌之以長生人所好者
莫甚於福利而釋氏餌之以因果上而王公下
而閭閻庶民莫不篤信其說以爲敬而事之則
能資福已禍今雖貧則其再生也必富今雖夭
折則其再生也必年嗚呼是不知人之壽夭貴
賤皆命於天殆非佛老二氏所能移易況人旣
死則其魂體俱離豈有能復假胎於人輪廻而
生之理夫男女相偶則人生焉鳥獸相偶則鳥
獸生焉雖三尺童子知之信如彼說則人亦可
胎而爲獸則獸亦可胎而爲人矣天下有是理
哉彼爲士大夫旣不能以辭闢之顧往往爲彼
所愚亦從而靡豈不深可惜哉前睢陽府判蔣
君其性冲抑嘗欲超然世外以觀老退勉于仕
若且十餘年近以親終遂弃妻子入深山爲道
家者流將終其身諸公由賞其決賦詩餞之要

僕爲序切惟君平昔讀書達義理二氏之妄必所素知今焉若是者其意不過倦游厭仕姑徜徉泉石以休形息影夫豈樂彼無父無君之教長往而不返哉昔張子房當漢之興兼萬户封願從赤松子游唐鄴侯張隱君有文武才寄迹老子法中以養其親縣以名教貞之可乎吾之蔣君此舉殆與彼無異恐議者觀其外而不究其中故書此以冠篇首

送李溉之序

曩余謝太子文學數往來今翰長牧菴姚公門時李君溉之從牧菴學白晳眉目秀朗飄然其類神仙中人後又得所述飄逸有新意問其里則濟南父字和甫仕江南久余以同鄉閭喜甚尋用公薦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士夫皆賀得人而余獨不見其以是喜者叩焉則曰洞親老學且未竟將藉此奉懽歸以求吾所未至敢以小有進盡其大耶余聞慨然曰子乃志是哉今人甫執卷已心軒冕覆寸級輒泥土所業弃不反顧若比比是子乃忘是哉夫編脩官品雖卑入國史之事寔預焉選郎執贄考法比校甚嚴君素無所階一舉而班諸太史氏在他人得之其自榮幸爲何如而子顧以爲不足欲歸以安親而肆力於學則其志豈淺淺爲丈夫者比哉雖然夫聖人之道閎遠高妙愈求而愈無窮非心專志確未易致之嘗聞諸師爲學當若濟河而戰必焚舟發梁焚次夷竈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如此始可以有得外陳編簡而內思鴻鵠雖於爲白首奚益哉溉之歸其以是勉焉則於親於師於知己庶有以慰其心且不孤其所望矣余與君同里在京師比居又相好觀其言則他日所至殆未可量於其行故敢以此勉之

孝子王貞甫詩序

子孝於親在古爲常事暨王化既微或詠於詩或筆諸經或傳之史或表其門閭至近代爲尤異焉嗚呼世道隆殺可見已夫表一人之孝則舉族愧德矣表一家孝則閭邑愧德矣表一鄉孝則餘郡國愧德矣今人鼓之從史之猶患不力於善若乃較然別其所稱明其不足道中材以下鮮不就決其防以濟厥欲則是爲一夫而禍九族爲一家而厲鄉邑爲一鄉而厲諸郡欲

俗之厚得乎哉或曰所以表之者將勸善懲惡初無襃此貶彼之謂余曰夫權衡所以防欺也不知權衡出而欺益繁盟質所以要信也不知盟質煩而信愈衰內余試禮部中外婦以節聞子以孝上夫以義薦者充溢於棲牘目煩於披而脫脫於罟然訪諸人有勢取者有賄得者有表甫植而隂渝其守者欲闡而不爲行則懼夫爲善者沮欲黜其舊而不革又懼夫稔惡者無所懲惟覈實詳別之庶得其人而不底於濫矣度支監經歷李愿甫頃過余言其溧陽里人王善

甫事親孝親卒廬墓側終喪入築室北所而居其上圖祖父母父母容其中以時奉嘗其用心亦厚矣朝廷表其門爲孝子諸公多贈以詩予以我故幸冠之以序切傷古道之不能復而病僞善以欺人者之多也故述此以貽之庶使彼此聞而交有所警也

送王克誠序

士未嘗不志乎天下也亦非有志而無其才也志與才兩有其所以不獲施者時不與焉耳時苟不與雖聖賢惡乎施雖然夫水不必江漢然

後能潤物一溝之溉所及若不廣謂於物無益則不可也迹是而論士凡從仕中外者無曰崇庳大小苟有所效人有不蒙其澤者乎窮庭草茅可謂時不與矣行脩乎身善刑乎家化流一鄉一國則其所補亦豈細哉嘗觀自古名人志士遭時際運出而用世動焉則民從語焉則君聽其事業炳焉爲天下後世法者莫不皆由薄於己而厚於民約於家而豐於公室舉天下利欲不能動其心之所致耳夫衣焉必華食焉必珍居焉必閎麗位焉而必高崇其爲心如是

而曰我能爲善吾不信也虎豹熊羆天下至威之獸然卒肉於食皮於寢者驕氣盈而欲心熾也夫臧義與利不能兩大義重則利輕外襮則欿中枯落此理必然無足疑者友人王君克誠端介有學守游宦必求報稱耻躁競以取容揚歷二十年厥聞籍籍薦紳間安予告貸敖然不以綴意居陋食菲裕如也暨從關中甫徵君維斗學故其志尚不卑凡若此嘗與共事其論議起余甚多近由禮部郎官出爲陝西行省左右司郎中位雖旅僚一省之務靡不預焉余喜此

行之足以有信也於是贈之以言

送元復初序

士所貴夫學者安於內不搖乎外而已用則經綸天下不以爲夸否則著述山林不以爲歉苟經綸所以行道著述所以傳道其升沉顯晦雖若不同揆諸事業則均也故士之處世進不欣退不戚一意義命囂囂然無如而不自得者灼於此而已矣大抵彼於爲不務急利而徇名所以傴僂於未得施施於幸成隕穫乎失狼狽乎退者比比是欲望窮達有所定難矣清河元君復初蚤官學江南富於觀覽文辭踔厲奇崛肖其爲人事有當言剖露無所蘊人以是重亦以是忌焉要其心無他也比由樞密院辟掾中書緯有才幹聲未爾歲以徵故去職略無所動即浩然挈家而南將讀書山林間存其舊而惟新之圖嗚呼如君可謂善處得失者矣雖然人不歷成敗資分雖高其謀猷終不能底夫深遠且天將玉人於成其懶頷頓挫有所不能免孟子所謂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者信矣吾恐復初此行非惟不能深徹久遯將因是以得厚其所養而趨其所未至他時挾所有而復來則赫赫乎時者非乎其誰哉館閣諸名公咸詩餞之友生張某□爲之序

歐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二

序

送堂邑忽哥赤宣差序

凡令爲令者率病監縣非其人刻心撓法盛氣立威陰嗾同僚使日以私鬪其則飛讒語以怒上官滋厚息以與民市令一搖手則沮遏百端才者弛於承宣庸者甘爲所壓而無所於訴此厥令州縣之常而天下爲令者之通患也走嘗鬪而私陋爲令者不通無術乃尔大抵人非木偶疇無良心莫猛虎狼卒使弭耳下人者得其制之之術也夫馴獸莫如仁格邪莫如正治僞莫如誠允若是雖秦越之人亦不吾捍是豈宜獨咎監縣也哉始余授堂邑除訪諸民僉曰監縣公忽哥赤德人也凡三爲邑長未聞有辭同列閒既共事見其祥容遜語恂恂樂易政不主已惟是之從余由是大異焉蓋君胄出名閥憂豪習而敦尚詩禮又過許余爲才而敬信之凡樂吾疹磨吾玷相吾贊者繄君之力爲多識者獨歸英於余過情甚矣玆因北上故不敢掩其善而掇實書之庶俾凡爲監縣者聞之有所矜式云

送諭仁本序

往年赴　太子詹事丞召舟次通州諸公來見者僉言清江儒士諭仁本殖學好古文嶷嶷焉其有立也循循焉其有恒也與人交愈久愈益恭退切嘗求師家塾歷年弗得遂佀著作李君溉之奉書迓而館之于門者蓋有年于玆矣初余待罪參議省事僅逾歲即辭歸築別業歷城華鵲郊爲園池亭榭自娛如是者凡二年而仁本來仁本雖未如走之倦游厭仕察其意亦若悟世幻而褰裳林壑者余既喜得閑又喜得仁本相追從每辰之良濯清流庇深林談經論道自爲天下之樂無此加者不特仁本忘其身旅數千里外雖僕亦不自知其齒髮之邁而山林之爲枯槁也今年秋仁本愀然謂余從先生游年久凡所以劘芊寒礪鈍者無虛日僕雖終身事先生庸敢辭第立之親老日有書趣其還願一言終惠敢佩服之則與恒侍几席也無異矣余聞外雖諾其去而心終不能釋然夫父母之念其子固人情同耳投老而得良朋既會而

難於爲別若獨非人情乎哉雖然仁本行矣夫古人之於學非必視炙其人求其道而已矣得其道斯得其心得其心則形迹疏邇有不必論者況聖人之言燎然方冊直患好之不篤思之不審而持之不堅志苟立焉雖千載之上若壁若對皆可親炙若乃弊弊於俗學挈挈於科業忘其任道之重僥倖一第以導俗訓衆則余之望於子者邈矣大抵天爵之貴世俗所易君子則重焉人爵之貴世俗所貴而君子則有所不屑雖然抑聞仁本之親年亦云邁朝夕與寸祿以華其門苟亦勢所不無嗚呼使其知道義之榮有非晉楚所能彷彿則今茲仁本之歸雖不佩六印懷千金而其胸中耿耿者詎不足以光里閈而增重所天也哉於其行故余序而及之既以慰其親又以爲仁本勖仁本其勉旃

葛推官平反詩序

獄無小毫釐或爽死生異焉三代民物淳質罪疑者鮮聖人猶曰欽曰恤後世返淳爲醨俗日以下所在陞犴充牣贓焉而莫辨抑焉而罔克伸者十且七八嗚呼任厥事者亦硎硎其難哉聖元以仁覆天下州縣之獄皆長官領之慮其或未悉也於路又設官曰推不欲他事俾專職焉代則朝廷等威其績而陟黜之然非智足灼微才獻周密能權時宜者不輕畀令戶部主事葛君雲卿一日過余言其爲推官於汴也嘗錄所上囚有孫秀者由出徵客負不肯償攜其衣以歸客誣以強劫聞有司執孫掠服其人因登舟偶蹶水死或謂舟人以計殺之承告者遷爲然以刑實其獄切疑其僞皆平反之又有李氏牛蹊人田田主牽歸家牢之欲白縣其人恐先以田主爲盜牛聲之官遂當田主如律切察諸隣事遂白焉其姓者夜踰垣某家有所私爲其家執之婦以他告獄已具每使者臨覆輒其刑莫敢異退即默然飲泣余即泣所詰之乃吐實竟從赦免若是昭雪者不一是聞而嘆曰使天下職獄者皆[illegible]雲卿[illegible]則[illegible]而生已[illegible]而出[illegible]灰燼者皆寧無有邪夫古人治獄不逮之必而惟情之度初無疾頑幸禍之心也今夫赤子及井宵夫失途雖甚戾者無不憫焉彼蚩蚩之氓奚其異苟一聞有犯蹠氣以胥之峻辟以縲

文巧詆以中之吾見其茹枉死於非命者
接矣仁人君子其忍亦耶大易有之君子
以政無敢折獄書曰惟良折獄蓋君有焉
其言尚俾世之官獄者知所法

和陶詩序

春秋列國諸臣往來朝聘燕饗及會盟
往往賦詩以見志然所謂賦者乃引古詩
或卒章斷文取義未嘗出己意爲之于
人於詩初不必自作然後爲工也詩且
矧肯和韻乎蓋詩之酬和始於唐盛於

宋尤盛焉然唐之和者猶不拘之以韻
之嚴者無過於宋語雖工則其去古也滋
詩本以陶寫情性所謂在心爲志發言爲
拘於韻則其沖閑自適之意絕無所及恐
爲陶寫也哉余嘗觀自古和陶者凡數十
東坡才盛氣豪若無所牽今其他則規規
政使似之要皆不揜而強歡無疾而呻吟
此君子不貴也余年五十二即退居農畝日
所事因取陶詩讀之乃不繼其韻惟擬其題
發己意可擬者擬不可者則置之凡得詩如

十篇既以祛夫數百年滯泥好勝之弊而又使
後之和詩者得以揮毫自恣不窘於步武春秋
法大復古則余之倡此他日未必不見賞於
君子云

序菊

諸花中獨愛菊非矯情慕陶之高之潔而
夫菊之種其繁花若色亦不一葉雖莖蘇
然隨其花而爲狀亦不同味則似苦而甘
以輕體延年者無分黃白紅紫朱則一
黃爲菊之正色然黃之中又有所不一

而有濃若焉有先黃後白若焉有黃白
焉其他或紅或白或紫或朱者亦如之
師傳有以黑者由未之觀茲故不錄夫色
他花亦或有然者若乃花之不一吾惟
爲且五行之氣備焉萬物比精英之所
寄亦陰陽一噓而滋榮陰陽一吸而揫
也獨能於揫斂之時揚芳吐秀又能狀
菊之此其所以爲尤奇也歟夫牡丹花
品也然其花止如其名菊則有桃花若若
微若者有垂絲海棠若若者有薔薇芙蓉若

者枇杷荔支牡丹若者木香茶䕷棣棠若者凡
若彼者亦不一至其生也雖有疎密脩短小大
肥瘠之不同大槩皆叢而不樹最余平昔所見
率不越二三尺蕭穎士謂既低其枝又弱其榦
者其爲叢蓋自古然也其強之以爲樹若纔近
年見之嘗聞圃丁言菊一叢可折數十本一本
則耕其橫枝掇其傍蕾惟餘數蕚若然則花之
數也廣徑可三寸許其孤高可以丈餘由無庶
孽以切其氣故也余聞哂且詰曰審如是則焦
僥去其手亦可使如古防風氏乎圃丁亦哂而
不荅後余宦京師於宗人張戩之家見金植六
七尺強者其名勝金黄鶯詢之語如圃丁旨其
家又云此猶非高者苟巧於摘剔工於培溉勤
於膏沃專於護持有踰尋丈者余雖懲前詰之
誤然質諸古人之辭參以平日所見其心終不
深信及致政家居於張智甫家見丈五有奇者
花殘紅名醉楊妃余謂菊爲高人勝士亞者以
耿介特立不與凡卉伍也庸可以亡國嬖寵目
之因易曰傲霜春主人甚偉余言繼而於姻親
吴彥清家見彷彿二丈者名御愛黄二花皆植
陶器中高則高矣然其花止五六且居其顛余
又哂曰使淵明觀之則必矯首引領踵爲之虛
而背爲之仰矣雖欲采落英以杯之恐不可得
聞者皆爲粲然因思草木非有古今之別也然
昔者殺而今爲隆昔者叢而今爲樹者何也蓋
群稟閎生大化之中氣升降而物亦隨之理勢
然也況古人厚而今人薄古人約而今人汰古
人朴而今人機且巧爲彼物者惡得不與之靡
耶嗚呼嘗聞申包胥人能勝天之言爲太過今
以是花觀之則申公之言爲有徵矣雖然夫菊
鍾秋肅殺之氣以生蓋其性本貞切嘗引之以
況壽者惟貞也設欲可使之跣爲短可使之脩
爲卜可使之大爲脣可使之肥爲瘠乃爾之風
之不爲移易推落者此則人所不能爲也蓋人
所能者末也其所不能者本也本於天者貞而
人從而循之則其益茂益長也又奚訝余於是
得養生焉故敘之以示與吾同好者

衛聖編序

自孔子沒千數百年諸儒及異端冒爲辭以夸
訓後世者不可選紀初學或不能別往往謂聖

人誠有是言或援以釋經或舉以誨人或施諸文字以證已見截白之儒有輒訛執謬亦不悟其非者切懼夫鬼目之亂芝也武夫之亂玉也稂莠之亂苗也桑間濮上亂雅樂也遂因講論之暇稡諸子所嘗假託者以類辨名其編曰衛聖若夫老莊申韓佛氏之書與吾聖經白黑較然則其所稱有不待辨而知者惟左氏荀子及秦漢以來諸儒則不容嘿焉蓋彼去聖人未遠後世又以學術之正跡諸從祀顧其言乃尒詎不誤天下后世也哉今人有妄增損君長言者尚以罔上不道見斥於良有司況冠圓冠履句屨以儒自名者庸可坐視聖人之言爲諸子所濁亂而不爲中別也哉且聖人之言雖曰難知然其辭旨微婉若大羹玄酒清廟之瑟味淡泊而音要眇與彼賢者之言固自不同而或若見其出自大儒即從而奉之信之略不敢致疑於其間嗚呼此衛聖編之所由作也夫不得聖人之心必不能知聖人之言不得聖人之言必不能知聖人之事今乃加聖人以未嘗語之言誣聖人以未嘗爲之事茍有所見其忍不爲聖人直其屈於千載之下耶昔楊子雲非聖作經議者謂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以僕之愚輒疑人所不敢疑詰人所不敢詰任人所不敢任雖若隣於僭誕然俾讀是編者不惑於鬼目武夫稂莠鄭衛之邪目一擊而知此爲靈芝爲美玉此爲良苗此爲雅樂其於聖經賢傳未必無絲毫之補云

歸田類藁自序

文章天下難事向昔耗精殫神以蘄立言而迄泯泯無聞者何可枚數嗚呼奚作者夥而傳之於今者不多見耶余蚤嘗從事焉筮仕於茲知非易欲中輟未能間雖捺觚弄翰第因事寓懷又應酬徵索而已初非有心班古人甲當世以圖不朽之傳也歷年既久所述寖多頃因退休家野出而錄之凡得詩若賦若文若樂府九百餘首岐爲四十　卷名曰歸田類藁櫝而藏之用示張氏子孫使知吾家亦有嗜學勤文墨如僕者庶因而有所觀感興起增光其前詎不愈於貽貨利以愚子孫者乎恐或者訾其不必而存之故自刻其所以然於編首雲莊老人張養

浩序

送蔡天祥之般陽路儒學正序

士之貴賤顧其行之何若爵之有無不列也何謂行子焉則孝宗族焉則仁朋友焉則義以信或任之事則必殫忠盡力而後已嗚呼士而能是雖身韋布廬茅吾未始不見其曄然簪組之輝奐乎擐題之榮且麗也故古之人有被褐窮處而天下以公輔籍者如八顧八俊八及之類蓋其德具於身而時論不追與望假爲雖國家有不可殺者黜之而論則士之爲士果待夫位然後爲貴耶彼中無所存受軒冕以詡俗假貨財以潤屋雖曰貴且富焉吾未始不爲措閭之乞市中之攫與衆人於國門之外也然則二者榮辱優劣詎不灼然易辨也哉所以君子之學惟務矻矻乎內凡物於外苟不使入其舍而爲吾之擾苟於得未竟榮且飾於雕蟲篆刻之末一旦納之繫而責以事雖猶策枯以折敵棹朽以濟海是自趣其敗與溺也尚何功之可與哉鄉士蔡君天祥性炳烈有爲雖嘗處市廛其氣恒振厲無所汩天分既高又濟以學余每見之未嘗不偉其所守惜其未展試於世比授般陽儒學正較且有日過余綽然亭言別余曰函牛之鼎烹小鮮剸犀象之刃刺鼷鼠在君固無所愜尚論人材者獨能無驟然矣乎雖然自昔用不滿能俯首於么麽之任者則亦不少以夫子之聖嘗爲委吏禄以代耕所繇來久然亦豈足害其良貴哉況君太夫人年且八旬不擇而仕斯政人子所當亟圖者欣然而往其孰曰不宜茲因徵言於余故書此爲贈而不敢固陋辭泰定青龍丙寅陽月五日齊東野人張養浩序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三

記

李平章還山亭記

辯章秦國公早以儒術事
皇上潛邸從行中外且二十年格論嘉猷所以
開廣　天聰封植國本陰毗治道以裴以迪者
靡遺餘力皇慶改元
上以耆望舊學旣相之省又公而國諸秦未幾
又承旨翰林不再年授一品之職者三其恩眷
隆治有國儒臣鮮有儷者公自以布衣致此惴
弗克任數請致政休居
上弗爲允遂於上黨先塋距數百舉武卜山之
陽構亭曰還山志其退也或曰士方窮處其志
未嘗不欲用世今秦國公
天子大臣兩定內難不可謂道不行軍國重務
奏無不允不可謂言不聽夫人臣恥於退者不
越遠讒避禍二焉耳矣蓋讒不必遠當正身率
物使讒言無隙之入爲可法禍不必避當殫誠
爲國使禍患不自我作爲可節允能是則廟堂
之高與山林之邃也奚其異僕曰之言也固臣
子律己之上策然聞之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
能善作者不必善成所以自古明哲之士審幾
隆盛而戒進於滿盈初非藉以自全蓋陰陽消
長物理人事之自然者也嘗見史籍所載勳高
位重若國家一旦頗遇少不及悻悻其色辭彼
不自訟夫己之昧於去就乃橫生怨望卒之罹
尤逢殆使君臣之間胥失不能善始終者何可
枚數況一治一亂固由人事究其本言之奚亦
有數存乎其間聖人不語及者蓋恐國家有所
倚而不力於治理故也彼曰吾留則治吾去則
亂又曰容有少俟皆燭理不明信道不篤自治
不勇有所牽胃戀嫪而然復有一蹴仕途求田
問舍絕口不及人或勸之非惟力拒又從而銜
入骨髓嗚呼其樂然受之而踐之者幾何人哉
嘗謂山林之樂造物甚靳而不輕以畀人苟非
其人雖見留於暫終必假軒裳以去之以是知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必福德俱盛者可以塡服
於是或者造然失容曰有是哉吾亦從此反躬
求吾稅駕之所矣會公命記還山亭故槩括其
言而書之以獻

堂邑縣警宵樓記

堂漢陳午所侯邑午尚武帝姑竇氏封館陶公主與堂隣壤由漢而下皆縣焉或謂堂故隸毛州毛發隸博今東昌是已

皇元有天下若州若縣差以上中下而以堂爲中然户羨事煩常爲他縣劇大德己巳春余由堂掾出尹是邑剔蠹鋤姦閲半載民乃怡然他日勸農會通鎮長老麕焉言兹鎮介二濟渠曰臨清曰會通實朔南轉輸咽喉之路四千有奇距邑治百里遠豪猾商賈不逞游發隨逆弗然前職於是撥所屬捕盜官議僉謂戒從□□更漏然非樓無以達其聞向也亦嘗及之第工未定今其材具在遂作地會通渠北爲樓兩楹二阿廣丈崇倍分集賢大學士張孔孫扁其額曰警宵且走書請記走也承眞邑長誼難他辭切惟官無卑高其分足以忠國事無小大其效足以惠人夫夜士夜禁在周官已有之雖近代亦有以更漏分明覘政得人者是殆不可廢爲末務也且恒人之情多怠於昭昭弛於冥冥覬隙則欲生值防則勢沮彼徒知向日擾金爲可禦殊不知奸宄之生莫於夜者爲尤甚焉噫自道湮俗潰有司不知爲民遠罪惟務其網待之所以習尚日偷諸衣截路非民利災樂禍彼牧者蓋有以使然也嘗試徵諸父母之育其子惟其啜之誠故僨額不中數之至故慮無不周若乃一切不恤而惟荆楚之臨將見子日以離而鞠育之恩隙矣今觀捕盜官史周二君此舉其有見於兹歟志有之天下之善不必已出故余訢然贊其成併述其事若此史君國人名脱脱末兒周君名汝賢字其濯之館陶人以其年八月

秋浦令□□才鄉賀代之皆□□發克□□議云

□□行省□建來遠樓記

維昔聖人之有天下畫九州制五服惟内是理而外之庭與否弗校也秦漢□□古自帝欲策有八荒於是耀武邊陲者殆無虚歲迨漢與武帝尤勤遠略臣下既弗克正又吹波揚瀾以後厥欲若唐蒙張騫司馬相如之植功一時而蔓禍千載下訖晉隋唐爲尤甚於戚已之未盡惟人不禮不恭之謙邇之未悦惟逆不王不臣之攻以是持心宜夫怨構兵挐靡有紀極也我

世祖皇帝前者無非堯舜禹湯治天下大經大法三代以降皆無所及其與横渠先生所對若出一轍歟後力辭執政出教國庠未幾竟以疾去而潛齋先生之於魯齋則又且師且友者也其道合氣同相與維持人紀左右斯文發明正學功於聖門均爲不細大抵世非無儒也而克継道統者少人莫不學也力行其所得者鮮嗚呼使後之用世者皆如三先生之正學不雜吾知雍熙之俗有不難復雖然三先生之道雖不能盡行於時觀其著書立言窮探聖賢微言

外之旨以詔後世以繩前人其視富貴一時者豈直相距霄壤此平章趙公所以肖像立祠奉一方士子歲時瞻仰奉奠若其意豈不曰他時諸生達而在上則當視三先生之事君窮而在下則當視三先生之處己若乃於焉不務性靈靡文以爲規取仕進之計是則三先生之罪人也故不敢不預爲諸生告之

勅賜成都紫巖書院記

綿竹廣漢屬邑北達邑二十里爲岷山之麓隆然復起者爲紫雲巖宋南軒先生張宣公拭故居也餘皆蕪廢惟讀書堂遺址在焉今光祿大夫行四川省平章政事 公世延祭判雲南憲司時狹瑚過蜀偕同官郄如淵 起其廢以爲書院扁讀書堂則沿之爲祠 先生之像而未遑也後公爲憲 [illegible] 所屬遂捐俸以先且 里賢 [illegible] 以昭其遺烈公 [illegible] 以從合力以相 [illegible] 燕居堂及先 [illegible] 川儒學枕樂 [illegible] 焉若曾

宋庚 [illegible] 事而提塚彭祭 [illegible] 以成于戊午之 [illegible] 者二百有言六一 [illegible] 示與其先聖燕居 頌 [illegible] 坐廳園合禮其制度其詳規撫一 所 [illegible] 有等臣僴之以聞 詔勅額曰紫巖書院公喜其已成以語僕併命記之向以掾屬嘗佐公於憲於省誼若匠辭於戲夫事固有世所通忽識者以後人爲不切大賢君子謂與世教有所關是殆難

與回於淺近言之蓋自聖人道　忘已
所守　子　正教
日心　或任諸
公起　歸又
傳　是
邑　有以
繩　之教
人　於為
灼　俟之
大　億天
下　知已
夫　先生
所　大抵
物　生之
居　不能
復　致彼
如　然走所
彦　維問其
山川　顧介乃
護　我者也公

守子敬累任臺閣有聲觀其孜孜於學則餘者
可概見云

安西府咸寧縣創建灞橋記

灞橋者堂邑劉斌所脩而為之者臣下歸美
之義也初斌業綸輿嘗游關中還偕二客道灞
上水卒至一死於溺一幾殆而斌獨先濟因叩
天自誓曰吾不橋灞者如此水至語其家無不仁
其心難其事斌曰吾不死何難焉子辭親營灞
上以所業易材於人人賴其為皆倍蓰之不給
又募工采諸石於藍田諸山運致故艱不二十年
武碑渠以殺湍悍波阻以崇地下從木地中
而府石其上然後累石角起高仍除若門而迴
其劃谷謂石者一十有九先嘗為九石水來不
能制石坼始益其十石廣一丈其際則劃以銅
鐵絲鎔注從中脩管路欄楯柱礎玉立於分拄
琢以後猊於上合柱九五百六十橋兩端虞其
峻甚又疊石各八十尺龍楚彫飾殫極諸巧襄
四十丈廣如千柴加廣而省一丈然則波若
脩嶓下飲淵者驚不敢異嗟訝以為不世出弼
之利至元三年肇功潰成於二十五年石以畢

計者五千□　木以株計者二萬五千灰以石
計者　　　銅鐵以斤計者五千二百五十
始□□　　輸輿之酬不刻□□□
章政事　　橋梁□將
乃有司　　不一
應民將謂　　之
省行省　　日輸而賦不
懈益
朝廷驛一
入對大□
旨允有
詔近臣　　五百緡
宴于安　　楮幣五千緡合前後
賜九三　　京師且爲近侍言
安西始
聖上講昔九旒　地前代有天下者若周
若秦若漢唐皆嘗　𣪍地映户羨非他郡比橋
必稱是爲宜今年　成繫國家之力賦何有焉
已文諸石以詔悠久近侍以聞
上曰此賦功也乃勑尚書省下翰林國史院爲

辭臣具本當執筆謹按灞水出藍田谷在京兆
三十里古爲滋水周太公望所嘗漁者秦穆始
改今稱其水西北流道銅公水經二谷合浐及
荆而北會滻水入于渭橫絕秦雍要衝遮天地
兩濟者多水死而賦實嘗躬其害者嗚呼向使
賦不廢灞水之險國家不知賦矢心之誠則斯
橋獲成若能幾不避其難而決於必創所以踐
涉三千餘里不爲遠綿歷二十五年不爲遲利
貽後之人不爲功見褒　九重而無一毫覬覦
榮寵意人賦若者詎多得哉切當又攷夫自昔
帝王之有天下文納獻謀武輸威略莫□豪異
所至景從微而賈豎芻蕘苟有所挾亦莫不奔
走而願爲之盡蓋天之所與人必從之理勢固
然有不待威脅利誘者我國家集天景命奄迹
朔方神應人叶明良所會內焉若是田野可知
周詩所謂中林武夫莫不好德者以賦擬之誠
不多讓雖然一橋梁之功其成與否固不足輕
重昭代所可書者野人有澤世利民之志
朝廷無泯其勞功之旌上歸美于上上推功於
下其忠孝雍遜之風藹然敷延之間而汗濊乎

仁壽之域雖曠千百載猶足使人奮激興起其
爲勸善肅有慨乎視夫季世之君不能示之以
廣至與臣下角功爭能者豈直雲泥霄壤哉矣
試以草澤匹夫挈寸能自效
聖天子猶遇睞如此矧剖符疏爵爲國家樹大
勳建大事者乎蓋嘗即迹是以思吾
元所以有天下者仁以裕民誠以孚下善焉即
録用罪焉即誅夷執獲臣爽多方冠冕百代其
萬世治平之業者有以矣夫故臣直不敢以區
區木石之觀夸示西土而具述
聖人寬仁大度治休盛德尚被來世云

長山縣廟學碑陰記

我元有國百餘年
聖聖相承咸右文治大德十一年
武宗皇帝嗣祚增封
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頒詔天下御史言國朝
崇秩斯文近古未有宜勒石列郡廟學以永休
命丞相允其請長山縣爲般陽屬邑其監縣某
尹某洎寮寀相與駿奔其事既畢乃走使京師
請余以識厥盛臣某伏惟吾夫子之德如天不

可[illegible]故縉紳之士每辨於言敢以國家興學
育才者粗及一二
世祖皇帝統元之初首以覃懷許文正公爲司
政府
聖意若曰儒貴識復道本[illegible]來匪朕攸甫當時
學者翕然尚德取口耳者
仁宗皇帝以唐宋[illegible]舊而新
之具見
明詔也
前[illegible]詔[illegible]貫矣
抑不[illegible]歟且先
正[illegible]
世[illegible]四書以
爲[illegible]人倫日用以爲雄
文[illegible]而詞章之習然而
所以獲從[illegible]耶諸生試以此求
之國家[illegible]民之盛意庶無負矣觀者
毋以區區之見迂是所鄙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四

記

范德機窩田記

京師人才多天下尙其中無有雖日強人盬已斂官不能運而德機退於隱顧無田以爲歸天下事若此者多矣豈德機與余終於胥失邪雖然夫田土爲物寔傳世不可人力錮者其或有焉不能守守焉不能恒恒矣而早莅以在之雖蟲以拜之劉淡豪隣侵奪之則其爲狡及不若無有之愈然則爲德機計者將奈何哉德機其以博厚爲田高明爲廬仁以爲山智以爲水種以義耕以理而穫以道德將居之食之無不窮極厥足雖使子若孫亦世守之亦無有侵奪之患則其爲累不既安且久乎於是德機憮然曰吾不貧矣遂爲書之以詒其所欲云

費縣重脩孔子廟記

費在春秋時爲魯屬邑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即其地也歷秦漢魏晉氏而下皆縣焉廟學興役則諸刻志者食邑縣中者一鮮尙入國朝肇至元迄元貞大德閒又一再葺爲先師李舟軒師聖寔爲之記今且三紀周矣向之冊者漫滅壁者污剥支者傾𢀖而覆者日就於壓前政數欲撤而一新之撝於道傍之言率保殘守弊卒莫敢任厥後幸其無事以去泰定二年七月前某邑尹郁源栄爲是縣歎謁廟已慼其若是慨然遂以茲役爲己任且曰莅官無定見雖小善不能爲使所興勿人孰我從如其公彼何敢吝沮於是偕監縣六十八薄亦剌馬丹等各捐俸有差其他閭閻願助者相踵凡贇者錢萬五千將與力既集工成不日爲殿三楹前後柱皆易以石增崇其基而大其故制東西兩廡若門屏若齋室若文武堂靡不整飾規撫視昔什伯矣始泰定三年十一月訖工明年三月告落禮既成縣尹郁君謂僚佐維是廟學因仍歲久賴諸君贊予決有此輪奐夫古人有作必紀者蓋所以告成功昭后來也苟無文以志俾嗣至者於何稽哉遂命教諭姜簡驛走請南以記文詞切惟

聖元之於儒教比隆尙崇用古無與倫姑自唐宋以來言之彼取士之制大率不越貢舉一途

外此雖有絶學異行則亦無級而進吾元貢舉
之外其科目尤多有門蔭焉有茂異焉有歲貢
焉有郡邑校官焉有銓調焉用焉有州縣路吏
之辟焉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於戲士生斯時何
其幸之甚歟往年衆議中書執政病士也入雜
恐不足致賢才遂以開僥倖將令天下學者一
歸科舉其餘所入成堙塞焉僕謂古有之歷紀
豪儒若然則不得謂之廣矣其議遂寢噫然仰
嘗論之國家之於斯文優之如此其至取士之
路假之如此其寬然真才實學每不多見而浮
華雕攻轉於世務者所在旁午于以見國家末
富貴儒皮業儒者則有負於國矣嗚呼自今以
始其務天理而心人文而躬厚其積以需其備
毋躐於中毋後之從毋後之而苟功知此庶不
貽譏後世之言於他日而人才華出亦不患其不
能移風易俗登斯世於三代之隆也郡侯孫郡
人字淵甫源其名累官外有聲觀其說意於學
可灼其爲政知所本云

沂州三皇廟記

天地惡乎始余無從而質也然考載籍有始伏
羲者有始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者天皇氏兄
弟十二地皇氏兄弟十一各萬有餘歲人皇氏
兄弟九凡歷世一百五十其後相繼而皇者又
十數爲誕耶易大繫曰上古穴居而野處言上
古則前伏羲氏爲有傳矣爲非誕耶易曰易有
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伏
羲因之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則伏羲
之前又若未嘗有傳矣雖然唱諸康節邵雍凡
物有形者終入於數雖天地亦不能出一十二
萬九千六百年之數推是而言豈伏羲之前天
地亦嘗有弊邪夫天雖一氣之積地雖有敝天亦
安能獨神哉嗚呼如其言信抑不知自有天地
新而復敝既敝復新者凡幾矣苟由敝而新謂
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始苟可也苟由新而敝
則以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爲開天聖人者亦
可也然吾夫子所以定書斷自伏羲氏而下
爲始以前皆無所及嗚呼聖人微意可見矣我
國家
列聖相繼以人文化天下維昔
世祖皇帝有詔若曰伏羲神農黃帝實人文之

始其令郡國立廟用示報本於是三皇之祀徧天下矣沂州古瑯琊郡東距淮海西大牙鄒魯俗敦禮義有洙泗遺風泰定元年二月都護府都事孫君天正出尹是州翼日奠謁三皇顧瞻廟宇庳陋且圮惕然不安曰三聖人功若德萬世所賴其秩祀之隆卑有定制今若是豈所任哉先是臨沂縣寄州治遂室有事恆弗克集將徙其縣於州治之東而士民請之侯曰民可與樂成遂偕同官竟瀕之即亦其縣舊地改建三皇廟爲殿三楹衛以兩廡雅淵中度稱廟祀

樓殿後講堂又五楹民不知勞而工畢於其年八月落成之日士庶嘖嘖聚觀始稱前日之陋矣闔州咸高孫侯勇於爲而樂於善神亦不乖數百里走其從事張□來請以記文請書者三聖人之德天也孰能使其號同日代則以醫家者流宗之余嘗以爲未當獨以伏羲有名本草者稱神農有名素問者稱黃帝以伏羲始卦故又以爲卜筮者之祖若然則是以一事一能待聖人也殊不知三聖人功於後世者詎止此而已乎然雖相沿已久亦令長民者之不可不知也因記其成故余首及三聖人之所自而併以是說終焉孫君字夢符天正其名高唐人左右是役者州則同知捏實判官張溥縣則達魯花赤教化尹王汾始而終之掾職專事者王淳左衛云

濟南路改建三皇廟記

郡邑廟三皇而於醫家者流屬之非古也夫伏羲神農黃帝繼天而王聖德神功見諸易大傳明甚彼醫者敢跂其涯涘耶然若謂伏羲氏畫卦以兆卜筮神農氏始藥以濟夭軒轅氏始以論疾以詔世故醫宗其名者緣而祀之於戲是制也始權輿近代所見者唐□其以及始報本之義豈有所悖合 國家所以仍爲而弗易者無乃以良醫雖然亦有良吾民生死係焉則其任亦不可謂不重矣則俾天官冢宰一人爲師居一路之綜擁□□□而董成其事焉與提舉者以及焉郡守氏□□□□□□□□□□郡守縣丑奇所以或少府或參事或宗正或門下省其偶大抵有曰藥餌師二按摩呪禁師亦二皆予博士與其籍故又加詳焉我

元以好生有天下
世祖皇帝詔太醫院視三品尋登二品無所於
統爲其學者不採諸民而殊其籍又倒儒學官
置提舉教授正錄教諭俾理其户而訓迪其生
徒歲上能者不於銓曹於太醫院昵虐其上而
官之於是任日專學益盛而三皇之祀遍天下
矣維濟南故有廟陋露庳隘棟宇廢隤且邇市
民艱往來至治二年廉訪司照磨尚瓛來是郡
廟已謂總管劉某開天聖人世所成戴今乃岸
水以居心惡乎忍他日劉率同官走憲司告如
尚瓛指翁然願改建且各捐俸有差爲士民勸
未再月聲揺錢五萬繼劉前傚而修之遂卜于
宣聖廟西爽塏且吉廣袤可數畝爲殿重簷四
阿深以二筵奉其故像居中而又益以所無命
工肖岐伯雷公少師等像夾侍左右其他講堂
齋室垣門庖庫凡爲屋三十有七搵金碧差差
輝映神宇規摸視舊相萬矣歲時裸薦香案駿
奔將事儀容有嚴觀者罔不悚然知有生之所
自當泰定丙寅春仲訖工予時方退居鵲華山
中一日監郡善善泊總管程某經歷范某過予
曰三臺殿宇歷四三年始克完美尚無文以志
后來者將於何徵之謹齊齋沐稽首啟公爲請
余竊家此有匠讓者是役也職總若倡爲司民
者相爲惟所存心協謀契肆迄無撓茶廉底于
成呼俾天下事誠須何功何治不可必哉凡業
醫者其尚體此至公之舉遇諸疾疹不窮達分
不彼我間誕輸攸蘊無利之規一以活人陰騭
是務上焉仰副國家仁壽元元之心下焉思答
賢大夫作新學宮式穀后人之盛意如此庶於
三聖人之道一旦廓焉同歸矣相協役者若吏
若卒凡如千人今併列碑陰云

撫州重脩夫子廟記

至治二年春二月戶部郎中毛顒拜朝列大夫
撫州尹始下車謁先聖既見諸生喟然曰
聖人之道物無與大今廟制庳陋不度且歲久
役敝弊治將陞夫學官政教攸本今若是何以
聳民瞻仰起其敬心於是衆台詞曰衰亦病此
由議多持異而止公今任是其敢二三他日
語同官同官以叶下令傭邑傭召徒應乃命州
士王敬道相其役敬道董首入釗爲貫三萬六

千二百五十其他以物輸者相繼恐後輿情歡
翕厥用裕如權輿其年冬十有二月訖工泰定
[illegible]年三月神殿居中列峙兩廡前爲門三塈飾
以丹堊凡爲楹五十有奇枝厥始卜氣槩相禹
矣落成走書濟南以記文請某辭再四伏惟
夫子之道莫隆於今其祀之盛亦莫尚於今
世祖皇帝復儒士典國學
成武二宗作廟新城加大成封號
仁宗皇帝剏新貢制
英宗克繩克守

今天子肇闢講筵殿躬微極論圖丕承休服化
弦誦聲相聞九㳒域典皆曠代所不一際若至
我朝則大備然而
聖聖相承前後百有餘年魁人碩士彬然輩出
其傳聖人道者乃惟覃懷許衡氏爲一人何
邪蓋嘗考夫許氏之學其所舉者小學四書
未嘗以博洽稱焉未嘗以能文辭稱焉未嘗以
多才藝稱焉其所守至簡其用力至省而其究
乃傑然負出一世之表而從祀於聖人何哉蓋
彼所以劉且勞卒不克臧九近者從事於技也

此所以簡且省顧日躋高明者從事於心也心
焉者言行隨造不弛於其不飭於顯窮達禍福
一無所撓技焉者則忘已而役於物外觀若美
中實無所恃故儒有君子有小人有爲已爲人
之不同者此也大哉我
世祖之訓士不務實學惟虛文是徇緩急其可
倚嗚呼吾
元所以尊德萬世無疆之休者其本於斯歟或
曰若然則貢舉奚爲設哉抑聞三代取人以行
數漢王制可知后世取人以文徵諸隋唐以來
可知我朝則先德而后文明詔不曰浮華過實
朕所不取乎以見規摹之遠而
世祖所以深致異者蓋與其臧凡學於是者自今
其一意殘而於之以經術其幾臣焉殫厥忠
子焉殫厥孝毋俾覃懷許氏獨焯乎前是則區
區若之所望

濟南安氏家傳則服記

吾鄉貴族顯榮甚衆然卒不過一傳再傳遂衰
替如綿蕞者比比有之大抵積德深者其享世
也遠積德淺者其享世也近謂天不可必者然

乎哉或曰跖何積而延回何拂而促非天不可必歟嗚呼盖不知善焉而慶者理之常惡焉而禍不及者偶然耳故君子以跖之年爲幸回之不年爲不幸則天之昭昭者可見矣今夫農者之於稼人力至焉地利盡焉則所獲必多耕以鹵莽而耘以鹵莽則所獲必少雖然良農惟知盡力士君子惟知脩己至於豐歉禎祥則有所不俟俱爲人而知此則其爲善之心定矣余隣居有安氏者其曾祖曰圭三子曰仲曰侍曰偲仲子惟湛侍子惟洪偲子惟演湛子景良洪子

景賢或中或外皆有祿焉若緋若紫若青一門而二三等之服皆備嗚呼非其先世陰隲有素者重光累微騈榮聯秀爾耶一日景良過余曰我先大父嘗以緋傳先伯父伯父傳兄景范景范今傳於僕一朝服而父子兄弟三世四傳亦今所不多見也幸子一言紀之用勖我後人余識安氏祖子孫凡三世因謂昔唐魏鄭公笏傳子若孫史冊書之迄今赫赫若前日事今君所傳殆類是歟雖然大能世其物者不若能世其德世其物則有時而究世其德則滋久滋著矣吾

關令先祖襟度坦夷博涉多通嘗交天下名士甫出五十即致政家居以琴書自樂在鄉里祥容輭語惟恐傷人人有負之一無所校大抵愧心之行過分之榮非義之富平生舉未始有位不滿德美必酬焉宜夫流澤子孫冠裳奕葉繼繼繩繩不一再而止也景良誠因先世之服懋脩乃德俾後之嗣者又能以景良之心爲心雖十世百世其前人之芳可必不墜詎止卒服之華而已哉於是景良憮然曰公之此言僕當世守之遂書以爲安氏家傳朝服記

翠陰亭記

澧縣城西北十數里有山曰標若二而一皆亂石嵯峩危立道左其背有水西流民橋于上踰橋而東不里許余別墅在焉由城中來者面華鵲兩峯而與東南諸山相背由村而城者面東南諸山華鵲兩峯若相踵大抵左右前後或斷或續無適而不山伍余愛其勝遂臨墅起亭曰翠陰以余退閑無官守言責故又名綽然前引流爲池中植石一株曰玉雲峯環以荷芰岸樹倒影池水益綠當其雨之霽而日之夕也雲與

山若相娛嬉往來出沒錦翠開合變而愈奇客至即盤某于林筌魚于淵或飲或饌或游歷詠歌以窮厥勝人既歡洽物亦隨適家有蒼白二鶴山椒水涯必與俱往其他鷗鷺鱗甲之屬亦莫不雍容閑雅飛泳自如吾墅之趣大較若此嗚呼人之處世其去就無越山林朝市二途出乎彼入乎此其出也非苟利己其處也非苟潔身要之各適於義爲無歉況余仍世仕來凡爲年三十有餘矣羈足之久籠之禽閑廐之馬一旦翔雲霄而縱郊牧則其快心適意爲何如而或者乃謂余年未耆而閑爲太早計嗚呼知止知足栖遲物外者古之人皆然尚何年齒衰壯之計哉因記是亭及之庶俾過吾墅者知余閑之所以云

重脩會波樓記

吾鄉山水之勝名天下代之談佳麗者多以江左爲稱首嘗遊焉南方之山大槩尚其風土沉雄渾厚者少穠鮮清婉靚娩雅服之比道路相望惟吾鄉則兼而有之其曰盤山者匪嵐突翠虎逐龍從南撻岱宗東履于海華嶽兩峯屹然劍列峭拔撫所附麗衆山皆若相率拱秀而君之大明湖則匯碧城郭間涵光倒景物無遁形自遠而視則華鄂又若據上游而都其勝者至於四時之變與夫陰霽早暮水行陸走隨遇出奇凡可以排悶宣鬱使人蛻凡近心高明可喜可愕可詩可觴可圖者靡一不具其基城北水門翼然而屋者爲會波樓蓋濟南形勝惟登茲樓可得其全焉縣吾鄉多名泉衆流至此而合故以名之往年以轉運者嘗一增葺今國子司業張先生臨爲記其成距茲殆一百周矣泰定改元秋同按城少北樓亦摯摯入於壞舟者仰視縮頸出走犇避之怖其見壓於是司憲諸公以語監郡都侯侯曰是不難遂割己俸鳩工式新厥構不華侈尚惟固是圖未浹月覆成民弗知勞倏還舊觀一日邀余落之酒半余指衆山謂客曰有天地則有是山其閱變故多矣豈代有興替山則亘今古而自如惟人也有生有卒雖曰最靈凡貴要亦有不逮物之榮悴循環者況能山之久乎故凡登眺者無論先後彼此往往燕樂甫洽而感慨踵至此無他蓋有見

乎是也雖然人而苟欲與山並存抑亦有不難者前輩謂死而不朽是謂之壽臣焉以皋夔稷契爲心子焉以舜之事親爲法儒焉以顏孟伊洛諸公自期若然則其形雖不壽於山而令聞長世亦足與山無窮矣又何感慨之有哉於是都侯矍然興灑然喜引巫相屬曰公之此言非直詠景述事又足廉頑立懦振聾人之昏惰殆不可使無傳焉遂書以貽之都侯國人名某蒞官廉慎山世爲都達魯花赤濟南故以官氏云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五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六

記

復龍祥觀施田記

走總水數作來五龍潭閒故老言此唐胡國公秦瓊故第遺址一夕雷雨潰而爲淵有漁者喜游見階砌皆玉石尚隱隱可數又有中酒卧水濱者夢朱衣延至門宮殿閎邃未及入而寤由神之不敢守或謂潰而爲淵者龍嘗居焉昇而爲濟土觀祠五方之龍庶永鎮兹土圖有石鑿於是其里好事家乃鳩工庀材以構是觀於今殆八十餘年矣凡水旱癘疫必禱旣禱必見應居民益神之初民所官張大使雅崇道教嘗一再詣師居後館略具以江入田爲畝七十俾衣食之院所旅允法師王某主祠事六傳而至今嗣教劉某義其張氏子若孫以田直倍前要而收之交訟于官累數政不能決劉乃辭去延祐乙卯濟南路總管呇里馬上嗣教以聞侯曰父施之子收之若繼志何違父之命非孝挾貴以慈良善非仁覬利而懷倖心非義有一于此皋所必及於是收者懾不敢出未幾侯改福建閩海

道肅政廉訪使復騰呈實今榮祿大夫中書左
丞許公時爲僉使山東召路吏詰曰汝去官折
此兩家較然甚若何不署所折按而使齟齬不
職若是吏歸具顛末洎今許公占畀之若券若
二一留公所一授嗣教若伊相傳爲質由是事
遂息其道流若苦老數輩洋志義仍居之志義
德二公不能忘於樹石記其事乃走余求文焉
切謂天下事本易理私焉則底於難公厥心雖
物叢前談笑頃可節解而根拔且張氏二先所
以葺祠宇不難於割田奉之若亦名足圖抑知
輇彼玄風不振旣久而役徧於官後其嗣亦非
見利而渝夙好或者恐其徒恃田所入弛於脩
飾孤乃先尚賢好德之心於冥冥以是論之則
彼此胥未足深訝也雖然權與者亦難今終克
守爲難惠之非難受人惠而不負厥德尤難志
義旣復其田矣自今其益嚴操履潔身律衆上
以爲國祝釐下以爲一方之民祈無凶札毋俾
悠悠之言效於後則善矣余因紀其事如此且
擬騷作迎送神詞以貽道衆俾有事歌于壇場
之間以祀焉其詞曰

緊全齊之疆理兮莫吾土與比靈山崒雲以叢嶯
秀兮泉七十有餘名維乾隅存茲故宇兮云昔
賢之攸營淼雷雨潰而興兮邈向究其年齡神
連蜷以燕處兮羌雲霧之晝冥出沐搆以俎豆
兮尚利賴夫我氓旣瑤琨其階陀兮又若木以
爲欀凡有禱猗彰響兮無聲謂其無形也代莫
字以禘之化兮雨暘時而歲用成也朝礡礴夫
崑崙兮夕偃息於滄溟世於何而招虞兮肆竹
籋于州青萬紫撇樂以迎之格兮凉明德之惟馨
麾風伯使啓路兮召屏翳俾降雨歴群衛之森
嚴兮旌旗繙繙乎旦霾鬼錯武無所兮何有彼
蜮與妖蠚靈具醉而樂懌兮衆紛舞以轍行或
龍輸以殿後兮或爐香以前迎辭曰
堅是孔仁兮深澤溢于八紘有事必走群望兮
冀一物或失乎爾神之助定繫兮宜家教而戶
寧歷千千毋或瀆兮永於焉爲藩屏

靜齋記

高唐商澤民氏余識之三十年矣嘗守庠濟南
居相比游相從又相善也後余仕京師契闊不
相聞者甚久至治改元余退居鵲華山中君自

新章來見命酒道故舊爲樂甚洽間謂余家有書室扁曰靜齋往嘗託公爲記未及筆而別今門處敢請爲我卒記之余亦忘其嘗託與否以早年相友今髮各種種遂述所嘗躬歷者以告焉初余之退處于此也杜門距躍默坐一室平昔一切之慮漠焉其風休廓焉其雲散寂寂焉木及其根也泯泯焉蟄埏其封也當是時不知天地爲吾室耶吾室爲天地耶萬物爲吾體耶吾體爲萬物耶其靜耶其動耶吾亦不能忖測其端倪往者又嘗爲祿以公之薦從仕京師四方豪傑川匯而林立扣與論譔詩詞或以及天下事又以王命北走燕南走吳越風於驛雨於徒涉浪於舟崇岡峻阪於騎虎狼之虞盜賊之警傳舍郵亭之奔役不知凡幾涉幾歷多寡是時也其動其靜雖吾亦不能忖測其朕兆雖然由今言之處而閑居其體若靜而有動在焉出而從仕其體若動而有靜寓焉是知動靜之機初不可以二殊觀亦不可以一致得地若靜也而氣實轉之山若靜也而氣實通之戶樞雖動而未嘗易車輪雖動而未嘗移是知靜者動之本而動者靜之基也於是君舉酒謝曰易有之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豈是之謂乎余曰子既得之何以記爲必欲記無大此者遂書以貽之

雲莊記

余性雅嗜山水向役於仕弗克如志謝政來日與之處凡七年無厭意蓋吾鄉多名山泉靈異者尤夥近治城西北十數里爲先塋其西白舉武爲別業第宅一區始皆茅茨且陋近年修而易之以瓦水陸田爲畝且五百吾祖至齋諸祖傳且二世矣第前有林甚茂皆先祖手植迨今將百年樹多參天杉柏交枝合蔭陰亦奕然無有存往林菁下則亭激流爲池貫以荷芰環以短篁東挪檜栢花卉之植所謂名山靈泉者或以巖具突於几席之下或岐流合派經緯乎畎畝之中王維輞川殆伯仲埒池取其芳名曰雲錦墅取其幽名曰雲莊林取其潔名曰雪香亭取其閑適名曰綽然中材植石一株爲峯隆起嵯峨巉巖潺湲祇若無俯而臨之上下無不洞徹惟西一峯則顯其幾其因名掛月巖形大較類巨人元夫岸焉危坐而主之者嘗得觀二

豢之既久習人不懾往來飲啄或翔或眠或立或曲頸理羽與林泉花石相映巧史有不能繪當其戞然而鳴聲動寥廓牛童菫豎擬而和之若相應荅聞之令人神形飄洒不待目崑丘躡蓬萊已彷彿其羽化矣於戲夫田園之勝世非無有也第人往往募之而不能遂遂而不能完完而不能享享而不能樂樂而不能久久而不能形諸文形諸文而不能曲盡其所以樂今夫農者漁者樵牧者非不日親山水也問厥趣則瞪目不能語惟得人焉而居之則湘喜林歡有輝而交相益矣彼僕僕塵埃間屢鞭苔覓筆徑聞清談則欠頤觀高蹤則汗背此慕焉不能遂者也投紱而歸以宅則無廬以稼則無土以遊觀則無園池以出入則無子孫此遂而不能完者也家溢於貨握齱洪浥惟已之濡威脅勢軌則旋與不辭一客過門縮首止避此完焉不能享者也蚊轟而集焉合而飲管絲聒其耳優伎狂其心與景斬然略無所預此享而不能樂者也日薄崦嵫衰與疾會始營菟裘放情丘壑笑焉而容不伸歌焉而聲不副此樂而不能久者也康寧壽考擲於典墳早於詞翰時有所述雲扞物格舉不受制此久而不能形諸文者也其或斐然而成言不中度音不中節得彼失此心手不相隨此文而不能曲盡其所以樂者也今余也爲未遂甫半百而休居爲未完子孫田園靡一之或缺爲不能享安無虛設而客無虛歸爲不能樂樽酒琴書行與偕而坐與之偶爲不能久肇稱重負嶽居川觀者殆十年于茲爲不能文風雲月露晨吟夕詠靡不括而納於囊篋爲不能曲盡其所以樂意之所得物之所感目之所及筆之所向亦足以發焉而無餘蘊嗚呼田園也第宅也子孫也名也年也言也他人求其一而不獲者皆於余具之是知造物之福於我若可謂完矣夫膺其福而不知君子謂之不祥信如其言而走也何敢不千萬荷故記之

處士菴記

余旣構綽然亭於鸖華之雲莊以其美材爲蔽于亭東偏茨苫而土垣之弦誦之隙偃息其中久而不得其名或請名藏拙或請名樂閑或請名休影皆未當余意乃自署曰處士或者哂曰

甚矣哉子之夸也弱冠出仕華要之津淸顯之
途靡不周踐宦成心怠挾策而歸喘猶未定輒
以勵士自高所謂得隴望蜀腰錢騎鶴者信如
人之言矣走曰以迹觀余曰仕或可以心觀余
則余固未嘗仕也何以言之走也性迂才拙自
幼知其不能諧俗加以內無城府樞機不密謂
人之心一皆已若餌焉而輒欣鼓焉而輒奮喜
人與勵猶或見容一佐奸黠敗不旋踵由是心
嘗語曰他日學問克足當超居物外爲一代高
士亦足奉懽吾親增輝閭里不虞所業未竟迫

於嚴命規進京師遺子公之書上光範之牘廻
顧所期萬分不克一遂句着蒙辱隨衆而趁積
以年勞始有今日是豈余之所願哉昔毛義爲
區區功曹喜形于色及親之沒累聘不赴嗚呼
使義不幸早世則終身爲鄙猥人矣況余之仕
也年甫踰冠以今觀彼二十歲人猶童子也昔
魯昭公年數十九而童心未除今之旣冠者非
童而何幸而天相其盲奉命朝夕無所顚躓迹
雖朝市而心未嘗不在乎山林所謂避世金馬
門者不獨前人爲然矣人謂其進自則以爲退

焉人謂其顯白則以爲晦焉人謂其信自則以
爲詘焉其苦如是亦謂之仕可乎夫古人於仕
大則匡時弼國小則效一官一職故有爲世仕
者爲貧仕者爲親仕者爲世者蓋通才全德其
勢不容不進韓子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其爲
貧而仕者力有不及勢有未免孟子所謂辭尊
居卑辭以代耕要非其獲已也不獲已則才必
有所不展志必有所不白時必有所不知期夫
職易塞而不浮於食斯得之矣雖然使余仰無
所累誠用于時其所自效雖未能越一世而濟

古人至於恢弘治本參贊政機秉義蹈忠匡時
流並轍則亦不攻後於人矣惟其失之彼故得
之此焉失之主故得之於親焉失之人故得之
於己焉余故曰以心觀余則固未嘗仕者此也
且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其有襃貶往往不迹
之究而惟原其心之何如釋者謂春秋有誅心
之法攷其書可見今子不本余衷而拘拘焉欵
欵焉求我於形迹之末固無訝其見譏且哂也
於是或者俛首蹴踖而退遂述其言爲勵士菴
記

遊龍洞山記

歷下多名山水龍洞爲尤勝洞距城東南三十里舊名禹登山按九域志禹治水至其上故云中有潭時出雲氣旱禱輒雨勝國嘗封其神爲靈惠公其前峰巒懸崖曰錦屏曰獨秀曰三秀釋家者流居之繇錦屏抵佛刹山巖叢環合飛鳥劣及其半稍西即山有龍壁如屏可容十數人周鐫佛像其髹毋兵燹亂者多此爲依然上下有二穴下者居傍可通逶東出其曰龍洞即此穴也望之窅然竊欲偕同來數人入觀或曰是中暗甚非燭不能往即還使從僕某前導初焉若高潤可步未幾俯首焉未幾磬折焉又未幾膝行焉又未幾則扶服焉又未幾則全體貼地蛇進焉會所導火滅煙鬱勃滿洞中欲退身不容引進則其前愈陋且重以煙燧撼吻抑鼻潛思必斃竊恐甚自謂命當盡於此不復能出矣予強呼使疾進衆以煙故無有出聲應者心尤恐然予適居前俄得微明遂其穴竟於是極力奮身若魚縱焉者始獲脫然以出既出有泣者恚者詬者捫識笑者蹶足悔者提衽喘者囂辛生手其額者兜然科首具陳其狼狽狀者惟導者一人年稚稍小先出若無所苦見衆皆病亦佯懾爲紿諸宴外者即舉酒酌先者人二盃雖雅不酒必使之醉名曰定心飲予因憶昔韓文公登華山窮絕頂極不能返號咷連日聞者爲切縣吏遂遣人下之嘗疑許事未必有以吾數人觀之則韓文公之號爲非妄矣於藏不登高不臨深前哲之訓彰然而吾輩爲細娛使父母遺體幾同於不可知其爲戒詎止吾身不可忘竊恐後來者或不知覈及此故紀其事以告焉游洞者七其官某其官潮之外坐而宴飲者四某官某凡十有一人時延祐龍集丁巳八月也

遊紫金山記

紫金山在雲莊西三里而近平地隆起不峻而孤石若翠可攬周環僅三畝許林樹蔚然主人劉氏嘗亭其上竣以不能從士人稱劉氏爲狀元益金末進士也余生後不及識之其子有字器之者時嘗游焉與語有才氣未五旬卒用是劉氏遂無人門以貧故欲貨之或謂是山距雲莊甚邇子盍市諸切惟器之余故人也且家世

儒又嘗有名士令而陵替政使得之時登眺焉未必樂也恒人慮不能遠覩人美田宅園圃窮百計欲規有之甯得而又爲他人有者比比是昔范文正公將致政老洛陽子弟勸市田爲第丧文正不懌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第哉且洛中好事家孰無園沚余時遊焉必不我拒顧與已居奚異必以有諸已然後爲適哉嗚呼余嘗三復文正之言則凡羨軒冕游宦爵居止者亦宜知所欲足矣大抵士之處世減能一切無欲則天下之善何患不聚乎吾身所以文正公忠貫日月功銘鼎彝百世而下使人聞其風爲斂衽者良由外物不能搖其心也因游此及之庶使劉氏之山亦不爲他人所有而是也亦自今知所勉同來者清江諭仁李子引姪孫寧也僅一與余凡五人云

遊標山記

緯然亭西四三里有雙山曰標各廣四十畝童無樹林東西並峙皆青石壘直趣陂陀可步而上按圖與經無其名蓋土人以傍無他山惟此特標可望故以名之北居東者上有洞如屋可避風雨泰定甲子三月命童齎酒肴偕館客清江諭仁李登焉始小有勞既戾其上神超氣逸身欲羽飛環視衆山手若可即其聯綴巋巘盤於東南而微殺於西北諸支流之水縈絡郊碧練楮繩引折而復合蓋郊外可登眺者莫此勝焉嘗欲搆亭其上時杖屨往來以豁心目因仍未暇既而坐洞屋中出觴更酌詠古人閒適之詩如陶謝韋柳者數篇其清歡雅思飄然而集若出若形而忘其所附加以煙嵐空濛相與冥合曾乎不知余之爲山而山之爲余也於是仁李舉酒相屬曰樂矣哉公之遊乎殆不可以無記遂書而貽之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六

碑銘

歸信縣尹史君去思碑

利人澤物士君子通願也然阨於窮而不獲施者十恒七八苟獲厥施無曰官之廣狹皆足以效其所有況令爲民率一邑之政靡不仰成雖所及有限他日擴而充之以相天下以福斯民有弗難者嗚呼孰謂州縣之職爲徒勞人哉歸信爲雄州僞邑其尹曰史君牽下車不鉤距不機穽牖民於約繩吏以律明聽愼罰以治其下殆有志利人澤物者與延祐改元夏四月邑者老趙基數輩走京師謁余曰我史君去官今一年矣其爲治也雍容無遽色或以爲緩既而民孚吏革闔境憪然愛而敬之若稚惟一遂其去茫然若失怙恃雖吾輩亦不自知其然將碑以發之敢儡筆于子訪其政皆相顧若不能名因叩之曰世之爲縣者鬪有挾勢而肆徧賦所部倍責贏入名爲義取實則豪敓史君有此乎曰無有也鬪有盛飾廚傳稱過使客以賈譽與逆君有此乎曰無有也鬪有辯才觀法淩氣撼威內壓同僚而外惟民剝史君有此乎曰無有也鬪有乘羨緣疲嚙齊上鬪奴厥人民妻厥子史君有此乎曰無有也鬪有歲括匠師工金木厥直弗畀惟趣其成器服是脩昭榮寶富史君有此乎曰無有也余曰審若是則史君之視古良二千石無怍矣豈直倍蓰世之爲縣者哉彼於爲不能免乃曰敏於簿書勤於期會於督責喭患是得爲善政乎哉然謂之無能則可必欲假此以託金石以範今詔後則非僕之所敢知也嗚呼後之觀吾文者必輪指以譏曰此可爲此不可爲亦將有所從然已故重之以詩併使邑人知賢令尹之政在此不在彼云史君名郁字文卿景州東光人今改河間寧津縣尹階承事郎詞曰

爲令而愼則民咸盡毋曰克咸其究惟忒爲令而罷則民何齊毋曰克忠其究萎而不罷不復惟吾尹然道我於平迷我指吾我田膴膴有鎰惟旅或其咹之令則尤汝令之始來若無所施既而私省其獲不背登幼于學俾老有養守者攸寧塗者相讓今令歸矣吾疇依矣追而縻

嘅其悲矣彼祭爲明彼訐爲能雖欲一時目遂
則宜古云良吏利可歲計細悃無華足與非[illegible]
其民欲碑言表永思口不能陳心獨德之九若
此者詎力能致勸詩于堅式毅嗣至
朝散大夫同知山東東路都轉運鹽使司
事闕闕行司惠政碑有序
古者鹽與民共周雖設官掌之初不倚以資國
也迨管敬仲相齊以富悦君始籠其利而𠜇之
漢后相沿遂榷筦以拒民用防寒日嚴而奸軌
隨熾其間或弛或禁歷代不同要皆以貨視之
而重其入矣皇元有天下
世祖皇帝肇建官制惟民是恤以山東並海素
饒爲置都轉運司濟南司設使二同知副使判
官各一使則監守餘則行司其境而將成焉[illegible]
今上御極初年大都路南兵馬司都指揮使闕[illegible]
闕出爲山東轉運司同知公西域人英敏明決
所歷有聲尤練刀筆其所增削老吏有不逮[illegible]
行司即索牘自隨與所部無辜計下曰吾不侵
彼彼敢侵吾竈民比歲緡緡煎鹽由户之賦重
户之由官給工價隅附吏手且易貫以爲無所
於質賦重由亡不補缺併其工見民當舉火[illegible]
父子兄弟妻女盡室以出鸛形菜色傴僂執
煙焰中仁人君子見爲酸鼻若復從而恩之[illegible]
課程工隨給將軌執又曰夫鹽斤二百爲席爲
袋固有定制比聞路則加多舌則加少其司場
官吏卒徒恒不下廿餘人一人弗嚬即勒不[illegible]
發夫鹽所竈民竭血使君輩操賈肥家可乎
以歲額將行帖爲轉運者若以上中下賦孚者
上悍謂之爾首錢往往致鉅萬許諸宿弊積[illegible]
類此者皆其使出私有權宜創法爲弊絶盡[illegible]
所分地寧海新鎮永利固隄等場十有二他官
所分或有故亦攝領之其給工直載褚鏹躬詣
地召竈民面覆手授纖毫必足吏無所施其奸
由是恩威有著遠近無不餘服煎有羨餘而課
逾昔數倍至有事已以廿貫香鳴樂楚之行
司狂德酬惠者廉司聞其能諸訟不法輒檄使
核問木當問者希虜使人有誣泰定二年[illegible]
近諸縣水災朝廷遣使賑之而獨竈民公曰[illegible]
饑於災此獨非民何也遂遣吏再請乃[illegible]
溥及舊所逃亡聞而來歸者繈繦無虛日嗚呼

世恆以職財爲國人且謂不足展志而薄之
胡不視公所就哉大抵徵難劇無以見人之
徵清濁無以表人之節處散局冷地而曰我猶
且幹是成清幹乎哉語有之不曰堅乎磨而不
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殆公之謂也夫今年
寧海場鹽司令李良佐率耆艾數輩走濟南
文於僕將伐石勒公懿績樹于利津行司之
異余爲禮部時聞公出使泉南適有寇亂職
者皆顧望不前公挺而徵其兵進討平之孟其
爲國爲民之心非獨今日余惜其用不滿能且
嘉佐鞭策而使人感戴不忘如是故不讓而爲
辭以礪夫有土不德于民者其辭曰
凡仕所治奚擇清濁處濁能清維貞之允何莫
非民事悉王事民請事挺職斯無媿令官計若
肖公幾人奸蠹求源有萆靡因執睃吾民我恩
我理盈政之療我石以已歲行其部德懺孔
族信群孚有命俘歸鹽氏有歌曰笑來蘇皆
以節令完而裕儲丞亦曰公我父師匪廢教
幾敗乎私彼云理財易易素志所歷許隆斯
公視人事一職猶弗克揚矧兼其他而優益

往使于兩淛際冠虐春秋與專三振咸若彼
民土茂十善稱俾而聞茲惡其可勝闔境皇
云報無所託言于石永徽終古

勅賜極真萬壽宮碑

極真萬壽宮者髮冠仙姑封悟玄慈化妙靖真
人寓迹之所也然真人之迹所寓不一始焉寓
肥城夫家既棄家寓東張郊潤攙上未幾寓西
郊莪祠中又未幾寓東孫氏孫輝家寵前又未
幾寓滕之嶧山積功滿千遂寓於此焉以卒蓋
真人本濟寧肥城農家女俗姓田后歸同邑孫
氏自今營其家數有妖弗寧以新婦爲不利逐
之無所於適距村十數里有環幄如積生淵峙
淵深而演真人泰然處其上若數月風雨皆不
及虎狼蝮蛇望而不敢偪其寓于古祠也年少
見而媒之戲而媟者若空際去地尺呻吟如被
楚櫝其額隱忍於民家也始終凡八年其家禮之
甚至真人有辟穀術日惟啖棗數顆不言不笑
或代汲或淅淅或代執爨皆不辭自歸迨三十
餘年首未嘗櫛沐髮皆上往披合尚尺餘其端
旋結如雲鄉里異之因目爲髮冠仙師云至元

已已
世祖皇帝召至京師一日見便嫩
上問而師爲誰而有何術而髮因何上指真人
曰我乃農家婦由不獲已出家如
上所問皆不知其所以
上誠其言厚賜遣之厥後爲人言休咎若出無
心往往奇中江浙省平章徹里素崇欽因朝會
請見師曰物莫壽酒弗戒將及后竟坐飲不年
監察御史鄭某病羸久未𤼵藥真人食以所食
棗遂差乃執弟子禮終身彭城秦某田某俱休
官師事真人惟謹其宅公卿大夫過而候謁自
遠饋贈走下風而願聆謦欬接武于門甚至闐
其家歸而祀之維揚富民劉伯淵闔家微信尤
篤施財爲築室在城西南名曰極真觀延祐年
使江左過之師年已七十餘形神而顏色黄明
脉絡皆現顱骨若嬰兒柔且隨雅不欠伸寢所
時有光怪出沒祈寒則溢冰水而浴日以爲常
其高弟陳志海亦女冠也爲余言師之得道蓋
由神授始爲婦時夢游大川值縞衣女仙乘舟
招曰若能我從乎師欣然諾之女仙以抽簪盡

七

水倏化爲梁師因登舟舟移而寤遂與親故相
絶閉之則曰我實花城主人也或訪以養生則
曰寡食訪脩身則曰謙退素不知書一旦捉筆
書曰縛住心猿消甚言說功滿崑崙方顯孤月
爲歌詩類此者不一志海嘗與女徒數輩游嶗
山牛口嶺一人偶失帽物色之無所獲既歸師
笑而出諸懷中里人御史中丞吳德方有遠行
來別師以所服半臂贈之吳固辭師曰第持去
一日必用此后宿占驛中甫瞑若有童男女服
五色衣群行而前驚不能寢如是者連夕吳因
服師所贈服之而閑緣皆相挽懼遁去且曰師
在此師在斯吳平昔頗不相信至是始神之暮
年恒閉閣危坐或冥游物外浹一晝夜乃起自
號滿春有司上其道行 朝廷爲易其觀曰極
真萬壽宮封悟玄淵化妙靖真人命下而師猒
世享年八十有五定延祐[illegible]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也后
七年當致和改元秋其徒宋志誠以學士元持翰
林侍講學士曲出元用所述事狀且致新州尹李
炯書求記其所謂萬壽宮者余曰嘻過所居甚
隘其後而改建者起於何時何人志誠曰以師

八

之心豈欲爲此訾曰心誠事神一茅放足矣何必殿爲師旣沒僕二人倡同門道衆資金築之三清殿凡三楹神門居前左右齋廡庖庫畢具公所遊者今殿爲方丈矣余因嘆人之所以動盪一世者必有其實如師刻苦精練數十年一旦超詣仙域冥與道合莫之爲而人從無所陳而人信所謂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尸居龍見淵默雷聲者非耶嗚呼使爲吾道者亦如是尚奚儒風不振之患哉乃爲銘貽之以見師之所以化服其徒徒之所以報德其師者彼此胥無所負云辭曰

維至人兮潛無爲合鴻濛兮混希夷以宇宙兮爲闔與雲若月兮爲蕃籬霞珮兮風衣龍馭兮驂螭翠旂兮幢霓璆珩兮陸離命麻姑兮前道使雙成兮后隨約飛瓊兮姝庭會金母兮瑤池排虛兮乾開抉陰兮坤移頓萬山兮累塊閱千古兮曾不異夫晷時揚揚兮有得納納兮無涯陋土木兮擬居鄙錦繡兮爲儀賢仙師之此心彼濁世兮焉知柰其徒之失相中佗傺兮曷依爰周謁以贊泉舉樂助兮訢施遂積微以成鉅

詔靈氛而占之虬謀兮允叶群力兮是基棟宇兮鑿鑿用碧兮差差如矢兮斯棘如翰兮斯飛琦瑋兮儞僥輪奐兮崴嵬詎一州兮香火乃九域兮耆龜匪伊人兮降康寔爲國兮祝釐雖其師未及乎目擊必天游兮過斯領群仙兮弭節亦戀嫏兮棲遲憶形神兮渺不知其所蹠第蕭蕭兮風悲將上下兮求索又不示余以所貽北指兮沍寒西阻脩兮崦嵫如東兮洪濤南徂兮炎曦志締結而莫達羌儃佪兮邀而倚閶闔兮延竚企閬風兮齋容蔥有兮就承桂醑兮就醴遁絶兮鈞大兮驟發枝江赤兮恝懷不可兮兮恩溺耳兮旣寂滅以絶聽窮日兮又沕穆惘悅而恒窺心純厖兮塞無階以攀附整遠此兮或彷彿其一來誠閔余悃款以援手其庶貰尨媒謫幷晃兮又奚翅土苴之棄而與夫尨傑之選也

大都河間等路都轉運鹽使司忠政碑

三代以前鹽與民共猶冤之法無有也夫利鹽以資國助於齊威滋於秦漢氏益變於魏陳唐宋之間惟得人焉而尸之則財阜民康經用不匱

非其人往往挾權骫法殖私以厲民不至斁爵
喪軀而不已於戲自古職財不爲財所禍者詎
不確確其難哉泰定丁卯夏五太常禮儀院同
簽致政李君惟肅爲余言大都河間都轉運鹽
使咬咬犖卞車肖公絕私以身帥下物務之至
惟正是從諸司轉運在江左者惟河間爲重且
劇雖夙名智襄瑩譽而能官者往往弗克荷公
以國人紀綱其間未數月久弊宿奸芟剔殆盡
加以同使郝君脫懽協心輔治言合計諧其相
信之深巧於用謀者有不能闖先是爲轉運者

餘鹽爲引一十萬五千二百五十滯而不能售
累政坐視計無從出公於是走省部白狀遂聽
就賞次年之數中外無不道通稱快君嘗曰大
下事有難則難有易則易不特理財爲然也持
身正而廉民自裕商貨自均所謀自集所部自
肅力一二而功千百爲者乃外示愉綿內懷溪
壑一中其餌誑信操縱惟彼之爲小有所更即
從而騰口其毀力雖千而厥功不能百已嗚呼
觀是言則公平昔臨政可知已居無何 朝廷
聞其能賜金幣異常有差於是長蘆竈民無不長

一辭命謂國家猶未撥勸若是吾輩可蒙其惠
不爲表諸綸乎遂偕滄州君韓徵及鄉士李梓
崔惟謙華謀伐石須其善政式範后來屬予雅
與吾使君善又嘗同朝盍賜一言爲嗣至者勸
走昔爲禮部時公爲侍郎工曹嘗寄其剖摘明
敏胄世族而事儒學后走辭參議還濟南而公
亦由工部尚書出爲閩海道肅政廉訪使客有
自南來者口其政嘖嘖不置經而聞有是遷爲
愕然良久夫中外之官雖殊足以伸其志行其
道者莫廉訪使若焉名爲三品其權之重宰相

有不逮轉運使瞠乎后塵矣向請而受今班之
常流向舉刺人今爲人舉刺在他人必歉焉不
釋赧然而有難色公略無纖毫不足闖命即欣
然趣就以行非驅心以義而不以利以國而不
以身以遠大而不以淺近者能若是乎余由是
知公他日爲公輔器也無疑矣故述其德於民
者如此且係之以詩曰
肯鹺利病[illegible]民疇推之始齊君建兩京若唐宋
法貨周圜彼潤官者能用斯溥療厥官弊臻纍年
諒爲政在任賢何彼汙此皦然故所司貨山積

欲表重表莫斯的公曰嘻如我何誠堅白從涅磨由憲南衙茲任制許顧益清得事省至不盈徐勞者條隋者途盡蠲畢袪政優布令下學公上裕昔商人惟賄先令秩秩罔敢慾昔寵民命倒蔡令樂生若春毓其彼賜詎止斯衆要言他可知謂易輕經費曷謂重難顧指治猗若績斯克凝宜我公天寵承監既崩衆胥勉肆故人喻推薦凡有位能舉然何事功不萬全我摭實詩以紀俾爾民詠無已

贈中順大夫河中府知府上騎都尉追封潁川郡伯陳公神道碑銘有序

公陳氏諱安字良佐世居單懷脩武之六眞鄉祖銑金河南宜陽尹考慶偶金泚節閥德四世公幼焉穎異彊記有遠識器度廓如與人交情意周洽有不逮則誠格忠告苦則責嘖人惟憾其不彰讀書甚蹉復不以口耳勝人橫逆之來愈益務內脩省雖重亦不復識者謂犯而不校挽之不蜀之風子惟德蚤仕於外每歸省必以安義命毋躁進取識時賢務罪公論為戒嘗爲汴梁酒務副使初命下人多意其不屑公曰仕患不忠卑下非所患聖人猶為委吏我何人哉未幾改進義副尉河間鹽司孳財場管勾潔己率下賦報無所隱民甚德焉俄以年及歸鄉里時惟德為尚書省檢校官階奉議大夫國制諸封贈父與子同子陞亦從遂封奉議大夫驍騎尉河內縣子厥惟德進中順大夫戶部員外郎遂加今封享年八十有二卒在延祐四年夏四月某甲熱某所之先塋妻薛氏協德宜家先公如干年卒以明年四月卅公之兆追封潁川郡君曾祖妣趙氏晚嬰風疾數年不能起郡君侍湯液惟謹每教諸子以濟人惠物為心五子惟德其長次惟善次惟恭次惟剛次惟謙皆仕惟德為最繇由冢臣掾轉秘書著作郎中書架閣管勾尚書省檢校官出為陝西省左右司員外郎入為戶部員外郎拜監察御史初拜御史多所建白未及行而潁川君訃至越明年夏五月走書友人張養浩曰孤惟德幸大家君捐館時寧身於官其襲斂祖奠皆弗之及重惟先君平日位不滿德而惟德又紱仕弗克盡養苟沒焉不為表其素行金石則惟德殆不能人天地間

矣敢百拜以神道碑銘累子學士余交御史君垂
三十年爲故人早歲俱聯掾禮部爲同仕公往
知是而走也尚敢以不文辭哉惟德字子新方
器用於時銘曰
大阿龍泉不必巨鐵始知其銛所以古賢卓澤
或淹爲國具瞻猗歟頴川諸路其嶽肫肫其識
或有怨然我海斯涵終鮮悔懟得厥彝爲吴不
忍拙必播衆談教子義先已分不甘毋人之貪
云胡不擢卑處閭閻職彼米鹽才苟具全位雖
弗厭奚害爲恬徵子朝聯鳴鳳用章疇發其潛
仕甫及年遽爾言南何守之廉清白世傳青日
多男天報至誠彼道義揃而敎炎炎榮示無憾
樹石于阡有徵其凡睎慕巖巖

先塋碑銘

維我張氏之在濟南其宗衍有二一居陽丘一
歷城居陽丘者爲伯祖父歷城則祖父也伯祖
父諱萬亨年九十三祖父諱某亨年九十一其
世其行具見翰林學士承旨姚先生燧所撰陽
丘先塋碑祖父二子長諱興早失兵間后三十
年至白泰安其狀貌動止言笑與祖父甚相肖
享年七十二卒葬泰安梁氏鄉次爲先君諱郁
字威卿享年八十以至治元年十二月廿八日
見棄初寢疾諄諄孤養浩乃祖考早從事戎性
直喜施衔所得俸計多寡輒周急人家務一不
貯吾年十六即身任之家甚寒貧貸於人僅公
私給后天兵克宋人心未洽出萬死不一生之
計賈江淮間以儉濟之致有今日吾知其苦還
汝輩以甘吾任其勞遺汝輩以逸若不可不思
乃翁成家之難驕汝以隕吾業夫驕者貴之賊
汝若富之蠹富而不汝家必裕有位而不驕則
貴必恒今吾何祖亦餘慶所留且貴苟忍汝輩
不能守故此戒之昔柳玭謂成立之難如登天
覆隊之易如燎毛吾每三復其言必爲盤盂心
銘以是知作者則難保守爲尤難汝輩其以是
言銘心則吾瞑目無憾矣命孤養浩以筆志之
志訖而逝嗚呼慟哉孤養浩又嘗記先君言嘗
緞驢走京師困極始一乘及焉則下水焉則涉
爲弃胃刺其趾血出欲乘則恐半途而乏欲步
則其創痛不可忍孤養浩聞之不覺頫首淚下
先君亦爲哽噎嗚呼大抵先君以艱難勤儉起

家虜養浩董不能慎持厥盈故覼縷鐫誨若此
其燕翼保艾者可謂至矣先君三子長英次塞
俱早世季爲養浩奉命仕將三十餘年莘無所
忝歷應清要有司考儀贈祖父某安遠大將軍
益都路淄萊萬户府中萬户輕車都尉追封濟
南郡侯祖母苗氏楊氏並追封濟南郡夫人先
君封通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濟南郡
侯先妣許氏追封濟南郡夫人令尚氏封濟南
郡大夫人先兄二子長居簡雅才幹次安山東
轉運司益呂巨庫副使三十八卒養浩二子長強
彊二十二卒集賢侍講學士元君明善爲撰埋
銘令碣于隧次引嗚呼保家之道先君言之悉
矣孤某不敢復有所列謹掇其緒餘再拜手泣
血而爲銘曰
維作室完且鉅必累年欲其弛不一旦尾磔然
尊者遺恣奢棄名逆天嗟爾後亘斯世毋逆先
訓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七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八

碑銘

折津陳氏先塋碑銘有序

延祐丙辰夏走以禮部侍郎征船泉南廻過資
善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左丞陳公于京師閤
過所寓曰不佞起寒微叨仕中外職風紀者九
内爲監察御史外爲僉按察司事河東廉訪
使山東陝西河北使則雲南山南浙西行臺侍
御史則江南職民者六在沅爲判官在泉爲治
中刺磁孟州二兩尹平陽潭州職簿領則入省
爲都事右司大都路爲知事兵馬都指揮司爲
都目奉使宣撫則江右閩中参行省政則甘肅
河南率釋褐凡廿轉而至今職非其先世有冥
行曉克勤歷若是向嘗託子銘先塋以追封旨
未下故緩今吾大父某由仕金懷遠大將軍知
河南路　陽縣追封正奉大夫中書参知政事謚
忠敏吾父某追封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謚孝節
皆侯薊郡祖妣時氏妣石烈氏從其郡皆夫人
維是二代百餘年幽潜今炳焉一旦而僕也又
有　旨諭中書擬擢近地雖生死肉骨罔克爲

報子其貝文諾石以見　國渥之殊先德之懿
臣子千百年不一際之盛切謂厥令詞臣林立
奚彼之捨顧於譾爲末學是徵晉公貳憲山東
時走知爲深與且走初掾儀曹定用公爲遂不
敢辭謹按陳以國氏厥望不一惟河東爲最著
由兵燹逸其譜莫克遠系曾祖考孜字彥芳
太原陽曲之李家山雖言行無所考觀其字可
知爲慈祥人祖考即正奉公諱秉字鍾秀金之
南播從家析津春秋九十有三卒改兆宛平潦
園之樊村考即資善公諱公濟字濟民志尚恢

達義於鄉與視名宦澹然鄉里仰其高以爲士
目之四子曰泰曰時中曰鵬曰英舉教之儒或
曰胡不各殊其業而一於儒緩急恐無所倚毋
夫人聞之曰吾非不知時方艱棘但吾奕世詩
禮家若肆彼失此是先世清望自我而隕人其
謂何遊仕勉以公忠清泰制國用使司掾早世
時中少中大夫知真定中山府鵬鄧新萬戸府
經歷舉脩飭如所訓女一適大原王氏英即公
字彥卿沉毅有才略蚤受知御史大夫太師忠
武王月兒魯那演嘗從見

世祖皇帝儀度若素宦上屬留目久其判沅州思
播洞寇相挻構亂長吏莫敢敵公設伏於險要
巻出鋭擊之遂潰其僉憲河東憲長麻合馬以
怙勢無儲特所恣行不若年西京征権之利凡
三路粮以石計五萬鈔以定計二萬有奇聲孛
朝遂論如律其貳憲山東曲阜林廟灑掃戸爲
縣官奪有公請從戸置自漢唐何嘗當聖元獨
不足此迄上章復之宣慰使樂實侍中有援橫
山東既劾罷未幾復任敕復劾會移節陝西乃
巳陝西盜患其以事杖因于鷹師師馳訴于

上命以杖從公謂臬司職存視姦惡可因一齊
大之自塗耳目有好其跣肯繩
上乃釋然其行省靈商訟擾民爲毆利劘病進
宜頒經書州縣漸入其心其宣撫江右閩中官
若吏以墨去者數千沒貯之罷稱是其便民事
傍近揭而創烏其參政甘肅幽王朮伯總兵西
陲將騎戍卒萬人耀武其地需責星火公言邊
事貴不擾無故而動適生戎心況時未水草必
致人畜俱乏廷是其策止之大抵公行善果料
事明待朋游誼以信治官忠確不縈毫利害計

令春秋七旬神若志益強且壯嗚呼世之積善
者鏡此則其孜孜自效爲何如夫人繼室郜氏
何氏一子直方女一人適故游平章孫僎銘曰
陳氏氏國代閥埶德前晦弗揚緊君之赫厥赫
斯何風紀游膺有市其奸趾滅角崩或云司憲
弗克民字四握郡府願指而治或云近易靖遠
孔難眾入瘴氛衆妥以安孰材野遺公則遲舉
何物禾春公則霖雨用世有具曰武曰文人一
猶難公備乃身矧夫昆季畢途於仕青紫一門
又世之異原其致此伊昔匪今 世錫祭

君恩海深維不能持職由本泂沔彼流泉源浚
之故有山在西吳厥荅封爰碑其間尚與始終

晉寧張氏先塋碑銘有序

延祐丁巳春走以禮部侍郎監雜興和時總府
治中張君敬甫實董其入見其遇事不難繁劇
以身先粲風雨無所避余甚倚之一日過所寓
曰德深猳以涼謝由詹事院掾史
皇上潛邸始焉承務郎都總管府知事次爲承
直郎御帶庫使迨
上正位宸極改隆興路判官隆興
世皇湯沐邑也其長吏以下皆
上所親選有司弟制勑焉甫歷代復陞今職階
奉議大夫惟是四遷舉出
特命比以恤典又追封先考福奉議大夫晉寧
路汾州尹母劉從封永和郡君非苟 國鴻禧
暨祖宗餘祉奚以及此日將植碑先塋用侈異
數凡併我后人尚引無替敢百拜以銘文累子
切惟張氏之族其蕃衍于代而走也定所同出
按書狀張氏其先關中人高王父仕金爲西副
元帥曾大父逸其諱王父大亨皇朝定宗不仕縣

尹敦詩書施設有材斷利病故以身任歲活
以糴民粗周且歲已有濟人就饒泄所者
復則具其遺民迄今德之門家有慶年八
十有四卒葬其縣南五里某鄉先塋祖妣晉氏
劉氏祔焉三子福祿惠祿以精法律辟晉寧路
吏終世惠善殖生雅不樂仕福即君之考字仁
甫和厚而義綽有父風蚤以時艱失學而所行
若素讀書者享年五十有二比卒遺言子若姪
欲向本者當茂其枝欲大其宗當昆弟是睦夫
祖與吾祖距雖遠要自一氣而分后人昧此遂

於昆仲間恩義寖薄或鬩墻或異爨或路人殊或至相仇殺是不知傷其枝猶傷其本也汝曹其毋蹈此為世僇笑子四人德聚即君德元世用德與毋氏太和郡君今春秋八袠神明不衰猶勤女功不置則其芠年治內可知祿三子德興志德給事

皇太后宮中伐九佩服先以合敬而能擬其和孫若是前后數世未嘗一有間言君先娶郭氏前十年卒贈永和郡君一子某再娶倪氏中奉大夫淮西宣慰使臥山公之女生子輔弼從封如郭氏曰余游秦晉君數月因熟其人益猶敏有幹局若也嘗言年六七時從汾州君如京師早行保定山中間經於道宿數夜偽其行裝以去君援弓躍馬追射之連發連斃二盜餘皆去翳林薄間呼使道相綁執卒無一人逸者其時徽君侍行汾州君幾殆人以孝童目之今年垂七旬勝於尚不殺猶可卜其來未艾也銘曰

維吾之張始由弓氏青陽遺苗代有令器厥族孔殷克述克繼派之四方丙若屯熾於鑠不摟百里是治孰寒而咷我衣之賜孰飢而逋我粒其至其布優優其持惴惴其施祈祈其立暨暨凡令尹民鮮不民噬嗜金肯指而民之利使大厥遺澤詎已是于棘止鸞以報服顯云不能揚顧豈余躬位然弗充行則云僑既王既林胡彼言愧宜於之人世數無符或長百夫或中給事成依人從或家養于孝斯克忠忠則斯義增虔一門為瑞當世罕彼同居以忍為默人而不天終必遂棄蓋思本支始為一氣其愛之也胡寧有既殊凝存而眼德君致邇遠行榮存於後被我銘于堅永戒收示

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議樞密院事陳公神道碑銘

九河可障欲難窒三軍可奪正人之氣不可撓嗚呼如綏山先生陳文靖公剛為不詘於欲正為不撓於邪其立朝大節巍然視古社稷臣無慚德此天下之公論非出於臣區區賤見之獨也公諱天祥字吉甫其先趙州寧晉人由兄祐為總管河南遂徙家焉中統初李璮盜據濟南潛與宋通好河南河北宣慰司承制署公千夫長偕諸將東備宋璮誅歸鄉里家故貧力田假師

山中暇則講經授徒聲聞日著由密邇緱氏山
故世稱緱山先生云至元十一年
世祖皇帝命左丞相伯顏將兵伐宋瀕江立招
討司且括民間兵械而與國軍遂拔郢復州招
討司以公世隸兵籍辟爲經歷鄂州行省移公
攝知興國至則灼厥亂故上書行省參政賈居
貞寧暴戢奸辟猶伐病先實元氣邪自索焉初
奸人乘間連結椎剽所過土崩公私無一人敢
與角者內弱如此圖外誠難今痛猶未定若徙
動相疑貳拘兵益嚴將恐彼亦生心廢輯無日

惟宜徐驅緩導拊其所傷則民感吾誠兵適我
用矣行省爲然併許從宜以治乃順民所欲利
者興而逆者以除曾未朞年遂成樂土吏白市
有謀請捕之公曰彼見吾政如是歸必語其黨
與乃吾流亡之招也奚捕爲自是遐邇聞風歸
歸恐後至元十三年改鄂州行省爲宣慰司參
政賈公鄭萬戶皆宣慰使以省擬未下不知所
長賈移疾不出賈素得江湖間百姓心公走謁
相君不出衆必驚撓班次雖小一方軍民事大
公其長鄭以需省擬脫公爲長不愈白上殺之

下乎賈悟即出視事會壽昌黃州盜起宣慰使
鄭公將兵擊之至樊口敗死士卒還言賊盛且
銳將攻陽邏堡鄂城門晝閉民兇兇不能市時
諸兵皆隸參政忽都帖木兒麾下公見其猶豫
無出師意謂參政賈公陽邏堡阻山而壘賊所
不能攻政使其來是授首於我況慓遬輕動南
兵常態以我突騎當之其敗可旦暮冀勝此則
江南諸郡自靡矣賈白忽都帖木兒且以義激
之遂引兵出城賊波駭潰散死者十六七始將
士聞賊至破謂賊聲攻陽邏堡實擊鄂州城中

必有內應宜盡捕大姓防患未然賈公不可衆
說愈堅公曰此州宿重兵不少使賊能翔亦無
從而至其主是議者不過利彼財物耳由是衆
議遂格宣慰司以公有文武才使攝壽昌府事
且發兵衛送至境公謂治盜上平定安集否則
相挻爲亂流毒善良乃下令使自相招誘悔者
聽還其業無業者從所欲居惟擒首惡一二論
上宣慰司其餘獄繫及他因凡五十六人至日
召語曰若亦思而父母丘隴乎皆釋梏縱歸期
三日復獄及期果復無一人逸者宣慰司以公

是舉可勸未服遂皆原之后四十年民追思不忘已爲建生祠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先是中書右丞盧世榮以掊克柄政中外病之御史中丞崔彧劾奏

世祖怒下吏按問幾殆左司郎中周戭微若反脅坐以發格奏杖一百棄朝漸寮相戒公拜章言其冤爲江西運使入賄與自盜鈔以定計如千金鈔以斤計如千茶以引計如千又謂國與民相爲一體民病斯國病民安斯國安今乃擬一歲之期營數十年儲積非白取下厰計無從

苟行其言必買怨天下況宰相重任非彼所堪臣非不知言出禍隨以事關國家有所不避單凡數千言大義若此上覽其奏遣通臣諭旨汝盡乃職爲朕朕其忍以言罪汝言出禍隨誰必云爾也後盧世榮誅天下想望風采矣其年五月遷奉訓大夫吏部郎中二十三年四月拜治書侍御史出覈湖廣省出納道鄂聞行省臣要束木倚中有援橫無所忌乃發其奸利十數奏未下私繫公獄摧辱百至而公恬不爲動凡幽四百餘日惟取四書環披繙玩心究而身體之

有所疑即著論以辨略不以死生禍福纖介後會赦乃出二十八年改朝請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明年以疾去再授中順大夫燕南廉訪使甫上換使山東時　朝廷遣使郡國決獄治公謂盜有可矜有不可矜由歲惡時屯窮治可矜治平數犯情迷不知返者不可矜非嚴刑無以創艾且頻赦不足化盜適以資盜俄濟南屬邑獲劇賊數人公命市曹令衆共杖殺之同僚不可公曰比歲盜賊職所在二千石始息吾今權宜以行若　朝廷當擅殺老夫自承

蠲不汝遣既而治盜詔下其如公策所部有妖婦自言爲男子茹齋未嘗偏控諸郡皆以爲神不敢詰公廉其惑衆陷亂杖而遣之或曰直鬼神陳公且欲治況僞之者耶大德三年移使河北辭親家遠近以爲求直者雲蔽其門至避避他所六年拜嘉議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中丞　朝廷方事西南夷公上疏略言兵事莫危戰聖人不獲已乃用去歲行省右丞劉深不度易難請兵遠征多輸國行未及半變生八番傍厓乘之地殺帥將奉頭鼠竄後復發陝西

河南諸道民爲兵數萬命平章劉國傑將之期
以必取轉輸益亟所在弗堪且聞所經委阪多
崇山盲壑惡林毒草群獠安沱疠瘴沴出入歟
如閩其地不可郡縣版其民不可衣冠故歷代
外之不中國函設使彼聞大軍且至或擗阤以
老我師進退兩窮噬臍何及粵自 朝廷征倭
閩占城交趾諸蠻以來今三十餘年未聞得尺
地一民而所費奚萬萬億噫此其爲鑑亦不至
近且明今宜先棄劉深市傳首以諭遠人絀遣
使奉璽書開以禍福懷以恩信如仍爲害命將
徂征亦未爲晚昔大舜班師有苗格漢趙充國
緩戰羌虜降經史著之足爲世鑒明年四月赴
召中書拜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商議中書省
事八月地震河東尤甚民壓死數十萬救災相
御史議公援古酌今推本天人上數十事奏皆
報可以其言秘故外不克知及還
上遣使追及通州賜楮幣五千緡以歸公辭或
曰昔二疏去漢未聞辭賞公曰辭受在人何得
前輩相律九年五月授今職時年七十有六凡
五返訖不起

仁宗皇帝在潛邸素熟公名迨之國懷孟遣使
賜酒若幣仍勑長吏歲時省存其家
累朝器重如此始爲招討司經歷諸將以久駐
此無家恐無以固衆志命各置侍妾獨難公一
日飭送良家子有絕色者來公曰諸君自安吾
無庸此卒卻之其權壽昌得賊所盜戴姓金四
定召以付之其人辭曰賊初獲我自謂必死公
既擒彼此身即公所活願奉其半以爲公壽竟
皆付之公平生喜淡泊世俗所嗜無一動其心
暇則閱經史出惟一僕自隨屏跡絕宴家無虞
衣增胡服亦其足[illegible]若及臨大節毅然不可
奪故走謂公剛爲不詘於欲正焉不撓於邪者
以此嘗著四書集註辨疑十五卷四書選注二
十六卷雜文若詩號田居集八卷或謂四書辨
疑公雖不作亦可切謂人非生知孰能無疑疑
而辨焉乃講學之事昔司馬溫公疑孟子歐陽
文忠公疑系辭固不害其爲大賢也天不慭遺
延祐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得疾薨正寢享年八
十有七葬其里嘉禾鄉之新氏墅贈資德大夫
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新川郡公謚文靖曾祖

懷曾祖妣范氏祖忠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
夫護軍追封河南郡公謚昭懿祖妣張氏從封
河南郡夫人考子安贈知公謚文康妣趙氏張
氏並封河南郡夫人文康三子長即禘守度甫
號節齋學行與公相頡頏事
世祖朝仕至浙東宣慰使死南猺亂次爲公時
人以二難目之夫人張氏以賢淑聞前卒壽八
十后七年啓其藏祔公容貌若生三子長孟淵
朝列大夫泰安州尹次叔良將仕郎登封縣主
簿次季恭年四十八卒女子二長適程氏次適

張氏孫男六孫女十有一曾孫男五公卒之五
年當至治元年十一月朝列君孟淵自泰安遣
其子允中奉將君事狀來濟南請銘於余切惟
公一代偉人當求一代名筆發之走何人敢命
之序辭不允乃次第按事狀從爲銘曰
若昔正人曠代一二維氏其瞻宿日元然洪有
沒照吳有張曜魏狄開唐餘子紛紛亦良
皇元光掩前古將相大臣中外接武惟人之異
初不假書凡厥言論乃書卽發于其作術流詐巳
斯寂厥後卓然公始其對早寶戎幞適丁冤紛

緩頰出詞可百戰勳衆部讋慴一省喈嘐言試
于民所至神若相其良否與時自正及焉斯冀
喣焉斯春迨其揚廷洸洸曰犯逆柱大奸斧鑕
無所其誠斯金彼物維火百千從闔已不易頗
雖其學問是術是資亦由厥德神啓相之蓋古
有云正人猶虎高步于原不若威且昔聞今見
天胡忍欲遂伊群黎爲福亦莫使當鈞軸以弘
以久措世泰和時一反手然是未酬所存者大
立懦廉頑百世攸賴與堅匪石莫易公論詩以
揭之彌遠彌信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八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九

碑銘

濟南陽丘許氏先塋碑銘有序

走甫七歲而外家許氏盡室自歷下徙居于江之南尚記先妣携某祖西城門外俱哭失聲而別時某淡然不知爲何悲迨年十三先妣棄謝既而又聞外王父若母相繼卒時某頗有所知切自恨顧何罪天壤間既早失母又失外王父雖有舅氏數一二又邈焉數千里外死者生者皆不敢必其見矣至大改元走由太子文學拜監察御史而表兄伯時自江南來使其不言則彼此俱不能識表兄自道其舊於是某哭表兄亦哭今年夏走從以尚書來覲禮闈而表兄又以聽調來京師且致我舅氏之命以先塋銘爲請切惟某自髫齔與我外家別今四十餘年恒欲往省而不得今乃辭以不腆之文託之然或則某平昔懸懸者或可少伸矣故不讓而爲援翰爲按許以國氏受出炎帝姜姓世居濟南章丘之延安里高曾以上其仕其世偶金源氏易代之[illegible]遂無從考祖全和至敏生於管典獄有陰功享年七十三卒祖妣馬氏享年七十八卒俱權厝武昌某原二子長克脩次某一女爲先妣從大人封贈濟南郡夫人我舅氏字仲德克脩其名精律學試吏總府綽有幹稱后由雲南行省掾調廉州合浦縣尹再調象州路總管府經歷二所皆炎荒邈僻民鳥獸難靖官政廢久胥史所在橫甚我舅氏不以中外遐邇異心循職當爲直前無所顧未再歲學與于鄉畏力于野盜不闖境而積年逋抵鹻屬來復療俗爲之丕變廉憲司公牘爭上其能故再尹靜江古縣聞益著先是廣西兩江道宣慰司數官祟以墨敗其潔者往往不職使者病焉聞公前績遂辟爲都事持上協下裁剸裕如所部賴以寧救憲府有訟輒移檄使決平心以理罪者自以爲不冤在慎職三年宦意寖弛卿以陽朔縣尹致政或以未衰止之公曰吾早棄鄉墟跬步無定倦棲梓之心日深一日不及茲時還吾故都以畢吾親喪事則吾他日將不能瞑地下矣或者聞而賢之今七十有七神明尚不殺觀此則僕祖舅之期庶幾可必矣娶高氏賢而能家三子長可

道郎表兄今授承直郎湖州路推官次可權臨稅湖廣次明道早世皆仕表弟云銘曰

世稱君子其概二焉有位曰貴有德曰賢位於隆盛而德弗稱彼則爲華識者攸稼德則優矣位弗酬矣我乃自如彼其羞矣猗我外祖碩德奕世報雖未弘行則云備矧夫百里爲古侯封名亞公爵其獲已豐孰云荒服恒遠王化而公一臨不異中夏公未來思其暴虎狼亦既戾止乃馴若羊風紀訟牒日不暇給徵公代推纖忽必折凡兩爲縣厥政孔良幙府載賓令聞益揚他人有此必巧其佞詎肯方隆途止於半知足不等老氏有云以公觀之爰信所聞沔彼肅泉有山環峙碣此銘詩永毅來嗣

章丘楊氏先塋碑銘

凡游宦于江之南者無曰歲久與否往往利其麻饒輒戀嫪忘歸於戲夫狐死正首丘者亡不忘其生存之地也人而忘其桑梓可乎至治癸亥冬今鎮江路總管府同知致政楊君允過余曰允既冠從故參知政事綉江張公服政于南者殆四十年時同仕皆家於彼切獨不能安必欲歸老鄉鄰然後爲撫歟且我楊氏其先冀州棗強人由避金季亂徙泰安自高祖又徙齊之陽丘從占名數濟南曾祖迭其字彥孝友矜其伯仲不役爲大塚傍共父合葬東斯丘唐業鄉今其地有塚二弟弗知爲始祖伯邪叔邪兄邪弟邪曾祖六子皆穡田不仕曰寶曰聚曰福曰友曰義諱友者爲允大父善其義弟也爲族甚睦和孺其居者數世人稱爲義門楊氏大父三子長琦次爲先君次甫先君諱良字君佐先妣王氏享年俱及七旬卒自高祖至允凡五世矣其子孫仕者無有而允也獨叨通貴始祖宗殖德而始萌芽於于茲將勒石先塋用迪我後人敢再拜以銘辭請余聞而大其不忘本重以里故遂諾而不辭其高曾而下則見君所自列按楊氏之先寔周武王第三子唐叔虞之胄至晉出公遜于齊生伯僑歸周封爲楊侯因以國氏周末有楊朱以辯聞列國降秦漢隋唐名世者不乏入國朝爲公若卿者亦時有之君性廉潔作事無巨厥必底規矩早學吏視符劄撥牘如夙習由掾江浙行省秩滿尹慈溪不忍繩民以

法治尚寬恕人以佛目之嘗伍大波䓁死戟路
明越台皆然君白帥府駭閒行省獲發粟賑少
未周又鐫豪室施錢如千悉乃少紓邑中失火
延廟學君以身先衆將赴烈焰中會火自滅人
謂至忱所感再調台州路總管府經歷時　朝
廷遣使采訪諸道所至按黜無留負台爲甚惟
君無毫髮及既代授平江路推官吳俗輕生多
詭故聽獄爲獨難君一切以誠心求之故嘗得
其情僞覺任未聞一有冤者一日自以年及槪
然有返初服懷故都意即移文公府挈家而東

制授朝列大夫鎮江路同知致仕娶李氏前十
年卒一子名庭顯紹興路諸暨州儒學正女子
四皆適大家君今年七十有三神觀如五六十
者況年及不衰國制亦許仍仕而君所以徑歸
無所顧者其意若曰人於富貴利達知足者少
不罹鉅厄則其心不厭今也歷艱難險阻四十
年幸而無虞復保桑梓則天之福我者已多又
可貪榮冒耻媚人毀鑠邪是謂老不忘其鄉仁
也退不侫於人義也久樂土而不流勇也表先
德以詔其後見孝也一舉而四物具法宜銘銘曰

孤死有丘尚不忘本輕漣生存而人奚忍所獲
幾何其失孔多人孰君賢矢心靡他始官于南
勢有未免浮軏常如山立無軒一留許年心惟
故阡匃宥鄉閭卒復我天自其上世舉衆於隱
既匯既深乃發攸蘊其發伊何不專以位位崇
人痺適速頗隊有官能幾得名循良以是挈之
僂步拄明今爲桑榆力弗殺稽可灼彼蒼惟德
純佑頤在我我兮上有林先世攸㕓兮林之陰
勒銘樂石兮昭德音易替有引兮子孫自今

山東都轉運鹽使劉公神道碑銘有序

至治初元走由參議中書省事得告省親於南
時劉君潤甫爲鹽運使山東以嘗同掾相府
雅相好后聞寢疾過而省之卧與余語其谷丰
渾若無恙者肸𫝑形壯而脉不副非吉徵也未
幾竟以疾卒於其年十月二十有五日余往弔
之其孤光祖甫伏泣請曰先君故與公同僚又
相好今也不幸又卒於公之鄉其遺意一二碑
諸墓道特不泯滅者非先生是託其誰哉於是
走亦泣諾按君劉姓諱澍潤甫其字形纔中人
髯美而目威性開爽論事明白直枉令人易見

始由吏部掾轉宣徽掾有翊翊號敏手大德九
年丁母艱尋復丁父艱哀毀廬墓側
武宗城中都起主工部事訖工陽銀為兩五十
君曰職當爾辭遂陞奉訓大夫工部員外郎至
大二年改奉議大夫同提舉萬億源源庫是職
以出納穀帛人多憚為君曰世謂管庫之任易
以汙人苟無所私適足以昭吾潔遂端身率下
故自上至吏迄無毫髮流時銓曹以不平若狠
吏行或不敢夜甚則有見躡擽者中書奏
君主吏部事其所陟黜人服其公延祐二年遷
朝列大夫遼陽省左右司郎中先是遼州民孫
讓殺人賂長吏為誤殺由赦而出君詳詢得情
移官覆訊迄當以故方旱而兩人謂決獄所感
五年入為大都路同知階中順大夫俄拜監察
御史未及有所論列改工部侍郎明年拜左司
郎中屬朝廷更化所入處不給授山東轉運
鹽使階中議大夫凡在職十有五月而卒得年
五十有八世為河南臨山人其世祖有曰劉千
戶者仕宋英宗朝享年八十卒於治平二年十
月廿一日高祖文曾祖逸其諱弟記鄰人以族

次稱為六郎祖考金五子某某瑄為君考居家
嚴事年六十卒贈朝列大夫秘書少監騎都尉
追封彭城縣伯母張氏從封彭城縣君公娶魏氏
封彭城縣君後公某年卒得年五十六二子長
讀祭祖仕至保定路總管府判官次為光祖方
掾樞密聞父病即棄所事併日馳歸濟南侍湯
液人以賢孝稱銘曰
凡今吏學類深次骨孰是之遺而坦夷獨德哉
君人不俗於汩言無隱衷衛鄰心腹開彼選曹
衡所湊輻君掾其間處之以廉黜陟其當公思
自勵令聞孔彰多士攸伏孚念釿難口不能粥
於何自明于藻言俗
天子孝之曰祿其復方城中都躬乃救療落成
術壇不貸非欲
天子忠之遂察其服開人懷柔如己折獄觀物
失所君以滿瀆於休是心雖古奚愆所以蒞官
存所棠福入慎則風下車兩遂徽天與悅盜致
斯述惜夫紀易未及邪觸俾久斯司可必廷肅
貳工未幾役於紬總一公鼎不處復出而
轉運入時且足方此賜環遽爾命王甲子蕃周

其孰云促有子肯構時曰罔續矧復寵光存歿
咸沐稽厥始終奕憾之蓄瞻彼盤山有石崇隆
琢此銘詩永后之告

濟南歷城縣侯氏先塋碑銘

緱侯爲氏晉緡裔子孫列國簪組繼有居大梁
夷門市被褐獨以氣高世列侯封君陵如視敖
然坐伏魏無忌至漢惟霸號循吏爲御兩輿咸
與惠自是以襲代有位譜牒茫茫莫之系高祖
[illegible]金避其諱官至明威閫外制世居考縣兵燹
值避亂而東亦其勢三子不後者孟李仲其曾
祖𦔮其[illegible]子男亦三惟記二曰元以興感不仕
元配聶氏生子四林傑全三鼎廷似曰光祖若
出馮氏其父爲林縣昌熾術效何者佑利妣
李楊鄉内助治行子長亮季安次俊濟次仁次
斌第各世其業引勿替諸女嫁姻從倚仍適
名族稱中饋亮盤齊均嘗各計繼附德州從同
使非直儒通吏且邃所抱弘多未及試曰克敬
者乃其嗣麵局挺舉弘州徉階承務郎緋綬被
位不滿能箱屈驥季安喜施性温粹揮金傾援
當世士不貨落身潘以誼動爲交游輟車騎小
孟曾開月旦謂術名聲賓貴京無庚彼雖鉅萬縮
如蝟咄哉胡可同日誠拜官同知和州事縣親
意愷職隨棄春秋五十有六歲天不慭遺殁爲
胃軸折中途舟半濟水陸徒勞竟無遂謂耄非
耄稚非稚使假以年何可與其弟即仁仲賢孚
幼而恒有老成氣每悼先塋缺述記嘗謂萬物
祖天地維人於先又奕異豺獺魚獸尚知祭昧
兹窀穸慚物類遂於屯域營不置爲升爲垣松
栢藝歲時祭盛必躬致手足皸瘃忘厥勩方謀
伐石表諸隧遂先朝露命非廷友子輯斌克繼
志亦由耳聞目見異尚我諮我嬰且汝父兄尋
託刑世契欲以銘文爲予累走拜命辱中甚愧
撰叙銘歸孫文思浮辭若冊情愆銳擇重而書
略其細復借樹以爲法欲衆之從必既滿欲
求之蕃固根帶深如飛漕衣渺靈從本之培葉
斯而損益衣蓋見諸易履殃無不以類至此理
必然非有儀服莫何盈人畏今君追遠如始
瘞使賢者與愚者礪顏余何敢然陵遊內變其
文象墺責況古人於碑若誌本以題名與姓罷
后來復歷亦附綴往往鋪張坐辭貴以頌爲端

俟爲智文過於華實則未盍由作者利其賜因
之馳騁所有藝奕暇深虞失初意維歷城西山
矗舉有蔚其塋樹林花𪗔東野人抉其秘字字
有徵非死媚庶千萬齡永昭示

真定拓鄉董氏先塋碑銘

歲旃蒙赤奮若日南至吏部尚書董君仁甫訥
自京師走書歷下謂友人張某肇公邁迹丘園
條五禩許企風仰烈殆無虛朝巾車既東忝榮
叨渥凡四轉官始繇江西憲副召拜吏部侍郎
未幾又拜左司郎中今爲特罷吏部願何及人
負且乘乃爾揆諸涯分爲悉益深比者吾祖父
父有司考儀光啓郡封爵及三代天休寵錫存
沒惟均徽祖宗潛行冥功有開于先奚其致茲
將表石先塋用本福德所自謀諸多士僉曰微
厥筆者莫公爲宜敢緣舊奉事狀燕幣束洸九
頓首肅使者以請某故嘗與公同官乃及幣受
狀爲撰次焉按董氏系出軒轅至虞舜有曰某
者性好龍能多與習遂以豢龍事帝春秋時狐
以良史見稱孔子厥後繼而仕者史代有人曾
大父諱增篤學斤斤自脩子男三孟曰貞仲曰
成季元即尚書君之祖贈亞中大夫順德路總
管輕車都尉追封趙郡侯沉鷙有力以仁孝得
鄉里心罹金末亂二兄辟外獨家居養親雖處
兵間能力珍羞以適其志盜至即擒縛毆垂死至
哀祈改過乃釋之遠邇龍[illegible]聚落恃以無擾事
定悉推田宅與昆弟族人其厚於倫理蓋天性
然至元二十一年雲州置銀場官發民數百爲
工命公衛送比至無一工軼者會銀場罷
朝廷以見民歸
皇后俾歲輸綿宮中仍以公領之歲餘即辭歸
課諸子致力問學暇則教以稼事且經且誦敦
本實而耕厥華聯里或有訟率不白縣決平其
言以恚至者以懌歸以負至者以償歸甚則有
望其門而返中途者嘗語人吾蚤屬時多虞爲
勤百至既長始克休息然平生未嘗食言於人
失行於已慚德於天吾子孫或有稽他日者享
年七十有五以至元廿九年某月日終正寢鄰
郡聞喪相弔及葬執紼泣送者至二千餘人路
於祭者且數百幄近代公侯之喪未有若是得
人驩者昔李廣卒太史公謂天下聞者皆悲嘗

以爲過以今徵之猶信嗚呼亦豈所謂桃李無言下自成蹊者耶窆其邨先塋姚董氏追封趙郡夫人內德惟稱享年九十有六一日前諸子婦董曰婦德以順爲本內能順夫外能順族行之以不欺濟之以不妬壽將自延我所以年期頤者職此今命當終其無憾矣有頃而卒以其年某月日祔順德君之兆子男四進和福祐進以子貴封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趙郡侯中扃敏茂外断断若無能或犯且負雖百不一校由其子訥周踐其臺閾愈益務自貶損人不知爲官門昆弟三人皆循怨抑交姓姒趙氏淵淑柔惠克服家訓今春秋俱踰八袠律亂無少衰則董氏之先儲休蘊懿深深委祉於兆于斯矣嗣尚書君起乾有器幹以奉使山北課最諸道方器用於時其所至殆未艾乎貴法宜銘銘曰維福若德而有孔艱德不維人福天所閟德苟榮矣福斯植矣謂天人殊影響從矣於休董氏代有陰隲于前弗昭繁後之赫金季假授溢紀蠙如民命毫芒遑恤室家惟公屹然砥柱弗動有闢其疆隨意擒縱用是自里黄禍胥安微公之英幾何不殘計茲所活寔千億當厥報有歸亦勢必至譬彼農者穮蓘必秋力如弗周穫亦厥堅宜爾嗣孫由儒而奮蔚厥聲降陟臺閣增峻左司爲職士恒困窮非才精強則易以顛於焉恢恢他可坐治欲觀人能莫的於是矧厥攸進川至未涯台衮之階伊邇匪遐洪惟國經酬庸以爵三代疏封可曰殊渥子焉克孝臣焉克忠宜先之靈衮衮厥躬滏水之陽厥兆城許伺以貢之錄此石語

濟南姚氏先德碑銘有序

姚虞舜之胤也舜生姚墟子孫因其地以氏也春秋鄭大夫句耳漢諫大夫平唐梁國公崇宋太尉麟其族之尤著者也國初有諱成者拳勇閑騎射躁避金末亂自寧海來亳懿寇合於俗人未之奇也一日群行郊外一人持弓矢夸衆公緇緇若無能也俄而三兎欻起執薄開弓若射不能一公取其弓連三發三中衆始許其能武也后至濟南二州民恃爲扞援聚而從者幾千人公弗能止也因曉衆曰我漢人也材微勢孤將不能汝庇萬一爲人疑是公等反禍我也

聞令燕只國王中朝貴賈甚德而度可往歸也
遂率其衆見之王喜甚承制署軍民元帥尋聞
於上錫以金符旌其忠也未幾 朝廷黜滅諸
侯王官屬遂歸其符節合族退歸鄉平之庄鎮
或測其中廢公勲之怡然也后因占名數濟南
以天年終娶趙氏三子諱貴者其長諱德諱又
者其季也貴事東諸侯張宏爲郎君郎君者當
時親近之稱也侯愛其沉默淳愨信任之人莫
能間也居嘗遂貨利友二季極和穆周親屬貧
及人急出所有不計也由是鄉鄰一辭曰姚郎
君善人也義人也嘗遇一道士傳秘方療瘡瘍
無衰壯可必其愈也遂君其藥四方求者不遠
千里絡繹踵門雖徒手無不給也享年八十卒
於里第正寢實至元某年某月日也娶張氏三
子長允中仲德山東永和鹽場管勾以親老便
養也次用中孝德次行中 德用中與余游相
善也由掾江浙省入爲群牧司照磨內宰司典
簿徽政院都事經歷內宰丞此皆出入禁近或
典內帑人所憚爲之職也君恭慎詳密不大聲
色所任克荷不知其爲艱且劇也其居徽懽權

臣帖木迭兒聲勢張甚附者立致華要數發君
君策其必敗不屑也俄出爲龍興路富州尹階
中議大夫尚在江西劇郡也先是爲州者往往
墨敗君自上絲緦縷謁則亦無自入也民訟隨
決不鉤以威惟善尊義諭坰於安靜非頑弗率
秦甚者未嘗罹於辟也期年闔境皆化服益其
存心仁恕循良之政有以深浹于人故也初廟
學歲久寖圮虞無以稱瞻仰也乃葺而新之且
刻桐爲七十二賢及從祀諸儒像兩廡凡七十
餘擿丁夥役鉅未半載落成衆皆不以爲勞也
瓜將及不幸罹疾民洶洶走望至有祈以身代
者雖子爲親有不若是之懇也既稍劇即移文
而歸士民書帳頌德遮拜車前凡泣且留以塞
途祖者從百餘里不釋也君亦悲不自勝及別
慰之曰父老良苦微吾病其忍舍女以去天若
我憐俾日或後臨此未可知也至其鄉月餘尚
居內未勿藥也命表姪潘適偕其友蔡君珦致
言於余曰用中百不逮人然致兹通顯若緊祖
宗賴也由轉仕南北先世之兆久而未營非敢
緩於報本蓋將有所待也日命堪輿家相地得

於歷城西南十餘里洪山之陽從吉卜也僖公
惠顧前好厚睨以文勒之金石非惟存者拜嘉
昭昭而没者亦將[illegible]骨其宜也况與中議君皆
濟南家也其仕京師也延爲吏部君參議繳政
且同時也况其志在顯親又重以恭請皆所不
敢辭也銘曰
夫士之取功名以自拔於寒微者匪獨恃其才
之奇蓋亦由夫遭際之有時也際其時匹夫可
以揚天達不然雖有豪傑之姿者亦莫不能枳棘
棲也夫以寧海公之雄武使負將虎貔以濤迎
陲詎不足以敵王所愾鼓而不罷與英衛從鄂
之流並馳也惟其足甫展而半途以羈之所以
弗克究其施盡其才也雖然位不稱德者後必
達前人之辭固有稽而無疑也宜乎子孫奕世
蕺芳承輝以神術惠政福黔黎於無涯也嗚呼
后之觀於斯者其惟善之孜孜毋謂天與人違
漠然不吾知也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九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

碑銘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　制誥同脩國
史贈具官謚文敏元公神道碑銘

嗚呼肇余交吾復初殆三十餘年矣相與同官
者八臺則余掾於內君掾於江之南每計事至
京師必劇談極懽乃去地雖不同均臺掾也省
則同掾丞相府
仁宗在潜邸同爲太子文學入翰林余待制君
直學士后轉侍讀余又以直學士八若在禮闈
尚書則侍郎則余未幾又同賓候又同知延
祐六年貢舉嗚呼世之同官者固有多或一二
又多或四三如吾二人聯武庭闈且三十年抑
亦古所無而今鮮有也其如是者爲偶然非耶
然亦交游中一大異事也其尤可異者又有二
焉至治元年六月余辭參議還濟南明年二月
七日君暴疾卒京師其六　朝廷爲又同也君
二子余亦二子余長子前卒君長子後一年卒
其爲失望於嗣又同也向所同者謂之偶然或
可今所同者是豈可以偶然論哉嗚呼襄君不

恙時嘗同過前脩撰貢奎仲章家飲酒半君慨
然謂余昔司馬公與范景仁善二人約后死者
當銘先死者之竁今余與希孟官同如是氣同如
是而出處之同又如是其有先死者御當如二
公約仲章其記余此言余聞之黙自度樗櫟之
質君他日以先銘我嗚呼詎意余今乃先銘君
耶誠使君先我銘雖曰不幸詎君文以傳不朽
適以為大幸今也余乃銘君是君不幸中更不
幸也雖然初公之卒余方侍先君宦遊幽[illegible]當[illegible]
位而哭臨弔賻送皆未之及今若不為銘則其
負之中為歉滋甚然許君之役今已一閱歲將
而余始為操筆者非敢緩且食言向也每一抒
思輒悲哽不自禁茲以歲月稍遠又不忍負所
約遂抑哀為撰次之按元氏君嘗自言魏拓跋
冑裔其上世弗克遠系高曾而下樂晦德無繼
者洎其考某始為江南某路經歷於是遂學江
南歷數師若元延芳王景初吳幼清諸名賢授
業焉君為人英爽視功名無所辦白幼已穎異
有俊聲讀書為文恒務出人上尤用意春秋學
且其性不蔵能隱知人有問即張[illegible]岸幘縱談

竭厥蘊以應初慎齋董公其僉行樞密院聞其
賢過與語合慎齋略齒爵交之甚至後掾行臺
行院及入為樞密院照磨皆董所推轂其為直
學士出賑山東諸際饑餘楮鏹四萬緡同使欲
持歸公見驛民饑甚將及之使謂此為流民非
為驛也君曰驛與民有分乎且大夫出疆許專
春秋之義也余雖無似幸忝大夫之列卒賑而
歸及從命執政皆多其明決至大四年
仁宗皇帝正位宸極數被召見於諸寺觀碑及
近侍先世功行銘者甚夥偕牧菴姚先生燧以
承旨為翰林修
成武二宗實錄命君總之君悉心毗贊迄成兩
朝盛典君所述者姚公略為竄易他人則所留
無幾居嘗謂文有題者吾能為之無題者復初
亦能為其見推激如此夫古文自唐韓柳後繼
者無聞焉至宋歐陽公出始起其衰而振之曾
蘇諸公相與左右然距韓柳猶有間金源氏以
來則蕩然無復古意矣天開皇元由無科舉士
多專心古文而牧菴姚公倡之駸駸乎與韓柳
抗衡矣其踵牧菴而奮者惟君一人蓋其天分

旣高又濟以經學凡有所著若不經人道然字字皆有根據陣列而戈矛森縱縣而金石具山拔而形勢峭斗揭而光芒寒惟有是故視他人所作斷斷不以許用是謗議蠭午蓋由才高不肯少自謙晦所致初無甚惡於人也君爲文必以示余或有所見未嘗敢不爲之盡君於余亦然余嘗許其詞工而君亦謂余氣盛嗚呼君今已矣其復相羽翼相礱石相策以成于善若在今爲誰歟昔子産聞罕虎卒哭曰無爲爲善矣余之悲復初者顧嘗異此哉卒之明年　朝廷

以君久勞侍從即贈具官謚文敏祖諱某贈某官祖妣某氏贈某夫人考贈某官母某氏贈某夫人君娶李氏累封清河郡夫人二子長晦由典瑞院判出尹某州所謂后一年亦卒者次尚幼一女早嬰攣疾贅某人君由省參議出參湖廣行省政召爲集賢侍讀學士復以揚歷惟居翰苑爲最久然以散局常歉焉不足則其平昔銳於爲善可知享年五十有三以某年月日葬其鄉清河某村某原之先塋銘曰

位不必要視其所施壽不必遐視其所遺今君能以所長自樹於世如此又奚憾爲又奚憾爲

有莘王氏先德碑銘有序

承事郎山東憲司知事王君德新縣高曾而下數世未克寧厥不葬始若十有七年泰定丁卯始謀告更葬其鄉莘縣西南四里所樂祖鄉之原禮也越明年用御史薦授承務郎改貳河南憲幙且行持翰林待制李泂所狀先世族次官治與其出處大凡過余拜且請曰先生世名端人文不溢美苟辱於賁以示無所假借在今言可信後所望惟公吾祖考數十年未獲安厝者

今幸安焉一旦徼先生有其叙而辱貺以銘不惟德新之身少贖而我奕世之德之潛亦將日星于今江漢于後矣走嘗多君孝行欲爲述之而未暇茲因是請遂不復辭按王氏系出金源近族初爲完顔氏五世祖榮護衛親軍萬户上京留守其事功皆無所於考所授官則其才雄一代爲可知高祖相淵後當嗣讓其弟中都將國主義之遂別授總帥戍關陜時金亂已芽凡抵兵其境者皆望風歸附民恃以安次傳曾祖寬鎮淮南未幾宣宗播汴我元徇地河北所

在訌潰遂避地于南因易姓王蓋先顓華占郎
王姓也兩世皆葬東平之陽毅祖鐸樸重然口
氣泰神靜學閎綜博然務韜晦不以己長病人
有來從學則諄諄竭其所有以告隱居于華或
勸之仕第曰諾汔不出時以勵士目之妣董氏
內德惟稱考士英字彥徽篤古力行縛於文而
厚於貧喜交天下知名士凡夫庸子雖焰焰不
與游或慕德來則亦未嘗深拒必緒其心而納
之以善教授鄉里人無耊稚淑慝識不識靡不
敬仰至不敢口其姓字通尊曰居士居士云嘗
南游㠯丁安豐縣張氏榮惠先生安民之女由
衛濡與訓胜族宜家事舅姑有過人行舅病昔
癱久未勿藥既之而倉祖姑九十餘齒搖脫綻
咀食哺之凡所嗜不待言輒先意以集里中勃
磎詩語者闢其風率相戒改行其叔祖父卜曰
用尚義有志縣勸恤人隱識嘗諸玄得發篇以
食民之途於流者無慮數千輩周宗族貧乏無
所計一門之內仁孝之風藹然可挹德新之所
以表表于時者蓋有所本矣德新字君實執親
喪不勺飲累日過於哀毀幾實其生廬墓凡三

年每祭有烏千餘下集人謂至孝所格由霍丘
教諭辟維西及山東憲史又辟刑部集賢院掾
史滿出爲令職先是有司上其孝行 朝廷表
其門曰孝子署所居里曰孝廉至今鄉人不名
其官惟以王孝子稱之嗚呼人而得此亦至榮
矣哉夫士固有能立功絕域不能取重於其鄉
能威望萬人不能得一士君子肯肯如若之
行鄉人稱爲 朝廷旌爲名公賢士夫稱頌焉
雖三公之貴其能乎人乃爾若夫請行以追逖
庭闈以食餓論獄以仔怨著書以紀開榮先
朝之政以備實錄此篇闕事致用見於一時乃
筆摭職之微者作孝子牢口錫類無善志出雖
然觀其小則其大者可逆知故余得併述之以
爲他日顯庸起本祖處士君享年九十有六妣
姚呂氏享年九十有五考居士君享年五十有
七終於延祐乙卯五月十有八日贈承事郎東
昌路莘縣尹嬪張氏贈宜人享年五十有五終
於至大辛亥九月十有四日蓋君之所以享茲
令名竟歷寝事者其族叔父湘寧王司馬曰公
直者多所左右云銘曰

孰云世祿家鮮由禮孝義萃一門輪指幾悟無
貴胄習庠華靡動必渠䨥循蹈儀軌伯仲皆總
戎華金紫有季思未及責由己讓其蔭弗居閭
者泚爲民不緼年客爲耻再世宦丘園激貪鄙
講學以自娛爵泥滓道德以益馨室蘭並井潔
人不食又誰毁頡頏漢彥方儒仲比身晦道則
彰貞遯尾擧世高其風莫之企引惟昔刑家範
閭里譬彼玉在山麗林水又若珠藏淵媚洲沚
河潤九里強信如彼使其出用世未必爾既翕
則必張物之理有嗣孝貝庶殆天啓小施其所

施掾風紀始以儒易之迄紛被瘝危幈謫行氣
何傷投鞭濟鯨濤若途發嘯手探虎穴不兵倚
禁黠卒莫逸歸角掎諸公爲愕然擧金矢惜哉
所用徵鳳棲枳俾大展厥猷寧彼止必能風四
方兩遐邇人皆灼其謈昧所以名教之所降曰
能子能子斯能臣自親始維昔萬有餘孝基阯
基本既確如他足齒爰思其所然由世美我銘
相新阡貴無已

濟南劉氏先塋碑銘

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劉君
事義以泰定丙寅八月四日卒官既殯歷下其
從弟歸德府治中居仁過余感言先兄參政公
揚歷卅年清苦猶一日年甫七袠竟以勞於王
事而逝嚮不恙時嘗諭故翰林學士損齋楊先
生文郁銘其父故御史中丞王公博文銘其祖
今二先生筆澤宛然由宦游南北擧未遑表諸
隧此先兄所以日不獲瞑而居仁日夕痛心疾
首不能自已者也今先兄以品以秩又當有碑
神道惟是三世數十年闕焉未擧之典幸先生
有以哀而完之則死者生者均無憾于幽顯矣

於是居仁泣余亦泣余與參政公同里閈且十
年長又嘗同仕遂諾然不辭因首載楊王二公
之文而以參政公行實終之西溪王公博文叙
其祖曰君諱震字晉臣上世有官青州者至曾
祖洪徙濟南鄒平祖諱清四子季信爲君之考
以家吏學終莒都總管府掾性孝友三兄遠遊
久不歸母氏憂思致喪明乃日汲井洌浸舌舐
之月餘遂瞭然人謂孝所感嘗戒君曰吾始一不
能擇術以城旦書發身雖家溫而身逸不願汝
爲之君恪受教遂業儒既冠有聲鄉校間貢春

官罹河朔山東饑亂所在皆盜區君挈二弟匿
巖穴中朝出暮返以所獲食其弟曰以爲常居
嘗曰屯難之世弱者不能有立必強焉依即杖
策款軍壘謁帥兵者撼以言帥悅留麾下事皆
諮訪然後行一日齊河令秉良驥過帥帥愛其
乘既去欲遣人追殺奪之君聞蹙然曰所須者
馬以物易之彼必不靳何至殺人君即召令與
其直遂以馬歸帥騎嘗定者數有小過帥怒欲
殺之君曰今雖饑亂行臺容適如責具專殺其將
何辭罪果白具獄上聞裁之庸何遲帥怒少解

君即陰誨定毋率鄉隣善帥者百餘人往謝罪
事遂釋君之存心救物類此壬辰授行臺令濟
南公檄爲鄒平詳議兼提領尋改監軍需庫又
監本府稅歲己酉其月日以疾終得年五十有
七娶同邑張氏生四子鑑鐸鍔錫或仕或農或
賈俱以謹愿稱一女適鄒平尉子張某素庵楊
先生弘道山東名德也與君相得甚歡其卒贈
以銘若昔吾與子同居一鄉坎離屈信八載延
長曰異曰同以德以禮不及就中凝滯斯啓會
遷青社予往予留傳聞傾逝那獲奠觴有子吾

孝克紹于鄒書之于碑行實陳露老病遲滯
既情素聊述此銘識子之墓慎齋楊先生文
叙其父曰君諱璧字君用齊之鄒平人曾大父
清大考信以孝行著仕金爲益都掾史長老其
詞賦進士會汴梁下行臺濟南公延致賓幕終
於詳議官山東諸儒聞稱偉人長者故素菴先
生楊公弘道銘其墓御史中丞王公博文序而
碣之其載世德詳矣君承父師之訓逾冠能以
儒學飾吏術選爲京畿都漕運司知事尋陞經
歷時柄臣擅作威福漕司法蠧廢乾沒之厲與

之同惡相濟贓污狼籍至有以空鑰相授者自
君莅事同官以故意相疑欲有分遺君諫然曰
是豈可及我哉其人慚服君乃盡革宿弊經
畫周密吏溫無所施利其盜餽未幾倉廩充實
京師仰給時議多君廉敏進利用監丞所以懋
其功也秩滿調深州靜安縣尹適盧世榮以言
利竊政立法刻下使郡縣官同於商販百色取
贏筭至蔬菓蝦蟹官吏急於奉承人人感惶爭
訟讙然君顧其執不可以日親愈衆姑勉強趨
應期會毋驟怨仇事以濟縣吏貪孜孜爲區處

視民力強弱令相助耤民感其懇款聽命迄于
盧敗一切休之以靜民安其政靜安深州之附
郭邑也爲臨州者䝉視同列每治事白僚屬朝
暮將迎於第吾獨不然或勸從衆君曰縣尹吾
職非役於臨州者也吾之爲縣若五事不治或
貪殘而獲戾坐是召辱固所甘心二者吾所無
將若之何終不爲屈遷承務郎建德路推官專
訊鞫兩造在庭君平心徹問未嘗疾聲遽色人
爲吐實察其情有可宥多從末減不以上言喜
怒爲輕重獄至屬縣因開之曰劉公來我輩

其無冤矣經其處決者使人思之不忘其明年
朝廷更新大政改用人京都諸司且交辟君不
幸建德已以訃聞矣得年五十有九時至元二
十七年九月八日也孤事義奔赴扶護北還以
其年某月日窆於鄉其原之先塋夫人馮氏一
子聊第十我爲禹城縣尹君天姿中　内方外圓
平居洪覓無忤於物然遇一事問曰如何不以
徇[illegible]議就方赴調日有鈞致若以行賂者謂可
得善地不爾將行遠移君曰予從薄官有年矣
顧若無所媿今始行賂其何媿如之已而果除

建德去京蓋數千里事義請以疾辭君曰無疾
吾將誰欺趣治裝行既到官益勤於吏治退寓
書樓起居泰然殊無遠外之戚非以義理自勝
者不能也歷官所至以平易近民以潔脩舉職
以謙恭接士夫其嘆詳議公之有子古有之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於是乎在況又以家學
成其子入官已有名狀劉宗之昌未艾也銘曰
維榮若利舉世所事有階可升躭安理義徇與
劉君明敏寬覓寄秀出于長厚之餘蹲循乎平易
之塗誘之而不能前留之而不可遷他人實難

已所易辨其臨民也清而通其治獄也愛以忠
豈無神明福此靖共然壽不周於甲子材不展
於朝士天錫啓其后賢子克肖以濟美有豈其
止有碑道周歌此銘詩利亨春秋余按綠政公
諱甯義字伯宜饒亮有風槩幼敏於學能詩其
所題詠人多膾炙之由禮部掾辟詹事院掾又
辟承相掾時當國者遇下如束濕諸掾屬動罹
刑辟君以慎敏無所及自謂久此非福遂求副
大都酒課提舉或以相惜止君君曰幸完身出
誠能自棄職貨俯何傷未幾授承務郎禹城縣

尹飭上與同官不相中欲行所爲彼輙撓沮君
言上官使輟職專奔命外條其利政相時興除
有訟庭決吏戢手無所弄民深德之惟恐同官
復職以沮賢令其心會民上言居禾一莖九穗咸
爲治理所感瓜代者老爲碑其政縣治郎使者
上其實授遼陽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辟舉爲
吏兵二部上事所至治稱用是拜監察御史先
是犯法臣樂實以宣慰使横山東君爲禹城時
訐數其惡至是遂發其奸狀未及聞轉中書右
司都事甫滿制授秘書少監執政以秘書散局
非君所宜復奏兵部郎中階中順大夫省臣以
大都宜課提舉司所入多不實命君臨推案增
倍旋與以數聞賞白金五十兩畀幣各一端未
臣寮之奏授浙西廉訪副使階大中大夫蓋浙
西民物殷盛有行省諸司素號難治君一切務
盡公他無所顧既而改兩浙鹽運使入覲出均
課無所沮期年以疾去會陝西行臺缺中丞爲
治書侍御史亂俎吃嘉議大夫湖南憲訪使至
治二年拜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中執法阿似
蘭海牙素有聲臺閣明敏且威嚴當世如無人

獨偉君爲加禮
今上踐祚拜中奉大夫陝西行臺侍御史明年
拜是省參知政事卒時年六十有七祖父震先
封亞中大夫東平路總管輕車都尉彭城郡侯
今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彭城郡侯祖妣張
氏贈彭城郡夫人考璧先贈中順大夫戶部侍
郎今贈中奉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護軍追封彭城郡公母馮氏彭城郡夫人君
配成氏蓋氏韓氏俱前卒今室齊氏皇慶元年
封建德郡君延祐四年封彭城郡夫人最劉氏
至參政公凡三世矣素菴楊先生君兩淮王中
丞皆一代偉人而與其祖如此損齋楊先生以
年以德爲國老成而與其父又如此所以期君
甚重今皆如其言余生也後不及識其祖若父
獨與參政公相好嗚呼觀三先生之文則知劉
氏所以致伯宦者蓋有以古人謂德遠而後興
諒哉銘曰
河日濁源泛崙高雲其基孕坤劉之先德世累
前未施後迪啓衙若人十韵周衆所繫已則儀
始職民厥績著聲强鋤循弱樹追東行好力攻

震以霆折以風方有爲賔省慎耻客容恒諤諤出憲浙閩葢宜言射如中乃究使鹽司欲鋒挫彼則頽我奚過尋有命貳陝臺起巴顛式后來自西河移南紀所去思所至理晋台衮甫勸忠天胡然遽賷朔壽七袠品登二恩荐承華奕世子則孝臣焉貞生有述沒有聲我作銘維實紀匪耀今賛無已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表銘

處士袁君墓表銘

處士袁姓諱度字士常齊之歷下人蚤失怙事母孝性鯁介自信家故貧惟授徒資束脩養母其名目隸兵籍每及期當遣徵需遙午大姓有弗堪君内安其親外貿錢傭人以行苟弗給即自往夙嬰羸疾恐生憂母皆強爲嬰鑠以示壯主兵者聞而孝之爲輟戍優處俾顓教授營中管鑰遍京師九留五年或挽欲見時要陽應上曰迄以病辭部使者上其賢授河中教授命下因自謀河中距濟南爲里二千且路於上我能往母能往乎彼學無度或可吾母無度則不可遂不赴後歸鄉里母夫人卒重以哀毁幾不救服闋三年早晏定省出入告面惟謹先是娶孫卒再室宋又卒其母以君年艾未後欲以嫠而嘗字者繼之君跽辭曰母命度何敢違然前輩謂娶失節者猶己失節柰何母遂止他日又謂兹有賢女弟眇恐汝難焉對曰度聞古人娶以德不以色葛亮氏聘阿承女當時譏之后世偉

之兒度雖無似其志亦恒欲踪跡古人取之膚何傷女爲張氏旣婦果以賢淑聞君嘗從先師舟軒李公學師卒扶其行實請謚又倡鄕士祠而像事于閔子廟側其建祠所餘錢則市田八畝命其孫山來食之平昔嗜性理學自號約齋務踐履戛去世儒記問詞章習時貢舉昉與察諸生有意業文者輒召從他師曰豈以我故誤人子耶尤長於講辭容端聲亮微隱必析聽之使人肅穆若與聖賢接余嘗稱於當路者一日集學官請講再三辭以目疾他日又請又辭余疑問之君曰世俗供僧猶且遜以上座況傳聖人之道乃欲使我北面於彼可乎其守正不橈於執以道自任如此居嘗曰士雖草野爲國家心不可一日忘初聞盜殺右丞相拜住爲泣下終日噫噫不食若恨不能得其人葅醢以快天下士或可用必走書居要者薦拔猶己責泰定四年春秋七旬矣始再授將仕佐郎大都儒學提舉未幾寢疾遂不起實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也考諱惟忠字漢卿有學植嘗監濟陽後遂不仕妣張氏俱葬歷城西藥山先塋二子季

諱某早世長即君□□□□其弟之子名虎頭三女一適千夫長某一□氏孫出貞一名童童尚幼張所出初君卒□□□略無所亂盍其學道之力至此徵矣余時山居閒一日訃始至遂走哭之門人李至爲具襄事垂泣言先生之志之行人多不及知知又詳無公若者其墓道之銘公不爲誰將孰託哉余雪泣曰君與余實同門銘何敢辭乃爲銘曰

爲易爲善而人弗踐與貧奚殊貧爲善難力於踐言貴有不如無以守己孝以奉母宜與之學力疾從戎櫛沐雨風何季乎儒帥彰其要遂隱以處爲彼範楷人見其屛我見拒扼豹變萬夫辭辟不屑虞蕘或献匪宮有渝斁不以萎維行維臧先哲是狩及覩稟愛告由如在有恪旦晡繚繚以水弗甘于烝亦止幾昏誅心喪其師請謚卜祠又宅其孤於國若世券券靡置至形于書使夫有奎發厥事功必世甚濡雖未遂彼亦後奚餒在我者舒異時詞臣或傳隱淪其茲考諸

碣銘

陽丘張氏先塋碣銘

延祐戊午舞陽尹張君如砥縣聽調來京師嘗過其寓賓不疑許樵爕索然君以墓讀中白告余亮其仕而能貧爲喜愧久之曰諸人僉曰張君向爲舞陽丞藥辭甚苦訴貯旅食無所戚戚也未幾以陽丘彭徽叔過余求銘先塋切謂以君之賢苟能文辭者疇不願爲何乃下徵余薄如走者爲哉然以同宗同里閈遂狀其事狀爲詮次之維張氏居陽丘之錦川里不知爲世凡幾曾大父軼其諱以族次人呼三宮人娶王氏生子林爲君王父和易善治生貲之

頗業無所靳里有訟即兩造求直往往面斥無隱退皆悅服事母孝少不怡即甫稍顏謝不擬當負如太山毋恐其罷爲減膳君疑然曰我是爲者本欲其安今反病之柰何遂躬耕以行虞其頃撼復蒲其綸里中曰爲孝子所居遡湍瀰當夏秋霪雨水奪其途乃聯石以梁其上行者汔今德之、、氏享年八十有四卒葬其里八盤莊西北之先塋祖妣劉氏四子曰信曰毅曰寬曰德舉農隱相敬愛寬即君之考性淳篤與人交肫肫無勝心歲時爲食於途以待饑者人謂有父風享年六十以至大二年八月二日卒娶吳氏四子如砥如壁如松如衡女子二俱適令族如砥即君字周道邃於國言早掾湖廣行秩滿調固安州判官佐長吏克盡厥職移舞陽始獲專印劫豪猾紬繹厥良善於所當爲勇前無所避故所至發政行舉課最諸縣御史中丞綏山陳先生天祥德業甲一世至薦君則云自上任無秋毫私觀此則君之治理可見已既去民爲立石頌愛今授承務郎松江上海縣尹未上銘曰

世六澤物必官是資既官無所又嗟其庳彼之心由明理理苟灼然萬善替已於戲贒宗其先世農學資於官而無假外維人之德無大孝義於焉不作足蕃其細詠孝斯何惟恐有違愉愉敬養於未命辭厥義斯何驗於人急凡百未安如己之憂以惟大衛善宜後孔昌世不一傳益遠益光謂其微邪氏社炳有謂其隆邪百里是守嘗觀利器陸剸象犀雖未試彼奚愧割雞善觀人者初不以位其才誠良微豈吾累況其所到殆未可涯梗楠豫章始蘖始芽瞻彼錦川

其流瀰瀰碣此銘詩相與無已

孫府君墓碣銘

君諱得成字君美其先安次人有徙居新城巨水之陽東馬里者寔爲君高曾之世而譜逸莫考當金季父義自新城辟亂信安生君三歲而孤天朝一區夏革兵假息人安其土君從母王氏復東馬里焉家素貧嘗爲庸牧爲養稍壯出贅男家然無時必一還省遇四時鮮果則往貽焉非是不先諸口繇母教迄于成人每痛曰吾不幸蚤失所怙微母不至今日始者未成人吾親憂也成人不能朝夕膝下獨吾樂乎語輒泣數行下男家聞之即遣歸養右終母喪哀慕動人性篤實忠厚其事親睦族接交行下外視之若鮮節文而潛合然中幾學至而從容焉者蓋天秉然也中年隱賈[illegible]權衡所[illegible]每以信示鄉國用是生理寖給家當四達之道部使者兩飯漿飢渴爲廿年靡有所替尤謙[illegible]有容德外物至弗與校輙以靜勝故雖險者久而亦服化焉娶張氏二子曰榮曰楫女三人長適李道蚤寡以貞節表其門次適王甫全次適于珪榮未仕以孝謹聞楫字濟川亷直有古良吏[illegible]母尤盡孝繇宣閫掾出爲襄陽縣[illegible]憲使察之薦授宣德尹到縣未踰月聞母病即棄官還養方四十遂泊然仕[illegible]意母卒哀毀[illegible]禮朝廷表其門曰孝子孫楫之門[illegible]皆聞風竊交觀諸子之賢益信[illegible]矣君享年七十有七大德[illegible]年二月十[illegible]疾卒葬新城縣歸義鄉東馬原銘曰

伊人之生詎必崇貴焉無聞斯夢斯[illegible]若人睦族孝親位雖弗逮天爵惟均子[illegible]女婦而家世範一門孰撼其欣巨水之陽有[illegible]若堂太史銘之歷遠益明

壙銘

子鴈奴壙銘

余來京師十許年九四生子舉未免懷輙失之獨[illegible]鴈奴者生六歲又秀慧可人質至能通姓字里閈遇長老不教而知揖且拜人[illegible]許然以前小有慢容雖呼而有所賜[illegible]有弟甫三歲每食必推與之其友惠[illegible][illegible]强記隔年事歷歷如道其前[illegible]

余天若我憐顧縮壽十年以存此兒無憾余雖聞而惡之然以頗異凡兒中亦不敢有所倚嗚呼詎意其果弗克年耶初兒病余方縻身於官歸少遲必哭泣道念入直則通夕爲之不寧聞其來嬉笑若病去體意者蓋恐余見其呻吟之狀而悲故強顏忍疾以相慰足豈兒之得已哉大抵人窮則呼父母兒雖幼固自知其不久所以日夕惟欲親之在側萬一救其危起其仆第爲病所持不能明言以誘其父嗚呼慟哉且吾少失母兄二人皆不幸早世今父年六袠所恃承其后者零丁惟余而又重以千里之別而余所倚以寬父心者亦零丁惟此子而天又不假之年以歿嗚呼抑不知何罪於天窮且酷我如是耶向兒不恙時嘗與其母議明年吾掾滿尚得一官歸當朝夕抱此兒親側俾吾父有以付千萬世無窮之託而吾與此子有以繼千萬世無窮之傳於子若孫之心斯足矣詎意其又弗果耶今年余三十有三衆所驚者日以踈俗所嗜者日以薄校諸往時已若五六十者而嗣猶未立兒雖有一弟所謂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提孩又可冀乎此余所以於是兒之卒不覺哭之失聲者蓋恐吾祖宗德澤不能沛其委而中絕於我不孝之罪將無所逃吾豈鍾情兒女不能以義自斷者哉兒卒於大德壬寅立秋前三日權厝文明門外呼度寺之南原銘其窆者父中書省掾張某銘曰

生汝者父夭汝者天嗚呼奈何安爾阡兮

堂銘

致樂堂銘

緊子若親厥本維一心親之心是爲子職親苟兒惡則益敬恭纖悉不起斯表厥衷曰吾能子奚稱舜獨非以歟瞽始終克淑嗟今之孝皆親所安故其致樂將有視試於燕閒心自語口如非子尔則懟則否萬一未至其加勉旃朝治夕克必復我天樹與則君事此伊搢及而體之德將日茂凡百珍養乃其緒餘顯言鑿此堅域可塗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誌銘

故甄城縣尹張君墓誌銘有序

君張姓諱郁字景文覃懷人幼多學於易獨顓篤甫冠以秀異辟河南憲史國制凡吏憲者歲上二人掾部君以先進當上至則其次猶遠故又辟檢校書吏居無何中書有臣將旨如和林其從掾以遠難之君曰能超掾我所如唯命遂簿其名遣之還即掾省凡七年授甄城尹階承務郎明聽斷重變易闔境謐如

皇上嗣服之明年受代來京師將調以至大二年五月庚子得疾卒逆旅春秋四十有五省架閣陳惟德以里故舉嘗所游君六七輩賻弔臨癸瘞順承門西違城五里曰某鄉某原友生張某哀其客死不家遂銘石以納諸墓銘曰

甚矣乎人不可量也晨焉訢訢莫云亡也樂或憂隣福厥臧也遲者非屯速非良也覩君盛年銳戶當也詩書戈鋋舌千將也賈勇陣前攖若僵也席騰雲騫九萬強也超資以遷恥循常也請行郵邊猶步堂也飯雪服氊難險嘗也厲磷益堅抑益昂也季孟文淵定遠行也功凝凱旋還汝卽也頡頏朝聯厥閭揚也尋職承宣萬夫望也琴不易絃錦不傷也人吹求疵我領綱也彼薰灼天我冰霜也以是民先非不臧也胡趣弗延死他方也里不能千驛局箱也究厥本原孰主張也豈稟者偏太毅剛也無乃名權蚤熾昌也或舉非然命之殃也緬惟坤乾壽無疆也前邈后綿未渠央也伊人之身粒太倉也政使彭籛亦云殤也矧君葦編夙號明也其於是焉固所詳也易簀永眠短猶長也不家歸全又奚

妨也魂之所經必親傍也有知九泉憾可禳也我志其阡遠勿忘也

濮州儒學正王友開墓誌銘

走往開京師王友開弛跅不羈豪於詩酒吟必飲飲必醉醉即矢口道時事失得繼勢官要人居傍無所憚至元廿四年孽臣柄國威而好殺中外凜如君時醉入省攘袂叫呼或旋庭中或箕踞當路坐過者舉掩耳走避目爲狂子弗恤也后主文翰者恐其久必及遂薦爲濮州儒學正實欲因之以制其肆或謂必不屑君笑曰諸

公臺閣我何人敢擇官爲乃懷檄飲市中會醉
且暮歸遺其檄他日交游來祖行始言其故衆
咋唶迂久君第曰命焉耳矣恬無慘變動至元
二十九年余偕計京師質所鬪良然一日客有
過者頳鬒黧哆吻奮髯見呼以爲武人而易之問
焉乃君也於是握手交甚歡如平生未幾余辟禮
曹掾君曰顧簿書間或醉與醒必談文及商古
今人物所見多與余合切甚偉之然酗於酒雖
規勸百至如水傃石不見納恒於余索飲余時
始掾非告不敢出暇則酌部中欲冗則與其直
命自飲于市君亦欣然受之無所辭其爲人眞
坦不矯飾類此詩文超厲閎逸必醉乃能爲之
然愈酒則其言愈奇無酒殆不能作一尋常語
元貞初元夏四月七日暴疾卒京師寓舍旅殯
文明門外某地得年四十有七諱興宗友開其
字世爲恩州人妻張氏一子尚幼銘曰
便於刺戈不如錐捷其捕騏不如狸惟其落落
百無一宜竟賫志以逝嗚呼尤誰

故中議大夫平江海道都運萬戶趙公墓
誌銘

公趙姓諱璧字國寶其先北京人高曾遂郝克
詳祖考某國初大師國王軍前方爲先驅遂於
諱言考某服田有貲蓄以東平爲王分地後徙
陽穀故又爲東平陽穀人三子君爲仲性樸樸
有才辯不能頫印人幼隸學惟師正惑其舍不
敢睨以僞長署王府吏非所好從　國王孫相
威行御史臺于江之南即辟爲掾時宋甫平尚
仍俗爲治防範寖潰一旦閱憲章十舉重足立
君喜曰中外庶司惟風紀足有爲未幾知浙東
提刑按察司事贊上司下論議不詭從必底公
乃已用是復掾剖擿益習凡昧誣要囚發徒聽
直端一引牘洞其末擢慶吏㯫彈拜經歷浙東
咸名陛陞所部咸咨相語是夙嘗吾臨者宜自
疑母居肅省務爲國制凡署憲司聚聽劾事以
故一道帖然當尚書省廢入拜監察御史省臺
方不扣得論難
上前省臣言此未易口決莫驗檢牘君詰之曰
檢牘乃文奸具耳是足徵耶
上深爲然事遂寢又劾東昌監郡非其人倚中
有援骫法市奸得旨即訊罪具　詔勑其爵一

郡趯趯稱快以功轉御史臺都事守法爭棘巨
移見憚同列遂出僉山東廉訪司事初山東曾有
驚詔關宣慰司塡之使者頗幸近緣以作威君
曰朝廷設是司固使爾耶遂[illegible]其不法[illegible]事
上之有詔俱入辨首揆故與使善面數其惡[illegible]
爲末減微左右其人幾[illegible]改僉燕南憲司[illegible]
者驚復夙有乳虎稱[illegible]其鋕入爲户部員
外郎刑部郎中省右司員外郎其風節矯矯未
嘗以簡劇夷阻易[illegible]右司以口語歸鄉
里倡傍近秀民[illegible]徒延宿學生善
田陌閭弦誦聲相聞俄起爲禮部郎中階[illegible]
大夫
今上嗣祚執政以漕不時輸遂加中議大夫虎
符平江等處都運萬户上月餘寢疾以至大元
年四月十日卒官所春秋五十有九夫人王氏
三子文彬文林文弼文林后公十四日卒于家
文彬主虞城縣簿文弼未仕女三人皆適望族
男孫一女孫二俱幼卜以其年六月望日奉柩
塟靈泉先塋西南七十里洪德鎮之别兆比塟
其友監察御史吳彦昇過余曰向[illegible]爲寧邑中議

君適退處于家相距不數舍聞厥政口之不置
迨起佐禮部又延譽于朝在予不可謂非知己
今不幸厥代可無一語褋其幽耀圖萬分一報
泉下耶公所歷舉磊落出人上又非冐榮終身
死無有寸長可籍以書者比余義其言遂不敢
固陋辭銘曰
有德有言剛毅仁近聞斯蓋久始於君信方年
之微巳山之峻長佐風紀吏革民巽障瀾於潰
鼓焰於燼歷難弗回道遠彌迅位雖末究隱其
巨鉅逮夫冠豸舍生義徇孰虎孰狼孰爲國蠹
孰蟊孰蠈孰爲民疾角之掎之使不能陳坑之
火之務絶其氿彼摧閭風膽摅于震曰户曰刑
肯綮迎刃若儀若曹甫飂而櫬謂禄蓋多胡不
屋潤謂年盖少世載厥問概其所獲造物非靳
我銘匪之昧者攸訓

大都路學録劉生墓誌銘

丞相掾劉君仲憲有子諱時豫生而慧悟既學
而師不煩覆誦五經如奔湍駛流無一語滯詩
若文清婉能道所欲言父甚異之嘗曰大吾宗
者他日將在此兒年十六其父携游京師晝薪

水夜詩書達旦凡父所嗜所需先意應不集仲憲素介特雖窮極不取一毫非義而時豫畜體其心有饋即迎門固謝若有所浼人以能子稱仲憲嘗因誨曰汝學毋事虛文女仕毋規近效學則必聖必賢治天下必農桑必學校舍此他圖誤身誤世職由乎此自是所聞所見日異而歲不同駸駸乎成德達才之域矣其年有司以秀異授大都路儒學學錄未上因幹蠱還家不幸以某年月日得疾卒衛輝之里第得年二十有七其父仲憲得訃走余哭曰吾平生厄窮百至晚而方有此息且敏學規行吾甚有所望焉吾不知何負於天遽使我罹茲孤苦若是乎如不爲吾兒銘則生者死者胥茹恨無涯矣余嘗多仲憲廉又相好甚遂爲銘曰

幼焉非常人以爲祥天以爲殃長而才俊人以爲慶天以爲病雖然在我者必求其脩在天者則不敢責其必全嗚呼所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者吾今有徵夫聖人之言

元故國子博士潘君墓誌銘

潘君諱宗佑字仲德濟南陽丘人其上世罹兵

燹譜逸不能遠系父彬由承務郎衛輝路總管府經歷載升嚴之純安甫上卒時君年十三居喪如成人既長痛蚤失所怙刻志問學斷以所業表見一世家故貧其氣恒振厲不以是苟一介之取至周急則揮所有若素饒者性且孤鯁惡聲無所容雖高明必反之在鄉里簡出寡交往吏有出其符鉤羅細故召辱衆中君庭立自明無少屈識者偉之未幾挈所著書見閣紀義一十卷來京師試諸貴游遂超授翰林國史院檢閱秩滿進編脩官於私發尤切嘗欲出位言天下事數爲所厚挽止於是又著遼金鑒略一十卷以洩所懷至大辛亥朝廷改紘詔選成均官屬授從仕郎國子博士與同官不相中竟以狷介致疾皇慶元年月正四日卒得年四十有二初寢疾偕翰林直學士元明善過而省問顧謂余二人寧正而塞毋不正而達若相勗求訣者觀是言則其平昔自持可知已比終遺語其子桂乃祖父四十四卒今我又不逮吾父命也汝其謁銘吾布孟友必能道吾素志雖夭猶壽也蓨浩聞而泣曰辱託如是其敢以不文辭

哉銘曰
昔我冠豸權倖嘗忤迫移禁林中彼蜚語闔院懔如齰舌傍覩君獨余白赤手暴虎烈若義之選懦汗雨友道以颺士氣攸鼓方遠其馳胡遽泉土吁今之人正鮮多嫵一有剛腸群噍族侮何天亦然質籲無所我銘有徵尚信終古

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柯君墓誌銘

君諱謙字自牧柯姓吳仲雍之苗裔有柯相柯盧因氏焉吳亡分仕南北連世有人宋熙寧間漳州通守曰仲常以救荒得民心嘗有鵲二棲其廳及去襄送數里蘇長公著於詩爲惠政所致高祖某號行二居士隱台山水間累聘不起世仰其高居士生文文生馨馨生采爲君之考嗜學任義節爲宋國學進士君其長子也幼精敏書一目輒復誦無隻字遺既長英爽而辯著述修整蔚然有前輩風追游京師諸名勝爭與推轂至元間江浙行省辟昌國州文學掾不就元貞初以翰林國史院檢閱官預修
世祖實錄書上將進等以大夫人吳氏老辭遂轉江浙儒學副提舉國制凡業儒者不隸之民而異其籍且復其更繇以示優尚時南紀多故防範未周征役蔓及學者寖致廢業君援
詔旨白行省遂復舊焉秩滿以大夫人寓錢唐年邁士思甚乃歸侍未幾授溫台檢校所大使便養也先職是者惟務贏入䏝商旅次骨君至悉除其苛德者甚衆至大改元陞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明典奮罰以仁厚率下初至州謂爲吏厭令疲氓孔多毋濫刑以重其困吏云無有君即詣獄驗狀果平反如干人上下皆愧請罪服是歲蝗傍州屬分地以捕君所分特甚度非民力可制乃詣后土祠禱曰吾與爾神共食茲土今蝗賊厥稼猶民只阻飢爾神亦將不利由吾所召則當罪加余獨不可使罰有衆苟不自我是神不能捍灾禦患尸此以苟血食神而若是謂之淫祠禮宜毀諸且蝗出其境延祐初陞承事郎饒州路餘干州判官未上制授江浙儒學提舉初學田所入制於有司職教者莫敢誰何家豪或席墟自殖不充則坐視士甚病焉君辨于朝有司始不能與又處州路學田如干爲僧據有數十年歷數校官無有一敢明者亦

聞而復之君曰
聖天子肇舉賓興嘉惠斯文甚至所司期毋上
負斯稱職已故所在教政胥著越二年江浙饑
台越尤劇行省奉制分遣使者以賑而遣君賑
台公帑不足勸富強毋蘊年彼素孰君名聞之
莫不竭歷施所有恐後傍郡介特無依流至台
者咸爲非分地不可濟君曰均爲黎獻嗷嗷若
此豈必吾治乃始救耶遂賑卹無所間其時江
浙貳師其緣歲侵崇利以濟欲撥台州路強假
富室錢巨萬計他郡多畏偪亡去吏秉以逞民
蕩業不能應君力發其奸奪還之民台賴以寧
其人竟以罪敗君祖塋在台之臨海樵蘇者過
而相戒曰毋牛羊是山其子嘗活吾台民若居
嘗謂人士自一命以上皆足行志第患自保之
心重耳故所歷厥聲籍籍其平居不爲無益事
見后進則勉以學稍成則延譽以奬其進初進
士公之違台也推其田廬族人兄弟而以清約
自居然未嘗一日有不足色娶古汴張氏子男
三九齡九域九思以延祐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卒於杭之僦居享年六十有九其孤九思由揩

故參知政事姚天福家過余泣曰先君平昔辱
公爲知己不肖孤又辱愛焉是再世之契也先
君遺善一二在人若非公爲紀尚誰託哉余諾
其言廼爲銘曰
幼而多知長而多奇居家以孝讓著行莅官以
忠義自期惜乎淹外而不大展其所見於世者
止斯我述銘詩用發未施尚千百年過者式之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表

辭聘侍親表 移山東憲司進奏

維天曆二年月正吉日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臣張某謹熏沐稽首敬奉表

皇帝陛下臣聞君猶天也其對越之嚴靡容毫髮有僞詩曰惟皇上帝臨下有赫蓋言天監昭明無隱而不燭也欽惟

皇帝陛下聖聰天縱好古隆文入正宸極神人胥贊克清國難曾不逾時所恨臣某誕際休明寖及衰暮重以每年喜懼兄弟獨無日者伏蒙

有 旨特除臣翰林侍讀學士尋用臺薦又除西臺御史中丞臣某有何勳閥行能兩日之間疊膺二品清要之職撫心自省感愧交集不及此時具陳其愚將恐厥任弗荷自貽伊戚伏念臣某甫出弱冠所學未貫恪遵父命黽勉仕途降志趨榮以爲親喜幸無顛躓歷座省臺聞有所爲寔出往替或者因指爲能每自反觀甚弗安也夫士固有偶爾致名夷考其實則空空無有者臣某性闇我

世祖皇帝興師伐宋兵駐襄樊衆方習武一校獨燒鐺作食倏報冦至即倉皇覆實穿鐺耳以懸馬後鐺尚焦熾烙馬馬奔徑突而前冦爲披靡主將壯其驍勇拔之行伍超授以官臣之才名誠不異彼今若羞於自白萬一再誅戰勳則臣前日僥倖所獲者必將死裂不能有存矣所以自臣先父違世泯迹於仕甘老雲莊垂歷十年凡七承

召命然迄不敢貪榮冒昧一起者其故職此茲者 朝政鼎新賢能彙進憲臺遣使馳報令除

橫披

龍光遂思自奮政使身名或隕不失爲忠擬於當月二十四日就路臣母開行執臣之手且泣且言我年迫八旬汝髮亦素此別之後再見無期因感寢疾見臣輒泣臣陽言不往連曰汝已屬官汝已屬官使臣進止兩難委質無所欲不告而去則懼得罪於親欲中輟其行則懼獲罪於 上君親皆重既懼既悲二罪曷任若肩萬鈞因憶晉溫嶠有行力爲其母挽止太眞不留斷袖而去臣欲效之慮其先行 古語子行千里母行萬里 又

所不忍洪惟
皇帝陛下以孝友爲治其極功至德輝光古今
黄屋無心於斯尤著自今以始臣知世道隆
皇圖永固中外臣民必有安分以甘菽水之懽
悔訟以熟墳典之好者翕然假風雲從而雨化
矣且前代帝王曲全人子爲親之心者諸方冊
千古一轍伏惟
皇帝陛下憐臣母老憫臣身孤有臣之言繫矜臣
才拙姑如所懇以紓母憂或准六十致事以彰
禮經親年八十一子不從政之義則老母洎臣
其仰荷
殊恩其視古之寵錫魚軒一日九遷者殆無以
異矣臣某負知
九重罪當萬死故不敢循例至堂請借其表闕官猾
天威無任惶恐戰越待罪之至某官臣某頓首
昧死謹言

傳

驛卒佟鎖住傳

閭閻京師編民男女之未年者因事而出多爲
奸民所掠或女脅爲婢子僱爲奴不然則載
之遐徼殊域若遼海若朔漠易羊馬牛駝以規
贏入幸而敗者常少不幸而轉市互鬻使其父
子昆弟夫女死生不相聞者比比有焉嗚呼華
穀之下習俗若此豈不爲大異事哉延祐丁巳
春余以公難館興和者凡卅月驛卒有佟鎖住
爲余言本江西泰和人七歲時與群兒戲里中
爲過騎掠之而北凡渡水三踰嶺不知其幾而
至興和驛者因飲於市遂命我給事其家酤者
一日眇劉姓時閻知貿我於彼以幸見留即不
辨居數月眇者令我隨駝駟者數人徼所負行
二日無所得第云所居尚遠至則畀汝還邑眇
若又陰貨我關上俗奴亡而獲者必鉗而黥之
用是佯以去故事漸爲喜所過皆顛山無城郭
居民少陰即風雪不可刑人以遊畜多寡爲富
貧所衣皆皮毳所食唯酮及畝無菽粟帛以
氊爲屋狀而居主人以察罕名我且授皮衣一
襲羊二千餘頭命服而牧之且戒曰羊有瘠若
傷者逸者無故物故若必汝撻距鄰地二十里
每出必負鍬約他牧偕行不然則迷不能返羊
合萬餘他畜稱是非高而望彌川亘野若雲露

四敷群皆淆焉不能別甚憂且恐他牧曰汝勿怖歸則自相交矣及暮果然乃復舊閭同牧者十數輩皆中國良家子爲奸民所販至此因自思遠鄉井去父母親戚陸沉殊域奴傭於人非我獨也自是始少安焉一日吾羊寢山麓有牛百餘自絕頂奔飲于溪羊不及避而躪死十數意其不免遂委衆於山以遯追者决意亡去時年十有六矣頗健於行始日百里數日二百或三百惟南其嚮飢則嚙野蔬求飲夜則視官廬有燈火者往宿焉有問則以蕃言答之故無所疑訝者會值使者具詰所從來遂跪語其故意若見憐乃輟一騎乘我始復至此因走白官即論眇者以法而隸我於驛中今年餘於此矣余聞惻然曰我將復若閭里與汝父母兄弟相見何如乃叩頭泣曰固所願也即今有司移文傍近給衣糧護送其鄉於戲天下似此者何限庸能盡使還余若此亦耶盖聞古者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各設長胥師正等使之相賙相保盖所以幾奸民而防不虞也故力正嬌誣者禁焉橫行徑踰者禁焉淫怠奇衺者禁焉行作不時不物者禁焉况保息之制六而慈幼居其一自生齒以上皆書于板司民氏掌之以恤孤終於斯時也使有奸民亦無所寘其手故下之所以事上者靡微不綦此無他保之不失其所而已矣又聞古者國有飢民則人主不殽有凍民則人主不裘受計報登則人主親拜其板民之重如此由秦毀先王之制官與民判焉不相預甚則聽其自生自強自弱自仁自鄙自壽自夭名置侯牧貧與無均又措以爲侵牟奉巳之資者總總也嗚呼欲其父子相安昆弟親戚閭里相愛益力以事其上得乎夫京師天下之本此焉若是邇遠可知伏自

聖天子肇臨四海仁萬物如天慈吾民不翅其子是惟弗知知則必詔有司以嚴其禁故余爲傳其事并及古者安民之法庶使當路者得以

上聞或於治理有裨萬一焉

節婦鄒氏傳

節婦鄒氏者户部主事趙君子開之繼室也世爲蘄郡人父竇叔嘗尹博平寓京師有年時翰

林侍讀學士西皐趙公之子野爲户部主事亡儷久未有繼或謂梛氏女可其父以西皐耆儒子又朝廷知名士聞媒介及之卽諾焉不辭納采已西皐寢疾其父命梛氏視湯液未幾西皐卒其孤野護喪歸殯長淸既殯而子開亦寢疾亟遣人如京師逆梛氏歸半途而子開以訃聞至爲服哭盡哀將廬墓側親族不可遂喪於家頃之其兄從京師來欲召歸使再嫁其族恐將徼之梛曰是在我奚恐爲於是其兄兄曰吾不汝忍負將圖汝安汝如我違是汝自取凍餓也

梛曰業已歸趙氏雖未及合卺夫婦之禮已定且凍餓與否是盖有命豈再嫁再醮所能免耶兄灼其不可欲去閱數月偕其弟復來梛氏辭益峻至閉户與之語逾年其父卒繼而母亦卒其兄卽以訃召梛氏來會葬欲因留不遣梛氏泫然泣曰人莫親父母妾既不幸望門而夫沒萬一由此不克反是重妾不幸也况我婦人且寡禮無外事無乃爲位哭之遂不往日率僮婢緝生理雖隣婦里嫗亦不以接夙感氣疾每發卽呻吟連日闔家不忍聞欲謁醫治之梛曰妾

聞婦人寡者爲未亡人我年二十六歸趙氏今已半百天若我憐得死此疾寔莫大幸奚醫爲此盖子開前妻兄陳公約爲余所言者嗚呼崔道湮俗潰倫理日微臣弗知所以臣婦不知所以婦　而合心離生從死背者比比是一有毅然秉忠執義矯矯不可奪者其爲薄俗之勸不既多乎且臣之徇其君者以嘗服其事也妻之徇其夫若以嘗偶其體也今梛氏與其夫言未嘗相接也面未嘗相見也患難未嘗同而恩惠未嘗及也然則徇夫之志果何從生哉蓋天

壤間所以洞金石格鬼神者無他信義而已矣知信義爲重則凡天下之物擧不能搖其心否雖一語之甘一惠之利亦必從而靡矣嗚呼是道也慧男子有所不逮曾謂婦人能爾耶大抵及其弊卽不敢有其身不必恩惠及也入其門則不敢辭其難不必語言託也自古以忠誼襮世者其處心大槩若此所以歷世愈久而人之仰之北斗其高而泰山其峻也河漢無極而日星之求輝也彼剖心析肝指生死無他適一旦値不測挈夫所有冒辱蒙詬惟欲是濟者以梛

氏概之爲何如哉吾嘗承乏太史氏紀人之善是固其職故博其事以爲天下婦人楷式云

書

上董中丞書 時年二十七臺掾蕭閒居

蓋聞中外之官莫要於風憲亦莫難於風憲民瘼有所未聞國政有所不知奸惡有所不白設風憲之官使言之茲非其要歟其言也及大臣則大臣待罪及天子則天子改容聽而信從則留違而不信不從則潔身納屨而去茲非其難歟往者博陵公以博擊之才挾敢言之氣歷事

兩朝其事功韡然至今表表在人耳目然爲小人中傷者凡四五頼

主上聖明克終厥職崔之後持斡先朝舊臣平章軍國公不忽木以領之蓋中丞三品官耳今乃屬之宰相則其要且難又非前日之比矣夫軍國爲人詳愼儒雅動持大體而不輕於糾彈譬古之良醫其治疾不專伐其邪惟以滋榮元氣爲本切嘗合二公論之其任斯職也均爲得體非崔之嚴人不知臺憲之爲重非軍國之雅人不知臺憲之爲尊昔郭子儀將河南之軍簡銳令擯斥候人未嘗以爲緩及李光弼代之不一日斬張用濟於轅門而人亦未嘗以爲殘何則勲之胥得其道故也明公忠勲累世蔚爲中朝故劔大臣之家而又重以力量才猷足以壓服衆望頃因中司缺員中外一辭皆曰非閣下莫宜繼二公者旣而

詔下果然廢樞府之有別奏又奉

特命以止之予以見

聖上知人之明圖治之切眷顧世臣之重而專風憲之寄也如此爲人臣者當何如哉走也才

綿德凉不足以知當世之務自吏風憲迨今四閱寒暑其間失得頗嘗究之以意不衆同未嘗敢輕出諸口前年因友人元復初得以瞻拜眉宇而明公破城府略崗爵握手如平生歡每退輒自感激且慚無以報効茲因明公晋居風憲凡僕曩昔所懷者願由此以效一得焉伏自

世祖皇帝肇立御史臺迨今三十餘年矣其間一隆一替一伸一屈理所不無然其所以爲臺者則自若也蓋自昔立法其始也人莫不知懼及其久則亦莫不狎而玩焉善守法者逆知其

然則必有時而振作之使玩者變而爲惧惧者
化之而至不敢犯然又不可以常常然也今夫
人之所以怖雷霆者以其有時而震也設使轟
轟轟焉日夜以警衆則人將視以爲常而彼爲雷
霆者則亦無以取懼於人矣法之於人奚以異
此僕見今之莅官者類皆因仍歲月不力於政
雖任風憲者亦莫不然此其故盖以法之與人
日疎以遠而人久而自不知其流而至於忘法
也自非有以大警聳之未易善其後今莫若因
閤下執憲之初以

世祖皇帝肇立御史臺之意
上前申明敷奏期於必行仍分使諸道以戒飭
之俾中外百司曉然知
上所以任公之意顧不偉歟且公先任行省而
省務再新次任行臺而臺綱具舉後　召入樞
府而故奸宿弊爲之一空盖其英聲茂績上以
結主知下以孚於人也久但明公挈其要撮之
不必曳据斷鞅而海內之人固㑹緊然而耳目
新薾然而膽氣奪矣過玆以往其有黷財紊政
循默不勝事與夫絶　私徇公者無問近遠強弱

選其尤者而賞罰之以示懲勸如此則號令肅
而教化行積習除而紀綱立矣且人臣獻言於
君也不可專恃口吻之辨自昔固有直其辭
而不從婉其言而欣然見納者其故何哉誠與
不誠而已矣傳有之未有至誠而不動者程夫
子每當奏見則必齊戒而後入蓋不敢浮辭說
其君而蘇老泉論諫乃欲以蘇張譎詐險詖之
言必其君之從已是豈事上之道哉況臺官所
陳又非他司之比輕則奪人之爵重則戕人之
生又重則迴雷霆之威而挽江河之決苟不以

誠將之一有所窒則其所係豈淺淺哉且執法
之官人好之者少惡之者多無事尚且吹毛求
疵幸其有失而持以藉口安可不慮於意外以
中奸人之計乎以向日監察御史觀之可知已
時有二人不稱　伏惟
聖上臨御以來宵衣旰食日圖善治無遠而不
燭其渴於求賢敏於從諫三代聖王殆無以過
而於臺察尤倚注焉彼當路者誠能孜孜爲國
隨所宜而匡救之則雍熙之俗有不難致其營
謂士之處世苟有心於澤民利物則當竭其職

分而不容毫髮之遺若偃偃焉無意爲之則當
振衣山林亦不失爲高尚之士畏首畏尾豈士
君子之所貴哉僕也位卑言高諒無逃乎僭越
之責然天下之善一也已不能行而與能者行
之固不必自己出也夫以明公之賢古今事體
無不悉見尚奚須此區區之論抑聞水之細者
江海資其深材之微者棟梁儗其峻芻蕘之言
聖賢取之以成其治傳曰愚者千慮或有一得
惟閤下恕其狂斐而亮其固陋之誠以賜采覽
焉幸甚千冒鈞嚴無任待罪之至

疏

諫燈山疏

至治元年正月初七日太中大夫叅議中書省
事臣張養浩謹齋沐信宿頓首百拜昧死實封
獻書于
皇帝陛下伏念臣養浩才行無奇竊食於官殆
三十年矣每愧出仕明時無有寸報兹蓋伏遇
皇帝陛下英明仁孝自登
大位近除凶慝遠鎮邊荒親祀
祖宗溥恩黎庶薄海内外爲臣爲民者無不懽
忻踴躍以爲
世祖規模復見今日而
陛下又頒詔旨凡百政務一遵
世祖皇帝舊制爲臣民者愈益懽忻思覩治化
臣養浩近聞一事不無所疑欲默不言受
國厚恩有所不忍欲言恐　天威一震勢無生
全然人臣事君寧坐犯　顔不敢緘默外人皆
曰今歲正月十五夜
聖上欲於宫中結綺爲山樹燈其上盛陳諸戲
以爲娛樂臣養浩初聞其事意謂妄傳豈有

萬乘英明仁孝之君臨御之初而肯爲此浮華
無益之事既而質諸近侍頗以爲然臣養浩不
敢遠引古昔欲惟我
世祖皇帝在位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雖市井之
間燈火亦禁蓋
聖人之心所慮者遠所防者深況宫掖之嚴尤
當戒慎往歲
曲律皇帝由輔導非人剏搆燈山喧閧數夕迄
今中外百官嗟惜不已雖取樂於一時而史冊
書之適足爲大不樂於千載臣養浩於今月初

六日啓言此意於左丞相拜住丞相第曰已知
臣養浩不勝慺慺螻蟻之誠塵瀆
天顏僭陳所見伏願
皇帝陛下以
世祖皇帝崇儉慮遠爲法以
曲律皇帝喜奢樂近爲戒寢其燈宴止其所爲
之山臣養浩雖獲罪
聖明而於平昔報國之心庶少白今日矣其從
與否伏乞
聖鑒臣養浩俯伏玉階罪當萬死誠惶誠懼頓

首謹言

西臺上王者無私疏 容內臺聞奏

臣某伏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
者無私恩又聞聖人謂大哉堯之爲君維天爲
大唯堯則之蓋堯之所以能則天而爲君者其
道無他至公無私而已矣夫名爵賞罰天下之
公器所以奔走豪傑懲勸臣下初非爲人主喜
怒之資而設也如欲賞一人則當詢諸省臺若
省臺以爲可賞然後賞之是慶賞無所私也如
欲罰一人亦當詢諸省臺若省臺以爲可罰然
後罰之是刑威無所私也夫賞無所私雖至舊
至親若不敢妄有所祈罰無所私雖至愛至狎
若不容少有所貸三代有國家所以享祚綿遠
垂拱無爲而天下乂安者其道由此欽惟
皇帝陛下寬仁大度早歷艱難天視民懷迄復
于今龍飛伊始願
陛下恒思得之之難與天下從新更始萬幾之
來稽諸
祖宗成憲而
陛下應之以無心處之以無職毋因怒而輒刑

人於市朝毋因喜而輒加官於左右凡進諫者
皆爲
主盡忠之人願自
陛下爲始勿加誅戮以彰聖明傳之萬世子孫
永爲家法夫賞善罰惡國之大柄此而公當
帝王之能事畢矣畢職承乏臺官不避斧鉞謹
言如右

露布

擬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破黃巢露布

臣聞王者之兵若時雨所向者俱荷來蘇人主

之威猶雷霆乎若無不摧滅矧茲鼎革敢犯
龍廷果兵出而有名將賊亡之無日恭惟
尊號陛下茂昭文武誕受天休屈群策於帷幄
之間運四封於掌股之上其或不率在所必誅
雖日月所弗臨亦梯航之相繼賊臣黃巢者麻
漏小豎磨牙大斤恃其吞噬之雄肆厥飛揚之
志橫行郡國汙我衣冠毒焰延灼于下民醜德
升聞於上帝初無挐瓣之智每懷問鼎之心非
朝廷駕馭之乖方實鬼神使令其如此不盈其
惡曷殄厥軀臣克用等指彼內殘奮揚义烈挾
長風而破鯨浪未足喻其發機哉烈火以燎鴻
毛不足擬其乘勢四岳以之而震蕩一光於是
乎晦冥期欲一平誓不兩立轍亂旗靡競曳兵
弃甲而奔巧撥矢鈎戚裂帛罷瘵而走伏尸蔽
野流血殷渠破竹之勢已成拒轍之心猶熾彼
謂乘間抵隙可狙擊而成功孰知日午至晡反
狼狽而敗績彼黃巢者零丁獨竄顛仆無歸拉
泱向天甚項羽烏江之窘投身失地劇曹瞞赤
壁之危計莫能施生遂自刎臣等叨司戎律阻
守雄藩顧茲羣醜之勲要出聖明之力獻俘太
室拓境明時三箭而定天山已復禹州之疆宇
一鼓而空醜類載瞻唐德之輝光臣等無任慶
快激切屏營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操

哀流民操

哀哉流民爲鬼非鬼爲人非人哀哉流民男子
無縕袍婦女無完裾哀哉流民剝樹食其皮掘
草食其根哀哉流民晝行絕煙火夜宿依星辰
哀哉流民父不子厥子子不親厥親哀哉流民
言辭不忍聽號哭不忍聞哀哉流民朝不敢保
夕暮不敢保晨哀哉流民欲回不能復欲前不
能奔哀哉流民死者已蒲路生者鬼與隣哀哉
流民一女易斗米一兒錢數文哀哉流民甚至
不得將割愛委路塵哀哉流民何時天雨粟使
汝俱安存哀哉流民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文

堂邑祈雨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承務郎堂邑縣尹燕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神之靈某祗受天子命出尹于此未及其境夙夜以思幼而讀書長得百里之地而治之是惟無爲爲則何政不可行何德不可積何人不可澤上不負國中不負親下不負所學奉職以來即潔躬齋居屏遠聲色心欲與古之滅火反風蝗不入境政如神明者並驅爭先此其素心而天地鬼神所照臨者也未及數月值旱暵不雨民頗爲憂切自謂以某之心齋潔之降必在旦暮今既旬浹而亢陽如故將以惠民而神不隨將以報國而神不與抑不知某何以得罪於神而斬焉無所感格如是耶且厥今之制昭昭者責之於吏冥冥者託之於神所以 詔書每下自古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名山大川凡血食於郡國者未嘗不懇懇及之非徒美觀聽爲虛文蓋以贊治道福民生成歲事冀有望於爾神也神不見答豈惟負國抑亦負民豈惟負民抑亦負某此來爲國爲民之心使縣尹貪庸鄙猥神之不見亮也固宜苟爲不爾神必有以處之矣尚饗

謝雨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謝于某神之靈某性識愚暗溺於古而不通於今學於民而不信於神向以旱故輒以狂直之文有凟于祠下將謂神必見怒孥以灾不意奠拜之明日甫交二鼓陰雲四合自昧爽至午後不風不雷既沾既渥闔縣耆老皆歸功某尹夫尹恃神以濟其不及者也其敢貪厥成功以自重其曠職之罪哉謹躬詣拜嘉伏惟尚饗

祭姚牧菴先生文

嗚呼維斯文之宗伯曠百祀而一人方元精之孕秀光岳瀆而不神既培埴之伊孚又煦濡之孔仁及炳炳以瑞世衆嘖嘖以獻何造就之良貺而一旦失於逡巡也嗚呼維公文由天得不踵故蹊縱橫操舍舉自己爲筆未及落而氣已馳當其實之筵而酒之洽也人第見顒卬居

中而肅傲殊不知日光玉潔之思已隱隱乎睫
眉由神變之巨測故愈出而愈奇小能使之磅
礴巨或納於毫釐玄則伏於未眹明則躍乎無
涯彼江漢之滔滔與嵩華之巍巍雖交梗于前
路而足之所到莫不劃然自闢而失其深危焉
難耶則無樊宗師之深澁爲易耶豪放抗衡於
坡老正大並轡乎昌黎而跬行獨影傚步[illegible]
柔筋脆骨賦理織肌若見之宜其笑發於坐井
嘆興於向若面聲其削鑢背非其瑕疵而泣膛
后塵而莫之追也嗚呼其尤可偉者不權之阿
弗勢而移遷有論若屹無詭隨或從當時之捐或
金石之堅哀其賢則幾若尊而死若昭於後誅
其倭則榮若愿而生若耳於時古所謂表章述
者復奚惡而觀夫靈明之境湛乎其不波合弘
之度廓乎其無飾隆於風節捽於倫彝於功名
而無意於居處富貴而惟道之怡其待聞也如
響其好施也若遺雖牛童與馬走無不道其姓
字而識其容儀衣紫雲兮溺樹佩明月兮陸離
驂鸞鶴兮周章邀雲漢兮委蛇封君擁節以先
導列侯庭侯以帚持席屢前於宜室安母侍於
瑤池惟其名之太盛遂致巧言乘間奪朱亂雅
搆漂山之謗而磨平準之碑嗚呼僕初聞此且
訝且嗤欲爲廷辨計莫我施竟默默而坐視誠
有負公平昔國士之知也雖然夫文章天下公
器豈呫呫若得私今已不能兆乎月旦況千載
之可欺夫何損於落落祗自昭其蚩蚩於戲蓋
嘗考夫士君子之賢佞惟進退爲可窺苟於焉
有衡德雖盧文其何裨初
令甲之府儀也授公太子少傅而不拜在他人
則闖然驕意之不暇而公乃懼焉以增悲曰吾
世父所逮逮羌何行而及茲 乃重闢而稱異
百辟以爲頌咨使區區毀方僞遵者皴顏學於
十之甲党特可爲將來之範而當世之師也哉
如走者滔昧於進辭拙於攜夫何有能獨蒙見
推搢紳宜杉挎鐗陛疵胯章再三必用是翹顧
公拘買之如許於吾輩乎奚取則其推轂后進
之雅量又非今士之可髣始翻訓音忽忽以疑
詛有顏如渥丹之懿偕蒲鄉而先蕤忽以出於
多口因復傷士風之日澆適乎得真於門客於
乎何天不斯文之祚而竟使哲人之萎耶或以

爲年及則世之齯齒台背猶矍鑠若何限而於
大賢乃獨嗇其期頤黴帝閽兮幽遠徒反袂以
漣洏於乎昔公無恙爲世珍兮今公云亡孰柄
文兮自京之別三閱春兮茲夕何夕遽求分兮
蹇孰余開懦孰振兮宵焉玄宮無復晨兮如其
可贖人百身兮求而弗得號弗聞兮詞忘其蕪
尚鑒情之眞兮於乎哀哉尚饗

綽然亭上梁文

常慕陶而未遂久夢清泉白石之思不待年而
遽歸巳眞皂蓋朱幡之慮必功成而始去恐時
失而莫追閒從休官用期寡過伏念某風非閑
閱雅擅經綸玄裳豈類乎乘軒赬尾本期於縱
壑偶操刀於外邑俄持斧於中臺抗言幾血於
虎牙班筆復塵於螭首在棘闈而兩叨貢舉入
蘭省而三預賛襄簿書身倦於奔馳期會耳煩
於呼叱五更待漏遙瞻兔魄於璇霄一疏論燈
誤得驪珠於滄海衆皆遐蹤其忠藎已獨自悔
其狂愚雖蒙鈇鉞之寬貸出神明之祐幸今完
辭理合廻軸王夷甫宦情之無哂清談之多覺
錢若水急流而退嘆奇節之鮮儔非有心敢擬
乎名賢固無技可呈於治世疇昔之捧檄非訹
而今之稅駕何疑人謂歐陽公踐言之遲我喜
陶弘景掛冠之早爰於別墅搆斯亭適當華
鵲之衝無有泉石之勝兮叢錯綉繞風煙移搨
而觀老尾傾銀掬水月洗觴而飲於心足矣何
福如焉昌晚景於桑榆傲歲寒於松栢一莖煙
雨絕無塵亮之塵四面雲山盡是王維之筆或
天游於汗漫或雲卧於荒寒或散髮以弄偏舟
或披襟而坐茂樹或投轄以留飲或臨池以學
書或倚節而聽猿嘯或投芥以命鶴舞或弦誦
以敎子或吐納以學仙或細歌賓客之前或長
嘯煙霞之表惟日不足其樂無涯一壑一丘聊
以償半生之苦五年五詔將何報
九重之知仰架脩梁俯陳善禱

東繞屋煙嵐萬玉峯莫道歸來無用處也能
　蕃頌效華封

南林彩影山光水倒涵一自角巾還第後懶將
　心事向人談

西竹塢蓮塘接稻畦榮辱從今都識破不須
　鵬鷃校高低

北郊原處處皆春色牧童也識太平僮將日
一聲牛背笛
上朝暮雲煙千萬狀紅塵不到笑談邊何處
人間有蓬閬
下世累而今都不挂閑來底處用吾心看水
看山仍看稼
伏願上梁之後神人胥悅物我皆春書添架上
之芸香酒溢床頭之松乳佳客常盈於座榻好
山永對乎軒楹居畎畝而遺安竊比襄陽之隱
士處巖穴而索價不爲少室之山人

西華嶽廟祈雨文

維天曆二年三月戊午朔越廿有九日乙酉陝
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張某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敢昭告于
金天大利順聖帝之靈某幼讀古人書欽聞明
神獨尊西土歷代祈禱靈應赫然則神之得名
於世者舊矣不虞衰暮茲因游宦始獲仰止下
風然不幸屬民多艱流亡强半餓而死者相枕
于途今將首夏尚爾亢旱如故某雖叨縻行臺
實悲實懼使某平昔素無爲國爲民之心重以
貪殘邪僻神不見恤則固其宜萬一少有可取
則神亦安能漠然坐視不爲動乎中也伏望垂
鑒愚悃少沛甘澍使民回生意歲秋有期則神
之血食古今者爲不誣矣倘不見與則某惟有
省愆待罪日拜神前必待示其不見荅之由然
後退尚享是月[illegible]日[illegible]不雨五日再以文禱之

西華嶽廟催雨文

維天曆二年三月戊午朔越三十日丁亥西臺
御史中丞張某昨以歲旱民亡比屋病疫謹齋
沐於二十九日早衆所雨澤于
金天帝君之前黎明雲氣四集川岳之形皆爲
貝晦私切甚喜以爲明神見憐甘霖之來可跂
而待不圖爲風所梗旋致歇然伏念某爲西臺
之官帝爲西土之神今歲旱如是民隱如是臣
雖未上胡寧彼忘不神之禱尚誰禱哉况神令
一出闔境之內何靈不隨非勢窮事迫臣亦何
敢不知忌諱連日再瀆惟神有以哀其愚而終
惠之則某雖旅困于途敢不重報尚享

爲民病疫告斗文

維天曆二年六月某日資善大夫陝西諸道行

御史臺御史中丞張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敢昭告于
北極玄武之神惟神斟酌元氣標准衆星運行四時贊成天道凡沴疫不正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若屛而去之是固其職今三輔之民自春徂夏由病疫而死者殆數萬計哀哭里巷月無虛日使彼有罪已盈其罰伏望明神降令咸加寬宥杜其禍源開以生路滌之以甘雨蕩之以祥飈使人蒙休嘉物遂生息某等雖備員西臺亦或少紓厥責凡此者無非神之惠也尚饗

祭李宣使文

維天曆二年六月丁亥朔越七日癸巳資善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張希孟謹遣令史賈仲幹等以清酌之奠致祭故西臺宣使李生之靈嗚呼人之壽夭皆所素定但行不愧心順守其正年雖不遐其流聲於人則無窮也今年二月余自歴下之官西臺舟次安山而生乘傳來迎且拜且言馳至長清閘公由水而西所以追及於此乃獲瞻拜余見其端確卑慎勞慰父之時訪西事應對甚悉凡所經過傳送供帳輒先告集余第受鞭而馳舍策而閱實然不知身之爲客而道路之爲脩阻也路出河南流民寢遇抵新安硤石則縱橫山谷鵠形菜色殊不類人死者枕藉臭聞數里余即命生躬督主者坎而瘞之余年六十生長齊魯富庶之鄉饑莩流民雖未嘗見一旦遇之心酸鼻辛不覺淚之交頤生見余哀往往先路而行揮使避之民不循途多致顛沛仆后余雖悲不使生見之而生亦不知余心之爲益哀也行次華陰宿於岳祠時旱暵甚久遂爲文禱之文詞甚悲禱之夕余自讀其文讀至悲所不覺失聲生與一二道流亦皆哽噎余欲駐車祠下雨然後去生跽而言公爲民之心神已洞鑒必雨乃去無乃偪神太甚況公家有老母萬一因是致疾是公爲民而不爲母也余瞿然輟哀謝之即趣其行至華州雨連夜不止詰旦命生市羊一豕一反而謝之比回余已視臺印矣每出閣生必騎隨見流民與寢遇無異於是余又悲欲命有司爲粥食之皆曰粥誠一設飢民必四遠而至后或不給奈彼衆何余曰若然則將聽其死歟余遂出

私鏹若干令有司詭為鬻粥者凡三處食之命
生往來覆視民稍寧息后又患庫錢細民艱於
交易又命生監出幾其為奸不時給者庫各一
啓病民雲簇生資稟素薄其毒惡之氣乘之而
入遂感成疾凡更數醫迄不能起嗚呼慟哉生
有父令為河南省都事余都事右司時嘗與共
事侃侃和易人也頃走書安西懇余指示提誨
令而若是將何辭以復其父乎夫生之所以得
是疾者實由余救民心銳以生勤不憚勞故每
事命之初不期生竟以是而不壽也然則生之
死非其命然耶其因余責頻任數而然耶嗚呼
聞生有弟年踰冠矣余哀生之沒於官事將令
其弟復為宣使以慰生之不幸以贖余之所失
以足生未遂之心以終其父相倚託之意若然
又未知生知乎否乎為有憾乎為無憾乎嗚呼
哀哉尚享

詞

唐承旨哀詞

往游故辯章靜德康公門闓翰林承旨學士唐
公德若望籍甚蓋二公道合氣同尉為當代名
勝士被接納有不翅龍門登而萬户封者走時
年二十有四一見略齒爵禮袁賓主其引重後
學不獨於余為然大德四年夏四月靜德公卒
明年秋八月公卒嗚呼何天不福斯文使二賢
相繼去世亟耶維公姿字魁秀襟量豁如始仕
人以宰輔期之歷官右司郎中工部尚書翰林
學士承旨政聲風節表表一時其家居琴書左
右泊然與白屋士埒事母孝與朋友義以誠雖
稠人廣坐從容應酬靡不心沃充恬於權勢人
有幼而相好長登台鼎者雖數相過亦不一造
門少答闕歷數年終不以進取縈懷然淡著恒
以不肯柄用為恨走嘗傳聞公長右司時或告
中書誤釋一囚
世祖怒甚寘偽詰之吏抱按不知所出遂告急
公初公以疾在告未嘗署其按公即援筆補之
行且曰不誤毋恐入見具本末敷奏
天威遂霽後吏白於廷中外嗟異迄今以為盛
談嗚呼人固有一言可見平生大節亦有坐一
事軒輊終身不克伸者是殆難以幸不幸論也
令人疾吏弊防欺如鬼蜮察具求署筆蘄蘄不

肯下駁至再至三屢後連已故爲淡墨際紙細書異日久漫滅不可復識認又有值敗取梭爪其畫者政使無悞且迎合附會曲爲之微翊肯明其誣代其辨復補署其銜者哉蓋嘗謂是論公使其進登廊廟其不爲公孫弘之阿旨矣隋蘇味道之模稜兩端也審矣古人謂細事如此大亦宜然惜乎天不俾余言之效於世也公諱仁祖字壽卿畏吾人其履歷之詳見參議𢇁山王公墓誌詞曰

穹壤間正大氣生才發於德尚非其人巧衆褱取亦弗克於鍊我公量宏學博德崇猶趑仕卓然人謂他年秉鈞必歷三顯官身同寒士見氷櫱下交不瀆應酬雍容俯仰或彼貴而頗規且逃之翔肯即或舍或庸略不介懷惟自得義是兩晉代吏辨誣義形色胃厥雷霆一語回天汗羣辟有羌如斯澄不以年止半百使大厥施溥俗可還令可革謂天漠如倒稇畀人曾弗惜謂天曒如奚獨於賢乃爾嗇嶮玾孰凡非始今焉來自昔我挽以詞九京之憾庶少釋

吳道源哀詞

天之於人侈其才嗇之於壽是理之不可曉也尚矣疇仕京師後學穎異者亦屢見之然未幾則皆相繼夭殁爲天媢疾耶必不生之矣生之而又才之是天有意於成也然而卒不年之豈彼所稟過清且靈勢固不能久歟抑其命已乎是雖造物亦不能續而延之歟於戲此余所以於吳生道源之卒重有所哀也夫生濟南人名濟字道源余所命也蚤失父隨母氏及二弟居性莊重寡言笑持身稜稜有風岸恒欲以道德文學自樹于世嘗游京者四年歸而其學大進由讀書忘劬勚得疢疾或勸其已而從退而益力然其病有時而差有時而劇余自謝仕居鵲華山閒來從予游時與之論經談道及商歷代治亂人物臧否文章機杼工拙體裁高下靡不周徹問書所得語所見正是於余往往新奇覺出人遠甚心獨異之然以羸弱每令冥心靜坐或有編帙筆硯在前輒爲去之於是則專以守身事親相告語余嘗謂之人也使天假以年他日必能以所學名世蓋習見其立志高用心篤一切皆不凡近故也於戲詎意其竟坐是得疾

遂孤余之所望耶生自號方齋始以親故欲寓目場屋由有司小忤其意即怒不試後袖紙過綽然亭請余記其所謂方齋者切欲因是思有以鄭之未及而卒以疾未娶得年二十有七寔泰定丁卯二月二十四日也余惜其學不遂志才優而命嗇故爲詞哀之使刻石表諸墓庶少慰其不幸云其詞曰

維天生毓兮爲類孔庶尤物獨挺兮孰灼其故甘露慶雲兮曾不朝暮祥麟威鳳兮曠代靡遇猗嗟若人兮清淑攸聚超彼凡近兮高朗是騖牢籠元氣兮劇劃雲霧追琢風月兮虹霓爲馭吳回前茅兮祝融左拒望舒環侍兮豐隆訶護方爾馳翔兮胡圮中路無乃鬼神兮偕嫉之妬厥躬雖土兮神必天附意其仍僊兮八表容與有母慟絕兮有弟號慕桑里不相拚兮朋泣而賻矧余忝師兮於義有素一眄厭化兮涕泗交注文孰余彙兮道孰余輔心孰余知兮言孰余助緬惟有生兮莫匪朝露一氣屈信兮隨彼來去達人大觀兮天地皆寓壽爲彭篯兮夭亦奚惡一時或鬱兮百世斯著述此表隧兮尚慰泉下

贊

潘仲德畫像贊

士不患無文而患乎無氣行不病過方而病乎過圓嗚呼如吾仲德其氣軒然其守確然吐而爲文浩乎若不可禦之川家徒四壁而官止乎七品人見夫昂藏之狀於外負不啻猗頓之富而操孟之權其清斯水其在斯弦高峻嶷乎嵩嶽金石等其剛堅方圻文之有望竟以狷介而致不年此吾所以因其像表其心使夫阿匼媚世悻悻焉唯利之見者瞠後塵而不敢萬分一擬其賢也

寫真自贊

爲隱耶容貌不類乎山澤爲仕耶心志常存乎丘壑雖揚歷三十年而未嘗有一毫之利於家及其退而猶徉於深山之中亦猶前日之在臺閣出五旬而求閑近乎勇九七徵而不起類乎弱嗚呼如斯人者其殆知止知足以消白樂全已之天而無慕於世之名爵者耶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

經進牧民忠告

拜命第一　省己　率性之偏　戒貪　民職不宜泛授　觀己成事　以誠愛民則知無不及

命下之日則拊心自省有何勳閥行能膺茲異數苟要其廩祿假其威權惟濟己私靡恩報國天監伊邇於汝容夫受人之直而怠其工僭人爵而曠其事已則逸矣如公道何如百姓何

竊謂及物之心人孰無有第其才質強弱有所不同苟即其所短而痛自克治則官無難爲事無不集者矣弛緩克之以敏浮薄克之以莊率絡克之以詳煩苛克之以大體苟不度所任一循己性之偏而處之鮮有其不敗者古人佩弦若韋亦皆此意今人往往讀書無益涖官不才者皆由狃於習而不知痛自克諸故也

幅負之人罔計其衆有民有土爲數幾何惟首於蒸庶不爲世所詬病夫一身之微所享無幾于心溪壑適以自賊一或舉及上孤國恩中貽親辱下使鄉鄰朋友蒙詬包羞雖任累千金不足以償一夕縲絏之苦矣其戚於己敗曷若戒於未然嗟爾有官所宜共戒

今選官若大率重內輕外殊不知漢宣帝所以富民唐太宗致家給人足者由重牧民之長故也夫外官得人內雖失治不害其爲安外官非其人內雖云治而郡邑無不亂之理嗚呼牧守之所係者若此況焉而選懵焉而授者奚爲不是慮哉

赤子之生無有知識然母之者常先意得其所欲厥理無他誠焉而已矣盡誠生愛愛生智惟其誠故愛無不周惟其愛故智無有不及吏之於民與是奚異誠有子民之心則不患其才智無有矣

前輩謂吏人以法律爲師魏相所以望隆當時者漢家典故無不悉也凡學仕者經史之餘若國朝以來典章文物亦須條考詳閱一旦入官庶不爲俗吏所訂也

上任第二　事不預知難以應卒　受謁　治官如家　簾編　禁家人侵民　告諭

比次其境則路訪途詢民瘼輕重吏弊深淺前官良否強宗有無朝夕控訴之人多寡至則遂

居數舍召掌之者語其詳疏其槪先得其情迫
下車日叅考以斷若素無所備卒然至部聽訟
之際一語乖張則必貽笑闔境況民情易動尤
在厥初初焉無以厭服其心后雖有爲亦將弗
信故詩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然受其訟而
翌日理之亦可殆不宜輕率應答使士民失望
也
受請執事者黍謁不可嘿無一言第曰某有何
能誤蒙國恩託玆重寄肆臨乃境並荷汗顔跼
與諸公務廣澄心以弘至治汝如余遠則有常
憲非所敢私其務各欽爾司毋斁其情
治官如治家古人嘗有是訓矣竊謂一家之事
無緩急巨細爲之者皆所當知少不心及則爲
失治況牧民之長百責所叢若庠序傳置若廨
廥若囹圄若溝洫若橋障凡所當及者甚衆既
上私時度力弊者葺之汙者潔之堙者疏之缺
若完之指所無者增益之若曰彼之不修何預
我事瞬目瓜代自苦奚爲此念一萌則庶務從
而附矣前輩謂公家之務一毫不盡心即爲苟
祿可不式哉

昔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瘴者或釋之曰瘴
之爲害不特地有仕亦有焉急催暴斂剝下奉
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
之瘴也晨昏游宴公務廢弛此政事之瘴也侵
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攻金攻木崇
飾車服此工役之瘴也盛陳姬妾以娛聲色此
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靡間遠近民怨神怒無
恙者必族有疾者必死雖扁鵲治之亦不能差
昔劉元城先生處瘴海而神觀愈强是知地之
瘴者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者常在乎仕瘴處
彼而不慮此不亦左乎故余具載其言以爲挍
官懼遠避難者之戒
夫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大率皆由家人苦奢
好侈中既不給則其執必巧於求人縱其所親
或營利以侵民或因訟而納賄或名假貸或託
姻婭貿鬻微逐涌塞無禁以致動相掣肘威無
所施已雖日因民則曰痒比年以來坐是敗辱
者駢首儷踵嗚呼使其爲其妾而爲之則妻妾
不能救焉使其爲子孫而爲之則子孫不能救
焉使其爲朋友而爲之則朋友不能救焉等而

上之雖爲父母而父母亦不能救誠知其皆不能救乃若廉勤乃職而自爲乎蓋自爲雖閭閈恒若淡泊而其獲利則甚遠爲人雖喧譁群樂於暫而爲患於他日則無涯二者之間非深知真悟者未易與之語有官君子其審擇焉
故事牧民官旣上則必告於境內當祀之神宜因而以不賄自誓庶堅其向善之心爾後雖欲轉移亦必有所畏而不敢矣

聽訟第三

察情　弭訟　勿聽讒　親睦之訟宜緩　移聽
判問　待訴者勿使停留　會問訟言　民病如己病

人不能獨處必資衆以遂其生衆以相資此訟之所從生也故聖人作易以訟繼師其示警深矣夫善聽者先察其情欲察其情先審其辭其情直則辭直其情曲則辭曲政使強直其辭而其情則必自相矛盾從而詰之誠僞見矣周禮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大率不外乎此然聖人謂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蓋聽訟者折衷於已然苟公其心人皆可能無訟者救過於未然非以德化民者未易臻此嗚呼凡牧民者其勿恃其能聽訟爲自足也

起訟有原書訟牒者是已蓋蚩蚩之氓闇於刑憲書訟者誠能開以直枉曉以利害鮮有不愧服兩釋而退者惟其利於所獲含糊是非陽解而陰嗾左縱而右擒舞智弄民不厭不已所以啟令吏按情僞混殽莫之敢信職乎此也大抵一方之訟宜擇一二老成練事者書之或月比而季考酌其功過而示以賞罰若夫厭嘗假質鎖肩不切之訟聽其從宜諭遣如迷不復乃引而之官終無悛心律以三尺如此則訟原可清而民間澆薄之俗庶乎復歸於厚矣

夫健訟者理或不勝則往往誣其人嘗謗官長聽之者當平心易氣置謗言於事外惟覈其所告之實而遣之庶不墮奸民計中矣

親族相訟宜徐而不宜亟宜寬而不宜猛徐則或悟其非猛則益滋其惡第下鄉長諭之斯得體矣

世俗之情強多欺弱富多吞貧衆多暴寡在官者多陵無勢之人聽訟之際不可不察

走嘗使外所過見州縣待問者雲集其門切每病焉命一能吏簿其所告而日省之而日遣之

不旬浹則訟庭闃然矣
民之有訟如己有訟民之流亡如己流亡民在縲紲如己在縲紲民陷水火如己陷水火一切疾苦皆如己身當之雖欲因仍不可得矣
訟有相約而鬪者不可乘一時之忿擅加榜掠
若釋若道若兵卒諸不隸所部者是已
民有妖言惑衆者則當假以別罪罪之如有匿名騰謗諸詐僞書取而火之則厥迹滅矣勿使蔓爲大獄禍延無辜
近年司憲者其遇詞訟往往檄州縣官代聽不可承望風旨邀寵一時使人茹枉受刑而靡恤陰理

御下第四 總讀詞 待隸 幷吏按 省事 約束 戲完

夫曰佐官長治事親衆而不能關者惟吏爲然惟其親故久而必至無所畏惟其不能關故久而必至有所挾此猾今胥吏之通病也欲其畏則莫若自嚴欲其無所挾則莫若詳視其按所謂自嚴者非厲聲色絕其餽遺而已矣所謂詳視其按者非吹毛求疵理其綱領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有巨細皆資按牘以行少不經心則奸利隨出大抵使人不忍欺爲上不能欺次之不敢欺又次之夫以善感人者非聖人不能故前輩謂不忍欺在德不能欺在明不敢欺在威於三者度己所能而處之庶不爲彼所弄矣
諸吏曹不可使縱游民間納交富室以泄官事以來訟端以啓倖門暇則召集講經或讀律多方羈縻則自不能橫矣
皂卒徒隸非公故勿與語非公遣勿使與民往來若輩小人姦以滋之猶恐其倚一或辭嚴必至百無忌憚矣
夫爲治之道其要莫如省心省心者則事省事省則民安而吏無所資一或紛然上下皆惟其擾然事亦有必不能省若則又在夫措置隄備之術何如耳古人謂多算勝少算少算勝無算不特用兵爲然謂如一役之將一宴之設一獄之興誠能思慮周詳略繁舉要民之受賜則亦不淺矣嘗爲縣其胥吏輩春則追捕以報農桑夏則徼尉以練卒伍秋則會社以檢義糧冬則賦絲以飼尚馬其他若逃兵亡户逸盜及積年逋税之民動集百餘不賄不釋走見其然每撣

牘不爲署暇則將一二謹厚吏親詣其地而按之可擬者擬可行者行自時厥後一切惟以信服集事吏人失志而百姓得安至今旁郡例之而不廢小爲一邑大而爲天下賞罰明則不煩聲色而威令自行人徒知治民之難而不知治吏爲尤難蓋吏與官比詭詐易生民遠於官政事或不能悉誤然而犯宜若可矜吏則日處法律中小過不懲久必恣意而無憚大抵治民如治目撥觸之則益昏治吏如治齒牙剔漱之則益利傳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法此而行斷不至於難治矣

宣化第五 先勞 申明綱常 興學 勸農 明遠 治獄 察 小勸 設庠 刑

古之爲政者身任其勞而貽百姓以安今之爲政者身享其安而貽百姓以勞若己逸則民勞己勞則民逸此必然之理也憚一己之勞而使闔境之民不靖仁人君子其忍爾乎昔子路問政而聖人告以先之勞之勿倦嗚呼此其萬世爲治之格言也與

朝廷德澤牧民多者也而不能宣布我朝自

世祖皇帝迨今百有餘年

列聖相承何善不施何弊不治凡所以保國若民者討論歷遺所謂文武之道布在方册但有司漫而不爲申明遂爲墜典苟能揭而行之則不待他求而治道備矣

欲宣教化去其戮教悖化者則善類興矣近年子叛其父妻離其夫婦姑勃豀昆弟鬩侮奴不受主命冠屨倒置者比比是然許事不必待告但風鄉長糾其尤者一二諭衆而嚴決之則自慨然改行矣

學校乃風化之本俗吏多忽以爲不務是不知天秩民彝一切治道皆此焉出暇日率僚寀以觀講習或生徒有未備廩餼有未充祭物有未完教養有未至激勸有未周則隨事責之久則絃誦之聲聞而禮讓之俗可興矣

農之勤惰一歲之苦樂係焉其所當爲有不待勸者時因行治其過輟工廢業者切責一二傍近聞之必知自勵嘗見世之勸農者先期以告鳩酒食候郊外數日絡繹迎視遠近騷然至則胥吏僮卒不下數輩將遺徵取下及雞豚名爲

勸農其實擾之名爲擾之其實勞之大抵勸農之道無他勿奪其時而已矣其餘繁文末節略之可也

或問遠方猺民巢處溪洞猛不能制寬不能懷喜則人怒則獸欲宜 朝廷德澤若之何而可

余曰物之凶狠無若虎狼然使之左右前後惟吾之爲聽者得其制之之術也夫克剛莫如柔治繁莫如簡且彼之所以反側不恒者亦必有其由矣或貪其財或奪其地或俘其子女或陵其官屬以致蟻結蜂屯肆厥酷毒苟安之而不

擾外之而無所事雖欲忿然無自而發政使或爾但嚴守已界恬不與校久而彼自馴伏矣況彼兵一動非有 上命守土者坐視不敢前比許追襲則已雉兎逃而禽鳥散矣由是而論安靜不競者爲上恬無所求者次之邀功生事妄開邊釁斯爲下矣官於遠方者尚監于茲

鰥寡孤獨王政所先聖人之所甚憫其窮居之所暇則親泣或遣人省視若衣若粮若藥餌有不時給者糾治之

或謂邑有豪強則不能致治是殆爲貪邪之吏而發夫豪強之所以敢橫者由牧民者有以縱之也其所以縱之者私於彼而已矣苟絕其私可不動聲色而使其膽落氣奪聖人謂其身正不令而行此其驗矣

諸民有旌表及學行異衆者時加存恤爲勸必多

毀淫祠非燭理明而信道篤者不能非行已端而處心正者不敢

愼獄第六

人之良孰願爲盜也由長民者失於教養凍餒

之極遂至於此要非其得已也當潛體其然使父飢母寒妻子慍見徵負旁午疹疾交攻萬死一生朝不遑暮於斯時也見利而不回者能幾何人其或因而拘縶不原其情輒置諸理嬰答閑木彼固無辭然百需叢身孰明其不獲已哉古人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嗚呼人能以是論囚雖欲慘酷亦必有所不忍矣

獄問初情人之常言也蓋獄之初發犯者不暇藻飾問者不暇鍛鍊其情必眞而易見威以臨

之虛心以詰之十得七八矣少萌姑息則其勞將有百倍厥初者故片言折獄聖人惟與乎子路其難可知矣

在獄之囚吏案雖成猶當詳讞也若酷吏鍛鍊而成者雖讞之囚不敢異辭焉須盡辟吏卒和顏易氣開誠心以感之或令忠厚獄卒款曲以其情問之如得其究立爲辨白不可徒拘閡吏文也噫姦吏舞文何所不至哉

故事承檢尸之報則劃時而行重人命也其或行焉而后時時焉而不親涖親焉而不精詳罪皆不細其檢尸之式又當備考絕仕若不可不知

天地之德無過好生

聖元體之以有天下諸在縲紲而無家者皆給以糧惟縣獄無有意者以縣非待報之所故令略詰其然而上之州比見爲州若府若往往爲吏所欺吹求不受以致瘐死若泉夫罪不至死而以己私殺之其不仁甚矣爲州府者所當深戒也

詰盜非難而警盜爲難使民不爲盜爲尤難蓋天下之事先其幾爲之則有餘后其幾爲之則艱苦而無所益夫盜之發也恒出不虞知若防於未然其防之之術則在廣耳目嚴巡邏戒飲博幾游衆或旬或月即命尉行境以恐懼之大抵盜猶鼠也尉猶捕鼠之貍也貍勤於出鼠必伏而不動貍怠不出則鼠出矣彼爲尉者與其勞於已然孰若警於未發之爲愈哉若夫使民不爲盜則又在於勸本以致富蓋勸斯禮義生禮義既生雖驅之使爲亦必不肯爲矣故管子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諒哉

獄庭宜時一到不惟有以安衆囚之心抑亦使司獄吏卒輩知所儆畏而喧鬨飲博逸而發獄者必無有矣是亦先事而防之微意也臨庫

友陵伯兴粹伯犴領官民有犯法受刑若每爲泣下或以爲過余聞私自語曰人必有是心然後可與論王政以獨不聞古人亦有共氏於獄而不家殺者乎要皆良心所發非過也

古人繼因省親如期還獄者甚多要不可以爲法也夫法者天子之所有而民或犯之是犯天子之法也而彼乃與期以縱之是不幾於弄天

子之法以掠美市恩於下若乎然是事也出之朝廷則可出於一己之私則不可也

教民不至則犯禁者多養民無術則病飢者衆爲守與牧而使其至此獨歸咎於民難矣

救荒第七

捕蝗 弭賊 多方賑救 禱祈 預備 不可數發 流民 救焚 止災異 反風

故事蝗生其境必馳聞於上少淹頃刻則所坐不輕然長民者亦須相其小大多寡爲之重輕若遽然以聞溢其上者群集旅赴供張徵索一境騷然其害反有甚於蝗者其或勢微種稀則當亟率衆力以圖之固不必因細虞以來大難於民也故凡居官必先敢於仍荷而后可以有爲

天所以畀人富與貴者非欲其自裕蓋將使推所有以濟人之不及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斯不負天畀之富矣直者舉之枉者錯之斯不負天畀之貴矣然富貴而能若是者其惠在人而善則在己名爲惠人寔自惠也故古之有民社者或不幸而值凶荒罹之變視其輕重必有術以處之或私之或公廩之發或託之工役或假以山澤或已貢蠲征或蘇雜勸雜或聽民收其遺穉或命醫療其疹疾凡可以拯其生者靡微不至蓋古人視民如子天下未有子在難而父母坐視不救之理嗚呼凡牧民者其以古人爲法庶無彼我之間矣

夫災異之生常出於人所不意素有其備雖甚不足爲憂今州郡多無委積雖有而在上者封綱甚嚴不測有虞蒞然無所措手此厥今牧民者之通患也然而今所謂祗應其無有及不足之處亦多而使客亦未聞有枵腹而過者意必有以□□故也至於備荒之儲獨未有及者豈以治平之時何遽有此所以因仍歲月幸滿而去嘗聞近代爲縣教民家種蕪菁成則搗而餅之大者四二斤乾則儲之后值凶儉年蒸而以食飢民味甘且美頗以全活者甚衆夫古人慮民之遠也如此其肯苟且幸代而不預其備哉

故事民之稅賦三年則第其貧富而均平之或好名未及而先爲或避謗逾期而不爲皆非也如期行之民受賜不淺矣

凡有祈禱不必勞衆齋居三日以思己愆民有

究歟已有贓歟政事有未善歟報國之心有未誠歟無則如儀行事有則必俟追改而后禱焉夫動天地感鬼神非至誠不可纖毫之慝未除則彼此邈然矣

嘗見一縣官值凶年於所部市流民子女不數十輩其美且壯者則妾而奴之其餘將賂時要以希恩寵僕聞蹵然曰使其困偬吾治已得罪矣又不能撫字而奴妾之罪將若何故廋名紀之以式來者

民或失火則伐鼓集衆親泣以救之惻隱之心人所共有誠能鼓舞以作其氣雖仇人亦將焦頭爛額而不辭矣

或火反風虎渡河蝗不入境金隄之水廻流此在長民者之德何如殆不可皆謂之偶然也

究異之事則不可不聞祥瑞不上或可也

事長第八 名守正分 以禮下人 寧人負我 不可以律己之心律人 分謗

尊卑之分定則家無逆子國無叛臣夫國之所以亡家之所以敗太率皆由卑不有尊而尊不能制卑之所致也考諸歷代厥鑒甚明今夫上而朝廷下而郡邑其設官也有長焉有貳焉有僚屬焉有胥史焉苟各安厥分而事其事則天下安有不治者哉惟其小智自私人倚其職事物既異而所見必有不同或長不知待佐貳之術或佐貳闇於事長之道少相辭色則彼此胥失矣若夫事例應爾而見或不同居下者則當誠其意婉其辭卑其容體以開其上若猶未允則俟其退而語之家人非木石無有不廻之理其或居下者有所不可爲長者亦當如是諭之猶有所挾彼雖面從退而必有不堪日引月深終於決裂人見其乖忤也謗諂之言乘之而入久則訟必興而政事隳矣爲一時之忿使同僚之心離闔境之民不得治則其人之淺褊可知故前賢謂必有忍其乃有濟又曰欲成大事必須小忍又曰忍爲衆妙之門嗚呼旨哉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此待己之道也天下之善不必己出此待人之道也能行斯二者於道其庶幾乎

凡在官者當知榮與辱互其得與失胥勝成與敗相爲循環古今未有有榮無辱有得無失有

成無敗之理雖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物理人事莫不皆然處之得其道則數者皆不足撓吾之天處之不得其道則纖毫之寵必搖而一唾之辱必詘矣故君子於外物重輕者皆所不恤惟顧其在我者何如使其有可辱雖不加譴而君子恒以為不足使其無可辱雖置之死地而君子恒以為有餘歷觀自昔大聖大賢不幸橫罹禍患恬為不易其素者灼乎此而已矣苟惟能處榮而不能處辱惟能處順境而逆境則不能一朝居欲望其臨政有為難矣嗚呼吾觀人者其於為審之

是非毀譽自古為政者所不能無也是則歸人非則歸己聞譽則歸人聞毀則歸己無論長貳皆當如是處之前輩謂恩欲己出怨將誰歸嗚呼此真博大君子之言也

夫能下人者其志必高其所至必遠昔人有為郡掾而其守新上褊鷙不禮其下者常令掾屬羅拜於庭有一郡掾初以疾在告及愈例當庭參是日偶大雨守命張傘布茅庭下使其設拜郡掾恬不動容與伏惟謹識者知其他日必為宰相其後果然

同官有過不至害政宜為含容大抵律己當嚴待人當恕欲人人己同天下恐無是理也

受代第九 郊迎新上者[illegible]竟 不可自舊告[illegible]致[illegible]完歸

闕代者至則避所居而郊迎之不可以其代己也而疾之而薄之而不以舊政告之大抵天下之善在彼猶在此勸人為善即己之為善也詎可惟許己為而不顧他人為哉

為政若不難於始而難於克終蓋初焉則銳中焉則緩末焉則廢者人之情也慎終如始故君子與焉

嘗見世之受代者多有所爭要皆舊官不廣之所致也或據其居而不徙或專其田而不分或廋其公物而不盡以相授使新者懷不平而無所於訴甚非君子善後之道也

夫利之與義勢不兩立義視則利疏義近則利遠況為民師率而專務於利其聚怨納侮視市井小人為尤甚焉故君子之從政也寧公而貧不私而富寧讓而損己不競而損人

代之末至也風民立石以頌德結綺門以祖行

鳩錢幣以佐路費建生祠以圖不朽之名皆非
士君子之事蓋爲善不求人知者爲上知而不
自有其善者次之汲汲焉自媒自衒惟崇虛聲
者斯爲下矣

開近代東原吳易慶爲其所適其院代宰諱新
上者曰某官有少許未完某獄已具而未決某
按有如是可疑某人有許能可用一部之政毫
分縷析惟恐其不知知之惟恐其不盡嗚呼今
之仕者方其在職尚不肯用心乃尔况已代去
而敢責其如是哉

其在政也値歲豐稔民安盜息官無秕政而同
僚悅服則其去之日雖弊車羸馬行李蕭然其
樂有不翅萬金獲而千駟受者故前輩由外官
而至執政者曾其濟人之功皆自以爲不及爲
縣遠甚嗚呼有志及物者其勿薄州縣而不屑
爲也

居閑第十 惓去就如釋重負進退皆有爲以當抵避令求進於己

士之仕也有其任斯有其責有其責斯有其憂
任一縣之責者則憂一縣任一州之責者則憂
一州任一路之責者則憂一路任天下之責者
則以天下爲憂蓋任重則責重責重則憂深欲
逃其官有不得不然者古之人所以三揖而進
一揖而退者蓋以此也雖堯舜禹湯文武之爲
君皋夔稷契周召伊傅之爲臣固未嘗不憂其
責而以位爲樂彼以爲樂者皆苟於其職者也
嗚呼以大聖大賢宜不難於所任猶且不自暇
逸如此况才不聖賢者顧可樂其位而重其
去哉

古人以休官致政爲釋重負而脫羈囚切嘗思
之誠有其理方其仕也出入嚴而起居旌謹微
至一顰一笑亦不敢輕以假人况夫一身而爲
衆庶之所師表少踰規矩謗議四聞營之特行
於簡屋之上自頂至踵在下者無不見之逮夫
一旦瓜及定身而去卸止如釋重負脫羈囚而
已哉嘗見仕而休居者往往不慮其閑或命子
姪或延朋友市奸構訟靡政不及小有所違則
曰去官同見任使斯上若法格令弛拒納維谷
甚而撓沮排觝爲狀百端細民無知亦從而靡
設使已政之初人以是干擾則當若何凡居閑

者不可不戒

進則安居以行其志退則安居以脩其所未能是進亦有爲而退亦有爲也近世士大夫惟狃於進退則惛焉無所猷爲甚而茹愧懷慚蹙縮不敢一出户者夫軒冕古人以爲儻來之物其有也何加其無也又何所損不思良貴在我惟假外物以爲重輕則其人品之卑不待論而知矣

世俗以窮達進退皆本夫命謂命之窮者雖出靡求進而亦窮命之達者雖遠遁深藏而亦不能退此星翁術士之嘗談非君子之所尚也士君子則以義處命而不倚命以遠義爲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非言命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是非委之命也彼淪胥富貴利達之境而不能出者則往往託命以自解宜乎按武禍機而卒不悟也悲夫

士當求進於己不可求進於人所謂求進於己者道業學術之精是已所謂求進於人者富貴利達之榮是已蓋富貴利達在天而不必求道業學術在我而不敢不求況古人初不以富貴利達爲心其所以欲仕者直假彼以行其道道不能行而富貴利達者古人不以爲榮而以爲恥嗚呼非誠有致君澤民之心者其孰與語此哉

名節之於人不金幣而富不軒冕而貴士無名節猶女不貞則何暴不從何炎不附雖有他美亦不足贖故前輩謂爵禄易得名節難保爵禄或失有時再來名節一虧終身不復嗚呼士而居間者能以此言銘心庶不易所守而勢要趍矣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經進風憲忠告

自律第一

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嚴也然有官守者則當嚴於士焉有言責者又當嚴於有官守者焉蓋執法之臣將以糾奸繩惡以肅中外以正紀綱自律不嚴何以服衆夫所嚴如處子之居室一行一止一語一嘿必遵禮法厥德乃全跬步有違則人人得而訾之矣苟挾權怙勢惟殖己私或巧規子錢或盜行監帖或荒躭麯糵或私用親屬或田獵不時或宴游無度或潛託有司之事或妄興不急之工或曠官第而弗居或縱家人而不撿於斯數者而有一焉皆足為風憲之累（近年南北富民多起宅以居勢要因辭己私既有官舍則不必居於彼矣）夫朝廷以中臺為肅政御史為監察以憲司為廉訪者政欲弭奸貪戢侵擾闡誠布公俾所屬知所法也今而若是牧民之吏將焉法哉且他人有犯輕則吾得而言之又重吾得聞於　上而戮之已之所犯其孰得而發哉恃人不敢發日甚一日將如臺察何將如天理何故余備載其然俾為憲司者有則改之無則益知所以自重

示教第二

甚矣人之不可無教也生知如聖人猶胥教誨胥訓告況不能聖人萬一者可忽焉而不務哉大抵常人之情苟非其所憚雖提耳面命則亦不足發其良心何則非所素服素畏故也今夫庶司之職為衆所畏且服者莫如風憲誠因監涖於彼或始上之日會所屬而曷之曰彼之官重者廷授次則省授又次則吏部授大小雖殊無非國家臣子為人臣子奸汚不法人孰汝容夫納賂營私所得甚少所喪甚多與其事敗治汝曷若先事而教之為愈哉吾之此言雖若薄汝實厚汝也雖若毒汝實恩汝也苟能如是諭之吾知退而必有率德改行易㓙惡為善良者矣且刑罰不足致治教之而使不犯為治之道莫尚焉聖人謂不教而殺謂之虐又聞治於未然者易治於已然者難近年劉伯宣為浙西憲使䟽眞西山守令四箴播告所屬且曰近年執憲者惟知威人以刑而不知悔人以善嗚呼劉公此言可謂仁人君子深得風憲之體者矣

詢訪第三

今爲政者往往以先入之言爲主非彼狃徇一偏蓋由不通上下之情故也故通其情莫如悉心詢訪小而一縣一州大而一郡一國吏孰貪邪官孰廉正何事病衆何政利民豪橫有無風俗厚薄旣得其允他日詳加綜覈復驗以事其孰得而隱哉苟廉矣卽優之禮貌之薦擧之則爲善者勸矣苟貪矣雖極品之貴卽拔之威拒之糾劾之則爲惡者懲矣推而至於待士遇吏亦莫不然大抵一道之任猶一家之務焉善爲家者其子弟族屬下逮奴隸其情性良否皆所當知一或不及則將甘爲所弄而不悟久必致是非顚倒以佞爲忠以貪爲廉以無能爲有能政令不行而紀綱替矣前輩有之爲宰相不難一心正兩眼明足矣嗚呼彼長風憲者其責任之重亦豈下夫宰相哉若之何不以前輩之言爲法

按行第四

將家云多筭勝少筭少筭勝無筭不特用兵爲然雖涖官臨政亦莫不爾夫廉司所涖之處一方官吏皆惕然不自安其所不安者由彼爲惡日久恐人有以發而訟之一旦故也彼旣內隱其惡則必多方以求司官所親之人而解之夫司官所親者曰書吏焉曰奏差焉曰總領焉曰祗候焉夫爲人彌縫私罪則何求不得何請不蹟爲司官者苟不深防預備嚴爲禁切萬一連已悔將何及若乃司官廉正猶或庶幾其或彼此有貪惏將焉救於是乎有箕歛者有稇載者有簠簋充者有囊橐盈者徵至土地所宜靡不搜刮昔端州出佳硯包孝肅公出判於彼及其代也徒手而歸李及知杭州絲餽纖謁不逮門由市白樂天文集終身以爲憾古人持身之廉如此況在風憲其所行州郡敢假分毫之物以自涸哉大抵憲長得人則司官不敢恣司官得人則書吏不敢恣抑聞各道公廉司官書吏奏差同堂而坐喧譁笑謔上下不分所以致彼操縱自如百無忌憚謗讟廉訪司書吏之權跡此觀之信匪虛語誠能設法以禁之盛威以臨之小有所犯卽隨以鞭扑如此庶使精銳消沮威福不張於外矣凡初入風憲者不可不知

審錄第五

書曰庶獄庶慎又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易謂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嗚呼于以見聖人好生之心與天地等矣夫飢寒切身自非深知義理之人不敢保其心之無他況蚩蚩之氓爲守牧者教養之不至窮足爲盜足豈得已哉古人有以灼其然故爲制也恒寬而不忍從恒哀矜而不忿疾均之爲盜也而有長幼踈戚之分均之爲奸也而有夫亡夫在之殊有疾則醫藥之疾革則釋桔入人而侍之夫彼冥迷阽險之徒

既麗於理矣何足綴意而古人爲制如此若則其仁恕忠厚之情可見矣昔歐陽公父治死囚之獄求其生而不得則掩卷而嘆其言曰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況世常求其死哉后之殘忍者一切不務而惟威刑之尚謂其無茹說而死者吾不信也夫涖官之法無他曰威心善而已矣口威則欲其事集心善則不欲輕易害物況以繫之囚也當示以慈祥召之稍前易其舊所隸卒吏溫以善色使自陳顛末情無所疑然後參之以按若據按以求其情鮮有不悞人者蓋州縣無良吏所以不敢信其已具之文毫釐或差生死攸係故聖人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功疑惟重罪疑惟輕論囚之道盡於此矣君子其愼諸

薦擧第六

夫士有公天下之心然後能擧天下之賢蓋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周知亦非一人所能獨成必博收博采治理可望爲故前輩謂報國莫如薦賢真知要之言哉今夫富者之於家有田焉必求良農使之耕有貨焉必求能商使之貿有

牛羊焉必求善豢者使之牧何則蓋彼卷卷於治家故不得不求其人也況受天下之寄任天下之責者乃不知求天下之才共治之豈其智之不若彼富者哉由其爲國之心未嘗如其爲家之心之切故也於此有人焉廉而且幹雖有不共戴天之仇公論之下亦不得而掩焉苟非其人雖骨肉之親公論之下亦不得而私焉世常謂風憲非親不保非仇不彈又有身爲憲佐風御史廌已疏附若嗚呼委以黜陟百官之權授以儀表百司之職乃不思報効惟假之以行

已私人則受其欺矣天地鬼神其受欺乎大抵求而後舉不若不求而舉之爲公識而後薦不若采之輿議之爲博夫已不求賢必使人之求已者皆非也蓋求則不必舉舉則不必識矣故古人有聞而舉者有見而舉者有舉仇者有舉親者有集爲簿者有拜其對者有置之夾袋者雖其舉不一要極於公當無私而已於戲誠如是則爲相爲風憲者安有臨事乏才之嘆

糾劾第七

夫臺憲之職無中外遠邇之分凡有所知皆得盡言以聞於上雖在外苟知居中非人糾而言之可也雖在內苟知外官者不法糾而言之亦可也大率惟務盡公無私斯得之矣夫人之仕也有貴近焉有疏遠焉貴近者不必貸則位卑而罪微者不待劾而艾矣故前輩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亦此義也切嘗謂薦舉之體則宜先小官糾彈之體則宜先貴官然又當審其素行爲君子爲小人如誠小人雖有所長亦不必舉何則其平日不善者多也況刑憲本以待小人君子之過苟不至甚殆不宜輕易加之使數十

年作養之功掃地於一旦也蓋人才難得全才爲尤難得昔趙清獻公在言路彈劾不避權貴京師號爲鐵面御史嘗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其言曰小人雖有小過當力排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則當爲國家保持愛護以全其德於戲趙公此言可謂深識遠慮真知大體之論矣故余表而出之以爲當路者楷式

奏對第八

中外之官莫難於風憲風憲莫危於奏對何謂難人所趨者不敢趨人所樂者不敢樂人所私者不敢私所謂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非難而何曷謂危入焉與　天子爭是非出焉與大臣辨可否至於發人之奸貶人之爵奪人之官甚則寘人於死地一或不察反以爲辜則終身無所於訴非危而何然君子居其官則思盡其職所謂危且難者何有所不避焉竭忠吐誠置死生禍福於度外庶上不負國下不負所學其或奏對於殿廷之上平心易氣惟事之陳理誠直雖從容宛轉而亦直理誠屈雖抗厲激切而亦屈夫倖倖其辭色非惟有失事上之體而於己於

事悉無所益古之攀闌断鞅叀裾軔輪者皆勢危事迫不得已而爲之苟事不至是殆不可執以爲法前輩謂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體此而行則庶有不從者矣

臨難第九

夫人臣而當國家言責之任刑辱之事不敢必其無有要在順處静俟以理勝之而已若乃求哀乞憐惴慴無所已先撓矣何以自明夫盡已之職爲國爲民而得罪君子不以爲辱而以爲榮雖縲紲之剃楚之斧鉞之痛何愧哉歷觀自古處禍患而不亂者三代而下如子路之結纓宜僚之正色王景文之與客弈棋劉禕之自書謝表魏元忠之關捔不動是皆有以真知義命所在非區區人力所得而移也然士君子平昔所養其情與僞於焉可以見之李斯臨刑父子相泣揚子雲被収投閣幾死王坦之與謝安府名桓温來朝倒執手板崔浩自比子房爲辦史事聲嘶股栗便溺不能隱此可見彼惟事口耳而於聖賢性命之學實未嘗得諸心也善乎韓文公之言曰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

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發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故君子之學以明理自信爲貴

全節第十

人之有死猶晝之必夜者之必寒古今常理不足深訝第爲子死於孝爲臣死於忠則其爲死也大身雖歿而名不沒焉太史公謂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非其義則不死所謂重於泰山也如其義則一切無所顧所謂輕於鴻毛也嗚呼夫人以眇焉之身條耳之年使之蒿華聳而星日揭者非節義能爾耶况人之貴賤壽夭天所素定而謂附此人則得官違此人則失官言事則身危不言身則無所患此世俗無知者所見士君子豈以是爲取捨哉然正直亦有時而被禍者君子以爲不幸奸邪亦有時而蒙福若君子以爲幸一以爲幸一以爲不幸則其是非榮辱不待别而可知矣故節義若天下之大閑臣子之盛德不蕩於富貴不蹙於貧賤不揺於威武道之所在死生以之彼依阿淟涊枉巳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經　進廟堂忠告

脩身第一

前輩謂仕宦而至將相爲人情之所榮是不知榮也者辱之基也惟善自脩者則能保其榮不善自脩者適足速其辱所謂善自脩者何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處事恭慎以率百僚如是則令名隨焉輿論歸焉鬼神福焉雖欲辭其榮不可得也所謂不善自脩者何徇私忘公貪無紀極不戒覆車靡思報國如是則惡名隨焉衆毀歸焉鬼神禍焉雖欲避其辱亦不可得也於戲身爲宰相何善不可行何功不可立顧乃爲區區之利蠱惑而安行豈不深可惜哉且自古居相位者未聞死於凍餒而死於財於酒於色於逸樂者無代無之昔諸葛孔明爲丞相二十年無尺寸之增於家未嘗變其貲竟以勞於王事而卒至今其名之榮常若世享萬鍾而不絕者唐元載爲相惟利是嗜及其敗也籍沒其家胡椒八百斛至今其名之穢常若蒙不潔而播臭無窮者嗚呼夫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

過八十九十姑以八十為率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十年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間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古人謂利令人智昏兹明驗矣嗚呼九為相者能以諸葛孔明為法唐之元載為戒雖台鼎終身又何悔吝之有

用賢第二

天子之職莫重擇相宰相之職莫重用賢然則何以知其賢詢諸人則知之察其行則知之觀所舉則知之夫為室而不聚工之資梓人雖巧室不能成矣為國家而不聚賢之集相臣雖才國不能治矣彼為相者誠能開誠布公廓焉無我已有不能舉能者而用之已有不知舉知者而用之已有不敢言舉敢言者而用之如是則彼之所能皆我有矣必欲一身而兼衆人之事雖大聖大賢有所不能夫粹白之狐舉世所無有也然而有粹白之裘者善取於衆而已矣况大臣初不貴乎事無不知第公正其心無所媢疾則智者效謀勇者效力呫呫以為才捷捷以為辯自衒自伐則賢者必不樂為之用大抵人君自伐則臣職有所不行相臣自伐則百執事之職有所不行為人上者操約以馭繁居靜以制動以無心而應天下之心則所令者從所庸者勸苟知其賢而任之既任而疑之而務勝之顧與不知不用自任其才也奚異若然則體統失而諂佞之小人至矣與小人處則天下之事不論可知吁

重民第三

蓋聞古之王者授版則拜切意萬乘之尊為其民耶抑若是嘗疑焉而不敢既而思之國之所以昌四夷之所以請朝廷之所以隆宗廟社稷所以血食悠久者微民不能爾也夫天以億兆之命託之君君以億兆之命託之相是知相也者為君乂民者也君也者為天為祖宗保民者也天以是託我祖宗以是託我敢不敬與敢不慎與苟受其託而不能使之遂生安業乃從而擾之虐之大蹠之所嘗之則是逆天而違祖宗之命以自戕其國也而可乎彼為民者固不敢與校然於天之心於祖宗之心其能無所戚與嘗謂愛民者無過於天無過於祖宗天生之難祖宗得之為尤難王者知其如是慄慄焉未嘗

不以民生爲重閭其害則除之覩其利則舉之牧守非其人則易置之今夫鷹師國人所掌者不過人主服御之一物而人尚以内侍重之刺史縣令乃爲祖宗爲國家牧養斯民者反視爲不切而漫畀之是愛民不如鷹犬重内侍不如受祖宗國家一方生靈之寄者豈不顚倒失體哉大抵下之所爲惟上是視在上者誠有重民之心而天下不治者古今無有也

遠慮第四

天下之事知其已然不知其將然者衆人也因其已然而將然未然逆而知之非深識遠慮者不能室巳焚而徙薪舟巳溺而市壺疾巳成而求艾雖殫力爲之無及矣今夫隆然之堤有容蟻之穴宜若無所損然周於識者必塞而實之慮其久而必底於訌潰故也天下之事皆能如是慮之尚何后患之有哉大抵自古國家之所以不治臣子之所以不軌固非一朝一夕之積良由今日以某事爲小過而不諫明日以某人爲小罪而不懲日引月深不自知其禍亂之成也故臣之於君獻可替否而不敢萌一毫姑息之心始以爲無傷卒至大可傷始以爲不足慮卒至深可慮惟君子爲能見微知著思患而預防之於飲宴則防流連於田獵則防荒縱於營繕則防踰制於貨財則防損民於爵賞則防僭及於刑法則防濫殺於君子則防疎遠於小人則防玩狎於聽覽則防容奸於征伐則防瀆武夫君之於臣亦有所當遠慮者雖愛而不錫以過分之賞雖褻而不授以非據之官雖親而不交以褻瀆之談蓋尊卑之分嚴則上下之體定上下之體定則禍亂無自而生天下之事可次第而治矣

調爕第五

人皆曰爕理隂陽爲宰相事然舉世第能道其辭迄不知隂陽何術可以爕理按書周官三公論道經邦爕理隂陽蓋周之三公即今宰輔而漢丞相平亦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隂陽順四時厥後又有災異免三公之制世俗所云蓋本諸此切嘗卽是以思宰相所以調爕者非能旱焉而使之雨雨焉而使之暘要不越盡人事以來天地之和而已矣夫天之與人若判然而實相

表裏盡政事順則民心順民心順則天地之氣順天地氣順則陰陽從而序矣若乃怙勢立威挾權縱欲惡人異己諂佞是親於所言者不言於所救者不救上下相蒙惟務從命如此欲望民心順陰陽之氣和難矣大抵天道之災祥視民心之苦樂民心之苦樂視政事之失得政事之失得視宰相之賢不賢昔丙吉含死人問牛喘自以爲得體殊不知天道逆順當於政事觀之固不在區區一牛之喘與否也晉庾冰爲相或謂天文錯度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冰之此言可謂簡明切要深得宰相之體者矣苟政事脩整雖陰陽之和不應乃天道之變也又何憾焉苟政事龐雜揆爲而不理雖禎祥集而風雨時若顧敢以爲治乎嗚呼凡爲相者誠能以是求之則天人之理燦然矣

任怨第六

夫爲人臣惟欲收名而不敢任怨此不忠之尤者也居廟堂之上凡有所爲惟當揆之以義義苟不失悠悠之言奚恤哉今夫兩軍之交兵刃當前而心誠報國者尚冒之而不顧夫臨政之與臨敵其安危利害相距霄壤此猶顧惜抑不知於萬死一生之際爲何如昔范文正公患諸路監司非人視選簿有不可者輒筆勾之或謂一筆退一人則是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其如一路何嗚呼如是處心斯不負宰相之職矣大抵天下之事有易有難有利有害難而有害者人多辭避利而易行者人多忻然以爲殊不知官有長佐之分體有勞逸之殊長者逸而佐者勞此天地之大義也以朝廷言之君上逸而臣下勞以一家言之父母逸而子弟勞以一身言之頭目逸而手足勞嗚呼人而知此者必不遺君父以憂措其長於衆怨之地矣近代爲執政者往往姑息好名一疾言厲色不敢加於人事或犯衆激使居己之右者發之嗚呼夫治家而使父母任其勞爲國而使君長任其怨尚得爲忠孝乎哉況有罪不責有害不除雖三代不能爲治故刑罰不患於用直患乎用之而不公昔威公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諸葛孔明廢廖立而立聞亮死輒泣下爲宰相誠能公

其心如是則天下豈有不服者矣

分謗第七

夫共署聯事一人努力而前則餘者皆當輔相以成其志苟彼前我却彼行我止動爲而不相隨語焉而不相應則事功之成者能幾此古人所以有推車同舟之喻也其或共舟以濟而一人溺焉則凡在舟者無論疏戚所宜并力以救之此賢不肖之所共知也况同爲臣子同受天下國家之寄者可坐視一人被禍而不恤哉使其爲一己之私自貽伊戚固無足恤其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公家之務一以大公至正處之彼非爲己爲 家而得罪則凡同官者安得不挺身而前與之共難也哉大抵一人不幸而得罪爲長者若曰此我之罪爲貳者亦曰此我之罪使闔堂之人皆爭引爲己罪則彼獲罪者雖不能釋亦必不至於重論矣古之敢於諫爭者其遇不見聽納至謂與其殺此人不若殺臣尚爲如此求解其肯坐視同官寃抑而不省哉嗚呼使分謗引咎之事爲宰相者誠能力行於今將見士大夫之名節愈厲民間之薄俗可敦而國家他日亦不患其無伏義死節之士矣一事之行所係如此孰謂任怨分謗爲宰相細行哉

應變第八

事機之發有常有變常者中人處之而有餘變者雖上智亦有所不足樽俎之下卒然而報兵遽然而聞寇則當詳其虛實度其逆順治不可一聞其言輒倉皇上變 發百出未見敵而先自撓也且事固有聲虛以鈎實實間以爲[illegible]傳微爲巨以無形爲有形疑似之間不可不察若大國有大奸獪有大敵彼既非常而[illegible]以非常之計備之參差泥文守經將見[illegible]而事亦無所濟矣故古人遇此權以濟之[illegible]制變如九轉於盤而不出於盤如水委曲赴海而不悖於海王商聞大水之言君臣皆驚而商獨以其無事桓溫將移晉祚聲言誅王謝而謝安從容談笑以折其鋒回紇吐蕃合兵涇陽郭子儀單騎以往諭蓋宰相者非常之任也居非常之任獨不能爲非常之事可乎故前輩謂鎮定大事非至公血誠不能或死或生舉置度外嗚呼世常以大臣國家柱石者其謂茲與

獻納第九

人臣之納言於君也事未然而言之則十從八九無事則游畋般樂日相親比一以有所不可乃左遮右挽極其力以救之殆未見其濟者政使或允亦必出於勉強而非其本心若夫善於納言者則不然或因進見或因講讀或因燕居先事陳說如是則國安如是則國危如是則爲聖君如是則爲暴主或引古昔或援祖宗必使之心悟神會表裏聳然乃可陳善而無扞格之患昔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大臣事君職當如此古人甚至有難於自言者往往倚召耆年宿德置諸左右使人君有所畏憚而不敢恣則其爲慮亦深遠矣雖然臣之於君也入則懇懇以盡言出則謙謙以自悔凡所白於上者不可洩於外而伐諸人善則歸君過則歸己其若是者非欲遠嫌避禍大臣之體所當然也坤之六二含章可貞蓋亦此意嘗見近代執政有所建白呶呶焉惟恐人之不知卒致譊譖乘之中道見棄易大傳謂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諒哉

退休第十

博施無善士君子通願也然有志而無才則不能有才而無位則不能有位而不見知於上則不能見知矣而小人間之則不能嗚呼此士夫所以出而用世之難也上焉耻其君不及堯舜下焉思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世俗所樂若聲色若宮室若珍異車服之奉一皆無有其所有者自頂至踵天下國家之憂而已爲君上者誠能亮其如是之懷凡有所言假容喜納猶或庶幾其或疑其奪權遂已賣直售名汗邪舉動皆從而糾絕無所矣所以自古忠直爲國者少阿從依許推己之爲者多比無他蓋內爲己則有福而無禍爲國則有禍而無福故也嗚呼人君能以是思之則凡盡忠於我者萬不至於謗貶矣雖然古之謂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爲人臣者亦當炳幾先見退身於未辱之前庶幾君臣之間兩無所憾嘗見前代爲臣不免若大經皆由知進而不知退戀嫪榮寵以致之殆不宜獨咎國家也或謂不可則去無乃於君臣之分太薄切謂君臣以義合者也其所以

合者非華其爵也非利其祿也不過欲行其道而已矣道行則從而留道不行則從而去不使久而至於厭鄙詬窮之地乃所以厚君臣之分也奚薄焉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經進　經筵餘旨

進表

臣養浩嘗讀孟軻氏書至言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其風裁凛然壁立萬仞千百世下猶可令人想見蓋臣之於君惟敬之至故其為慮也深慮之深故其期之也遠雖三代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用心率不越此所可惜者不能告之天子施諸當代乃為戰國區區一邦之君而發明月夜光宜彼不知其珍也然由是而使后世為人臣者知必如此乃可盡為臣之心為人君者知必如此乃可盡為君之道其有功世教議者謂不在禹下誰不信歟欽惟

皇帝陛下寬仁明哲以無心而承大業兢兢守成惟

祖是式而又創開經筵登進儒雅

御書求治至于再三臣某忝以官僚召預侍講之末際兹隆盛欣感交集輙不自揆借陳平昔所聞於先哲者著書五篇一曰君道二曰君德三曰君體四曰君威五曰君治總而名曰經筵

餘旨謹結爲成帙上塵
睿覽萬一有取則臣某之過詢賢有不逮矣臣
某無任惶懼待罪之至謹隨所著恭表以聞

君德篇第一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人君之德也堯之德曰欽明舜之德曰文明禹湯曰祗承于帝曰聖敬日躋皆輝光日新之謂也今夫天所以轉四時括萬象者剛也惟剛故健惟健故萬古不息人君上法乎天則宜剛健厥德使輝光日新而聲色外物舉不能蝕矣夫物之感於人也始則甚微及其盛則遂不可制惟剛與明乃克勝之蓋明則能自知剛則能自斷割愛於所發止怒於憤發回心於篤好改行於已然非於人心道心暸然者不能況人君與天体雖殊而其心則一隱顯之間影響斯應一念之善雖未形諸言天必應之以和一念不善雖未見諸事天必應之以異所以自古帝王遇災變者發政施仁而能變而爲祥者往往由此舜何人哉顧立志何如耳

君道篇第二

天之道即君道也天道無私人君亦無私堯舜禹湯有天下而已不預焉公也桀紂幽厲有天下而民不預焉私也公者以天下爲心一己之奉不計也私者以一身之樂一時之適爲心天下皆失其所不恤也然而數千載下聞堯舜禹湯之風者莫不感戴如父母聞桀紂幽厲之風者莫不疾惡如仇讎回視當時所樂若傾宮瑶臺今皆蕩爲太空之塵而無豪髮蹤影之可見其昭然而存者貪暴之名萬古如一日嗚呼堯舜禹湯勤相規戒不自暇逸者始也若自苦由今觀之乃大安也大榮也大樂也桀紂幽厲窮奢極欲人莫敢言其始也若自得由今觀之大危也大辱也大戚也嗚呼故聖人之教每以堯舜禹湯爲天下後世法桀紂幽厲爲天下後世戒若其有以大

君臣篇第三

臣聞維靜爲人君之体簡非省事之謂不役臣務也靜非無爲之謂應物而物不能撓也鑑之空衡之平物有萬殊美惡輕重靡不畢見者得應物之体也故聖人之治天下洵乎其心與衡鑑等爵以待有德不敢私於所舊刑以待有罪不敢

貸於所親況人君以一心而應萬機之繁以一身而臨億兆之衆深居九重而欲使天下皆安百官皆舉其職非於賞罰之柄握之堅行之必其何以臻此我

世祖皇帝臨御三十餘年而賞罰之柄未嘗一日或失端嚴簡重而天下歸心昔漢高既帝矣擁戚姬騎周昌項慢罵臣下故四皓耻而不仕唐太宗由秦邸而踐天位好勝自矜猶譙王之輙是皆有失乎人君之体也然則得体之道奈何曰敬

君威篇第四

盛飾儀衛非君威也專於誅殺非君威也峻其宮闕城郭非君威也然而爲威者何不殺諫臣以作臺諫敢言之氣此

天子之威也古人喻諫者爲批龍鱗又爲犯雷霆幸而見從猶慮不測萬一致怒輕則杖之重則刃之又重則籍而族之自非忠懇出於極不得已孰肯舍身爲國甘受如許之禍哉故自古迄今人臣以諫鬪者百無一二王若知其然故表木以來之和顏以聽之重賞以勸之人猶畏首畏尾而不至況壓以勢而中之以法孰敢伸其喙哉大抵人臣之納諫也必有拂乎人君之心使其言惟務於順則非所謂諫矣然順心之言多喜逆心之言多怒者亦人主之常情但於其將怒也反而思曰彼所以冒罪而諫者抑爲誰歟苟爲國爲民則是忠於我者而怒之則天下必將懲艾而爲不忠矣嗚呼爲人君而使天下以言爲戒則何弊不生何奸不起何亂不作人主誠能如是思之則凡進言者萬不至於加罪矣故前代以不殺諫臣爲天子家法昔之宗朝傳之子孫頒詔天下眞后世人主享國綿遠之計哉

君治篇第五

夫人君致治之要有三一曰宰相得人二曰臺諫得人三曰左右侍從得人蓋得人則朝廷尊而君德日盛於斯三者而左右所係爲尤重昔孟子謂左右前后皆薛居州王孰與爲不善左右前后皆非薛居州王孰與爲善夫宰相臺諫進見有時左右之臣則朝夕所親炙苟不嚴示以法使之恒有所敬則雖宰相臺諫之職亦將

有所不能行矣夫君子多易踈小人多易親盡君子惟知納君於善詭隨容悅雖死不爲小人惟知諂佞逢迎百無所顧一或不察則以忠者爲不忠不忠者爲大忠矣三代而下有國家者所以致治致亂大概不出此二途善乎楚共王之言曰常侍莞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所益焉其功不細申侯伯與我處常縱我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所益焉其罪不細於是重賞莞蘇而逐申侯嗚呼人君能以是爲心則天下何患乎不治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野趣有聲畫二卷

（元）楊公遠撰

清康熙三十三年楊表指知白亭刻本

野趣有聲畫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楊公遠撰。公遠字叔明、歙縣人。是集前有咸淳中吳龍翰序、稱一卷。而此本二卷。然至元乙酉方回跋在上卷末、所載回溪道中一詩、乃在下卷中。使原為二卷、則此跋不應介在其閒。使集中原載此詩、則回又必不更錄其全文。知原集止一卷、而下卷為後人所續輯。故又有丙戌初度詩在作跋後一年也。其詩不出宋末江湖之格、蓋一時風尚使然。一邱一壑、亦有佳致。以久無刊本、故選宋元詩者多遺之。明嘉靖丙申、汪元錫始得本於其族子瀚、乃復傳鈔。集中有至元乙酉生朝詩、稱六十平頭僅兩歲、則是年五十八。以長歷推之、當生於理宗紹定元年。宋亡時年四十九。入元未仕、當從周密之例、稱南渡遺民。然集中春雪詩題下註己卯正月初三作。是時正張世傑陸秀夫等蹈海捐生之歲、而其詩有向曉披衣更擁衾、更無一事惱胸襟。則是以宋之存亡付諸度外、與前朝故老惓惓舊國者迥殊。且入元以後、干謁當路、頌揚德政之詩、不一而足。其未出仕、當由梯進無媒、固不能與密之終身隱遁者同日語矣。今繫之元人、從其志也。

野趣楊卿以善
畫山水能詩者
名於嶽為賦絕
句遺物情渠者
畫癖癡如米顛
墨成池楊卿技

進乎如許不博笑
錢郡愛詩
至元丁亥三月廿
六日疏齋盧摯書
道甫書於錢郡
驛邸

楊君家松蘿白嶽下園池林泉
[illegible]然大類魏野之居多所浮[illegible]
故其襟懷玉雪不沉點塵然[illegible]
地間風月常新煙雲不斷一艱

處墨濡毫盡難盡之景以詩濟
成吟難吟之詩以畫補足丸此
一卷則知意匠經營亦良苦矣
[illegible]作詩如市肆覓旒無人問當

時君[illegible]
十萬二月[illegible]
[illegible]
云成淳[illegible]四一[illegible]

手

[illegible]目錄

[illegible]

[illegible]目錄

[illegible]

[illegible]
促織
閒夜
[illegible]
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偶題
[illegible]
次[illegible]
[illegible]
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次蘭亭重陽
旅寓寧放中閑[illegible]絕
次菊坡汪劍丞
次蘭亭秋感
次米省齋立秋
病腰
雪十首
春夜重尋用韻十首
茗閑
次羅梅岑詩[illegible]觀

雪梅
次朱省齋木犀二首
見竹溪羅植府
呈古梅吳府敎
次宋石齋寫竹洲
採梅
次石齋梅花
挽王芙蓉
次朋山鄭晉輔韻
次稻都使心田齋挽詩

借汪□教諭與胡東蛇打[illegible]

瀟湘八景八絕

十趣詩□一首

次姚□□惠□韻

龍金庵次壁間韻

學稼

學圃

學漁

學樵

次□□塘

次龔□中[illegible]

次吳[illegible]

次余□□宿夜□思□首

詠梅

[illegible]

餘[illegible]

□□□下卷目錄

□□□中□□[illegible]

[illegible]

次余[illegible]首

[illegible]

次宋[illegible]

借[illegible]首

次[illegible]中

[illegible]

次宋省齋九月[illegible]

次□[illegible]

室□家見惠冉借韻

[illegible]

偶傷
嘆笙[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首
[illegible]
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九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和靖
萬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次文[illegible]
次韻[illegible]

次程頭學對鏡
[illegible]次[illegible]
次宋省齋[illegible]花五絕
[illegible]首
黃山中用省齋韻見寄次韻謝二首
康使君惠詩借紬謝
次[illegible]
[illegible]首
酬黃仲宜見寄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首
[illegible]
寓婺源紫陽觀
回溪道中
[illegible]
[illegible]首
次韻立秋
[illegible]次宋省齋[illegible]
見山與意

[illegible]行
詠梅變體
夜坐二首
雨用韻一首
生日二首
冬梅
觀梅
梅花十絶
十一月十九夜大雪二首
文[illegible]從[illegible]氏[illegible]宮之[illegible]得[illegible]奄[illegible]介[illegible]有詩十韻敬
次之
己巳閏[illegible]郡[illegible]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近[illegible]又[illegible]道[illegible]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二首

竹夫人
[illegible]漁[illegible]二首
小[illegible]女[illegible]程[illegible]仲[illegible]
[illegible]和[illegible]花[illegible]首
留[illegible]
[illegible]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寄使[illegible]
[illegible]漸[illegible]文[illegible]
謝[illegible]先生[illegible]
[illegible]送[illegible]文人韻
芳溪別[illegible]
呈邢使君二首

[illegible]房□程南仲間
□□依韻
冬夜□□仲韻
□□夜
次□仲□
贈秋□先生□□□□□□□
□韻家□間
觀□□花□□人□
船□□□伎
贈□□□□

□使贈□□韻□
初夏
借□□曲軒韻別黃仲宣
次吳友□假山韻
花朝
上巳□□□□
□□
詩為按察□□□□號 大□□□□
病起二首
清明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首
次金東閣農家雜詠八首
次□□□□□□
□□
荷花
白蓮

後趙可齋朝京
寄東龍□□□
□□伎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有何僕以思自清慎要識樓和明都縣能識趣處風[illegible]
何當鄉取有識豈去壁農夫學稼耕
瀛然大地　吟身有[illegible]覺村野衣撞耳宜松鮮風素[illegible]
懸關何影月傳神敲田樹林鶯萊附有裡遺家未[illegible]贊
前部推敲紙別事精懶泊寒門將春
離綢紅樓障茫茫半是城闕今近[illegible]
樹蘊勁招雨　梢開將今古幾[illegible]
一自淵樵分席後清泉白石與論交　[illegible]
搔牙寺背蒼梅羅跌靜青銅失故[illegible]　[illegible]佳境之
兩[illegible]飄粉數入舞舞蝶累物路聆新安[illegible]　[illegible]入農閣

寄趣詩稿　卷之二　二　知日亭

只此[illegible]供[illegible]庭風作逐學舞節
[illegible]閒通村[illegible]問白[illegible]結層任任照[illegible]字高人遠
自人[illegible]書[illegible]者若瘦[illegible]花[illegible]起[illegible]時
封[illegible]筆硯香猶在集句曾經百詠梅

中秋丁卯

秋氣不分南北[illegible]人不起　花誤
蘿[illegible]有月明
雨[illegible]開
宵微雨過不成泥小坐何妨見[illegible]露[illegible]山[illegible]
梢飽[illegible]

[illegible]

舒嘯亭稿　卷之[illegible]

[illegible]

下築郊坰外寬閑一畝餘波泉朝灑菊夕[illegible]夜觀書消
熟遊明[illegible]紅稻[illegible]晚稼疏
地不[illegible]然[illegible]收送[illegible]合楚人居秋
老欣禾熟林爽釐菜疏高歌仍鼓腹世事豈關懷
屋頭明月上此夕又秋分不[illegible]人俱共[illegible]酒自醒河
尚[illegible]行木[illegible]天香滿世間
人生[illegible]非約青春去莫羈[illegible]
[illegible]從今付分休
[illegible]人思[illegible]心[illegible]
[illegible]見[illegible]休

舒嘯亭稿　卷之[illegible]

[illegible]問[illegible]心與白雲閒盡
[illegible]何[illegible]有山忽驚[illegible]又向還
不[illegible]且帶[illegible]酒更論雨前茶壓
[illegible]日有[illegible]花
[illegible]不[illegible]
何[illegible]風[illegible]起[illegible]花[illegible]
生[illegible]人[illegible]待[illegible]楚人[illegible]
[illegible]雲川人[illegible]況自無窮
無官[illegible]今[illegible]
[illegible]枝縱[illegible]買何業遣愁又[illegible]不[illegible]休

[illegible]

荆軻窩路飛勝[illegible]作冊已行世

偶題

懸苑丈[illegible]綠日笑勞生作歷[illegible]寸陰

風櫺耳聽[illegible]如已何妨醉中不如人且待時

枕倪耿書隨分[illegible]懷抱豁雙眸

懶

疎懶春來分外添[illegible]閑[illegible]

前[illegible]林冬書[illegible]眠琴有微紋[illegible]成[illegible]

日[illegible]不似[illegible]才料[illegible]風[illegible]掛天

又[illegible]山中[illegible]

卒悲百務

山林無[illegible]

[illegible]携鶴杖[illegible]

又

[illegible]林龍久[illegible]大[illegible]綠[illegible]淨世[illegible]釣[illegible]

[illegible]水[illegible]飲[illegible]不[illegible]

雪月梅

[illegible]梅開後[illegible]欲[illegible]人[illegible]好

[illegible]庭[illegible]收[illegible]四[illegible]

[illegible]冬[illegible]今[illegible]與[illegible]

次[illegible]足

入門[illegible]

[illegible]

踏[illegible]伏鶯啼過[illegible]只合[illegible]香[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花[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花[illegible]

[illegible]

野趣有有 [illegible]卷之上 [illegible]

[illegible]

次韻坡江判[illegible]

得則坡[illegible]

闕心[illegible]

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案[illegible]中[illegible]物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野趣有有 [illegible]卷之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時邀看菊 [illegible] 鈔目録

東[illegible]不[illegible]遂閣[illegible]

[illegible]檢[illegible]

[illegible]梁楊婦[illegible]

[illegible]末乎[illegible]

[illegible]除[illegible]

[illegible]史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分今總二分[illegible]

[illegible]

風蹴剪水[illegible]花細[illegible]乾坤[illegible]不[illegible]潤滑[illegible]泥落[illegible]

[illegible]荒[illegible]入山頭[illegible]青[illegible]梅[illegible]

[illegible]粮[illegible]頻斯[illegible]

次[illegible]木[illegible]二首

[illegible]桂子香色總[illegible]山[illegible]

[illegible]獨[illegible]

[illegible]金[illegible]色[illegible]香[illegible]

[illegible]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陰[illegible]封[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潮[illegible]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兒[illegible]仙[illegible]則松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山

探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分來[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除[illegible]能[illegible]

[illegible]之一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孔[illegible]

[illegible]

竹風聲細移花月影遲樂山仍樂水何處復何思
劇屑斷無風了悲娛當琴上操直與竹間棋對[illegible]
低郡臨流勝賦詩賞將閒處日[illegible]遠陶時燒日[illegible]附
致酷題絕色絲細略帶敬美翠微上佳附

遠浦歸帆　蕭湘八景

門山[illegible]長閑南中流水月[illegible]倚闌干延望裝
帆歸遠浦隔蘆花

晚寺疏鐘

山寺鐘聲晚照[illegible]僧歸[illegible]浮[illegible]
恰在幢[illegible]

平沙落雁

[illegible]日帶夕陽下沙漠漠水[illegible]
驚起[illegible]一行

江天暮雪

垂[illegible]晚風[illegible]人歸去[illegible]
亂飛[illegible]江十

瀟湘夜雨

轉[illegible]天[illegible]林[illegible]何處
幽[illegible]蓬窗夜不眠

洞庭秋月

[illegible]

[illegible]行遠公瓜[illegible]

[illegible]香[illegible]

學林

[illegible]

學[illegible]

蘇[illegible]

[illegible]荒園最携書[illegible]餘

野[illegible]不如[illegible]

野趣存稿　卷之上　[illegible]

學魚

[illegible]來[illegible]

畋野紅芝[illegible]公[illegible]春水[illegible]肥

[illegible]

學[illegible]

[illegible]臣無[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小逕[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夜[illegible]

炊[illegible]烟

內堂[illegible]春得句[illegible]

[illegible]

次余[illegible]

地[illegible]數[illegible]香[illegible]銀紅[illegible]

野趣存稿　卷之上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推[illegible]不[illegible]

人

[illegible]

[illegible]

野香亭集卷之下

和安楊公遠叔[illegible]

後學人觀光廷氏重輯

[illegible]山中[illegible]

[illegible]流[illegible]期一片[illegible]

[illegible]與人[illegible]知[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得失榮枯付分休[illegible]之外[illegible]

[illegible]月正秋[illegible]

[illegible]

千[illegible]中有[illegible]心[illegible]化[illegible]

[illegible]人北[illegible]

[illegible]狀[illegible]成[illegible]動[illegible]
人[illegible]齊開[illegible]
[illegible]開[illegible]人[illegible]從[illegible]今[illegible]
題園[illegible]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歸來[illegible]河[illegible]
野趣有聲 卷二十 卯[illegible]
[illegible]水[illegible]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花[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又[illegible]花[illegible]
不[illegible]旅[illegible]酒[illegible]人
[illegible]吟[illegible]
[illegible]宋[illegible]
恰[illegible]又能[illegible]人心[illegible]
本[illegible]花前[illegible]不禁[illegible]酒客中[illegible]一年秋
[illegible]健[illegible]
[illegible]友梅[illegible]不[illegible]見[illegible]
[illegible]雷電欲下取[illegible]易不敢[illegible]
[illegible]誰領會一如陶潛琴[illegible]比鄰[illegible]
野趣有聲 卷二十
造化[illegible]何必[illegible]
竹[illegible]香[illegible]
[illegible]心[illegible]吟
[illegible]七夕[illegible]
自笑生來作[illegible]百無一解太癡[illegible]今宵欲[illegible]天孫巧
[illegible]我[illegible]
織女[illegible]仙[illegible]夜[illegible]丙
[illegible]得人間起早[illegible]
人言此夕會[illegible]女[illegible]我[illegible]
何如牛[illegible]自織[illegible]

次韻答人 [illegible] 首

[illegible] 悠悠東江楓老蕭蕭下

紫 [illegible] 詩狀景 [illegible] 樓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稿 [illegible]

[illegible] 不知前古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梅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無人

[illegible] 首

神仙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將照

[illegible] 無聲

[illegible] 夜長 [illegible] 明

[illegible]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無个事

[illegible]

[illegible] 山長 [illegible]

[illegible] 稿 [illegible]

道人 [illegible] 高山 [illegible] 焚香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題徐氏

[illegible]

[illegible]

門 [illegible] 物 [illegible]

[illegible] 梅

[illegible] 粉 [illegible] 怪 [illegible] 家 [illegible]

[illegible] 用 [illegible]

[illegible]就用[illegible]
細龍盤卷欲爲春字字新奇總點呼既已[illegible]詩[illegible]喚
底須變盡更變貧巧喻化為無閑[illegible]月日風吟自在身
内景通明昔曾行盡真[illegible]已[illegible]

詩家[illegible]

松下盤根逕剎徑竹[illegible]外[illegible]文[illegible]領閑風月
行何無非妙悟[illegible]

詩囊

天凡[illegible]依淡[illegible]家[illegible]
[illegible]

詩將

艸木森羅[illegible]勝應無敵
郊島從旁作[illegible]

詩匠

吳剛運斧將修月[illegible]好何何出勞斧聲
無痕無跡自天成

詩箋

[illegible]管容[illegible]藏兜[illegible]木[illegible]大[illegible]有[illegible]
詩道毫鋒白有花

詩筒

[illegible]錦[illegible]了長錦續[illegible]成[illegible]一節此君[illegible]錦[illegible]
莫奴攜去又攜來

詩牌

閑亭虛閣多[illegible]各[illegible]工爲[illegible]題數[illegible]
敢期他日碧紗籠

詩壁

一方素壁能[illegible]走幾首新[illegible]水[illegible]好驚人看不足
數儀技[illegible]動吟情

詩癖

生來[illegible]癖就佳句吟得[illegible]成[illegible]有[illegible]險[illegible]驚鬼[illegible]
直須字字要驚人

詩狂

搦取起江供[illegible]水[illegible]起如椽筆
大咏高吟欲[illegible]人

蝶

蝶來銀[illegible]遊入[illegible]

其二

款款穿芳[illegible]雙雙[illegible]花香

自笑一首

自笑人生[illegible]倒梅橫雪

心[illegible]過[illegible]月[illegible]大無人徒若意事多忤傍更休說
[illegible]如領署　杯酒不必如[illegible]只[illegible]酬
東郊[illegible]居偕　開與物[illegible]陰更[illegible]穿客樹
內山倒影落[illegible]分[illegible]客爲[illegible]心[illegible]日誠
鼓[illegible]孔[illegible]偏酬

癸未中秋

宗入郊墟[illegible]漸微素何能序時推移景逐三五秋分夜
光[illegible]常月滿[illegible]仙[illegible]兔迷[illegible]
廣寒宮桂花空發近世無人折一枝

次和[illegible]

欲坐春風欠宿[illegible]公[illegible]
門[illegible]一犂煙雨我無田
[illegible]

歸齋

門[illegible]休[illegible]不行[illegible]不食[illegible]
微微[illegible]
[illegible]公
古[illegible]心天不夜[illegible]中月長秋[illegible]
[illegible]雷[illegible]打[illegible]鼓[illegible]光不
[illegible]

[illegible]

外假司天太史[illegible]

和韵

湖[illegible]今已[illegible]風流嫁[illegible]梅花[illegible]

一度留時[illegible]

瀟竹[illegible]竹[illegible]

人[illegible]

湖上[illegible]竹[illegible]

漾直[illegible]天也不[illegible]皮[illegible]

依[illegible]

[illegible]

野趣存稿　卷之一　　卯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次[illegible]

久[illegible]一[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天[illegible]

[illegible]

次[illegible]

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次程直學對鑑

[illegible]

[illegible]水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次宋[illegible]菊花[illegible]

東籬[illegible]正秋高氣骨清寒[illegible]群芳[illegible]

梅花[illegible]可作[illegible]交

野趣存稿　卷之一　　卯日[illegible]

凡[illegible]

[illegible]

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樂生江上曉風前題詩懷狐無因送結夢化蝶又復[illegible]
曾始未逢容貌假何期持手共試人
竟日昏昏酣夢中依然緑暗有紅稀[illegible]斜月書全今
四月終詩有感道詩相逢無鴻消息又情深作馬牛風
如今軒敞到郊[illegible]數着伍辭還不同

黃山中用前首韻見寄答謝[illegible]首

嗚別匆匆二月人因謝相見月[illegible]問數昏乾難龍關何
一幅離腸怨隔前風[illegible]詩床何日注鴻魚例任鑑路[illegible]
每逢騷客論心處[illegible]着山中寄竹然
陶窮兀兀坐愁中忽見[illegible]中小禁斗心事無從寄裴見

知自爲
交情今在帖[illegible]道花[illegible]知何日老[illegible]除調[illegible]經風
多[illegible]抱九[illegible]有[illegible]同

談使君[illegible]借[illegible]

総而生[illegible]有封[illegible]布成野[illegible]由大
他的今[illegible]何衆[illegible]日[illegible]帳閑
一經題品[illegible]

次劉[illegible]窗九日[illegible]

問消何用日[illegible]下[illegible]小[illegible]笑問黃花前日事
本生何今無[illegible]用
[illegible]時中恨[illegible]不用狂九日有人[illegible]

不以[illegible]
秋菊有[illegible]見[illegible]此[illegible]
只恐[illegible]不[illegible]
西風搖落[illegible]南北歲[illegible]梅竹[illegible]餘只消[illegible]間
年[illegible]何[illegible]公
緒下寒花[illegible]自[illegible]來[illegible]酒還斜醉化[illegible]
[illegible]金
佩[illegible]菊[illegible]歸[illegible]
[illegible]清[illegible]佩[illegible]
菊花[illegible]

[illegible]
老夫酬學少年狂
黃花雖積名錢流[illegible]詩家[illegible]貴[illegible]
冬雨道恨尚悠悠
人有九日[illegible]流[illegible]
祇應吟筆燦生花

月下看白道

菊花[illegible]

其二

[illegible]

又

引得攀華入夢魂
想倚危樓十二闌　吟成何是過名下好風吹險處總底
勝得仙翁九轉丹

次韻立秋

白帝交承下令時漸收絲竹[illegible]燈火兒曹[illegible]
鳴過汝場[illegible]空悲夜月　[illegible]風[illegible]近[illegible]
從人[illegible]物[illegible]後[illegible]

九日登高次宋[illegible]韻

[illegible]

見山亭送
[illegible]
相對沈[illegible]無
[illegible]

黃粱已熟夢初醒[illegible]和[illegible]
[illegible]
何處梅花開[illegible]

菊梅交承

[illegible]

北風吹十小榻[illegible]

夜坐二首

門外霜風撼撼聲擁爐[illegible]對　登明閑思浮世古今事
[illegible]聽荒城長短更[illegible]終日沐[illegible]名利竟無成
從人笑我[illegible]白[illegible]
相伴青燈坐[illegible]老來計拙[illegible]年光[illegible]何看[illegible]知
[illegible]枕細眼[illegible]人情[illegible]見[illegible]涼
知心却[illegible]風和月[illegible]花[illegible]綠香

再韻一首

聽歌[illegible]挑燈開卷眼能明

[illegible]人[illegible]老[illegible]對底
等閑且對梅花月[illegible]　倘清
[illegible]紅[illegible]掩[illegible]光劍　雖然[illegible]選四
只[illegible]深鶴白[illegible]老[illegible]少年風感慨吟[illegible]永夜越淒涼
又見梅殘銅爐有穀道猶存一縷香

生朝己酉一首

[illegible]快哉六十不[illegible]兩歲
[illegible]高[illegible]髮[illegible]支離[illegible]不材
都是[illegible]梅[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冬興

[illegible]

觀梅

老來幾度[illegible]纔見梅花露十分未定相看難屬我

[illegible]

[illegible]野趣寄稿

枝梅

竹籬茅舍[illegible]來[illegible]擬有花[illegible]如老樹荒煙裏

想[illegible]本同

古梅

荒寒[illegible]是[illegible]家獨木橋橫小[illegible]斜[illegible]是無人行到處

[illegible]

春風先已到梅花

[illegible]竹外一枝春看來未[illegible]輕攀折

[illegible]人

[illegible]人[illegible]

不[illegible]人[illegible]字[illegible]

問梅

[illegible]梅[illegible]

恰又無言領界人

折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千葉梅

[illegible]梅[illegible]一[illegible]向人[illegible]

[illegible]

雪梅

[illegible]

月梅

梢如鹿角月如眉月到梢頭分外宜梅得月來偏限好
月和梅看越清奇

雪梅

下妃滿臉伴梅花不與群芳定等差良是清[illegible]嫌作眼
故邀羅蘇汝簡過

霜梅

梅到迎闌日正嚴依然不任散清香欄[illegible]青女[illegible]滿地
也要教渠學粉妝

冰梅

經將花帶寶瓏珩彿彿有蛾嫦紅一夜清寒風約凍
分明身在水晶宮

照水梅

梢橫臨水小溪長幾點疏花冷浸中自是晚妝勻未了
故擡粉面對青銅

梅影

柴門相對月華新月上梅梢絕點塵却是嫦娥工性巧
不須丹頓畫全身

早梅

籬下叢叢菊老時清香飛上向南枝化工本必無私造

試問春風知不知

遲梅

盡道孤根是晚回深[illegible]今年木[illegible][illegible]東[illegible]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留與春芳作伴開

殘梅

可惜梅頭爛熳芳無心要趁[illegible]陽收寧教片片隨風去
點在苔痕滑也香

梅實

[illegible]縈青了[illegible]枝[illegible]味含酸[illegible]蔕[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也[illegible]調羹佐商宗

十二月十九夜大雪

六出[illegible][illegible]從[illegible]華[illegible][illegible]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本[illegible]造化工夫巧
且看乾坤侵[illegible]花
明朝正日當年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

又

又已云除四日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地[illegible]有[illegible]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
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又

人[illegible][illegible]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迴絕塵[illegible]錢[illegible]心也折腰
可惜梅花無覓處秖應低亞小溪橋
友梅與編校壽宮之側築廬[illegible]
次之
[illegible]人[illegible]城[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梅[illegible]竹[illegible]
[illegible]世功名[illegible]
[illegible]迹[illegible]是[illegible]
[illegible]宅[illegible]然[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
[illegible]趣[illegible]知[illegible]
[illegible]人心[illegible]
也夫分[illegible]
[illegible]梅門[illegible]林[illegible]有時[illegible]
[illegible]實[illegible]交[illegible]
[illegible]花不是一[illegible]見[illegible]知巳在
[illegible]題[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竹[illegible]安[illegible]門[illegible]
對[illegible]作詩[illegible]看
[illegible]外山[illegible]作[illegible]前山[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月[illegible]

[illegible]非[illegible]和氣[illegible]閑吟處
[illegible]滿[illegible]
竹[illegible]門[illegible]足[illegible]見[illegible]
[illegible]我[illegible]
[illegible]巳[illegible]是日[illegible]
寒食[illegible]
[illegible]又起[illegible]
[illegible]林[illegible]飛花[illegible]
報恐陰晴天不定明朝有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知[illegible]
小[illegible]不[illegible]風[illegible]
[illegible]定[illegible]
[illegible]
見[illegible]
[illegible]下[illegible]
[illegible]天[illegible]
[illegible]州天與[illegible]
再用韻奉酬
[illegible]小[illegible]香[illegible]
[illegible]名[illegible]人[illegible]

天上飄聲響東處珠璣推獎惕小章

又用仙本韻

山水有安小人耶也頂[illegible]枝可路香扶持秀才[illegible]蓬内

紅塵何夫[illegible]退夜到與[illegible]吟出好詞腸心切大裝[illegible]

自[illegible]倚更[illegible]為有[illegible]陽春拜兩章

再用原本韻

文獻中原仰大[illegible]州名由此[illegible]人香[illegible]夜月照江湖水

談笑風生尚領綴入理[illegible]從閒處見奇篇當向靜中推

明創小隊郊則去倚有新吟有一章

五用韻本韻見寄二首

揚觀邁遠歷[illegible]那個有清名[illegible]處香火道春風儀似[illegible]

一輪秋月今[illegible]荷葉[illegible]又[illegible]倚對[illegible]錦興亭

清路[illegible]出與[illegible]感[illegible]人可章

漢劍[illegible]成用 [illegible]江湖劍字可倚香與來日近[illegible]杯酒

老[illegible]從途[illegible]誰思[illegible]有名[illegible]利代[illegible]

東顯凡坐隨無車[illegible]閑[illegible]九[illegible]有自速

寄[illegible]同府

花[illegible]升丟錦還有紅[illegible]正逢[illegible]節[illegible]

又見池塘[illegible]欲縣[illegible]思任[illegible]封[illegible]下[illegible]天

行看天風[illegible]手霖[illegible]生[illegible]海[illegible]

[illegible]概[illegible]

憶[illegible]紅[illegible]生民有[illegible]外[illegible]

風[illegible]中[illegible]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下今年[illegible]見四郊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已[illegible]

[illegible]和[illegible]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天[illegible]不是今年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是[illegible]時[illegible]

[illegible]

……文六句……發春……驗但句……

家京除歸守……

用……

處……清紙……何時……門好風吹過叢

……餘……手……須

……驗人……吸羅扇……

……生……臉風

……微……大……大但……餅……

芳……如……

今日……一年……度但無……

野趣舍稿　卷之六

學齋先生句法類

錢王……起

攬……一春人坐米……

四野……山紳水入吟編

明朝……

鳥……飛……

青……田晴……秋……

家山不……

早起……散令……花發……

[illegible]

[illegible]

……木為雕風度古松林

……表始覺紛紛……職指敵……用心

……數花……林

……已林林

水西有……

[illegible]

……作歌……

荷無今古數枝並……

……春……香風……

[illegible]

[illegible]樵林漁歌[illegible]

任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竹時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見[illegible]放[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林[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心禪[illegible]

[illegible]花屏又遇春[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葉[illegible]中[illegible]此時[illegible]

[illegible]味[illegible]

[illegible]

遇秋[illegible]先生[illegible]

月分[illegible]如名香[illegible]文章日月光[illegible]

野趣[illegible]稿 [illegible]卷之[illegible]　卯[illegible]

[illegible]

結[illegible]架[illegible]飛放[illegible]

數[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花[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已[illegible]今見花開[illegible]

不知又[illegible]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開[illegible]成[illegible]如[illegible]

[illegible]分[illegible]七分[illegible]

一[illegible]

[illegible]

丁[illegible]孤山[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

不[illegible]何[illegible]分[illegible]城闕[illegible]

[illegible]

寒谷[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微[illegible]久[illegible]入[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走[illegible]　卷之[illegible]　卯[illegible]

[illegible]

不[illegible]收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對[illegible]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教[illegible]卻來[illegible]似

蝦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依

花[illegible]

花[illegible]吟[illegible] 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由[illegible]有物[illegible]本[illegible]寒[illegible][illegible]

人生易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明月光分[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將[illegible]令民[illegible][illegible]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又[illegible]

自[illegible][illegible]發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要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几山[illegible]代[illegible]

閑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勝居[illegible]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兩字光陰不貸私心猶敢負師箴

病起 三首

一病已彌旬朝來試整襟[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摩[illegible]現[illegible]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成陰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清明

清明又向客中過惱殺家山事若何未及掃松徒悵[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遊水西次[illegible][illegible]韻

松陰石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圖[illegible]山花亂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扶醉歸來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祇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

數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次金東園漁家雜詠八首

柴籬旋編新箬笠高時仍曬舊簑衣片帆剛趂潮頭上
春漲幾添一尺肥

篙撥舴艋閑來往手把絲綸自卷舒耍了巳清風露慣
蓬牕便可當吾廬

醉來斜把鸕鶿飼夜後長將月作鉤浮利浮名渾不問
數聲欸乃暢歌與

秋有幾狹汲與熱出沒風濤怪氣饑時得酒歸明月夜
呼兒作鱠旋批鱸

愛去真了答作句笑老姜公用直鉤　傍水鄰俱漁叶

野趣有稿　卷之一

四時風月在篇用

幽岸蘆花飛雪絮一汀秋色找銀刀平生不識榮華夢
只把青蓑當錦袍

那有盲盲來發上暑須開棹上船頭飾人借問家何處
柔帆月水西涯

風鬢岸邊安釣艇雲形容裏散楊花披簑頂笠攜魚去
遙指前村問酒家

書懷

檢點頭顱髮半絲老來劃地費支持枝綠冷淡知音少
事每差池賦命衙一朝寒艮可歎三平二滿且隨宜

[illegible]

野趣有稿　卷之一

[illegible]

星耀南極彩雲邊[illegible]轉[illegible]日前河[illegible]
椿松齊算老坤仙心[illegible]秋月燭[illegible]人有春風慶兩年
祗[illegible]久[illegible]有飛[illegible]下見人

[illegible]作[illegible]二首

天[illegible]本[illegible]思坡老玉樓何
[illegible]地[illegible]然竹火更垂紙帳當羅幃
[illegible]貧家眼下[illegible]
連[illegible]山城恰負人[illegible]肥香不[illegible]
竹[illegible]門[illegible]
[illegible]

但[illegible]把[illegible]

輓[illegible]首

連年客裏度生[illegible]前[illegible]好
梅花初放[illegible]
浮[illegible]六[illegible]度[illegible]健[illegible]
明[illegible]花[illegible]
[illegible]門[illegible]用
傳入[illegible]知

次[illegible]韻五首

老[illegible]雖皮[illegible]六出[illegible]

[illegible]

予嘗聞米翁云家錄有韓[illegible]
淳元時如兵燹雜林以吳[illegible]
真多散失焉此稿予族弟[illegible]
[illegible]聞詩以示予予以歸之[illegible]
先生什記詩藁而系楊氏後人
尚世世寶之

嘉靖丙申冬東崖汪玄錫識

玉斗山人文集三卷

（元）王奕撰　（明）陳中州輯

附錄一卷

清初鈔本（四庫進呈本）

玉斗山人集三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南宋王奕撰。考集中奠大成至聖文宣王文，稱至元二十六年歲在己丑，江南儒生王奕等。其玉窗如菴記則稱歲癸巳前，奉旨特補玉山教諭。癸巳爲至元三十年，然則奕食元祿久矣。覈其出處，與仇遠白珽相類，題南宋者誤也。奕字敬伯，玉山人。所著有斗山文集十二卷、梅崖雜詠七卷，今竝不傳，惟此集尚存。本名東行斐藁，明嘉靖壬寅其鄉人陳中州爲刊版，佚其詩四首，而別附以遺文二篇，始改題今名。其詩稍失之粗，然磊落有氣，勝宋季江湖一派。素與謝枋得相善，枋得北行以後，尚有唱和詩十首。又有和元好問曲阜紀行詩十首，贈倪布山詩一首，稱爲金遺。其寄周月湖絕句，亦有起觀疆宇皆周土，只有西山屬商句。皆尚以宋之遺民自居。則其出爲學官，當在己丑之後。然其祭文宣王文，稱天混圖書，氣通南北，尤域甫一，可與可舟。祖庭覲丁歌稱幸際天地還淸寧。於新朝無所怨尤。祭曾子文稱某等律以忠孝，實爲罪人，願保髮膚，以遂終慕，亦未敢高自位置。覥首鼠兩端，業已偷生虧節，而猶思倔強自異者，

固尚有閒矣。集中詩文雜篇，頗乖體例。然無關於宏旨，今亦姑仍原本錄之焉。

[illegible]文集目錄

卷之一

[illegible]王文
[illegible]顏子
[illegible]孟子
[illegible]曾子
奠先師沂國公子思
祖庭觀丁歌
詠歸歌
和元遺山紀行十首
和杜少陵望嶽一首
和李太白春山一首
和元遺山太山古句
和趙若倫舊題多景樓
和羅隱詩再題多景樓
和盧疏齋多景樓韻
題北固亭
題焦山吸江亭
題焦山客位
題金山金鰲閣
書趙忠靖公祠堂
到揚州
題維揚
登黃龍峯
題陶狄二賢祠
彭澤新縣靖節祠

卷之二

四絕呈淮安周月湖
鶴林寺絕句
題彭澤舊縣狄梁公祠
題小荊嶺

歸途有感
題池州郵亭
九日申屠伯驥同飲壽張蚩尤冢上
題泰山仁安殿壁
新州扺上有感二首
和遺山呈太山倪布山真人
呈申屠御史忍齋二首
次韻上雪溪程侍御
別宣慰王中齋
贄見五峯燕先生
再和韻上石塘吳
見陳月觀二首
五絕呈李惟學山長
呈招討李春埜
和中丞徐容齋賞月維揚
和申屠忍齋錄轄秦郵韻呈荀治書生
登秦郵文遊臺天壁亭長歌
庚寅五月十二日偕楚平甫拜采石神霄宮太白墳
祭青山太白墓文
青山二章章四句
彭澤祭陶靖節祠
謝疊山己丑九月被執北行閩士以詩送之倚歌以餞
淮安路教授謝西溪己丑二月餞疊山于滁義堂有詩後三月僕至西溪疊山已行矣
聞疊山己丑四月七日死于燕
和疊山到山陽郡學四詩
和疊山陸興阻風
和疊山送淮安士友韻
和疊山小姑廟
和疊山小姑海門第一關

和疊山舟過譚港
和疊山拜李白墓
再和前韻峨眉亭
和疊山拜虞雍公廟
送泰山傑布山
和徐中丞客齊舊太山一百五韻贅見
石塘歌呈吳侍郎
謝吳侍郎
黃池大水歌
同建德寄遇和峯隱士
和李提學存畊船山酌廉頌
過江絕句
梅
泰山
茂陵封禪壇
漢柏
孫明復石守道祠堂
水簾洞
白馬嶺
護駕衆 原缺
大夫松 原缺
和殷好古外郎二首 原缺

卷之三

樂府

肯堂欲惠書不果借蕭彥和梅花詞見意
舟過桃源還逢初度和歐陽楚翁詞
和趙蓮溪提舉遣懷
和謝滑庵齊山
和韓南澗采石峨眉亭
過曾日葛才買舟至維揚往後經行故蹟
舟下匡廬有感呈燕五峯
過彭澤發明靖節歸來之本心

過采石招李太白
過瀋澪丁家洲乃德祐渡江之地有感
金陵懷古
和辛稼軒金陵賞心亭
和朱靜翁青溪詞
秦淮覌閙舟有感追和思遠樓
和趙蓮澳金陵懷古
和辛稼軒多景樓
和陸放翁多景樓
題維揚摘星樓
和元遺山題揚州平山堂
題新州醉白樓
憶疊山翁
題揚州瓊花觀
客山陽偕諸公泛杜康庄劉伶臺醉以
發淮安待天樓
見王肯堂
和周美成金陵懷古
遺文一首 附紀事
玉窗如彝記
東行紀事

附錄

遊懷玉覲斗山遺稿　李夢陽
遊懷玉和皓明韵　黃宏
遊斗山書院故址　丁碱
遊懷玉歌　李夢陽
過梅窩精舍　李夢陽
梅窩初度有感　李夢陽
和皓明二絕　無名氏
梅窩吊古二律　陳中州
叟稿校識語墓文　陳中州

目錄終

玉斗山人文集卷一

南宋王奕著
明陳中州編

東行斐稿

先生文章辭晃眾稚六經而氣節鋒芒獨銳於東行一稿歷年二百徙作散亡僅存此塊碣之開卷猶有皆集更次而黎鳴呼讀先生之文誦先生之詩論先生之世底先生之心果有不倚於筆硯形骸之粗者述斐稿

卷一

東魯義約

僕慕灑歸隱結屋瑯峰十載耕雲吟計僅足起觀宇宙之間人道之大惟君師而已天門萬里力未能叫風雲依日月汶陽鄒魯之邦吾夫子之宮闕在焉含九域既一關河無阻學者不能致禱酒稱香之敬是不知有知也欲壯游行散告吾黨伏以闕里宮牆久矣關河之隔朝廷鍾里遠語文軌之同欣聯尼山師道之尊合敘曲阜心香之敬況洙泗即非弱水而鄒魯正是中原今既在邦域之中何自棄門牆之外悕聖師夫子平時猶老於轍環而吾儕小人閒世甘忘於株守敢邀同志用決此行或負笈或攜琴偕祥於長亭短驛可乘舟可乘蹇吟咏乎名山大川覽天地之六經而聖賢於千古慕溫良恭儉讓之德想仕止久速時之心出處不得罪於春秋生死亦無慚於名教觀淮河泰岱定有至人過盤谷訪商山豈無隱倬衆敘以伏須截為期謹約

奠成至聖文宣王文

維至元二十六年歲在己丑八月丁未朔越三日己酉江南儒生王奕等昭祭天混同書軌通南北不違教于聖謹袖瓣香致奠於先聖至聖文宣王曰詩書世世以魯維周匪敢私周實為魯謀展有蓍龜吾我告猶於以素王於魯人陋姬今為廉謙家致滅此猶南向酡以公俟戰瞻閒洛每仆不敢或異微言盛行

中州昔在建興興焉俱浮有集古稀羅臨魯蓋元化
捐瀝如鼓傳斯緬想神靈徽環歸休魯慕般衣猶而
春秋鄒公更五欲旋難諷歔往從之江漢限隔九域
甫一可〃嚮可舟今我不勇歲月其逝完無他〃悠哉藉
是憂秦先在天下獨夫幽碩語恩未納以大獻懷疑
若到今思獲拙遠泗洙以乾鄒鄒望魯千年今兹
曾遊何以薦蘩枉奉蘋自尚饗

奠先師兗國公顏子

三千門學惟公獨好一盡之後惟公獨當後此無憂
其聖矣年一日而天地萬物皆歸吾仁四代禮樂對
仁中一事耳樂莫大焉何憂之有名垂萬古壽莫長
焉今夕何〃獲瞻井巷某某士也所希者賢請事勿
之一字服膺拳拳以終餘年

奠先師鄒國公孟子

曰戰國去春秋僅百年而人心之壞甚矣子利於父
臣利於君士利於權謀學利於偽去天下滔滔守始

我惟公興仁義之車嚮〃孤寸齋〃汲宋楚之効復正途
而室利祚好辯豈其志哉盡心知性知言養氣天爵人
爵所以發夫子之未究者居多其有功於人心世教
為何如何〃其為命世之大才也此何時哉得遊
聖域而瞻廟貌耳目身口不交於物不昏而為妄婦
念數錙銖之偏皆是大聖則以直養而無害者得所
歸焉敬潔危誠以報千古

奠先師郕國公曾子

聖門三千之徒而一字之孝獨與之公不敢致傷之
學至易簀知免然後知生而學死亦學美學聖人莫
公若也移孝於忠何後人之不多見耶與之於無造
於報父之天者固如是夫秋菊寒泉之思魯人之報
於公者明未至焉思生尚有志焉幸遇東書獲瞻儀
觀某等俾以忠孝實為罪人願保髮膚以榮終慕

奠先師沂國公子思

中庸一書性命道德之根本孟子親傳發為仁義七

篇自漢唐歷五季一千年間學者不得其傳至宋河
南叔子表而出之建安朱子繹而明之人經大本甚
世立法後之用下士者由之則興舍之則亡建天地質
鬼神俟百聖而不惑者也其吾夫子此人何人得者
聖域爽足以補平生之大欠某士也參贊之功不得
以行所學惟有謹獨素位不爲無忌之小人乃所
以報先師也洋洋如在尚其鑒之

祖庭觀丁歌

八月朔覆庭拜杏壇得覩周禮之器在

吾祖祠詒又中氏受恩未報夫子靈來孫願治新孫爾
幸際天地還清寧奔馳水陸數千里柚香今得拜祖
庭天欲使瞻周禮在時哉巧值閏上丁孔方學者齊
博士新盾上令來交承聖門不敢負所學事事以
敬行六經爾時已是八月朔大中門闢天微明左開
毓粹右覲德燈燭煥爛文流霞奎文閣下禁紫燈
相林鴉鵲爭飛鳴金絲堂前班列出笙鏞隱隱金石聲
三氏諸孫列左右啟潔宿齋排同河各崇尊長俯就
位深衣襴及江南生禮官三請諸祭所朱扉啞軋開
中扁大常金樂交作奏秋被籩豆環簪纓首從先聖
吾觀後鄒亮次第奠縛僖邦濟齋國父母廟泗沂合
配從東兩五賢推薦孔伋諸俎豆亦得瞻其識春秋
天下記文廟太常四丁惟魯行青衿白髮老學板現
丁未有如斯榮淑然清都雅樂聳目變換心神驚
南門設罍飲福胙公堂交錯兕觥飲觴摘主杏壇
下手懷縉紳欲概想恭祖素王師萬世道如日月行
天晴幾年讀易生瑟暇景仰臘思真漢儒誰令謁
化隋幾溫京覩得瞻儀形忻若麟鳳又丕青齊探
樹羅梁頹想當時何代本日落仕委曲隨人情不知
無可無不可與時潛躍無淹遲君臣大義要不廢豈
應紛轍僕給更匡關宋害走列國衣誅漢祠重千齡
誰云木壞又複褒崇林楷理猶微模文被武烈忞斯
爐春秋無復陳昔蒸皇王帝佃禪林休尼山泗水常

朝廷孔林黃屋已八至功與泰山争嵘惜哉祥符
天子幸生晚不得陪公卿封疆萬里撤私町恩現此
夕仰大成八表雲番塵眛目仰孫宣子視獨瞻覩周
又魯學盈進膝與聽語聞發寢兩生此日既見聖中
道來有傾蓋程鄭歎道不在彥杜誅愆禮樂添滄亭
歸與玉斗授論語願與諸子歌菁莪庶乎可以報罔極
蠢生來必終頃莫變於戊敬記祀事刊作學者座右
銘

八月八日偕廟學教授曹彥禮及孔顏孟三氏諸孫奉
齊進集遊達泉到沂水緬想風雩之樂余乃浴沂
作詠歸歌
浴乎沂滌乎達（達泉一源百步遠合沂水清寄可愛）濯乎髮兮二水之涓
風飄飄兮吹衣高門出衣雩門歸千八百年之下兮
何時待歸遲遲兮遊遊欲慨交集兮耿黃唐之莫追
已而已而遊者如斯兮予將何之
八月望日深衣抱高廟御琴奠酒首歌南風繼作

憶顏三氏諸孫環立以聽為杏壇一時之盛千古
之下令人慨然作歌云
秋日暉暉兮槐市成林白鳩關關兮漢柏陰陰杏壇
高兮幾尋奠桂酒兮孤斟蒼梧不可呼兮摘得抱南
風之琴家顧夫之不承兮傷哉兮遺音契千古兮追
心歸兮歸兮乃今不負吾來之深
孔廟既拜之後又不遠三百里過泰山過汶河壯
哉斯遊上日觀作宵日敢火發茶竈之私

日月東行天左旋光中久矣知乾圍輪開泰山有日
觀窺疑散墨多勞傳言謂鷄鳴其上鶴鳴海水如
伏蔽火輪磨荡上復下崖撞石裂聲填填天門鐘鼓
報清曉塵世正有洗元元狗回換春信月底安得臂
羽如飛仙誰知白髮際同輒得來鄒魯拜聖賢意甚
曲阜至岱岳捫參歷井登其巔遲足就宿會真殿如
乘析木棲微垣是時八月二十夜明月正值奎婁躔
定明斗落懼失墮一宵卜起無寧晡偕行諸子大軒

睡笑我歷藏狂且頗深衣端坐愈不寐添腸游胃玉
女泉少需道人攜手曰若欲覩日今當前忙汝扶策
扶草莽翩躚攙攙奪諸公朝諸公拍手笑於後被公吞
了丹砂元隨號一氣沛覩頂隨隱紅鎮開東是元雲
茫莽幻紫色金椿寶開萊攖田秋深露重扼我肌扶
桑望吠鼎欲穿須史眉盤林天封脫衆寒鈍開依存
上上下下復上下千辛萬苦方團圓小臣不敢瞻目
視九拜壞頹肝膽悲起來恍惚花影江天何容易流
度瀾義和滴滋失寅餞按覆旬日為音元天奴鋤煙
肾不挂夏湯夬死曾餘塵栽號崎江虎豹舞罩衣尚
綢緡反全夢醒忽爾登泰岱稽首再拜請老還願保
和陽守黃道重雖赫赫行性乾沄鈴收渙盼下界西
北通達生長崐山如鏤甲水如帶八荒草木皆新鮮
回視泰碑與漢篆神光燦爛生妖延古今聖賢或發
此乎觀莫不心虔度歸來現惱復弄影入天出香纏
與情蒼梧不遙放熟死栖愁惟有萎心望分陰寸影

正可借人間兒女臨鷄紙登封覩日世不少作如是
覩能幾焉作歌歷歷紀其實後奉請翰予長篇
金翰元遺山來拜祖庭奉紀行十首博錯歌之先
後殊時感概一也

和元遺山一首 月南山北放先歸而居魯孟廟在嶧山之下去曲阜七十餘里

曾橋部准朝 自軍掌引魯橋出去 浮塗歷春燕翠嶂倚天木碧
髯東南隅烏暮曲紀城 即春秋紀王城在嶧山之下 三清敵仙居
平原積硯砌雲河鳴泉珠小徑半折上行與孤鳶俱
循崖寄斯篆 李斯碑在嶧山 恍惚東封書叢殘泉連 稱秦碑名連
花附 巖巖嶮青徐正道盡荊蠻正爾宜羊車 泰山如登貴張王車
而上 蚌珍不敢昊鳥乾到拾掎 孟廟孟里皆嶧山之四沒結 南門肅
孟廟 廟在鄒縣南門 冠袂光框趨氣大風有亂鄰少不必鄒
遺孤覩甚精 孟母廟在孟廟之東 擇師誰復如 鄒縣閻王廟即孟思叔孟子之
墓慈

元遺山詩不荒城卧魯甘寒面潛草英華年春玉宮
哭荒比成陽我昔入小學首讀仲尼居首讀
百不慨但有懷我琴少長授書於胡先義理
俱攝奔会卅常懷豐想藏書翻翻七十子側眼

見舒每慨然望闕里目思齊魯吾東五原東北青因
猶是春愉今日復何日兩姓預夏昔陪之金如■
石聲號如夏清節綠哉
神明睍放章書何如

和元遺山二首

高垣門十一魯國有十一門云是魯城基淨之化剚棒孔翺
存戚儀奎門出浩漠金時創奎文閣其高入雲杏壇歷遠迹杏壇義在
花在夫子廟前古今帝王所什眾卽隨入剛此天闕可望
不可躋詩書壽考歷孫子歸道現杲之不可尚百世
當前如
遺山詩曰啟屋叔夫曾氏使埋萦基八尺拜燈下儀然思光儀懷當講授扣佩服何遠邈當筆戈何人磬良相長隨千年仰階級天除不可躋文杏祖北我世世翎清輝撫櫻想此社在木澇何如

和元遺山三首

聖人與天遊擇地豈必巧裏進千里林老翠鎖盤繞
斧斤不可尋兵叔不能燎翁仲儼匝落孔墓前不翁仲其高丈二
麟虎峙強矯前墓時物書生拜風木起立九腸攪鄰室今
不多馳擇古應少春秋泉壞幽日月天地曉沫橋一

綠流木水在夫子墓前小橋小澗僅三尺而已滲注入萬話入陵見金棺
公相討不早父乾兮母坤白骨無壽夭御寬絶歸鶴
誰復誹華表九原信可作兩觀事未了
遺山詩曰壹堂魯二檜惡韻出天培根拔疑千把奇青供百爐翻空甲兵亂環墻入荒燎青塢下雲上屋能寰自緣衣呼陽人賤歸濟如猎曾和木何張名取相一少神明依扶持危運山最易曉曹吾滿荒榛遺宮餘曲沼紛之關戚壞何異異然早道居有羽陸物舂無壽夭霜皮眼中見薄之自廉衣果有本山石萬古青未了

和元遺山四首

兩偏額樂園屋角接聖境顏回陋巷在夫子廟之西偏想當坐忘
時聰明盡點屏上桷松數株下種麻千頃今皆荒蕪蛛網
結秋然綿姿議屐井東連勝果寺元此謁舜額象教
剛沐齊廟事不求異亡有定在雖帝不可請繙想
書雲時蘇公台在孔子廟西卽冬至書雲之地五色望燦炳三家後深
井折字井在廟西錄蒞水亦冷卓之正寢祠周公大廟正寢之祠慕嘗
猶定者金縢宗老心綬辟直要頓照影風柏翁柏翁井在
魯城之中抱謁空望纓

遺山詩曰陋巷陋老屋在人境門前新蓬蒿開戶自出扉之卻無百畝田郭釀半頃鐘邺那自供取足惟一井此井飛千載清冽傳質類尚想默飲初至味久益永德降與周孫聖賦朔追謙負中有此樂日暮獨何媚泬然尚古哉一自我甘於土地果能神精於得深者塵埃豈何有素嘉惠垂師其學譯我塞從之抱孫健

和元遺山五首

高門連曲沼上有泮宮臺芹藻不復薦漪來風
埃靈光突其君蒿藜良可哀兩皇於陋地驅車儼臨
誰歸鈴鈴得失護護胡為我何如袖春服行歌與時
借我來晦回髮歸永同此陳榮素志童冠廌瑛預借來
酌連洗連盼遺泉在泝水之東請今生於右瑋雅趣狀此諧步雩習
風販自覺聰明開

遺山詩曰泮宮何所有無雩但荒臺泮水涸已久北風捲黃埃嚴陵魯公宮感極令人哀默嶽亦風事觀謹到手涯作詩萬之極兩今安在哉辨愛數靈翁不與三傳家爾方法無聖師猶膂懷但欲春服成風乎歸來代滌陵萬人浮世寡所諧浴沂有日一笑心顏開

和元遺山六首

壯哉景陵宮巍巍極神猛洪雅大庭厘制度合雄騁
聖世尚封崇功擬天地並中天惟事發靈長軒儀頌
我登望嶽在黃帝陵後一慨心自領添能策奇燕自謂
出天幸大運旋九暮捧首歸萬昂富貴積金臺碰礫
拚營屏倚無大大籍在誰胥之辨擔下土杖人上奈何
不深儆

遺山詩曰大厦何死如決當雖日進鞭然身耳伏靜肉會一瞬卿也不戰虞名與臺賢並天刑竟莫逃不待七日須曾賭盜從雍權得昭首領豈卿則小人賊賊乃羞聶少倫學不至達足亟汙江湖不從市當非心無求古原兩現賢陵施蒿害亦頑難神兵濟可悟過此宜少儆

和元遺山七首

鷄豚陪栖舍盼盼延允諸仲尼二萬世豈必志百畝
誰知弗父何讓德報以魯祖戎王饒林府此其所
東周禮樂心豈不在文武大雅信有神予奪執取傳
郊廟鼎鐘雄弱臂不足莫舉大廈庇生民要仍合合廡
詩禮世其傳嘉種無蕪閑庭趨揖顏眉近比末代古

遺山詩曰不肖誤宣庭猶為有世譜遺基沫泗間思十數聖師既已來自衛歸在魯曾止樂修六經布業此其所當時李路宣先聖遠建武大儀是日此時周方翱伊如何歲暮日一靡不

禹生中和天地位身從伏尺雁可嘆世衰
東師陵日高空餘千載林巒點綴終古

和元遺山八首 曾國惟曾點父子無廟宇只事也故及之

荒之望曾明姬孔廟巍之允矣五十代都孟東西鄰
旁求待坐翁草莽律城闕豈應費屠辭竟北戍逢淪
鏗爾續道頭垂北天倫親翠鍛供予職賴裕耕鑿民
可能百世祀不廟三省身亦必有墳遺尚楷廓荊榛
五賢配西序餘澤波楊荀肥馬視輕肢北景良請新
微言茍不及往迹亦易陳安得沂水上菊泉如腐斯人

遺山詩曰河洛衰佛至萬甌青緲之何華降果寺年
西與祖公都洛鄉沒法為豈人曾城闕魯人
我曾取其道宜淫猶詩行鬱神帶來報手自觀
當時子孟子負以萬匹不混被東門衣黃振汗
其身斜所生從向陜荊棘孟氏頁所開安得
楊侯荀丹有皆行此舊中玉一新生金能更地
再聞道迹陳吾濮
來反道刃謁來無人

和元遺山九首

科民昧常力焉用曲與說奈何降東漢氣浮分皆競
天錫孔孟氏一整絆有餘廓哉鄒魯地良足容軒車
皇之七十國嶽迹何區之誰知百世下流作寺的儒
掌服弄神器敬風直東如遂令桐梓地盡化荊棘塗
吾林畏鋒吹東燭來龍陽巫成倚可問尚我還其初

黃山詩曰天地有聖人六籍發聖從鄰師林善清
小智自恩又章何物救不良嗟東餘擬乞跪
廣名望壁掛高車所稱不是醫然真滿八區
公論詩曰罡豈盡小儒喻被失相者恨不知
所和指南一役學室門有倚室陽光照萬
春尚供補來陽然或登承看流歸今其初

人惟君與鄒得在天地間蜂蟻失所主生足決不蕃
定日謁未死顏彭悲念年年生東魯心路首瞻聖哲
上下二千載歷之憶遺鍋惜哉叔墨子想像成虛傳
十章能大器書和遺山篇是勝攬泰淼悵愁不思言
持歸刻琊石何用勤點點

遺山詩曰林幕塵晝紙方寸十里開林碧百草具
刊林北來墓楷槐作樓庭青之閱千年懷人民
一幌何正之公曾情陡不翁姬為事無留緒
兩戰墓前仍歲丈刃從維將我近當門如依孔
林無聖人與天人罣道務孟志而見不一
託來看何之虛話示和自愧小子良婁張

和杜少陵望嶽一首

封禪七十二萬古富未了兩儀一開闔三環幾昏曉

自昔祖龍東乾兮歌風爲吾當登東山曾亦未可

李太白泰山一首

泰山天地極鄒魯聖賢關周匝二千里卓然位且尊
五丈合四水八荒無競山技與清淑運日夜何曾閑
尼山連峯卑豈徒羣洋覽軒轅與羲皞孔孟垂魯顏
正氣盡此出高哉其可攀

和元遺山太山古句

我來拜鄒魯再過歌鳳臺登嶸仰東泰自謂高矣哉
又登東山頂天級真難階河濟走縛嶋陵塌埃埃
已大物自小風雲得所楷聖賢分地步高下隨其材
於通既有覺諮崖劉刻者七十二君者 太山已經七十二君來封
理謬逞良可哀王侯闕蛾次休王海無涯三千六百
暮治忽如幾同悠哉身後史聊爾生前杯大塊周顧
殺客氣行風雷神功一收斂非去亦非來誰出吾毒
未慾峯赤縣埃安得鐵柄帚掃盡元史堆上下一無
極緋然暢虛懷平明下山去天門掛芒鞋余逢玉女

突兀包嵩岱俯羣紅雲開直達明須臾中清之 公居泰山之 中斜
前 拊肩携手歌雀躍謂予如欲看日月請歸蓬瀛同
上無色界外蒼梧帝子正興倦思混沌高卧真
蓬萊

和超若倫舊題多景樓

大地山河合九州秋風吹起故鄉愁洛山再與歲雲
出漢水滿之遂遠蓋東望詩遣甘露寺張素詩兩頭
江樓金臺萬里天門杳且開東津設上舟

和羅隱詩再題多景樓

老了英雄貴了吟鹿兒化馬不消尋死生壽夭蒼生
命治亂存亡上帝心瞻城西來山疊疊金東望海
深深眼前參透成中臺始識恒河只寸寸涔

和盧球齋多景樓韻

一合乾坤氣脉連塞相本不隷中邊幾十萬叔本同
此百八十年何問然北回英雄前去古中原文獻後
來覺老條發北氏欲成日落蒼梧生紫烟

題北固亭

杜老當年識恨遺與天分漢死真敢仗規矯憾分三目老驕空悲混一昭往事竟隨東逝水新題全是北來詩如今多景樓頭酒覓得諸公賦黍離

題焦山吸江亭

甲子三千六百春此山峯岸起何時雄吞海瀆金獅子霸斷吳門鎖牧兒水鏡照空三國恨浪遠捲秋六朝悲笳未儘有無窮事留與他年再賦詩

題焦山客位

鎖斷長江鐵戶門風帆雲海幾朝昏能依佛教歸遺址大勝焦家裕後昆鶴骨已仙義帖在（焦山有王右軍瘞鶴銘帖）璇璣身不動米碑存（又有米元章所書銘）住山傳得文殊印遠莫前身是了元

題金山金鼇閣

誰棄紅爐鑄寶刀關門太極奠金鼇尾擁光岳星辰轉背負乾坤日月營湖落湖生通氣息帆來帆去動毫毛不如南北車書混此是翻身第幾遭

書趙忠靖公祠堂

老臣將略服先零指授淮江五十年不把登舟誓半夜未應杞國陸中天父奮既不思諸葛子扶胡爲愧仲達節義功名父兄在摩挲豐碣重潸然

到揚州

仙去瓊花不見根淳橋明月共誰論百餘載作江蒲翻十五年來幾戶門淮海樓頭諸老四年山堂外六軍喧翻憶吳楚空遺廟作史無人識月昏

題維揚

半生霜劍走閩越三十年前大此遊未卸有心尋魯國白頭無力賦揚州花明靴巷新朝市草暗城隅舊故楮橋上更無何遜迎梅花明月為誰留

登黃龍峯

黃龍峯頂接天高下視塵寰走蟻毛坤野未能休血戰鼎湖誰復憶烏號一杯彭蠡空浮派萬里長江漫

數奇安得駕此鞭霹靂漲翻洪渤趕雄豪

題陶狄二賢祠

豐碑大字極磨揭並祀淵明與狄梁宇宙事皆吾己分
君臣義亦本天常休官彭澤當存晉取日虞淵合爲
唐自是後人無遠識不知遺臭與流芳

彭澤新興靖節祠

已曾來石酹詩仙又拜書巖(內有靖節祠堂)薦菊泉京口火頭鮮
有東籬處士使歸田既服君並諸公駕尸祝雖碑百
世贊近代從容人死義後先二尹合俱傳(尚也)
(刑駕趙君爲會尹彭澤徙祥門死於池之從容亭)

王斗山人文集卷一終

王斗山人文集卷之二

南宋王奕著

明中州編

四絕呈周月湖

光中日月妙推移純以三千六百蘇靈月兒風魚盡藏
不應使黑小圈見
不盡倫眉不易揮筏中猶是主人家起觀纏宇皆周
土只有西山尚屬商

君往山陽岸口磯風帆兩驛去如飛十年多少金臺客
曾有沿津問泗沂
草帶柱天只幾星怒棲君伊(作)郵亭柳檸梅驛多來
使只寄山中養鶴經

獅林寺絕句

庭是鶴飛笑口開火頭天子果何哉漆公蒲眼活春
酒引數陶潛不肯來

題彭澤舊縣狄梁公祠

周紀唐綱一線間旋乾容易轉坤難不浮廟材來雄辨
馬得宗祧可再安國事到當元老定德碑留與月旦看
寄言彭澤親民者須擇好人為好官

題小孫嶺

西風策策麥花凉重把新詩付泉亭翁不為人香自
好路問熱驛里偏長百年白髮空前笑而戴黃花笑異鄉
歸去王卿空閉户莫教舊隱姓名香

歸途有感

少小卽讀魯書欵回搔首想風雲何處鄒魯聖賢地
誰似華夷道德塗地勢雖有雄合脚跟却莫放猾翔不
知江右明經士曾識春秋兩字無

題池州郵亭

驛堠殊更轄小萬而風落日幾枝蟬唐儀漢金碑上下茂館
秦郵世後井新柳不知迎送事幾番聊信太平風如今亭
長將民尹邦從把橋更撥編

九月中旬俯驛達手 同飲壽張生元塚上

尖尤一夢四千年狐鹿如今又不然挑上愁絲重放下
草門打骨總高眠昇為況兒人今古點時鷺灘埤事後
先解插黃花供一笑誰知今客是倚仙

題泰山仁安巖壁

大抵何年護帝孫中居岱嶽鎮乾坤三千餘載明代
七十二君來至聖曾同薦雄地勢恭扣漢柏莧天
門兵塵不動綿香火萬里車書壽一元

新州枕上有感二首

尼山拜了又何求馳驟中原作壯遊泰岱峯頭觀日
出汶陽城外看汗流斜吟間斷尚尤塚暮醉新州人白樓旋
此不消剛白髮留歸江上對眠鷗
岱岳名山天下無老來遊玩易嗟吁甫孫池畔泰松老聖
母祠前漢柏孫古冢蝕苔悲逝水荒碑宿草憶前符
進人不解欲頭嶽幸就山名畫作圖

和遺山呈太山僕布山真人其白二十二歲

江右書生扛白頭杖藜始得抵山頭手摩紅日登三

觀神仙蕭洪肯几州及下藏明也歲末　氣貌方知歲
月老春秋更須特就諸公什伯聲名萬古留
呈中盾御史愚齋二首
世家嬀嬀漢中盾博古通今命世儒豪傑維知真北學
扶搖久已作南圖揚州臺近催行艤關水秋深尚憶鱸
行載白雲同一出層頭新港即紫垣
壯遊久負手長才弱戰成圖草莱千載幸逢皇極運兩
生端為聖門來誰知白髮餘年徒得共黃花笑口開
明日西風歸棹遠懷人空憶古樽罍
次韻上雪樓程侍御
當年雪片大如席獨立橋頭有此翁集藏已知漢大
地行窓猶覺舞回風洛陽公手參誰共如時仙人夢
不同且倚玉欄看世界郢歌一曲月明中
別宣慰玉中齋
自笑靈龜久不靈巧逢天地在青寧無塑蝸覺空諸老
肝鬲未能忘六經胸雪漸深頭轉白洛山雖遠眼

流肖客境寂安道香在菲得汾亭百丈尺
贈叶五峯蔡先生
康盧山律青空五峯下有神仙翁黃金為佩白玉
瓊琚虹飛上燕臺字紫垣蒼猶仰日擎霞花韻自明丹
表帝謂公同久不并為提明月江西來某郡某縣悠
月明嘆庚桂陳紅同官六典又幸畫有功獻諛方為
思奏手將魂手翔予半生者字悲吟窮益頭不思
惠茅屋負笈遠拜夫子宮黃河泰華幸一見於人
須識歐陽公林根織芥盡收拾藥籠未必遺芳窮品
題顧借蘇軾筆可以報德歌幽風
再和韻上石塘吳
髮憐閒君營泮宮玉漾野水限西東惜哉宴罷瑤池
晚方在崇臺拜下風
不能隨調轉南宮獨抱瑤琴過雪東霜滿烏庭無道
會非君誰與借東風
人以六籍未曾焚千古師存道亦存見說汶陽官路

口幾年繫馬上君門
彼岸兵韜久已焚床頭僅有易書存一覼周禮歸來後
依舊白雲深閉門

見陳月礀

鰲轉山空海失深仙人抱月自高吟春秋兩字尊王義
皇極一編經世心千載文聲扶學校萬年史筆寄山林
太乙古吳元龍老天壽先生續正音

又

仲尼日月幾曾昏自古君師豈必存水陸三千遊聖
域風雲萬里望天閣藏臺捧式何多隱吳門孫寡未
見雲觀上又分明月影浸浸長夜與誰論

吾絕呈李惟學上長

嘗笑蓬仙躋踏欲枉知感慨欲如何蓆頭白日蒼生共
到了聖賢分得多
鑄字為蟲聲猶泯麋石為碑字亦沒離惟寫形歸五
化爐餘方策更長存

朝儉暮飲遊塵家清鏡無情不駐顏千古荊泉香火地於
賢多是舊名山
呈凡所石挪撥起看斗柄夜如何籌燈忽了床頭
易明發開門事又多
隻影隨陽逐稻粱故山元自富蒼葭孤雄不作山梁
夕晚蘆波聲在鳳岡

呈招討李春埜 太乙翁

元田種玉不傳方春去春來野自香馬入燕雲丹未返
笑撥明月醉山陽
袖拂徂徠涉太華曾同太白舞西風歸程鶴瘦揚州
遠著訪吾宗太乙翁

和中丞原徐容齋黃戶維揚

嶽到東原掌祿平南州師友樹高名聖人門戶三千
教光子曾懷百萬兵學要絕時須著繼前進夫靈不
消夕戲逃烏府皆餘事急拯蒼生作九京

和中書忍齋肆籍泰郵韻呈荀治書生

矣還寫江舊祐碌大槐夢覺已無關青花要在雪霸
裡南士莫於文字間為府清風如有約蘇接明月不
教閒在須存活蒼生了却把丹藥野九還

登泰鄭文遊亦了天璧亭長歌

湖天涯唐湖水碧雲風冉冉湖雲夜湖白幾頃秋木地湖
波幾樹盡花洲煙十萬秋走盡夜三十六緣宮春秋
江南狂客歸何處何處騎鯨酒邊文遊文遊已落
鍾鼓界斯文衰矣遊人崖蚌胎明月吸華老湖有天蚌珠蚌
謂鶴背落日悲少游東坡雙井化異物神光爽爽穿
斗牛文章不逐歲月老精爽常與天地流當心偏得際
美景薄才自許追前修安得老木雖短筆生綃百世橫飞千字
年前遊酬臺舊來年九十頗隐於騰多過頭六十
年前遊鄭事且言且泣淚咽悽甚言泰於萬世號
此要地置是鄭海田陵谷無定在如今非項亦非劉王主
感慨重抵七千舊起一片湖中鷗鷺飛沒入翠烟東乾
坤納納歸雙眸何當飛出天壁外春風吹散眉
峰愁

庚酉五月十一日偕趙平甫拜采石神霄宮太
白墳墳有墓堂亭

孤風吹黃鶴遠客歸自魯辦香拜公墳梁月重連楚
地青登太山休願重遊武林平景仰心益多逢親覲何
地無青山何人無黃土點點謫仙身配月且今古惜哉
生死世於道竟無補世之蹈海人此事與誰語徘徊
暮雲亭元蝉許軒著

祭青山太白墓文

青山八尺之土不足以揜公萬丈之光采石長江之水
不足以洗一死之疑誦公大雅諸詩知公所志真有關
於世教何止於風雲月露之為惰儀鳳不可以棄呼祥
麟不可以繫羅唐朝離紱綱紀何足為公動歡之維
必朝奎指名元圖飛出宇宙之外然後足以快公之
襟期凡腆俗骨何能窺公仙人之姿于沿沂而歸來
寥泯此殿苑祠兮庖其與公華陰倒騎之

月越千載而一時安得起公羽驄還公智慧與公携手
跨赤虬兮超乎天地於是爲之歌曰蕭筆言空兮
風凄凄祠前有手植芝四時常青竹墨沉地兮雨重重藏祠上有墨竹
青楓黑塞兮夢公者誰

青山二章章四句

青山美郭李也二公並祠於青山祠郭作而李扶李續
兩郭東伐木久矣其廢今乃續之
青青者山並祠其間郭李遐矣高義莫攀
山之青青策寔來維千古一日二公之靈

彭澤祭陶靖節祠

嗚呼與年去矣柴桑歸矣黃花老矣徽士卒矣尚饗

謝疊山先生已久九月被執北行閩士以詩送
之侍歌以餞

皇天久矣眼垂青盼盼先生此一行表不隨諸葛死雖
騷長律屈原清兩生無補泰興廢一出識關曾重輕
白骨青山如得所何何兒女哭清明

襄漢無人替一肩逆令把國陸青天是誰鑄此一大錯
此事公知三十年盡愛中都爲宰相豈知上界有神
仙纜饒不返南飛莫也合津橋化血鵑

淮安路救湖西溪已丑二月欽疊山于敬義堂
有詩按三月從東西溪見示時疊山已行矣

牧欣眉山草木英心溜義孔與時行消花桂老驚人
句來石虞公貫日誠人義州合上燕臺爲上宰暫亏先
津領諸生沉吟敬義堂中何莫騎嘉狂補正平

•和疊山到山陽郡學四詩

一水西來衣帶然界開北極與南天執文雖點二百載
宗傳洙泗幾十年章際干戈先禍極挽回禮樂泰
和先酒康來晚山陽郡多少吟仙與醉仙
嶽時盡人間剩殘灰皓首誰知啣常埃首筅有識尊曾
國初關無力上燕臺茹芝四皓還須出歸嶽四生終
不來中道甚逢蓬友相携一笑亦奇哉
神仙無藥可醫狂本死男先永馬革東海水應隨血

碧雨山巖亦遜名香君臣分義如能盡天地鬼神終
不忘自有人心香火在不消畏壘天搁鄉
一代英雄不數人百年聚散重神歌鬪牛牛天還
曉鐸振鐘望道又春泗水瓦山聖賢地江雲楚月去
來賓淮安湯朝天路附驥新吟莫厭煩

聞疊山已丑四月七日死于燕

聲名如此付笑満腹恨弔不得呈諸士倘能如孔子孜身
未以死爲成骨埋北壤名山重寬入南天上帝留當
日刀圭成設爾金華仙籍再書名

和疊山隆興阻風

傑悍鑄錯悔當年事契天心或不然戰士莫嗟留楚
梓孟婆久送過河桃惜哉嶽谷空埋骨自是把橋少
撥編畢竟火龍科目貴二山忠義與蒼天 丙辰科文山狀元
山亡甲人 戊山午狀

和疊山送淮安士友韻

金臺去梓倚雲開和餞諸時已靡懷行討瘞為蕭魯

岳楮聲相而過江東定遼歸栖紫案里豈料危機伏
莫称願梓所吟留宇宙也勝蘇武得生可

和疊山小姑廟

丹如飛葉很如霜寄與江神不用猜貞士偶同諸老
出兩生端為聖門來但沿沂水求雩瑟即返嚴灘訪
釣臺可惜漢江風浪定幾陪不見子卿回

和疊山小姑海門第一關詩

此是長江第一關孤峯矯首鎮遐觀人今人古與亡
事帆去帆來上下潮廟有神明司地脈舟藏鬼蜮過
門難吾儕出處憑天道浪自奔澄意自寬

和疊山舟過潘港

長江如截界殘根未著何如此地危寓舟軍中馬用
汝一楫雒羅竟何之六尺隨叔離階屬百爵斅只悔
莫遂欲識聞頭搖手處推遂一二問篤師

和疊山拜李白墓

唐朝紀綱不亂羅瑾有人者醉似泥自欲駕虬憑化

往下同飛燕漢宮題江涵東石冷天閒月落青山塚
木齋雅廢倫亡知己少青樞黑塞夢淒淒

再和前韻娥眉亭

天孫地緯呪龍鸞團拓乾坤作彈丸采石青山知己
少川明月為誰題令公望重亞重杜老名高命亦
骨擬和伭吟才氣短半眉娥影落雲海

和疊山拜雲雍公廟

滴血書箋顏帝言此功端已與之天是非成敗人間
事生死（去）來方外仙龜背豐碑昏落日鶴巢老木倚
孤燭廟前萬斛隨風下應笑當年溜落杠

送泰山倪布山真人

赤松宗世述嶽地作神仙棠龜瞻卯昂昂鶴骨堅五
全皇祖福三受聖朝宣道德交前輩聲名在集賢
作詩聊紀實歸與世人傳

和徐中丞容齋稱太山一百五韻贊見

褒示翁蘇生角角翳翳食青衿學校身曰髮書傳痲
萬卷老邊笥一丘守雄宅娟份嬾依眉落古展長揖
少年徐抹伎志傾靡終畢嵬峩拂鳥駝蒼梧與西極
閒雲大衍山景仰高恭何史記在山川逝何書馳轍
望嶽企少陵吟做擬太白惜哉阻關河遊茜朽塵展
悠悠鄒魯心坐見歲月歷雲壇想風沂恨不伏膺丈
理思楷林手植槐檜拓雞難追巷回首不來昔未醫
年誦曾論辯卷望天紋神哉六龍轉一夜混落閫鞚
東上金臺卿相去如織逐日未化鄒心血自撞激
叫嘶兩山夫尚棋東魯容心疳久捱捏多宿在屋壁
必逢猴山仙扶我王川聯自拜謁過良叙此宇宙鵬秋
丁杏擅下展勝治丈席二星長幼闋鐘想見徐夫
豈翎鄉林墓稽首龍門津（祥符惟漳亭在龍門之上）大庭與尼山
歷歷拯遺行書鵬廓鄒杏若有鬼物慨思今何時
文軌混南北春秋一太極鴻濛再開闢草木復甦鮮
川原盡瓜滌燕趙與秦隴可以劝氣吸豈無中原學
共此浩蕩膽扶其久薦翁一發定無數倘不登岱宗

嶽東嶠

何由倒鴨翼逆借六三子岣嶁歷歷所陌塞崇涉五汶
斧奧薄吟錫捫參上天門四海川一碧催黙帝孫尊
不放寸山出南衡走奴隸西華失名顏中肖展紅輪
萬有破元關玉女氣淵泉汗作聖賢澤正氣吐長林
不識蘇仙訪洛陽帝王所興廢無不測尼嶧香火明
未可先千百佃指分封君令人重驚懷令丸丘巧悔
何異堆塵御醜戕碕披人孫兒化兜隨刺心假碑冢傍
倬脫經元豈知覩岳心正在建方號登望難緣時聖
狂不可娀吟人類夸囂難復論慎逆北方豪傑地罕
見吾具慈遊覽下山來依前逆彼雲武采之道迩
或求之方冊或昔新少年武質古碑刻挑包刊東本
得來之六七在昔還山翁盛美信難匠一笑洗磨賊 土恆
臨風倚孫飾次寥大雅餘古調寄篇什東南十年間
栱栱不有集想今在十年安得抱芳芬四方有評平
金陵不可羨翼翼望考可庇松灶步陟四書門户正
隆狂歸曲筆閣侯上界仙壓語聊暫論中興聖人居

光燄晦冥亦有河汾翁杜門守貞德深林見孤熊
狐兔盡驅辟淮陽道一路留以鎮東邑復齋上王樣
柱恨他葛億蜂蝶不作農未暇來纖意字有谷齋翁
夜光雖自匿強鳴鳳厲苍熟鄭剝餘多心所謂魯君子
於斯信可必今石太山吟雖不媢村績投崖亞夫勇亦
有席介石雄文補麾插與安韓磊碌一指回萬軍衆
曾出孫戒古詩二百篇無邪是真謁餘手日在雲
作明作鍾我奏見長編接丁卧百尺夫乃西翁人
又復崖今日文采超昆腦嵩嵩勵尹持北風畫化然
獨此見佳構稿中有仙翁可望不可接哉把酬翶翻
轉掀蛟龍春河虎王幽宮海若不敢斥方壺靈山高
借我寸階在從今享仙真倘可偕壓粒嚼行類南鵬
力薦始一息越人初見齊語笑還大闡道揚須蓋棺
推手詞叩晉果州不三嵗剛強徒自戒琴呂星堂上
更僕數一保社多吟聽望歸心來釋春風以客太
宵留不可縶緇句臨在鄉引日高之人指對自愧始

敢謂岸臺處人皆笑虎墻頭獨畫入室他時報國上豈
必在處添定有變白壁照我霸顏色山東出相地驛
呂在目即乾坤愈浩蕩人才寧促迫顧言眼垂青及
此頭尚黑

石塘歌呈英侍郎

誰削太青一拳石石骰破通芳塘塘中清淑族香澤
積成土塊如羊吮三千界分有南路休王帝伯更皇
皇王克衛漲作九年滌泰更爽成百沸湯入春出時焉
免治龍風蓄雷蛟龍藏伏蟄閒通浩浩女媧煉熟
補蒼蒼三山縹緲出塘外人云此是蓬萊卿誰令海
乾白石潤黑風吹散天風蒙電腥蜃織日暖厲五蝦蟆
鍬鐫生毫光兩江老手一口吸噴作萬頃瀉汪汪何當
長嘯挈斗杓與君塘上酬酢傾天漿

謝吳侍郎

屋角梅花枕魯宮栢臺僊遞江東月明烏定文舊
靜九郎撫接起烈風

誰道靈光獨不焚孔堂金石至今存皇王帝伯從開
闢不毀乾坤一合門

黃池大水歌

王斗山人歸自魯遠從携酒酌稿仙舟陽滞留十日
所生見平[illegible]蓬茂長川不衡不激不澎湃漫高漫長漫
黑壓黃池地勢低且塘等堤程柳名圩田一圩動是數
百頃田民結舍沿郊邦良苗懷新交翠浪一刻漭作
蚊龍淵倉皇老稚競祈禱撫牧兒女爭奔連村庄
草屋浮斷枝黃流黑氣蒸腥穢市民運一精蟠春危
如熱墨思案揉中宵突鬨駭一決盡與河伯語相率
或云嶽瀆潴魍魎咆沫以浪如吹莫呂黎瑜趨許戲
盤古今此理容或然粵從天一中入坎水德流動隨
乾闔奚倫攸斁五行汩君舟民水幾覆顛神如鑿窟
渝九載到今三千七百年命時眾審天不雨蒼生何
賴然脊稍天變不能違者水民命自以君為天當今
君相即堯禹蓄積期會誰當先靈均李杜在水部時

爲我箋長編

同建德寄馮和峯隱士

王乎歸鄒魯知公隱德鄉道爲千載惜身抱六經藏
青壁丹崖遶菊花白骨香百年交一臂悔不拜匡床

和李提學存明谿山酌康韻

先生在荷峯此日賦泉石及今又重午傾客酌蓮碧
春雨落九垓隨地成康澤師友係天倫豈必同過客孔
孟與魯顏日月照不息神香拜鄒魯歷歷撫遺跡
沂水并尼山雩壇儼如昔曉髮濯我纓狀遙盡涓滌
歸來見佳吟轉覺肝膽易此事不得再此日良可惜
自憐飲食身猶受氣形役何當生百原一嘯脫塵屐

過江絕句

王勒金臺逐去塵十年多少渡江民中流試扣金山
老曾有深衣逃魯人

梅

愛梅坐至夜三更坐至三更意未平潛以晉來爲已

任先將漢去與天爭是心成可道前此理如何語
後生莫笑書生窮到老雖窮到老也留名

泰山

床喬撫晉鎮天關左右微垣列兩班大康明堂俱會
受黃酒東畔少遊山

茂陵封禪壇

祥符天子若留明堂二丈豐碑有苔荒人世已非壇更
是摩挲老淚灑斜陽

漢柏

膚剝心枯歲月深杖已解作龍吟獸風吹起聲尚韻
猶作峰頭甫音

孫明復石守道祠堂

師生高枕二山名千載誰云道義輕嶽府栢林風雨
夜（徐有孫明復猶其所）琅然猶帶讀書聲

水簾洞

審織多門前綠添泉細何掛月初洞仙居見秦來

相战遺東風放下簾

回馬嶺

嶺入青天不可梯六飛到此晝迴非留戲猶有秦皇
馬回何處前化鹿兒

玉斗山人文集卷三

南宋王奕著
明陳中州編

摸魚兒

肯堂欲速書不果借蕭彥和梅花韻見意

門梅花幾人魁詠平生見外騷楚相思夜羅浮遠
姑射仙姿絕處心情未吐雄蜂雌蝶空相遇歲年驟
江歎踏首相看冰和霜綢把錢作廣平賦黃昏暮半
點酸辛誰訴壽陽門恨妖嬈南來北使雙明眼細認
古花真譜私自語道消息孫枝還有春風主殿朋來
舉聽盡角吹殘馬頭搖夢人已山陽路

水調歌頭

舟過桃源適逢初度和歐陽楚翁韻

吾乃終不白劉出老揚雄近日青衿絲髮轉盼忽成
翁帽首把天隆地極力虞淵取日亦欲入渴宮逆潤
有如此雄不笑王公十年後數椽屋隱鄉峯人嘆

乾坤訓詁大臨覽老山中於是泛淮泝泗於是治鄒過
曾千古慕雩風邃物既生我斯道豈終窮

沁園春

和趙蓮溪拱峯遣懷

耳目肺腸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也不必君平不消詹
尹不疑何卜不卜何疑之往賜來一時有見豈為然
苗利與義然天下事但行其可自合中宜 大哉用
易乘時緩急承那能食于皮歎失老塞翁失為得本
麤如劉歆嘉乃粹甚大器小廠有餘不足誰與於殤
早與蓮眼前物緩銅山金屋一瞬金非

南鄉子

和謝潛庵蔣山

撿簡付薰風一幅書圖塵土中鶴怨猿驚人去也潛
龍誰駁香車起墊松 歲月去然豈世味人情自淡
濃春去春來壞不窮匆匆蜀羽吳山血又紅

霜天曉角 /

和南澗采石娥眉亭

天然四壁底用量江尺五代樊若水為太祖量江於且徒把乾坤分
翠誰與弟扶民瘼 幾年樊圍缺耳風腔轉苗二十年前
江南笛聲有只眾陽翅 此日雙蛾空眷依然也暮山碧

賀新郎二闋

僕足曾自葛水買舟至維揚又自揚州買舟
至孔林登太山復逆淮楚往復六千里共賦
北羽括山川所歷之妙真所謂詠行客平
生者也

有客過東魯自葛水泛舟西下帆開三楚萬里湖光
磨水鏡際五老落星烟渚又聽過二姑門戶彭澤柳
青新舊色望九華依約池陽路亂雨廟烏江羽 蛾
眉牛渚皆如故問繹何濱落汀洲施村敗師之地江聲無語
采石書生熟常在吊錦袍公今 魂何處流恨下秦淮
商女多愁樓頭吟北固天平山堂東誰為主且斟飲

瓊花露 /

醉醒漫亦，露買扁舟即泊津頭，回泰郵去汎水孫村獨萬
點懷少游回首斜陽樹，又著訪山陽酒侶，細別留城碑
爵青上歌臺，一嘯江東主，望色澤過鄒魯
孔林百拜膳堂基，歷曲阜少皞之墟，大庭之庫，覓涉
汶河登泰岱，倚清光夜半開元闕，道運問東平歸路
茱萸黃花吟笑罷，下新州醉白樓頭賦，復淮楚（之）來故
步

賀新郎

丹下匡廬曰感己，未歲待興慶舟移山江空
歲、晚物換星移，如之何而不感（過此）星為

五峯

帆即雨彎倒望康廬老峯面目，舊曾相識，歲月滔
江浪遠，回首暮雲空碧。今想見殘痕全白，麋鹿磯頭
芳草綠，問草堂，誰留負泉石。還更有（廿年）老峽
照首，如招客。道十年王斗空閒，兩成陳跡。嬴得老夫
諸關世不作，少年太息有兩，餘依舊青山色。汶上歸
來，重過我最峯頭頂，新長起堪稱分半席，共揩留

沁園春

過彭澤縣明靖節歸來之本心

八十日官，浩然歸去，知心者希。謂詩有招隱（山公詩云歇叔）
（千載昭斯文）（戈宜出此）姑言其祭誥，其述酒（陽宰那熱 本酒一篇）亦詩其
徽不事小兒，推書甲子，皆是先生植德機。看時運與
夫榮木（四言篇）始識真歸，道。廣家人八千，足慨四十無聞
昨已非故，懷彼先師，策夫名驥，走乎壺冠窮寒交
揮人來何眸，諸生而盡倚，企而園暮洛沂，茲壯行也
尚廣幾種葛，不負公衣（僕有酒短化苟）

八聲甘州

李太白大雅一賦，發少陵之風，來發情豪狂
詩酒一飛疑之，適秉不賦此千載醉魂，呼之
不醒，吾不信也

論公詩大雅久不聞，吾衰竟誰陳。自晉宋以來隋唐
而下，寡若無人。光啟文章（中），史胥媚，爰王孫，草有冷

陽老抱文人貞　不是沈香亭上錢題飛燕溅起靴
塵安得錦袍雨下明月墮江濱青山　埃知幾番風雨
雷霆走精神因過魯揭一稱吊疑是前身

水調歌頭

過澛港丁家洲乃祐渡江之地有感

長江衣帶水歷代鼎奠形勝定衣冠聊用就江東
退憶金戈鐵馬保以油幢壘峰堠幾秋風更有當
頭著全局倚元戎　攢萬斛一揮散無踪到了
書生死節烽燧愧諸公上有黃天白日下有人心青史
未必竟朦朧佇梓撫遺迹往悵逐其濤

賀新郎金陵懐古

金陵流峙依約落陽　惜中興柄國者莫皆入
麻下遂使金甌墮惜哉
洪背舛暉東品江山洛陽第一金陵第二休論六朝
興廢會且睨南浮之始合就此木冠故址底事輕拋
形勝地把筆歌懸定而湖水百年内苟而已　縱然
成敗由天理歎石城潮落潮生朝昏知幾可笑諸公
俱錯詰回首金甌曾徙錢塘了紫雲青史老翰幽花
栖斷碣野故宮空折英雄淚身世蜉蝣王孫

酹江月

和辛稼軒金陵賞心亭

英雄老矣對江山草遣淚珠成斛一笑西風休掩面
行盡萬慶達目風去臺空鷺飛洲冷幾度斜陽大欲
書往事南山應恨無竹　寧是燕女當年後來雖調
拍手掬觀曲候宴老松雖向獨立碳局烏春垂
楊雀橋野草今為誰家綠賞心何處浩歌歸臥梅屋

法曲獻仙音

和朱靜翁青溪韻

九曲青溪千年陳迹往史不堪休攬老我重來海乾
石爛那復衛碑幾殘應有野王當日王美羅作無語
高牙大纛船如屋又少甚笙歌翠而不蕭鼓酒恨入
夷吟離合君臣良苦花落幾春無此一番風雨是何

人尚秦淮門館柳橋荷浦

賀新郎

秦淮觀關舟有感追和思遠樓

惆悵秦淮路慨當年商女雖家幾多年數死去方知
亡國恨向激起浪花如語應不為黍峰蒲綠花隔清
溪燕井漏又誰省此時情緒雲盡潘郎陰午 汨羅
無復靈均楚到如今荃蕙秋蘭盡成禾黍疑是龍
窮王氣遺恨六朝作古留與浮歌載醉天外長江渾
不曾也無春無夏晴雨流歲月滔滔去

木蘭花慢

和趙蓮溴金陵懷古

華徵亭上醉撫短髮鬢繽紛問六朝五姓王姬帝胄今
有誰存何似烏依故壘尚年年主長見證今古興亡
無據好將往史俱焚 招魂何處覓東山箏淚落清
樽悵石城瞻浪秦淮舊月東去西來休說清談誤
國有清談還有斯文邊睇新亭一笑漫漫天際江痕

南鄉子

和辛稼軒多景樓

豪傑說中州及此見題多景樓曹石當年徒浪耳悠
悠歲月滔滔江自流 風雪老貌蠶不混關河事不
休浪舞飛花韻又瘦猿留莫與武陵仙客謀

水調歌

和陸放翁多景樓

迢迢嶠承水且滿到東州不陳秦淮吳楚明月一家
樓何氏非卿非相底事棄彔老子偏憶不必劉李體
度皮千古晉籍錄 過東魯登先周感春秋祇掌嫣
然一笑黃柱少陵悲說甚南鄉曹石古矣蘋吟禾
盡黑白滿盈虧皮對水注杯酒為我向東流

八聲甘州

題維揚摘星樓

問蒼天蒼天闕無言浩歌摘星樓遠茫茫禹跡南來
第一是古揚州當日淮又龍來渡風月一家秋中八胡

趁後潢斷江流 百年間春夢笑槐柯蟻穴多少王
侯謾平山堂裏根句幾邊籌是誰教海乾仙去天地
付萍漚書生老對瓊花一笑白髮蒼洲

臨江仙

和元遺山題揚州平山堂

二十四橋明月好暮年方到揚州鶴飛仙去總成衰
陽風笛急何事什悠悠 幾闌平山堂上酒夕陽還
照樓不堪風景事回頭淮南新來愁應不說防

秋

沁園春 題新州醉白樓

唐李太白訪賀知章浩歌此樓想斗酒百篇眼花落井
一時豪健千古風流白骨青山美人黃土酹謫吟魂
安在否江南客因來遊勝幾樓前脩 悠悠往事
但休更莫遣與七狂白頭也莫論曷白豈莫論項羽誰
為黃帝誰為蚩尤搗破愁城吸乾酒海神佛安梁山

舞暮秋題未了又笑騎白鶴飛下揚州

婆羅門引

憶疊山翁

佳人髻髮回望抹共婢娟又何止三千擬侍盈盈
寶鏡多少綺羅筵恨妖暮惟事長夜中天 中河影
闌清淚落樽前舞羅霓裳初服肯為人好算惟有藥
宮天上仙緱山鶴亦欲蹁躚

賀新郎

題揚州瓊花觀

試問司花女是何年培植瓊苑分來何謂禁苑豈無
新雨露底事明移不去偏戀定鶴城孫土却怕含花
生眼觀先念年和影無尋處還草木悴風雨 看花
老我成遲暮遠欄杆憶況吟欲言難賦根本已非
枝葉異誰把屢苗裡補但認得唐人舊句明月樓前
無水郡和之梅柳又全無影古柏過東曾

沁園春

客山陽偕諸公遊杜康莊劉伶臺醉吟

醉面扶風携杜康酒醉劉伶臺問漂母幾頭韓侯安在外山池不喬雀曾同孝親中車忠傳祖逖忠孝如今亦可哀清河口但潮生潮落帆去帆來 休呆且飲三盃莫枉被東烏西兔催更誰可百年脫身不化誰能五日笑口長開痛飲高歌塗亂抹快活斗山王秀才天下日利而已何以乎哉

唐多令

登淮安倚天樓

直上倚天樓懷哉古楚州黃河水依舊東流千古與亡多少事分付與口頭鷗 祖逖與留侯二公今在不眉尖上莫當犀悲笑拍危欄歌短闋翁醉矣且歸休

沁園春

見王肯肯

吾祖文中曾於大寧受周拯恩有宇宙以來春秋而後三綱所係萬古常存列國何時東吳何地十哲之中尚有言況今也與聖賢邦域同一乾坤 羿飛難傍天閽但粉牢衔香拜聖門要水看黃河山登岱嶽曾求君子學究中原雖有他人不如同姓仰止文星出崇垣又安得倍崇莊大鵬蔚泗水之原

蘭陵王

和周美成西河金陵懷古

江左地與亡舊恨誰記腥風不攪洛山雲怒濤怎起疾雕歷落法新亭碑缺猶卧江際 古今事天莫倚廢興元有時係女墻月色自荒荒盡平寸量舞臺歌榭草痕深青溪彌望烟水 馬蹄雜還錦綉市認烏衣六朝來巷西望景物已非人世但長千鈇鍪歸然相對落鈴書嘆薰風裏

遺文一首

玉窓如庵記

遺言斗山文集計十二卷又梅嵒雜詠計七卷歷年三百湮沒散亡無從蒐拾僅幸存而未泯者斐稿披鬆於文儒之手如庵一記碑石如新因言論世文獻不足徵矣述如庵記

墓有廬尚矣後迨曰庵寺則釋之所居也今名庵而實寺非因拔濟之學而寄因果之說蓋欲托堅固力為悠長計耳此玉窓如庵所由剏也玉為著姓居慎玉之陽世以儒顯伺父德甫桂坡翁先君仁甫複齋翁增蒐述韻體銘有贊玉窓桂坡翁之長子也名速字伯韻讀書之樓面對慎玉扁曰玉窓因號焉未髮競名學校挽志場屋游學閱者屢矣自運窮甲戌凶旻不憂彼目侵淅弟兄渴逆幾化鄧林風狹飢寧龍髗顛沛之餘幸完聚玉窓種花釋芭歸鎮里閭三代一鄉卓卓有序方年度綠是謀身課子生理日裕

抱 積而雙青天下墻壁箏逐不屢一貯迺營蒐裘於佳山秀水間築庵居釋割田百畝隸籍懷玉福勝院之與寮立良弘以錦絲之使後人不得以嘗手敗其與半山老子選花為寺者不可同舌語僕以已丑過魯拜謁

宣聖廟基二年東歸駕見規劃一新如九天移下梵宇佛有殿鍾有樓僧有寺峯托又有堂位置整整攀梁自為叙文砧基富為條畫寡百里饟百年之所守見又屬豊碣以鶴手記高矣哉吾兄之處此為身計也士亦多矣十而不痴於書不痴於軒精區福運潛乎畜庸無不給就其條理者莫兄若也與予與亡死生之交如洪鐘箇餞子了虛明白人曰吾兄我曰我師信矣嗟乎落葉翻打人生幾何誰能閒桑田視摩銅狄世之抱慷長息堂鶴邊聲白玉皇為隣耕鷄脉誰朝遊露臨花消寶爆土未乾不自孤捧而援之他者悲之尚欲望其空山香火鐘鼓木魚與黃面老子坐

歷吉叔也耶而況五勝循環六籍無準名人烈士騈
首陸沉者何限而伯氏乃得于小沫南山之南而築
僊窩偃得於玉鄉北山之北而劇吟隱一邱一壑皆
能擅耳目束筋骸以全蜂蟻之餘生非當世之幸民
歟異時正枕簟下從二八于九京亦不負義方之教
矣若夫痛蘭亭之生死泣峴石之游觀於道路未譌
達虎溪慧遠天竺圖澤香山宗滿區中元來之緣正
不滿至人一嘆後之更倚曠友趦斯儀詠斯記斯人
亦必抵掌悅

歲癸巳二月朔前奉
旨特補玉山儒學教諭吏佾敬注撰并書

東行紀事

此首得於斐搗詩軸分注皆出先生一時手筆
盖先生遺文俱如雇記外也無所措因併述之

僕詭捉筆趙蓮溪到鎭江府學問之門役已知先一
日竟陞馬於金壇竟成一夢遂留甘露寺在石嶺之
上僧房下瞰大江衛空絶壁千尺倚視焦金誠爲絶
景將及一月五月二十四日翕然渡江是夜至揚州
回首甘露一火而寸木不餘老僧墜崖者六七輩與
歐陽野翁相顧失色使江神噫氣少留半日寧不及
矣庚寅亦月回次黃池再陽書院亦留　日和五日
抒次八十四圩一夜成淵是曉興起平甫出腿一宿
次日歸來水皆沒掠失刻不移吾其魚矣過會　行
以此水火二厄得全璧而歸非聖賢在天之靈有以
相之尚得過居年二年之間人傳其死赤不爲過六

玉斗山人文集卷之二終

附錄

遊懷玉觀玉斗山人遺稿　李夢陽

三百年來見此編留藏真識子孫賢溪堂此日桑山
到玉斗峰高想像前

遊懷玉過玉斗王先生故居覽東行斐稿和崆
峒李公韻　費宏

附枳

兵燹之餘見此編我從文字識鄉賢傳芳尚有詩書
種重盤山房玉斗前

遊懷玉玉斗山書院故址　丁璣

一拂塵衣到上方水迴山繞是何鄉老龍吐霧深潭
底孤鶴橫雲北斗傍天下佳奇幾人識古先蹤跡百
年荒我來無限懷賢意獨對薰炉生草堂

歌　李夢陽

懷玉之山玉為峯四面盡削金芙蓉東風破碎瀑布
落有潭十八龍為澤山頭草堂開者誰斬木通道予
心悲白猿啼雨巖竹裂石路上天風林吹我聞龍乃
變化物犀然處此龍何為胡不滂沱惠下土一洗四
海無旌旗

過梅巖精舍　李夢陽

南州歲暮漭漭雨絕頂人居沁沁寒千古草堂成揀
字百年巖穴又衣冠登高自覺諸山小遠到無歌行
路難俯視塵寰雲露裏大江東海正風瀾

余嘗從空同李公遊懷玉見尊魯集和李公韻
今重過再觀愴然興感念惟鄉先生得如斗山
者有幾不能無言并書舊作於末云　無名氏

此道寥寥寄簡編辯香尊魯史維賢秋風愧乏溪芹

薦獨對寒山駐不前

人

言欲朱儒髮欲編之迷藉聖繼須賢先生當句扶風

敎心事當玉斗前

梅嵓初度有感

李彥陽

年今四十身千里生日登臨寓北中憂國未收南望

淚憶家猶北來鴻寒冬白霧容懸隱車馬深山道

路通學海久陽青鬓改振衣真愧玉嵓風

梅嵓弔古二律

陳中州

萬古雄魂尤航嚴當時此意故踞蹝山義患辭何

激 先生疊山故人也元入執疊山北去 先生累詩爲行辭甚激烈其如疊擒 填海冤深事

已說九廞北來新燕雀大羅東拜舊山河洗天風雨

和陽日積憤曾君洗却無

又

殘僕延哇只麾吟偶依玉斗滿孤亭虎墳餘樹存青

骨絶磨斗書走赤心 先生作梅嵓精舍摩崖大書一曰青天白日一日古今一人一

曰皇元遺民 其如嵓隱者 自我先生增作古共雄不死到如今山

花海月梅嵓舊想見當時抱膝吟

斐稿拔成告墓文

維嘉靖寅日南吾利乎山東撑稿成太鶴山人
陳中州潰為桑太翼元酒紅脯綠茶携其弟子
董良材毛朝佐舒沛李廷关等發玉山北走十
里告于
玉斗山人之墓曰先生至元逸民光於柴桑東行斐
稿風乎黍離讀先生之文論先生之世因先生之
言底先先之心無所賴於一時不無所待於萬
世惟其異之是以庚之嗚呼遺墨在人與我如蘭
枯梨闕汗竹流丹不作矣古不逆矣今曰韓子曰
事有懸百世而相感者予亦不知其何心尚
饗

玉斗山人文集附録終